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貳輯・拾陸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貳輯·拾陸册目錄

兩晉南北合纂四十卷 〔明〕錢岱撰 一

兩晉南北合纂四十卷

〔明〕錢岱撰

明萬曆刻本

兩晉南北合纂序

侍御史錢汝贍甫取房玄齡諸臣之晉書李延壽之南北史筆削而爲纂余讀之竊有會於心焉諸史皆一統一代

兩漢與晉唐宋元是已雖其末分崩離析而一統虛號猶存三國分矣然漢獻帝延康元年明年即昭烈章武元年後主四十一年國亡間一年即晉武三分天下有其二又十七年吳亡吳故非正統也漢亡之後統不得不歸之魏陳壽之志三國也以尊晉故耳宋之繼晉與齊梁陳之相

繼統宜屬南而南北史中分之李延壽世北臣也故不以統與南令一書兩史合而又先南後北宋齊梁陳與晉相次此所以明大統也諸史之

文班不如馬范不如班陳不如范晉書南北史又次之蓋春秋戰國兩京而後文體日弱作史者沿襲不能自超故三國六朝之史非閎覽博物者置不肖以其文不如古耳侍御之爲纂也刪志而存紀傳復刪其事之無關鑒戒語之支蔓凡猥者而間采他書藻秀以埤益之潤色成章斐

然可誦此所以明文體也取晉書南北史而並校之史差勝于書〻成衆人之手史成一人之手分任者不若專任者之獨至也南史帝紀以宋武齊高梁武陳武實稱帝者爲始北史則魏之詰汾齊之高歡澄周之宇文泰儼然與帝紀同矣或曰晉書唐太宗與載筆焉司馬懿師昭亦帝

紀也延壽不敢異也宋毛修
之朱修之梁大封大圜南既
傳矣北復有傳南有而北無
者賊臣傳也北有而南無者
秇術列女外戚酷吏傳也俱

有而微異者南孝義爲一北
孝行節義爲二南之列女附
見一二於孝義也南爲文學
北爲文苑也壽以一人志三
國延壽以一人爲二史而李

遜陳三國不及五十年二史
百七十年事有繁簡〻者易
工繁者難精此所以明史職
也亦所以明史才也至於列
傳中人所去所取權衡衮鉞

有超於兩家史臣之表者矣
蓋御史載在周官掌贊書而
授法令戰國猶然秦趙澠池
之會命御史各書其事淳于
髡謂齊王亦曰御史在前皆

職在記事至秦漢獨任糺察而史別屬矣汝瞻父昔爲御史以糺察著聲退而里居作是纂修明古御史之職豈不韙哉余嘗欲合南北史爲一

緒朒未敢任第作小識亦未及緒正且佚其卅幸汝瞻父之先得同然適觀厥成也不辭固陋而題其首簡與稽古右文之士相質正焉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叙

吳郡章鏞刻

兩晉南北史合纂序

今之讀史者馬班而下不復染指晉書南北史庋之高閣久矣余兄侍御史汝贍手纂爲若干卷舉要鉤玄或筆或

一

削蓋稱良史云余聞之古今宇宙一大棋局也史則棋之譜也奕之局有正有變譜亦因之史至兩晉南北而變極矣晉繼魏而五胡雲擾宋繼

晉而南北鼎沸古今未有之局也晉書所刪緝前後史十有八家舊說數十餘部兼引僞史十六國書雜出于房許諸臣之手後世有稗官誣史

二

之目李延壽之書雖成于一家而世爲北臣以索虜中分正統所裁割諸家徃徃未猒人意二書者皆奕譜也而不得國手爲釆擇其旨義譜不

稱良也且夫讀兩漢諸史者如譜之正局黑白駢羅故竟其局易讀兩晉諸史者如譜之變局踦拏雜出故覆其局難汝瞻起家爲名御史登車

三

攬轡未竟其用觧柱後惠文冠以歸其于天地間從逆險易情僞凶吉之局九變復貫無不洞晰故其于書也好史其于史好兩晉南北好其變

也其纂二史也國統之分合政術之失得人才之消長華戎之乘除如挈領如指掌下上數百年有成史于胷中而以二史合之非受成于二史

四

也二書者皆奕譜也得汝瞻而譜稱良汝瞻國手也不得一試于當局而施設屈伸之變于是譜也亦稍〻見一班矣汝瞻既抽簪即以山水伎

樂自放左州右夏極宴娛心又其以間畋獵蓺苑麗監難燭遠山磨險糜其興致何必減古人抑汝瞻負當世才感年謝事丹鉛之餘雄心故在必有沾沾手局外者譬之國工臨局而袖手能無動子公之食指哉客或謂余錢之先伯陽爲柱下史守藏室卒以仙去汝瞻亦官柱史年逾七十矍鑠如壯夫乃今筆削二史脩明守藏之故事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是在汝瞻矣

萬曆癸丑八月錢謙益受之甫謹題

兩晉南北合纂序

彭城錢希言簡栖氏譔

史自馬遷而下繼盛者無如班固而范曄陳壽亞焉其次莫房玄齡等之晉書與李延壽之南北史若晉則緜連而雅麗南北則簡徑而高華書猶仍兩漢之名史直取馬家之義㫄稍詘于稗虞誣誕之譏李何傷于禨祥詼嘲之載夫史至延壽而世稱良矣雖去司馬氏寖遠其利有過於古者辟之蕢因土鼓籀生鳥跡輪椎于輅青出自藍卽涑水氏尚目之爲近世佳史其它可知過是以往非不家攀鼇室戶挾蘭臺豨韋漸波邯鄲愈失不曰文關于運乎國家治有窪

隆氣有醇駁而一代之史係之矣貞觀以還調露而後求如二書之善者可多得哉然始爲晉書者蕭子雲虞預謝靈運王隱臧榮緒朱鳳徐廣于寶鄧粲檀道鸞王昭曹嘉之劉謙之張敬傅暢何法盛習鑿齒孫盛荀綽之流凡二十餘家而唐文皇詔玄齡與許敬宗褚遂良之屬共刪緝之大旨以臧榮緒書爲本而益附諸家傳記爰及晉代文集靡不博采兼收乃宣武二紀陸機王羲之二傳又帝自稱制以成文焉是時玄齡爲司空雖裁定多出其手而兼集衆人之長要亦無難作者至若南北史則延壽追終先志而獨成中間卽不能無雜采

序　二

然提綱列緯命藻吐詞井井有條旣精且潔以一人之手籍而成一代之言此未易治矣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言往行嘗以宋齊梁陳周隋天下參隔南人詆北爲索虜北地指南爲島夷故其史往往訾美失傳畧于宅方而詳于本國思所以改正未成而歿于是延壽追終

序　三

之以彼其書彬彬乎雁行陳氏而紹明前人之功豈遂出子長下乎故曰二書並善罔非良史特衆力易就而獨爲之不易也吾姪侍御汝瞻氏平生所嗜書其最爲史記次則晉書南北史蓋精而治之有年矣嘗歎曰人知有司馬遷而不知有房玄齡等何論李延壽此無它

則史記行而二書不行之過歟抑豈遂無其書有之將謂衺重而編繁也夫史記有畧有纂有鈔又有詳節而後老生操觚皆得潤其膏馥句雕字琢亡適而非太史公人人能矣獨柰何房李寂寥焉吾亦安可沾沾二書敝帚享之者乎廼于宦轍之暇撮其居嘗所膾炙者索

序　四

玄咀雋獵異鉤奇手自丹鉛都爲合纂凡晉書之爲帝紀爲列傳爲載記與南北史之爲紀爲傳毋弗纂也而雜志則削凡晉書中之文雖已列于昭明文選南北史中之文雖已雜出于英華諸書然其斐于辭而備于法渙發于關節眼目照應步驟間者毋弗纂也而枝言則

芟凡兩晉南北之事如廢弑如封拜如攻擊如殺戮有關于理亂興亡之大者毋弗纂也而委瑣則棄凡兩晉南北之清言佳話互見于世說語林幽明錄搜神記列異傳三十國春秋大業記諸書其意旨可相發明者則又無弗廣採旁捜引而附之纂之中以並存其說也而

誕誣則汰蓋存者五之三裒者五之二無過而去寧過而存斯則載華戎于同軌合房李爲一家連城徑寸而是瓌皆珍藻火氷蠹而靡絲弗燦者矣此編行當令都人士負席登壇無不盡棄其儒說相與笙簧六朝典故而舞蹈唐室文章繇此超兩京鄴下而上入龍門之室

與太史公千載比肩行有其地汝瞻嘉惠海內意豈淺哉且汝瞻之爲是纂也非以膚表臆見而漫焉取古人之文辭蒼素而雌黄之也彼能讀太史公而味其旨者故以太史公之神情遞而求玄齡延壽諸君之脉絡鮮不脗合即有得失要之罪我何恤焉余觀汝瞻少年射

策起家典理大郡選爲侍御史著聲臺端攬轡埋輪歷涉齊楚足當太史公岱湘之奇遊而竟遭棄置乃以一柱後惠文虞山城中老也奇才異負蘊結而弗盡試若墨墨不自得者故復慨然有感于玄齡延壽兩君子之出處而將發之於其書當中原方亂玄齡有憂天下志

杖策謁帝于軍中遂相魚水厥後相業
爛然稱賢唐葉乃延壽年少才高嘗撰
太宗政典見美于高宗雖嘗賜帛其家
藏書秘閣然官僅止符璽郎而已時人
以其位下亦不甚稱嗟乎是兩君子者
其才與器畧相似也而官有達有不達
何歟時也彼崛起而綰相印此偃蹇而

終下僚一伸于時一阨于時時之所在
則命爲之焉是皆汝瞻之所搤掔而嗟
抱膝而嘆悠然有深思者也編摩之意
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匪直以嘉惠海内
而已汝瞻輾然曰岳有五游其二州有
九戣其四何敢言宦之不遂哉某也夙
昔嗜二書若珍怪之食不敢取足輒思

割以薦人叔氏乃謂余發憤而成焉者
非余指矣雖然其敢蔑叔氏之言請書
以爲息壤

萬曆歲在戊申冬十一月朔書於翠幄
草堂

晉書纂目錄

卷之一

帝紀

宣帝　景帝

文帝　武帝

惠帝　懷帝

愍帝　元帝

明帝　成帝

康帝　穆帝

哀帝　廢帝

簡文帝　孝武帝

安帝　恭帝

后妃傳

宣穆張皇后　宣帝后生景文二帝

文明王皇后　文帝后生武帝齊王攸

武元楊皇后　武帝后生惠帝

武悼楊皇后　武帝繼后無子

卷之二

后妃傳

左貴嬪　武帝妃

胡貴嬪　武帝妃

惠賈皇后　惠帝后無子

惠羊皇后　惠帝繼后

謝夫人　惠帝妃生愍懷太子

成恭杜皇后　成帝后無子

康獻褚皇后　康帝后

簡文宣鄭太后　元帝后生簡文帝

孝武文李太后　簡文帝妃生孝武帝

宗室傳

安平獻王孚　宣帝弟　子望

平原王幹　宣帝子

齊王攸　文帝子　武帝同母弟

愍懷太子遹　惠帝子

會稽王道子　子元顯

八王傳并敘

汝南王亮　楚隱王瑋

趙王倫　孫秀附　齊王冏　鄭方附

長沙王乂　成都王穎

東海王越

卷之三

諸臣傳
王祥 弟覽附　何曾 子劭遵附
石苞 子崇 歐陽建附
羊祜　杜預
裴秀 秀子頠 秀叔徽 徽子楷 楷子瓚 憲 從子邵
衛瓘 子恒 孫璪 玠
張華 劉卞附　王沉 子浚
荀勗 孫邃 闓

卷之四

諸臣傳

賈充 賈謐附　楊駿 弟珧濟附
魏舒　劉寔 弟智
王渾 子濟　王濬
唐彬　山濤 子簡 簡子遐
王戎 從弟衍 澄 郭舒附
樂廣　李胤
劉毅 子暾　和嶠
任愷　崔洪
劉頌　傅玄 子咸

卷之五

諸臣傳
向雄　閻纘
阮籍 從子咸 咸子瞻 孚 咸從子脩 裕
嵇康　向秀
劉伶　謝鯤
胡毋輔之 子謙之　畢卓
王尼　羊曼 弟聃
光逸　庾峻 子敳
郭象　庾純
皇甫謐　摯虞

束皙　郤詵
華譚 袁甫附　陸機 弟雲 雲弟耽
夏侯湛　潘岳
張載

卷之六

諸臣傳

江統　孫楚 孫綽
馬隆　胡奮
吾彥　周處 子玘 札
周訪 孫楚 訪子光

索靖 子綝
周浚 子嵩 從弟馥 成公簡附
荀晞
劉喬 孫柄
劉琨 兄輿
祖逖 兄納
王導 子悅 恬 孫珣 珉 謐

卷之七

諸臣傳

劉弘
陶侃 兄子輿
溫嶠
郄鑒 子愔 愔子超
顧榮
賀循 楊方附
劉隗 伯訥 訥子疇

刁協 子彝
戴若思
周顗
應詹
卞壼
劉超 鍾雅附

卷之八

諸臣傳

孫惠
陳頵
郭璞
葛洪
庾亮 子彬 龢 亮弟懌 冰 翼
桓彝 子豁 冲 豁子石虔 石秀
王湛 子承 承子述 述子坦之 坦之子國寶 忱 忱姪綏

荀崧 子羡
范汪 子甯
劉惔 張憑附
韓伯

卷之九

諸臣傳

王允之
王廙 弟彬 彬子彪之
虞龢甫 從兄駿
陸玩 子納
何充
蔡謨 父克
諸葛恢
殷浩
孔愉 從子坦 從弟嚴 羣
謝尚

謝安 子琰 琰子混 安兄奕 奕子玄 安弟萬 萬弟石 石兄子朗
王羲之 子徽之 獻之 許邁附

卷之十

諸臣傳

桓伊
朱伺
毛寶
孫盛 子放
干寶
習鑿齒
顧和
袁山松 從弟躭
車胤
王雅
王恭 弟爽
劉牢之 子敬宣

殷仲堪　劉毅 兄邁
何無忌　魏詠之

孝友傳 有叙

李密　王裒
許孜　庾袞
顔含　劉殷

忠義傳 有叙

嵇紹 從子含　王育
韋忠　羅企生

卷之十一

良吏傳 有叙

胡威　潘京
鄧攸　吳隱之

儒林傳 有叙

劉兆　徐邈
范宣　范弘之

文苑傳 有叙

左思　趙至
鄒湛　褚陶
張翰　袁宏 伏滔附
羅含　顧愷之

外戚傳 有叙

羊琇　杜乂
褚裒　何準
王濛 子脩 蘊

隱逸傳 有叙

孫登　夏統
郭琦　郭文
郭翻　劉驎之
郭瑀　戴逵 謝敷附

陶潛

卷之十二

藝術傳 有叙

陳訓　戴洋
韓友　淳于智
杜不愆　隗炤
卜珝　佛圖澄
麻襦　索紞
鳩摩羅什

列女傳 有叙

羊躭妻辛氏　杜有道妻嚴氏
王渾妻鍾氏　陶侃母湛氏
周顗母李氏　王凝之妻謝氏
劉聰妻劉氏　慕容垂妻段氏
卷之十三
叛逆傳 有敘
王敦 沈充附　桓溫 孟嘉附
桓玄 殷仲文附　王彌
祖約　蘇峻
孫恩 盧循附

載記 有敘
漢
劉元海　劉聰 子粲 陳元達附
劉曜
卷之十四
趙
石勒 嗣子弘 張賓附
石季龍 冉閔附
前燕
慕容廆　慕容皝
慕容儁 李績附　慕容暐 慕容恪 皇甫眞附
前凉
張軌 子寔 寔弟茂 寔子駿 駿子重華 重華子耀靈 駿少子天錫
西凉
李暠 子士業
卷之十五
秦
苻洪　苻健
苻堅 王猛附　苻融
苻朗　苻丕 苻登附

後秦
姚弋仲 子襄　姚萇
姚興 尹緯附
卷之十六
後蜀
李特　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壽 李勢附
後凉
呂光 呂纂 呂隆
後燕
慕容垂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慕容雲附

南燕
慕容德　慕容超
夏
赫連勃勃

晉書纂目錄終

南宋纂目錄

卷之一

帝紀
高祖武帝　少帝
文帝　孝武帝
前廢帝　明帝
後廢帝　順帝
后妃傳
文元袁后 文帝后 潘淑妃附
殷淑儀 武帝妃　明恭王后 明帝后
後廢帝陳太妃

宗室傳
臨川王義慶 鮑照附
廬陵王義眞　彭城王義康
衡陽王義季　元凶劭 始興王濬附
建安王休仁
諸臣傳
劉穆之 子邕 族子瑀附
徐羨之 從子湛之
傅亮　檀道濟

卷之二

諸臣傳

王鎮惡　王玄謨 從弟玄象 房叔安附 玄邈
劉敬宣　劉懷敬 弟懷愼 子德願
劉損　胡藩
蕭思話 子惠開　臧熹 子質 從孫厥
謝晦 次兄曕 從叔澹
謝裕 孫孺子 孺子子微 裕從子述
謝惠連　謝靈運 孟顗附
謝弘微 子莊　王弘 孫僧達
王曇首 子僧綽　王誕 從子僾 從孫彧
王裕之　王准之
王懿　到彥之
袁淑 從子顗 顗弟粲
孔琳之 孫覬　殷景仁 從子孚

卷之三

諸臣傳

褚彥回 從弟炤 炤弟炫 弟澄
蔡廓 子興宗
何尚之 孫求 點 胤 從孫炯 昌寓

張裕 子永 瓌子率 岱 瓌弟稷 孫緒 稷子嶸 曾孫充 充子衮
張劭 子敷 從子暢
范泰 子曄　徐廣
鄭鮮之　裴松之 孫昭明
何承天 曾孫遜　顏延之 子竣
沈懷文 子沖　劉湛
顧琛　顧覬之 孫憲之

卷之四

諸臣傳

羊欣　羊玄保 子戎
江秉之
沈慶之 孫昭畧 攸之從孫僧昭 子文季 從子攸之
宗慤　柳元景
殷孝祖　薛安都
宗越

循吏傳

杜驥 兄坦附　甄法崇 孫彬

孝義傳

何子平

隱逸傳

宗少文　孔淳之
戴顒
恩倖傳 有敘
戴法興　阮佃夫

南齊纂目錄

卷之一

帝紀
高帝　武帝
廢帝鬱林王　明帝
廢帝東昏侯　和帝

后妃傳
宣孝陳后 高帝母
高昭劉后 高帝后

宗室傳
衡陽王道度 子鈞
新吳侯景先　南豐伯赬冑
衡陽公諶　豫章王嶷 子子恪　子雲　子顯
長沙王晃　武陵王曅
始興王鑑　江夏王鋒
竟陵王子良　魚復侯子響
晉安王子懋 董僧慧　陸超之附
巴陵王子倫

卷之二

諸臣傳
王敬則　陳顯達
張敬兒　李安人
桓康　焦度
曹武　周盤龍
荀伯玉　崔祖思
虞悰　胡諧之

虞玩之　陸澄
陸慧曉 子倕　從孫厥　雲公
庾杲之 從子蓽　王諶 從叔摛
孔珪　劉懷珍 族弟善明
劉瓛 弟璡　族子顯
明僧紹 弟僧嵩　子山賓

卷之三

諸臣傳
劉祥　徐孝嗣
謝朓　謝超宗

謝瀹　王融
王儉 子規 孫承　王僧虔 子慈
王琨　王晏 從弟思遠 祖弘之并附
垣榮祖　張融 徐文伯附
周顒 子捨　江斅
柳世隆 子惔 惲 從弟慶遠
循吏傳
虞愿　傅琰 子翽
文學傳
丘靈鞠 子遲　檀超

卞彬
孝義傳
樂頤之 弟預
隱逸傳
宗測　顧歡

南梁纂目錄

卷之一
帝紀
武帝　簡文帝
元帝

后妃傳
文獻張后　武丁貴嬪
元帝徐妃
宗室傳
吳平侯景 子勵　臨川王宏
安成王秀　南平王偉 子恭
始興王憺 子暎　昭明太子統
豫章王綜　武陵王紀
哀太子大器
諸臣傳

王茂　曹景宗
夏侯詳 子亶 夔
魚弘　鄧元起 羅研 李膺附
馮道根　張弘策 子纘 緬
卷之二
諸臣傳
庾域 子子輿　鄭紹叔
呂僧珍　沈約
范雲 從兄縝　韋叡 子放
裴邃 子之禮　江淹

任昉　王僧孺
傅昭　弟暎　孔休源
江革　徐勉
陳伯之

卷之三

諸臣傳

賀瑒　從子琛　朱异
顧協　徐摛
王僧辯　羊侃　子鵾
江子一　弟子四　子五

陰子春　子鏗　張彪
蕭介　謝幾卿
謝朏　謝覽　弟舉
王籍　弟瞻　王泰　弟筠
王錫　兄僉　到溉　弟洽
袁昂　馬仙琕附　何敬容
劉繪　子孝綽

卷之四

諸臣傳

陸杲　劉峻
劉杳　子歊　從弟訏
庾黔婁　弟肩吾　劉虬　子之遴　之亨

循吏傳

郭祖深　傅岐

文學傳

鍾嶸　周興嗣
劉勰　何思澄　族子朗附

孝義傳

吉翂

隱逸傳

阮孝緒　陶弘景

恩倖傳

陸驗　徐驎

叛逆傳

侯景　王偉附

南陳纂目錄

卷之一

帝紀

武帝　文帝　廢帝附
宣帝　後主

后妃傳
陳武章后　張貴妃
宗室傳
始興王伯茂　始興王叔陵
諸臣傳
周文育　侯安都
章昭達　吳明徹
孫瑒　蕭摩訶
虞寄　傅縡
顧野王　蕭允 弟引

袁憲　蔡凝
孔奐　周弘正
江總 江智深附　韋鼎
陳暄　徐陵 弟孝克
儒林傳
鄭灼　張譏
恩倖傳
司馬申　孔範

北魏纂目錄
卷之一

帝紀 有敘
聖武帝　神元帝 文帝附
思帝　平文帝
昭成帝　道武帝
明元帝　太武帝
景穆帝　文成帝
獻文帝　孝文帝
宣武帝　孝明帝
孝莊帝　節閔帝
孝武帝　文帝
東魏孝靜帝

后妃傳
文成文明后　孝文廢后 姊幽后附
宣武靈后　文帝文后
宗室傳
高凉王 孫鷙 五代孫萇 萇子華
河間公 孫志　衛王 子幹 幹子禎
江陽王 子善　濟南王 叔孚
陽平王 孫大興　濟陰王 孫顯和
汝陰王 孫裒　任城王 子澄 澄子順

河間王　咸陽王 子副　坦
彭城王 孫韶　北海王

卷之二

諸臣傳

王建　燕鳳
崔宏 子浩　張袞
長孫道生 孫蕒歸卽承業　承業子子彥 次紹遠
于栗磾 子烈　封回 子隆之 從子孝琰 族叔軌 軌子述
古弼　薛彪子 子琡
慕容子契　宋弁 族弟頴　翻

辛穆　杜銓 族孫正玄 正藏
李先　李訢
毛脩之　寇讚
陸俟 子馛 孫秀 馛 馛子暐 孫子彰 彰子卯 乂
源賀 子懷

卷之三

諸臣傳

劉尼　司馬楚之 孫悅 悅孫裔
蕭寶寅　蕭大圜
盧玄 孫伯源 伯源孫思道 從兄昌衡 伯源從子義僖 伯源弟昶 昶子元明
高允 從弟祐 祐從子乾 乾弟昂 昂弟季式
崔伯謙 從弟巨倫 弘度 挺
李順 孫孝貞 冏 順從弟孝伯 孝伯從子安世 安世子諡
游雅 弟明根　高閭
胡叟　劉延明

卷之四

諸臣傳

王慧龍　薛聰 子孝通
奚康生　楊大眼 子華
裴安祖　韓麒麟 子顯宗

程駿　李彪
甄琛　楊播 子侃 播弟椿 椿子昱 椿弟津
王肅　劉芳
郭祚　張彝 曾孫乾威
李崇 從弟平 平子諧 諧子賡
崔光　崔亮 從弟光韶 從孫道固
裴粲　夏侯道遷 子夬 李元護附

卷之五

諸臣傳

傅永　傅豎眼

孫紹　張晉惠

成淹　袁翻 子聿脩

陽尼　賈思伯

祖瑩

介朱榮 子文畧 從子兆 榮從弟世隆 從子天光 斛思椿附

賀拔勝 弟岳　高恭之 兄謙之

儒林傳

徐遵明　李業興

劉晝

文苑傳

溫子昇

節義傳

于什門

隱逸傳

眭夸

藝術傳

晁崇

北齊纂目錄

卷之一

帝紀

神武帝　文襄帝

文宣帝　廢帝

昭帝　武成帝 後主緯 幼主恒附

后妃傳

武明后　彭城太妃

文襄敬后　文宣后

後主后　馮淑妃

宗室傳

趙郡王琛 子叡　清河王岳

永安王浚 上黨王渙附

彭城王浟　廣寧王孝珩

安德王延宗　樂陵王百年

南陽王綽　瑯琊王儼

卷之二

諸臣傳

韓賢　薛孤延

慕容紹宗　司馬子如 子消難 從子膺之 從子士文

尉景　庫狄干

斛律金 子光 次子羨　孫搴

陳元康　杜弼 子臺卿

房謨　王紘
唐邕　元文遙　子行恭
趙彥深　子仲將　郎基
魏收　族弟愷
崔㥄　子瞻　㥄從子子約　㥄弟仲文　仲文子瀌
盧潛　從孫謌祖　景裕　光　王昕　弟晞　晧

卷之三

諸臣傳
宋世良　弟世軌　許惇
李元忠　子搔　渾子湛　從弟渾　渾弟繪　緯　渾孫公緒

宋遊道　鄭述祖
裴讓之　弟諏之　皇甫和附　羊烈
楊愔　邢邵
陽休之　弟俊之　祖珽
辛術　李幼廉

儒林傳
權會　熊安生

文苑傳
李廣

循吏傳
孟業　蘇瓊

藝術傳
綦毋懷文　陸法和

北周纂目錄

卷之一

帝紀
文帝　閔帝明帝附　武帝
宣帝　靜帝附

后妃傳
文帝元后　宣帝楊后

宗室傳
晉公護　廣川公測　弟深　子孝伯
齊煬王憲　子貴

諸臣傳
李賢　子崇　崇子敏　賢弟遠　遠子植　穆
獨孤信　子陁　王羆
王思政　尉遲迥　弟綱
王軌　梁逆附　蘇綽　從兄亮　弟湛
韋叔裕　即韋孝寬　夐子世康　子總　孝寬兄夐

卷之二

諸臣傳
柳虯 弟檜 檜弟慶 慶子機 弘
達奚武 子震 蔡祐
耿豪 高琳
李遷哲 唐永 子瑾
賀若敦 申徽 趙軌附
陸通 韓褒
杜杲 孟信
劉璠 從子行本 柳遐 子靖 莊
長孫儉 于謹 子翼

寇儁 薛端
薛憕 裴俠
文苑傳
顏之儀
孝行傳
張元
藝術傳
李順興 庾季才

北隋纂目錄

卷之一

帝紀
高祖文帝 煬帝
恭帝
后妃傳
文獻后 宣華夫人
煬帝愍后
宗室傳
房陵王勇 秦王俊
庶人秀 元德太子昭 子侗附
齊王暕 趙王杲

諸臣傳
高熲 牛弘
李德林 元胄
史萬歲 劉昉
裴蘊 元巖
龐晃 李安
來護兒 子整 樊子蓋
周羅睺 周法尚
衛玄 李諤

卷之二

諸臣傳
高構　榮毘 兄建緒
梁毘　栁彧
趙綽　麥鐵杖 子孟才 沈光附
宇文述 雲定興 述子化及　王世充
長孫晟　李士謙
王劭　鄭譯
薛道衡　裴矩
楊素 弟約 子玄感　宇文貴 子忻 愷
蘇威 子夔　韓雄 子禽

賀弼
儒林傳
辛彥之　何妥
房暉遠　劉炫 劉焯附
文苑傳
虞世基 子熙 栁晳　許善心
李文博　劉臻
孝行傳
王頒
節義傳
堯君素
循吏傳
梁彥光
隱逸傳
徐則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帝紀

宣帝

宣帝懿字仲達河内温縣人少有奇節聰朗多大畧博學洽聞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同郡楊俊名知人見帝未弱冠以爲非常之器尚書崔琰與帝兄朗善亦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魏武帝爲司空聞而辟之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堅卧不動及魏武爲丞相又辟爲文學椽敕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帝懼而就職於是使與太子遊處從討張魯言於魏武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爲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魏武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既而從討孫權破之軍還權遣使乞降上表稱臣陳説天命魏武曰此兒欲踞吾著爐炭上邪答曰漢運垂終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權之

稱臣天人之意也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爲太子所信重與陳羣吳質朱鑠號曰四友遷軍司馬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陳謀以食爲首今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納之於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魏文帝即位轉丞相長史黃初六年天子大舉舟師征吳命帝居守内鎮百姓外供軍資詔曰吾深以後事爲念故以委卿曹參雖有戰功而蕭何爲重使吾無西顧之憂不亦可乎天子自廣陵還疾篤帝與曹真陳羣等見於崇華殿之南堂並受顧命輔政詔太子曰有閒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明帝即位改封舞陽侯初蜀將孟達之降也魏遇之甚厚帝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乃遣郭模詐降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帝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埸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與不決帝乃潛軍進討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

將亮遣閒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佐治也佐治毗字

祆即然

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帝八道攻之旬有六日斬達首傳京師帝與諸葛亮相拒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帝知其必敗時朝廷以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每命帝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幗婦人之飾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

固請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帝與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拒帝者帝以窮寇不之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曰天下奇才也獲其圖書糧穀甚衆帝審其必死辛毗以爲尚未可知帝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帝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死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帝聞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帝問曰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帝既而告人曰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如其言三年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徵帝詣京師天子曰君度其作何計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距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計將安出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已豫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懸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必先距遼水而後守此中下計也天子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

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年足矣發自京都過溫見父老故舊讌飲累日帝歎息悵然有感爲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掃羣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遂進師文懿果阻遼隧堅壁而守帝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直指襄平則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乃縱兵逆擊大破之賊保襄平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

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帝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時有長星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於東北墜於梁水文懿大懼乃使王建柳甫乞降請解圍面縛不許執建等斬之檄告文懿曰昔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而迎之孤爲王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

楚鄭之謂邪二人老耄必傳言失旨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文懿復遣侍中衛演乞剋日送任帝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文懿攻南圍突出帝縱兵擊敗之斬于梁水之上星墜之所時有兵士寒凍乞襦帝弗之與或曰幸多故襦可以賜之帝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遂班師夢天子枕其厀曰視吾面俛視有異於常心惡之又次白屋有詔召帝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手詔曰間側息望到到便

直排閤入視吾面帝乃乘追鋒車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引入卧内升御床帝流涕問疾天子執帝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託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與大將軍曹爽並受遺詔輔少主帝勳德日盛而謙恭愈甚以太常常林鄉邑舊齒見之每拜恒戒子弟曰盛滿者道家之所忌四時猶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後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兄弟並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帝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帝稱疾不與政時人爲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黃門張當私出

掖庭才人與曹爽爲伎人爽與當密謀圖危社稷期有日矣帝潛爲之備爽之徒屬亦頗疑帝會河南尹李勝將莅荊州來候帝帝詐疾篤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持杯飲粥皆流出沾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帝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幷州幷州近胡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幷州帝乃錯亂其辭曰君方當幷州勝復曰當忝荊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故爽等不

復設備嘉平元年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帝於是奏太后廢爽兄弟帝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引弩將射帝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言於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與範內疎而智不及駑馬戀短豆必不能用也於是勒兵出迎天子奏曰先帝詔臣升于御床握臣臂曰深以後事爲念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羣官要職皆置所親宿衛舊人並見斥黜根據槃牙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伺候神器天下汹汹人懷

危懼陛下便爲寄坐豈得久安昔趙高極意秦是以亡呂霍早斷漢祚永延此乃陛下之殷鑒臣授命之秋也臣輒力疾將兵伺察非常桓範果勸爽奉天子幸許昌移檄徵天下兵爽不能用乃收爽兄弟及其黨誅之初爽司馬魯芝主簿楊綜斬關奔爽諫曰公居伊周之任挾天子杖天威孰敢不從舍此而欲就東市豈不痛哉有司奏收芝綜科罪帝赦之曰以勸事君者太尉王淩貳於帝謀立楚王彪詐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以討之帝潛知其計不聽自帥中軍汎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淩計無所出乃迎於武丘面縛水次曰淩若有罪公當折簡召淩何苦自來邪帝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即以淩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淩呼曰賈梁道王淩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至項仰鴆而死并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于鄴命有司監察不得交關帝寢疾夢賈逵王淩爲祟甚惡之崩年七十三帝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誅曹爽之際支黨皆

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既而竟遷魏鼎云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迹其猜忍蓋有符於狼顧也

制曰宣皇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畧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

欺人孤寡孤媚以取天下也

[illegible]不能[illegible]於司馬家父子

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鬬志遺其巾幗方發憤
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生怯
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
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靖節
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
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
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
故晉明掩面恥欺僞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囘以
定業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鍾掩
耳以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爲莫覩況以

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
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雖則慶流後昆而身
終於北面矣
此書惟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爲文皇
所撰稱制餘皆房玄齡以下撰也稱史臣

景帝

景帝師字子元宣帝長子沉毅多大畧少流美譽與
夏侯玄何晏齊名晏嘗稱曰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
司馬子元是也宣帝之將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帝
潛畫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

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
外置陣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初帝陰養死士三
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也宣帝薨
議者咸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天子命帝以撫軍大
將軍輔政四海傾注朝野肅然吳太傅諸葛恪圍新
城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西欲戍諸水口帝曰諸葛
恪新得政於吳欲徼一時之利幷兵合肥以冀萬一
不暇復爲靑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則用兵衆少
戍則不足以禦寇恪果幷力合肥卒如所度帝遣兵
距之恪懼而遁正元元年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后父

張緝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帝輔政帝密知之殺豐
幷逮捕玄緝等皆夷三族天子以玄緝之誅深不自
安而帝亦慮難作潛謀廢立乃密諷太后廢天子以
齊王歸藩遣使迎高貴鄉公而立之天子受璽墜舉
趾高帝聞而憂之上書訓于天子曰荆山之璞雖美
不琢不成其寶顏冉之才雖茂不學不弘其量宜遵
先王下問之義使講誦之業屢聞於聽典謨之言日
陳於側也時天子頗修華飾帝又諫曰履端初政宜
崇玄樸並敬納焉鎮東大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
欽舉兵作亂矯太后令移檄郡國帝統步騎十餘萬

以征之倍道兼行斬儉傳首京都欽與子鴦奔吳初帝目有瘤疾使醫割之鴦之來攻也驚而目出懼六軍之恐縈之以被痛甚嚙被敗而左右莫知焉崩年四十八

文帝

文帝昭字子上景帝之母弟也天子既以帝三世宰輔政非已出情不能安又慮廢辱將臨軒召百寮而行放黜夜召侍中王沉常侍王業出懷中黃素詔示之戒嚴俟旦沉業馳告于帝帝召護軍賈充等爲之備天子知事泄帥左右攻相府稱有所討敢有動者

族誅相府兵將止不敢戰賈充叱諸將曰公畜養汝輩正爲今日耳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蹕刺之刃出於背天子崩于車中帝召百寮謀其故僕射陳泰不至帝遣輿致之延於曲室謂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腰斬賈充微以謝天下帝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上不見其次於是歸罪成濟而斬之夷濟三族立常道鄉公璜爲帝帝將伐蜀乃謀曰自定壽春已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虞定虢吞韓并魏之勢也遂伐蜀劉禪降鍾會反於蜀斬之

初會之伐蜀也西曹屬邵悌言於帝曰鍾會難信不可令行帝笑曰取蜀如指掌而衆人皆言不可唯會與吾意同滅蜀之後中國將士人自思歸蜀之遺黎猶懷震恐縱有異志無能爲也卒如所量帝崩年五十五

史臣曰世宗以叡略創基太祖以雄才成務事殷之跡空存翦商之志彌遠及踰劍銷氛浮淮靜亂桐宮胥怨或所不堪若乃體以名臣格之端揆周公流連於此歲魏武得意於茲日軒懸之樂大啓南陽師摯之圖於焉北面壯矣哉包舉天人者也

爲帝之主不亦難乎

武帝

武帝炎字安世文帝長子也沉深有度量魏嘉平中累遷中撫軍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世無後以帝弟攸爲嗣特加愛異自謂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與焉將議立世子屬意於攸何曾等固爭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髮委地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遂定長人見於襄武長三丈告縣人王始曰今當太平時晉德既洽四海宅心於是天子知歷數有在乃

不育淫人刻也

使太保鄭沖奉策泰始元年卽皇帝位二年吳人來弔祭有司奏爲答詔帝曰昔漢文光武懷撫尉佗公孫述皆未正君臣之儀所以羈縻未賓也皓遣使之始未知國慶但以書答之夏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讜言謇諤朕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爲患豈以爭臣爲損哉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九年春詔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備六宮采擇咸寧二年吳臨平湖自漢末壅塞至是自開父老相傳云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四年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

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於殿前敕內外敢有犯者罪之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於秘府五年冬大舉伐吳孫皓降詔選孫皓妓妾五千人入宮大熙元年帝崩年五十五帝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後百姓思古之遺風乃勵以恭儉敦以寡慾有司嘗奏御牛青絲紖斷詔以青麻代之高陽許允旣爲文帝所殺允子奇爲太常丞帝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奇受害之門不欲接近左右請出爲長史帝乃追述允夙望稱奇之才擢爲祠部郎時論稱其夷曠平吳之後天下又安遂怠於政術耽於遊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舊臣不得專任彝章紊廢請謁行矣爰至末年知惠帝弗克負荷然恃皇孫聰睿故無廢立之心復慮非賈后所生終致危敗遂與腹心共圖後事旣而寢疾彌留至于大漸佐命元勳皆已先沒羣臣惶惑計無所從會帝小差有詔以汝南王亮輔政楊駿秘而不宣楊后輒爲詔以駿輔政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意欲見之有所付託左右答言未至帝遂困篤中朝之亂實始于斯矣

制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絕縑綸之貢去雕琢之

飾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讐不棄仁以御物有帝王之量焉於時决神算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獯虜削迹兵無血刃揚越爲墟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而驕泰之心因斯以起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況以新習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賈充凶豎懷奸志以擁權楊駿豺狼苞禍心以專輔及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疎連兵競滅其本棟梁回忠而起僞擁衆各舉其威曾未數

年綱紀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爲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而世祖惑荀勗之姦謀迷王渾之僞策心屢移於衆口事不定於已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雖則善始於初而乖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惠帝

惠帝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武帝崩即皇帝位尊

皇后楊氏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爲皇后以太尉楊駿爲太傅輔政永平元年誅駿賈后矯詔廢皇太后爲庶人徙于金墉城尋弑之九年冬廢皇太子遹爲庶人害之於許昌殺太子母謝氏永康元年梁王肜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爲庶人害之於金墉城永寧元年春趙王倫篡帝位齊王冏起兵以討倫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常山王乂皆舉兵應之衆數十萬擒倫黨孫秀等皆斬之逐倫歸第即日乘輿反正羣臣頓首謝罪帝曰非諸卿之過也於是誅趙王倫及倫之黨與太安元年河間王顒表齊王冏窺伺神器有無君之心請廢冏還第長沙王乂攻冏殺之詔成都王穎爲皇太弟秋右衛將軍陳眕以詔召百寮入殿中因勒兵討穎穎遣其將石超距戰六軍敗績于蕩陰矢及乘輿百官分散侍中嵇紹死之帝傷頰中三矢亡六璽帝遂幸超軍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超奉帝之鄴穎帥羣官迎謁道左帝下輿涕泣其夕幸于穎軍安北將軍王浚攻成都王穎于鄴大敗之穎與帝單車走洛陽服御分散倉卒上下無齎侍中黃門被囊中齎私錢三千詔貸用所在買飯以供宮人止食于道中客舍宮人有持升餘秔米飯及燥蒜鹽豉以進

紹嵇康子

板蕩凄涼

帝帝噉之次獲嘉市麄米飯盛以瓦盆帝噉兩盂有老父獻蒸雞帝受之至溫將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左右皆歔欷及濟河張方請帝謁廟因劫帝幸長安方以所乘車入殿中帝馳避後園竹中方逼帝升車左右中黃門鼓吹十二人步從方以帝幸其壘帝令方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妻略後宮分爭府藏魏晉已來之積掃地無遺矣行次新安寒甚帝墮馬傷足十二月詔成都王穎還第豫章王熾爲皇太弟光熙元年東海王越奉帝還洛陽帝乘牛車行宮藉草公卿跋涉升舊殿哀感流涕帝崩年四

十八帝之爲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悉召東宫官屬使以尚書事令太子決之帝不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多引古義給事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斷不可引書妃從之泓乃具草令帝書之武帝覽而大悅太子遂安及居大位政出羣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絶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高平王沉作釋時論南陽魯褒作錢神論廬江杜嵩作任子春秋皆疾時之作也帝嘗在華林園聞蝦蟇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爲官

在私地爲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也後因食麪中毒而崩或云司馬越鴆之

史臣曰不才之子則天稱大權非帝出政邇宵人褒姒共叔帶並興襄后與犬戎俱運物號忠良于茲拔本人稱妖孽自此疏源長樂不祥承華非命生靈版蕩社稷丘墟古者敗國亡身分鑣共軫不有亂常則多庸暗豈明神喪其精鬼武皇不知其子也

懷帝

懷帝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初封豫章郡王屬孝惠之時宗室構禍帝冲素自守門絶賓遊不交世事專玩史籍有譽于時立爲皇太弟帝以清河王覃本太子也懼不敢當典書令修肅曰二相經營王室志寧社稷儲貳之重宜歸時望親賢之舉非大王而誰清河幼弱未允衆心是以既升東宮復贊藩國今乘輿播越二宮久曠常恐氐羌飲馬于涇川螘衆控弦於霸水宜及吉辰時登儲副帝曰卿吾之宋昌也乃從之惠帝崩即皇帝位以太傅東海王越輔政劉元海僭帝號于平陽四年元海子聰聰弟曜及其

將石勒圍懷東海王越羽檄徵天下兵帝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鎮若今日尚可救後則無逮矣時莫有至者東海王越帥衆出許昌以行臺自隨宮省無復守衛荒饉日甚殿內死人交横府寺營署並掘塹自守盜賊公行枹鼓之音不絶五年東海王越薨石勒追越喪及于東郡王公已下死者十餘萬人及宗室四十八王俱歿于勒六月癸未劉曜王彌同冠洛川王師頻爲賊所敗死者甚衆劉曜王彌入京師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幸長安爲曜等所追及曜等遂焚燒宮廟逼辱妃后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

帝蒙塵于平陽劉聰以帝爲會稽公七年春劉聰大會使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帝遇弑崩于平陽時年三十帝初誕有嘉禾生于豫章之南昌先是望氣者云豫章有天子氣其後竟以豫章爲皇太弟在東宮恂恂謙損接引朝士講論書籍及即位與羣官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傳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秘書監荀崧又嘗謂人曰懷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遭承平足爲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

愍帝

愍帝鄴字彥旗武帝孫吳孝王晏之子也襲封秦王及洛陽傾覆避難於滎陽密縣豫州刺史閻鼎奉帝歸於長安鼎遂挾帝乘牛車自宛趣武關頻遇山賊士卒亡散鼎告雍州刺史賈疋疋遽遣州兵迎衛達于長安時有玉龜出霸水神馬鳴城南焉建興元年奉懷帝崩問卽皇帝位三年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綵帛不可勝紀時以朝廷草創服章多闕敕收其餘以實內府四年八月劉曜逼京師內外斷絶麴允與公卿守長安小城以自固京師饑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太半太倉有麴數十餅麴允屑爲粥以供帝至是復盡帝泣謂允曰今窘厄如此外無救援死于社稷是朕事也朕念將士暴離斯酷今欲乘城未陷爲羞死之事庶令黎元免屠爛之苦行矣遣書朕意決矣使侍中宋敞送牋于曜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出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自殺曜焚櫬受璧使宋敞奉帝還宮初有童謠曰天子何在豆田中時王浚在幽州以豆有藿殺隱士霍原以應之及帝如曜營營實在城東豆田壁辛丑帝蒙塵于平陽壬寅聰臨殿帝稽首于前麴允伏地慟哭

因自殺冬十一月聰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爲導百姓聚而觀之故老或歔欷流涕聰聞而惡之聰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泣尚書郎辛賓抱帝慟哭爲聰所害帝遇弑崩于平陽時年十八帝之繼皇統也屬永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墻宇頹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版署號而已衆惟一旅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闕運饋不繼巨猾滔天帝京危急諸侯無釋位之志征鎮闕勤王之舉故君臣窘迫以至殺辱云

史臣曰于時五嶽三塗並皆淪寇龍川牛首故以
立君股肱非挑戰之秋劉石有滔天之勢瘵饑中
斷嬰戈外絶兩京淪狄再篤徂戎周王隕首於驪
峯衛公亡肝於淇上思爲一邦其可得乎于寶有
言曰昔高祖宣皇帝値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
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西禽孟達東舉
公孫内夷曹爽外襲王淩征伐四克大象始搆世
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内欽誕寇外咸黜異圖
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
禪入臣天符人事于是信矣至于世祖遂享皇極

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納羊祜之策杖王
杜之決役不二時江湘來同掩唐虞之舊域班正
朔於八荒牛馬被野餘糧委畝故于時有天下無
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
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楊駿被誅母后廢
黜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
具瞻之貴民不見德惟亂是聞朝爲伊周夕成桀
蹠内外混淆名實反錯方嶽無鈞石之鎭關門無
結草之固李辰石氷傾之於荆楊元海王彌撓之
於青冀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

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昔周之興也自
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
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
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今晉
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于三代宣景遭多難之
時誅庶孽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
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
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
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加
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耻尚

失所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
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
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
笑勤恪由是毁譽亂于善惡之實情慝奔于貨欲
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悠悠風塵
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眞著崇讓
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故觀阮籍之行
而覺禮教崩弛之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
之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
而寤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

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
勢如此。雖以中庸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
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
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

元帝

元帝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恭王覲之子也咸寧
二年生於洛陽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藉藁如始
刈及長白毫生於日角之左隆準龍顏目有精曜顧
眄煒如也年十五嗣位琅邪王幼有令聞及惠皇之
際王室多故帝每恭儉退讓以免於禍沉斂有度量

不顯灼然之迹故時人未之識焉惟侍中嵇紹異之
謂人曰琅邪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也元康二
年從討成都王穎蕩陰之敗也將出奔其夜月正明
而禁衛嚴警帝無由得去甚窘迫有頃雲霧晦冥雷
雨暴至徼者皆弛因得潛出穎先令諸關無得出貴
人帝既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以策鞭
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
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業以顧榮爲軍司馬賀循
爲參佐王敦王導周顗刁協並爲腹心股肱賓禮名
賢存問風俗江東歸心焉及西都不守帝出師露次

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徵天下之兵剋日進討于時有
玉冊見於臨安神璽出于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日
有重暈皆以爲中興之象焉建武元年西陽王羕等
上尊號帝不許羕等以死固請至於再三帝慨然流
涕曰孤罪人也惟有蹈節死義以雪天下之耻庶贖
鈇鉞之誅吾本琅邪王諸賢見逼不已乃呼私奴命
駕將反國羣臣乃不敢逼請依魏晉故事爲晉王許
之乃卽王位諸參軍拜奉車都督掾屬駙馬都尉辟
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乃備百官立宗廟社
稷于建康太興元年愍帝崩問至於是卽皇帝位永

昌元年大將軍王敦舉兵於武昌以誅劉隗爲名帝
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則天下尚可
共安也如其不然朕當歸于琅邪以避賢路敦乃自
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巳丑帝崩時年四十七帝
簡儉冲素容納直言虛巳待物初鎮江東頗以酒廢
事王導深以爲言帝命酌引觴覆之于此遂絕有司
嘗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集上書皁囊爲
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帷帳將拜貴人有司請
市雀釵帝以煩費不許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然晉
室遘紛皇輿播越天命未改人謀叶贊元戎屢動不

出江畿經畧區區僅全吳楚終于下陵上辱憂憤告謝恭儉之德雖充雄武之量不足始秦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始皇東遊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塹北山以絶其勢及孫權稱號自謂當之孫盛以爲始皇逮于孫氏四百三十七載考其歷數猶爲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眞人之應在于此矣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及是歲王室淪覆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而帝竟登大位焉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焉帝先飲佳者而以

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史臣曰昔光武以數郡加名元皇以一州臨極豈武宣餘化猶暢于瑯琊文景垂仁傳芳于南頓所謂後乎天時先諸人事者也馳章獻號高蓋成陰星斗呈祥金陵表慶陶士行擁三州之旅郢外以安王茂弘爲分陝之計江東可立迴首朝陽仰希乾棟帝猶六讓不居七辭而不免也布帳練帷詳刑簡化抑揚前軌光啟中興第失馭强臣自亡齊谷兩京胡羯風埃相望雖復六月之駕無聞而鴻鴈之歌方遠享國無幾哀哉

明帝

明帝紹字道畿元帝長子也幼而聰哲爲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乎對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性至孝有文武才畧欽賢愛客雅好文辭當時名臣自王導庾亮温嶠桓彝阮放等咸見親待于時東朝濟濟遠近屬心焉及王敦之亂

六軍敗績帝欲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温嶠固諫抽劒斬鞅乃止敦素以帝神武明畧朝野之所欽信欲誣以不孝而廢焉大會百官而問温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必欲使有言嶠對曰鈎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稱爲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謀遂止元帝崩卽皇帝位王敦將舉兵内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鬚黃敦故謂帝云於是使五騎物色追

晉諸帝舉動獨此一著大快人意惜年不永天不祚晉哀哉

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爲信遠而止不追帝僅而獲免與敦戰于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王敦憤惋而死賊燒營宵遁分遣諸將追其黨與悉平之帝崩年二十七帝聰明有機斷尤精物理于時兵凶歲饑死疫過半虛弊既甚事極艱虞屬王敦挾震主之威將移神器帝崎嶇遵養以弱制强潜謀獨斷廓清大祲攺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撥亂反正强本

弱枝雖享國日淺而規模弘遠矣

史臣曰明皇運龍韜于掌握起天旆于江靡燎其餘燼有若秋原去衰經而踐戎場斬鯨鯢而拜園闕鎮削威權州分江漢覆車不踐貽厥孫謀其後七十餘年終罹敬道之害或曰興亡在運非止上流豈創制不殊而弘之者異也

成帝

亮后弟也

成帝衍字世根明帝長子也明帝崩五歲卽皇帝位皇太后庚氏臨朝稱制司徒王導錄尚書事與中書令庚亮參輔朝政咸和元年南頓王宗有罪伏誅貶其族爲馬氏二年蘇峻等反將軍卞壼帥六軍及峻戰于西陵王師敗績壼遇害死者數千人庚亮又敗于宣陽門内賊乘勝麾戈接于帝座突入太后後宮左右侍人皆見掠奪是時太官惟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百姓號泣響震都邑峻逼遷天子于石頭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峻以倉屋爲宮九月陶侃溫嶠庚亮與峻戰斬之峻衆大潰帝御于溫嶠舟羣臣頓首號泣請罪時兵火之後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爲宮咸康八年帝不悆詔曰朕今遘疾殆不興于齡耿耿未堪艱難瑯琊王岳親則母弟體則仁長肆爾王公

卿士其輔之以祇奉宗祀帝崩年二十二帝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之知及蘇峻平問庾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何亮懼變色庚懌嘗送酒于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與犬犬斃懼而表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飲藥而死然少爲舅氏所制不親庶政及長頗留心萬機務在簡約常欲于後園作射堂計用四十金以勞費止雄武之度雖有愧于前王恭儉之德足追蹤于前烈矣

顯宗成帝廟號

康帝

康帝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成帝崩卽皇帝位諒陰不言委政于庾氷何充二年帝崩時年二十三初成帝有疾中書令庾氷自以舅氏當朝權侔人主恐異世之後戚屬將疎乃言國有彊敵宜立長君遂以帝爲嗣因改元曰建元或謂氷曰郭璞讖云立始之際丘山傾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諱也氷瞿然旣而歎曰如有吉凶豈改易所能救乎至是果驗云

史臣曰成帝因削弱之資守江淮之地政出渭陽聲乖威服凶徒旣縱神器阽危京華無敎庾之資

晉書纂 卷之二 二十九

宮室類咸陽之火桀犬吠堯封狐嗣亂方諸后羿昷若斯之甚也反我皇駕不有晉文之師繫于苞桑且賴陶公之力顯宗于王導之門斂衣前拜豈魯公受玉之卑乎

穆帝

聃字彭子康帝子二歲立皇太后褚氏抱而臨軒在位十七年崩年十九

哀帝

丕字千齡成帝長子在位四年崩年二十五

廢帝 卽海西公

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云鳳皇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旨謂海西不男使相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爲己子

廢帝奕字延齡哀帝之母弟也封瑯琊王哀帝崩無嗣卽皇帝位改封會稽王昱爲瑯琊王以爲丞相四年大司馬桓溫帥衆伐慕容暐溫至枋頭以糧運不繼焚舟而歸慕容垂追敗溫後軍于襄邑六年桓溫詣闕因圖廢立誣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相龍等參侍內寢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溫因諷太后以伊霍之舉卽日收帝璽綬帝著白帢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獸門羣臣拜辭莫不歔欷初桓溫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然

晉書纂 卷之二 三十

憚帝守道恐招時議以宮闈重閟床笫易誣乃言帝爲閹遂行廢辱帝初每以爲慮嘗召術人扈謙筮之卦成答曰晉室有盤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竟如其言降封帝爲海西縣公時妖賊盧悚遣弟子殿中監許龍晨到其門稱太后密詔奉迎興復帝初欲從之納保母諫而止龍曰大事將捷焉用兒女子言乎帝曰我得罪于此幸蒙寬宥豈敢妄動哉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爲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帝深慮爲禍乃杜塞聰明無思無慮終日酣暢耽于內寵有子不育庶保天年時人憐之爲

諸公至朝朝堂猶暗惟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簡文一日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帝語孫曰此噉名客

作歌焉朝廷以帝安于屈辱不復爲虞太元十一年
薨于吳時年四十五

簡文帝

簡文帝昱字道萬元帝之少子也幼而岐嶷爲元帝所愛郭璞見而謂人曰興晉祚者必此人也及長所生鄭夫人薨帝時年七歲號慕泣血固請服重元帝哀而許之故徙封會稽王及廢帝廢皇太后詔曰會稽王體自中宗明德劭令英秀玄虛神棲事外阿衡三世道化宣流人望攸歸爲日已久宜從天人之心以統皇極於是大司馬桓溫率百官奉迎帝於會稽

邸即皇帝位溫奏廢太宰武陵王晞帝對之流涕溫皆收付廷尉初帝以冲虛簡貴歷宰三世溫素所敬憚及初即位溫乃撰辭欲自陳述帝引見對之悲泣溫懼不能言至是有司承其旨奏誅武陵王晞帝不許溫固執至于再三帝手詔報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變色不復敢言帝崩年五十三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爲意凝塵滿席湛如也嘗與桓溫及武陵王晞同載遊版橋溫遽令鳴鼓吹角車馳卒奔欲觀其所爲晞大恐求下車而帝安然無懼色

帝嘗曰天下自有[illegible] 簡文作撫軍時[illegible] [illegible] 世說[illegible] 所謂[illegible] 從公于[illegible] [illegible] 世說 康帝褚后 帝年十二時冬[illegible]天書日[illegible]

溫由此憚服溫既仗文武之任屢建大功加以廢立威震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守道而已常懼廢黜先是熒惑入太微尋而海西廢及帝登阼熒惑又入太微帝甚惡焉時中書郎郗超在直帝乃引入謂曰命之修短本欲不計故當無復前日事邪超曰大司馬臣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畧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沾襟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畧故謝安稱爲惠帝

之流清談差勝耳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謝靈運迹其行事亦以爲赧獻之輩云

孝武帝

孝武帝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簡文帝崩即皇帝位寧康元年桓溫薨崇德太后臨朝攝政太元八年苻堅帥衆渡淮遣將軍謝玄桓伊等距之戰於肥水大破之俘斬數萬計獲堅輿輦及雲母車二十一年帝崩于清暑殿年三十五帝幼稱聰悟簡文之崩也時年十歲至晡不臨左右進諫答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謝安嘗歎以爲精理不減先帝威權已出推

表夜則呆茵褥謝安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安出歎曰上理不拭先帝 見世說與傳稍異

彪之即王彪之

許榮馳書見道子傳

有人主之量既而溺於酒色始爲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太白連年晝見地震水旱爲變者相屬醒日既少而傷無正人竟不能改焉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怒已而醉寢清暑殿貴人使婢以被覆帝面而弒之重賂左右曰因魘遂暴崩時琅琊王道子昏惑元顯專權竟不推其罪人初簡文帝見讖云晉祚盡昌明及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爲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爲名焉簡文帝

後悟乃流涕及爲清暑殿有識者以爲清暑反爲楚聲哀楚之徵也俄而帝崩晉祚自此傾矣

史臣曰簡皇以虛白之姿在屯如之會政自桓氏祭則寡人太宗宴駕寧康纂業天誘其衷姦臣自隕于時西踰劍岫而跨靈山北振長河而臨淸洛荊吳戰旅嘯吒成雲名賢間出舊德斯在謝安可以鎭雅俗彪之足以鎭紀綱桓冲之夙夜王家謝玄之善斷軍事于時上天乃眷彊氐自泯五尺童子振袂臨江思所以挂旆天山封泥函谷而道子荒于朝政國寶彙以小人拜授之榮初非天肯鬻刑之貨自走權門毒賦年滋愁民歲廣聞人許榮馳書請闕而惡聞逆耳肆一醉於崇朝飛千觴於長夜雖昌明表夢安聽神言而金行頹弛抑亦人事屬苻堅百六之秋棄肥水之衆帝號爲武不亦優哉

安帝

安帝德宗字德宗孝武帝長子孝武帝崩即皇帝位元興二年桓玄遷帝于永安宮篡位以帝爲平固王辛亥帝蒙塵于尋陽二年建武將軍劉裕舉義兵斬桓玄於貊盤洲乘輿反正于江陵十四年帝崩年三

十七帝不惠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辯也凡所動止皆非已出故桓玄之簒因此獲全初讖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爲禪代故密使王韶之縊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

恭帝

恭帝德文字德文安帝母弟也初封琅琊王桓玄簒位以帝爲石陽縣公與安帝俱居尋陽及玄敗隨至江陵玄死桓振奮至躍馬奮戈直至階下瞋目謂安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帝乃下床謂振曰此豈我兄弟意邪振乃下馬致拜振平復爲琅琊

王安帝崩劉裕矯詔立帝遂卽位立皇后褚氏元熙二年夏六月劉裕至于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謂左右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赤紙爲詔甲子遂遜于瑯琊第劉裕以帝爲零陵王居于秣陵帝自是之後深慮禍機褚后常在帝側飲食所資皆出褚后故宋人莫得伺其隙裕使后兄叔度請后有間兵人踰垣而入弒帝于內房時年三十六帝幼時性頗忍急及在藩國嘗令善射者射馬爲戲旣而有人云馬者國姓而自殺之不祥之甚帝亦悟甚悔之其後復深信浮屠道鑄貨

千萬造丈六金像親於瓦官寺迎之步從十許里安帝旣不惠帝每侍左右消息溫涼寢食之節以恭謹聞時人稱焉始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禪代之歲年在庚申爲一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惟一百有二歲耳璞蓋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爲二百也

史臣曰安帝卽位之辰鍾無妄之日道子元顯竝傾朝政主昏臣亂未有不如斯亡者也於是桓玄乘釁勢踰飈指六師咸泯隻馬徂遷是以宋高非典午之臣孫恩豈金行之寇若乃世遇顚覆則恭皇斯盛於越之民詎無丹穴會稽之侶寧歎入臣去黃屋而歸來灑丹書而不恨夫五運攸革三微數盡猶高秋彫候理之自然觀其搖落人有爲之流漣者也

晉書纂卷之一終

晉書纂卷之二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后妃傳 有序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等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床之連後星喻金波之合羲璧爰自夐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皇后四人並列光于帝嚳之宫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典故能母儀天寓助宣王化宗廟歆其薦修穹壤俟其交泰是以哲王垂憲尤重造舟之

禮詩人立言先奨葛覃之訓後燭流景所以裁其宴私房樂希聲是用節其容止肅尊儀而修四德體柔範而弘六義陰教洽于宫闈淑譽騰于區域則玄雲入戶上帝錫母萌之符黃神降徵坤靈贊壽丘之道至若儷極虧閒憑天作孽倒裳衣於袵席感眺側于弦望則龍漦結釁宗周鞠爲黍苗鷰尾挻災隆漢墜其枌社矣自曹劉位以色登甄衛榮非德舉淫荒挻性茂西郊之禮容婉孌含辭作南國之奇態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絕河雎之響永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緬視青蒲晥珥之猷斯替晉承其末與世汚隆后採長白實彰妬忌之情賈納短青竟踐覆亡之轍得失遺跡煥在緗緗故列其本事以爲后妃傳云

宣穆張皇后　宣帝后生景文二帝

后諱春華河內人也少有德行智識過人宣帝初辭魏武之命託以風痺嘗曝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之后乃恐事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爨帝由是重之其後栢夫人有寵后罕得進見帝嘗臥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后慙恚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帝驚而致謝后

乃止帝退而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魏正始八年崩

文明王皇后　文帝后生武帝齊王攸

后諱元姬東海郯人也年八歲誦詩論苟有文義目所一見必貫於心父母令攝家事每盡其理祖朗甚愛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爲男矣年十二朗薨后哀戚哭泣發於自然父益加敬異既笄歸于文帝時鍾會以才能見任后每言於帝曰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會後果反后雖處尊位不忘素業躬執紡績器服無文御浣濯之衣食

不參味而敦睦九族垂心萬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泰始四年崩

武元楊皇后　武帝后生惠帝

后諱豔字瓊芝弘農人也少聰慧善書姿質美麗閑於女工有善相者嘗相后當極貴文帝聞而爲世子聘焉甚被寵遇武帝卽位立爲皇后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統密以語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初賈充妻郭氏使賂后求以女爲太子妃及議太子婚帝欲娶衛瓘女后盛稱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顗進言上乃聽之泰始中帝博選良家以

充後宮使后揀擇后性妬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留時卞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止時世族子女並充三夫人九嬪之列司冀兗豫四州二千石將吏家補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敗衣瘁貌以避之及后有疾見帝素幸胡夫人恐後立之慮太子不安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女男胤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因悲泣帝流涕許之泰始十年崩絶于帝膝時年三十七命史臣作哀策敘懷焉

武悼楊皇后　武帝繼后無子

后諱芷字季蘭小字男胤元后從妹父駿婉嫕有婦德美暎椒房甚有寵太子妃賈氏妬忌帝將廢之后言於帝曰賈公閭有勳社稷猶當數世宥之賈妃親是其女正復妬忌之間不足以一眚掩其大德后又數誡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已因以致恨謂后構之於帝忿怨彌深及帝崩賈后凶悖忌后父駿執權遂誣駿爲亂稱詔誅駿內外隔塞后題帛爲書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逆駿旣死詔送后于永寧宮特全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后居止賈后諷羣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

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絶于天宜廢太后爲庶人詔許之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命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爲庶人請以龐付廷尉行刑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初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奪之絶膳而崩時年三十四賈后又信妖巫謂太后必訴冤先帝乃覆而殯之施諸厭劾符書藥物永嘉元年追復尊號別立廟神主不配武帝至成帝咸康七年下詔使內外詳議衛將軍虞譚議謂雖楊駿肆逆禍延天母然繇殛禹興義在不替會稽王

昱等咸從譚議由是太后配食武帝

左貴嬪　武帝妃

貴嬪名芬兄思別有傳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爲離思賦曰生蓬戶之側陋兮不閑習於文符不見圖畫之妙像兮不聞先哲之典謨旣愚陋而寡識兮謬忝厠於紫廬非草苗之所處兮恒怵惕以憂懼懷思慕之忉怛兮兼始終之萬慮嗟隱憂之沉積兮獨鬱結而靡訴意慘憒而無聊兮思纏緜以增慕夜耿耿而不寐兮魂憧憧而至曙風騷騷而四起兮霜

皚皚而依庭日晻曖而無光兮氣懰慄以洌清懷愁戚之多感兮患涕淚之自零昔伯瑜之婉孌兮每綵衣以娛親悼今日之乖隔兮奄與家爲參辰豈相去之云遠兮曾不盈乎數尋何宮禁之清切兮欲瞻覩而莫因仰行雲以歔欷兮涕流射而沾巾惟屈原之哀感兮嗟悲傷于離別彼城闕之作詩兮亦以日而喻月況骨肉之相戾兮永緬邈而兩絕長含哀而抱戚兮仰蒼天而泣血亂曰骨肉至親化爲他人永長辭兮慘愴愁悲夢想魂歸見所思兮驚寤號咷心不自聊泣漣洏兮援筆舒情涕淚增零訴斯詩兮後爲

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無不稱美帝重芬詞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爲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答兄思詩書及雜賦頌數十篇並行於世

胡貴嬪　武帝妃

貴嬪名芳父奮別有傳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旣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拜芳爲貴嬪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辭率爾而

答進退方雅時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摴蒱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

謂宣帝討公孫孟達文帝討諸葛誕

惠賈皇后　惠帝后無子

后諱南風平陽人也父充初武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

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顗荀勗並稱充女之賢乃定婚始欲聘后妹午午年十二小太子一歲短小未勝衣更娶南風時年十五大太子二歲冊拜太子妃妬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帝常疑太子不慧欲試之盡召東宮大小官屬爲設宴會而密封疑事使太子決之停信待反妃大懼倩外人作答答者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而答詔引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責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語泓便爲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

素有小才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示太子少傅衛瓘瓘大踧踖衆人乃知瓘先有毀言充密遣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已修金墉城將廢之充令趙粲從容言曰賈妃年少妬是婦人之情耳長自當差願陛下察之其後楊珧亦爲之言曰陛下忘賈公閭耶荀勗深救之故得不廢惠帝即位立爲皇后生臨海公主后母廣城君養孫賈謐干預國事權侔人主后使帝作密詔誅瓘以報宿憾后遂荒淫放恣與太醫令程據等亂彰內外洛南有盜

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既給廝役忽有非常衣服衆咸疑其竊盜尉嫌而辯之賈后疎親欲求盜物往聽對辭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簏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簏箱忽見樓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即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后慙笑而去尉亦解意時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之得全而出初后詐

有身內藁物爲產具遂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諒闇所生故弗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遙望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滅汝家后母廣城君以后無子甚敬重愍懷每勸厲后使加慈愛賈謐恃貴驕縱不能推崇太子廣城君恒切責之及廣城君病篤后出侍疾十餘日太子常往廣城第將醫出入恂恂盡禮廣城臨終執后手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及午必亂汝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憶吾言后不能遵之遂專制天下威服內外更與粲午專爲姦謀誣害太子衆惡彰著

趙王倫孫秀等因衆怨謀欲廢后后數遣宮婢微服於人間視聽其謀頗泄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趙王倫乃率兵入宮使齊王冏入殿廢后后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閤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宮西見謐尸再舉聲而哭遽止倫乃矯詔齎金屑酒賜后死趙粲賈午韓壽等皆伏誅后女臨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爲人所略傳賣吳興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鎭建業主

詣縣自言元帝誅溫及女改封臨海宗正曹統尚之

惠羊皇后　惠帝繼后

后諱獻容賈后既廢孫秀議立后后外祖孫旂與秀合族又諸子自結於秀故立爲皇后將入宮衣中有火屢遭奸人廢立永興初河間王顒矯詔賜后死詔書累至司隸校尉劉暾馳上奏曰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若絕天地無緣得與姦人搆亂衆無智愚皆謂不然刑書猥至罪不值辜人心一憤易致興動夫殺一人而天下喜悅者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臣懼凶豎乘閒妾生變故臣忝司京輦觀察衆心實以深憂宜謹密啓聞顒見表大怒乃收暾暾奔青州后遂得免帝還洛迎后復位洛陽敗沒于劉曜曜僭位以爲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爲帝王而妻子辱于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嘗謂世閒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愛寵之生曜二子而死

謝夫人　惠帝妃生愍懷太子

謝夫人名玖家本貧賤父以屠羊爲業玖清惠貞正而有淑姿選入後庭爲才人惠帝在東宮將納妃武帝慮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往東宮侍寢由是得幸有身賈后妬忌之玖求還西宮遂生愍懷太子年三四歲惠帝不知也入朝見愍懷與諸王子共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及立爲太子拜玖爲淑媛賈后不聽太子與玖相見處之一室及愍懷遇酷玖亦被害焉

成恭杜皇后　成帝后無子

后諱陵陽京兆人預之曾孫也成帝以后奕世名德

裴氏名穆

軿爲皇后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立六年而崩年二十一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奈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至是而后崩后母裴氏長水校尉緯孫太傅主簿遐女太尉王夷甫外孫中表之美高於當世遐遇害無子唯穆渡江遂享榮慶立第南掖門外世所謂杜姥宅云

康獻褚皇后　康帝后

后諱蒜子河南人也父裒后聰明有器識少以名家入爲瑯琊王妃康帝卽位立爲皇后穆帝尊后曰皇

太后時帝幼冲未親國政帝旣冠太后詔曰昔遭不造帝在幼冲皇緒之微眇若贅旒百辟卿士勸喻攝政以社稷之重先代成義僶俛敬從今帝加元服禮成德備當陽親覽臨御萬國今歸事反正一依舊典於是居崇德宮及哀帝海西公之世太后復臨朝稱制桓溫之廢海西公也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內侍啓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尚倚戶前視奏數行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索筆答奏云未亡人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溫始呈詔草慮太后意異悚動流汗見於顏色及詔出溫大喜孝武帝幼冲太后復臨朝帝旣冠詔歸政事在位凡四十年

簡文宣鄭太后　元帝后生簡文帝

后諱阿春滎陽人也世爲冠族后少孤無兄弟惟姊妹四人后最長先適渤海田氏生一男而寡依于舅濮陽吳氏元帝爲丞相敬后先崩將納吳氏女爲夫人后及吳氏女並游後園或見之言於帝曰鄭氏女雖嫠賢於吳氏遠矣建武元年納爲瑯琊王夫人甚有寵后雖貴幸而恒有憂色帝問其故對曰妾有妹中者已適長沙王裒餘二妹未有所適恐姊爲人妾無復求者帝因從容謂劉隗曰鄭氏二妹卿可爲求

佳對使不失舊隗舉其從子傭娶第三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帝召王裒爲尚書郎以悅后意后生簡文帝咸和元年薨簡文帝時爲瑯琊王制服重有司以王出繼宜降所生王上疏曰亡母生臨臣國沒留國第臣雖出後亦無所壓則私情得敘昔敬后崩孝王已出繼亦還服重此則明比臣所憲章也明穆皇后不奪其志乃從瑯琊王爲會稽王追號后曰會稽太妃及簡文帝卽位未及追尊孝武帝時尊號曰簡文太后時羣臣希旨多謂鄭太后應配食於元帝者帝以問太子前率徐邈邈曰臣按陽秋之義

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宮而不配食於惠廟又平素之時不伉儷於先帝至於子孫豈可爲祖考立配其崇尊盡禮由於臣子故得稱太后陵廟備典若乃祔葬配食則義所不可從之

孝武文李太后　簡文帝妃生孝武帝

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爲會稽王有三子俱夭自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帝令卜者扈謙筮之曰後房中有一女當育二貴男其一終盛晉室時徐貴人以德美見寵帝常冀之有娠而彌年無子會有道士許邁者朝臣時望多稱其得道帝從容問焉答曰

邁是好山水人本無道術斯事豈所能判但殿下德厚慶深宜隆奕世之緒當從扈謙之言以存廣接之道帝然之更加採納又數年無子乃令善相者召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爲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爲吉祥向儕類說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及安帝卽位尊爲太后

史臣曰宣穆閑禮偶德潛鱗翊天造之艱虞嗣塗山之逸響蓋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朝政明不逮遠愛溺私情深杜衛瓘之言不曉張泓之詐運其陰沴韜映乾明晉道中微基於是矣惠皇稟質天縱其嚚識暗鳴蛙智昏文蛤南風肆狡扇禍稽天初踐椒宮逞梟心於長樂方觀梓樹須鴆羽於離明褒后滅周方之蓋小妹妃傾夏曾何足喻明穆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裘躬行負扆各免華陽之釁竟躡和熹之蹤保陵遲以克終所幸實爲多矣

贊曰二妃光舜三母翼周妹升夷癸褒進亡幽家邦興滅職此之由穆后沉斷忘情執褻故劍辭恩

池蒲起歎二楊繼寵禍極災生南風熾虐國喪身傾獻容幸亂居辱疑榮援筆縻主持尺感帝契濶終羅殷憂以豔芬實窈窕芳非婉嫿呂妄變嬴黃姬化芊石文遠著金行潛徙婦德傾城迷朱奪紫

宗室列傳

宣帝弟姪八王　惟安平孚鈔　外汝南王亮趙王倫及孚孫河間王顒從孫東海王越另有傳

安平獻王孚　宣帝弟　子望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孚弟馗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

遹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爲八達焉孚溫
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箪
食瓢飲而披閱不倦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未常有怨
於人魏陳思王植有俊才清選官屬以孚爲文學掾
植負才陵物孚每切諫初不合意後乃謝之魏武帝
崩太子號哭過甚孚諫曰大行晏駕天下恃殿下爲
命奈何效匹夫之孝乎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
時羣臣初聞帝崩相聚號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於朝
曰今大行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鎭海內而
但哭邪遂奉太子以卽位是爲文帝時當選侍中常

侍等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諷諭主者便欲就用不調
餘人孚曰雖有堯舜必有稷契今嗣王新立當進用
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
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遂更他選初魏文帝置度支
尚書專掌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節量及
明帝嗣位欲用孚問左右曰有兄風不答云似兄天
子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轉爲度支尚書魏
明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孚
以爲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
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

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
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稱
天不曰周王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
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
劉夏逆皇后于齊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所以異乎
列國之夫人也至乎列國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
曰紀伯姬卒書國稱姓此所以異乎天王后也由此
攷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何待於魏乎尊稱皇后彰
以謚號何待於姓乎乖經典之大義異聖人之明制
遂從孚議及高貴鄉公遭害百官莫敢奔赴孚枕尸

於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孚性至
愼宣帝執政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及
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流涕歔
欷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孚雖見
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
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
道終始若一年九十三子望寬厚有父風時魏高貴
鄉公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王沈鍾會並見親待數侍
筵宴望雖見寵待每不自安武帝受禪封義陽王望
性儉吝而好聚斂身亡之後金帛盈溢以此獲譏望

孫威凶暴無操行謟附趙王倫倫將簒使威逼帝奪璽綬倫敗惠帝反正曰阿皮捩吾指奪吾璽綬不可不殺阿皮威小字也於是誅威

史臣曰泰始之初天下少事革魏餘弊遵周舊典並建宗室以爲藩翰安平風度宏邈器宇高雅内弘道義外闡忠貞高貴薨殂則枕尸流慟陳留就國則拜辭隕涕語曰疾風彰勁草獻王其有焉故能位班上列享年眉壽清徽至範爲晉宗英子孫遵業世篤其慶

宣帝子十五王　惟平原幹鈔

平原王幹　宣帝子

平原王幹字子良咸寧初遣諸王之國幹有篤疾性理不恒而頗清虛靜退簡於情欲故特詔留之秩奉布帛皆露積腐爛陰雨則出犢車而内露車或問其故對曰露者宜内也朝士造之雖通姓名必令立車馬於門外或終夕不見時有得覯與人物酬接亦恂恂恭遜初無闕失前後愛妾死既斂輒不釘棺置後空室中數日一發視或行淫穢須其尸壞乃葬之齊王冏之平趙王倫也宗室朝士皆以牛酒勞冏幹獨懷百錢見冏出之曰趙王逆亂汝能義舉是汝之功今以百錢賀汝雖然大勢難居不可不慎冏既輔政幹詣之冏出迎拜幹入踞其床不命冏坐語之曰汝勿效白女兒其意指倫也及冏誅幹哭之慟謂左右曰宗室日衰惟此兒最可而復害之從今殆矣東海王越興義至洛陽往視幹幹閉門不通越駐車良久幹乃使人謝遣而自於門間闚之當時莫能測其意或謂之有疾或以爲晦迹焉永嘉五年薨年八十

文帝子六王　惟齊王攸鈔　攸子冏另有傳

齊王攸　文帝子武帝同母弟

齊獻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能屬文善尺牘爲

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景帝無子命攸爲嗣景帝崩攸年十歲哀動左右大見稱歎居文帝喪哀毀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而不受武帝踐祚封齊王方朝廷草創而攸總統軍事撫寧内外莫不景附焉時王家人衣食皆出御府攸表租秩足以自供求絕之前後十餘上帝不許受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曰昔在周成旦奭作傳外以明德自輔内以親親立國贏廢公族其崩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以無極作亂宋以伊戾興難張禹佞給卒危强漢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

徒乃躬乃喪乃邦無曰父子不間昔有江充無曰至
親匪貳或容潘崇詖言亂眞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
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託以尊自
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以不恤大本不可
以不敦見亡戒危覩安思存冢子思義敢告在闇世
以爲工初攸特爲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床呼其
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爲太子者數矣及帝寢疾慮
攸不安爲武帝敘漢淮南王魏陳思故事而泣臨崩
執攸手以授帝及太后臨崩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
急而汝爲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

屬汝勿忘我言及帝晚年諸子並弱而太子不令朝
臣內外皆屬意於攸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紞皆諂諛
自進攸素疾之勗等以朝望在攸恐其爲嗣禍必及
已乃從容言於帝曰陛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立也
帝曰何故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於齊王太子焉得
立乎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
有徵矣乃詔攸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攸不悅
主簿丁顒曰昔太公封齊猶表東海桓公九合以長
五伯況殿下誕德欽明恢弼大藩穆然東軫莫不得
所何必絳闕乃弘帝載攸曰吾無匡時之用卿言何

多攸知勗紞搆已憤怨發疾薨年三十六攸當之藩
時王濟使妻泣留之又以尺布斗粟誚帝竟以恚死
子冏立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其
謬然後反之加以至性過人有觸其諱者輒泫然流
涕雖武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

史臣曰平原性理不恒世莫之測及其處亂離之
際屬交爭之秋而能遠害全身享茲介福其愚不
可及已齊王以兩獻之親弘二南之化道光雅俗
望重台衡百辟具瞻萬方屬意旣而地疑致逼文
雅見疵紞勗陳蔓草之邪謀武皇深翼子之滯愛

遂乃褫龍章於衮職徙侯服於下藩未及戒塗終
於憤恚惜哉若使天假之年奉綴衣之命應負圖
之託光輔嗣君允釐邦政求諸冥兆或廢興之有
期徵之人事庶勝殘之可及何八王之敢力爭五
胡之能競逐哉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攸實有
之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荀馮之謂也

武帝子十三王　長沙王乂成都王穎另有傳

餘未鈔

惠帝太子愍懷鈔

愍懷太子遹　惠帝子

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常與諸皇子共戲殿上惠帝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宮中常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由是奇之常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之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卽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常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爲廣陵王惠帝卽位

立爲皇太子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因密敕黃門閹宦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爲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得畏服太子從之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恒在後園游戲愛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爲樂或有犯忤者手自捶擊之常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洗馬江統陳五事以諫之太子不納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凶暴深以爲憂每盡忠規諫太子修德進善遠於讒謗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所坐氈中而刺之太子性剛知賈謐恃后之貴不能假借之謐至東宮或捨之而於後庭游戲詹事裴權諫曰賈謐甚有寵於宮中而有不順之色若一旦交搆大事去矣宜深自謙屈以防其變初賈后爲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爲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爲言謐常與太子圍碁爭道成都王穎見而訶謐謐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廣買田業多蓄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后故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如反

手耳不如早爲之所后納其言九年六月有桑生于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十二月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旣至后不見置於別室遣婢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幷謝妃共要剋期兩發太子醉迷不覺遂依寫之其字半不成旣而補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頠證明太子議至日西不決后

衍請絶婚文惠風號哭而歸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

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以兵仗送太子於金墉城后又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爲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乃以千兵防送太子更幽于許昌宫之别坊先是有童謠曰南風起兮吹白沙遥望魯國鬱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南風后名沙門太子小字也初太子之廢也妃父王衍表請離婚太子既廢非其罪衆情憤怨右衛督司馬雅説孫秀曰公奉事中宫與賈后親密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既定而秀説倫曰太子爲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

風拔劍距屬曰吾太尉公女皇太子妃義不爲逆胡所辱屬遂害之

情性矣明公素事賈后街談巷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必不能加賞於公當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却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報仇乃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間言殿中人欲廢賈后迎太子賈后聞之憂怖矯詔使黃門孫慮至許昌酖太子太子不敢服因如厠慮以藥杵椎殺之太子大呼聲聞于外時年二十三及賈庶人死册復太子謚曰愍懷帝感閻讃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陸機並作誄頌焉永康元年立子臧爲皇太孫太孫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駝街宫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抆淚焉桑復生于西廂太孫廢乃枯

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鍾愛天下歸心及于繼明宸極守器春坊四教不勤三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惑奸邪踈斥正士好屠酤之賤役翫苑囿之佚遊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宫凶忍久懷危害之心外戚諂諛競進讒邪之説坎牲之謀已搆鷄犬之譖遂行一人乏探隱之聰百辟無爭臣之節遂使冤淪

楚建酷甚戾園雖復禮備哀榮情深憫慟亦何補於荼毒者哉

簡文帝子三王　惟會稽王道子鈔

會稽王道子　子元顯

道子字道子少以清澹爲謝安所稱年十六歲封琅邪王後公卿奏道子親賢莫二宜正位司徒固讓不拜數年領徐州刺史公卿又奏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又讓不受于時孝武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子酣歌爲務姏姆尼僧尤爲親暱並竊弄其權凡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郡守長吏多爲道子所樹立既爲揚州總錄

勢傾天下自是朝野奔湊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佞特爲道子所寵昵官以賄遷政刑謬亂太元以後爲長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闕桓玄常候道子正遇其醉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温晚途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子頷曰儂知儂知因舉酒屬玄玄乃得起由是玄益不自安切齒於道子于時朝政既紊中書郎范甯亦深陳得失帝由是漸不平於道子然外每優崇之國寶即甯之甥以諂事道子甯奏請黜之國寶懼使陳郡

袁悅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因發怒斬悅之國寶甚懼復譖甯於帝帝不獲已流涕出甯爲豫章太守道子由是專恣嬖人趙牙出自優倡因賂諂進爲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用功鉅萬道子使宮人爲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以爲笑樂帝常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遊矚甚善也然修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唯唯而已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還宮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造彌甚道子既

爲皇太妃所愛親遇同家人之禮遂恃寵乘酒時失禮敬帝益不能平而逼於太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爲兗州殷仲堪爲荊州王珣爲僕射王雅爲太子少傅以張王室而潛制道子也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穆從容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深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時有人爲雲中詩以指斥朝廷及安帝踐祚道子稽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權勢傾朝廷王恭乃舉兵討之道子懼收國寶付廷尉以謝於恭恭即罷兵道子世子元顯時年十六爲

侍中道子日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年少而聰明多涉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己任譙王尚之爲之羽翼時相傳會者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會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解道子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既而酒醉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孫恩作亂加道子黃鉞元顯爲中軍以討之然道子更爲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塡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元顯無良師友正言弗聞諂譽日至或以爲一時英傑或謂爲風流名士

由是自謂無敵天下故驕侈日增于時軍旅薦興國用虛竭自司徒已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過帝室及孫恩至京口元顯率兵距戰頻不利道子無他謀畧唯日禱蔣侯廟爲厭勝之術旣而孫恩遁于北海桓玄復據上流傳檄京師罪狀元顯玄至新亭元顯衆潰奔入相府玄收元顯縛於舫前而數之遂遇害玄又奏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因酖殺之時年三十九

史臣曰泰始之受終也廣誓山河大開藩屏然而作法於亂付託非才何曾歎經國之無謀郭欽識

危亡之有兆及宮車晏駕墳土未乾國難薦臻朝章弛廢重以八王繼亂九服沸騰戎羯交馳乘輿幽逼瑤枝瓊萼隨鋒鏑而消亡朱芾綠車與波塵而殄瘁遂使茫茫禹跡咸窟穴於豺狼惵惵周餘竟沉淪於塗炭道子地則親賢任惟元輔耽荒麴蘖信惑讒諛尼媼竊朝權奸邪制國命始則彝倫攸斁終則宗社淪亡元顯以童丱之年受棟梁之寄專制朝廷陵蔑君親奮庸瑣之長材抗奸兇之巨寇喪師殄國不亦宜乎

八王列傳并敘

敘曰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維城唐虞以前憲章蓋闕夏殷以後遺迹可知洎乎周室粲焉可觀封建親賢並爲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贊其升平及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永爰及暴秦罷侯置守獨尊諸己至于子弟並爲匹夫枝葉微弱宗祏孤危事不師古二世而滅漢興矯枉過直懲羹吹虀土地封疆踰越往古然雖克滅權偪猶足維翰王畿光武雄畧緯天慷慨下國遂能除兇靜亂復禹配天魏武忘經國之宏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

立錐之地子弟君不使之人本根無所庇蔭遂乃三葉而亡有晉思改覆車復隆磐石然而付託失所授任乖方或有材而不任或無罪而見誅朝爲伊周夕爲莽卓楚趙諸王相仍搆釁徒興晉陽之甲竟匪勤王之師遂使昭陽興廢有甚奕棊乘輿幽縶更同羑里胡羯凌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向使八王之中一藩繫賴如梁王之禦大敵若朱虛之除大憝則外寇焉敢憑陵内難奚由竊發縱令天子暗劣鼎臣奔放雖或顛沛未至土崩何以言之瑯琊譬彼諸王權輕衆寡度長絜大不可同年

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存重宗社百有餘年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冏之輩河間東海之徒家國俱亡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論之 河間王顒未鈔

汝南王亮

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警有才用武帝踐阼封扶風郡王咸寧初以扶風池陽四千一百戶爲太妃伏氏湯沐邑太妃常有小疾祓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

曰伏妃可謂富貴矣時宗室殷盛無相統攝乃以亮爲宗師使訓導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事聞奏三年徙封汝南武帝崩楊駿專權駿誅以亮爲太宰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楚王瑋有勳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將軍李肇夜以兵圍之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距之亮不聽俄然楚兵登墻而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若有詔書其可見乎肇不許促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乂如林猶可盡力距戰又弗聽遂爲肇

瑋與柬皆武帝子故欲赴之武帝嘗以三十六軍兵簿令柬料校之柬一省便擿脫謬帝異焉甚見寵父早卒

所執而歎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何無道枉殺不辜是時大熱兵人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爲之交扇將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匹遂爲亂兵所害投於北門之壁鬢髮耳鼻皆悉毀焉

楚隱王瑋

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也楊駿之誅瑋屯司馬門瑋少年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以瑋性狠戾不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並薄於行爲瑋所昵瓘等

惡其爲人慮致禍亂將收盛盛知之遂與宏謀因譖亮瓘於賈后矯詔收亮瓘殺之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騶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衆皆釋杖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爲惟一奴年十四駕牛車將赴秦王柬爲謁者所執遂下廷尉詔以瑋矯制害二公父子謀圖不軌遂斬之時年二十一瑋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受詔而行謂爲社稷今更爲罪託體先帝受枉如此幸見申列頌亦歔欷不能仰視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瑋性開濟好施能得衆心及此莫不隕涕百姓爲之

立祠賈后先惡瑋亮又忌瑋故以計相次誅之

趙王倫　孫秀附

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也拜太子太傅深交賈郭諂事中宮大爲賈后所親信求錄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愍懷太子廢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並嘗給事東宮二人傷太子無罪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倫執兵之要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倫嬖人孫秀曰中宮凶妬無道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預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秀知太子

聰明若還東宮將與賢人圖政量己必不得志乃更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不可私請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含宿怒必不加賞于明公矣當謂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且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爲太子報讐亦足以立功豈徒免禍而已倫從之太子既遇害倫秀乃矯詔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夜排閤而入遂廢賈后爲庶人倫尋矯詔自爲相國侍中百官總已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之威權振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嘗妬乃罵秀爲貉子

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救于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爲夫婦如初

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起自瑯琊外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奸謀多殺忠良以逞其私欲於是京邑君子不樂其生矣倫無學不知書秀亦以狡黠小才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秀子會年二十尚帝公主會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初與富室兒於城西販馬百姓忽聞其尚主莫不駭愕倫秀並惑巫鬼聽妖邪之說秀使牙門趙奉詐爲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於是別立宣帝廟於芒山謂逆謀可成矯詔禪位于倫倫僞讓不受於是宗室諸王羣公卿

士咸假稱符瑞天文以勸進倫乃許之惠帝乘雲母車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倫僭卽帝位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于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庫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恥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孫秀既立非常之事倫敬重焉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倫之詔令秀輒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爲詔或朝行夕改者數四百官轉易如流時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

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
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旦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
所在時以爲妖焉齊王冏河間王顒成都王穎竝擁
强兵各據一方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晝夜詣
宣别廟祈請輒言某日當破賊拜道士胡沃爲太平
將軍以招福祐秀又令近親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
人王喬作神仙書述倫祚長久以惑衆自義兵之起
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以謝天下秀憂懣不知所爲
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皆詣司隷從倫
出戰內外諸軍悉欲刼殺秀畏懼自崇禮闥走還下

舍左衛將軍趙泉斬秀以徇於是迎天子反正賜倫
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孫秀
誤我凡與倫爲逆豫謀大事者皆斬于東市

齊王冏　鄭方附

冏字景治獻王攸之子也少稱仁惠好振施有父風
趙王倫簒因衆心怨望謀起兵誅倫惠帝反正冏誅
討賊黨旣畢率衆入洛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
震于京都於是輔政居攸故宮大築第館毁壞廬舍
以百數後房施鐘懸前庭舞八佾沉于酒色不入朝
見選擧不均惟寵親昵封葛旟等號曰五公委以心
膂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南陽處士鄭方露版
極諫冏不能用有白頭公入大司馬府大呼言有兵
起不出甲子旬即收殺之冏驕恣日甚終無悛志前
賊曹屬孫惠復上諫曰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明
公皆以居之矣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
犯冒鋒刃此一難也奮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
方之衆致英豪之士此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
之陋安囂塵之慘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合之
衆當凶强之敵任神武之畧無疑阻之懼此四難也
檄六合之內著盟信之誓升幽宮之帝復皇祚之業

此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
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其五難而不以爲難遺
其不可而謂之爲可惠竊所不安也冏不納河間王
顒上表乞廢冏還第表至冏大懼司徒王戎東海王
越說冏委權崇讓冏從事葛旟怒曰趙庶人聽任孫
秀移天易日公嘗犯矢石躬貫甲冑攻圍陷陣得濟
今日一旦虛承僞書令公就第漢魏以來王侯就第
寧有得保妻子者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無不
失色長沙王乂徑入宮發兵攻冏府燒諸觀閣城內
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

羣臣救火死者相枕擒冏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乂叱左右促牽出冏猶再顧遂斬於閶闔門外初冏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時又謠曰着布袙腹爲齊持服俄而冏誅　鄭方字子回慷慨有志節鄉閭有識者歎其奇而未能薦達及冏輔政專恣方發憤步詣洛陽自稱荆楚逸民獻書於冏陳冏五失曰大王建非常之功居宰相之任謗聲盈塗人懷忿怨方以狂愚冒死陳誠冏含忍答之云孤不能致五闕若無子則不聞其過矣未幾而敗焉

長沙王乂

乂字士度武帝第六子開朗果斷才力絶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見齊王冏專權嘗與成都王頴俱拜陵因謂頴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宜維之時聞其言皆憚之及河間王顒將誅冏以乂爲內主奉天子與冏相攻起火燒冏府連戰三日冏敗斬之顒本以乂弱冏强冀乂爲冏所擒然後以乂爲辭宣告四方共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已爲宰相專制天下旣而乂殺冏其計不果顒遂與頴同伐京師乂距戰前後破頴軍戰久糧乏城中大饑雖曰疲弊將士同心皆願效死張方以爲未可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乂送金墉城殿中左右恨乂功垂成而敗謀刦出之更以距頴越懼難作欲遂誅乂密告張方方遣部將就金墉收乂至營炙而殺之乂冤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爲之垂涕時年二十八初乂執權之始洛下謠曰草木萌牙殺長沙乂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七日死如謠言焉

成都王頴

頴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賈謐嘗與皇太子博爭道頴在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由此出頴爲平北將軍鎭鄴趙王倫之簒也齊王冏擧義頴發兵應冏冏入洛自以首建大謀遂擅威權頴入朝天子親勞焉頴拜謝曰此大司馬臣冏之勳臣無預焉見訖卽辭出不復還營遂歸鄴遣信與冏別冏大驚馳出送頴至七里澗及之頴住車言別流涕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顏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頴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器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及齊王冏驕侈無禮於是衆望歸之冏敗頴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侍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冏時頴方恣其欲而憚長

沙王乂在內遂與河間顒表請檄乂使就第乃與顒將張方伐京都以平原內史陸機爲前鋒機戰敗死者甚衆穎收機斬之於是進攻京城顒表穎宜爲儲副遂廢太子覃穎立爲皇太弟乘輿服御僭侈日甚有無君之心大失衆望永興初左衛將軍陳眕等奉大駕討穎馳檄四方赴者雲集穎距戰次于蕩陰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於帝側左右皆奔散乃棄天子於藁中遂奉帝幸鄴穎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天子單車走顒廢穎歸藩賜穎死穎謂守者田徽曰卿年幾徽曰五十穎曰知天命不徽曰不知穎曰

我死之後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於今三年身體手足不見洗沐取數斗湯來其二子號泣穎敕人將去乃散髮東首臥命徽縊之時年二十八二子亦死鄴中哀之

東海王越

越字元越高密王泰之次子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爲中外所宗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乂固守洛陽諸將疲於戰寸密與將軍朱默夜收乂別省逼越爲主啟惠帝免乂官事定越稱疾遜位帝不許太安初帝西幸越唱義奉迎大駕還洛陽及懷帝即位委政於越越恐清河王覃終爲儲副矯詔收付金墉城尋害之由是大失衆望而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越乃羽檄四方曰胡寇內逼偏裨失利帝鄉便爲戎州冠帶奄成殊域人情奉本莫不義奮當須合會之衆以俟戰守而所徵皆不至越擅威權圖爲霸業朝賢素望選爲佐吏名將勁卒充于己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罄乏所在寇亂州郡攜貳上下崩離禍結釁深遂憂懼成疾薨還葬東海石勒追及於苦縣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爲天下報之故燒其骨以告天地於是數十萬衆勒以騎圍而射之

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子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沒于賊裴妃爲人所略賣於吳氏大興中得渡江初元帝鎮建業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數幸其第以第三子沖奉越後

史臣曰昔高辛撫運釁起參商宗周嗣歷禍纏管蔡亂臣賊子照鑒在焉有晉鬱興載崇藩翰汝南以純和之姿失於無斷楚隱習果銳之性遂成凶很俱爲女子所詐相次受誅雖曰自貽良可哀也倫實庸瑣見欺孫秀潛構異圖煽成姦慝乃使元良遘愍酷上宰陷誅夷乾耀以之暫傾皇綱於焉

中圮遂裂冠毀冕幸百六之會綰璽揚纛窺九五之尊凶闇之極未之有也罔名父之子唱義勤王推僞業於既成拯皇輿於已墜策勳考績良足可稱然而臨禍忘憂逞心縱欲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向若採王豹之奇策納孫惠之嘉謀高謝袞章永表東海雖古之伊霍何以加焉長沙材力絕人忠槩邁俗投弓掖門落落標壯夫之氣馳車魏闕懔懔懷烈士之風撫其遺節終始可觀穎既入總大權出居重鎮乃協契河間共圖進取而顒任李含之狙詐杖張方之陵虐遂使武閔喪元長沙授首若火燎原猶可撲滅矧茲安忍能無及乎東海糾合同盟創爲義舉匡復之功未立陵暴之釁已彰帝京寡弱狄寇憑陵遂令神器劫遷宗社顛覆數十萬衆並垂餌于豺狼三十六王咸隕身於鋒刃禍難之極振古未聞自惠王失政難起蕭墻骨肉相踐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宮廟隳支屬肇其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八王之謂矣

晉書纂卷之二終

晉書纂卷之三

明海虞錢[illegible]汝[illegible]纂
同邑姚宗儀鳳[illegible]甫較

諸臣傳

琅琊派

王祥　弟覽附

後又有王延亦繼母亦冰上得魚

王祥字休徵父融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爲孝感所致焉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祥嘗在別床眠母自往闇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已子漢末遭亂扶携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喪畢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爲具車牛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高貴鄉公即位累遷太常大子幸太學命祥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

何侯即何曾曾傳云拜文帝想二帝先後俱晉王曾先後俱拜

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及高貴鄉公之弒也朝臣舉哀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有愧色武帝爲晉王祥與荀顗往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爲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武帝踐祚拜太保進爵爲公者艾篤老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諮問

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不許及疾篤著遺令訓子孫年八十五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嘆曰太保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達將非以德掩其言乎祥有五子烈芬並幼知名爲祥所愛二子亦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弟覽字玄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

江東王氏實端於此

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累遷大中大夫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孫導別有傳

何曾　子劭遵附

何曾字頴孝陽夏人也好學博聞與同郡袁侃齊名曹爽專權宣帝稱疾曾亦謝病爽誅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焉時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面質籍於文帝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爲吾忍邪曾重引據辭理甚切帝雖不從時人敬憚之進封頴昌侯文帝爲晉王曾與高柔

鄭沖俱爲三公將入見曾獨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咸寧四年薨時年八十博士秦秀謚爲繆醜帝不從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倖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初司隸校尉傅玄著論稱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潁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曰荀何又曰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于於潁昌侯見之矣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大官所

猯音喘

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爲書者勑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曾侈忲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都官從事劉享常奏曾華侈以銅鈎猯引車瑩牛蹄角後曾辟享爲椽常因小事加享杖罰其外寬內忌亦此類也時司空賈充權擬人主曾畢充而附之及充與庾純因酒相競曾議黨充而抑純以此爲正直所非二子遵劭劭字敬祖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帝即位甚見親待劭雅有姿望遠客朝見必以劭侍直每諸方貢獻帝輒賜之而觀其占謝焉劭博學善屬文陳說近代事若指諸掌趙王倫篡位以劭爲宰及三王交爭劭以軒冕而游其間無怨之者而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大官御膳無以加之然優游自足不貪權勢常語鄉人王銓曰僕雖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事惟與夏侯長容諫授傅士可傳史册耳子岐劭初亾袁粲弔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銓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何公新亾便下岐品人謂忠正畏强易弱粲乃止遵字思祖劭庶兄也

曾當晉帝貽謀下已後嗣將殆獨得智矣而何氏世世奢忲曾實作法卒以滅

性亦奢忲役使御府工匠作禁物鬻行器爲司隸劉毅所奏免官子綏字伯蔚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度性既輕物翰扎簡傲城陽王尼見綏書疏謂人曰伯蔚居亂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劉輿潘滔譖之於東海王越越遂誅綏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没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亾及綏死其兄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曾諸子俱驕奢凌駕人物永嘉之末何氏滅亾無遺

以譏之咎歟

焉

石苞　子崇　歐陽建附

石苞字仲容渤海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故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縣召爲吏會謁者郭玄信奉使求人爲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玄信謂二人子後並當至卿相苞曰御隷也何卿相乎既乃販鐵於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因與結交嘆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見吏部郎許允求爲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嘆息不意允之知已乃如此也景帝中稍遷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帝答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侈僭而録其匡合之大謀漢高捨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筭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釋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遷苞爲奮武將軍監青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語盡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文帝崩賈充荀勗議葬禮未定苞時奔

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後每與陳騫諷魏帝以歷數已終天命有在及禪位苞有力焉武帝踐祚進封樂陵郡公自諸葛誕破滅苞便鎮撫淮南士馬強盛邊境多務苞威惠服物監軍王琛輕苞素微又聞童謡曰宮中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與吳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會吳人欲大出爲寇苞乃築壘遏水自固帝聞之謂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應無緣偏爾豈石苞果有不順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焉苞子喬爲尚書郎上召之經日不至帝謂爲必叛欲討苞而隱其事遂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義陽王望率大軍徵之以備非常苞用掾孫鑠計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時鄴奚官督郭廙上書理苞及苞至帝有慚色謂之曰卿子幾破卿門苞遂廢之終身不聽仕

苞幼子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爲散騎郎伐吳有功封安陽鄉侯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深器重之元康

父苞豔行宜崇有此

初出爲荆州刺史崇在南中得鴆鳥雛時制鴆鳥不
得過江爲司隸校尉傅祗所糾詔原之燒鴆於都街
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荆州劫遠使商客
致富不貲徵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崇有別館在河
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至鎮與
徐州刺史高誕爭酒相侮爲軍司所奏免官復拜衛
尉與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號曰二十四友廣
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佞如此財產
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
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之

廣城君賈后母

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粭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
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
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常以
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踈世所罕比愷以示
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
嫉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
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
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失矣崇爲客作豆
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蓱虀常與愷出游爭入洛城
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爲恨乃

蓱音平韭無根生

咨貨崇帳下問其所以答云豆至難煑豫作熟末客
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蓱虀是擣韭根雜以麥苗
耳牛本不遲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蹁轅則
駛矣於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
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顧而嘆曰若與
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
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
其立意類此劉輿兄弟少時爲王愷所嫉愷召之宿
因欲阬之崇素與輿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問二
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造於後齋索出同車去

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輿深德之及賈謐誅崇以
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
有妓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
金谷別館方登凉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
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
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
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
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
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遂矯詔
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

非齊平盤安妥阿刘和士開求之卽送稱仍韻人日老公夫阿

刘與石何異耶自爲身計不得不然以其自爲於崇哉

詡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嘆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毋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崇時年五十二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螺時人以爲族滅之應有司簿閱崇水碓三十餘區蒼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及惠帝復祚詔以卿禮葬之歐陽建字堅石世爲冀方右族雅有理思才藻美贍擅名北州時人爲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臨命作詩文甚哀楚

靃音髓寡也

史臣曰石崇學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踰五侯而競爽春畦靃靡列於凝沍之晨錦障逶迤亘以山川之外撞鐘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墜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螂襲其後也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竝以清德聞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常游汶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

郭奕少有重名羊祜常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奕亡大書

尺二寸美鬚眉善談論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子妻之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日之顏子也與王沉俱被曹爽辟沉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沉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常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夏侯霸之降蜀也姻親多告絕祜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公車徵拜中書侍郎時高貴鄉公好屬文在位者多獻詩賦汝南和逌以忤意見斥祜在其間不得而親疎有識尚焉武帝受禪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爲都督荆州諸軍事祜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

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時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政常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棨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

王衍有公事見僕射羊祜皆詳山濤衍時總角姿才秀異敘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乃嘆曰生兒不當如

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絶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抗常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時談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日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

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祜貞慤無私疾惡邪佞荀勗馮紞之徒甚忌之從甥王衍常詣祜陳事辭甚俊辨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步闡之役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故戎衍並憾之每言論多毀祜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

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見世說

徵爲大司農祜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密令修舟檝爲順流之計祜繕甲訓卒廣爲戎備至是上疏曰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亾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尸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

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其俗急速不能持久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軍不踰時尅可必矣帝深納之而議者多不同祜嘆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祜名德遠播朝野具瞻搢紳僉議當居台輔帝方有兼幷之志仗祜以東南之任故寢

之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誡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常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疎廣是吾師也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常慨然歎息顧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

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

（蔡襲卽邕孫）

祜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會吳人寇弋陽江夏詔詰祜不追討之意幷欲移州復舊之宜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愼守而已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祜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

（羊祜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墓之後兒卽亡羊時爲襄陽都督亦墮馬折）

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祜曰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越也華深贊成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鬢皆爲氷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祜立身清

儉被服率素祿俸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荆州人爲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焉祜卒二歲而吳平群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剋定之功策告祜廟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卽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又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

晉于時士林咸歎之只誠見幽明錄

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帝以祜兄子篇奉祜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早卒

杜預

杜預字元凱杜陵人也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鍾會伐蜀以預爲鎭西長史及會反寮佐並遇害唯預以智獲免與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爲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

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矣詔班于天下時虜寇隴右石鑒時爲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鑒大怒奏預稽乏軍興徵詣廷尉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略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藉田建安邊論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絶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歎焉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

南齊史稱晉杜預造欹器三改不成至齊竟陵

王子良好古祖冲之有機思造而獻之與周廟不異焉

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及祜卒拜鎭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預既至鎭繕兵甲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耻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啟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曰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時常臣恐其更難也臣心實了不敢以曖

昧之見自取後累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歛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强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陳兵于江陵遣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歆遣軍出距大敗而還因發伏兵隨歆軍而入

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曰以計
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
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
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冦未可盡剋今向暑水潦
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
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
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群帥徑進秣
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初攻江陵
吳人知預病瘿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
似瘿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預既

還鎮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修立泮宮江
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
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
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
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
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
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揚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
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
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
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

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預好爲後世名常
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沉
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
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士之列
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藉爲春秋左氏經
傳集解又条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
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當時論者謂預文
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
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
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

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
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
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
也預初在荆州因宴集醉卧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
窺於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卒時年六
十三

史臣曰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
秦王罷東并之勢桑枝不競瓜潤空慙羊公垂大
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襁袂同歸而
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飇者也杜預

王戎云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上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

不有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歟

裴秀　秀子頠　秀叔徽　徽子楷　楷子瓚
憲　從子邵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也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衆秀年十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然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常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爲之起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爲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止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

秀度遼將軍毋丘儉常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玄靜守眞性入道與博學強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誠宜弼佐謨明勛和鼎味毗贊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甘羅之儔兼包游夏顏冉之美爽乃辟爲椽時荀顗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初文帝未定嗣而屬意武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受禪拜尚書令時護軍郗詡與故人書云與尚書令裴秀相知望其爲益有司奏免秀官詔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諸我此故人所難交關人事詡之罪耳豈尚書令能防乎其勿有所問詔以秀爲司空秀儒學洽聞且留心政事又以職在地官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彊牽引漸以暗昧於是甄摘舊文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祕府秀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爲故事在位四載爲當世名公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薨時年四十八其友人料其書記表草言平吳之事乃封以上聞詔報曰司空雖在危困不忘王室盡忠憂國

省益傷切輒當與諸賢共論也　子頠嗣頠字逸民弘雅有遠識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累遷侍中頠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之修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頠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夭爲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樂廣常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爲言談之林藪頠深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

賈充頠從母夫以此與中宮有親

議廢之而立謝淑妃華模皆曰帝自無廢黜之意若吾等專行之上心不以爲是且諸王方剛朋黨異議恐禍如發機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頠曰誠如公慮但昏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之何華曰卿二人猶且見信當勤爲左右陳禍福之戒冀無大悖幸天下尚安庶可優游卒歲此謀遂寢頠旦夕勸說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親待太子而已或說頠曰幸與中宮內外可得盡言言若不行則可辭病屛退若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乎免矣頠慨然久之而竟不能行頠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

戚進也惟恐其不居位愍懷太子之廢也頠與張華苦爭不從頠深患時俗放蕩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王衍之徒聲譽大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倣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王衍之徒攻難交至竝莫能屈初趙王倫諂事賈后頠甚惡之倫數求官頠與張華復固執不許由是深爲倫所怨倫因廢賈后之際遂誅之時年三十四

徽子楷字叔則明悟有識量尤精老易少與王戎齊名賈充改定律令事畢詔楷於御前執讀平議當否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吏部郎闕文帝

楷有儁容麤服亂頭皆好見世說

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以楷爲吏部郎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群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暎人也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數多少而得一帝不悅群臣失色莫有言者楷正容儀和其聲氣從容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武帝大悅群臣皆稱萬歲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楷性

寬厚與物無忤每遊榮貴輒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嘗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即以宅與衍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帝常問曰朕應天順時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楷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帝平吳之後乃修太平之化每延公卿與論政道楷陳三五之風次敘漢魏盛衰之迹帝稱善坐者嘆服焉楷子

瓚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既執政楷優游無事默如也及駿誅楷以婚親收付廷尉將加法是日事起倉卒誅戮縱橫衆人爲之震恐楷容色不變舉動自若索紙筆與親故書賴侍中傅祗救護得免太保衛瓘太宰亮稱楷貞正不阿附宜蒙爵土乃封臨海侯代楚王瑋爲北軍中候瑋怨瓘亮斥已任楷楷聞之不敢拜楷長子輿先娶亮女女適衛瓘子楷慮内難未已求出外鎮垂當發而瑋果矯詔誅亮瓘瑋以前奪已中候又與亮瓘婚親密遣討楷楷素知瑋有望於已聞有變单車入城匿於妻父王渾家

與亮小子一夜八徙故得免難瑋既伏誅以楷爲中書令與張華王戎並管機要楷有渴利疾不樂處勢及疾篤詔遣黃門郎王衍省疾楷回眸矚之曰竟未相識衍深嘆其神儁楷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楷見而奇之致之於宰府常目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傅嘏汪翔靡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初楷家炊黍在甑或變爲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其年而卒時年五十　楷子瓚次憲瓚字國寶中書郎風神高邁時爲王綏所重每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楊駿之誅爲亂兵所害　憲字景思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節嚴重修尚儒學足不踰閾者數年陳郡謝鯤潁川庾敳皆儁朗士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王浚承制以憲爲尚書永嘉末王浚爲石勒所破棗嵩等莫不謝罪軍門貢賂交錯惟憲及荀綽恬然私室勒素聞其名召而謂之曰王浚暴虐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乾憲拯茲黎元羈舊咸

歡慶謝交路二君齊惡傲威誠信岨絶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色侃然泣對曰臣等世荷晉榮恩遇隆重王浚凶麤醜正尚晉之遺藩雖欣聖化義岨誠心且武王伐紂表商容之閭未聞商容在倒戈之例也明公既不欲以道化厲物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待以賓禮勒乃簿王浚官寮親屬皆貲至巨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袠鹽米各十數斛而已勒聞之謂其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憲歷官無幹績之稱然在朝玄默未常以物務經懷但以德重名高動見尊禮竟卒於石氏楷

從子邵　邵字道期元帝爲安東將軍以邵爲長史王導爲司馬二人相與爲深交邵先卒王導爲司空既拜嘆曰裴道期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導子仲豫與邵父康同字導思舊好乃改爲敬豫焉

楷叔綽子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泠然若琴瑟常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坐嗟服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棊馥司馬行酒遐未卽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棊如故其性虛和如此

初裴王二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以爲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導頠比王戎邈比王玄云

衛瓘　子恒　孫璪　玠

衛瓘字伯玉河東人也年十歲喪父至孝過人以明識清允稱弱冠爲魏尚書郞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疎甚爲傅嘏所重謂之甯武子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持節監軍事蜀既平艾輒承制封拜會陰懷異志因艾專擅密與瓘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會遣瓘先收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已然不可得而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

殺會斬艾瓘甚有智似非平賢之後可免大患手脚

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雞鳴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至成都殿前艾卧未起父子俱被執艾諸將圖欲刼艾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僞作表章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俄而會至乃悉請諸將胡烈等因執之囚益州廨舍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思歸內外騷動人情憂懼會留瓘謀議乃書板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瓘瓘不許因相疑貳瓘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

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行吾當後出瓘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瓘辭眩疾動詐仆地比出閤數十信追之瓘至外解服鹽湯大吐瓘素羸便似困篤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瓘作檄宣告諸軍諸軍並已唱義陵旦共攻會殺之瓘於是部分諸將群情肅然鄧艾本營將士復追破檻車出艾瓘乃遣護軍田續夜襲艾於三造亭斬艾及其子忠事平朝議封瓘瓘以剋蜀之功群帥之力二將跋扈自取滅亡雖運智謀而無搴旗之效固讓不受除征北大將

伯英張芝字

四體書勢謂篆隸楷草四體

軍都督幽州諸軍事于時幽并東有務桓西有力微並爲邊害瓘離間二虜遂致嫌隙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憂死朝廷嘉其功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尚書郎若掾屬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燉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惠帝之爲太子朝臣咸謂不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凌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眞大醉耶

瓘於此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瓘且忌其方直不得騁已淫虐聞瓘與楚王瑋有隙啓帝作手詔使瑋收瓘遂與子恒及孫等九人同被害恒二子璪玠時在醫家得免初杜預聞瓘殺鄧艾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居總師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終如預言初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歲餘及禍

子恒字巨山恒善草隸書爲四體書勢曰昔在倉頡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覩鳥跡以興思也因謂之字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秦兼天下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卽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

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鵠手跡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爲勝宜官云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齊相杜度及崔瑗崔寔亦皆稱工至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羅叔景趙元嗣與伯英並時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及瓘爲楚王瑋所搆恒聞變以何劭嫂之父也從墻孔中詣之以問消息劭知而不告恒還經厨下收人正食因而遇害

恒子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

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玠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虀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玠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玠卽小差樂歎曰此兒胷中當必無膏肓之疾

何晏爲吏部尚

此兒有異於衆顧吾年老不見其長成耳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冏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及長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恒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爲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故時人謂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氷清女婿

玉潤拜太子洗馬兄璪爲散騎侍郎內侍懷帝玠以天下大亂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捨仲寶去也玠啓諭深至爲門戶大計母涕泣從之轉至江夏玠妻先亾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嫁女唯賢是與不問貴賤況衛氏權貴門戶令望之人乎於是以女妻焉遂進豫章是時大將軍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

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爲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爲屈於是弼自爲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弼字輔嗣

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容以王敦豪爽不群而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遂甚卒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謝鯤哭之慟人問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答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咸和中改塋於江寧丞相王導教曰衛洗馬明當改塟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後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杜乂膚清叔寶神清其爲有識者所重若此于時中興名士唯王承及玠爲當

時第一云

張華　劉卞附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少孤貧自牧羊鄉人劉放奇其才以女妻焉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贍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晉受禪拜黃門侍郎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常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初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群臣多以爲不可唯華

贊成其計及將大舉以華爲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筭衆軍既進而未有剋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爲必剋及吳滅封廣武侯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晉史及儀禮憲章並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盛有台輔之望焉而荀勗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間隙欲出華外鎭會帝問華誰可托寄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間言遂行乃出華都督幽州諸軍事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朝

議欲徵華入相初華毀徵士馮恢於帝恢弟紞深有寵於帝紞常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切謂鍾會之釁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邪紞免冠謝曰臣以爲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故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抑損克終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具有限而太祖誇奬太過故使會自謂筭無遺策功在不賞輒張跋扈遂遘凶逆耳帝曰然紞稽首曰陛下既已然微臣之言宜思堅氷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喪帝曰當今豈有如會者乎紞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

華言亦是惜不能去耳

於天下海内莫不聞知據方鎭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頃之徵華爲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惠帝即位以華爲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以德望爲楊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楚王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賈謐與后共謀以華爲衆望所依欲倚以朝綱疑而未決以問裴頠頠素重華深贊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華之功也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乆之進封壯武公及賈后誅廢太子

左衛率劉卞甚爲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悴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忽相與行此是吾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況權戚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群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群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

王顧每以淺陋折華歆歆蜡日嘗集子姪燕飲

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毋廢黜正嫡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爲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諂事賈后因求尚書令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疾華如讐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劒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時華見劒穿屋而飛莫知所向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爲柏識者以爲不祥少子韙以中台星折勸華遜位華不從及倫將廢賈后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爲霸者之事華知必成

篡奪乃距之雅怒曰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臥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遂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于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爲之延譽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机篋常徙居載書三

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見世說

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曰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雊華曰此必蛇化爲雉開視雉則果有蛇蛻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

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劒之精上徹于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劒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卽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劒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以南昌西山

北巖下土以拭劒光芒艷發大盆盛水置劒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劒幷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劒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劒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劒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劒倍益精明華誅失劒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劒行經延平津劒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劒但見兩龍各長

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劒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君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誅為詠德賦以悼之

劉卞字叔龍東平人也本兵家子質直少言少為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厠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云何以為亭子令即召為門下史百事疏簡不能周密令問卞能學不答曰願之即使就學卞後從令至洛得入太學試經為臺四品吏訪問令寫黃紙一鹿車卞曰劉卞非為人寫黃紙者也訪問知怒言於中正退為尚書令史知賈后廢太子之謀甚憂之以計干張華而不見用益以不平賈后親黨微服聽察外間頗聞卞言卞知言泄恐為賈后所誅乃飲藥卒初卞之幷州昔同時為須昌小吏者十餘人祖餞之其一人卿卞卞遣扶出之人以此少之

史臣曰夫忠為令德學乃國華衛瓘撫武帝之牀

張華距趙倫之命進諫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先為美昏亂方凝則事睽其趣松筠無改則死勝於生俱陷淫網同嗟承劒邦家殄瘁不亦傷哉

太原派　後文苑傳又一王沉高平人

王沉　子浚

王沉字處道太原人也好書善屬文累遷秘書監正元中典著作與荀顗阮藉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沉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沉為文藉先生秀為儒林丈人及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沉及王業告之沉業馳白帝以功封安平侯沉既不忠於主甚為衆論

所非武帝受禪進爵爲公薨　子浚字彭祖母趙氏婦良家女也貧賤出入沉家遂生浚沉初不齒之年十五沉薨無子親戚共立浚爲嗣累遷中郎將鎮許昌及愍懷太子幽于許昌浚承賈后旨害太子于時朝廷昏亂盗賊蜂起浚爲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塵又以一女妻蘇恕延及趙王倫簒位三王起義兵浚擁衆挾兩端遏絶檄書使其境内士庶不得赴義浚爲政苛暴將士貪殘並廣占山澤引水灌田潰陷冢墓調發殷煩下不堪命多叛入鮮卑從事韓咸切諫浚怒殺之時避亂游士多歸于浚

浚日以强盛乃設壇告類建立皇太子備置衆官浚以父字處道爲當塗高應王者之讖謀將僭號胡矩諫浚盛陳其不可浚忿之出矩爲魏郡守時童謡曰十嚢五嚢入棗郎棗嵩浚之子壻也浚聞責嵩而不能罪之也又謡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尸王彭祖時燕國霍原北州名賢浚以僭位示之原不答浚遂害之由是士人憤怨内外無親參佐皆内叙唯司馬游統外出統怨之密與石勒通謀勒乃詐降於浚許奉浚爲主衆議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請距之浚怒欲斬諸言者衆遂不敢復諫盛張設以待勒勒至城便縱兵大掠浚左右復請討之不許及勒登廳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以見勒勒遂與浚妻並坐立浚于前浚罵曰胡奴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數浚不忠於晉并責以百姓餧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振給遂斬浚

荀勖　孫邃　闓

勖與鍾會情好不協荀有寶劒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劒乃竊去不還勖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潜往畫鍾門

荀勖字公曾潁川人漢司空爽曾孫也年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辟大將軍曹爽掾爽誅門生故吏無敢往者勖獨臨赴衆乃從之叅文帝軍事時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

蜀勖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帝稱善及鍾會謀反審問未至帝待會素厚未之信也勖曰會雖受恩然其性未可許以見得思義不可不速爲之備帝即出鎮長安先是勖啟伐蜀宜以衛瓘爲監軍及蜀中亂賴瓘以濟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勖所作皓既報命和親帝謂勖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武帝受禪封濟北郡侯拜中書監與賈充共定律令充將鎮關右也勖謂馮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

堂作太傳形象不冠我郭如平生□□入門便大感慟家遂空廢 只世說

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爲妃則不罶而自停矣勗與紞伺帝間竝稱充女才色絶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當時甚爲正直之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勗掌樂事修律呂行於世初勗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常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世伏其明識俄領秘書監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秘書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勗及

和嶠往觀之勗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帝將廢賈妃勗與馮紞等諫請故得不廢時議以勗傾國害時孫資劉放之匹然性愼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而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已豫聞也久之以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惘惘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帝常謂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勗久管機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顏忤爭故得始終全其寵祿勗子藩藩二子邃闓邃字道玄

景倩荀顗字魏太尉彧之子嘗勒□□后　勗紞□齊王攸

解音樂善談論愍帝欲納邃女徵爲常侍邃懼西都危逼故不應命而東渡江元帝以爲軍諮祭酒與刁協婚親時協執權欲以邃爲吏部尚書邃深距之尋而王敦討協協黨與竝及於難唯邃以疎協獲免

闓字道明京師爲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齊王冏辟爲椽冏敗暴尸已三日莫敢收葬闓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焉明帝常從容問王廙曰二荀兄弟孰賢廙答以闓才明過邃帝以語庾亮亮曰邃眞粹之地亦闓所不及由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

史臣曰王沉在魏參席上之珍居晉爲帷中之士

桐宮之謀遽泄武闈之禍遂臻是知田光之口豈燕丹之可絶豫讓之形非智氏之能變動靜之際有據蒺蔾仁義之方求之彌遠矣彭祖謁由捧雉孕本貿絲因乘間伺隙潛圖不軌遂使漳滏蕭然黎元墜地縱貪夫於蔵戶戮高士於燕垂阻越石之内難邀世龍之外府惡稔毒痛坐致焚燎慶封之戮慢罵何補哉公曾慈明之孫景倩文若之子乃援朱均以貳極煬竃喜而偶震雖廢與有在隆替靡常稽之人事乃二荀之力也至於斗粟興謡尺布成詠勗之階禍又已甚焉馮紞外騁戚施内

窮狙詐斃攸安賈交勗讐張心滔楚貴過踰晉伍

致死薦賈充女爲妃厚交荀勗讐害張華

爰絲獻壽空取慰於仁心紞之陳說幸收哀於洙

慮投畀之罰無聞青繩之詩不作矣

晉書纂卷之三終

晉書纂卷之四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賈充 賈謐附

賈充字公閭襄陵人也父逵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爲名字焉襲父爵爲侯後爲文帝長史帝新執朝權恐方鎮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吳陰察其變充既論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

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及還白帝曰誕必反今徵之反速而事小帝乃徵誕爲司空而誕果叛復從征誕剋之進宜陽侯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太子舍人成濟謂充曰今日之事何如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復何疑濟於是抽戈犯蹕初文帝欲傳位於舞陽侯攸充稱武帝寬仁且又居長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文帝寢疾武帝請問後事文帝曰知汝者賈公閭也及受禪代裴秀爲尚書令頗好進士每有所薦達必始終經緯之是以士多歸焉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背充以

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而充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嫉之又以充女爲齊王妃懼後益盛及氐羌反叛時帝深以爲慮愷因進說請充鎮關中乃下詔以充督秦涼諸軍事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充此舉望隆惟新之化充既外出自以爲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餞于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勗請行之

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君帝納其言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先是羊祜密啓留充及是帝以語充充謝祜曰始知君長者初帝疾篤朝廷屬意於齊王攸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女壻親疎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答伐吳之役詔充爲大都督充慮大功不捷言臣老邁非所克堪詔曰君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及師出而吳平大慙懼充婦廣成君郭槐性妬忌初充子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閤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卽鞭殺之黎民戀念發

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三女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賈后廢李氏乃祔葬遂定見世說

病而死後又生男過朞復爲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頭郭疑乳母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充遂無胤嗣及薨槐輒以外孫韓謐爲黎民子奉充後郎中令韓咸諫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爲後之文無令先公懷靦后土槐不從初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女名荃父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陽城太守郭配女卽廣城君也武帝踐祚李以大赦得還帝特詔置左右夫人充母亦勅充迎李氏郭槐怒攘袂數充曰刊定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答詔託以謙沖不敢當兩夫人盛禮實畏

槐也而荃爲齊王攸妃欲令充遣郭而還其母乃爲李築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荃每號泣請充充竟不往會充當鎮關右公卿供帳祖道荃懼充遂去乃排幔出於坐中叩頭流血向充及群僚陳母應還之意衆以荃王妃皆驚而散充甚愧愕既而郭槐女爲皇太子妃帝乃下詔斷如李比皆不得還後荃恚憤而薨初槐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女爲妃槐乃盛威儀而去既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脚屈因遂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與卿道何物自是充每出行槐輒使人尋之恐其過李也初充母柳見古

令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追罵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及將亾充問所欲言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遂無言　謐字長深母賈午充少女也父韓壽魏司徒暨曾孫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爲司空掾充每讌賓寮其女輒於青璅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識此人不有一婢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艷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便令爲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夕入壽勁捷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

唯充覺其女悅暢異於常日時西域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寮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而其門閤嚴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佯驚有盜因使循墻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乃拷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秘之遂以女妻壽壽生謐謐好學有才思賈后專恣謐權過人主至乃鏁繫黃門侍郎其爲威福如此負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崇僭器服珍麗歌僮舞女選極一時開閣延賓海內輻湊貴游豪

大子賈后小子賈謐

戚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或著文章稱美謐以方賈誼石崇潘岳陸機陸雲劉輿劉琨輩皆傅會於謐號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預焉謐既親貴共愍懷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常與太子奕棋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言之於后遂出穎爲平北將軍太子意有不悅謐患之而其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於中丞臺又蛇出其被中暴雷震其室柱陷入地壓毀牀帳謐甚恐遂與后謀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謐于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

乃就斬之母賈午皆伏誅初充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逕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使庾純詈汝而不改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勳耳終當使係嗣死于鍾虡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于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言畢充忽然得

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及是謚死于鍾
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

楊駿　弟珧濟附

楊駿字文長弘農人也以后父超居重任封臨晉侯
識者議之曰后父始封而以臨晉爲侯兆於亂矣尚
書褚䂮郭奕竝表駿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武帝
不從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留心萬機惟耽
酒色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弟珧濟勢傾天下
時人有三楊之號及帝疾篤佐命功臣皆已沒矣朝
臣惶惑計無所從而駿盡斥群公親侍左右因輒改

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小間見所用者非乃正色謂
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
恐失權寵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匿中書監華廙
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后乃
奏帝以駿輔政帝頷之便召中書監華廙口宣帝旨
使作遺詔詔成后對廙以呈帝帝親視而無言自是
二日而崩駿遂當寄托之重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
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武賁百人自衛不恭之迹自
此而始惠帝即位進駿爲太傅多樹親黨皆領禁兵
於是公室怨望天下憤然矣時駿弟珧濟皆有雋才

數相諫止駿不能用馮翊太守孫楚素與駿厚說之
曰公握大權輔弱主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
與共叅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
能從賈后欲預政事而憚駿不得逞其所欲乃啓帝
夜作詔遣使奉詔廢駿率殿中四百人隨其後以討
駿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逃于
馬廄以戟殺之誅駿親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又
焚駿家私書賈后不欲令武帝顧命手詔聞于四海
也初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
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永熈中溫

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如墻毒藥雖行
戟還自傷及駿居內府以戟爲衛焉　珧字文琚
以兄貴盛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懇至終不
獲許初聘后珧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常以全
乞以表事藏之宗廟珧臨刑稱寃云事在石函可問
張華當時皆謂宜爲申理而賈氏族黨待諸楊如讐
促行刑者遂斬之時人莫不嗟歎焉　濟字文通
有才藝常從武帝校獵北芒下與侍中王濟俱着布
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帝命王濟射之
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叫

稱快初駿忌汝南王亮催使之藩濟諫止之駿遂疎濟濟謂傅咸曰若家兄徵大司馬入退身避之門戶可得免耳不爾行當赤族後與諸兄俱見害難發之夕東宮召濟濟謂裴楷曰吾將何之楷曰子爲保傅當至東宮濟好施乂典兵馬所從四百餘人皆秦中壯士射則命中皆欲救濟濟已入宮莫不歎恨

史臣曰賈充幸屬昌辰濫叨非據抽戈犯順曾無猜憚之心杖鉞推亾遽有知難之請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晉室之罪人者歟逮乎貽厥嗣惡稔之餘基縱姦邪之凶德煽茲哲婦索彼惟家雖及誅

夷咼云塞責昔當塗闕翦公閭實肆其勞典午分崩南風亦盡其力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楊駿階緣寵幸遂荷棟梁敬之猶恐弗逮驕奢淫泆庸可免乎括母以明智全身會昆以先言獲宥文琚識同曩烈而罰異昔人悲夫

魏舒

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少孤爲外家寗氏所養寗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祖成此宅相乂乃別居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歎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好騎射著韋衣入山澤以漁獵爲事唯太原王乂謂舒曰卿終當爲台輔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營之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舒常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年四十餘郡上計椽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

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爲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襆被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稱之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閒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謝而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轉相國參軍府朝碎務未常見是非至於興廢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

堂人之領袖也山濤薨以舒領司徒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爲殺公椽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以年老每稱疾遜位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乃從之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禄終者未之有也子混清惠有才行先舒卒舒每哀慟退而嘆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於是終服不復哭

劉寔　弟智

劉寔字子眞平原人也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後參文帝相國軍事鍾會鄧艾之

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之先見皆此類也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初寔妻盧氏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諫曰華家類貪必破門戶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生子夏寔竟坐夏受賂免官寔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寔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進何不旦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寔言爲當寔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及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嘗詣石崇家如厠見有絳紋帳裀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内崇曰是厠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厠雖禮教陵遲而行己以正喪妻爲盧杖之制終喪不御内輕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及老篤學不倦尤精三傳辨正公羊以爲衛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爲臣之節舉此二端以明臣子之體遂行於世

弟智

字子房貞素有兄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讀誦不輟竟以儒行稱出爲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

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史臣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魏舒劉寔發慮精華結綬登槐覽止成務詩云貪人敗類豈劉夏之謂歟

太原派

王渾　子濟

王渾字玄沖太原人也沉雅有器量武帝受禪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及大舉伐吳渾率師出橫江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自以先據

江上破皓中軍案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罪狀時人譏之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上書諫曰伏承聖詔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攸於大晉姬旦之親也今陛下出攸之國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大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

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愚以爲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帝不納惠帝卽位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例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阜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渾所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薨年七十五子濟嗣　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善易及莊老文詞秀茂伎藝過人有名當世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彥武帝常會公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王太射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欲啖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遂所愛又存所啖王遂殺之此與損十頭心事頗類　武帝嘗幸王武子家武

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機得失濟善於清言修飾辭令諷議將順朝臣莫能尚焉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婿之故咸謂才能致之然外雖弘雅而內多忌刻好以言傷物儕類以此少之以其父之故每排王濬時議譏焉齊王攸當之藩濟既諫請又累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以忤旨被斥外於是乃移第北邙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

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

帝供饌並用瑠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絝襬以手擎飲食

馬癖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不濟答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耻之他人能令親疏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帝嘗與濟奕棊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剥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剥之濟時伸脚局下而皓譏焉年四十六先渾卒及其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體似聲眞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初濟尚主主兩目

濟弟澄瑯邪王平子亦名澄

失明而妬忌尤甚然終無子有庶子二人濟二弟澄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辨慧有才藻並歷清顯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美姿貌不修名行不爲鄉曲所稱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州郡辟河東從事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後參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

北齊薛琡夢張飛於山上掛絲以告庶且占之曰山上絲是幽也君其爲幽州平亮果拜幽州刺史

曁白祜濬爲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識者謂祜能舉善焉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産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濬夜夢懸三刀於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未幾果遷濬爲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

濬小字阿童應謠見羊祜傳

以懼江神舟棹之盛自古未有尋以謠言拜濬爲龍驤將軍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荊揚賢愚莫不嗟怨若今不伐令皓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强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鏁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

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鏁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濬入于石頭皓乃備亾國之禮造于壘門濬躬解其縛送于京師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剋則無

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信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久破皓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而濬乘勝納降渾耻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司遂按濬檻車徵帝弗許濬上書自理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濬復表曰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臣孤根獨立朝無黨援而結恨彊宗取怨豪族以累卵之身處雷霆之衝繭栗之質當豺狼之路此臣之所大怖也僞吳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宮若有遺寶則浚前得不應移蹤後人欲求苟免也臣前在三山得浚書云皓散寶貨以賜將士府庫略虛而今復言金銀篋笥動有萬計疑臣軍得之言語反覆無復本末臣復與軍司張牧共視皓舟船渾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渾所知見臣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寶貨渾應得之聞吳人言前張悌戰時所殺財有二千人而渾浚露布言以萬計若信如所聞浚

等虛詐尚欺陛下豈惜於臣今年平吳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拜表流汗言不識次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豪强所抑屢爲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

不得無言未不能遣諸胷中是吾褊也王渾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其相猜防如此濬平吳之後以勳高位重不復素業自居乃玉食錦服縱奢侈以自逸其有辟引多是蜀人示不遺故舊也卒年八十

唐彬

唐彬字儒宗鄒人也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少便弓馬好游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兼人晩乃敦悅經史教授恒數百人初爲郡門下掾刺史王沈集諸參佐盛論距吳之策以問九郡吏彬陳吳有可兼之勢沈善其對又使彬難言吳未可伐者而辭理皆

屈還稱之於文帝薦爲掾屬帝以問其參軍孔顥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騫在坐歛板而稱曰彬之爲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因辟彬爲鎧曹屬帝問曰卿何以致辟對曰修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迹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他日謂孔顥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後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爲衆軍前驅多所擒獲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于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吳平以彬監幽州諸軍事彬既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宣喻國命示以恩信遂開拓舊境却地千里復秦長城塞自溫城洎于碣石緜亘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堠相望由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自漢魏征鎮莫之比焉彬初受學於東海閻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

史臣曰孫氏奄有水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遄征渾既獻捷橫江濬亦剋清建業定吳之功此焉爲最乃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競構南箕成茲貝錦遂乃喧黷宸扆斁亂彝倫既爲戒於功臣亦致譏於清論豈不惜哉王濬遂驕父之褊心乖爭子之明義儁材雖多亦奚以爲唐彬畏避交爭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濬遠矣

山濤　子簡　簡子遐

山濤字巨源河内人也少有器重介然不羣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

之遊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爲郡主簿功曹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耶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閒耶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耶父之遷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又以母老并賜藜杖一枚晚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

而俱無恨焉鍾會作亂於蜀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及武帝受禪失權臣意出爲冀州刺史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遭母喪濤年踰耳順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奪情以濤爲吏部尚書濤辭不獲已乃起視事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帝手詔戒濤曰夫

處前後[illegible]位歷遍百官身無失

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濤意異爭之不從亮亦尋爲賄敗見世說

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帝嘗講武于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猋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太康四年薨年七十九左長史范晷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初濤布

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

子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爲家公所知永嘉初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

簡欲令朝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從之出爲征南將軍鎭襄陽于時四方冦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歳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舉鞭向葛彊何如并州兒彊家在并州簡愛將也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沔漢讌會之日寮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子遐字彦林爲餘姚令繩以峻法諸豪强莫不切齒於遐竟坐免官後爲東陽太守爲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入重豈郡多罪人將捶楚所求莫能自固邪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卒於官

史臣曰自東京喪亂吏曹湮滅貪饕方駕寺署斯滿時移三代世歷九王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惠絶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啓事者豈斯之謂歟

王戎　從弟衍　澄　郭舒附

王戎字濬沖瑯邪人也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歳於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與渾爲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歳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沖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不受由是顯名爲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朝賢嘗上巳禊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説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袞袞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爲識鑒者所賞如此戎嘗與阮籍飲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爲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鍾會伐蜀過與戎别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

渾爲涼州刺史戎却涼州賻何

後乃鑽核耶

此便露鑽核本色

議者以爲知言徵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爲司隷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爲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爲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爲清慎者所鄙由是損名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棊而容貌毁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冲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毁不踰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毁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苫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遷

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司隷傅咸奏戎驅動浮華虧敗風俗宜免官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以王政將圯苟媚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裴頠戎之壻也頠誅戎坐免官戎以晉室方亂慕蘧伯玉之爲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沈戸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僚寀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

衛江州在尋陽有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

不留行一斤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衛名展字道舒本草曰王不留行治金瘡之藥此與鑽李事同鄙

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懽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勖工於用短陳道寧綅綅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爲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爲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

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爲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秀爲琅邪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

衍字夷甫戎從弟也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旣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乂爲平北將軍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時在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祜名德貴重而

祜亦曰亂天下

者必此子

衍幼年無屈下之色衆咸異之楊駿欲以女妻焉衍恥之遂陽狂自免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之嘗因宴集爲族人所怒舉樏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聲名藉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爲事

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爲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剛愎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之小損衍

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爲賈后所誣衍懼禍自表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衍太子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志在苟免可禁錮終身從之衍後拜司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識者鄙之及越薨衆共推

爲元帥衍懼不敢當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墻填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時年五十

衍語樂令曰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

六衍儁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常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爲人所尙如此

澄字平子亦戎從弟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爲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牕而走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嘗爲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

神峰大儁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少歷顯位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勸穎殺玖士庶莫不稱善時王敦謝鯤庾敳阮修皆爲衍所親善號爲四友而亦與澄狎酣讌縱誕窮懽極娛惠帝末衍白越以澄爲荊州刺史敦爲青州衍因問以方略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筭略無方一坐嗟服澄將之鎭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鷇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答既至鎭日夜縱酒不親庶事巴蜀流人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僞許之既而襲之於寵洲沈八千餘人於江中於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弢爲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王機于巴陵澄亦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投壺博戲數十局俱起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貲以賜郭舒南平太守應詹驟諫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內外怨叛澄望實雖損猶傲然自得時王敦鎭豫章澄過詣敦澄夙有盛名出於敦

右士庶莫不傾慕之兼勇力絕人素爲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爲衛澄手嘗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弢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于絕帶乃登于梁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力士路戎搤殺之時年四十四子徽有父風澄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郭舒字稚行幼請其母從師歲餘便歸粗識大義鄉人稱爲後來之秀終成國器王澄聞其名

引爲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務在意舒常切諫之荆土士人宗廞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𢱧廞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掐其鼻灸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廞遂得免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饑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王敦召爲參軍高官都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爲營太守樂凱言於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我地邪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

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掐鼻灸眉頭舊疾復發邪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爲勝堯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遠敦即使還地衆咸壯之

樂廣

樂廣字彦輔南陽人也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也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人無知者性冲約有遠識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歎曰我所不如也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爲識者所歎美如此遷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

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痾頓愈衛玠總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成疾廣聞故命駕爲剖析之玠病即愈廣歎曰此賢胷中當必無膏肓之疾廣所在爲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

愛爲人所思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
而自見矣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
言風流者謂王樂爲稱首焉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
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頠頠性
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
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然髦
亦清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
者以爲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爲得之矣是時
王澄胡母輔之等皆任放爲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
笑曰名教内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其居才愛物動有

理中皆此類也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己中立任
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先是河南官舍多
妖怪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
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墻有孔使人掘墻得狸而
殺之其怪亦絕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
衆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滿奮因收縛
拜者送獄廣即便解遣衆人代廣危懼孫琰說賈謐
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
送今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然其言廣故
得不坐成都王穎廣之壻也及與長沙王乂遘難而
廣既處朝望群小讒謗之乂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
答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乂猶以爲疑廣竟以憂卒

史臣曰濬冲善發談端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
顯列顧漆園而高視戎則取容於世旁委貨財衍
則自保其身寧論宗稷夷甫區區焉佞彼兎渠以
求容貸頽墻之隕猶有禮也平子肆情傲物對境
難堪若乃解袒登枝裸形捫鵲以此謂達謂之高
致道揆將聖事乖蹤指操情獨往自夭其生者焉
昔晏嬰哭莊公之尸樂令解愍懷之客豈聞伯夷
之風歟

李胤

李胤字宣伯遼東人也祖敏漢河内太守去官還鄉
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彊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莫
知所終胤父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欲行
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聘娶後有鄰居
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燕國徐邈與之
同州里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胤遂絕
房室恒如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胤既幼孤母
又改行有識之後降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
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聞容貌質素頽

後又有呼盧劉毅

然若不足者而知度沉邃言必有則胤雖歷職內外
而家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

劉毅　子暾

劉毅字仲雄東萊人少厲清節然好臧否人物王公
貴人望風憚之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爲功曹沙汰
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爲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
杜府君魏末辟司隷都官從事京邑肅然毅將彈河
南尹司隷不許曰攫獸之犬鼷鼠蹈其背毅曰既能
攫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文帝辟爲相國
掾辭疾不就時人謂毅忠於魏氏而帝怒其顧望將

加重辟毅懼應命咸寧初轉司隷校尉糾正豪右司
部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衆時人以毅方之諸葛豐
蓋寬饒皇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爲不敬止
之於門外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入帝嘗南郊
禮畢喟然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
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爲政又平吳會混
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
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
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散騎常
侍鄒湛進曰世談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不多同

昔馮唐答文帝云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
犯順而陛下歡然以此相校聖德乃過之矣帝曰我
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卿初無言今
於小事何見褒之甚湛曰臣聞猛獸在田荷戈而出
凡人能之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於意外
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言語有自然之逆順向
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陛下發不世之詔出思慮
之表臣之喜慶不亦宜乎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
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
子產不賀龍降夏庭沫流不禁卜藏其漦至周幽王

禍釁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
龍之禮詔報曰正德未修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
示以爲瞿然毅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
有八損乃上疏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
法立一代之美制疏奏優詔答之竟不施行毅言議
切直無所曲撓爲朝野之所式瞻嘗散齋而疾其妻
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加杖捶
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帝以毅清貧賜
錢三十萬日給米肉年七十告老後司徒舉毅爲青
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欒安

孫尹表曰毅疾惡之心小過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令去事實此爲機閣毅使絶人倫之路也由是毅遂爲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太康六年卒武帝撫几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

子暾字長升正直有父風初暾父毅疾馮紞姦佞欲奏其罪未果而卒至是紞位宦日隆暾慨然曰使先人在不令紞得無患後轉侍御史會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暾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暾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

之彰伏不敢言衆人解釋乃止彰久貴豪侈每出輒從百餘人自此之後務從簡素惠帝之幸長安也留暾守洛陽河間王顒遣使鴆羊皇后暾上表理后無罪語在后傳帝還洛羊后反宫后遣使謝暾曰賴劉司隸忠誠得有今日暾五爲司隸允協物情後王彌使暾于青州爲石勒遊騎所獲竟被害

和嶠

和嶠字長輿汝南人也少有風格慕舅夏侯玄之爲人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庾顗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賈充亦重之稱于武帝選中書令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爲監嶠鄙勗爲人以意氣加之毎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答後與荀顗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奉詔而還顗勗並稱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悦而起嶠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爲憂帝知其言忠毎不酬和後與嶠語不及來事或以告賈妃妃銜之及惠帝

即位賈后使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嶠家産豐富擬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杜預以爲嶠有錢癖

任愷

任愷字元褒博昌人也少有識量尚魏明帝女晉國建爲侍中性忠正以社稷爲已任帝器而昵之惡賈充之爲人不欲令久執朝政毎裁抑焉會秦雍寇擾天子以爲憂愷因曰秦涼覆敗關右騷動此誠國家之所深慮宜速鎭撫使人心有庇自非威望重臣有

計畧者無以康西土也帝曰誰可任者愷曰賈充其人也於是詔充西鎮長安充用荀勗計得留充既爲帝所遇欲專名勢而庾純張華向秀和嶠之徒皆與愷善楊珧華廙等充所親敬於是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於式乾殿而謂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而罷外相崇重内甚不平或謂充謀曰愷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啟令典選便得漸疎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間隙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帝不之疑謂充舉得其才即日以愷爲吏部尚書愷選舉公平盡心所職然侍覲轉希

充與荀勗馮紞承間浸潤謂愷豪侈用御食器愷遂免官有司收太官宰人檢覈是愷妻齊長公主得賜魏時御器也愷既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一日萬錢猶云無可下箸處初魏舒雖歷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愷爲侍中薦舒至是舒爲右光祿開府時以愷有佐世器局而舒登三公愷止守散卿莫不爲之憤歎也愷不得志竟以憂卒

崔洪

崔洪字良伯博陵人也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而退無後言武帝世爲御史朝廷憚之時人爲之語曰叢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爲鷂在北爲鷹薦郤詵代巳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我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讌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趍之義故爾

劉頌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厲王胥之後也世爲名族同郡有雷蔣穀魯四姓皆出其下時人爲之語曰雷蔣穀魯劉最爲祖武帝踐祚拜尚書郎典科律申冤訟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爲詳平會滅吳諸將爭功遣頌校其事以王渾爲上功王濬爲中功帝以頌持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甚慟聞華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種也倫黨張林聞之大怒憚頌持正而不能害也

孫秀等推崇倫功宜加九錫百僚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廟乂安雖夔后被退勢臣受誅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並無九錫之命違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無所施或以頌爲張華之黨將害之孫秀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頌乃止初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頌曰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爲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義爲婚可也友方欲列上爲陳騫所止故得不劾頌

問明法掾蔡畿曰鄉里誰最屈畿云劉友屈頌作色呵之畿曰友以私議冒犯明府爲非然鄉里公論稱屈

史臣曰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詳辨刑名遊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眷言東國顧郎顗而有餘逮賊臣專命忠鯁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雖古遺直何以尚茲至於緣其私議不平劉友異夫憎而知善舉不避讎者歟

傅玄 子咸

傅玄字休奕北地人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鐘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武帝初即位廣納直言玄上疏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陛下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詔乃使玄草詔進之玄復上疏曰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莅事而享天祿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臣以爲亟定其制通計而天下若干人爲士若干人爲農若干人爲工若干人爲商賈冗散無事者不督

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玄又言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爲害之勢也惟恐胡虜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爲降可動復動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爲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竟不見用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爲殿內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厲聲

色而責謂者謂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僚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坐免官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尋卒於家時年六十二玄專心誦學著述不廢初作内篇或以示司空王沉沉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足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　子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頴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

人之作矣咸以世俗奢侈上書曰臣以為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尭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梁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于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昔毛玠為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嘆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書奏朝廷從之遷尚書左丞惠帝即位楊駿輔政咸言于駿曰事與世

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尚矣今聖上欲委政於公諒闇自居天下未以為善者以億兆顒顒戴仰宸極聽於冢宰懼天光有蔽周公聖人猶不免謗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駿意稍折漸以不平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曰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為快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座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今逆畏以直

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為忠益而當見疾乎居無何駿誅時汝南王亮輔政咸致書曰咸以為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今臣既不聖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咸之為人不能面從訾觸楊駿幾為身禍況於殿下而當有惜往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欻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為惡必將以此見恕亮不納毋憂去官頃之起司隸校尉咸又

上表曰故光祿大夫劉毅爲司隸聲震内外遠近清肅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節亦由所奏見從威風得伸也詔曰但當思必應繩中理威風自伸何獨劉毅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朝野混淆咸奏免河南尹澹等京都肅然貴戚慴伏吳郡顧榮常與親故書曰傅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

晉書纂卷之四終

晉書纂卷之五

明海虞錢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向雄

向雄字茂伯山陽人也雄初仕郡爲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爲之悲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爲太守又以少譴繫雄於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雄爲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歛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王經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讎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累遷黃門侍郎時吳奮劉毅俱爲侍中同在門下雄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勅雄令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詣毅再拜曰向被詔命君臣義絶如何於是即去帝聞而大怒問雄曰我令

卿復君臣之好何以故絶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川劉河內於臣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帝從之齊王攸將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臥在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

閻纘

閻纘字續伯巴西人也少游英豪多所交結博覽墳典該通物理父卒繼母不慈纘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

年纘無慼色孝謹不怠母後意解爲太傅楊駿舍人駿之誅也纘棄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等共葬之岳畏罪推纘爲主墓成當葬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衆咸懼填冢而逃纘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去愍懷太子之廢也纘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曰伏念遹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沉淪富貴每選師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疏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遹使至於此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悾悾之誠皆爲國計臣老母見臣爲表乃爲臣卜卦云書御卽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爲頻見拔擢當爲近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書御不省及張華遇害賈謐被誅朝野震悚纘獨撫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過叱賈謐尸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晩矣

皇太孫立纘復上疏曰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竟使太子流離沒命許昌今伏見詔書建立太孫臣願陛下因此大更釐改以爲永制向使晉法得容爲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子得如邴吉距詔不坐伏死諫爭則聖意必變太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左右姦凶毒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夭也自今已後諸有廢興倉卒羣臣皆須錄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爲信來事難知往事可改至於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以爲師傅太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

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
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
定晨省跪問安否於情得盡五日一朝於敬既簡於
恩亦疎易致搆間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之
制起漢高祖身爲天子父爲庶人萬機事多故闕私
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俗疏
奏朝廷善其忠烈趙王倫死既葬纘以車轢其冢纘
不護細行而慷慨好大節卒於官

史臣曰愍懷之廢也天下稱其寃然皆懼亂政之
參夷懾淫嬖之凶忍遂使謀臣懷忠而結舌義士

蓄憤而吞聲閻纘伯官既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
戟輕生重義視死如歸伏奏而待嚴誅輿棺以趨
殿顧視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徒隷齒也

阮籍 從子咸 咸子瞻 孚 咸從子脩 裕

阮籍字嗣宗陳留人也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
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
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
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
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爲勝己由是咸共稱異太尉

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何曾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

蔣濟聞其有儁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昔子夏
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
昭王陪乘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非
所克堪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
去濟大怒及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
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爲景帝從事中郎
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
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文帝初欲爲武帝
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
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

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
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
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有司言有子殺母者
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
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
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
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
尉遺落世事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
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
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

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

見世說

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唁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為禮籍既不哭君何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為兩得籍又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

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耶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

荀勗善調宮商無不諧韻咸心謂之不諧勗意忌之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王尺便是天下正尺以試所校已所治金石絲竹皆覺短一

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獨不見群蝨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蝨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子渾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　從子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為竹林之游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為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

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山濤舉咸典選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居母喪縱情越禮素幸姑之婢姑當歸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論者甚非之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每以得意為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群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為遠不及也以壽終二子瞻孚　瞻字

衆於是伏阮神識　見世說

世說又謂是阮修云王夷甫問修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因辟之爲掾世謂三語掾

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善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矣舉止灼然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卽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瞻常群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温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

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修曰若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爲友

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卽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時年三十　孚字遙集其母卽姑婢也孚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而以字焉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鎮廣陵高選綱佐以孚爲長史帝謂曰卿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孚答曰今王莅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斂迹氛祲既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爝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當年耳遷黃門侍郎嘗以金貂換酒復爲所司彈劾帝宥之及帝疾大漸温嶠入受顧命過孚要與同行升車乃告之曰主上遂大漸江左危弱實資群賢共康世務卿時望所歸今欲屈卿同受顧託孚不答固求下車嶠不許垂至臺門告嶠內迫求暫下便徒步還家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嘆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甚閒暢於是勝負始分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今主幼時艱運終

百六而庚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尋而蘇峻作逆識者以爲知幾　脩字宣子咸從子也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人死者有鬼脩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着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論者服焉後遂伐社樹或止之脩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爲社伐樹則社亾矣性簡任不脩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阜之間

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沒當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亹亹之處定何如耳及與脩談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焉梁國張偉志趣不常自隱於屠釣脩愛其才美而知其不真偉後爲黃門郎果以世事受累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王敦時爲鴻臚卿謂脩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祿能作不脩曰亦復可爾耳遂爲之

裕字思曠孚之族弟也弱冠王敦命爲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職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遂免官由是得違敦難論者以此貴之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又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眞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裕亦審時流必當逐已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裕雖不博學論難甚精嘗問謝萬云未見四本論君試爲言之萬叙說既畢裕於是攡辭數百言精義入微聞者皆嗟味之裕嘗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爲先故終日靜默無所修綜而物自宗焉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命焚之在東山久之累徵不就或問裕曰子屢辭徵聘而宰二郡何耶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爲高也吾少無宦情無抽於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耳

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忽被篤疾爲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必當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 見世說

嵇康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銍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其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瑯琊王戎遂爲竹林之游世所謂竹

康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見世說

呂安來直康不在喜出延之

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
慍之色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
樵蘇者遇之咸謂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
游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
儁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
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
卷素書遽呼康往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趣非常
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山濤將
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曰足下羞庖人
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君子百行殊塗同致循性而

動各附所安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
爲人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逸
之情轉篤聞道士遺言餌术黄精令人久壽意甚信
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
能舍其所樂從其所懼哉自卜已審若道盡塗殫則
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
與親舊叙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
畢矣豈可見黄門而稱貞哉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
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
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

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欣作鳳字凡鳥也見世說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偶傷其道

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
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初康居貧嘗與向秀
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
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
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
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康
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因譖康
欲助毌丘儉帝聽信遂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
千人請以爲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
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

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
康嘗游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
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
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
不言其姓字子紹別有傳

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內人也清悟有遠識雅好老莊之學
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方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
旨統也秀乃爲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
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後郭象又述而廣之始

秀欲注稽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康善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安康既誅秀應本郡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經山陽舊廬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秀乃作思舊賦云余與稽康呂安居止接近稽意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並以事見法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泉寒氷凄然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

劉伶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幛衣諸君何爲入我幛中 見世說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稽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兒之言愼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幙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於是捧甖承槽銜盃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怳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

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竟以壽終

謝鯤

謝鯤字幼輿陽夏人通簡有高識不脩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稽紹並奇之永興中長沙王乂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其出奔乂欲鞭之鯤解衣就罰曾無忤容既舍之又無喜色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爲掾任達不拘尋除名于時名士王玄阮脩之徒並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爲之歎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鄰家高氏

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慠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黄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憺然無懼色便於窗中度手牽之胛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王敦引爲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談話無勌惟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盼敦其爲人所慕如此鯤居身於可否之間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歲而已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

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溫嶠嘗謂鯤子曰尊大君豈惟識量淹遠至於神鑒沈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及敦將爲逆至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及至都復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顗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羣情怗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鯤弗知敦怒曰君麤疎邪二子不相當已收之矣鯤與顗素相

永嘉中洛城東北地陷有二鵝出焉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有隱士董養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可盡言乎謂鯤曰君等可深藏矣

親重聞之愕然若喪諸己參軍王嶠以敦誅顗諫之甚切敦大怒命斬嶠時人士畏懼莫敢言者鯤曰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旣誅害忠賢而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鯤喻敦曰公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杖衆望以順羣情盡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勲侔一匡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矣公若入朝鯤請侍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鯤尋卒時年四十三子尚別有

傳

胡母輔之　子謙之

胡母輔之字彥國泰山人也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爲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爲後進領袖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爲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郡事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爲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

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召見甚悅之擢爲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　子謙之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爲狂輔之正酣飲謙之闚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所爲如此

畢卓

畢卓字茂世新蔡人爲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

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盃左手持蟹鰲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王尼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也本兵家子卓犖不羈初爲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與瑯琊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迭屬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廐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因免爲兵時尚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爾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幾綏果爲東海王越所殺初入洛尼詣越百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百拜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爲公軍人所略尼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即賜絹五十疋諸貴人聞競往餉之洛陽陷避亂江夏時王澄爲荆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有一子無居

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饑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羊曼　弟聃

羊曼字祖延太傅祜兄孫也任達頹縱好飲酒爲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郗鑒爲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壼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委伯而曼爲黯伯凡八人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儁也代阮孚爲

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供饌曼拜丹陽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乃不如曼之眞率蘇峻作亂或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勒衆不動爲峻所害

弟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兖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爲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爲猾伯而聃以狼戾爲鎻伯盖擬古之四凶

光逸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將加罰逸曰家貧衣单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柰何惜一被而殺一人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後爲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母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望見逸謂邃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俊器令怪客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輔之時爲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於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即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爲誤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尋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裎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

史臣曰莊生放達馳辯無窮弃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蔑王公砥痔兼車鳴鳶吞腐以

兹自尸於焉翫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於埃壒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兹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兹焉自垢臨鍜竈而不廻登廣武而長歎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

時人目敳善於

庾敳　子敳

庾峻字山甫潁川人也少好學有才思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尚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申暢疑滯對答詳悉遷祕書丞武帝踐祚拜諫議大夫常侍帝講詩中庶子何劭論風雅正變之義峻起難往反四坐莫能屈之是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疏文多不載

子敳字子嵩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爲陳留相未嘗以事嬰心從容酣觴寄通而已處衆人中居然獨立嘗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

同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猶賈誼之服鳥也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有無之間耳參東海王越軍事時越府多儁異敳在其中常自袖手河南郭象善老莊時人以爲王弼之亞敳甚知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象爲太傅主簿任事專勢敳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敳有重名爲縉紳所推而聚斂積實談者譏之都官從事溫嶠奏之敳更器嶠目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多節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爲所

托大長於自藏

構惟敳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問於敳而敳乃頹然已醉幘墜機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二千萬隨公所取矣輿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王衍不與敳交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爲耳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石勒之亂與衍俱被害

（莊子逍遙篇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見世）

郭象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王衍每云聽

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東海王越引爲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當權熏灼內外由是素論去之先是註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註外而爲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爲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庾純

庾純字謀甫峻弟也博學有才義為世儒宗歷河南尹初純以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旦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眾坐因罷上表自劾遂免官

西曹掾劉斌議以為由醉得罪宜蒙哀察帝乃下詔曰自中世以來多為貴重順意賤者生情故令釋之定國得揚名於前世今議免純者當為將來之醉戒耳劉掾議當矣復以純為國子祭酒

皇甫謐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人出後叔父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為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以著述為務自號玄晏先生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為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為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遂不仕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修短分定懸天乎時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為布衣時過吾吾

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謐為釋勸論以通志焉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謐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以尪弊迷於道趣因疾抽簪散髮林阜人綱不閒鳥獸為群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瓌俊索隱於傅巖收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謐辭切言至遂見聽許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

車書與之謚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桓司馬石椁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於秦始皇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椁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椁不加纒歛不修沐浴不造親服殯含之物一皆絶之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卒年六十八子方回遵其遺命焉

方回少遵父操刺史陶侃禮之甚厚每造之着素士服望門輒下而進

摯虞

摯虞字仲洽京兆人也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彛倫輕舉遠游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以明天命之不可違故作思游賦補尚書郎將作大匠陳思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

晉志魏陳思王植之子晉武帝嘗問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請歸尋

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曰昔聖人象物制器以存時用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絓閡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臣以爲宜如所奏時懷帝親郊自元康以來不親郊祀禮儀弛廢虞考正舊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亂盜竊縱横人饑相食虞素清貧遂以餧卒虞善觀玄象嘗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其唯凉土乎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

束皙

束皙字廣微元城人漢疎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皙博學多聞少游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太康中郡界大旱皙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爲皙誠感爲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束長生性沈退不慕榮利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張華見而奇之召皙爲掾轉

按還奏曰按錄無此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問所作以先王名高是以假託帝顧謂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爲蔣

不音浮人妙也

佐著作郎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漆書皆科斗字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晳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亾村人以爲怪乃招攜之水濵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晳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

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劒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賜晳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

史臣曰皇甫謐素履幽貞閒居養疾留情筆削敦悅丘墳軒冕未足爲榮貧賤不以爲耻斯固有晉之高人歟洎乎篤終立論薄葬昭儉既戒奢於季氏亦無取於王孫可謂達存亾之機矣摯虞束晳詳覽載籍多識舊章或擢官延閣裁成言事之書或莅政秩宗參定禋郊之禮虞既厄於從理晳乃年位不充嗟夫

郤詵

郤詵字廣基濟陰人也博學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詵母病苦無車及亾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冢負土成墳武帝問詵曰卿自

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

華譚　袁甫附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辯爲鄰里所重太康中舉秀才至洛陽武帝親策之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譚素以才學爲東土所推同郡劉頌時爲廷尉見之歎息曰不悟鄉里有如此才博士王濟於衆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羣公辟命採英奇於仄陋拔賢儁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亾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答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

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濵夜光之璞出乎荆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子弗聞乎昔武王剋商遷殷頑民于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乎濟又曰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至於君臣失位國亾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答曰吁存亾有運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否泰有時曷人力之所能哉濟甚禮之遷廬江内史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

馥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儔今果效矣甘卓嘗爲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答不知遺絹二匹以遣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亾矣太興初轉祕書監自負宿名恒怏怏不得志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戴若思弟邈譚女壻也譚平生時常抑若思而進邈若思每銜之迨用事恒毁譚於帝由是宦塗不至譚每懷觖望嘗從容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祕閣汲黯之言復存於今　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譚齊名以詞辨稱嘗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爲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帽縠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虀是以黄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除松滋令石珩問甫曰卿名能辨豈知壽陽已西何以恒旱壽陽已東何以恒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亾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强邦一朝失職憤

歎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恒澇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彊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京師若能抑彊扶弱先疎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觀者歎其敏捷

陸機　弟雲　雲弟耽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鍾少有異才文章冠世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

世說云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見世說

盧充家西二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出獵逐一獐忽見一里門如府舍曰少府府此充使甫

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辨亡論二篇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蓴羮未下鹽豉時人稱爲名對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珽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既而羇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絶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筩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爲常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齊王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冏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河北大都督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台

書圖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已女有娠送充歸居四年抱兒還充忽不見即毓珽之祖故云鬼子見孔氏志怪

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於河橋鼓聲聞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乂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爲之不流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爲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録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幰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

蔡司徒說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士龍爲人文弱可愛

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忼慨見世說

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寃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銳飄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

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年十六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

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著縗絰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出補浚儀令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其神明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配食縣社愛才好士多所貢達成都王穎表爲清河內史穎晚節政衰雲屢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忿怨機之敗也并收雲穎官屬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爲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羣心疑惑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

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雲弟耽爲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參軍孫惠與內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攜闇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荼毒難言國喪儁望悲豈一人其爲州里所痛悼如此後東海王越討穎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

機祖父世爲吳將鎮西陵機戰敗河橋

弟枉害罪狀顈云

制曰陸機陸雲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迴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廻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折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翮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脩鱗凌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是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觀機雲之行已也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易足上蔡之犬不誡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然則三世爲將釁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河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王隱晉書云潘岳內非之作此謔而七賢論曰濤之處選非望非絕故岳是言

夏侯湛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幼有盛才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久之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其後爲野王令政清務閒優遊多暇作昆弟誥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岳因此遂作家風詩湛族爲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脩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亾之理

潘岳

潘岳字安仁滎陽人也父芘琅琊內史岳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爲奇童謂終賈之儔也岳才名冠世爲衆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爲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爲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閣道爲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鞧和嶠刺促不得休選爲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水文清旨詣辭多不錄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構愍懷之文岳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爲其首謐晉書

限斷亦岳之辭也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
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既仕宦不達作閒居賦曰岳
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
宦之目未曾不慨然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巧誠有之
拙亦宜然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
再免一除名一不拜遷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
抑亦拙之效也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
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
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於是覽止足之
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漁釣

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
伏臘之費此亦拙者之為政也乃作賦焉初芘為琅
琊內史孫秀為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為人
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為中書令岳
於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答曰中心藏
之何日忘之岳於是自知不免俄而秀遂誣岳及石
崇為亂誅之夷三族岳將詣市與母別曰負阿母初
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
仁卿亦復爾邪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
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岳美姿儀辭藻

七命贍儷精工 亢又多所不載 二陸三張資侯 尼岳晉代文章之冠

絕麗尤善為哀誄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
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
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岳從子尼字正叔與岳俱文名世）

張載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
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
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
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鐫之於劍閣山焉載又為榷論
為濛汜賦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談

盡日為之延譽遂知名　弟協字景陽少有俊才
與載齊名累遷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于時天下
已亂所在寇盜協遂棄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
以屬詠自娛擬諸文士作七命世以為工　協弟
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
時人謂載協亢陸機雲曰二陸三張

史臣曰孝若摛蔚春華時標麗藻覩其抵疑詮理
本窮通於自天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孝悌旨深致
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
前史儔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機文喻海韞遂山

而育無岳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然其挾彈盈果拜塵趨貴茂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逞之間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歟正叔含咀藝文履危居正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乘輿之鑒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孟陽鏤石之文見奇於張敏濛汜之詠取重於傅玄景陽摛光玉府棣蕚相輝洎乎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考覈遺文非徒語也

晉書纂卷之五終

晉書纂卷之六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江統

江統字應元陳留人也靜默有遠志時人爲之語曰嶷然稀言江應元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畧曰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故禹平九土西戎即叙漢徙羌關中與華人雜處數歲後族

類蕃息害起肘腋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魏與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彊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夫關中土沃物豊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横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

蔓當今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着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着陰平武都之界各附本種反其舊土慰彼羇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芥之憂於計爲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識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統上書諫陳五事朝廷善之及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司不聽宮臣追送統冐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漣都官從事收付河南洛陽獄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統由是得免東海王越爲兗

州牧以統爲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舉高平郗鑒爲賢良陳留阮脩爲亘言濟北程收爲方正時以爲知人

孫楚　孫綽

孫楚字子荆太原人也才藻卓絶爽邁不群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後復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訕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未判決遂湮廢

楚詩云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叙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積年起衛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羣臣將上賀楚上言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夫龍或俯潛于重泉或仰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厮役之賢沒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垂夢於傅巖望想於渭濱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無繫世族必先逸賤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

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楚少所推服惟雅敬濟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子纂　纂子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所居齋前種一株松恒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

許詢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永無棟梁日耳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時大司馬桓溫欲經

上文度與林法師講於公理毋欲小屈綽曰法師今日如著敝

絮在荊棘中觸地挂閡

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桓溫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于時文士綽為其冠溫王郗庾諸君之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

史臣曰江統風檢操行良有可稱陳留多士斯為其冠徙戎之論寔乃經國遠圖逮愍懷廢徙冒禁拜辭所謂命輕鴻毛義貴熊掌孫楚超然出類見知武子誠無媿色而負才誕傲茂苞忿奕違遜讓之道肆陵憤之氣十年沉廢蓋自取矣綽名顯中

楚賓與鄉人郭奕忿爭

元子溫字

興無忝爾祖亘論辭都不僭元子有匪躬之節豈徒文雅而已哉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魏兖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柏禮畢乃還一州以為美談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下詔簡猛士以濟武功兖州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揚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為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

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畧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公卿僉曰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要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亾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

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絶朝廷憂之或謂已没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凉也隆到武威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

平

胡奮

胡奮字玄威安定人也性開朗有籌略少好武事以功累遷征南將軍奮家世將門晚乃好學有刀筆之用泰始末武帝怠政事而耽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六宮奮女選入爲貴人奮唯有一子爲南陽王友早亾及聞女爲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男入九地之下女出九天之上奮既舊臣兼有椒房之助甚見寵待時楊駿以后父驕傲自得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觀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時駿雖銜之而不能害

吾彥

吾彥字士則吳郡人也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膂力絶群仕吳爲通江吏時將軍薛珝杖節南征軍容甚盛彥觀之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足慕也初爲小將給吳大司馬陸抗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人陽狂拔刀跳躍而來坐上諸

將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几禦之衆服其勇乃擢用焉吳亾彥始歸降帝嘗問薛瑩曰孫皓所以亾國者何也瑩對曰皓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安敗亾之釁由此而作矣其後帝又問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爲亾國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所以爲陛下擒此蓋天時豈人事也張華時在坐謂彥曰君爲吳將積有歲年蔑爾無聞竊所惑矣彥厲聲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乎帝甚嘉之帝嘗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

不及抗彥爲交州刺史重餉陸機兄弟機將受之雲
曰彥本微賤爲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安可受之機
乃止因此每毀之長沙孝廉尹虞謂機等曰自古由
賤而興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幹等並起自
寒微皆內侍外鎮人無譏者卿以士則答詔小有不
善毀之無已吾恐南人皆將去卿卿便獨坐也於是
機意乃解

周處　子玘　札

周處字子隱義興人也少孤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
不脩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

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
樂邪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
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此
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
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
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
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已
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
自脩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
君前塗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

志好學有文思朞年州府交辟仕吳爲東觀左丞及
吳平王渾登建鄴宮釃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
之餘得無慼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
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慼豈惟一人渾有慙色入洛累
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肜違法處深
文按之及氐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彊直乃使隸夏
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
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
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吾死所也萬年聞之
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爲人才兼文武若專斷

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既而梁王肜
爲征西大將軍處知肜不平必當陷已自以人臣盡
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還時賊屯梁山有
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
至覆敗乃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肜促令
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
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
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曰
此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
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我

玘平石冰斬陳敏討錢璯故云三定江南

諸傖指王導刁協輩以平日輕玘

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子玘札並知名

玘字宣佩彊毅沉斷有父風而文學不及閉門潔己不妄交游名重一方玘三定江南開復王略帝以玘頻興義兵勳誠並茂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鄉丹陽之永世別爲義興郡以彰其功焉玘宗族彊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于時中州人士佐佑王業而玘自以爲不得調內懷怨望乃陰謀誅諸執政後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卒將卒謂子勰曰殺我者諸傖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傖故云耳勰常緘父言欲起兵以討王導刁協爲名時札以

疾疑家聞而大驚乃告亂於義興太守勰知札不同不敢發兵

札字宣季性矜險好利外方內荏王敦舉兵攻石頭札開門應敦故王師敗績敦轉札爲會稽內史時札兄靖子懋清流亭侯懋弟莚吳興內史莚弟贊武康縣侯贊弟縉都鄉侯次兄子勰烏程公札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爲比王敦深忌之時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衆自言八百歲故號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鄴以鬼道療病又時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養徒灊山云應讖當王敦遂誣札及其諸兄子與脫謀圖不軌盡殺札兄弟子札性貪財好色惟以業產爲務兵至之日庫中有精杖外白以配兵札猶惜不與以敝者給之其鄙吝如此故士卒莫爲之用

周訪　孫虒　訪子光

周訪字士達本汝南人也漢末避地江南至訪四世吳平因家廬江尋陽焉少沉毅謙而能讓周窮振乏家無餘財鄉人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及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匿於帝帝不之罪以訪爲尋陽太守命訪

與諸軍共征杜弢於時賊率杜曾聚兵數萬徑造沔口大爲寇害威震江沔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

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曾當相論爲荊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乆之詔以訪爲荊州敦以訪名將勳業隆重有疑色其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鄙州實用武之國若以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幷遺玉環玉椀以申厚意訪投椀于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勳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訪練兵簡卒欲宣力中原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聞敦有不臣之心訪恒切齒敦雖懷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爲非初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嶽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壽周當下壽優劣更由年耳訪小侃一歲卒年六十一

孫虓字孟威少有節操領梓潼太守寧康初苻堅將楊安寇梓潼虓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爲堅將邀而獲之虓遂降于安堅欲以爲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況郎任乎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爲氐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整堅因謂虓曰晉家元會何如此虓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譬猶犬羊相羣何敢比天子及呂光征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虓曰朕衆力何如虓曰戎夷已來未之有也堅黨以虓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後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堅引虓問其狀虓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況虓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矣遂撻之徙于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絜已於後吉祖冲不食而死皆忠臣也虓竟以病卒於太原

訪子光少有父風年十一見王敦敦謂曰貴郡未有將誰可用者光曰明公不耻下問竊謂無復見勝敦笑以爲尋陽太守及敦舉兵光率千餘人赴之既至敦已死光未之知求見敦王應祕不言以疾告光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見王公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衆並愕然其夕衆散錢鳳走出至闔廬洲

光捕鳳詣闕贖罪故得不廢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爲刺史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

索靖　子綝

衛恒作草書勢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氾衷張甝索紾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四人並早亡唯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爲西域戊己校尉長史同郡張勃特表靖才藝絕人宜在臺閣不宜遠出邊塞武帝納之擢爲尚書郎靖與尚書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太安末河間王顒舉兵向洛陽拜靖遊擊將軍與賊戰大破之靖亦被傷而卒靖作草書狀先時靖行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宮殿至張駿於其地立南城起宗廟建宮殿焉靖有五子少子綝字巨秀少有逸羣之量靖每曰綝廊廟之才非簡札之用州郡不足汚吾兒也嘗報

兄讐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懷帝蒙塵與閻鼎立秦王爲皇太子及卽尊位是爲愍帝劉曜復率衆入馮翊帝累徵兵於南陽王保保左右議曰蝮蛇在手壯士解其腕且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蛇已螫頭頭可截不保須諸軍集乃當發麴允欲挾天子趣保綝以保必逞欲乃止時自長安以西不復奉朝廷百官饑乏採梠自存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綝對曰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也後劉曜又率衆圍京城綝與麴允固守長安小城城中饑窘人相食死亡逃奔不可制帝使侍中宋敞送牋降於曜綝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歲未易可剋也若許綝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軍十五年未嘗以譎詭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綝所說如是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若審兵食未盡者

佞可勉强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悟天命孤恐
霄威一震玉石俱摧及帝出降綝隨帝至平陽縣聰
以其不忠於本朝戮之於東市

周浚　子嵩　從弟馥　成公簡附

周浚字開林汝南人也性果烈有人倫鑒識鄉人史
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浚獨引之爲友遂以妹妻之曜
竟有名於世浚隨王渾伐吳與孫皓中軍大戰斬僞
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俘馘萬計進軍屯于橫江時
聞龍驤將軍王濬既破上方別駕何惲說浚曰王龍
驤既破武昌兵威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剋土崩之

勢見矣竊謂宜速渡江直指建鄴可不戰而擒浚善
其謀便使白渾渾曰受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
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剋萬里之寇以既濟
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渾執不聽居無何而濬至
渾召之不來乃直指三江山孫皓遂降於濬渾深恨
之而欲與濬爭功惲牋與浚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
我實緩師而今方競其功將虧雍穆之弘興矜爭之
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牋即諫止渾渾不能納
初吳之未平也浚在弋陽南北爲互市而諸將多相
襲奪以爲功吳將蔡敏守沔中其兄珪爲將在秣陵

嵩兄顗爲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協營救備親好之至嵩狼狽來刁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嵩手批之刁爲辟易于戶側旣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遲便出見

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閒固當舉信義以相高
而聞疆埸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愼無
爲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
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
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武帝問浚卿宗後
生稱誰爲可答曰臣叔父子恢稱重臣宗從父子馥
稱清臣宗帝並召用子顗嵩顗別有傳　嵩字仲
智狷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元帝卽位拜御史中丞
是時帝以王敦勢盛漸疏忌王導等嵩上疏曰王導
等忠素竭誠義以輔上共隆洪基翼成大業雖陛下

有天人之會此亦羣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
業雖建羯寇未梟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宮沉淪妃
后不反正委任推轂之日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
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將令賢智杜心義士喪志
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疏奏帝感悟故導等
獲全王敦既害顗而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爲
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懼失人情故未加
害用爲從事中郎乃密使妖人李脫誣嵩遂害之嵩
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　馥字祖宣浚從
弟也少與友人成公簡齊名馥自經世故每欲維正

朝廷忠情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論厲然越深憚之馥覩羣賊孔熾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馥不先白於越而直上書越大怒先是越召馥馥不肯行越啓旨圖馥使謝摛爲檄摛馥之故將也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摛之辭摛聞之遂毀草旬日而馥衆潰憂憤發病卒初華譚之失廬江也往壽春依馥及馥軍敗歸于元帝帝問曰周祖宣何至于反譚對曰馥見寇賊滋蔓王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紓國難方伯不同遂致其伐曾不踰時而京都淪沒若使從馥之謀或可後亡也原情求實何得爲反帝曰

馥位爲征鎮握兵方隅召而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馥振纓中朝出據方嶽而高晷不舉往往失和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然謂之反不亦誣乎帝意始解　成公簡字宗舒性朴素不求榮利潛心道味張茂先每言簡淸靜比楊子雲默識擬張安世後爲中書郞時馥已爲司隸校尉簡自以才高而在馥之下謂馥曰楊雄爲郞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列三司古今一揆耳馥甚慙之

苟晞

苟晞字道將河內人也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討之命晞爲前鋒陷其九壘遂定鄴而還威名甚盛時人擬之韓白進位撫軍將軍都督靑兗諸軍事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决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旣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杖法如此晞見朝政日亂懼禍及已而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卽遺都下親兗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發暮還初東海王越以晞復其讐耻甚德之引

升堂結爲兄弟越司馬潘滔等說曰兗州要衝魏武以之輔相漢室苟晞有大志非純臣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靑州厚其名號晞必悅越以爲然乃遷晞靑州刺史晞乃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頓丘太守魏植爲流人所逼衆五六萬大掠兗州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靑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晞尋破植晞出於孤微位至上將志頗盈滿奴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累夜不出戶庭刑政苛虐縱情肆欲遼西閭亨以書固諫晞怒殺之晞從事中郞明預有疾居家

所謂殺人多矣能無及乎

聞之乃轝病諫睎曰皇晉遭六百之數當危難之機明公親稟廟筭將爲國家除暴閻亨美士奈何無罪一旦殺之睎怒曰我自殺閻亨何關人事而轝病來罵我左右爲戰慄頎曰以明公以禮見進頎欲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頎其若遠近怨明公何願明公且置其怒而思頎之言睎有慙色由是衆心稍離莫爲致用石勒襲睎殺之弟純亦遇害

劉喬　孫柳

劉喬字仲彦南陽人累遷散騎常侍齊王冏爲大司馬初嵇紹爲冏所重每下階迎之喬言於冏曰裴張

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嵇紹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彦輔來公未嘗下床何獨加敬於紹冏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爲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喬孫柳　柳字叔惠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簏矣時人重其言

劉琨　兄輿

劉琨字越石中山人少得儁朗之目與范陽祖納俱以雄豪著名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爲當世所許秘書監賈謐參管朝政京師人士無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徒並以文才降節事謐琨兄弟亦在其間號曰二十四友永嘉元年爲幷州刺史翦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恒以城門爲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鞬而耨琨撫循勞來甚得物情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然素奢豪嗜聲色雖暫自矯勵而輒復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

通遊于貴勢琨甚愛之署爲晉陽令潤恃寵驕恣干預琨政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以此爲諫幷諫琨除潤琨不納潤因譖令狐盛于琨琨不之察便殺之琨母曰汝不能弘經畧駕豪傑專欲除勝己以自安當何以得濟如是禍必及我不從盛子泥奔于劉聰具言虛實聰乘虛襲晉陽琨父母並遇害琨志在復讐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愍帝即位拜琨都督幷冀幽三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要琨欲與同奬王室琨由是率衆赴之匹磾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爲兄弟期討石勒歃血載書

檄諸方守俱集襄國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獨不
進乃沮其計匹磾奔其兄喪琨遣世子羣送之而末
波率衆要擊匹磾而敗走之羣爲末波所得末波厚
禮之共結盟而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爲內應
而爲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北府小城不之知也
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
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
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忘義
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志將聽還屯其中弟叔軍
好學有智謀爲匹磾所信謂匹磾曰吾胡夷耳所以

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
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初琨之去
晉陽也慮及危亡而大恥不雪亦知夷狄難以義伏
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
窮欲率部曲死于賊壘斯謀未果竟爲匹磾所拘自
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爲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曰握
中有懸璧本是荆山球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
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
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輈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琨
詩託意非常攄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

用以激諶諶素無奇畧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琨既
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會王敦密
使匹磾殺琨匹磾遂稱有詔收琨初琨聞敦使至謂
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
恨讐恥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歔欷不能自勝匹
磾遂縊之時年四十八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
交勝己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
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其意氣相期如此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
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淸嘯賊聞之皆凄然長歎

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
之賊並棄圍而走　兄輿字慶孫儁朗有才局與
琨並尚書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都爲之語曰洛中
奕奕慶孫越石范陽王虓鎭鄴以輿爲魏郡太守虓
薨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汚人及至
越疑而銜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
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
下莫知所對輿既見越應機辨畫越傾膝酬接卽以
爲左長史越既總錄以輿爲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
几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皆人

人權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酬對款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

祖逖　兄納

祖逖字士稚范陽人也世吏二千石爲北州舊姓兄納等並開爽有才幹逖性豁蕩不修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逖有贊世才具與司空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綢繆

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逖爲行主元帝徵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從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爲盜竊攻剽富室逖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爲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

然自若也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爲豫州刺史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江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時石季龍領兵掠豫州住西臺逖鎭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

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戍饑久益懼無復膽氣屢敗勒兵勒鎭戍歸附者甚多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逖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剋己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爲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詔進逖爲鎭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皋縣修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

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爲都督逖以若思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遂感激發病先是術人戴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歷陽陳訓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爲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爲之立祠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尋以逖弟約代領其衆約別

有傳逖兄納　納字士言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爲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邪元帝作相引爲軍諮祭酒納好弈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棋對曰我亦忘憂耳隱曰蓋聞古人遭逢則以功達其道若其不遇則以言達其道當晉未有書而天下大亂舊事蕩滅君少長五都遊宦四方華夷成敗皆當聞見何不記述而有裁成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皆行於世便成沒而不朽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俱取散愁此可兼濟何必圍棋然後忘憂也納乃言之於帝曰自古小國猶有史官況於大府安可不置因舉隱可修著一代之典帝以問記室參軍鍾雅曰納所舉雖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是納始也初弟約與逖同母偏相親愛納與約異母頗有不平乃密以啟帝稱約懷陵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人謂納與約異母忌其寵貴乃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如讐朝廷因此棄納納既閒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及約爲逆朝野歎納有鑒裁焉納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

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納曰未益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必須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勳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汙盜蹠引少則爲清廉朝種暮穫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困之因曰君汝潁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

可得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
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謐之館借著馬倫之幕當于是日實佻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貧聞雞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爲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后流亡遞縈居彘之禍六戎横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跅弛易情各運其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鉉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啓戎心越石推心異類竟終幽圄痛哉士稚叶迹中興剋復九州之半而災星告釁笠轂徒招惜矣

王導　子悅　恬　孫珣　珉　謐

王導字茂弘覽之孫也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時元帝爲瑯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及從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

導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悅色惟臨海一人姓任及數胡人爲未洽公

因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復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羣胡同笑四坐並懽○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云欲與周旋無爲知人几案間

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瑯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

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剋己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晉國既建以導爲丞相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若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剋復神

事見世說

許侍中與顧司空和俱丞相從事嘗夜至丞相許戲丞相便命使入己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熟許上床便咍臺大鼾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

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衆收淚而謝之于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導上書勸設庠序擇朝臣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爲之師帝納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後劉隗用事導漸見疎遠任眞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興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爲之危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

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初帝愛琅邪王裒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稱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王敦舉兵内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敦平進封始興郡公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爲成帝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亮遂召峻既而難作六軍敗績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

導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裙策杖路邊窺之嘆曰人言阿龍超阿龍超故自超不覺至臺門阿龍導小字

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虛矣且北冦遊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鎭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綀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綀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綀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爲時所慕如此初帝幼冲見導每拜又

常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爲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爲之興焉進位太傅又拜司空丞相妻曹氏卒贈金章紫綬初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鎭於外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

導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見世說 洽于諸子中最知名而洽二子珣珉尤著

談宜絶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於是讒間遂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中興名臣莫與爲比導六子悅恬洽協劭薈　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導嘗共悅奕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爾邪導性儉節帳下甘果

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悅歷中書侍郎先導卒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殞絶悅與導語恒以慎密爲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不送至車後又恒爲母曹氏襞斂箱篋中物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嘗所送處哭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　恬字敬

珣爲桓宣武主簿公甚欲其人地爲一府之望

初見失儀賓客卽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後因月朝公于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 見世說 ○王珣疾臨困

豫少好武不爲公門所重導見悅輒喜見恬便有怒色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既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爲必厚待已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散髮而出據胡床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歸晚節更好士多技藝善奕棋爲中興第一　珣字元琳導子洽之子弱冠與陳郡謝玄爲桓溫掾俱爲溫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時溫經畧中夏竟無寧歲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珣兄弟皆謝氏婿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與珣

絶婚又離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釁時希安旨乃出珣爲豫章太守不之官安卒後遷侍中孝武深仗之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郄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于帝及王國寶自媚于會稽王道子而與珣等不協帝慮晏駕後怨隙必生故出恭恢爲方伯而委珣端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爲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况擁强兵竊發于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

問王武岡日世論以我家須重北誰武岡日世以比王北中郎東武遊臥向壁歎曰人臣不可以無年之領軍王洽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

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耳恭尋起兵國賓將殺珣等僅而得免歲餘卒初珣既與謝安有隙在東聞安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哭之甚慟法護珣小字也弟珉

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僧彌珉小字也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爲珣兄弟講毗曇經珉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卽於別室與法

邁坦之而無年故致此論武岡導孫謐

門法綱等數人自講法綱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代王獻之爲長兼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爲大令珉爲小令

謐字稚遠劭之子少有美譽與譙國桓胤大原王綏齊名桓玄舉兵詔謐銜命詣玄玄深敬昵焉玄篡封武昌縣開國公初劉裕爲布衣衆未之識也惟謐獨奇貴之常謂裕曰卿當爲一代英雄及裕破桓玄以謐錄尚書事謐既受寵桓氏常不自安護軍劉毅嘗問謐曰璽綬何在謐益懼會王綏以桓氏甥自疑謀反伏誅謐從弟諶少驍果輕俠欲誘謐還吴起兵爲亂乃說謐曰王綏無罪而義

及于陳云淮流塞竭王氏人物殆盡

旗誅之是除時望也兄少立名譽加位地如此欲不危得乎謐懼而出奔裕遣人追躡謐既還委任如先初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絶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史臣曰中原蕩覆江左嗣興乖少康之祀夏異文叔之輿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隼擊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翦吞沙之寇精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凌霜國綴旒而不滅開設學校爰立章程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

貽刀表祥筮水流慶

夫蕭曹弼漢爽望匡周不足爲儔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論情抑斯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爲仲父蓋其宜矣恬珣踵德副呂虔之贈刀謐乃隤聲慚劉毅之徵璽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虵實斯之謂也

晉書纂卷之六終

明海虞錢岱汝贍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劉弘

弘有羊杜之風

劉弘字和季沛國人少家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太安中張昌作亂以弘都督荊州諸軍事累戰破昌昌懼而逃其衆悉降荊土平初張奕領荊州弘至奕不受代舉兵距弘弘遣軍討奕斬之表曰今張昌未擒益梁蕭條猥集無賴之徒易相扇動飈風駭蕩則滄海横波比須表上慮失事機輒遣軍討奕即梟其首敢引覆餗之刑甘受專輒之罪詔慰諭焉時荊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帝從之弘迺敘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爲論者所稱弘以皮初補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襄陽太守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乎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嘆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

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愍之乃謫罰主者遂給韋袍複帽轉以相付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弘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幷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猥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別時益州刺史羅尚爲李特所敗遣使告急請粮弘移書贍給而州府綱紀以運道懸遠文武匱乏欲以零陵一運米五千斛與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零陵米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固于時流人在荊州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爲盜賊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敘用時總章大樂伶人避亂多至荊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爲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常爲之歎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況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送還本署陳敏寇揚州引兵欲西上時陶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有間侃者弘不疑之乃以侃爲前鋒督護委以討敏之任侃遣子及兄子爲質弘遣之曰賢叔征

范逵投侃宿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留客吾自爲計湛頭髮委地下爲二髲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爲薪剉諸薦以爲馬草逵深愧其厚意及洛遂稱之於顧榮諸人大獲美譽見世說

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不敢闚境弘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卒於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矣

陶侃　兄子輿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吳平徙家廬江之潯陽侃早孤貧鄱陽孝廉范逵常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髲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曰卿欲事郡乎侃曰欲之困於無津耳逵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爲

督郵有能名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侃虛心敬悅曰君終當有大名命其子與之結友而去夔察侃爲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異之伏波將軍孫秀（此非趙王倫黨孫秀）以亡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耻爲掾屬以侃寒宦召爲舍人郎中令楊晫侃州里也爲鄉論所歸侃詣之晫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吏部郎溫

雅謂晫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晫曰此人非凡器也尚書樂廣欲會荊揚士人武庫令黃慶進侃於廣人或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到會劉弘爲荊州刺史將之官辟侃爲南蠻長史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後爲江夏太守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後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爲雙鶴冲天而去時人異之服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羕之左右侃卽遣兵逼羕令出向賊

侃整陣於釣臺爲後繼羕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而帝使侃擊杜弢時周顗爲荊州刺史賊掠其良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誰能忍饑鬬邪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饑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大破之遣參軍王貢告捷於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伯仁方入境便爲賊破不知那得刺史王貢對曰鄙州方有事難非陶龍驤莫可敦然之卽表拜侃

爲荆州刺史王貢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曾爲前鋒遂與曾舉兵反徑向武昌侃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王貢復挑戰侃遥謂之曰杜弢爲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横脚馬上侃言訖貢斂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爲信貢遂來降弢敗走王敦深忌侃功將還江陵欲詣敦别敦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王廙爲荆州侃之佐吏將士詣敦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將鄭攀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廙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

迴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厠參軍梅陶長史陳頒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遂解於是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既達豫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侃至廣州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内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及王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敏勤于吏職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

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樗蒱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常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

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暨蘇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爲賊所害平南將軍温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命之列深以爲恨答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固請之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侃妻龔氏亦固勸自行於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邁與温嶠庾亮等俱會石頭侃都督李陽步將彭世殺

峻于陣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后之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頭平懼侃致討亮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使人屏之侃旋江陵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胤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詐也默尋遣使送奴婢絹百匹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胸懷且劉胤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虓

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綱寬簡欲因隙會騁其縱橫耳發使上表討默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卽欲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答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既至默將宗侯縛默父子五人詣侃降侃斬默等默在中原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益畏侃初蘇峻將馮鐵殺侃子奔于石勒勒以爲戍將侃告勒以故勒召而殺之詔侃都督江州凡微時

所荷一餐咸報薨年七十六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斷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亮司馬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爲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章至曰章自爲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爲君子王章爲小人今王章爲君子殷融爲小人侃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之於已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施惶怖謝罪時武昌號爲多士殷浩庾翼等皆爲佐吏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少進

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鎭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郡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適致禍之由非禦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未亡一年欲遜位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及疾篤將歸長沙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愆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爲美談將出府門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

輩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爲世所重如此然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武云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爲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掖猶痛又常如厠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若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竪理當爲公若

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裛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彊兵潛有窺窬之志毎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侃兄子輿果烈善戰以功累遷武威將軍及侃與杜弢戰敗賊以桔槔打沒官軍船艦軍中失色輿以輕舸出其上流以擊之所向輒克賊望見輿軍相謂曰避陶武威無敢當者後與杜弢戰輿被重創卒侃哭之慟曰喪吾家寶三軍皆爲之垂泣

史臣曰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綰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幽徂荊亟斂豺狼之迹舉賢登

嶠姑劉氏一女甚有姿慧屬公覓婿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何敢希汝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婿身名宦盡不減

善窮摋孔翠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夷順命荆州清晏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祲於稽天之際易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拔萃陬落之間比肩髦儁之列超居外相宏總上流布澤懷邊則嚴城靜柝釋位匡主則淪鼎再寧元規以戚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陝理則宜然至於時屬雷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顧思折翼之祥悖矣

溫嶠

溫嶠字太眞太原人少以孝悌稱於邦族風儀秀整美於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也琨深禮之以嶠爲右司馬于時并土荒殘寇盜羣起石勒劉聰跨帶疆埸嶠爲之謀主琨所憑恃焉屬二都傾覆社稷絶祀元帝初鎭江左琨誠繫王室謂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無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公之志欲建匡合之功豈敢辭命乃以爲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

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吾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玉鏡臺是嶠爲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

節因說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器而嘉焉于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爲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屢求反命不許會琨爲段匹磾所害嶠表琨忠誠雖勳業不遂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内之望帝然之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塟苦請北歸詔三司八座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讐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爲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未塟沒在胡虜者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氷消反哀墓

次豈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遷太子中庶子及在東宮深見寵遇太子與爲布衣之交王敦舉兵内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明帝即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命文翰亦悉豫焉甚爲王敦所忌因請爲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帝文王雖盛臣節不愆故有庇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心俾芳烈奮乎百世休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宜忽敦不納嶠知其

王敦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太眞

所說須臾溫來敦便奪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鉤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爲孝

終不悟於是謬爲設敬綜其府事干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從表補丹楊尹嶠猶懼錢鳳爲之姦謀因敦餞别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僞醉以手板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眞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别涕泗橫流出閤復入如是再三然後

即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眞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爲之備及敦構逆加嶠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王導書曰太眞别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姦臣以嶠爲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怒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嶠自率衆與賊夾水戰擊敗之車平進號前將軍帝疾篤嶠與王導等同受顧命鎮武

昌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斵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合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于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嶠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痛相對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讒負天地自絶人倫嶠慚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爲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昔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藺相如趙

邦之陪隸恥君之辱按劍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刦遷獻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壇喢血涕淚横流慷慨之節實厲羣后況今居台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祖約情性褊阨忌剋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勲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畧以雪國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諸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脣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荊楚西逼彊胡東接逆賊將來之危乃當甚于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功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幾成也由是侃激勵遂率所

峻殺侃子瞻

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爲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爲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膽塗地嶠

世說嶠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

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于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廻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為侃將所斬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奔于嶠船時陶侃雖為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及賊滅朝議將留輔政嶠

閭溫常失色 嶠少時屢與估客樗蒲嘗大輸物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 俱見世說

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於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毀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己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時年四十二

郄鑒 子愔 愔子超

郄音隙

郄鑒字道徽金鄉人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詠不倦以儒雅著名趙王倫辟為掾知倫有不臣之迹稱疾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鑒閉門自守不染逆節于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賉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歸依仁德可以後亡遂共推鑒為主舉千餘家俱避難于魯之嶧山三年間衆至數萬帝就加都督兗州諸軍事明帝初即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杖鑒為外援由是拜安西將軍敦忌之表為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擬人必于

武秋名奮嘗畏

風坐琉璃屏下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靦顏天壤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敦素懷無君之心聞鑒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鑒遂與帝謀滅敦既而錢鳳攻逼京師時議者以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距戰鑒曰賊無經畧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啟義士之心令謀猷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

冦夬勝負於一朝定成敗于呼吸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從之敦平封高平侯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餄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苫心喪三年　子愔字方回少不交競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恂並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絕穀修黃老之術大司馬桓溫以愔都督徐

郗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

兗諸軍事雖居藩鎮非其好也俄屬桓溫北伐用其子超計以巳非將帥才不堪軍旅固辭解職　愔子超字嘉賓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遊士林每存勝拔愔事天師道而超奉佛愔又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常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其任心獨詣皆此類也桓溫辟爲參軍溫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恂爲溫主簿亦爲溫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恂短故也時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勁悍溫恒云京口酒可飲

于法開有名往迎之既來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耳與一湯服即大下數段許紙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見世說晉書方技傳法開善醫術

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于事機遣牋詣溫欲共奬王室修復園陵超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牋自陳老病甚不堪人閒乞閒地自養溫得牋大喜即轉愔爲會稽太守溫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爲之謀謝安與王坦之常詣溫論事溫令超帳中臥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太和中溫將伐慕容氏於臨漳超諫以道遠汴水又淺運道不通溫不從果有枋頭之敗溫深慚之尋而有壽陽之捷問超曰此足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既而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有慮否溫曰

卿欲有所言邪超曰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責將歸於公若不能行廢立大事爲伊霍之舉者不足鎮壓四海震服宇內豈不可深思哉溫既素有此計深納其言遂定廢立超始謀也謝安常與王文度共詣超日旰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邪其權重當時如此年四十二先愔卒初超雖實黨桓氏以愔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慼爲弊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愔於是大怒曰

謝安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子

姪未之許安嘆曰古鄙志可此論必不王河漢見世說

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凡超所交友皆一時美秀
及死之日貴賤操筆而爲誄者四十餘人其爲衆所
宗貴如此王獻之兄弟自超未亡見愔常躡履問訊
甚修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愔慢怠屐而候之命席便
遷延辭避愔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邪性
好聞人棲遁有能辭榮拂衣者超爲之起屋宇作器
服畜僕豎費百金而不吝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于
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
而遁常重超以爲一時之儁甚相知賞

史臣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太眞性履

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萊弗之加也既
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尚焉封狐萬里投軀而弗
顧猰窳千羣探穴而忘死竟能宣力王室揚名本
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聲動於天地
祇赴國屯信誓明於日月微夫人之誠懇大盜幾
移國乎道徽儒雅柔而有正方回踵武奕世登台
愛子云亡省遺文而輟泣殊有大義之風矣

顧榮

顧榮字彥先吳人也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
號爲三俊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

初既委身趙王倫今又委身陳敏

憂但無如作病何耳趙王倫篡位以榮爲長史初榮
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
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
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遂救之得
免齊王冏召爲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
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馮熊熊謂冏長史葛旟曰
以顧榮爲主簿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旟曰榮江南
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可轉爲中書
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旟然之白冏以爲
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

醒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彥明書曰吾爲齊王
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遂
還吳屬廣陵相陳敏反阻兵據州收禮豪桀有孫氏
鼎峙之計假榮丹陽內史榮踐危亡之際恒以恭遜
自勉會敏欲誅諸士人榮說之曰將軍懷神武之略
有孫吳之能若能委信君子各得盡懷散蔕芥之恨
塞讒謟之口則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悉引諸豪族
委任之敏乃遣甘卓出橫江榮私於卓曰若江東之
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既常
才本無大略政令反覆計無所定其敗必矣而吾等

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顛覆辱及萬世可不圖之卓從之潛謀起兵攻敏事平還吳元帝鎮江東以榮爲軍司凡所謀畫皆以諮焉時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萬機榮諫曰當今衰季之末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營野次星言夙駕伏軾怒鼃以募勇士懸膽於庭以表辛苦貴嬪未安藥石實急禱祀之事誠復可修豈有便塞參佐白事斷賓客問訊顧冲虛納下廣延儁彥弘九合之勳雪天下之耻時南土之士未盡才用榮又言陸士光貞正清貴

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畧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爲公望賀生沉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書奏皆納之榮素好琴及卒家人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哭之慟既而上床鼓琴數曲撫琴而嘆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

賀循　楊方附

賀循字彥先會稽人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避安帝父諱改爲賀氏父邵中書令爲孫皓所殺元帝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常燒鋸截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帝甚愧之三日不出及帝遷鎮東大將軍以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循稱疾篤牋疏十餘上帝遺之書曰忝備近親謬荷寵位餐服玄風景羡高矩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算元凱既登巢許獲逸至於今日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悴羣望顒顒實在君侯豈得讓勞居逸循猶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爲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逼不已乃

轝疾至廷尉張闓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至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爲言及之闓聞而據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爲世所敬服如此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爲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大常循議以爲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

殷之陽甲漢之成帝時尚書刁協與循異議循答義深備竟從循議焉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輒依經禮而對爲當世儒宗及帝踐位有司奏瑯邪恭王宜稱皇考循又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己爵加父帝納之循疾篤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爲榮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　楊方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鄉邑未之知内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恢嘗遣方爲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

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邪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輿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資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龐德公於畎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循遂稱方於京師方自以地寒不願久留京華求補遠郡欲閒居著述(導)王從之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沉吳越春秋并雜文行於世

史臣曰元帝樹基淮海百度權輿夢想羣材共康庶績顧榮賀循等並南金東箭世胄高門委質霸朝豫聞邦政典憲資其刊輯帷幄佇其謀猷而循位登保傅朝望特隆遂使鑾蹕降臨承明下拜雖西漢之恩崇張禹東都之禮重桓榮弗是過也

劉隗　伯訥　訥子疇

劉隗字大連彭城人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從事中郎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時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自今以後宜爲其防廬江太守梁龕明

日當除父服今日請客奏伎隗奏曰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況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懲喪紀之禮宜肅請免龕官從之參軍宋挺本劉陶門人陶亡後挺娶陶愛妾以爲小妻既而奮武將軍阮抗請爲長史隗劾奏曰挺蔑其死主而專其室悖在三之義傷人倫之序請除挺名禁錮終身阮抗剖符東藩舉頭用嚣請免抗官奏可而挺病死隗又奏史遷經傳褒貶皆追書先世作法將來請追除挺名録妾還本顯証惡人班下遠近從之南中郎將王含以族彊顯貴驕傲自恣隗劾奏文致甚苦事

隗[illegible]人不[illegible]在優失身石勒耶

雖被寵王氏深忌疾之隗之彈奏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建興中丞相府斬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又奏曰從事中郎周筵法曹參軍劉胤並登列曹當思敦奉政道詳法愼殺使兆庶無枉人不稱訴而令伯冤魂哭於幽都訴靈恨於黃泉嗟嘆甚於杞梁血妖過於崩城刑殺失中妖眚並見以古況今其揆一也請皆免官隗與尚書令刁協並爲元帝所寵欲排抑豪彊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初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鎭方隅故用隗及戴若思爲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曰今大賊未滅中原鼎

沸欲與足下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敦作亂以討隗爲名詔徵隗還京師百官迎之於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敦剋石頭隗攻之不拔入宮告辭帝雪涕與之别隗奔于石勒勒以爲從事中郎　隗伯父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嘆曰王夷甫大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終於司隸校尉　子疇字王喬

吹笳退賊昔有劉琨今有劉疇

少有美譽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之永嘉中爲閻鼎所殺司空蔡謨每嘆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又王導初拜司徒謂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其爲名流之所推服如此

刁協　子彝

刁協字玄亮渤海人也協少好經籍博聞彊記中興建拜尚書左僕射于時朝廷草創憲章未立朝臣無習舊儀者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凡所制度皆稟於

協焉深爲當時所稱許協性剛悍與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爲王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毁公卿見者莫不側目然悉力盡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及王敦搆逆上疏罪協旣而王師敗績協與劉隗俱侍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年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于敦帝痛協密捕送協首者而誅之敦平後協以出奔不蒙追贈協子彝上疏訟之在位者多以協不能抗節殞身出

協曾孫雕字淑和初劉裕微時負社錢一萬逵時不還雕從父

迭就而徵爲後裕以嫌等刁氏雍齊姚興及姚滅歸魏明元尚曰請劉[illegible]之於[illegible]臨[illegible]但父帝笑曰劉裕父子當應憐卿於是假雍鎮東將軍

奔遇害義不可復時庾冰輔政疑不能決左光祿大夫蔡謨與冰書曰刁令位亞三司若先壽終不失員外散騎之例就不蒙贈不失以本官殯斂此爲一人之身壽終則蒙贈死難則見絶豈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爲臣之節乎若以善柔得衆而刁令麤剛多怨若以貴也刁氏令賤若以富也刁氏令貧人士何故反助寒門足下宜察此意冰然之事奏追贈本官

子彝字大倫少遭家難王敦誅後彝斬讐人黨以首祭父墓詣廷尉請罪朝廷特宥之由是知名子逵等兄弟子姪並不拘名行以貨殖爲務有田萬頃奴婢

史稱刁閭以偉奴致富協後于姓殷富奴客縱横豆其前牆乎

數千人餘資稱是劉裕起皆伏誅刁氏遂滅刁氏素殷富奴客縱橫固吝山澤爲京口之蠹裕散其資蓄令百姓稱力而取之彌日不盡時天下饑弊編戶賴之以濟焉

戴若思

戴若思廣陵人也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床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劍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後舉孝廉入洛

時王山于坐諫敦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安可戮諸名士以自

機薦之於趙王倫曰戴若思清沖履道德量允塞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則能結軌驥騄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倫乃辟之不就元帝召爲征西將軍王敦舉兵詔追若思還鎮京都王師敗績與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若思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若思不謝而答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又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爲如何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敦參軍呂猗昔爲臺郎有刀筆才性尤姦諂若思爲尚書惡其爲人猗亦深憾焉至是乃說敦曰周顗戴若思皆

全生敦大怒欲斬嶠賴謝鯤以免嶠王湛族子

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愧色公若不除恐有再舉之患敦以爲然收若思而害之四海之士莫不痛惜焉

謝幼輿謂周顗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聚溷而已答曰

周顗

周顗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少有重名神彩秀徹雖時輩親狎莫能媟也司徒掾同郡賁嵩有清操見顗嘆曰汝穎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矣廣陵戴若思東南之美舉秀才入洛素聞顗名往候之終坐而出不敢顯其才辯庾亮嘗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

枝條拂奇天不以爲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爲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見世說

庾亮造顗顗曰

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顗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見世說

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帝讌羣公于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邪顗因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及出諸公就省顗曰近日之罪固知不至于死尚書紀瞻置酒請顗及王導等顗荒醉失儀爲有司所奏詔曰顗參副朝右職掌銓衡當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屢以酒過爲有司所繩吾亮其極歡之情然亦是濡首之誡初顗以雅望獲海内盛名後頗以酒失爲僕射畧無醒日時人號爲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顗在中朝

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顗遇之欣然乃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顗醒使視客已腐脇而死顗性寛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横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王導甚重之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又于導坐傲然嘯詠導云卿欲希嵇阮邪顗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及王敦搆逆顗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太廟顗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凌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遂于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顗之死也敦坐有一參軍樗蒲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敦

曰伯仁總角于東宮相遇一面披襟便許之三事何圖不幸自貽王法敦素憚顗每見顗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敦使繆坦籍顗家收得素簏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初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顗將入導呼顗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己而甚銜之敦既得志問

導曰周顗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己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應詹

應詹字思遠汝南人家富于財年又稚弱乃請族人共居委以資產情若至親世以異焉弱冠知名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鎮南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請爲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後當代老子于

荊南矣仍委以軍政弘著績漢南詹之力也遷南平太守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劵與盟由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既普殆爲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惟收圖書莫不歎之累遷光祿勳詹以王敦專制自樹故優游諷詠無所標明及敦作逆明帝問詹討將安出詹厲然慷慨曰陛下宜奮赫斯之威臣等當負戈前驅庶憑宗廟之靈有征無戰如其不然王室必危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饑疫並盡客遊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弟兄遂隨從積年爲營伉儷置居宅并薦之於元帝帝卽辟之自後位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卞壼

卞壼字望之濟陰人也父粹以清辨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玄仁無雙玄仁粹字也明帝不豫壼領尚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輔幼主

成帝卽位羣臣進璽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壼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乃輿疾而至是時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郄鑒壼奏以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壼斷裁切直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壼幹實當官執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爲諸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明帝深器之于諸大臣而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閒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以道

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理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時王導以勳德輔政成帝每幸其宅嘗拜導婦曹氏侍中孔恒密表不宜拜導聞之曰王茂弘駑痾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岠當敢爾邪時庾亮將徵蘇峻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爲惡滋蔓不可復制當時議者無以易之壺固爭謂亮曰峻擁彊兵多藏無賴且逼

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遠慮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壺知必敗與平南將軍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溫生足下奈此事何且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速必縱其羣惡以向朝廷須接鋒履刃尚不知便可即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峻果稱兵壺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遂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眕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眕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其後盜發壺墓尸僵鬢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

劉超　鍾雅附

劉超字世瑜臨沂人以忠謹清慎爲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遂從渡江專掌文檄于時天下擾亂伐叛討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擔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帝嘉之不奪其志尋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爲百姓所懷常年賦稅主者四出詰評百姓家貲至

超但作大函特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爲義興太守帝崩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衆以宿衛號爲君子營及蘇峻謀逆王師敗績超爲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沉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然未敢加害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啓授孝經論語溫嶠等至峻猜忌朝士而超爲帝所親遇疑之尤甚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

不奉詔因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特不誅之乃請於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由是遂誅讓

鍾雅字彥冑潁川人明帝崩遷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朞而尚書梅陶私奏女伎雅劾奏曰臣聞聖主縞素泣血臨朝百僚慘愴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伎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雅直法繩違百僚皆憚之蘇峻之難雅與劉超並侍衛天子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于寇讐何不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

不能濟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執簡而至矣庾亮臨去顧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剋復之效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峻逼遷車駕幸石頭雅超流涕步從並為賊所害

史臣曰卞壼束帶立朝以匡正為己任褰裳衛主蹈忠義以成名遂使臣死於君子死于父惟忠與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忠貞之謂矣劉超勤肅奉上鍾雅正直當官屬巨猾滔天幼君危逼乃崎嶇寇難契濶艱虞匪石為心寒松比操貞軌皆沒亮迹雙升雖高赫在難彌恭荀息繼之以死方之二子曾何足云

晉書纂卷之七終

晉書纂卷之八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孫惠

孫惠字德施富陽人惠口訥好學有才識齊王冏辟東曹屬冏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歸藩辭甚切至冏不納惠懼罪辭疾去冏果敗成都王穎薦惠爲參軍是時穎將征長沙王乂以陸機爲前鋒都督惠與機同鄉里憂其致禍

勸機讓都督於王粹及機兄弟被戮惠甚傷恨之因改姓名以遁後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嶽逸士秦秘之以書干越曰天禍晉國遘茲厄運伏惟明公名著天下聲振九域公族歸美萬國宗賢加以四王齊聖仁明篤交急難之感同獎王室股肱爪牙足相維持皇穹無親惟德是輔惡盈福謙鬼神所讚以明公達存亡之符察成敗之變武視東夏之藩龍躍海嵎之野西諮河間南結征鎮東有勁吳銳卒之富北有幽并率義之旅宣喻青徐啓示羣王旁收雄俊廣延秀傑糾合攜貳明其賞信夫心火傾移喪亂可必太白橫流兵家攸杖歲鎮所去天厭其德玄象著明讁譴彰見違天不祥奉時必尅明公思安危人神之應慮禍敗前後之徵弘勞謙日昃之德躬吐握求賢之義傾府竭庫以振貧乏將有濟世之才渭濱之士含奇謨于朱脣握神策于玉掌逍遥川嶽之上以俟眞人之求舉而任之則元勳建矣秘之不天値此衰運跋涉荊棘櫛風沐雨思以管穴毗佐大猷伏在川泥繫情宸極謹先白箋以啟天慮明公指麾則五嶽可傾呼噏則江湖可竭况履順討逆執正伐邪是烏獲推冰賁育拉朽猛獸吞狐泰山壓卵因風燎

原未足方也今時至運集天與神助復不能鵲起於慶命之會拔劒於時哉之機恐流濫之禍不在一人自先帝公王海内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蟲獸尸元曳于糞壤形骸捐于溝澗非其口無忠貞之辭心無義正之節皆希目下之小生而惑終焉之大死凡人知友猶有刎頸之報朝廷之内而無死命之臣非獨秘之所耻惜乎晉世之無人久矣今天下喁喁四海注目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替而復紹惟明公兄弟能弘濟皇猷國之存亡在斯舉矣秘之左屬平亂之鞬右握滅逆之矢控馬鵠立計日俟命惟君裁之越省書

榜道以求之惠乃出見越即以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越誅周穆等夜召參軍王廙造表廙戰懼壞數紙不成時惠不在越歎曰孫中郎在表久就矣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

陳頵

陳頵字延思陳國苦人也父訢立宅起門頵曰當使容馬車訢笑而從之後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劾按沛王韜獄未竟會解結爲刺史韜因河間王顒屬結結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時頵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

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謬結曰衆人之言不可妄聽宜依法窮竟又問儕佐曰河北白壤膏粱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爲中正答曰詩稱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夫英偉大賢多出於山澤河北土平氣均蓬蒿裁高三尺不足成林故也結曰張彥眞以爲汝頴巧辯恐不及青徐儒雅也頵曰彥眞與元禮不協故設過言老子莊周生陳梁伏羲傳說師曠大項出陽夏漢魏二祖起於沛譙準之衆州莫之與比結甚異之曰豫州人士常半天下此言非虛會結遷尚書結恨不得盡其才用中郎袁琇薦頵于元帝頵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淩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建興初參佐掾屬多設解故以避事任頵議諸僚屬乘昔西臺養望餘弊小心恭肅更以爲俗偃蹇倨慢以爲優雅至今朝士縱誕臨事遊行漸弊不革以至傾

國故百尋之屋突直而焚燎千里之隄蟻垤而穿敗古人防小以全大愼微以杜萌自今臨使稱疾須催乃行者皆免官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

之投策而嘆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爲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我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爲軍諮祭酒時江淮清晏孟康安

之無心南渡璞爲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荳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愼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璞旣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胷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爲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爲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邦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時有鼷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欻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琇或以問

璞璞曰卯爻發而沴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王導深重之引參已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栢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栢樹粉碎時元帝初鎭建業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爲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帝者也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啟號於晉陵棧鍾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為世所稱時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璞上疏畧曰陛下即位以來雖躬綜萬機勞逾日昃玄澤未加於羣生聲教未被乎宇宙臣主未寧于上黔細未輯于下鴻鴈之詠不興康衢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

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畧未震而軌物之迹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覬覦生官方不審則秕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為陛下惜之頃之遷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明帝之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為患乎璞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時曁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于宮中璞復上疏曰按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況谷妖詭怪人之甚者而登講肆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黷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竊所不取後元帝崩谷因亡走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曁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是時潁川陳迹為大將軍掾有美名為王敦所重未幾而歿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

璞嘗為人葬明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為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决嶠亮復令占

已之吉凶璞曰大吉有姓祟者搆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往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岡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岡頭璞曰必在雙栢樹下既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衆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

行刑時年四十九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即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嘆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爲永和庾翼嘆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秘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爲桓溫所滅終如其言璞之占驗皆如此類也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人也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棋局幾道樗蒱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

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以師事南海太守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太安中石冰作亂洪爲將兵破之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爲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鍊丹在山積年優游閒養著述不輟自序云所著子言黃

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㐬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辨玄賾析理入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得仙云

史臣曰景純篤志綈緗洽聞彊記在異書而畢綜瞻往滯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襄文雅于西

朝振辭鋒於南夏為中興才學之宗矣探策定數考往知來邁京管於前圖軼梓竈於遐篆而宦微於世禮薄於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吉凶修短定乎自然自可居常待終頹心委運何至啣刃被髮遑遑於幽穢之間哉晚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慙智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紬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陰游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亮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相避意亮策杖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見　世說

庾亮　子彬　龢　亮弟懌　冰　翼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美姿容善談論性好莊老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時人或以為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元帝為鎮東時聞其名辟西曹掾及引見風情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之由是聘亮妹為皇太子妃中興初侍講東宮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時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詣敦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規賢於裴頠遠矣明帝即位以為中書監亮上書讓

曰臣凡庸固陋少無殊操先帝眷同國士申以婚姻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頻煩省闥出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往代成鑒可為寒心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雖朝士百僚頗識其情天下之人安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帝納其言而止復代

王導爲中書監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南頓王宗西陽王羕將有異謀亮直入卧内見帝流涕不自勝既而正色陳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徙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亮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於是出溫嶠爲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以備之亮知蘇峻必爲禍亂徵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皆不納峻

遂與祖約俱舉兵反溫嶠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欲舉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既而峻乘勝至于京都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柂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心乃安亮南奔溫嶠與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至尋陽既有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耶便談宴終日亮噉薤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歎云非惟風流兼有爲政之實既至石頭亮遣督護王彰討峻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耳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厲將士並殊死以戰峻軍乃走峻平帝幸溫嶠舟亮得進見稽顙哽咽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喻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豫州刺史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叛亮會陶侃俱討破之亮還蕪湖不受

爵賞侃移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然獨爲君子亮曰元帥指撝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遂苦辭不受侃薨遷鎮武昌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郗鑒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衆黜導又以諮鑒而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時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乃授毛寶精兵一萬戍邾城會寇陷邾城憂慨發疾薨時年五十二亮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于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所乘馬有的盧殷浩以爲不利于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

爲白額入口至

菑者名的虛奴乘容死主乘棄市　竺法深曰庾元規固名士胸中荊棘三斗許　劉遵祖少爲殷中軍所知稱之於亮亮忻然便取爲佐既見劉爾日殊不稱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肯舞故稱比之　王導嘗夏月看庾冰冰正料事導云暑可小簡之

已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歎而退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己多此類也

子彬年數歲雅量過人初亮風儀舉止時疑以爲假及彬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嶠嘗隱暗怛之彬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至於此論者謂不減亮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蘇峻之亂遇害　彬弟龢字道季好學有文章叔父翼將遷襄陽龢年十五以書諫翼翼甚奇之道季嘗云廉

頗藺相如雖千載上使人凜凜恒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猯狢噉盡　亮弟懌字叔預少以通簡爲兄亮所稱遷豫州刺史嘗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大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夔牙先聆其音懌之上扇以好不以新後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之左右又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其有毒飲犬犬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遂飲鴆而卒　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

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爲允　蘇峻亂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賴郡卒以免後冰欲報卒卒曰出自廝下無所復須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冰爲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惟有智且亦達生　見世說　後友得免而希亦竟斬于建康市　世稱亮爲豐年

風諸弟相率莫不好禮爲世論所重亮常以爲庾氏之寶時王導新喪人情恇然亮既固辭不入衆望歸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舍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冰頗任威刑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況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成帝疾篤時有妄爲中書符敕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冰神氣自若曰是必虛妄推問果詐衆心乃定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嘗貸官絹十疋冰怒

捶之市絹還官及卒無絹爲衾又室無妾媵家無私積世以此稱之初郭璞筮冰云子孫必有大禍唯用三陽可以有後故子希求鎮山陽子友爲東陽家于暨陽　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略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桓溫總角之中便期之以遠畧翼言于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及亮卒授荊州刺史代亮鎮武昌翼以帝舅年少超居大任遐邇屬目

玉翼為 兗年殺

羨字洪喬

慮其不稱翼每竭志能勞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略深遠數年之中公私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幹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先是殷浩父羨爲長沙在郡貪殘兄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難之自頃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寥蕭之也既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之政偃傳豪彊以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而爲官

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彊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得安席雖皆前宰之惛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荆州所統一二十郡惟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耶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康帝即位翼欲率衆北伐於是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不從遂違詔輒行徙鎮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翼如廁見一物如方相俄而疽發背卒 晉之季世其幹

瑤夢之 誅捐殺

南頓王宗

負芒謂帝曰大舅已亂天下

漢桓榮九世孫

臣如劉琨周處庾翼祖逖溫嶠並志圖恢復力具勛勤乃琨錮於鮮卑周阨於仇帥翼殞於廁鬼而逖以妖星見殃嶠以牛渚示祟俱當壯盛之歲遽罹摧折之凶豈天不祚晉歟何奪之速也

史臣曰外戚之家連耀椒掖舅氏之族同氣蘭閨靡不憑藉寵私階緣險謁門藏金穴地使其驕馬控龍媒勢成其逼古者右賢左戚用杜溺私是以厚贈瓊瑰罕升津要塗山在夏靡與禹稷同驅姒氏居周不預燕齊等列聖人慮遠殊有旨哉晉昵元規參聞顧命然其筆敷華藻吻縱濤波方駕搢紳足爲翹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識寡闕安國之長算瘠蕚見誅物議稱其拔本牙尺

垂訓帝深念於負芒是使蘇祖尋戈宗祧殆覆已而猜嫌上宰謀黜負圖向使郄鑒協從必且戎車犯順則與夫呂產安傑亦何以異哉

桓彝 子豁 冲 豁子石虔 石秀

桓彝字茂倫譙國人少孤貧雖簞瓢處之晏如性通朗早獲盛名有人倫識鑒拔才取士或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郭少與庾亮深交雅爲周顗所重顗嘗歎曰茂倫嶔崎歷落固可笑人也于時王敦擅權嫌忌士望彝以疾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悒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解署訪

以彝之忠識而子若孫並成叛逆可哉

之云是與縣彝乃造之縣宰東海徐寧通朗博涉相遇欣然因留數夕彝大賞之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屬彝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爲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眞海岱淸士因爲敘之卽遷吏部郎竟歷顯職王敦平溫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頻經變亂宜得望實居之竊謂桓彝可充其選帝遂補彝宣城內史蘇峻之亂也彝糾合義衆欲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人易擾可按甲以須後舉彝厲色曰夫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

義無晏安時州郡多遣使降峻裨惠又勸彝僞與通和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彝固守經年勢孤力屈賊曰彝若降者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彝僞降更思後舉彝不從辭氣壯烈志節不撓城陷遇害初彝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以手壞之彝問其故曰卦與吾同丈夫當此非命而何竟如其言有五子溫雲豁祕

冲溫別有傳　豁字朗子時譽雖不及冲而甚有器度但遇彊寇故功業不建初豁聞苻堅國中有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爲名以應之唯石虔石秀知名　子石虔小字鎭惡有才幹趫健絕倫從父在荊州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獸身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溫入關冲爲苻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冲於數萬衆之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息威震敵人時有患瘧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

其見畏如此　石秀幼有令名風韻秀徹博涉羣書尤善老莊常獨處一室簡于應接時人方之庾純代叔父冲爲江州刺史居尋陽性放曠弋釣林澤不以榮爵嬰心善騎射發則命中嘗從冲獵登九井山徒旅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屬目止嘯咏而已謝安嘗訪以世務默然不答安甚怪之他日安以語其從弟嗣嗣以問之石秀曰此事非公所諳吾又何言哉子稚玉玄之篡也以石秀一門之令封稚玉爲臨沅王　冲字幼子溫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溫甚器之初彝亡後冲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

由得之溫乃以冲爲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爲質幸爲
養買德郎買德郎冲小字也及冲爲江州出射羊主
於堂邊看冲識之謂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溫薨冲
代溫居任盡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權衡冲
不從謝安以時望輔政爲羣情所歸冲懼逼自求外
出桓氏黨與以爲非計莫不扼腕苦諫冲皆不納處
之澹然不以爲恨冲自以德望不逮謝安故委之内
相而四方鎭扞以爲已任既而苻堅盡國内侵冲深
以根本爲慮乃遣精鋭三千來赴京都謝安謂三千
人不足以爲損益而欲外示閑暇聞軍在近因不聽

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闕西藩宜以爲防時安
已遣兄子玄冲謂不足以爲廢興召佐吏對之嘆曰
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
不暇雖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
其左衽矣俄而聞堅破大勳克舉冲慚恥發病而卒
冲性儉素而謙虚愛士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冲大
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得
故冲笑而服之初郄鑒庾亮庾翼臨終皆有表樹置
親戚惟冲獨與謝安書云妙靈靈寶尚小亡兄寄託
不終以爲恨言不及私論者益嘉之冲每見人不快

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入口消釋言愚人不別味得好梨蒸食之也　豹奴桓嗣小字　王丹陽名混

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蒸食不冲子豹奴是王丹
陽外甥形似其舅甚諱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
恒似是形時似是神豹奴逾不説

史臣曰醨風潛煽醇源浸竭原軫免胄懍然於往
策季路絶纓邈矣於前志況交霜雪於杪歲晦風
雨於將晨喈響或以變其音貞柯罕能全其性桓
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邁周庾之清塵遵
許郭之遐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死之爲易揚芬
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
夫基構迭汙隆龍蛇俱山澤冲逡巡於内輔豁陵

厲於上游虔振北門之威秀坦西陽之務外有扞
城之用裏無末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算而溫
爲亢極之資玄遂履霜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息
檀臺之亂甯俞之忠無救奕碁之禍子文之不血
食悲夫

太原派

王湛　子承　承子述　述子坦之　坦之子
國寶　忱　忱姪綏

王湛字處冲渾之弟也身長七尺八寸龍顙大鼻少
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其父
昶獨異焉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

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嘗詣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是缺然乃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廻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湛又曰此馬任重

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躓而督郵馬如常濟益嘆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爲痴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痴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痴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于季孟之間乎　子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辨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太尉王衍雅貴異之比南陽樂廣焉東海王越鎮許以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

敕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尋去官東渡江是時道路梗塞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嘆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渡江名臣

甯越古好學人越嘗曰請以十五歲人休吾不敢休人卧吾不敢卧遂爲周威公之師

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和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及父子述嗣　述字懷祖性沉靜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痴司徒王導以門第辟爲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在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痴人何言痴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時庾翼鎮武昌以累有妖怪又猛獸入府欲移

簡文道王述才

鎮避之述與氷牋曰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
爲筭邪將爲情邪若謂爲筭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
數萬之衆創造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令彊
胡陸梁當畜力養銳而無故遷動且武昌實是江東
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難
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
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若是情耶則天道玄遠鬼情
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昔秦忌亡胡之讖周惡檿
弧之謠歷觀古今鑒其遺事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
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翼遂不移鎮述後爲揚

州刺史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
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遷尚書令述每受職
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爲
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
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
及也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
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
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痴耶詎可畏溫面而以
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
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長直以眞率便敵人耳謝

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眞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 見世說

王右軍聞此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毫可論況藍田邪 見世說

藍田述也述父安期

彪音彬

安亦歎美之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修
家具爲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
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答曰足自
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
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于昔始爲當時所嘆但
性急爲累嘗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
子圓轉不止便下床以屐齒蹹之又不得嗔甚掇內
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
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
去轉頭問左右去未答云已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

初桓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
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
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簴述曰永嘉不競暫
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耳宜改遷
園陵不應先事鍾簴溫竟無以奪之　述子坦之
字文度弱冠與郄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盛德
絕倫郄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僕射
江彪領選將擬爲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
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彪遂止坦之有風格
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著廢莊論曰荀卿稱莊子

蔽於天而不知人楊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先王
知人情之難肆毋攝其契而為節焉使夫敦禮以崇
化日用以成俗若夫莊生者其言詭譎其義恢誕故
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頹禮與浮雲俱
征偽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為恥士以無措為通雖
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昔漢陰丈人修渾沌
之術孔子以為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
乎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
自持詔入于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
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

坦之改詔焉溫薨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
俄授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將之鎮上表曰今僕射
臣安中軍臣沖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盡
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舉動皆應諮
此二臣天聽雖聰不啓不廣羣情雖忠不引不盡宜
數引侍臣詢求讜言表奏帝納之初謝安愛好聲律
朞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諫之且
云天下之寶故為天下所惜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
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
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

坦之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著膩顏帢

績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見世說

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
之尋亦卒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
之事　國寶坦之子少無士操不修廉隅婦父謝
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從妹為會稽王道子妃由
是與道子游處遂間毀安焉及道子輔政與道子持
威權扇動內外中書郎范甯國寶舅也儒雅方直疾
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袁悅之因尼
支妙因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
信帝知之託以他罪殺悅之國寶大懼及弟忱卒國
寶自表求解職迎母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

時進發為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
託為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
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侔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寶
懼遂諂媚於帝而頗疎道子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
責國寶以劍擲之舊好盡矣是時王雅亦有寵薦王
珣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珣將至
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至傾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
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國寶為忠帝崩安帝
即位國寶復事道子參管朝權威震內外時王恭惡
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檄討國寶為名道子

旣不能距欲委罪國寶乃收國寶付廷尉賜死以謝王恭國寶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伎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

忱字元達國寶弟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斂袵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謂曰卿風流儁望眞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旣而甯使報玄玄束帶造之始爲賓主太元中出爲荆州刺史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爲人又年少居方伯

之任談者憂之及鎭荆州威風肅然殊得物和桓玄時在江陵常以才雄駕物忱每裁抑之玄常詣忱通人未出乘輿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嘗朔日見客伏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玄憚而服焉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嘆三日不飮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嘗有慘忱乘醉弔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初王恭與忱甚有情後遇袁忱之間遂致疑隙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淸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太傅道子爲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淸疎

孝伯恭
字忱小
字佛大

綏字彥猷坦之孫少有美稱厚自矜邁實鄙而無行父愉爲殷桓所捕綏未測存亡在都有憂色居處飮食每事貶降時人每謂爲試守孝子桓玄爲太尉綏以桓氏甥甚見寵待玄纂遷中書令劉裕建義以爲冠軍將軍其家夜中無故有人頭墮於床而流血滂沱俄被誅初綏與王謐桓胤齊名爲後進之秀謐位官旣極保身而終胤以從坐誅聲稱猶全綏身死名論殆盡亦以薄行矜峭而尙人故也自昶父漢

鴈門太守澤已有名稱忱又秀出綏亦著稱八葉繼軌軒冕莫與爲比焉

荀崧　子羨

荀崧字景猷潁川人父頵與王濟何劭爲拜親之友崧志操淸純雅好文學齠齔時族曾祖顗見而奇之以爲必興頵門弱冠太原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陳郡袁侃謂侃弟奐曰近見荀監子淸虛名理當不及父德性純粹是賢兄輩人也其爲名流所賞如此累遷侍中王彌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被髮從車守喪號泣賊至

棄其母屍于地奪車而去崧被四創氣絕至夜方蘇埋母於密山元帝踐祚徵拜尚書僕射使崧與刁協共定中興禮儀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五經及論語孝經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公羊穀梁皆省不置崧以為不可乃上疏曰孔子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為之傳多膏腴美辭以發明經意學者好之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雋斷決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

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于先代與其過廢寧與過立臣以為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劍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　子美字令則清和有準纔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之恒置膝上美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母掩其口曰無妄言年十五將尚尋陽公主美不欲連婚帝室仍遠遁去監司追不獲巳乃出尚公主義與太守褚裒以

為長史既到裒謂佐吏曰荀生資逸羣之氣將有冲天之舉諸君宜善事之尋遷徐州刺史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羨卒時年三十八帝聞之嘆曰荀令則王敬和相繼凋落股肱腹心將復誰寄乎　崧小女灌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勵將士且戰且前得詣覽乞師救崧賊聞兵至散走

范汪　子甯

范汪字玄平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庾氏荊州刺史王澄見而奇之曰興范族者必是子也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于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弱冠至京師屬蘇峻作難汪乃遁逃西歸庾亮溫嶠屯兵尋陽時行李斷絕莫知峻之虛實咸恐賊彊未敢輕進及汪至嶠等訪之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桓溫頻請為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溫甚恨焉簡文帝作相甚相親昵除徐兗二州刺史桓溫北伐令

汪辛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爲庶人朝廷憚溫不敢執談者爲之歎恨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肄不言枉直後至姑孰見溫溫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遠來詣已傾身引望謂袁宏曰范公來可作太常邪汪既至纔坐溫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溫恐以趣時致損乃曰亡兒瘞此故來視之溫殊失望而止

子甯

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廻百姓之視聽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

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甯崇儒抑俗率皆如此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甯不信卜占固請行初甯常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沖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内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蓰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棰之餘長服不已洞見墻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

殷中軍問自然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惔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員者一時絕歎以爲名通

殷中軍嘗至惔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游辭不已惔不復答殷去乃云田舍兒强學人作爾馨

劉惔　張憑附

劉惔字眞長沛國人也祖宏字終嘏宏兄粹字純嘏宏弟潢字沖嘏並有名中朝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惔少清遠有標奇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屩以爲養雖蓽門陋巷晏如也人未知識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

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簡文帝初作相與王濛並爲談客俱蒙上賓禮時孫盛作易象妙于見形論帝使殷浩難之不能屈帝曰使眞長來故應有以制之乃命迎惔盛素敬服惔及至便與抗答辭甚簡至盛理遂屈一座撫掌大笑咸稱美之惔至濛許淸言時荀子年十三倚牀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濛曰韶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累遷丹陽尹爲政淸整門無雜賓嘗與濛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

語侯
見世說

甚盛惔辭焉濛曰聊以充虛何苦辭惔答曰小人都
不可與作緣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惔嘆曰夫居下
訕上此弊道也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
革百姓將往而不返遂寢而不問性簡貴與王羲之
雅相友善郗愔有傖奴善知文章羲之愛之每稱奴
於惔惔曰何如方回邪羲之曰小人耳何比郗公惔
曰若不如方回故常奴耳桓溫常問惔會稽王談更
進邪惔曰極進然故第二流耳溫曰第一復誰惔曰
故在我輩其高自標置如此惔每奇溫才而知其有
不臣之迹及溫爲荊州惔言于帝曰溫不可使居形

桓溫征還惔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惔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　見語林

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帝自鎮上流而已爲軍司
帝不納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惟惔以爲必剋
或問其故云以蒲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爲也恐溫
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常薦吳郡張憑憑卒爲
美士衆以此服其知人年三十六卒官孫綽爲之誄
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爲名
言後綽常詣褚裒言及惔流涕曰可謂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裒大怒曰眞長生平何常相比數而卿今日
作此面向人邪其爲名流所敬重如此　張憑字
長宗祖鎮蒼梧太守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

桓溫詣惔惔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床褥間惔作色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鬬戰求勝桓甚有恨容　見

世說

解所以鎮曰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斂手曰阿翁詎
宜以子戲父及長爲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自謂
必參時彥初欲詣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
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
清言有所不通憑于末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
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
之憑既還船須臾惔遣傳教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
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嘆曰張憑勃窣爲理
窟

韓伯

韓伯字康伯潁川人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貧窶伯年
數歲至大寒母方爲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
著襦尋當作複褌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火在
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及長
清和有思理留心文藝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
置居然是出羣之器潁川庾龢名重一時少所推服
常稱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
正吾愧王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矣簡文帝居藩
引爲談客陳郡周勰爲謝安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莊
老脫落名教伯令中正不通勰議曰拜下之敬猶違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逍遙見諸謝皆富貴轟隱交路嘆曰此復何異王莽時

見世說

殷浩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見世說

衆從禮情理之極不宜以多比爲通時人憚焉識者謂伯可謂澄世所不能澄裁世所不能裁者矣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荊門晝掩閑庭晏然

史臣曰王湛門資台鉉地處膏腴識表鄰機才推王佐叶宣尼之遠契玩道韋編遵伯陽之幽旨含虛牝谷所謂天質不雕合於大朴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時朝野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燭雖崇勳懋績有闕於旂常素德淸規足傳於汗簡矣懷祖鑒局夷遠沖衿玉粹坦之墻宇凝曠逸操金貞騰諷庾之良箴情嗤語怪演廢莊之宏論道煥崇儒或寄重文昌允釐於袞職或任華綸閣密勿於王言咸能克著徽音保其榮秩美矣國寶檢行無聞坐升彼相渾暗識於心鏡開險路於情田竊勢擁權黷明王之彝典窮奢縱侈假凶豎之餘威繡桷雕楹陵跨於宸極驪珍冶質充牣於帷房亦猶犬彘腴肥不知禍之將及告盡私室固其宜哉荀景猷履孝居忠無慙往烈范玄平陳謀獻策有會時機裕則思業該通緝遺經于已紊汪則風飈直亮抗高節於將顛揚㩁而言俱爲雅士劉韓雋爽標置軼羣勝氣籠霄飛談卷霧並蘭芬菊耀無絕於終古矣

晉書纂卷之八終

明海虞錢[illegible]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世說謂右軍非 舒初授會稽內史舒父名會辭以父名朝議以字同音異于禮無嫌舒[illegible]於是改會字爲鄶舒不得已而行

諸臣傳

王允之

王允之字深猷總角從伯敦謂爲似已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已便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污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吐中以爲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敦許之至都以敦鳳謀議事白舒舒即與導俱啓明帝及敦平帝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官帝許隨舒之會稽及蘇峻反允之討賊有力封番禺縣侯

王廙　弟彬　彬子彪之

王廙字世將導從弟王敦左遷陶侃使廙代爲荆州廙性儁率嘗從南下旦自尋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倚舫樓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爲傷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廙在州大誅戮侃時將佐及徵士皇甫方回于是大失荆士之望人情乖阻及王敦構禍帝遣廙喻敦既不能諫其悖逆乃爲敦所留受任助亂敦得志以廙爲平南將軍尋病卒帝猶以親故深痛悼之與大將軍溫嶠書曰痛謝琨未絶於口世將復至於此並盛年儁才不遂其志坐相視盡如何

弟彬字世儒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顗遇害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在朝雖無謇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以極刑所以傷惋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爲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容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頭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邪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稜爲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彬爲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遷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

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疆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覩衰危必興慰恻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舍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舍父子於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爲恨　彬子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累遷廷尉時當南郊簡文帝爲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于僥倖矣遂從之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

彪之言于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爲殿下計皆自爲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既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搆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怱怱先自猖獗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進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彪之上議曰凡庸之族衆賢然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于朝焉得不賢鄙共貫

清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于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循足有成朝廷從之既而長安人雷弱兒詐云殺苻堅請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彪之上簡文帝牋陳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尋而弱兒果詐浩大敗簡文笑謂彪之曰果如君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張陳後何以過之或謂簡文曰武陵第中大修器杖將謀非常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

志意盡于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或復以此爲言簡文甚悅時豫州刺史謝奕卒簡文遽使彪之舉可以代奕者對曰當今時賢備簡高監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如何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亦非深根固蔕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頷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爲會稽内史桓溫下鎮姑孰威勢震主四方修敬皆遣上佐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爲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靜之宜自當諮稟修敬若遣綱紀致貢天子復

何以過之竟不遺是時溫將廢海西公百僚震慄溫亦色動莫知所爲彪之既知溫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依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溫嘆曰作元凱不當如是耶時廢立之儀既絶於曠代朝廷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溫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獎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及簡文

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爲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即位太后令以帝沖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内請停事遂不行溫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爲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嘆其文辭之美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

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宏從之溫亦尋薨時桓沖及安夾輔朝政以新喪元輔主上未能親覽萬機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今上年出十歲垂婚冠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遂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疆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爲允豈以修屋宇爲能耶安無以奪之

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

虞嘯父　從兄駿

嘯父虞潭子位侍中爲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耶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時天尚溫鯯魚鰕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因飲大醉出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悦　駿字思行潭之兄子也雖機幹不及于潭然而素行過之王導嘗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

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

史臣曰王彬艤船而厚其所薄。王舒沉江而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龍莞爲出納之端。鯁魚非獻替之術。嘯父之對。何其鄙歟。

陸玩　子納

陸玩字士瑤吳人也兄曄少有雅望從兄機毎稱之曰吾家世不乏公矣位至光祿大夫玩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爲亂倫之始導乃止玩嘗詣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曰

僕雖吳人幾爲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爲三良既沒國家殄瘁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玩既拜有人詣之索杯酒瀉置柱梁之間祝曰當今乏材以爾爲柱石莫傾人梁棟玩笑曰戢卿良箴既而嘆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談者以爲知言玩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縉紳之徒莫不廕其德宇　玩子納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絕俗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

玩詣王丞相導谷事適後輒翻異導指其如此玩曰公長民知臨事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下可耳　見世說

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閒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惟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溫及賓客並嘆其率素更敕中廚設精饌酣飲極歡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尚書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襆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謝安常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安

既至納所設惟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其舉措多此類時會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羣小納望闕而嘆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

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灊人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大將軍王敦掾敦兄含時爲廬江郡貪汙狼藉敦常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爲之不

充作會稽廬存弟參作郡主簿廣參以充兄客勞損欲白常

宋使擇可流青作白事成以見蒸見作時爲上作負克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長和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汝何處得此人爲於是止見世說

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遷東海王文學充郎王導妻之姊子故少與導善嘗詣導導以麈尾指床呼充[illegible]是君坐也導繕揚州解舍顧而言曰正爲次[illegible]後王導與庾亮並言於帝曰何充器局方概有萬人之望必能總錄朝端爲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外譽惟緝社稷無虞矣及導薨與庾冰參錄尚書事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慮易世之後戚屬轉疎將爲外物所攻謀立康帝卽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有彊敵宜須長君帝從之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今

王濛劉惔與林公共詣充充看文書不顧之王曰我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

瑯邪踐祚如孺子何冰等不從既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帝有慙色俄而帝疾篤冰意在簡文帝而充建議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太子是爲穆帝冰甚恨之後冰弟翼臨終表以子爰之行荊州刺史于時論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翼所請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荊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彊胡西鄰勁蜀經略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

充曰我不肯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爲佳見世說

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溫乎如令阻兵耻懼不淺充曰溫足能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彊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爲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然所暱庸雜信任不得其人而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於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常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

語林曰阮光祿聞何次道爲宰

相嘆曰我當何處生活○充所暱庸雜以此損名見晉陽秋

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于是郄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郄諂于道二何佞于佛充能飲酒雅爲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

蔡謨　父克

蔡謨字道明陳留人也父克博涉書記爲邦族所敬高平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克在坐整終席慙不自安克時爲處士而見憚如此及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河內山簡常與瑯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

子尼克字也

後殷浩北征果有山桑之敗

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
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陳留時爲大郡號
稱多士瑯邪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
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
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
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
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
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謨弱冠察
孝廉舉秀才皆不就成帝遣使拜太傅司空彭城王
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經歷寇難而此堂

猶存宜敕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先帝
多才多藝聊畫此像今盜賊奔突王都隳敗而此堂
巍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
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今欲發王命敕史官作頌於義
有疑焉於是遂寢康帝即位徵拜左光祿大夫石季
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謂不
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
何哉謨曰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
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
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畧不稱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屈

王濛劉惔皆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見世說

荀子勸學篇

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遷侍中司徒上疏固讓謂
所親曰我若爲司徒將爲後代所哂義不敢拜皇太
后遣使喻意自四年冬至五年末詔書屢下謨固守
所執穆帝臨軒遣侍中徵謨謨陳疾篤自旦至申使
者十餘反而謨不至時帝年八歲甚𠊱問左右曰所
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君臣俱疲弊皇
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於是公卿奏曰司徒謨頃
以常疾久逋王命皇帝臨軒百僚齊立俯僂之恭有
望於謨若志存止退自宜致辭闕庭安有人君卑勞
終日而人臣曾無一酬之禮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

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詔免爲庶
人謨初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
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
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謨性方雅丞相王導
作女伎施設床席謨先在坐不悅而去導亦不止之
性猶篤慎每事必爲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
帶腰舟長

諸葛恢

諸葛恢字道明瑯邪人也祖誕魏司空爲文帝所誅
父靚奔吳爲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武帝與靚有舊

恢女郎庾亮于彬之妻蘇峻之亂彬遇害女將改適恢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固其宜也感念亡兄若

靚姊又爲瑯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於厠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復覩聖顔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於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恢弱冠知名避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導常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及導拜司空恢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復著此導嘗與恢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其見親狎如此于時頴川荀顗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人爲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

葛清元帝時爲會稽太守臨行帝爲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恢對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帝深納焉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贈恢秩中二千石恢有女既寡誓不復重出恢既許江彪婚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江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後在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暮來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江入宿恒在對床上後觀其意轉帖江乃詐厭良久不寤聲氣轉急女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邪既爾相

在初沒

洪喬擲介立矣乃其程恭病其私界曰滋且云荆州二十郡惟殷長沙最惡何也

王仲祖劉眞長造浩所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深源眞可王曰卿故僅其室霧中

王謝與劉眞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浩浩殊有確然之志王謝深爲憂嘆劉曰卿諸人眞憂深源不起邪見世

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義遂篤

殷浩

殷浩字深源陳郡人也父羡字洪喬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其資性介立如此終於光祿勳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功焉猥蒙厚賚帝笑曰此事豈容卿有功邪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浩由是爲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曰將

涖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爲名言三府辟皆不就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貽浩書曰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足下少標令名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邪浩固辭不起簡文帝時在藩始綜萬幾衛將軍褚裒薦浩徵爲

揚州刺史浩頻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時桓溫既滅蜀威勢轉振朝廷憚之簡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服故引為心膂以抗於溫遂參綜朝權王羲之密說浩令與桓溫和同不宜內搆嫌隙浩不從及石季龍死胡中大亂朝廷欲遂蕩平關河于是以浩為中軍將軍都督揚豫青兗徐五州軍事浩既受命以中原為己任上疏北征許洛將發墜馬時咸惡之後進軍次山桑降人姚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為襄所掠桓溫素忌浩及聞其敗上疏罪浩竟坐廢為庶人徙于東陽之信安縣浩少與溫齊

名而每心競溫常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溫既以雄豪自許每輕浩浩不之憚至是溫與人曰少時吾與浩同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又謂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浩雖被黜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流放之慼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更恨簡文曰上人著百尺樓上擔梯將去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後溫將以浩為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浩卒後將改葬其故吏顧悅之上疏訟浩詔追復浩本官　悅之字君叔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簡文悅其對始將抗表訟浩浩親故多謂非宜悅之決意以聞時人咸稱之又浩軍鋒蔡裔有勇氣聲若雷震常有二盜入室裔拊床一呼而盜俱殞故浩委焉

史臣曰殷浩清徽雅量眾議攸歸咸謂教義由其興替社稷俟以安危及其入處國鈞未有嘉謀善

政出總戎律唯聞蹙國喪師是知風流異貞固之才談論非奇正之要違方易任以致播遷悲夫

孔愉　從子坦　從弟嚴　羣

孔愉字敬康會稽人也年十三而孤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為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為神人而為之立祠建興初始出應召為丞相掾時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

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蘇峻反愉爲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亡遭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惟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後王導將以趙胤爲護軍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胤居之邪導不從由是爲導所銜後出爲會稽內史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　從子坦字君平少方直

有雅望元帝爲晉王以坦爲世子文學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普加策試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爲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爲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姦臣賊子污宮瀦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屬蘇峻反坦白王導曰及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奪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庾亮以爲峻脆逕來是襲朝廷虛也故計不行峻遂破姑孰取鹽米亮方悔之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

非戰士不須戎服既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及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爲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王導庾亮並欲用坦爲丹陽尹時亂離之後百姓凋弊坦固辭之導等猶未之許坦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據御床共奉遺詔孔坦疏賤不在顧命之限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猶俎上肉任人膾截耳乃拂衣去導等亦止

成帝每幸丞相王導府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諫時帝刻日納后而尚書左僕射王彬卒議者以爲欲却期坦曰婚禮之重重于救日蝕救日蝕有后之喪太子墮井則止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而廢從之及帝既加元服猶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爲已憂常從容言于帝曰陛下春秋已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忤導出爲廷尉怏怏不悅以疾去職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弊修短命

也將何所悲但以身任名没朝恩不報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榱椽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是宿昔之所味詠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

孔嚴字彭祖愉族弟也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遥呵之曰人餉吾兩罌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罌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殷浩臨揚州請嚴爲别駕時朝廷崇樹浩以抗擬桓温温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人謀立功于閫外嚴言于

浩曰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内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伸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又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感義而聚著都邑雜處人間使君常疲聖體以接之虚府庫以拯之足以疑惑視聽耳浩深納之

羣字敬林嚴叔父也有智局志尚不羈蘇峻入石頭時匡術有寵于峻賓從甚盛羣與從兄愉同行于横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刃之愉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爲我宥之乃獲免後峻

指降人 跳突也 巳裹果反

平王導保存術常因衆坐令術勸羣酒以釋横塘之憾羣答曰羣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目導有愧色仕歷中丞性嗜酒導常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久糜爛邪答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常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糵事其耽湎如此

史臣曰孔愉父子咸以篠簜之材邀締構之運策名霸府騁足高衢歷試清階遂登顯要外宣政績内盡謀猷罄心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衛主並能保全名節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貲辭榮數畞

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廉讓之風者矣

謝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八歲神悟夙成鯤常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顔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别顔回席賓莫不嘆異及長開率頴秀辨悟絶倫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善音樂博綜衆藝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爲小安豐辟爲椽襲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鸜鵒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

王劉酣宴于桓子野家尚往尚書墓表後三日反哭諸人要之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幘著幘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 尚

書卸之敱

庾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脚北窗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　俱見世說

俯仰在中。傍若無人其率誕如此。時庾翼鎮武昌尚數詣翼諮謀軍事常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給之尚爲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爲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爲軍士襦袴鎮壽陽採拾樂人并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鐘石之樂自尚始

謝安　子琰　琰子混　安兄奕　奕子玄

安弟萬　萬弟石　石兄子朗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年四歲譙郡桓彝見而嘆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爲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累辟召不起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嘆曰此亦伯夷何遠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迴衆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就簡文帝時爲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壁後聽之具聞其語安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謝深有愧色　見世說

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幼有公輔之望安妻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既到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常見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安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溫藥中有遠志桓取以問安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兩稱安未答時郝隆在坐應聲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甚有愧色溫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簡文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于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

時兵厮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安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見世說

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溫常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彊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常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爲

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時苻堅强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兄子玄等應機征討堅後率衆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常棋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玄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攝放床上了無喜色棋如故

賭墅乃張玄非謝玄

謝車騎道謝公但恭坐捻鼻顧睞便自有寢處山澤間儀見世說

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内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朞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于土山營野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之徒頗相扇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于西池獻觴賦詩

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顏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泛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懷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十六里今十六年矣白雞生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常謬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尋薨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

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斆之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為召伯埭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為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常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子琰琰子混字叔源初孝武帝為晉陵公主求婿謂王珣曰主婿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少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

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㹠以為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為禁臠故珣因以為戲混竟尚主襲父爵桓玄常欲以安宅為營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玄聞慙而止以黨劉毅誅及宋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當應天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紱裕亦歎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小字也

安兄奕字無奕少有名譽初為剡令有老人犯法奕以醇酒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歲

玄北征巷議疑其不振韓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嚴玄䧟之甚衆中厲愈常於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

在奕膝邊諫止之奕為改容遣之與桓溫善溫辟為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桓溫曰吾方外司馬奕每飲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携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溫不責之

玄字幼度少穎悟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常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于庭階耳安患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焚

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畧屢辟不起于時苻堅彊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及苻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詔以玄為前鋒都督諸軍事與叔父石從弟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距之衆凡八萬堅進屯壽陽列陣臨肥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

君親故舉不得復云爲名見世說

遂青由

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以精銳八千涉渡肥水決戰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踏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雲母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餘萬詔玄以勳封康樂縣公疾篤表疏十餘上久之乃轉授會稽內史時

吳興太守張玄之亦以才學顯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于玄時人稱爲南北二玄論者美之子瑍秘書郎早卒瑍子靈運嗣瑍少不惠而靈運文藻豔逸玄常稱曰我尚生瑍瑍那得不生靈運始從玄征伐者戴逯處士逵之弟逵厲操東山而逯以武勇顯謝安常謂逯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逯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

安弟萬字萬石才器雋秀雖器量不及安而善自衒曜故早有時譽常與蔡系送客於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萬落床冠帽傾脫萬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系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爲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亦以此稱之簡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爲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既見與帝共談移日太原王述萬之妻父也爲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萬再遷豫州刺史王羲之與桓溫牋曰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溫不從萬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常以嘯咏自高未常撫衆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已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汝

爲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後自率衆援洛陽衆遂潰散狼狽單歸廢爲庶人子韶字穆度少有名時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胡謂朗羯謂玄末謂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並早卒惟玄以功名終

朗字長度善言玄理文義豔發名亞於玄總角時病新起體甚羸未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再遣信令還安欲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

王彪之與王白鬚與謝白面的對

遂流涕携朗去安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致可傳述恨不令朝士見之子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爲會稽王道子長史常因侍坐于時月夜明淨道子嘆以爲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强欲滓穢太清邪子絢字宣映曾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絢父重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

石字石奴淮肥之役與兄子玄琰破苻堅先是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故桓豁皆以石名子以邀功焉堅之敗也雖功始牢之而成于玄琰然石時實爲都督石少患面瘡療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故世呼爲謝白面石在職務存文刻既無他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勳遂居清顯而聚斂無饜取譏當世

史臣曰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咏山林浮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凌霞之志暨于褫薜蘿而襲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載穆苻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溫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姦謀宴衍而清羣冠宸居獲太山之固惟揚去累卵之危斯爲盛矣然激繁會於期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媮薄之俗崇侈于耕戰之秋而不知頹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期若是琰稱貞幹卒以忠勇垂名混曰風流竟以文詞獲譽並階時宰無墮家風奕萬以放肆爲高石奴以褊濁典累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肥之役勍寇望之而土崩渦頓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西平鞏洛北定幽燕廟算有餘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康樂即玄所封其孫靈運襲祖封亦稱康樂

王羲之 子徽之 獻之 許邁附

王羲之字逸少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顗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辨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深爲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爲敦主簿敦常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爲王氏三少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庋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司空郗愔 中郎郗曇 二謝安萬 王尚書惠嘗看郗夫人同眼耳未覺惡不答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于眼耳關于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支道林論莊子逍遙游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右軍披襟解

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後爲右軍將軍會稽内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于内外和因與浩書以誡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爲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于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時東土饑荒羲之輒開倉賑貸而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

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于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羲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得遂携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嘆惜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爲樂其任率如此嘗詣

帶留連不能已 俱見世說 禇氏之甚

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眞草相半後爲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慍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其書爲世所重皆以此類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草書答庾亮而翼深嘆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顚狽遂乃亡失常嘆妙迹永絶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

還舊觀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候已輒洒掃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爲恨及述爲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羲之常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恥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既而内懷愧

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
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
于簡對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
曰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靈羲之嘗國寵榮進無忠
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
足之分定之于今謹吉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
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信誓之誠有如
皦日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
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遊
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

安常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
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賴絲竹陶
寫恒恐兒輩覺損忻樂之趣時劉惔爲丹陽令許詢
嘗就惔宿床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
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
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初羲之
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僕坐而獲免遂其
宿心頃東遊還修植桑果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
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
欲教養子孫以敦厚謙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

井丹博學高論京師爲之語曰

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并行田視地
利頤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宴其爲得
意可勝言邪有子七人知名者五人凝之亦工草隸
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爲車騎桓冲騎兵參
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
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
常從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
得獨擅一車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
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
致有爽氣耳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
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灑掃請坐徽之不顧

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常寄
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
何可一日無此君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
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
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
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去何必見安道邪雅性
放誕好聲色常夜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贊獻之賞
井丹高潔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時
人皆欽其才而穢其行後爲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

五經紛綸井大春新陽侯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趨左右進輦丹笑曰聞桀紂駕人車此所謂人車者邪侯即去輦丹終身不仕

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床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嘆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子楨之桓玄爲太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爲氣咽楨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風流爲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樗蒲曰南風

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班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人以此定二王神宇夜臥齋中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嘆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

會稽郡記曰會稽多名山水峰嶂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柏擢幹疎條潭壑鏡澈清流瀉注

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桓溫常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駮牸牛甚妙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疆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既畢傍若無人辟疆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傖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安甚欽愛之請爲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櫈書之比訖鬚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

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好遊會稽諸山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然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懷未幾遇疾家人爲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獻之前妻郗曇女也俄而卒于官時議者以爲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帙置左右以翫之始羲之所與共遊者

許邁字

叔玄丹陽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未
弱冠嘗造郭璞璞爲之筮遇泰之上六爻璞謂曰君
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
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時父母尚存未
忍違親謂餘杭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
潛通五岳陳安世茅季偉常所遊處於是立精舍於
懸霤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朔望
時節還家自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
携其同志徧遊名山焉初採藥于桐廬縣之桓山餌
朮涉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

之好道之徒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爲樂常服氣一
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
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玄與婦書告別羲之造之
未常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玄遺羲之書云
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
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
者皆謂之羽化矣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未
代去朴歸華舒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
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
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迥絕
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于布纖濃分疎密霞舒雲
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
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
其字勢疎瘦如隆冬枯樹覽其筆踪拘束若嚴家
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羇
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世
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
蚓字字如綰秋蛇臥王濛于紙中坐徐偃于筆下
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

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
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
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
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覺
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
區之類何足論哉

晉書纂卷之九終

伊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安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見世説

晉書纂卷之十

明海虞錢　俶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桓伊

桓伊字叔夏譙國人苻堅南寇與謝玄謝琰俱破堅於肥水以功封永脩縣侯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

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時謝安女壻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為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肉而會稽王道子昏醟尤甚惟狎昵諂邪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行於主相之間而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飲讌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卽吹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敕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旣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為君旣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初伊有馬步鎧六百領豫為表令死乃上之詔受其所上之鎧

朱伺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勇而訥口不知書及為將遂以

謙恭稱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議距賊之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答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邪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大笑陶侃來戍夏口伺依之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太半賊夜還長沙伺追至蒲圻不及而反伺為杜曾所圍時馬儁等亦來攻壘儁妻子先在壘內或請皮

其而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所調弩忽噤不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賊舉鋋摘伺伺逆接得鋋反以摘賊賊走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杜曾遣說伺云馬儁感卿恩妻孥得活盡以卿家外内百口付儁儁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答曰賊無白首者今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當歸南妻子付汝乃還甑山

毛寶

毛寶字碩眞榮陽人爲溫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嶠將赴難而征西將軍陶侃懐疑不從嶠屢説不能迴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信已二日會寶別使還聞之説嶠曰衆克在和不聞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作疑邪便宜急追信改舊書説必應俱征嶠意悟即追信改書侃果共征峻嶠上寶爲廬江太守賊欲襲湓口陶侃將自擊之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顧謂坐客曰此年少言可用也乃使寶行時侃嶠未能破賊侃欲率衆南還寶謂嶠曰下官能留之乃往説侃曰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

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强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徒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出其不意使賊困蹙若寶不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峻既死侃使寶守南城賊遣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晃曰是名壯勇何不出鬬寶曰君若健將何不入鬬晃笑而退寶守邾城石季龍遣二萬騎攻邾城城遂陷寶亦溺死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

陳壽

陳壽字承祚巴西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爲令史宦人黄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爲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沉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除佐著作郎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爲時所

重如此武云丁儀丁廙有盛名于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

孫盛　子放

孫盛字安國太原人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煖者數四至暮忘食理竟不定庾亮引爲參軍時丞相王導專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稱讒搆其間導亮頗懷疑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納之爲桓溫從事中郎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之盛與溫牋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溫得盛牋復遣從事重案之贓私狼藉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盛著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爲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爾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大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

子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荊州與父俱從庾亮獵亮謂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放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終于長沙相

干寶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爲

著作郎著晉紀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畧直而能婉咸稱良史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甦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輙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絶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寶既博採異同遂混

虛實因作序以陳其志曰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于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覩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吕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茲况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于殘闕訪行事于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爲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絶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

習鑿齒

習鑿齒字彦威襄陽人少有志氣以文筆著稱桓温辟爲從事轉西曹主簿親遇隆密時温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手問國家祚運修短答云世祀方永温疑其難言乃餙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文昌三宫氣候如此决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温不悅乃止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爲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

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温別温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温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累遷別駕後使至京師簡文亦雅重焉既還温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年所未見以此大忤温旨時有桑門釋道安峻辯有高才自北至荆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爲佳對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爲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温後激怒亡何乃超拔其二舅

鑿齒未三十桓温便用爲荊州治中鑿齒謝牋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温問見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

相繼爲襄陽都督出鑿齒爲滎陽太守温弟祕亦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既罷郡歸與祕書曰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璅璅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其風期俊邁如此是時温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

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爲簒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凡五十四卷後以脚疾遂廢于里巷及襄陽陷于苻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鎭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

顧和

顧和字君孝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騏驎興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爲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王導爲揚州

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七歲在床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于燈下二兒共敘客主之言都無遺失和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此寶 見世說

辟從事月旦嘗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顗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爲然和常詣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爲海內之俊由是遂知名既而導遣八部從事之部和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和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

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導咨嗟稱善成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内外皆奉詔和獨上疏以爲周保祐聖躬不遺其勳第舍供給擬于戚屬恩澤所加已爲過隆若假名號記籍未見明比惟漢靈帝以乳母趙嬈爲平氏君此末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帝從之

袁山松 從弟耽

山松少有才名衿情秀遠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

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時張湛好爲齋前種松柏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山松歷顯位孫恩作亂被害

從弟耽字彥道少有才氣俶儻不羈爲士類所稱桓溫少時游于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畧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其通脫若此

車胤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中謂胤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胤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桓溫在荊州辟爲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稍遷征西長史遂顯于朝廷時惟胤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于世又善于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胤難苦問謝謂袁喬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于屢照清流憚于惠風謝安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元顯有過胤密言于道子將奏之事泄元顯逼令自裁朝廷傷之

王雅

王雅字茂達東海剡人少知名累遷丹陽令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雖在外職待見甚數朝廷大事多參謀議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如此然任遇有過其才時人被以佞幸之目帝起清暑殿于後宮開北上閤出華林園與美人張氏同游止惟雅與焉會稽王道子領太子太傅以雅爲太子少傅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是時風俗頹敝無復廉耻然少傅之任朝望屬珣珣亦頗以自許及中詔用雅衆遂赴雅焉將拜遇雨請以繖入王珣不許之因冒雨而拜雅既貴倖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禮之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王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爲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先以訪雅雅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然其稟性峻隘無所苟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

謹于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畧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令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爲亂階矣帝以恭等爲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已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

王恭　弟爽

王恭字孝伯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爲將來伯舅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

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其簡率如此嘗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起家爲佐著作郎嘆曰仕宦不爲宰相才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太元中遷中書令會稽王道子常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淮陵內史虞珧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爲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賓莫不反側道子甚愧之其後帝將擢時望以爲藩屏乃以恭爲平北將軍鎮京口及帝崩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嘆曰榱棟雖新便有黍離之嘆矣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不敢發遂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辭色甚厲因抗表誅國寶道子收國寶賜死深謝愆失恭竟被殺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嘆爲性不弘以闇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爲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閑用兵尤信

佛道調役百姓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怨嗟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髮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闇于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于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無財帛惟書籍而已爲識者所傷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常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嘆曰此眞神仙中人也

弟爽字季明彊正有志力歷黃門侍郎孝武帝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爲遺詔爽距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立敢入者斬孝武問爽卿何如卿兄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恭嘗

中興書曰王濛女爲哀帝皇后王蘊女爲孝武皇后

問爽古詩中何句爲最爽未答恭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爲佳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爲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

劉牢之　子敬宣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祖父世以壯勇稱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沉毅多計畫太元初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方盛玄多募勁勇牢之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爲參軍領精鋭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淮肥之役苻堅攻陷壽陽牢之以精卒五

千距之賊步騎奔潰爭赴淮水殺獲萬餘人盡收其器械堅尋亦大敗歸長安王恭將討王國寶引牢之爲府司馬恭本以才地陵物及檄至京師朝廷戮國寶自謂威德已著雖仗牢之爲爪牙但以行陣武將相遇禮之甚薄牢之負其才能深爲耻恨因背恭歸朝廷恭既死遂代恭爲都督牢之本自小將一朝據恭位衆情不悦時桓玄將兵逼京師上表理王恭求誅牢之牢之率北府之衆馳赴京師桓玄遣何穆説牢之曰自開闢以來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以見容於闇世者而誰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亦覆族欲以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保其富貴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無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笑哉惟君圖之牢之頗納穆説遣使與玄交通其甥何無忌與劉裕固諫之並不從俄令子敬宣降玄玄大喜與敬宣置酒宴集陰謀誅之陳晉法書圖與敬宣共觀以安悦其志敬宣不之覺玄佐吏莫不相視而笑玄以牢之爲會稽太守牢之乃嘆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將至矣欲據江北以距玄集衆大議參軍劉襲曰事不可者莫大於反而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豈得立

也語畢趨出牢之自縊而死桓玄令斵棺斬首暴尸於市

敬宣牢之長子牢之敗與高雅之俱奔慕容超夢丸土而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丸既吞矣我當復本土旬日而玄敗遂還京師拜晉陵太守

殷仲堪　浩之從姪

殷仲堪陳郡人也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强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愛慕之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服闋孝武帝召爲太子中庶子甚相親愛仲堪父嘗患耳聰聞床下蟻動謂之牛鬭

桓玄與仲堪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

桓自嘆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見世說

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
爲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寵任
轉隆帝以會稽王非社稷之臣擢所親幸以爲藩捍
乃授仲堪荊州刺史將之任又詔曰卿去有日使人
酸然常謂永爲廊廟之寶而忽爲荊楚之珍良以慨
恨其恩狎如此先是仲堪游於江濱見流棺接而埜
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爲峤其夕有人通仲堪自
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
峤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峤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言
終而沒至是果臨荊州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饑

饉仲堪食常五椀盤無餘肴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
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眞素也每語子弟云人初見
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
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後爲玄追兵
所獲逼令自殺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
財賄而怠行仁義嗇于周急及玄來攻猶勤請禱以
至于敗仲堪喪後玄問侍文卿家仲堪實是何似人
仲文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

劉毅　兄邁

劉毅字希樂沛人也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產業屬桓
玄篡位毅與劉裕起義兵密謀討玄大敗之詔以毅
爲豫州刺史初桓玄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於其上
號爲盤龍齋毅小字盤龍至是遂居之後劉裕以毅
貳于已裕自率衆討毅毅敗自北門單騎而走去江
陵二十里而縊經宿居人以告乃斬于市子姪皆伏
誅毅剛猛沉斷而專肆很愎與劉裕協成大業而功
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伏及居方嶽常快快不得
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每覽史籍至藺相如
降屈於廉頗輒絕嘆以爲不可能也常云恨不遇劉
項與之爭中原又謂郗僧施曰昔劉備之有孔明猶

魚之有水今吾與足下雖才非古賢而事同斯言衆
咸惡其凌傲不遜及敗于桑落知物情去而彌後憤
激初裕征盧循凱歸帝大宴于西池有詔賦詩毅詩
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知武功不競故示文
雅有餘也後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
人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
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
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
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毅意殊不快
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

此見借既出西藩雖上流分陝而頓失內權故欲擅其威强伺隙圖裕以至于敗初江州刺史庾悅陸安中爲司徒長史曾至京口毅時甚屯窶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于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惟毅留射如故旣而悅食鵝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食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答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其旨悅忿懼而死毅之褊躁如此

邁字伯羣少有才幹爲殷仲堪中兵參軍桓玄之在江

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于仲堪玄曾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邁時在坐謂玄曰馬矟有餘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爲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邁曰卿乃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邁以正辭折仲堪而不以爲悔仲堪使邁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邁僅而免禍後玄得志邁詣門稱謁玄謂邁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邁對曰射鉤斬袪與邁爲三故知不死玄甚喜及毅與劉裕等同謀起義邁將應之事泄爲玄所害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郯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鎭北將軍劉牢之卽其舅也初劉毅家在京口與無忌素善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彊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彊弱雖彊易弱正患事主得難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惟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因共要毅與相推結遂共舉義兵桓玄聞裕等及無忌之起兵也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勢必無成願不以爲慮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其

見憚如此義熙二年遷江州刺史賊帥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距之長史鄧潛之諫曰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居上流蜂蠆之毒邾魯成鑒宜蓄力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決成敗于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距之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初桓玄剋京邑劉裕東征無忌密至裕軍所潛謀舉義及義師之舉參贊大勳皆以算略攻取爲

效而此舉敗于輕脫朝野痛之

魏詠之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世貧素而躬耕為事好學不倦生而兎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聞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明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為遂齎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盛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邪仲堪於是處之別屋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語唯食

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初為州主簿常見桓玄既出玄鄙其精神不雋謂坐客曰庸神而宅偉幹不成令器竟不調而遣之詠之早與劉裕游款及玄篡位協贊義謀玄敗授豫州刺史尋轉荊州刺史詠之始為仲堪之客未幾竟踐其位論者稱之

孝友傳 有敘

敘曰大矣哉孝之為德也道貫三靈功苞萬象閔曾翼翼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蒸蒸弘七體而垂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祇下贊郭巨致錫金之慶陽雍標蒔玉之祉烏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擾功叉之廬況夫因孝生友理在兼綜天倫之重共氣分形心睽則葉頓荊枝性合則華承棣萼乃有推肥代瘦徇急難之情讓果同衾盡懽愉之致緬窺湘素載流塵躅者歟晉氏始自中朝逮于江左雖百六之災遄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猶為繼踵著孝友篇

李密

李密字令伯犍為人也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少仕蜀為郎蜀平泰始初徵為

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曰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而報劉之日短也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

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文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己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出爲温令密有才能常望内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密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

王裒

王裒字偉元城陽人也父儀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裒痛父非命未常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没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常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爲刈麥裒遂棄之門人爲本縣所役告裒求屬令裒曰卿學不

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履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詣己整衣出迎之裒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卽放之一縣以爲恥及洛京傾覆寇盜蜂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裒戀墳不去遂爲賊所害

許孜

許孜字季義東陽人也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孔冲學竟還鄉里冲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没柴毁骨立杖而能起建墓于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憊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柏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栽松孜悲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置于所犯松下孜悵惋不已乃爲作塚埋于隧側猛獸卽于孜前自撲而死孜益嘆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鷹雉棲其梁簷鹿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游不相搏噬邑人號其居爲孝順里

其子生亦有孝行圖孜像於堂朝夕拜焉

庾袞

庾袞字叔褒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强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初袞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袞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

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或有斬其墓柏莫知其誰乃召鄰人集于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袞之罪也父老咸爲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既具袞乃刈荆苕爲箕箒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内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爲美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袞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袞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于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袞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歎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握兵臨大節孰能奪之於是鄉黨薦之州郡交命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爲異行會賊寇肆掠于陽翟袞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於禹山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乃集諸羣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于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爲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衆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誰袞默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逃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

也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衆咸從之及賊至袞乃勤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庾異行乎袞曰晋室卑矣寇難方興乃携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比及朞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竟墜崖而卒時人傷之曰庾賢絕塵避地超然遠迹固窮安陋木食山棲不與世同榮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

顏含

顏含字弘都莘人也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于醫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愼毋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旐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卽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

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惇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既不能進噉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畿竟不起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醫人疏方應須髯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卽愈由是著名拜侍中除吳郡太守王導問含曰今卿莅名郡政將何先答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且當徵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導嘆曰顏公在事吳人斂手矣未之官復爲侍中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于我我有邪德乎人常論少正卯盜跖其

惡孰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爲甚含曰爲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爲甚衆咸服焉郭璞嘗遇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桓溫求婚于含含以其盛滿不許惟與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淸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實抑絕浮僞如此

劉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曾祖母

生二木之堇賜七年之果

王氏盛冬思堇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于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為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月于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堇生焉因得斛餘而歸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司空齊王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

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榱椽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為吾師矣遂以女妻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于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為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誡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為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

哭火遂越燒東家自是名譽彌顯齊王冏輔政辟為軍諮祭酒既至謂殷曰先王虛心召君君不至今孤辟君何能屈也殷曰先王至德輔世故殷希以一夫而距千乘為不可迴之圖幸邀唐虞之世是以不懼斧鉞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殘反政然聖迹稍虧嚴威滋肅殷若復爾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不至冏奇之殷恒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況萬乘乎夫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召公咨商之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

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竟以壽終

忠義傳有敘

敘曰隕節苟合其宜義夫豈吝其沒捐軀若得其所烈士不愛其存故能守鐵石之深衷厲松筠之雅操見貞心於歲暮標勁節於嚴風晉自元康之後若嵇紹之衛難乘輿卞壼之亡軀鋒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節邁解揚羅丁致命于舊君辛吉耻臣于戎虜張褘引鴆以全節王諒斷臂以厲忠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足以激清風于萬古厲薄俗于當年者歟作忠義傳用旌晉氏之有人

焉

嵇紹　從子含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孝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郤缺宜加旌命請爲秘書郎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爲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起家爲秘書丞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于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沛國戴睎少有才智與紹從子含相友善時人許以遠致紹以爲必不成器睎後爲司

州主簿以無行被斥州黨稱紹有知人之明惠帝反正紹上疏曰臣聞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黄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齊王冏既輔政紹常詣冏諮事遇冏讌會召董艾葛旟等共論時政艾言于冏曰嵇侍中善于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爲懽卿何吝此邪紹對曰公匡扶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于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慚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向京都以討長沙王乂大駕次于城東乂宣言于衆曰今日西討欲誰爲都督乎六軍之士皆曰願嵇侍中戮力前驅死猶生也遂拜紹屬乂被執紹見廢黜免爲庶人尋復有北征之役徵紹復其爵位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値王師敗績于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惟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于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嘆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

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爲聞者莫不嘆息紹誕于行已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　從子含字君道舉秀才除郎中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于室廣集朝士使含爲之讚含援筆爲弔文文不加點其序曰帝壻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眞人于刻桷之室載退士于進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今王生沈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

茅茨之宇馳屈產于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雕楹之屋托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粹有愧色

王育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欷流涕時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鬻已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爲立別宅分之資業育受之無愧

色然行已任性頗不偶俗妻喪弔之者不過四五人然皆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爲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爲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鷂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跣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

韋忠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爲佳器歸而命子頠造焉頠造之託行不見司空張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心託我常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闚沃焦哉太守陳楚迫爲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携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

羅企生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也殷仲堪之鎮江陵引爲功曹桓玄攻仲堪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惟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遥呼曰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

生無脫理策馬而去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之曰玄猜忍之性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爲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玄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爲殷荊州吏荊州奔亡存亡未判何顏復謝玄即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許之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

君既與晉陽之甲軍次尋陽並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血未乾而生奸計自傷力劣不能翦滅凶逆恨死晚也玄遂害之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遇害即日焚裘

晉書纂卷之十終

晉書纂卷之十一

明海虞錢[illegible]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良吏傳 有敘

敘曰東里相鄭西門宰鄴潁川黃霸蜀郡[illegible]吏播徽音人爲準的有晉肇茲王業光啓霸圖泰始受禪改物君臨纂三葉之鴻基膺百王之大寶勞心庶績垂意黎元申敕守宰之司屢發憂矜之詔爰及惠懷中州鼎沸逮於江左晉政多門元帝比少康之隆處仲爲梗海西微昌邑之罪元子亂常

既權偪是憂故羈縻成俗莅職者爲身擇利銓綜者爲人擇官下僚多英儁之才勢位必高門之胄遂使良能之績僅有存焉今采其政績可稱者以爲良吏傳

胡威

胡威字伯武淮南人也父質以忠清著稱仕魏至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爲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廄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疋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

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于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嘆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爲勝邪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威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

潘京

潘京字世長武陵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趙廞甚器之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爲所攻光武時移東出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爲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爲不孝邪京舉版答曰今爲忠臣不得復爲孝子其機辨皆此類後太廟立州郡皆遣使賀京白太守曰夫太廟立移神主應問訊不應賀遂遣京作文使詣京師以爲永式京仍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京州人也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談論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爲不如已笑而遣之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

鄧攸

鄧攸字伯道襄陵人也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

也果遷汝陰太守永嘉末沒于石勒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聞攸在營馳召將殺之攸至門門幹乃攸爲郎時幹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悅致之勒重其辭乃命勿殺勒召至幕下與語悅之以爲參軍給車馬勒每東西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鄰轂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溫酒爲辭勒赦之既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而陰遺攸馬驢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

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故繫之於樹而去攸與刁協周顗素厚遂至江東時吳郡闕守人多欲之元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後稱疾去職郡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

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史臣曰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纏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

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人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歠菽不饗非其粟儋石無儲不取非其道執母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鴈俱集時人咸以爲孝感所致嘗食醎菹以其味旨掇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輟飡投筯爲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

史故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爲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踰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及盧循寇南海隱之率厲將士固守日久城遂陷隱之爲循所得將

加哉戮劉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尋拜度支尚書以竹篷爲屏風坐無氈席初謝石請爲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

儒林傳有叙

叙曰晉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

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頹毀運極道消可爲長歎鄭冲等名位既隆自有列傳其餘編之于左以續前史儒林焉

劉兆

劉兆字延世東平人兆博學洽聞從受業者數千人五辟三徵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爲讐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又撰周易訓註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讚述百餘萬言嘗有人著韡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既進踞牀問兆曰聞君大學比何所作兆答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客問之兆說疑畢客曰此易解耳因爲辨釋兆別更立意客一難兆不能對客去已出門兆欲留之使人重呼還客曰親親在此營葬宜赴之後當更來既去兆令人視葬家不見此客竟不知姓名

徐邈

徐邈東莞人也勤行勵學博涉多聞孝武帝始招延儒學之士大傅謝安舉以應選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前後十

年每被顧問甚見寵待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邈每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邈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幷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邈與甯書曰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留心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足下日昃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爲

耳目也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輿尸前史所書可爲深鑒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遷中書侍郎專掌綸詔帝甚親昵之初范甯與邈皆爲帝所任使甯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爲王國寶所讒出遠郡邈孤宦易危爲自安之計會帝頗疎道子邈欲和協之因從容言於帝帝納焉邈常詣東府遇衆賓沉湎引滿諠譁道子曰君時有暢否邈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淸脩爲暢耳道子以邈

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爲忤也時皇太子尚幼帝甚鍾心文武之選皆一時之俊以邈爲前衛率授太子經帝謂邈曰雖未敕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經必敬自魏晉以來多使微人教授號爲博士不復尊以爲師故帝有云邈爾類辯釋問則有對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忌於東邈以爲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背逆非爲藏體地中也所注穀梁傳見重於時弟廣尤好學載宋史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邪答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于豫章太守殷羡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爲高僕誠太儒然立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

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常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宣雖閒居屢空常以讀誦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爲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竝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宣潔行廉約韓伯任豫章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褌邪范笑而受之

范弘之

范弘之字長文以儒術該明爲太學博士時衛將軍謝石薨請謚下禮官議弘之議曰石總司百揆翼贊三臺當淮肥之捷勳拯危墜因時立功石亦與焉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次則厲身奉國下則愛人惜力此數者然後可以免惟塵之譏塞素飡之責石位居朝端任則論道唱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事君貨黷京邑聚斂無厭不可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姓不可謂愛人工徒勞於土木思慮殫於機巧紈綺盡於婢妾財用縻於絲桐不可謂惜力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又論殷浩宜加贈謚不得因桓溫之黜以爲國典仍多叙溫移鼎之迹時謝族方顯桓宗猶盛尚書僕射王珣溫故吏也素爲溫所寵三怨交集乃出弘之爲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牋曰桓溫事跡布在天朝逆順之情暴之四海王珣以下官議殷浩謚不宜揚桓溫之惡珣感其提拔之恩懷其入幙之遇託以廢黜昏闇建立聖明自謂此事足以明其忠貞之節明公試復以一事觀之昔周公居攝道致升平禮樂刑政皆自己出猶復遠避君位復子明辟漢之霍光大勳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萬機若溫忠

軑大地二音軑也

爲社稷誠存本朝便當仰遵二公式是令矩何不奉還萬機退守藩屏方提勒公王匡總朝廷豈爲先帝幼弱未可親政邪又逼脅袁宏使作九錫備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怖莫不景從惟謝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耳會上天降怒姦惡自亾中宗肅祖歆祚於王敦先皇受屈於桓氏今主上親覽萬機明公光讚百揆復不於今大明國典作制百代不審復欲待誰願明公遠覽殷周近察漢魏慮其所以危求其所以安如此而已弘之辭雖亮直終以桓謝之故不調卒於餘杭令

文苑傳 有叙

叙曰夫溫洛禎圖綠字符其丕業苑山靈篆金簡成其帝載既而書契之道聿興鍾石之文逾廣緫金羈而齊騖揚玉軑而並馳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變自時已降軌躅相趨西都賈馬耀靈蛇於掌握東漢班張發雕龍於綈槧俱標稱首咸推雄伯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擅銘山之美陸機挺焚研之奇藩夏連輝頡頏名輩並綜採繁縟杼軸清英窮廣內之青編緝平臺之麗曲今著之文苑云

左思

左思字太沖臨淄人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爲氏焉父雍思少學鍾胡書及鼓琴並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遊惟有閒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搆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祕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

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自是之後盛重於時文多不載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閒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絶歎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

趙至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年十四詣洛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而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又年十六游鄴後與相遇隨康還山陽康每謂曰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恨量小狹至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氣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至身長七尺四寸論議精辯有縱橫才氣太康中以

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恥士伍欲以宦學立名期於榮養既而其志不就號憤慟哭歐血而卒

鄒湛

鄒湛字潤甫南陽人也少以才學知名深爲羊祜所器重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畢遂夢此人來謝

褚陶

褚陶字季雅錢塘人也弱不好弄少而聰慧清淡閑

年十三作鷗鳥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備先生復出矣

然以墳典自娛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陶嘗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黄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

張翰

張翰字季鷹吳人也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譚便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卽去而不告家人齊王冏辟爲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羇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文多不載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

袁宏　伏滔附

袁宏字彥伯父勗臨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鎭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旣淸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卽其詠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卽迎升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尚爲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引宏參其軍事累遷大司馬桓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後爲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之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時伏滔先在溫府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溫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問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爲之懼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旣未遑啓不敢顯之耳溫疑不實乃曰君欲爲何辭宏卽答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亾道不可隕宜城之節信義爲允溫泫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問宏曰家君勳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

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贊胡奴乃止後爲三國名臣頌從桓溫北征作北征賦皆其文之高者常與王珣伏滔同在溫坐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爲授體於虞者疚尼父之洞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耳今於天下之後移韻徙事似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爲小勝溫曰卿思益之宏應聲答曰感不絶於余心愬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性彊正亮直雖被溫禮遇至於辯論每不阿屈故榮任不至與伏滔同在溫督府中呼爲袁伏宏心恥之每歎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與滔比肩何辱之甚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爲揚州刺史宏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

伏滔字玄度安丘人桓溫引爲參軍深加禮接每宴集之所必命滔同游孝武帝嘗會於西堂滔預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

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子系之亦有文才

羅含

羅含字君章桂陽人也幼孤爲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驚起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後爲郡功曹太守謝尚與含爲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桓溫嘗使含詣尚有所檢劾含至不問郡事與尚累日酣飲而還溫問所劾事含曰公謂尚何如人溫曰勝我也含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一無所問溫奇其意而不責焉轉州別駕以廨舍諠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爲材織葦爲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溫嘗與寮屬讌會含後至溫問衆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荊楚之材溫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荊楚而已初含在官舍有一百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爲德行之感焉

顧愷之

顧愷之字長康無錫人博學有才氣嘗爲箏賦成謂人曰吾賦足比嵇康琴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深識

者亦當以高奇見貴桓溫引爲參軍甚見親昵溫薨後愷之拜溫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愷之好諧謔人多愛狎之後爲殷仲堪參軍仲堪在荆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牋曰地名破冢眞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還至荆州人問以會稽山川之狀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桓玄時與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原無遺燎玄曰白布

纏根樹旐旐仲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復作危語玄曰矛頭折米劒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臨深池仲堪眇目驚曰此太逼人因罷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爲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爲之圖恒云

長康益頰三毛人問其故曰楷儁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見世說

羊祜杜 楊駿

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絕於時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愷之嘗以一廚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廚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愷之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爲戲弄又爲吟咏自謂得先賢風致或

請其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義熙初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已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爲求之必得桓玄嘗以一柳葉紿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也甚以珍之初愷之在桓溫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

外戚傳 有敘

敘曰外戚多至禍敗鮮克令終何哉豈不由祿以

賈充案虞等皆系戚之見載諸臣傳茲不具列

恩深位非德舉識慙明哲材謝經通假椒房之寵
靈總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居安
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驕奢既至釁隙隨之者
乎是以呂霍之家誅夷於西漢梁鄧之族勦絕於
東都其餘干紀亂常害時蠹政者不可勝載至若
樊靡卿之父子竇廣國之弟兄陰興之守約戒奢
史丹之掩惡揚善斯並后族之所美也逮于晉難
始自宮掖楊駿藉武帝之寵私叨竊非據賈謐乘
惠皇之蒙昧成此厲階遂使悼后遇雲林之災愍
懷濫湖城之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爰及江左未

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高門領袖既而職兼
出納任切股肱孝伯竟以亾身元規幾於敗國豈
不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權王叔仁之固求出
鎮用能全身遠害有可稱焉

羊琇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涉學有智算少
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每接筵同席嘗謂帝曰若富
貴見用任領護各十年帝戲而許之初帝未立為太
子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恒有代宗之議
琇密為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察文帝為政損益
揆度應所顧問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其後文帝
與武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間可否武帝答無不允由
是儲位遂定及帝踐阼累遷中護軍琇在職三十年
典禁兵豫機密寵遇甚厚初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
畢賀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
連榻而坐客邪遂不坐而去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
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又
喜遊讌以夜續晝中外五親無男女之別時人譏之
然黨慕勝己其所推奉便盡心無二及齊王攸出鎮
也琇以切諫忤旨既失寵憤怨遂發病卒

杜乂

杜乂字弘理成恭皇后父鎮南將軍預孫性純和美
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
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
清早卒無男生后而乂終妻裴氏嫠居養后以禮自
防甚有德音百姓號曰杜姥初司徒蔡謨甚器重乂
嘗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杜乂也其為名流所重如
此

裒語孫盛云北

褚裒

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祖䂮有局量以幹用稱

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見世說

嘗爲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翜曰物各有所施榱椽之材不合以爲藩落也願明府垂察乃捨之官至安東將軍裒少有簡貴之風與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興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謝安亦雅重之恒云褚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初裒總角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外吾言方驗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裒皇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裒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

藩於是改授徐兗二州刺史永和初復徵裒劉遐說裒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裒長史王胡之亦勸焉於是固辭歸藩朝野咸歎服之裒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中于時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與茗汁少箸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褚裒飲訖徐舉手云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狼狽

何準

何準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州府交辟並不就充兄爲驃騎將軍勸其令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宰輔之重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修營塔廟而已

王濛 子脩 蘊

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少時放縱不羈不爲鄉曲所齒晚克己勵行有風流美譽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爲達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

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爲宗焉簡文帝之爲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畧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爲入室之賓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疾漸篤於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臨殯劉惔以犀把麈尾置棺中因慟絶久之謝安亦常稱美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二子脩蘊

脩字敬仁小字苟子明秀有美稱善隸書

號曰流奕清舉年十二作賢全論濛以示劉惔曰敬仁此論便足以參微言起家著作郎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年二十四臨終歎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

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后立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乃授徐州刺史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非薄以慚時遇宜以褚公故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可暫臨此任以舒國姻之重於是乃受命之鎮頃之徵拜尚書左僕射蘊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爲會稽内史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

醒日時王悅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大非爾之友阿大悅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爲知人子恭在列傳

隱逸傳 有叙

叙曰古先智士藏聲江海之上卷迹囂氛之表激流而激其清寢巢而韜其耀玉輝氷潔川亭嶽峙長往邈而不追安排窅而無悶自典午運開旁求隱逸譙元彥之杜絕人事江思悛之嘯詠林藪雖不應其嘉招亦足激其貪競綴集于篇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七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旣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辭去皆捨棄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旣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而果在於用光人生而

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人幼孤貧每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螊䗯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海濱也統勃然作色

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
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汗共泥若汗隆之間
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
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匝顏如渥丹兩耳壁塞
言者大慙統自此遂不與宗族相見會母疾統侍醫
藥宗親因得見之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
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儛又能隱形匿
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
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
之難統於是共紿之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大小以爲

喜慶欲因其祭祀並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
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佪儛靈談鬼笑飛觸挑拌
酬酢翩翻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歸責諸人
曰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游戲放傲逸之清縱奢
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何也遂隱牀上被
髮而臥不復言衆親踧踖即退遣丹珠各各分散後
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
並至浮橋士女駢塡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
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
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乃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充

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
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卿居海
濱頗能隨水戲乎答曰可統乃操柂正櫓折旋中流
初作鯔鯆躍後作鯆鯸引飛鷁首掇獸尾奮長梢而
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
跳入船者有八九觀者皆悚遽充心尤異之乃更就
船以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即俛而不答充又謂曰
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先聖前哲無不盡歌卿
頗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先公惟寓稽山朝會萬
國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

詠遂作慕歌又孝女娥年甫一十四其父墮江不得
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
乃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爲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
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爲作小海唱
今欲歌之衆人僉曰善統於是以足叩船引聲喉囀
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漱天雲雨響集叱咤讙呼
雷電晝冥集氣長嘯沙塵煙起王公已下皆恐止之
乃已諸人顧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
之聲便髣髴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
流即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領小海之唱謂子胥屈

平立吾左右矣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覲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旗舉幡校分羽騎爲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笳長鳴車乘紛錯縱横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襹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吴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終

郭琦

郭琦字公偉太原人也少方直有雅量武帝欲以琦爲左著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郭彰彰素疾琦答曰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即堪爲郎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爲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終身處於家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内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年十三每游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洛陽陷乃步擔入吴興餘杭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苫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爲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恒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即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匱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逆而已有猛獸殺大麋鹿於菴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歎之嘗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横骨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旦致一鹿於其室前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而携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韋衣乃至爛於戶内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

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於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頹然踑踞傍若無人溫嶠嘗問文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爲烏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邪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導嘗衆賓共集絲竹竝奏試使呼之文瞪眄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于時坐者

咸有鉤深味遠之言。文嘗稱不逵來語，天機鏗宏。莫有闚其門者。溫嶠嘗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柳下梁踦之亞乎居導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結廬舍於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置縣中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以爲知機自後不復語但擧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殯葬寵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寵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擧手果以十五日終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少有志操辟州郡辟及賢良之擧家於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爲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嘗乘車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敬貴焉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强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彊逼翼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着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沈沒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也

劉驎之

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閉一囷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

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驎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車騎將軍桓沖聞其名請爲長史驎之固辭不受沖嘗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沖言話父使驎之於內自持濁酒葅菜供賓沖勑人代驎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沖慨然至昏乃退驎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於羣小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自造焉居于陽岐在官道之側人物來往莫不投之驎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去驎

之家百餘里有一孤老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驎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營棺殯送之其仁愛隱惻若此

郭瑀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隱于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栢實以輕身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及苻氏之末略陽王穆起兵酒泉遣使招瑀瑀歎曰臨河救溺

不卜命之短長曾運在趙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袵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嘏起兵應穆穆以瑀爲軍師亾何穆惑於讒間西伐索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游於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至於屋屋之爲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況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厓閣飲氣而卒

> 逵子顒隱遯有父風亦巧藝善造佛像臂胛人服其奇識見宏

> 史安道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耳

> 謝敷字慶緒入太平山十餘年郗尚書恢與敷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

戴逵　謝敷附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後徙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爲非道乃著論曰夫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徒貴貌似而已竹林之爲放有疾而爲顰者也元康之爲放無德而折巾者也外眩驪華

內喪道實以矜尚奪其真主以塵垢翳其天正貽笑千載可不慎歟孝武帝時郡縣敦逼不已乃逃於吳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逵潛詣之與珣游處積旬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遁不反乃上疏請絕其召命逵復還剡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時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會稽隱士謝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陶潛

陶潛字元亮侃之曾孫也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

家累自隨遣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穎脫不羈任眞自得爲鄉里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
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
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
羸疾復爲鎭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
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
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
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素簡貴不私事
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
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義熙三年解印
去縣乃賦歸去來刺史王弘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

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還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其眞率如此

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豈敢以王公紆軫爲
榮邪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
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
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潛無履弘顧
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焉
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曰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
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轝之至州而言笑賞適
不覺其有羨於華軒也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
至於酒米乏絶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
往潛亦無所辭焉未嘗有喜慍之色惟遇酒則飲時

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王業漸隆不復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

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窻之下
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
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
何勞絃上聲

晉書纂卷之十一

明海虞錢　佖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藝術傳 幷敘

敘曰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亾省禍福然詭託近於妖妄迂誕難可根源眞雖存矣僞亦憑焉聖人不語怪力亂神良有以也逮丘明首唱敘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援龜策以立傳自茲厥後史不絕書漢武雅好神仙世祖尤耽讖術遂使文成五利逞詭詐而取寵榮尹

敏桓譚由忤時而嬰罪戾斯固通人之所蔽千慮之一失者乎詳觀衆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經今錄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紀者以爲藝術傳云

陳訓

陳訓字道元歷陽人少好秘學天文筭歷陰陽占候無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爲奉禁都尉使其占候皓政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陽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輿櫬銜壁之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亾淮南周亢嘗問訓以官位訓曰君至卯年當剖符近郡酉年當有曲蓋亢曰脫如來言當相薦拔訓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耳後亢果爲義興太守甘卓爲歷陽太守訓謂所親曰甘侯頭低而視仰相法名爲眄刀及目有赤脈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卓果爲王敦所害丞相王導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豎垂肩必壽亦大貴子孫當興於江東咸如其言

戴洋

戴洋字國流吳興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

死時天使其爲酒藏吏授符錄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崐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既而遣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爲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爲人短陋無風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陳聆問洋曰人言江南當有貴人顧彥先周宣珮當是不洋曰顧不及臘周不見來年八月榮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臘珮以明年七月晦亾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爲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冶火光照天此爲金火相爍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導即移居東府病遂差元帝將登祚使洋擇

日洋以爲宜用三月二十四日景午太史令陳卓奏用二十二日言昔越王用甲辰三月反國范蠡稱在陽之前德將出游刑入中宮今與此同洋曰越王爲吳所囚雖當遯媚實懷怨憤蠡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吳宮今大王内無含咎外無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無窮何爲追越王去國留殃故事乃從之庚亮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曰天有白氣喪必東行不過數年必應城東家夜半望見城内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覆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洋聞而歎曰此與前白氣同時亮欲西鎮石城

或問洋此西足當欲東不洋曰不當也咸康三年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立宮城至己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亮曰天何以利胡而病我洋曰今乃不憂賊但憂公病耳亮曰何方救我疾洋曰荊州受兵江州受災公可去此二州亮曰如此當有解不洋曰恨晩猶差不也亮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爲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庚公可得幾時洋曰見明年時亮已不識人咸以爲妄果至正月一日而薨

韓友

韓友字景先舒人也能圖宅相冢亦行京費厭勝之術宣城邊洪爲廣陽領校憂歸友來投之時日已暮出告從者速裝束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里草行何急復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間血覆地寧可復住苦留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欻發狂絞死兩子幷殺婦斫父妾二人皆被創因出亾走明日其宗族往收殯亾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

經死宣城太守殷祐有病友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大鸜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若獲者爲善不獲將成禍祐乃謹爲其備至日果有大鸜垂尾九尺來集廳事上掩捕得之祐乃遷石頭督護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殃轉禍無不皆驗

淳于智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人也高平劉柔夜臥鼠齧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欲死君而不能當爲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橫文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臥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譙人夏侯

藻母病困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藻怖愕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一人勿出哭勿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旣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詹謂曰此君寒士每多屯虞君有通靈之思可謂一卦智乃爲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荆

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鉄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疾者亦愈性深沈常自言短命曰辛亥歲天下有事當有巫醫挾道術者死太元末爲司馬督有寵於楊駿故見殺

杜不愆

杜不愆廬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屢有驗高平郗超年二十餘得重疾試令筮之不愆曰按卦言之卿所苦尋除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宮姓家索其所養雄雉籠盛置東檐下却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雌雉飛來與交旣而雙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爲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雉果得至景午日超臥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昃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雖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彌年乃起至四十卒于中書郎

隗炤

隗炤汝陰人也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亾後

當大荒窮雖爾愼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有詔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亾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齎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亾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沈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夫善於易而未曾爲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蓍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亾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

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巳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卜珝

卜珝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弗如也柰何不免兵厄珝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爲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爲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珝曰子勿爲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

免卿將也珝曰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瑯琊可奉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珝遂隱于龍門山劉元海僭號徵爲大司農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珝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爲光祿大夫珝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僞位徵爲太常時劉琨據幷州聰問何時可平珝答曰幷州陛下之分今茲尅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珝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爲是行也聰大悅署珝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愼勿紛紜及攻晉陽爲琨所敗珝卒先奔爲其元帥所殺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腸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嘗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内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及洛中寇亂乃潛草野以觀變澄投石勒大將軍郭黑略家黑略每從勒征伐輒豫尅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

衆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何也黑略曰有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巳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召澄試以道術澄即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幷欲苦澄澄乃潛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既而勒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澄澄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矣襄國城塹水

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取水廼與弟子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隍壍皆滿鮮卑段末波攻勒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末波勒登城望末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末波如此豈可獲乎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末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末波執之澄勸勒宥末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爲不

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絜齋七日取麻油合臙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卽曜也勒甚悅遂赴洛距曜生擒之勒敬澄彌篤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大和尚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歎曰朕聞虢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

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勒死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既而勒果死及季龍僭位遷都于鄴傾心事澄有重於勒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與爲比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公游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爲海鷗鳥也常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下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始入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

常交車共說汝師邪佐愕然愧懺於是國人每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季龍太子邃將圖爲逆謂内豎曰和尚神通倘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季龍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季龍季龍終不能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

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慘然改容曰郭公今在厄乃唱云衆生祝願須臾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者則困復更祝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黑略還自說墜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推馬與之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時日正是澄祝願時也時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旣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黃河中舊不生黿時有得者以獻季龍澄見而歎之曰桓

溫入河其不久乎溫字元子後果如其言季龍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後亦皆驗澄嘗與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噀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石宣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澄同坐浮屠一鈴獨鳴澄謂曰解鈴音乎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季龍夢飛西南自天而落旦而問澄澄曰禍將作矣宣父子慈和深以愼之季龍引澄入東閣與其后杜氏問訊之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浮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愼勿東也杜后曰和尚耄邪何處有賊澄卽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卽好耳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季龍臨喪殺之季龍以澄先誡故獲免及宣被收澄諫季龍曰皆陛下之子也何爲重禍邪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尙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埽鄴宮季龍不從後月餘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

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走向東北倏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季龍大享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冉閔小字棘奴季龍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髮髣髴微出季龍大惡之祕而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自啟塋墓於鄴西紫陌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遂無復言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卒

於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季龍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季龍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遇疾明年季龍死遂大亂

麻襦

麻襦者不知何許人也莫得其姓名石季龍時在魏縣市中乞丐恒着麻襦布裳故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者乞得米穀不食輙散置大路云飴天馬趙興太守籍狀收送詣季龍先是佛圖澄謂季龍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季龍與共語了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

殿下季龍不解後慕容儁投季龍尸於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以爲一柱殿下卽謂此也及元帝嗣位江左亦以爲天馬之應云

索紞

索紞字叔徹敦煌人也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紞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紞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爲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紞曰冰上爲陽冰下爲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

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爲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爲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索充初夢天上有二棺落充前紞曰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舉孝廉充後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紞曰虜去上中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噉一脚紞曰脚肉破噉爲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

求占書紞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爲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紞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爲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爲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聘竝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既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

言義亦自遠年十二其母携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
停沙勒一年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筭莫不必盡
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爲性率達不拘小檢脩行者頗
共疑之然羅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爲化
諸學者皆共師焉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諸
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有頃羅什母辭龜茲王往天
竺留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
惟爾之力但於汝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必使大化流
傳雖苦而無恨母至天竺道成進登第三果西域諸
國咸伏羅什神儁每至講說諸公皆長跪坐側令羅

什踐而登焉苻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
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
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邪乃遣驍騎將軍呂光等
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卽馳驛送之
光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
敵從日下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出兵距戰
光遂破之乃獲羅什光見其年齒尚少以凡人戲之
强妻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辭甚苦至光曰道
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
羅什被逼遂妻之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

羅什曰在此必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
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光密異之光欲
留王西國羅什謂光曰此凶亾之地不宜淹流中路
自有福地可居光還至涼州聞苻堅已爲姚萇所害
於是竊號河右光死子纂立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
出東箱井中纂以爲美瑞號其殿爲龍翔殿俄而有
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爲龍興門羅什
曰此日潛龍出游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
今屢見則爲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剋己脩德
以答天戒纂不納後果爲呂超所殺羅什之在涼州

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姚
興遣姚碩德西伐破呂龍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
仍使入逍遙園譯出衆經羅什多所暗誦無不究其
義旨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羅什傳寫羅什每爲
慧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義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
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
今深識者既寡將何所論惟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
興奉之若神嘗講經於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
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
兒登吾肩慾障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

二子焉與嘗謂什曰太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廨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舉七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杯渡比丘在彭城聞羅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相見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羅什死於長安姚興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惟舌不爛

列女傳 并敘

敘曰夫三才分位室家之道克隆二族交歡貞烈

之風斯著振高情而獨秀魯冊於是飛華挺峻節而孤標周篇于焉騰茂虞興媯汭夏盛塗山有娀有莘廣隆殷之業大妊大姒衍昌姬之化馬鄧恭儉漢朝推德宣昭懿淑魏代揚芬斯皆禮極中闈義殊月室者矣至若恭姜誓節孟母求仁華率傅而經齊樊授規而霸楚譏文伯于奉劍讓子發于分菽少君之從約禮孟光之符隱志既昭婦則且擅母儀于政緝之于前元凱編之于後具宣閨範有裨陰訓故上從泰始下迄恭安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加撰錄為之傳云

羊耽妻辛氏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朗有才鑒初魏文帝得立為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嘆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為大將軍曹爽參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關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于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

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托之任而獨專權勢于王室不忠于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為恤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嘆曰吾不謀于姊幾不獲于義其後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為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

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于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于親出則致節于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其明鑒如此

杜有道妻嚴氏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十八而嫠居子植女華並孤藐憲撫育二子教以禮度植遂顯名于時華亦有淑德傅玄求爲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

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憲許玄內外以爲憂懼或曰何鄧執權必爲玄害亦由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柰何與之爲親憲曰爾知其一不知其他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銷行自有在遂與玄爲婚晏等尋亦爲宣帝所誅植後爲南安太守植從兄預爲泰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爲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預後果爲儀同三司玄前妻子咸年六歲嘗隨其繼母省憲謂咸曰汝千里駒也必當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咸後亦有名海內其知人之鑒如此

王渾妻鍾氏

王渾妻鍾氏字琰潁川人魏太傅繇曾孫也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詠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既適渾生濟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參軍謂渾中弟淪也琰女亦有才淑爲求賢夫時有兵家子甚俊濟欲妻之白琰琰曰要令我見之濟令此兵與群小雜處琰自幃中察之既而謂濟曰緋衣者非汝所拔乎濟曰

是琰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與婚遂止其人數年果亡琰明鑒遠識皆此類也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

陶侃母湛氏

陶侃母湛氏初侃父丹聘爲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己侃少爲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

孝廉范逵寓宿于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臥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嘆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周顗母李氏

周顗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也少時在室顗父浚為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于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為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父兄許之遂生顗

及嵩謨而顗等既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為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顗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為方雅之族中興時顗等並列顯位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度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智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于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王凝之妻謝氏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封謂謝韶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末謂謝川皆其小字也嘗譏玄學植不進曰為塵務經心為天分有限邪凝之弟獻之嘗與

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及遭孫恩之難舉厝自若既聞夫及諸子已為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虜其外孫劉濤時年數歲賊又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寧先見殺恩雖毒虐為之改容乃不害濤自爾嫠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于帳中柳束巾整帶造于別榻道韞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詞理

無滯柳退而嘆曰寔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凋亾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胷府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于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並傳于世

劉聰妻劉氏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偽太保殷女也幼而聰慧晝營女工夜誦書籍傅母恒止之娥敦習彌勵每與諸兄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以嘆伏聰既僭位召

為右貴嬪甚寵之俄拜為后將起䳒儀殿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後堂私勅左右停刑手疏啓曰伏聞將為妾營殿今昭德足居䳒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動須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妾仰謂陛下上尋明君納諫之昌下忿闇主距諫之禍宜賞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土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咎歸于妾距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妾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謂其群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無憂矣其姊英字麗芳亦聰敏涉學而文詞機辯曉達政事過于娥初與娥同名拜左貴妃

慕容垂妻段氏

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少而婉慧有志操常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亦曰妹亦不為庸夫婦鄰人聞而笑之垂之稱燕王納元妃為繼室遂有殊寵偽范陽王德亦聘季妃焉姊妹俱為垂德之妻卒如其志垂既僭位拜為皇后垂立其子寶為太子也

元妃謂垂曰太子姿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為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以大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二王陛下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姦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陛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之深以為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羣下所知而主上比我為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亾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終其在王乎垂死寶嗣偽位遣麟逼元妃曰后常

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竟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元妃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後麟果作亂寶亦被殺德復僭稱尊號終如元妃之言

史臣曰夫繁霜降節彰勁心于後凋橫流在辰表貞期于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自晉政陵夷罕樹風檢虧閑爽操相趨成俗荐之以劉石汨之以符姚三月歌胡惟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之情馳鶩風埃脫落名教頹縱忘反於茲爲極至若登清漢之喬葉有裕巖音振幽谷之貞蕤無

慙雅引比夫懸梁靡顧齒劍如歸異日齊風可以激揚千載矣

晉書纂卷之十二終

晉書纂卷之十三

明海虞錢士登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叛逆傳

王敦　沈充附

王敦字處仲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常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毆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

敦初尚主如厠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厠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

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彊盡觴導還嘆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永嘉初徵爲中書監于時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衆單車還洛元帝召爲揚州刺史帝初鎭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尋進大將軍都督荆湘州諸軍事都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爲營太守樂凱言于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

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盌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石崇每要客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斬美人每至敦固不飲以

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敦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俱見世說

王澄鎮荊州士人宗廞因酒忤澄澄將撲之郭舒以澄過醉厲言諫止而澄怒舒狂逐掐其鼻灸其眉故云

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我地耶參軍郭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王平子以卿病狂掐鼻灸眉舊疾復發耶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敦曰卿欲何言舒曰謬坦可謂小人疑誤視聽奪人私地晏子稱君曰可臣獻否以成其可是以舒不敢不言敦卽使還地時敦專任閫外手控彊兵羣從貴顯威權莫二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引劉隗刁協等以爲心膂敦益不能平于是嫌隙始構矣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

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帝以劉隗爲鎮北將軍戴若思爲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爲兵外以討胡實禦敦也永昌元年敦率衆內向以誅隗爲名上疏曰劉隗邪佞諂媚譖毀忠良疑惑聖聽臣備位宰輔豈忍坐視成敗今輒進軍同討姦孽隗首朝懸諸軍夕退願陛下深垂三思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親率六軍以誅大逆及諸將與敦戰王師敗績敦既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兵士刦掠內外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瑯琊何至困百姓如

此敦收周顗戴若思害之以敦爲丞相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都入己府將相嶽牧悉出其門徙兄含爲征東將軍含字處弘凶頑剛暴時所不齒以敦貴重故歷顯位敦以沈充錢鳳爲謀主並凶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己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咸知其禍敗焉敦無子養含子應及敦病甚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莫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

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敦以溫嶠爲丹陽尹欲使覘視朝廷嶠至具言敦逆謀帝欲討之敦病轉篤不能御衆使錢鳳等率衆三萬向京師以含爲元帥司徒導遺含書曰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敝將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未幾日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不此直錢

鳳不良之心聞於遠近自知無地遂唱姦逆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兄一旦爲逆節之臣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耶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使天下獲安家國有福含不答含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矣兄弟才兼文武者世將處季皆早死今世事去矣語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卧初敦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又見刁協乘軺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含復率衆渡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斬錢鳳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

逆宜依崔杼王淩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於南桁觀者莫不稱慶敦首既懸莫敢收瘞者尚書令郗鑒言於帝曰春秋許齊襄之葬紀侯魏武義王修之哭袁譚王誅加于上私義行于下臣以爲可聽私葬於義爲弘詔許之於是敦家收葬焉含父子乘單舩刺史王舒沉之于江餘黨悉平敦眉目疎朗性簡脫有鑒裁學通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經略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枹音節諧韻神氣自得旁若無人舉坐嘆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故著新衣色無怍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爲之敝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嘆異焉

沈充少以雄豪聞於鄉里敦引爲參軍充因薦同郡錢鳳鳳知敦有不臣之心因進邪說遂相朋搆專弄威權初敦參軍熊甫見敦委任鳳將有異圖因

酒酣謂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佞倖在位鮮不敗業敦作色曰小人阿誰甫無懼容因此告歸臨與敦别因歌曰徂風飈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長嘆念别惆悵復會難敦知其諷已而不納明帝將伐敦遣其鄉人沈楨諭充充謂楨曰丈夫共事終始當同寧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率兵臨發謂其妻子曰男兒不豎豹尾終不還也及敗歸吳興亡失道誤入其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貪也爾以大義存我我宗族必厚報汝若必殺我汝族滅矣儒遂殺之

充子勁竟滅吳氏

史臣曰瑯琊之初鎮建業龍德猶潜王敦歷官中朝威名夙著作牧淮海望實逾隆遂託魚水之深期定金蘭之密弃弼成王度光佐中興既而負勳高而圖非望恃勢逼而肆驕陵釁隙起自刁劉禍難成於錢沈蜂目既露豺聲又發擅竊國命殺害忠良遂欲篡盜乘輿逼遷龜鼎賴嗣君英略晉祚靈長運茲廟算殄彼凶徒克固鴻圖載清天步者矣

桓溫 孟嘉附

桓溫字元子彝之子也生未朞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眞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彝爲江播所害溫時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讐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爲溫備溫詭稱弔賓得進刃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時人稱焉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棱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溫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常薦溫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託其弘濟艱難之勳翼卒以溫爲荊州刺史時李勢微弱溫志在立勳于蜀永和二年率衆西伐朝廷以蜀險遠而溫兵寡少深入敵場甚以爲憂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自將步卒直指成都勢衆大潰遂降溫振旅還江陵封臨賀郡公溫平蜀置酒於李勢殿巴蜀縉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

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敘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嘆賞既散諸人追味餘言于時尋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及石季龍死溫欲率衆北征時知朝廷杖殷浩等以抗巳溫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簡文帝時爲撫軍與溫書明社稷大計溫即回軍還鎮時殷浩行屢戰屢敗器械都盡溫因朝野之怨乃奏廢浩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北征還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

溫至三峽部伍中有得猨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腸皆寸寸斷溫聞之怒命黜其人溫平蜀以李勢妹爲妾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藉

屑邑王爾不爲勳客於日剛被家云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江是本懷王檄而退見世說

便潛然而泣温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温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温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温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瑯琊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温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

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距戰温結陣而前親被甲督弟冲及諸將奮擊襄大敗温謁先帝諸陵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遂旋軍改封南郡公温性儉每讌惟下七奠柈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覦非望或臥對親僚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常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温竊窺之尼倮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温問吉凶尼云公

郝隆爲温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隆云娵隅躍清池温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娵隅温曰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温有主簿善別酒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

若作天子亦當如是太和四年又上疏悉衆北伐慕容垂率衆距温戰于林渚温擊破之遂至枋頭軍糧竭盡温焚舟步退垂以八千騎追之温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温甚恥之温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名實頓減於是參軍郗超進廢立之計温乃廢帝而立簡文帝是時温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遥拜温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時温有脚疾詔乘輿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下數十行温兢懼不得一言而出上疏求歸姑孰詔進公丞相帝崩遺

詔家國事一稟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温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爲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冲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孝武即位温入朝赴山陵百僚皆拜于道側當時豫有位望者咸戰慴失色或云因此殺王謝内外懷懼温既至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述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狀答者言肥短温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既爲温所廢死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温而與武陵王晞游

華言列藩督勳下合原上任俱見世說

故温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消爲梟囚而遇疾諷朝廷加巳九錫累相催促謝安王坦之聞其病篤密緩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初沖問温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温曰伊等不爲汝所處分温知巳存彼不敢異害之無益於沖更失時望所以息謀　孟嘉字萬年江夏人宗曾孫也嘉少知名庾亮領江州辟從事褚裒時爲豫章太守正旦朝亮裒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次甚遠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爲裒

所得。乃益器焉後爲桓温參軍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宴龍山寮佐畢集時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隤落嘉不之覺温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厠温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卽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歎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温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答曰漸近使之然一坐咨嗟

史臣曰桓温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人夙標令譽乃踰越險阻戡定岷峨及觀兵洛汭修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三輔雖未能梟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旣而總戎馬之權居形勝之地自謂英猷不世勳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欲立奇功於趙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步驟前王憲章虞夏逮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摧懟謀略之乖違恥師徒之撓敗遷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薦極光寵沒享哀榮是知朝政之無章主威之不立也

枋頭之敗歸罪袁真

桓玄　殷仲文附

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温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常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炯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靈寶妳媪每抱詣温輒易人而後至云其重兼常兒温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爲嗣襲爵南郡公年七歲温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沖沖撫玄頭曰此汝家之故吏也玄因涕淚覆面衆並異之及長形貌瓌奇風神疎朗博綜藝術善屬文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衆咸憚之

朝廷亦疑而未用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
志常登高望震澤嘆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棄
官歸國詔以玄爲荆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復領
江州刺史於是傾用腹心兵馬日盛元興初元顯稱
詔伐玄玄本謂揚土饑饉孫恩未滅必未遑討已可
得蓄力養衆觀釁而動既聞元顯將伐之甚懼欲保
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曰公英略威名振于天下元
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威
賞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蹙
弱者乎玄大悦乃留其兄偉守江陵抗表率衆下至

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檄至元顯大懼玄至新亭
元顯自潰玄入京師矯詔加己總百揆侍中都督中
外諸軍事玄將出居姑孰訪之於衆王謐對曰公羊
有言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一乎周也願靜根本
以公旦爲心玄善其對而不能從遂大築城府臺館
山池莫不壯麗乃出鎮焉自禍難屢構干戈不戢百
姓厭之思歸一統及玄初至也黜凡佞擢儁賢君子
之道粗備京師欣然後乃陵侮朝廷幽擯宰輔豪奢
縱欲衆務繁興於是朝野失望人不安業元興二年
玄詐表請平姚興又諷朝廷作詔不許玄本無資力

而好爲大言既不克行乃云奉詔故止初欲飾裝無
他處分先使作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之玄
曰書畫服玩既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不意
當使輕而易運衆咸笑之是歲玄兄偉卒玄所親仗
惟偉偉既死玄乃孤危而不臣之迹已著自知怨滿
天下欲速定篡逆殷仲文卞範之等又共催促之於
是矯詔封爲楚王加九錫諷天子御前殿而策授焉
謂代謝之際宜有禎祥乃密令所在上臨平湖開除
清則使衆官集賀矯詔曰斯誠相國至德故事爲之
應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

六世孫希之爲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
曰高士時人名爲充隱性貪鄙好奇異尤愛寶物珠
玉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
已猶難逼奪之皆蒱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
不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焉信悦諂譽逆
忤讜言或奪其所憎與其所愛乃多斥朝臣爲太宰
寮佐諷帝以禪位告廟出居永安宮移晉神主于瑯
邪廟百官到姑孰勸玄僭偽位玄偽讓朝臣固請玄
乃篡位以玄牡告天百寮陪列而儀注不備忘稱萬
歲出偽詔改年爲建始右丞王悠之曰建始趙王倫

僞號也又改爲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歲。其兆號

溫果追稱帝號溫[illegible]之言不驗矣

不祥冥符僭逆如此追尊其父溫宣武皇帝封子昇爲豫章郡王玄入建康宮逆風迅激旍旂儀飾皆傾偃及小會于西堂設伎樂殿上施絳綾帳縷黃金爲顏四角作金龍頭銜五色羽葆流蘇羣臣竊相謂曰此頗似轜車亦王莽仙蓋之流也既不追尊祖曾疑其禮儀問於羣臣秘書監卞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玄自簒盜之後驕奢荒侈遊獵無度以夜繼晝兄偉薨日旦哭晚遊或一日之中屢出馳騁性又急暴呼召嚴速直官咸繫馬省前禁內讙雜無

復朝廷之體於時百姓疲苦朝野勞瘁怨怒思亂者十室八九焉於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玄聞之大懼乃召諸道術人推算數爲厭勝之法乃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失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裕至蔣山分張旗幟數道並前玄軍奔潰遂將其子昇南奔初玄在姑孰將相星屢有變簒位之夕月及太白又入羽林玄甚惡之及敗走腹心勸其戰玄不暇答直

以策指天而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麤飯咽不能下昇時年數歲抱玄胸而撫之玄悲不自勝復于道作起居注敘其距義軍之事自謂經略指授算無遺策諸將違節度以致虧喪非戰之罪於是不遑與羣下謀議唯躭思諷述宣示遠近玄至江陵張帷屋于城南署置百官謂其羣黨曰卿等並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觀卿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人多離怨殷仲文諫曰陛下遐此厄運非爲威不足也百姓喁喁想望皇澤宜弘仁風以收物情玄怒曰

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利耳以天文惡故還都舊楚而羣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荆州郡守以玄播越或遣使通表有匪寧之辭玄悉不受仍乃更令所在表賀遷都劉裕與玄戰于峥嶸洲于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衂常漾輕舸于舫側故其衆莫有鬬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玄入蜀諸軍迎擊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身蔽玄並中數十箭而死玄被箭其子昇輒拔去之益州督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拔頭上玉導與之仍曰是何人邪敢

殺天子、遐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時年三十六昇云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送至江陵市斬之元興中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十日而冠萎具及玄建國于楚衡陽屬焉自篡盜至敗時凡八旬矣其時有童謠云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桓其凶兆符會如此郎君謂元顯也毅等傳送玄首梟于大桁百姓觀者莫不欣幸

殷仲文其妻即玄之姊雖為姻而素不交密及聞玄平京師便投焉玄甚悅之以為諮議參軍玄九錫仲文之辭也初玄篡位入宮其牀忽陷羣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貪吝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為劉裕所敗隨玄西走其珍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為土帝初反正抗表自解曰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飆拂野林無靜柯桓玄之代驅逼者衆至如微臣負罪實深今宸極反正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詔不許仲文因月朔與衆至大司馬府府中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嘆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忽遷為東陽太守意不平劉毅愛才好士深相禮接臨當之郡游宴彌日行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伯符何無忌甚慕之東陽無忌所統仲文許當便道修謁無忌故益欽遲之仲文失志怳惚遂不過府無忌疑其薄己大怒思中傷之因言于劉裕遂伏誅仲文時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仲文善屬文為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桓玄素輕桓崖崖有好桃玄連就求之不得佳者玄與殷仲文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見世說）

史臣曰桓玄纂凶父之餘基挾姦回之本性抗表稱兗登高發憤觀釁而動竊圖非望因晉政之陵遲乘會稽之酗醟敢率犬羊稱兵內侮踰年之間奄傾晉祚俄而義旗電發忠勇雷奔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兇渠即戮是知神器不可以闇于天祿不可以妄處若桓玄之幺麼適所以干紀亂常傾宗絕嗣肇金行之禍難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王彌

王彌東萊人也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入長廣山為羣賊彌多權略凡有所掠必豫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

力過人青土號為飛豹因集亡散寇諸郡所在陷沒多殺守令有衆數萬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洛陽京邑大震王師進擊大破之彌謂其黨劉靈曰晉兵尚彊歸無所厝劉元海昔為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乃渡河歸元海元海聞而大悅遣其侍中郊迎致書於彌曰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彌見元海勸稱尊號元海謂彌曰孤本謂將軍如竇周等耳今眞吾孔明仲華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軍如魚之有水使隨劉曜已進彌征東大將軍封東萊公

後與曜逼京師時京邑大饑人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陰曜遂攻陷宮城至太極前殿縱兵大掠幽帝于端門逼辱羊皇后殺皇太子詮發掘陵墓焚燒宮廟城府蕩盡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三萬餘人遂遷帝于平陽彌之掠也曜禁之彌不從怒與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事業甫耳便相攻討何面見主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吳之鑒其則不遠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謝結分如初彌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嵩曰君為朱建矣豈況范生乎各賜嵩金百斤彌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城池宮室無假營造可徙平陽都之曜不從焚燒而去彌怒曰屠販子豈有帝王之意乎遂引衆東屯項關嫌隙遂搆初石勒惡彌驍勇常密爲之備彌之破洛陽也多遺勒美女寶貨以結之時勒擒苟晞以為左司馬彌謂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為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忌彌陰圖之勒伏兵襲彌殺之并其衆

祖約

祖約字士少逖之弟也與逖甚相友愛永嘉末元帝

稱制為從事中郎典選舉約妻無男而性妬約亦不敢違忤常夜寢于外忽為人所傷疑其妻所為約求去職帝不聽約便從右司馬門私出司直劉隗劾之曰約幸荷殊寵顯位選曹銓衡人物乃變起蕭墻患生婢妾身被刑傷塵穢清化垢累明時天恩含垢猶復慰喻而約違命輕出孤恩廢命宜加貶黜以塞衆謗帝不之罪逖卒代逖為豫州刺史領逖之衆約異母兄納密言于帝曰約内懷陵上之心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為亂階帝不納時人亦謂納與約異生忌其寵貴故有此言而約竟無綏馭

之才不爲士卒所附及諸所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太后使蔡謨勞之約見謨瞋目攘袂非毁朝政及蘇峻舉兵遂推崇約而罪執政約聞而大喜峻剋京都矯詔以約爲太尉石勒攻之約衆潰奔歷陽復奔于勒勒薄其爲人不見者久之勒將程遐說勒曰天下初定當顯明逆順祖約猶存臣竊惑之勒乃詐約曰祖侯遠來未得喜歡可集子弟一時俱會至日勒辭之以疾令遐請約及其宗室約知禍及大飲至醉既至于市抱其外孫而泣遂殺之并其親屬中外百餘人悉滅之婦女妓妾班賜諸胡初逖有胡奴曰王

安待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爲勒將祖氏之誅也安多將從人於市觀省潛取逖庶子道重藏之爲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

蘇峻

蘇峻字子高掖人也少有才學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于本縣于時豪傑所在舉亂而峻最强宣檄諸屯示以王化遠近感其恩義推峻爲主元帝聞之假峻安集將軍王敦作逆詔峻討敦峻率其將於南塘横截大

破之進冠軍將軍封邵陵公峻本以單家聚衆于擾攘之際歸順之後志在立功既有功于國威望漸著至是有鋭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自負其衆潛有異志撫納亡命得罪之家有逃死者峻輒蔽匿之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者相屬稍有不如意便肆忿言時明帝初崩秉政宰輔護軍庾亮徵之峻素疑亮欲害巳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爲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而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

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命朝廷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於是結祖約謀爲亂而以討亮爲名乘風濟自横江與王師戰頻捷遂據蔣陵覆舟山率衆因風放火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遂陷宫城縱兵大掠侵逼六宫窮凶極暴殘酷無道驅役百官逼令擔負登蔣山裸剝士女皆以壞席苫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内外矯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於是改易官司置其親黨朝廷政事一皆由之温

嶠陶侃唱義武昌築壘於白石峻率衆攻之幾至陷沒東西抄掠多所擒虜兵威日盛戰無不剋由是義衆沮衂人懷異計朝士之奔義軍者皆云峻狡黠有智力其徒黨驍勇所向無敵未易除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是譽賊嶠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以臨之峻與匡孝逆戰敗之峻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乎因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陣不得入牙門彭世等投之以矛墜馬斬首臠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

孫恩　盧循附

孫恩字靈秀瑯琊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

叔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塘杜子恭而子恭有秘術常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旣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爲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傳其術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求福慶會稽王道子誅之恩逃于海衆聞泰死惑之皆謂蟬蛻登仙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志欲復讐旬日之中衆數十萬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宣語令誅殺異己有不同者戮及嬰孩由是死者十七八朝廷震懼內外戒嚴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所在多被破亡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囊簏盛嬰兒投於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初恩聞八部督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旣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勾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羞走矣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粲麗盈目牢之等遽於收斂恩復得逃海朝廷大震劉裕總兵緣海距之及戰恩衆大敗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自恩初入海所虜男女之口

其後戰死及自溺并流離被傳賣者至恩死時裁數千人存而恩前後數十戰亦殺百姓數萬人

盧循字于先小名元龍雙眸冏徹瞳子四轉善草隸奕棋之藝沙門惠遠有鑒裁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元興二年劉裕討循循窘急泛海寇廣州逐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裕乘勝擊之循勢屈知不免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於是悉鴆諸辭死者因自投於水

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難起蕭墻毒流函夏

九州波駭五嶽塵飛干戈日尋戎車競逐王彌好亂樂禍挾詐懷姦助悖逆於平陽肆殘忍於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邦國軫麥秀之哀宮廟興黍離之痛峻約同惡相濟生此亂階孫盧同類相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掃地災沴滔天雖樊謝之毒被含靈李郭之禍延宮闕方凶比暴弗是加也

載記 有敘

敘曰古者帝王乃生奇類反首衣皮餐羶飲湩而震驚中域其來自遠軒帝患其干紀所以徂征武

王竄以荒服同乎禽獸而於露寒之野候月覘風覘隙揚埃乘間騁暴邊城不得緩帶百姓靡有家室然則燕築造陽之郊秦塹臨洮之險登天山紀地脈苞玄菟款黃河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豫如此逮乎有晉郭欽騰牋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皇皆以為魏處戎夷繡居都鄙請移沙塞之表定一殷周之服言猶自口元海已至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後三十六年張仲華據河西稱涼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苻健據長安稱秦後一年慕容儁據遼東稱燕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二年西燕慕容沖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禿髮烏孤據廉川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李玄盛據敦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譙縱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提封天下十喪其八莫不龍旌帝服建社開祊或篡通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雄圖內卷

師旅外并窮兵凶於勝負盡人命於鋒鏑其為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為之禍首云 北涼沮渠蒙遜

西秦乞伏國仁北燕馮跋南涼禿髮烏孤等未鈔

漢

劉元海 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劉曜三世凡二十七年以成帝咸和四年滅曜後稱趙

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父豹為左賢王魏武分其眾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豹妻呼延氏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鬐躍鱗而

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
旦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
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
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冏母相云吾當有貴子孫
三世必大昌彷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
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
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畧
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曰吾每觀
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一生遇高皇而不能
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

於是遂學武事妙絕于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
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
根長三尺六寸咸熙中爲侍子在洛陽太原王渾虛
襟友之命子濟拜焉渾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
大悅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鑒雖由余日磾無
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鑒實如聖旨然其文武
才幹賢於二子遠矣帝稱善孔恂楊珧進曰臣觀元
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
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以本部臣竊爲
陛下寒心帝默然後秦涼覆沒李熹曰陛下誠能發

匈奴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
期而定孔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
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後王
彌從洛陽東歸元海餞彌於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
渾李熹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讒間因之而進吾本
無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永與子別因慷慨歔
欷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爲之流涕齊王攸言於
帝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進
曰元海長者渾爲保之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懷遠以
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以示晉德不弘帝

曰渾言是也成都王穎鎮鄴表元海寧朔將軍惠帝
失馭寇盜蜂起元海從祖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
與漢約爲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
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侯王降同編戶
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
左賢王元海姿器絕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單于
終不虛生此人也於是密共推元海爲大單于會穎
敗元海欲救之劉宣等固諫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
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于我單于積德在躬爲晉
人所服方當與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奈何極仇敵

違天不祥逆衆不濟願單于勿疑元海曰善當爲崇岡峻阜何能爲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域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吾漢氏甥乃僭卽漢王位永嘉二年僭卽皇帝位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元海以爲己瑞改年河瑞以永嘉四年死子和立

劉聰　子粲　陳元達附

劉聰字玄明元海第四子母張夫人夢日入懷寤而

以告元海曰此吉徵也愼勿言十五月而生聰焉夜有白光之異形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幼而聰悟好學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膂力驍捷冠絶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元海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旣殺其兄和羣臣勸卽尊位聰初讓其弟北海王乂乂與公卿泣涕固請於是僭卽皇帝位尊元海妻單氏曰皇太后單氏姿色絶麗聰烝焉單卽乂之母也乂屢以爲言單氏慙恚而死聰悲悼無已後知其故乂之寵因此漸衰然猶追念單氏未便黜廢聰后呼延氏死將納太保劉殷女其弟乂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等皆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之爲允聰大悅使鴻臚李弘拜殷二女爲左右貴嬪又納殷女孫四人爲貴人謂弘曰此女輩皆姿色超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胤自有周與聖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爲恨耳且魏司空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爲子納司空王沉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大悅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希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

命劉曜等攻陷洛陽封晉懷帝會稽郡公引帝入讌謂帝曰卿爲豫章王時朕嘗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爲辭賦試爲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柘弓銀研卿頗憶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意皇天之意也大漢將應乾受歷故爲陛下自相驅除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至日夕乃出以

小劉貴人賜帝諱帝曰此名公之孫今特以相妻卿宜善遇之拜劉爲會稽國夫人聰游獵無度常晨出晩歸觀魚於汾水以燭繼晝中軍王彰諫曰今大難未夷餘晉假息陛下不懼白龍魚服之禍而昏夜忘歸且愚人係漢之心未專而思晉之懷猶盛劉琨去此咫尺之間狂徒刺客息頃而至帝王輕出一夫敵耳願陛下改往修來則億兆幸甚聰大怒命斬之弟乂子粲並輿櫬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立左貴嬪爲皇后聰將爲劉氏起䳨儀樓于後庭廷尉陳元達諫曰我高祖皇帝身衣大布

居不重茵后嬪服無綺綵重逆羣臣之請故建南北宮焉伏聞詔旨將營䳨儀以大難未夷宮宇粗給今之新營尤實非宜聰大怒曰吾爲萬機主將營一殿豈問汝鼠子乎將出斬之并其妻子同梟東市使羣鼠共穴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元達先鏁腰而入及至即以鏁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逍遙園爲納賢園李中堂爲愧賢堂時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

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于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陳元達等進曰星變之異其禍行及臣恐後庭有三后之事亡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愼之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既而劉氏產一蛇。一猛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旁俄而劉氏死乃失此肉哭聲亦止自是後宮亂寵進御無序矣聰如中護軍靳準第納其二女爲左右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爲皇后靳有淫穢之行陳元達奏之聰廢靳靳慙恚自

殺靳有殊寵聰追於元達故廢之既而追念其姿色深仇元達時聰中常侍王沈寵幸用事聰游宴後宮或百日不出羣臣皆因言事多不呈聰率以其意愛憎決之故或有勳舊功臣而弗見敘錄姦佞小人數日而便至二千石者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之賞後宮之家賜賚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沉車服宅宇皆踰于諸王又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讌戲或三日不醒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七人朝廷內外無復綱紀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坐大冠武冠帶綬與豕並升俄而鬭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

虐愈甚無誠懼之心時聰子約死一指猶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反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居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于機上俄而蘇使左右

永明耀字

機上取皮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并瘞焉王沉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鑒等諫曰陛下從麟嘉以來亂淫於色縱沉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塵瓊寢汙清廟況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梟櫟玉賁而對腐木朽楹哉聰覽之大怒使收鑒等送市臨刑王沉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爲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鑒瞋目叱之曰豎子使皇漢滅者坐汝鼠輩與

靳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等於地下大興元年聰死子粲嗣　粲荒耽酒色遊宴後庭軍國之事一決於靳準準勒兵入宮執粲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於東市發掘元海聰墓焚燒其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將以王延爲左光祿延罵曰屠酪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怒殺之

陳元達字長弘後部人也元海之爲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達不答及元海僭號人謂元達曰往劉公相屈君蔑而不顧今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

言邪彼人姿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固知之久然往日所以不往者以期運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自有以亮吾矣卿但識之吾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元海果徵元達爲黃門郎人曰君殆聖乎既至引見元海曰卿若早來豈爲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惟性各有分盈分者顛臣若早叩天門者恐大王賜處於九卿納言之間此則非臣之分將何以堪之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元海大悅在位忠謇屢進讜言聰每謂曰卿當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曰臣聞師臣者王友臣者霸昔世宗遂可汲黯之奏故

能恢隆漢道桀紂誅詠幽厲弭謗是以三代之亡也忽焉陛下能遠捐商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

劉曜

劉曜字永明元海族子也少孤養於元海年八歲從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爲不亡矣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羣善屬文工草隷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爲神射常輕侮

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世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爲事嘗夜閒居有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上有銘曰神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爲五色靳準之難自長安赴之僭即皇帝位國號趙曜讌羣臣于東堂語及平生泫然流涕遂下書曰世祖草刱河北而致封於嚴尤之孫魏武勒兵梁宋而追慟於橋公之墓前大司徒崔岳太守王忠洗馬劉綏等或識朕於童亂之中或濟朕于艱窘之極言念君子實傷我心其速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朕意焉初曜之亡與曹恂奔于劉綏匿之於書匱載送于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饑窘變姓名客爲縣卒岳爲朝鮮令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今詔捕卿甚峻百姓間不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吾既門衰無兄弟之累身又薄祐未有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勿爲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鳥獸投人要欲濟之而況君子乎給

以衣服資供書傳曜遂從岳質通疑滯恩故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命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曹恂雖于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故皆德之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于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　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時羣臣咸和以爲勒滅之徵曜大悅中書監劉均進曰終南京師之鎮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于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

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
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曜憮然改容
後石勒率大衆來攻曜不撫士衆專與嬖臣飲博左
右或諫曜怒以為妖言斬之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
勒至曜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跼頓乃乘小
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於西陽門撝陣就平勒將石
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於
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為堪所執送于勒所曜曰
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光謂曜曰今日之事天
使其然復云何邪幽曜于河南丞廨使金瘡醫李永

療之歸于襄國曜瘡甚勒載以馬輿使李永與同載
北苑寺三老孫機求見曜勒許之機進酒于曜曰僕
谷王關右稱帝皇當持重保土輕用兵敗洛陽祚
運窮天所亡開大分持一觴勒聞之淒然改容曰亡
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舍曜于襄國小城給其妓妾
嚴兵圍守諭曜與其太子熙書令速降曜但敕熙與
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覽而惡之後為
勒所殺

史臣曰元海策馬鴻鶱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
推雄未有與之爭衡者矣僞主斯亡玄明纂嗣

河開曩日之殭士馬倍前人之氣然縱武窮兵殘
忠害賽俊人方轡並后載馳閹竪類於廻天凝科
踰于炮烙遣豺狼之將逐鷹犬之師懸旌俯渭分
壓陷洛鐵馬陵山胡笳遵渚粉忠貞于戎手聚搢
紳于京觀先王井賦乃眷維桑舊都宮室咸成茂
草墜露沾衣行人灑淚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
執蓋庾珉之淚既盡辛賓加之以血自古篡奪於
斯為甚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資虓勇運偶
時艱用兵則王翦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自絕彊
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驍戰士而宵奔

附戎盃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興
歟何不支之甚也

晉書纂卷之十三終

晉書纂卷之十四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趙

石勒　嗣子弘　張賓附

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
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滅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祖父並爲部落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中庭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衍竟死於其手馳遣收之會勒已去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唯鄔人郭敬陽曲甯驅以爲信然並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爲之力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既而賣與茌平人師懽爲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爲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作於野常聞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幼來

在家恒聞如是諸奴歸以告懽懽亦奇其狀貌而免之懽家鄰於馬牧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名焉嘗傭于武安爲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羣盜號爲十八騎劉元海稱漢王勒率衆歸元海乃引張賓爲謀主元海死劉聰授勒并州刺史東海王越率衆討勒越薨于軍衆推王衍爲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及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無一免者於是執衍

勒重衍清辯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墻殺之初勒被掠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送王于勒遺勒書勸勒歸正勒報琨曰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厚賓其使謝歸以絕之勒襲死鄉將阬其降卒見郭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衣服車馬署敬上將軍于是遣石季龍攻鄴三臺鄴潰勒謂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慨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趙彭忠亮篤敏有佐時良幹于是徵彭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

其祿矣誠知晉之宗廟鞠爲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爲恐亦明公之所不許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爲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以石季龍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季龍篡奪之萌兆于此矣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有吞幷之意會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王浚

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夫立大事者必先爲之卑當稱藩推奉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浚大悅遣使報勒答以方物時浚使至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遺勒麈尾勒僞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浚使達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以勒爲信然勒將襲浚而懼劉琨爲後患沉吟未發張賓進曰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修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欣于得我喜于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勒曰我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于是奉牋于劉琨陳已過深重求討浚以自效琨既素疾浚乃檄諸州郡說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幽都效善將來令聽所請受任通和軍達易水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于前讓浚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手握彊兵坐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自尊又專任奸暴殺害忠良肆情恣欲毒徧燕壤自

貽于此非爲天也送浚襄國市斬之劉曜僭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進爵趙公尋議進爲王授太宰復以人言停止勒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兄弟豈能南面稱朕哉帝王之起何常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邪大興二年勒僞稱趙王宮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甚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謂宮門小執法馮翥曰夫人君爲令尚望威行天下況宮闕之間乎向馳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白邪翥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

勒笑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時晉征北將軍祖
逖據譙將平中原逖善於撫納自河以南多背勒歸
順勒憚之不敢爲寇乃下書曰祖逖北州士望也儻
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墳墓爲置守冢二家
冀如趙他感恩輟其寇暴祖逖牙門童建遣使降于
勒勒斬之送首于祖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
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遣使報謝自是兗
豫間壘壁叛者逖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矣勒
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
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地迭相毆擊至

是謂老父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
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寧讐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
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
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祖逖卒勒始侵寇邊
戍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間騷然矣勒以參軍樊坦
清貧擢授章武內史既而入辭見坦衣冠弊壞大驚
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卒然而對曰頃遭
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
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
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厲貪俗

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
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
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
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
資英達如此勒將狩於近郊主簿程琅諫曰劉馬刺
客離布如林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耳孫策之
禍可不慮乎且枯木朽株盡能爲害馳騁之弊古今
戒之勒勃然曰吾幹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書
事不須白此輩也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亦幾殆
乃曰不用忠臣言吾之過也乃賜琅朝服錦絹於是

朝臣謁見忠言競進矣咸和五年僭號趙天王尋卽
皇帝位將營鄴宮廷尉續咸上書切諫勒大怒勑御
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
奈何一旦以直言而斬列卿乎勒嘆曰爲人君不得
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爾人家有百匹
資尚欲市別宅況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
之耳且敕停作成吾直臣之氣也會大雨霖中山西
北暴水漂流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
卿曰諸卿知不此非爲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
是營鄴勒因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

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皇已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大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羣臣皆頓首稱萬歲勒如鄴臨石季龍第謂之曰功力不可並興待宮殿成後當爲王起第勿以卑小悒悒也季龍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

勒以咸和七年死子弘嗣　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受經於杜嘏誦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於是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弘虛襟愛士好爲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光復承間言於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海內而神色不悅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於丹陽恐後之人將以吾爲不應符籙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爲憂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肢乎中山王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伊霍之忠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及勒死弘懼讓位於季龍季龍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議何足預論後弘齎璽綬親詣季龍諭禪位意季龍曰天下人自當有議何爲自論此也弘還宮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無復遺矣俄廢弘爲海陽王弘安步

就車容色自若百官莫不流涕季龍尋殺弘　張賓字孟孫常謂昆弟曰吾智算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及石勒爲劉元海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漸進規謨乃異之引爲謀主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勳也勒甚重之每朝常爲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名程遐代爲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輙嘆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石季龍　冉閔附

石季龍勒之從子也年六七歳有善相者曰此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性殘忍好馳獵尤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為毒患勒白母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為犢子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趫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為聘將軍郭榮妹為妻季龍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軍中有勇幹策略與己侔者輒方便害之至于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尠有遺類勒雖屢加責誘而行意自若

及勒僭號進封為王邑萬戶季龍自以勲高一時謂勒即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己而便以授其子弘季龍深恨之私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尅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于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復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季龍廢勒子弘立其子邃為太子邃總百揆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游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其盤上傳共視之又納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間公宣樂安公韜有寵于季龍邃疾之如仇季龍荒耽内游威刑失度邃以事為可呈呈之季龍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誚責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恨私謂中庶子李顔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邃稱疾不省事季龍聞邃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邃呼前與語抽劍擊之季龍大怒收李顔等詰問顔具言始末廢邃為庶人其夜殺邃及妻張氏并男女二

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立其子宣為太子命宣生殺拜除皆迭日省決不復啓也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漸以示規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邃往以聞政致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尠不及禍周有子頽之釁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鑒之季龍不從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睕睕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諸子中最胡

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有寵于宣頗預朝政
自誅約之後公卿已下憚之側目季龍大發百姓女
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爲三等之第以分配
之郡縣要媚其主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石
宣及諸公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宮季龍臨
軒簡第諸女大悅自初發至鄴誅殺其夫及奪而遣
之縊死者三千餘人荆楚揚徐間流叛略盡常以女
騎一千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
織成韡游於戲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木鳳之
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季龍貪而無禮既王有十

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勝紀而猶
以爲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
貨寶焉邯鄲城西石子岡上有趙簡子墓至是季龍
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板厚一尺積板厚八
尺乃是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
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塚取銅柱
鑄以爲器命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葆
華蓋建天子旌旗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季龍從
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
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既馳逐

無厭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度驅圍禽獸
皆暮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
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輦
觀之嬉娛忘反獸殫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
有爵者奪馬步驅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峻制嚴刑
文武戰慄士卒饑凍而死者萬有餘人宣素惡韜寵
宦者趙生得幸于宣而無寵于韜微勸宣除之於是
相圖之計起矣石韜起堂于太尉府梁長九丈宣視
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甚
謂所幸楊杯曰韜凶豎勃逆敢違我如是汝能殺之

者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主
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是夜韜讌其僚屬
于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嘆曰人居世無常別易
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爲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
而不飲乎因泫然流涕左右莫不歔欷因宿于佛精
舍宣使楊杯趙生等殺韜旦宣奏之季龍哀驚氣絶
久之方蘇宣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
使舉衾看尸大笑而去季龍疑宣之害韜也謀召之
宣不虞已之見疑也入朝中宮因而止之建興人史
科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人從

外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
不富貴語訖便入枓寢閤中杯不見也季龍馳使收
之杯亡夫執趙生而詰之生具首服季龍悲怒彌甚
幽宣于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鏁之作數斗木槽和
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
宮殿積柴鄴北樹標於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
倚梯柴積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拔其髮抽其
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四面縱
火烟炎際天季龍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
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并殺其妻子九人宣小

子數歲季龍甚愛之抱之而泣曰非兒罪意欲赦之
其大臣不聽遂于抱中取而戮之兒猶挽季龍衣而
大叫時人莫不流涕季龍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
曰燕公斌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
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初戎昭張豺之破上邽
也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
世封齊王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規立世爲嗣劉
當爲太后已得輔政說季龍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
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季
龍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于東堂季龍曰

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腹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
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遂
立世爲皇太子後石閔說季龍子石遵殺世閔因誅
遵并殺季龍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季龍十三子五
人爲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
石閔徙封蘭陵公季龍惡之改蘭陵爲武興郡至是
終爲閔所滅　閔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龍之養孫
也本姓冉永和六年僭即皇帝位國號大魏閔知胡
之不爲已用也班令趙人斬一胡首文武進職一日
之中斬首數萬又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

少長悉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爲野犬豺
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于時高鼻多
鬚至濫死者半閔尋爲慕容儁所殺

史臣曰石勒出自羌渠見奇醜類聞鞞上黨季子
鑒其非凡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爲亂及惠皇失統
寓内崩離遂乃招聚蝱徒乘間煽禍朝市淪胥若
沉航於鯨浪王公顚仆譬游魂于龍漠豈天厭晉
德而假兹妖孽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賈勇奇
謨間發猛氣橫飛遠嗤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
琨則音詞倜儻焚元超於苦縣陳其亂政之咎戮

彭祖于襄國數以無君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魏褫氈裘襲冠帶釋介胄開庠序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托授非所貽厥無謀身殞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龍假豹姿于羊鞟騁梟心于狼性始懷怨懟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畚鍤相尋干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惵惵遺黎求哀無地戎狄殘獷斯爲甚乎既而父子猜嫌兄弟讐隙自相屠膾取笑天下墳土未燥禍亂薦臻釁起于張豺族傾于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世龍之殪晉人既窮其酷永曾之誅羯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前燕

慕容廆 廆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暐四世共八十五年

慕容廆字奕洛瓌鮮卑人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廆幼而魁岸美姿貌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廆童丱時往謁之華甚嘆異謂曰君至長必爲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廆結殷勤而別建武初元帝承制廆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卽尊位授廆將軍單于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曰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羣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唱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于傕汜普天率土誰不同忿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荊衡仗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得極其暴竊爲丘明恥之況今吳土英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儌命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人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坂丢輪哉廆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爲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恥必除廆在一方敢不竭命時侃議欲進廆爲燕王會廆卒乃止

慕容皝

慕容皝字元真廆第三子也龍顏版齒雄毅多權略尚經學善天文皝以段遼屢爲邊患稱藩于石季龍請師討遼季龍於是總衆而至怒皝之不會師也進軍擊皝郡縣諸部叛應季龍左右勸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晨出擊之季龍諸軍驚擾棄甲而遁咸寧三年僭即皇位皝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幷請大舉討平中原及與庾冰書曰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出內王命兄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漢以

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竇之迹矣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讐之憾寧得安枕逍遙雅談卒歲邪冰見書甚懼奏聽皝稱燕王有黑龍白龍各一見于龍山皝親率羣寮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悅皝嘗畋于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服朱衣乘白馬舉手麾皝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祕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後見白兎馳射之馬倒被傷乃說所見輦而還宮引儁屬以後事

慕容儁　李續附

慕容儁字宣英皝之第二子也初廆嘗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儁廆曰此兒骨相不恒吾家得之矣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時朝廷遣使詣儁儁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初石季龍使人探策于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爲儁之應也初廆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棘城也皝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踶齧人莫能近皝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

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季龍尋退皝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儁比之於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像親爲銘贊儁勒其傍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像成而馬死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璧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儁以爲嶽神之命遣其尚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儁太子曄死復立暐爲太子一日讌羣臣於蒲池酒酣賦詩潸然流涕顧謂羣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主緣愛稱奇無大雅之體自曄亡以來孤髩髮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景茂幼

冲器藝未舉卿以爲何如績曰皇太子天姿岐嶷聖敬日躋而八德闕然二闕未補雅好遊田娛心絲竹所以爲損耳儁顧謂暐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戢之儁夜夢石季龍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蹋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約陽敷其殘酷之罪鞭之棄于漳水俄而儁寢疾謂慕容恪曰景茂冲幼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不可以亂正統也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也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儁曰若汝

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儁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暇惟與侍臣錯綜義理雖閒居宴處亦無懈怠之色云

李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爲郡功曹時石季龍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饑儉軍供有闕季龍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埸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效命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有菜色困敝力屈無所取濟逋廢之罪情在可矜季龍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於是太守獲免後歸儁累遷太子中庶子及暐立慕容恪欲以績爲尚書右僕射暐憾績往言不許恪屢請乃謂恪曰萬機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暐請獨裁績遂憂死

慕容暐　慕容恪　皇甫眞附

慕容暐字景茂儁第三子也儁死羣臣欲立慕容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暐暐既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慕輿根自恃勳舊有無上之心忌恪之總朝權將伺隙爲亂乃言于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

也兄亡弟及先王之成制可廢主上爲一國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公醉乎何言之悖也昔曹臧吳札並于家難之際猶曰爲君非吾節況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奈何便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遂謀誅恪因而篡位入白暐曰太宰將謀爲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社稷暐曰太宰國之親穆先帝所託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爲亂也於是使其侍中皇甫眞收根等於禁中斬之後恪有疾深慮暐政不在己慕容評性多猜忌大司馬之位不能允授人望乃召暐兄樂安王

吳王即慕容垂

臧謂之曰今勁秦跋扈彊吳未賓二寇並懷進取但患事之無由耳吳王天資英傑經畧超時司馬職統兵權不可委之匪人吾終之後必以授之月餘而死其國中皆痛惜之先時有圖書云燕馬當飲渭水苻堅恐暐乘釁入關大懼乃盡精銳以備華陰暐羣下議欲遣兵圖關右慕容評素無經畧又受堅賄貨沮議曰秦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豈如先帝但可閉關息旅保寧疆埸足矣晉大司馬桓溫率衆伐暐暐懼謀奔和龍慕容垂曰不然臣請擊之遂大敗溫於枋頭垂既有大功威德彌振慕容評素不平之遂

謀殺垂垂懼奔于苻堅先是暐使梁琛聘于堅琛還言於評曰苻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桓溫不足爲慮終爲人患者其惟王猛乎評曰秦國小力弱仗我爲援且苻堅庶幾善道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憂懼以動寇心也暐從之俄而堅遣其將王猛率衆伐暐追及暐於高陽堅將巨武執暐將縛之暐曰汝何小人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遂送暐于堅堅詰其奔狀暐曰狐死首丘欲歸死于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

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皝始異焉皝將終謂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儁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暐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聞儁死曰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爲大耳慕輿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恪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手不釋卷臨

終暐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板築猶可而況國之懿藩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闚關之計言終而死

皇甫眞字楚季安定人也從慕容評攻拔鄴都珍貨充溢眞一無所取惟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苻堅密謀兼并欲觀釁隙乃遣其主簿郭辯詣鄴時眞兄典仕苻堅爲散騎常侍辯既至鄴歷造公卿言于眞曰貴兄常侍相知在素眞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托乎辯還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鑒機識變

唯皇甫眞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無智識士一人哉眞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王猛入鄴眞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眞答曰卿昨爲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眞故大器也

史臣曰慕容廆英姿偉量是曰邊豪釁迹姦圖寔惟亂首况乎放命挻禍距戰發其狼心剽邑屠城略地騁其蠭賊既而二帝遭平陽之酷按兵窺運五鍔啟金陵之祚率禮稱藩適所謂相時而動豈

素蓄之款哉然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元眞體貌不恒暗符天表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騖則烏丸卷甲建旆東征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王不待朝命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合位止爲侯瞻曩烈而功微徵前經而禮縟谿壑難滿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拔堅城氣讋傍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躬遽竊鴻名偷安寶籙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徒宰割黎元縱其鯨吞之勢非夫天厭素靈而啟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茂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挫謀及玄恭即世虐媼亂朝垂以勳德不容評以黷貨干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讒人襲交亂之風輕鄴反速其咎禦敵罕修其備以攜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未交白溝淪境衝輣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郢覆終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玄恭慕容恪字 虐媼謂母可足渾氏）

前涼

張軌　子寔　寔弟茂　寔子駿　駿子重華　駿少子天錫（自軌至天錫凡九世共七十六年）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家世孝廉以儒學顯與同郡皇甫謐善累遷散騎常侍以府方多難陰圖據河西筮之遇泰之觀乃投筴喜曰霸者兆也於是求爲涼州少府摯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惟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軌威名大震於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地有龍形故名臥龍城初漢末博士敦煌侯瑾謂其門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學館築雙闕於泉上

與東門正相望矣至是張氏遂霸河西東羌校尉韓稚作亂軌討之先遣稚書曰今王綱紛擾牧守宜戮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卿稱兵内侮吾董任一方義在伐叛武旅三萬絡驛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卿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稚得書而降南陽王模遺軌以帝賜劍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劍矣張掖臨松山石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姑臧又有玄石自點成二十八宿于時天下旣亂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軌遣使貢獻歲時不替朝廷嘉之在州十三年寢疾表立子寔爲世子

卒　寔字安遜學尚明察敬賢愛士攝父位愍帝策授涼州刺史西平公蘭池長趙奭上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璽羣僚上慶稱德寔曰孤常忿袁本初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因送于京師及帝將降于劉曜西海太守張肅寔叔父也以京師危逼請爲先鋒擊曜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寵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肅宴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爲人臣寔曰門戶受重恩自當閫宗效死忠衛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耋所堪乃止旣而聞京師陷沒肅悲憤而卒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至是謠言驗矣初寔寢室梁閒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寔甚惡之京兆人劉弘者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燃燈懸鏡於山穴中爲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相與謀殺寔子駿年幼弟茂攝事　茂字成遜虛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築靈均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閻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巖以曾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曾稱先君之令何謂妖乎命止作役未幾茂復大

城姑臧修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嘗願止役省勞與下休息而更興功動衆豈所望於明君哉茂曰亡兄怛然失身於物王公設險武夫重閉亦達人之至戒也且忠臣義士豈不欲盡節義于亡兄哉直以危機密發雖有賁育之勇無所復施今事未靖不可拘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於迍邅之世紹無以對茂雅有志節臨終執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無或失墜卒　駿字公庭十歲能屬文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常夜微行于邑里國中

化之及統任年十八遣參軍王騭聘于劉曜曜謂之曰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欵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騭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騭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況鄙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禮而遣之黃龍見于揖次之嘉泉長史氾禕言於駿曰朝廷越在江南音問隔絕宜因龍改號以章休徵不從初駿之立也姑臧謠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爲孤雛尾翅生高舉六翮鳳

皇鳴至是而復收河南之地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爲貞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減死論羣心咸悅於是刑清國富羣僚勸駿稱涼王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先是駿遣治中張淳假道于蜀通表京師李雄僞許之將覆淳於東峽蜀人喬贊密以告淳淳言於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通百蠻之域誠以陛下義矜戮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若欲殺臣者當顯於都市宣示衆目云涼州不忘舊義通使瑯邪爲表忠誠假

途於我王聖臣明發覺殺之當令義聲遠著天下畏威今盜殺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揚休烈示天下也雄大驚曰安有此耶當相放還河右耳雄司隸景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之雄曰壯士豈爲人留且可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大暑熱可且遣下吏少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宮未反天下之耻未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表誠大國所論事重非下吏能傳若下吏所了者則淳本亦不來雖有火山湯海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也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士險兵盛

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人之大耻解衆庶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瑯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娛耶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都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瑯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州者亦當率衆輔之淳還至龍鶴募兵通表後皆達京師朝廷嘉之駿有計畧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遠近嘉詠號曰積賢君得玉璽於河其文曰執萬國建無極時駿盡有隴西之地士馬彊盛雖稱臣于晉而不行中興正朔駿境內嘗

大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與百姓秋收三
倍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
扁蒞東風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
有功而可罸今詳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反裘傷皮
未足喻之駿納之遣參軍麴護上疏曰東西隔塞踰
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湖寂蔑餘波莫及
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勤雄既
死人懷反正謂季龍李期之命會不崇朝而皆篡繼
凶逆鴟目有年東西遼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虫鼓翼
四夷諠譁鉛刀有干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

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
敗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
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經
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羣凶貪縱
橫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尚義之士畏逼
首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光武嗣漢祀夏配天
不失舊物況以荆楊慓悍臣州突騎吞噬遺羯在於
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永念先績敕司空鑒征西
亮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自後駿遣使多為季
龍所獲不達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

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此山
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工宜立西王母祠以
裨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駿在位二十二年卒
重華字泰林年十六自稱涼州牧西平公遣使奉章
於石季龍季龍使麻秋等侵寇不輟司馬張耽言於
重華曰臣聞國以兵為彊以將為主主將者存亡之
機吉凶所繫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妙盡精才
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能則授以大事今
彊寇在郊人情騷動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
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殄凶類重

華召艾問以討寇方畧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
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敵乞假臣兵七千為殿下吞
麻秋等重華大悅以艾為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
秋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
今梟鳴牙中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俄而麻秋
進攻抱罕寧戎校尉張璩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
諸將曰我用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畧地往無不捷及
登秦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襲仇池破軍殺將築城
長㝡匹馬不歸及攻此城傷兵挫銳殆天所贊非人
力也季龍聞而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

力困於抱罕眞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重華以謝艾爲持節軍師進軍臨河秋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軺車冠白幍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賊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重華自以連破勍敵頗怠政事希接賓客好與羣小游戲屢出錢帛以賜左右徵事索振諫曰先王寢不安席志平天下大業未就懷恨九泉殿下遭巨寇於諒闇之中賴重餉以挫勍敵今遺燼尚廣倉

帑虛竭金帛之費所宜愼之昔世祖即位躬親萬機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功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達哀窮困於囹圄恭非明主之事臣竊未安重華善之將受詔未及而卒

子耀靈字元舒年十歲嗣事伯父祚性傾巧善承內外先烝重華母馬氏馬氏命廢耀靈而立祚祚字太伯淫暴不道又通重華妻裴氏自閤內媵妾及駿重華未嫁子女無不暴亂國人相目咸賦牆茨之詩永和十年僭稱帝位祚宗人張瓘時鎭抱罕祚惡其彊遣將襲之時張掖人王鸞頗知神道言于祚曰軍出不復還涼國將有不利矣祚大怒以鸞妖言沮衆斬之以徇三軍乃發鸞臨刑曰我死不二十日軍必敗巳而果爲瓘兵所破瓘弟琚及子嵩募數百市人聲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巳到城東敢有舉手者誅三族祚衆披散於是被殺梟其首宣示內外而立耀靈庶弟玄靚玄靚字元安以叔父天錫爲中領軍玄靚年旣幼冲性又仁弱天錫專掌朝政遂潛害之

天錫字純嘏駿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玄靚死國人立之自號涼州牧西平公數宴園池政事頗廢祭酒索商

上疏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淸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飈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時苻堅强盛兵無寧歲天錫甚懼獻書大司馬桓溫誓同大舉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逆送盟文博有口才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彝嘲之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嘆焉

所欲畢 當作佑 被殺 張氏世 有今從 宜是從

太元元年符堅遣其將姚萇來寇天錫窘逼降于萇
初天錫居西昌門及平章殿無故而崩旬日而國亡
沒於符堅及堅大敗于淮肥天錫于陣歸晉詔復天
錫西平郡公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
恩遇朝士以其國破身虜多共毀之會稽王道子嘗
問其西土所出天錫應聲曰桑椹甜甘鴟鴞革響乳
酪養性人無妬心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
遇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爲戲弄尋卒

史臣曰長河外區流沙作紀玉關懸險金城負固
有苗攸竄帝舜投而不羈渠搜是居大禹即而方

敘世逢多難嬰五郡以誰何時遇兵凶阻三邊而
鬲視雖非久安之地足爲苟全之所乎周公保之
而立功士彥擁之而延世摯虞觀象記洪災之不
流侯瑾覘泉知霸者之斯在厞惟地勢抑亦有天
道歟茂駿重華資忠踵武崎嶇僻陋無忘本朝故
能西控諸戎東攘巨猾綰累葉之珪組賦絕域之
琛賓振曜遐荒良由杖順之效矣祚以庸孽陰傾
冢嗣播有茨於形管擬宸居于黑山丁珙以切諫
遇誅夷王鸞以讜言嬰顯戮境內雲擾讐其竊名
卒致梟懸自然之理也純報微弱竟亡其衆奉身
魏闕齒迹朝流再襲銀黃祖德之延慶矣

麐音麟

西涼

李暠 子士業

暠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年滅據河右凡二十四年

李暠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漢前將軍廣之
十六世孫也父早卒遺腹生玄盛少而好學性沉敏
寬和通涉經史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嘗與呂
光太史令郭麐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麐起謂繇曰
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士之分家有騧草馬生白
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敦煌

護軍郭謙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爲敦煌太守玄盛
初難之會宋繇仕于業告歸敦煌言于玄盛曰兄忘
郭麐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稱藩于
業及業僭稱涼王其將軍索嗣構玄盛于業乃以嗣
爲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玄盛使
逃巳玄盛驚疑將出迎之宋繇曰大丈夫巳爲世所
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爲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
傑有雄霸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也玄盛素與嗣善
結爲刎頸交反爲所構故深恨之乃罪狀嗣於段業
遂殺嗣遣使謝玄盛時有赤氣起于玄盛後園龍跡

見于小城隆安四年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玄盛爲涼公領秦涼二州牧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璽玉於于窴至是玉至敦煌納之郡府仍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事義熙元年玄盛改元爲建初遣舍人黃始間行奉表詣闕曰故太尉西平武公張軌當元康之初屬擾攘之際受命典方出撫此州威畧所振聲蓋海內明盛繼統不隕前志文桓嗣位奕葉載德囊括關西化被崐裔遐邇款藩世修職貢晉德之遠揚翳此州是賴臣聞歷數相推歸餘于終帝王之興必有閏位是以共工

亂象於黃農之間秦項篡竊于周漢之際皆機不轉踵覆餗成凶自戎狄陵華已涉百齡五胡僭襲期運將杪四海顒顒懸心象魏陛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繼天統位志淸函夏至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羣僚依賓融故事迫臣以義況今帝居未復諸夏昏墊大禹所經奄爲戎墟五嶽神山狄汗其三九州名都夷穢其七辛有所言于茲而驗微臣所以叩心絕氣忘寢與食雕肝焦慮不遑寧息者也江涼雖遼義誠密邇風雲苟通實如脣齒昔在春秋諸侯宗周國家稱元以布時令天臺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令無以紀

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冀杖寵靈全制一方使義誠著于所天玄風扇于九壤殞命灰身隕越慊慨又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曰臣去歲羣議遣舍人黃始奉表通誠遙途嶮曠未知達不吳涼懸邈蜂蠆充衢方珍貢使無由展御謹副寫前章或希簡達冀憑國威席捲河隴揚旌秦川承望詔旨盡節竭誠隕越爲效是時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鳩皆棲其園囿其羣下以爲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雖而至請史官紀其事玄盛從之玄盛以緯世之量當呂氏之末爲羣雄所奉遂起霸圖兵無血刃坐定千里

謂張氏之業指期而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旣而禿髮傉檀入據姑臧沮渠蒙遜基宇稍廣于是慨然著述志賦焉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張駿之世取于秦隴而植之終于皆死而酒泉宮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玄盛又著槐樹賦以寄情蓋嘆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子士業嗣士業用刑頗嚴又繕築不止將謀東伐宋繇固諫不從繇退而嘆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士業遂爲蒙遜所害士業之未敗也有烏鵲爭巢鵲爲烏所殺又有敦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帢而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

不中轂言訖忽然不見士業小字桐椎至是而亡

史臣曰王者受圖咸資世德中陽勃興資豢龍之構趾景毫垂統本吞燕之開基凉武昭王懷荒弭暴開國化家宅五郡以稱藩屈三分而奉順若乃詩褒秦仲後嗣建削平之業頌美公劉末孫興配天之祚或發迹于汧渭或布化于邠岐覆簣創元天之基疏涓開環海之宅彼既有漸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歸非一朝之可致累功積慶其所由來遠矣

暠李唐之祖此贊詞亦李唐自謂也

晉書纂卷之十四終

晉書纂卷之十五

明海虞錢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秦

苻洪

洪子健以穆帝永和七年僭[illegible]世凡四十四年

苻洪字廣世略陽氏人也其先盖有扈之苗裔世爲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爲氏焉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謡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洪好施多權略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遂推洪爲盟主石季龍將攻上邽洪請降季龍大悅拜冠軍將軍委以西方之事冉閔言於季龍曰蒲洪雄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季龍待之愈厚及石遵卽位閔又以爲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前洪怨之乃遣使降晉洪有衆十餘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初季龍以麻秋鎭枹罕秋因宴鴆洪將幷其衆世子健收而斬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時而定今見困豎子中

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亾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大羆而孕之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爲石季龍父子所親愛季龍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洪死健嗣因僭卽皇帝位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問姓名弗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屐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嘆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

苻生

苻生字長生健第三子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爲兒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洪曰汝爲爾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健季子雄止之曰兒長大自當修改何至

便可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健子萇旣死健以讖言三羊五眼應苻故立爲太子健卒僭卽皇帝位生荒耽淫虐殺戮無道饗群臣于太極前殿飲酣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牢典勸旣而怒曰何不強酒猶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汙服失冠蓬頭僵臥生以爲樂時猛獸及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獸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居爲害滋甚遂廢農桑內外洶懼群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能累年爲患也天豈不子愛群生而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爲怨天而尤人哉嘗使太醫令程延合藥問人參好惡幷藥分多少延曰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生以爲譏其目鑿延目出然後斬之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于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乎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

誅其侍中大師魚遵及其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
望空城欝欝何青青瞎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
悉壞諸空城以禳之生殘虐滋甚耽湎於酒動連月
昏醉文奏因之遂寢納奸佞之言賞罰失中左右或
言陛下聖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我也引而
斬之或言陛下形罰微過曰汝謗我也亦斬之濯宮
人與男子裸交于殿前生剥牛羊驢馬活爓雞豚鵝
三五十爲群放之殿中或剥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
群臣觀之以爲嬉樂既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
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

死者不可勝紀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
明當除之是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之曰旦將禍集
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
率麾下鼓譟繼進生猶昏寐未寤堅衆繼至引生置
於別室廢之爲越王俄而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
昏醉無所知矣

苻堅　王猛附

苻堅字永固父雄字元才少善兵書謙恭奉法健每
曰元才吾姬旦也及卒健哭之歐血曰天不欲吾定
四海耶何奪吾元才之速也母苟氏常游漳水祈子
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
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草
付臂垂過膝目有紫光洪奇而愛之每曰此兒姿貌
瓌偉質性過人非常相也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
堅于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
于此不畏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
也統謂左右曰此兒有伯王之相左右怪之統曰非
爾所及也後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
相不恒後當大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公言不
敢忘德八歲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

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
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健翌日爲壇以授
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命
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憚服及
苻生殘虐無度堅遂殺生以僞位讓其兄法法自以
庶孼不敢當堅母以法長而賢又得衆心懼終爲變
至此遣殺之堅性仁友與法訣于東堂慟哭嘔血謚
曰哀時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氐
豪也有大勳於苻氏負氣倨傲衆辱猛曰吾輩與宣
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

大任是爲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爲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于長安城門不爾者終不處于世也猛言之于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氐然後百僚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揚壁尚主壁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揚壁臣之壻也婚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堅由此發怒命斬之于西廊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焉堅僭位五年大赦其境內初堅之將爲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于露堂悉屏

左右堅親爲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於是敕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爲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太和四年晉桓溫伐慕容暐次于枋頭暐衆屢敗遣使乞師于堅堅遣將救暐王師尋敗引歸是時慕容垂避害奔于堅王猛言于堅曰慕容垂燕

之戚屬世雄東夏寬仁惠下恩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畧權智無方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藝人之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曰吾方以義致英豪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王師既旋慕容暐悔割武牢之地遣使謂堅曰頃者割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遣王猛伐暐攻鄴陷之執暐堅嘗如鄴狩于西山旬餘樂而忘反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武好田相如獻規陛下蒼生所繫何可盤于遊田以玷聖德堅曰善昔文公悟愆于虞人朕聞罪于

王洛吾過也自是遂不復獵堅聞桓溫廢海西公也謂群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四海何諺云怒其室而作色于父者其桓溫之謂乎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校漸興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于途工商貿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棲英彥雲集誨我萌黎有慧星出于尾箕長

十餘丈掃東井太史令張孟言于堅慧起尾箕而掃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暐及其子孫堅不納苻融聞之上疏與堅曰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頻年勤而後獲本非懷德歸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爲猛獸不可養狼子野心往年星異災起於燕願少留意以思天戒堅不聽時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祕書監朱彤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

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所獻馬其悉反之庶克念前王髣髴古人矣乃命群臣作止馬詩而遣之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子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又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亾國之徵也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于正殿以朝群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飾之尚書郎裴元畧諫曰

臣聞堯舜茅茨周卑宮室故致和平慶隆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孫願陛下則采椽之不琢鄙瓊室而不居敷純風於天下流休範於無窮堅大悅命去珠簾以元畧爲諫議大夫太元七年堅饗群臣于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爲上第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況臣也皮曰臣父丞

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餧所以圖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皆赦不誅堅引群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畧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常不臨食輟餔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畧計兵杖精卒可有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啓行薄伐南裔於諸卿意何如左僕射權翼進曰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沖江左偉才可謂晉有人焉臣謂師克在和今

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左衛率石越對曰今歲鎭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不可犯也且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釁臣愚以爲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堅曰孫皓因三代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時羣臣各有異同庭議者久之堅曰所謂築室于道沮計萬端吾當内斷于心矣群臣出後獨留苻融議之堅曰群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歲鎭在斗牛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

疲將倦有憚敵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以累捷之威擊垂亾之寇何不克之有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爲宗廟社稷憂融泣曰吳之不可伐昭然虛勞大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羌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堅不納游于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故班姬辭輦垂美無窮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堅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爲時尊朕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與輦之榮此乃朕之顯也命翼扶安升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于嶷嶺瞻禹穴于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端拱而化與堯舜比隆何爲櫛風沐雨蒙塵野次且東南區區地下氣厲虞舜遊而不返大禹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堅不納先是群臣以堅信重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爲

蒼生致一言也故安因此而諫堅少子中山公詵有寵于堅又諫曰臣聞季良在隨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晉不窺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亾不淹歲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冲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決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爲戮也堅妾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莫不因其性而暢之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妾聞人君伐國必上觀乾象下採衆庶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

其可堅不納冠軍慕容垂言于堅曰陛下德侔軒唐功高湯武司馬昌明因餘燼之資敢距王命是而不誅法將安膺臣聞小不敵大弱不御强况大秦之應符陛下之聖武强兵百萬韓白盈朝而令其偷魂假號以賊虜遺子孫哉堅大悅曰與我定天下者其惟卿耳因大舉伐晉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堅至項城凉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潁遂陷壽春陷項城頻敗王師晉遣謝玄桓伊等距融融

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宜速進衆軍掎禽賊帥堅大悅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夜襲梁城壘克之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于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神若有力焉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謝玄等遣使說融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被殺王師乘勝追擊堅爲流矢所中单騎遁還於淮北飢甚人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帛十四緜十斤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今陛下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爲惠妄受不爲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養而求報哉弗顧而退堅大慙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潸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淚皆謂晉師之至初諺言堅不出項群臣勸堅停項爲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

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有貳志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攻鄴城暐弟泓聞垂攻鄴亾命奔關東收鮮卑衆至數千堅謂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爲亂不暇近逼今暐之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元憂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大怒召慕容暐責之曰卿父子干紀僭亂垂逆人神朕應天行罰盡兵勢而得卿卿非改迷

歸善而合宗蒙宥兄弟布列上將納言雖曰破滅其實若歸柰何因王師小敗便猖悖若此垂爲長蛇于關東泓冲稱兵內侮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殆不可以國士期也暐叩頭流血泣涕陳謝堅久之曰卿之忠誠實簡朕心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也復其位而待之如初命暐以書諭垂及泓冲使息兵還長安而暐密遣使者謂泓曰今秦數已終長安恠異特甚當不復能久立吾既籠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致令傾喪若斯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吾之存亡社稷不輕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泓于是進向

長安改年曰燕興冲立爲皇太弟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長安又謡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之冲小字鳳皇至是終爲堅賊入止阿房城焉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彊若斯大言責冲曰爾輩羣奴正可牧牛羊何爲送死冲曰奴則奴矣既厭奴苦

復欲取爾見代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冲稱詔曰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與卿恩分如何而于一朝忽爲此變冲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于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畧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于此時有羣烏數萬翔鳴于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爲鬪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冲率衆登城堅身貫甲冑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雖兵寇危逼馮翊諸堡壁猶

有負粮冒難而至者多爲賊所殺三輔人爲冲所畧者咸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爲內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之意也但時運圮喪恐無益于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且吾精兵若獸利器如霜而衂于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也宜善思之先是有謡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率騎數百出如五將慕容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秦之末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百姓有怨者舉烟于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烟堅之分氐戶于諸

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衆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入飧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幽之于別室萇求傳國璽于堅曰萇次膺符歷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乃縊堅于新平佛寺中初堅强盛之時國有童謡云河水淸復淸

苻詔死新城堅聞而惡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堅竟死于新平佛寺

王猛字景畧北海劇人也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常貨畚于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博學好兵書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畧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

徐統既識堅又識猛

以屑意少游于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奇之召爲功曹遁而不應遂隱于華陰山懷佐世之志歛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杖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酬之溫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爲遠乎猛乃止苻

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苻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以猛爲中書侍郎常勅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

苻融

苻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聰辯明慧下筆成章至于

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粲膂力雄勇騎射擊刺百夫之敵也尤善斷獄奸無所容為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中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為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為具沐夜

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為水馬為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離為中女坎為中男兩日二夫之象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牖里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為驗是以誤中婦人在冀州有老母遇刼於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為母逐之既擒刼者刼者反誣行人為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奸摘伏皆此類也州郡疑獄莫不折之於融融觀色察行無不盡其情狀雖鎮關東朝之大事靡不馳驛與融議之堅之將入寇也融切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諂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堅弗納

苻朗

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拜青州刺史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登山涉水不知老之將至後晉伐

青州朗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朗許之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凌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為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于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常設讌請之朝士盈坐並機褥壺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吐而含出頃復如之坐者以為不及之遠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别所由會稽王道子為朗

設盛饌極江左精餚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栖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雞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人咸以爲知味後數年王國寶譖而殺之王忱將爲荆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刑志色自若爲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適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百年期遠同稽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亦老莊之流也

苻丕 苻登附

苻丕字永叔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文武才幹亞于苻融堅死僭即皇帝位以徐義爲尚書令在位二年爲晉將軍馮該所殺丕之臣佐皆沒于慕容永徐義爲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于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

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少而雄勇有壯氣麤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及關中亂歸毛興登兄同成言于興請以登爲司馬登度量不群好爲奇畧同成常謂之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無數干時將爲博識者不許吾非疾汝恐或不喜人妄豫耳自是可止時人聞同成言多以爲疾登而抑蔽之登乃屏迹不妄交游興有事則召之戲謂之曰小司馬可坐評事登出言輒折理中興內服焉然敬憚而不能委任姚萇作亂遣其弟碩德率衆伐毛興相持久之興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羌事終不克何恨之深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殄碩德者必此人也登既統征伐是時歲旱衆飢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爲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于飢士衆從之噉死人肉輒飽健能鬥姚

萇聞之急召碩德曰汝不來必爲苻登所食盡及丕死僭即皇帝位立堅神主于軍中凡欲所爲啟主而後行繕甲纂兵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主曰維曾孫皇帝臣登以太皇帝之靈恭踐寶位昔五將之難賊羌肆害于聖躬實登之罪今合義旅星言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隕越爲期庶上報皇帝酷冤下雪臣子大耻惟帝之靈降監厥誠因歔欷流涕將士莫不悲慟皆刻鉾鎧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萇以登頻戰輒勝謂堅有神驗亦于軍中立堅神主請曰往年新平之禍臣兄襄勑臣行殺非臣之罪苻登陛下末

族尚可復讐臣爲兄報耻於情理何負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謂臣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雖過世爲神豈假手于苻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邪今爲陛下立神像可歸休于此勿計臣過聽臣至誠登進師攻萇旣而升樓謂萇曰自古及今安有殺君而反立神像請福望有益乎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汝決之何爲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像戰未有利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像首以送登密遣其將詐爲內應遣使招登許開門納之登以爲然雷惡地馳謂登曰姚萇多

計畧善御人必爲奸變深宜詳思登乃止萇聞惡地之詣登也謂諸將曰此羌多奸智今其詣登事必無成登聞萇懸門以待之大驚謂左右曰雷征東其殆聖乎微此公朕幾爲豎子所誤時萇疾病見苻堅爲祟登聞之秣馬厲兵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萇疾小瘳率衆距登登去營逆萇萇遣其將別攻登營登懼退還萇夜引軍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躡登後旦而候人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此爲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至是萇死登聞之

權翼　薛讚　鄧羌　張蚝

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於是盡衆而東爲興所敗登被殺

史臣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宸遷鼃黽之穴猶逐鹿之並驅若瞻烏之靡定苻洪擅蠻陬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蠆毒未逞狠心健既成家克隆凶緒致規大寶遂竊鴻名長生慘虐禀自率由覩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虎之朝飢招亂速禍不亦宜乎永固雅量瓌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挺草付之休徵王猛以宏材緯

軍國苻融以懿戚纘經綸權薛以諒直進規謨鄧張以忠勇恢威畧乃平燕定蜀擒代吞京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獻歌託栖鸞以成頌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旣而懟三正之未叶耻五運之猶乖便欲鳴鑾禹穴駐驛疑山疏爵以候楚材築館以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順神理害盈雖矜涿野之彊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凶渠候隙狡冦伺間步搖啟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社遷于他族身手斃于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不哀哉苻丕承亂僭竊尋及傾敗斯

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支苻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後秦

姚弋仲 姚襄附 弋仲子萇以孝武太元九年僭位至泓三世凡三十二年

姚弋仲赤亭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世爲羌酋其後燒當雄于洮罕之間弋仲少英毅不營産業唯以收恤爲務衆皆畏而親之劉曜邑之于隴上及石季龍剋上邽弋仲說之曰明公握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道

洿先叛宜徙隴上豪强虛其心腹以實畿甸季龍納之啟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于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于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善之後竟誅約及季龍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季龍累召之乃赴正色謂季龍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季龍憚其强正而不之責季龍末梁犢敗李農于滎陽季龍大懼馳召弋仲弋仲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我不知上存亾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季龍曰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弋仲性狷且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怒而不責于坐授征西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以不于是貫鉀跨馬于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冉閔之亂弋仲遣其子襄討閔戒襄曰汝才十倍于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

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請降　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臂垂過膝善撫納士衆愛敬之咸請爲嗣弋仲勿許百姓固請者日有千數乃授之以兵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著于南夏楊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遣刺客殺襄刺客皆推誠告實襄待之若舊襄遣權翼詣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翼曰將軍輕納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于彼浩遣謝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浩率衆

北伐襄乃要擊浩于山桑大敗之桓溫自江陵伐襄爲桓所敗奔于北山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襄前後敗喪數矣衆知襄所在輒扶老携幼奔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創重不濟溫軍所得士女莫不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農楊亮歸襄襄待以客禮後奔桓溫溫問襄于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此後與苻堅戰于三原爲堅所殺

姚萇

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也襄之寇洛陽也夢萇服衮衣升御坐諸酋長皆侍立旦謂將佐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恒或能大起吾族襄之敗于麻田也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及苻堅寇晉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堅默然堅既敗于淮南歸長安萇奔于渭北西州豪族咸推萇爲盟主萇將距之天水尹緯說萇曰今百六之數既臻秦亡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

艱故豪傑驅馳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從議以副羣望萇乃從緯謀自稱大將軍大單于尋僭即皇帝位萇後爲苻登所敗乃掘苻堅尸鞭撻無數裸剝衣裳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萇既與苻登相持積年數爲登所敗時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雷惡地應之萇議將討之群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褐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于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群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捲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遂斬褐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爲一時之傑校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獸嘯千里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豪皆敬憚之萇命其將當城于營處一柵孔中蒔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聞

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
尅舉小乃爲奇大何足貴萇性簡率群下有過或面
加罵辱太常權翼言于萇曰陛下弘達自任不脩小
節駕馭群雄包羅儁異棄嫌録善有高祖之量然輕
慢之風所宜除也萇曰吾之性也吾于舜之美未有
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萇
萇謚魏武王
大敗苻登置酒高會諸將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
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亾兄有四
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
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溫故知

今講論道藝駕馭英雄收羅儁異三也董率大衆履
險若夷上下咸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
策任群賢者正望筭畧中一片耳群臣咸稱萬歲萇
如長安輿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
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
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
醫刺之出血如夢萇遂狂言或稱臣萇殺陛下者兄
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遂死

姚興　子姚泓　尹緯附

姚興字子畧萇之長子也萇死以其叔父緒鎮安定
碩德鎮陰密碩德將佐言于碩德曰公威名宿重部
曲最強今喪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非永安之道也
宜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疑
阻今苻登未滅而自尋干戈所謂追二袁之蹤授首
與人吾死而已終不若斯及至興優禮而遣之晉將
軍袁虔之等貳于桓玄懼而奔興興臨東堂引見謂
虔之等曰桓玄雖名晉臣其實晉賊其才度定何如
父也能辦成大事以不虔之曰玄藉世資雄據荊楚
屬晉朝失政遂偷竊宰衡安忍無親多忌好殺位不
才授爵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不如其父遠矣今既握

朝權必行簒奪既非命世之才正可爲他人驅除耳
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畧廓清吳楚興大
悅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
說佛經羅什通辨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
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
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于
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
所譯興既託意于佛道公卿以下莫不欽附沙門自
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于永貴里立波若臺于
中宮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

而父矣晉求南郷諸郡興許之群臣咸諫以爲不可
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萃起微匡輔晉室吾何
惜數郡而不成其美乎遂割十二郡歸于晉興謙恭
孝友每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整服傾悚言則稱
字車馬服玩必先二叔然後服其次者朝之大政必
諮之而後行興謂呂超曰宗敞文才如何可是誰輩
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魏之陳徐晉之潘陸
興曰凉州小地寧有此才乎超曰琳瑯出于崑嶺明
珠生于海濵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
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可以區宇格

物興悅與從朝門游于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
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距
之曰今已昏闇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
廻從朝門而入旦而召滿聰進位二等潁川太守姚
平都言于興曰劉裕敢懐奸計屯聚芍陂有擾邊之
志宜遣燒之以散其衆謀興曰裕之輕弱安敢闚吾
疆塲苟有奸心其在子孫乎召其尚書楊佛嵩謂之
曰吳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當遣卿率
精騎三萬焚其積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當
從肥口濟淮直趣壽春舉大衆以屯城縱輕騎以掠

野使淮南蕭條兵粟俱了足令吳兒俯仰回惶神爽
飛越興大悅與如三原顧謂群臣曰古人有言關東
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儁異汝潁多奇士吾應天明
命跨據中原未嘗不傾已招求冀匡不逮然明不照
下弗感懸魚卿等宜明揚仄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
奉旨求賢弗曾休倦未見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
世之乏賢興曰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將則韓吳相
兼蕭鄧終不採將于往賢求相于後哲卿自識拔不
明求之不至奈何厚誣四海乎群臣咸悅　泓字
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

病興將以爲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爲太子尋而晉大
尉劉裕總大軍伐泓泓大敗計無所出謀欲降于裕
其子佛念年十一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終必不全
願自裁決泓憮然不答佛念遂登宮墻自投而死泓
將妻子詣壘門而降裕送泓于建康市斬之建康百
里之外草木皆焦死焉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
少有大志不營産業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勳之際常
輟書而嘆堅末年秋星見于東井緯知堅將滅喜甚
向天再拜既而流涕長歎友人洛陽桓識怪而問之
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杖策之日

然知已遭難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懷及推姚萇爲盟主遂爲佐命元功萇既敗苻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于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宰相之才也王景畧之儔而朕不知卿亾也不亦宜乎緯性剛簡清亮馮翊段鏗性傾巧萇愛其博識引爲侍中緯固諫以爲不可萇不從緯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萇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爲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萇因曰卿比蕭何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萇曰卿實不及胡爲不也緯曰

陛下何如漢祖萇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鏗之徒故耳萇默然緯友人隴西牛壽謂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則立功立事今遇其時矣可不勉歟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宰衡于夷吾識韓信于羇旅以斯爲愧耳立功立事竊謂未負昔言興聞而謂緯曰君之與壽言也何其誕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緯曰臣實未愧古人何則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之始翦械苻登盪清秦雍生極端右死饗廟庭古之君子正當爾耳興大悅

史臣曰弋仲越自金方言歸居氏抗直詞于暴主闡忠訓于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順鳴哀之義有足稱焉景國弱歲英奇見方孫策許其幹識無忝斯言遽殘迷途良可悲矣景茂因仲襄之緒躡苻亾之會嘯命群豪恢弘霸業假容沖之銳俯定函秦挫雷惡之鋒載寧東北列樹而表新營雖云效績荐棘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子畧剋擢劾敵荷成先構取汾絳陷許洛款偕燕而藩僞蜀夷隴右而靜河西雖楚莊秦穆何以加焉既而逞志矜功弗

虞後患委凉都于禿髮授朔方于赫連戰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騁彼榷圖被深恩于介士黜崇詭說加殊禮于桑門析宜談空靡然成俗政荒威挫職是之由坐致淪胥非天喪也元子以庸懦之質屬傾擾之餘内難方殷外禦斯輟王師杖順弭節而下長安凶嗣失圖係組而降軌道物極則反抑斯之謂與

晉書纂卷之十五終

晉書纂卷之十六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後蜀

李特

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勢凡六世共四十六年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于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于黑穴者凡四姓曰暉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爲神于是相與以劒刺穴屋能著者以爲廩君四姓莫著而

務相之劒懸焉又以土爲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于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于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與廩君宿旦輒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晝昏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卽宜之與汝俱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立碭石之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群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狀嘆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柰何岸卽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陛相乘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筭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及漢高祖更名其地爲巴郡因賦斂之巴人呼賦爲賨因謂之賨人焉俗性剽勇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遷于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魏武帝尅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

拜爲將軍遷于洛陽北土復號之爲巴氏特少任州郡沉毅有大度元康中氐齊萬年反關西擾亂百姓流移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人將入于蜀至劒閣箕踞太息顧眄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于人豈非庸才邪惠帝以羅尚爲益州刺史特甚懼使其弟驤于道奉迎并貢寶物尚甚悅或說尚曰特等流人專爲盜賊急宜梟除可因會斬之尚不納尋有符下秦雍州凡流人入漢川者皆下所在召還特兄輔素留鄉里託言迎家既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爲然乃有雄據巴蜀之意尚遣從事催

道流人限七月上道特等固請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爲人傭力及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爲咸往歸特特驍馬屬鞬同聲雲集旬月間衆過二萬推特爲主時羅尚貪殘爲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爲之謡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尚頻爲特所敗太安元年特自稱益州牧改年建初惠帝遣軍救尚尚奄襲特營斬特其子雄僭稱王

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壽　李勢附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

一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大虵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以烈氣聞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關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有奇表終爲人主雄以西山范長生巖居穴處求道養志欲迎立爲君而臣之長生固辭雄乃身自抱損不敢稱制長生自山西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之于門執板延坐拜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雄于是僭卽帝位將立蕩子班爲太子雄有子十餘人群臣咸欲

立雄所生雄曰本之基業切由先帝吾兄適統丕祚所歸大事垂尅薨于戎戰班姿性仁孝好學夙成必爲名器李驤諫曰先王樹冢適者所以防篡奪之萌不可不愼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宣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願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驤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張駿遣使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于晉雄復書曰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于帝王也進思爲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爲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知

欲遠尊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駿重其言使聘相繼巴郡嘗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常慮石勒跋扈侵逼琅琊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雄之雅談多如此類駿又遣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以假道通表京師雄謂淳曰貴主何不自帝一方淳曰寡君以瑯琊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雄慚而止雄性寛厚簡刑約法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内大亂而蜀獨無事百姓富實然雄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楊褒諫曰陛下爲天下主當網羅四海

何有以官買金邪雄遜辭謝之後雄嘗酒醉而推中書令杖太官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爲酗也雄卽捨之雄無事小出褒于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卽還

班字世文時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常戒厲之及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少數攻戰多被傷夷至是疾甚痕皆癰潰雄子越等惡而遠之班爲吮癰殊無難色每嘗藥流涕不脫衣冠其孝誠如此雄子越時鎭江陽以班非雄所生意甚

不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密計圖之殺班于殯宮立期嗣位焉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期多所誅夷籍沒婦女資財以實後庭內外洶洶道路以目諫者獲罪人懷苟免李壽大懼乃率步騎回成都廢期爲邛都縣公期嘆曰天下主乃當于小縣公不如死也自縊而死

壽字武考驤之子也少尚禮容異于李氏諸子陰與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乃誓文武得數千人襲成都剋之縱兵虜掠至乃姦略雄女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思明等勸壽稱藩于晉而任調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爲足而况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僭卽僞位聞石季龍虐用刑法能控制邦域壽心欣慕入有小過輒殺以立威龔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之所爲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已勝之也

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于俯仰時人異之壽死勢嗣僞位初蜀土無獠至此始從山而出北至犍爲梓潼布在山谷十

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爲百姓之患勢既驕吝而性愛財色常殺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國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宇日蹙大司馬桓溫率水軍伐勢勢降溫遷勢于建康封歸義侯

史臣曰李特世傳兇狡早擅梟雄太息劍門志吞井絡屬晉綱之落紐乘羅侯之無斷殲殄蜀漢薦食巴梁沃野無半菽之資華陽有折骸之釁仲儁天挺英姿見稱奇偉摧鋒累載克隆霸業蹈玄德之前基掩子陽之故迹薄賦而綏獎俗約法而悅新邦擬于其倫寔孫權之亞也顧闇經國之遠圖

蹈匹夫之小節傳大統于猶子託殭兵于厥胤遺骸莫斂尋戈之釁已深星紀未周傾巢之釁便及雖云天道抑亦人謀班以寬愛罹災期以暴戾速禍殊塗並失異術同亾武考憑藉世資窮兵竊位罪百周帶毒甚楚圍獲保歸全何其幸也子仁承緒繼傳厥虐驅率餘燼敢距大邦授甲晨征則理均于困獸斬關宵遁則義殊於前禽宜懸首國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亦優乎

後涼

呂光　呂纂　呂隆

光以孝武太元十五年僭位至隆三主凡十有三年

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也父婆樓佐命符堅官至太尉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爲名年十歲與諸童兒遊戲邑里爲戰陣之法儔類咸推爲主部分詳平群童歎服日重瞳子左肘有肉印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于堅堅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都督西討諸軍事堅太子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湧出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進兵至焉耆其王請降光左臂內脉起成字文曰巨霸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跡杜進言于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願將軍勉之光有喜色又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亾矣遂大敗之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見其宮室壯麗命參軍京兆段業著龜茲宮

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厚于養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諸國憚光威名貢款屬路光既平龜茲有留焉之志時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光從之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至孤臧聞符堅爲姚萇所害自稱涼州牧初光之定河西也杜進有力焉以爲輔國將軍權高一時出入羽儀與光相亞光甥石聰至自關中光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止知有杜進耳實不聞有舅光默然因此誅進時形法峻重參軍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曰商

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霸荆蠻何
也業曰明公受天眷命方君臨四海景行堯舜猶懼
有弊柰何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之神州豈此州士
女所望于明公哉光改容謝之張掖督郵傅曜考覈
屬縣而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于光曰
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贓狀狼藉
懼臣言之殺臣投于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
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著
作郎段業以光未能揚清激濁使賢愚殊貫因作九
歎七諷十六篇以諷焉光覽而悅之光僭即天王位

時光荒耄信讒殺尚書沮渠羅仇仇弟子蒙遜叛光
遜從兄男成說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
罰失中人不堪役府君豈可以蓋世之才而立忠于
垂亾之世男成等既唱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鄙州業
許之光散騎常侍郭黁明天文善占候遂據東苑以
叛光馳使召子纂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黁
明善天文起兵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
纂今還都復何所補統請除纂勒兵推兄爲盟主亦
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子之事君親有隕無二
豈可安榮其祿亂增其難乎呂宗若敗吾爲弘演矣

統懼遂奔郭黁黁推後將軍楊軌爲盟主纂擊黁破
之黁勢漸衰光遺楊軌書曰自羌胡不靖郭黁叛逆
南藩安否音問兩絕行人風傳云卿擁逼百姓爲黁
脣齒卿雅志忠貞有史魚之操何圖松栢彫于微霜
而雞鳴已于風雨郭黁筮卜小數時或誤中考之大
理率多虛謬今戮力一心同濟巨海者望之于卿也
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入則言笑
晏晏出則武步凉州吞黁咀業綽有餘暇但與卿形
雖君臣心過父子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軌不
答纂擊敗之黁奔于乞伏乾歸光疾甚立其太子紹

爲天王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正嫡有常猥
居元首今外有彊寇人心未寧汝兄弟輯穆則貽厥
萬世若内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二
心

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也紹懼爲纂所害以
位讓之纂曰臣雖年長陛下國之冢嫡不可以私愛
而亂大倫及紹嗣僞位呂超言于紹曰纂威名素盛
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矣紹曰吾每念袁尚
兄弟未曾不痛心忘寢食寧坐而死豈忍行之初光
欲立弘爲庶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于
紹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兄總攝内外輒欲

遠追廢昌邑之義以兄爲中宗何如纂于是夜率壯
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
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
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邪因抽劍直前斫
纂中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纂僭卽位謚
紹爲隱王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
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小未達惟恐陛
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呂弘自以功名
崇重恐不爲纂所容纂亦深忌之弘遂起兵東苑纂
遣將擊弘弘衆潰纂縱兵大掠以東苑婦女賞軍弘

之妻子亦爲士卒所辱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
如其侍中房晷對曰天禍凉室釁起戚藩元帝始崩
隱王幽逼山陵甫訖大司馬驚疑肆逆京邑交兵友
于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宜考
己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幽辱士女釁自由
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女陛下之姪
女也柰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
此遂歔欷悲泣纂改容謝之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
盤訴超于纂纂召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
要當斬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不敢纂因引超讌
于內殿呂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輓車將超等遊
于內至琨華堂東閤車不得過纂親將竇川駱騰倚
劍于壁推車過閤超取劍擊纂刺纂洞胸斬纂首以
徇曰纂違先帝之命害殺太子荒耽酒獵昵近小人
輕害忠良以百姓爲草芥超以骨肉之親懼社稷顚
覆已除之矣初纂常與鳩摩羅什棊殺羅什子曰斫
胡奴頭羅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作人頭超小字胡
奴竟以殺纂　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超既殺
纂讓位于隆隆有難色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
下隆遂僭卽天王位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嚻然

人不自固姚興將姚碩德率衆至姑臧呂超出戰大
敗羣臣表求與姚興通好隆弗許呂超諫曰應龍以
屈伸爲靈大人以知幾爲美今遭兵積歲資儲內盡
彊寇外逼百姓嗷然假使張陳韓白亦無如之何陛
下宜思權變大綱割區區常慮苟卜世有期不在和
好若天命去矣宗族何全隆從之乃請降
史臣曰世明委質僞朝位居上將爰以心膂受脤
遐征鐵騎如雲出玉門而長鶩琱戈耀景指金丘
而一息蕞爾夷陬承風霧卷宏圖壯節亦足稱焉
屬永固運銷羣雄競起班師右地便有覬覦于是

要結六戎潛窺鴈鼎并吞五郡遂假鴻名尋而耄及政昏親離衆叛眼目甫爾毀發蕭墻紹纂凡才負乘致寇弘超凶狡職爲亂階永基庸廥面縛姚氏昔實融歸順榮寵累葉隗囂干紀靡終身世而光葉茲勝踰遵彼覆車數十年間終致殘滅向使鳴檄而蕃晉朝仗義而誅羣虜郭磨段業豈得肆其姦蒙遜烏孤無所窺其隙矣而猥竊非據何其謬哉

後燕

慕容垂 垂以孝武太元八年僭位至熈四世凡二十四年

慕容垂字道明皝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手垂過膝皝甚寵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濶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恩遇踰于世子儁垂少好畋游因獵墜馬折齒慕容儁僭即王位改名缺外以慕郤缺爲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爲名焉及儁僭稱尊號封垂吳王暐嗣位慕容恪爲太宰恪甚重垂常謂暐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于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親賢兼舉及敗桓溫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已奔于符堅自恪卒後堅密有圖暐之謀憚垂威名而未發及聞其至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所在征伐皆有大功堅之敗于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言于垂曰立大功者不顧小節行大仁者不念小惠秦既蕩覆二京竊辱神器仇耻之深莫甚于此願不以意氣微恩而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亦赤心投命若何害之苟天所棄圖之多便且縱令北還更待其釁既不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垂弟德亦以爲言垂曰吾昔爲

太傅所不容投身于秦主又爲王猛所譖復見昭亮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君子不怙亂不爲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初寶在長安與韓黄李根等因讌樗蒲寶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樗蒲有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于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惟宜急其羇絏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

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居越言于丕曰垂蒙超
常之遇忽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爲亂
階將老兵疲可襲而取之矣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
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
好存小人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垂
至河内濟河焚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内規興復亂
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
差不相負也垂至洛陽謀于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
阻大河至于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
據之以制天下衆咸以爲然乃引師而東長驅攻鄴

苻丕乃遣侍郎姜讓謂垂曰往歲大駕失據君保衛
鑾輿勤王誠義邁蹤前烈宜述修前規終忠貞之節
柰何棄崇山之功爲此過舉垂謂讓曰大義滅親況
於意氣之顧公若迷而不返者孤亦欲窮兵勢耳今
事已然恐單馬乞命不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將軍
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别臭味
不同奇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任齊
懿藩自古君臣名契之重豈甚此邪方付將軍以六
尺之孤萬里之命柰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將軍欲
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云

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爲逆
鬼竊爲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
兵交使在其間犬各吠非其主何所問也乃遣讓歸
垂上表于苻堅曰臣禍起蕭墻歸命聖朝猥叨微顧
之遇位爲列將爵忝通侯誓在戮力輸誠常懼不及
去夏桓沖送死一擬雲消不圖天助亂德大駕班師
陛下單馬奔臣臣奉衛匪二乃臣奉詔非巡受制長
樂令臣野次外庭不聽謁廟臣竊惟進無淮陰功高
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愆懼有青蠅交亂白黑丁零
夷夏以臣忠而見疑乃推臣爲盟主臣受託善始不

遂令終泣望西京揮涕即邁軍次石門所在雲赴雖
復周武之會于孟津漢祖之集于垓下不期之衆實
有甚焉斯實天苻非臣之力且鄴者臣國舊都應即
惠及人進師圍鄴幷喻丕以天時人事而丕不察機
運杜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屢交恒恐飛矢誤中以
傷陛下天性之念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惟陛下察
之堅報曰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
遐方幽裔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
六師恭行天罰而玄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
志輔翼朕躬社稷之不隕卿之力也方任卿以元相

爵卿以郡侯庚弘濟艱難敬酬勳烈何圖伯夷忽毁冰操柳惠忽爲淫夫覽表惋然有慚朝士卿既不容于本朝匹馬投命朕任同舊臣爵齊勳輔㰱血斷金披心相付謂卿食椹懷音保之偕老豈意畜水覆册養獸反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衆誇擬非常朕之歷運與喪豈復由卿但長樂平原以未立之年遇卿于兩都慮其經畧未稱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垂攻拔鄴定都中山因僭即位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慕容永未有釁違歲征役士卒疲怠請俟他年垂將從之及聞慕容德之策笑曰吾計决矣且吾投老

扣囊底智足以剋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乃發兵攻永永大敗爲前驅所獲於是數而戮之并其所署公卿所統郡戶及乘輿服御伎樂珍寶悉獲之于是品物具矣遣其太子寶率衆伐魏次參合忽有大風黑氣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于寶曰風氣暴迅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御之寶笑而不納是夜魏師大至三軍奔潰寶數千騎奔免士衆還者十一二寶恨參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慕容德亦曰魏人狃于參合之役有陵太子之心宜及聖畧摧其銳志垂從之自率大衆出參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慚憤嘔血因寢疾死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慕容雲附

慕容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及爲太子砥礪自修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譽垂之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爲克保家業甚賢之垂死寶嗣位法峻政嚴上下離德百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焉魏軍進攻中山蘭汗遣使迎寶寶以汗垂之季舅子盛又汗之壻也必謂忠欵無貳汗乃引寶弑之毻之遷于龍城也楦松爲社主及

秦滅燕大風吹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桑二根生焉先是遼川無桑及廆通于晉求種江南平州桑悉由吳來廆終而垂以吳王中興寶之將敗大風又拔其一

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少沉敏多謀畧苻堅誅慕容氏盛潛奔于冲及冲稱尊號有自得之志賞罰不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今中山王智不先衆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覆敗俄而冲爲段木延所殺盛隨慕容永東如長子謂柔曰今崎嶇於鋒刃之間在疑忌之際愚則爲人所猜智則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可坐

待呂網也於是間行東歸于慕容垂遇盜陜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盜乃豎箭。盛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盛既至垂問以西事畫地成圖垂笑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自來矣於是封長樂公寶即僞位進爵爲王盛屢進奇策於寶寶不能從是以屢敗寶爲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將軍張眞固諫以爲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愚近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

足展吾志遂入赴喪汗哀之迎盛舍之宮內親敬如舊竟攻汗斬之於是僭即尊位無何去皇帝之號稱庶人大王讌群臣于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疑故信言及之前將軍段璣等因衆心動搖夜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而有一賊從闇中擊傷盛召叔父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死盛幼而羇賊流漂長則遭家多難夷險安危備嘗之矣懲寶闇而不斷遂峻極威形纖芥之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于未兆於是上下振局人不自安雖忠誠親戚亦皆離貳舊臣靡不夷滅安忍無親所以卒于不免

熙字道子垂之少子也勇冠諸將盛曰叔父雄果英壯有世祖之風但弘畧不如耳及盛死其太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熙遂僭即尊位初熙烝于丁氏故爲所立及寵幸苻貴人丁氏怨恚呪詛與兄子七兵尚書信謀廢熙熙聞之大怒逼丁氏令自殺誅丁信爲其昭儀苻氏鑿曲光海青涼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太半熙游于城南

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乃有虵長丈餘從樹中而出。立其貴嬪苻氏爲皇后二苻並美而豔好微行游讌熙弗之禁也請謁必從刑賞大政無不由之初后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后死熙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于是僵仆氣絶久而乃蘇大斂既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寮于宮內哭臨使有司案檢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則罪之于是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焉慕容隆妻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爲苻

雲猶高

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其襚韡中有弊氈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熙不從制公卿已下至百姓率戶營墓費殫府藏下錮三泉周輪數里內則圖畫尚書八座之象熙曰善為之朕將隨後入此陵識者以為不祥熙被髮徒跣步從苻氏喪轜車高大毀北門而出長老竊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慕容雲尋弒之初童謠曰一束藳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燕藳字上有草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草俱盡而成高字雲父名拔小字禿頭三子而雲季也熙竟為雲所滅如謠言焉雲字子雨寶之養子也自云高陽氏之苗

裔故以高為氏焉雲厚重希言時人咸以為愚唯馮跋奇其志度而友之熙之葬苻氏也馮跋詣雲告之以誅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所知願更圖之跋逼曰慕容氏世衰河間虐暴惑妖淫之女而逆亂天常百姓不堪其害思亂者十室九焉此天亡之時也公自高氏名家何能為他養子機運難邀千歲一時公焉得辭也扶之而出雲臨東堂幸臣桃仁等懷劍執紙而入稱有所啓拔劍擊雲弒之雲自以無功德而為豪傑所推常內懷懼故寵養壯士以為腹心桃仁等並專典禁衛委之以爪牙之任賞賜月至數千萬

苻飛龍堅之將　以牛皮船夜濟擒翟釗收黎陽　熙起景雲山於內殿高十七丈　為跋滅奪偽位

衣食臥起皆與之同終以此至敗云

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雄方擾慕容垂天姿英傑威震本朝隼質難羈狼心自野淮南失律三甥之謀已構河朔分麾五木之祥云啓斬飛龍而遐舉踰石門而長邁收羅趙魏驅駕英雄抑囊餘奇權五萬于河曲浮船祕策招七郡于黎陽返遼陰之舊物創中山之新社類帝禋宗僭儗斯構寶以浮譽獲升峻文御俗蕭墻內憤勍敵外陵雖毒不被物而惡足自勦盛則孝友冥符文武不墜滔光而夷讎賊罪已而遜高

危翩翩然濁世之佳胄矣熙乃地非與主舉因淫德驪戎之態取悅于匡牀玄妻之姿見奇于鬒髮蕩輕舟于曲光之海望軔涉于景雲之山飾土木于驕心窮怨嗟于蕞壞宗祀夷滅為馮氏之驅除焉

南燕

慕容德

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位至超二世凡十一年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晝寢而生德暐嗣位封范陽王俄而苻堅將苻雙據陜以叛德勸暐乘釁討堅辭旨慷慨識者言其有遠

暑暐竟不能用德兄垂甚壯之因共論軍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氣識長進非復吳之阿蒙也堅之敗也德言于暐曰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敝以復社稷暐不納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爲司徒于時慕容永據長子垂議討之羣臣咸以爲疑德進曰永建僞號扇動華戎致令羣豎縱横逐鹿不息宜先除之以一衆聽昔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陛下容得已乎垂笑謂其黨曰司徒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遂從之寶嗣位以德

鎮鄴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時姚興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暉送玉璽一紐并圖讖祕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亾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頹惟有德人據三臺于是德之羣臣議以魏師盛于冀州未審寶之存亾因勸德即尊號德不從德兄子麟自義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既沒魏必乘勝攻鄴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而聚兵積穀伺之而動計之上也許之至是慕容寶自龍城南奔

至黎陽遣其中黄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馳使白狀慕輿護請馳問寶虛實德流涕而遣之乃隨思而北因謀殺寶執思而還德以思閑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昔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隷荷國寵靈犬馬有心而況人乎乞還就上以明微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羣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爲趙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秦之效猶慕君賓不生莽世德怒斬之德謀于衆曰

進有彊敵退無所託計將安出時張華勸攻彭城慕容鍾勸攻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彭城土曠人稀地平無險且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爲帝王之都宜遣辯士馳說于前大兵繼進于後辟閭渾昔負國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既據之後閉關養鋭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關中河内也德猶豫未決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訪其所適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於奎婁遂掃虛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

宜先定舊魯巡撫琅琊待秋風戎節然後北轉臨齊
大之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縣悉降置
守宰以撫之遣使諭齊郡太守辟閭渾渾不從遣慕
容鍾擊之鍾傳檄青州諸郡曰隆替有時義列昔經
困難啓聖事彰中錄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
四分黎元五裂辟閭渾盜據東秦遠附吳越割剝黎
元委輸南海皇上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巡省岱宗
問罪齊魯昔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
軍討步勉不移朔況以萬乘之師掃一隅之寇傾山
碎卵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

二萬皆烏丸突騎三河猛士奮劒與夕火爭光揮戈
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勉以此衆戰何敵不
平昔竇融以河西歸漢榮被于後裔彭寵盜逆漁陽
身死于奴僕近則曹嶷跋扈見擒于後趙段龕干紀
取滅于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敗乎稷下
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送渾者賞同佐命脫履機不
發必玉石[illegible]諸郡皆承檄降于德渾懼奔魏渾參
軍[illegible]作檄辭多不遜及此德擒而讓之瑛
神色自若徐對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
漢祖而蒙恕臣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爲不幸

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德遂入廣固僭即皇帝位後
因讌其群臣酒酣曰朕方自古何等主也青州刺史
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命
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爲讓德曰卿之調朕朕
不知調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韓範進
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
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言
競進朝多直士矣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
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便
即西如張掖以死爲效臣父雄年踰六十未沾榮貴

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
求祿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
所重之死況爲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爲君迎親爲父
求祿雖外如要利內實忠孝乃以雄爲平原令德如
齊城登營丘望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
葬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市
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
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
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遂以謨從閒讌
以齊之山川丘陵賢哲舊事謨歷對詳辯畫地成圖

德深嘉之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既而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其尚書魯邃曰齊魯故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曲之徒蔭脩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劒恣非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頹坟氣消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邃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坟皆留心賢哲務懷往事陛下慈深二王澤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矣先是妖賊王始聚衆于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為太上皇兄為征東將軍弟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于都

市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所在始答曰太上皇帝蒙塵于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之曰止坐此口以至于此柰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亾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鐶築之仰視曰崩即崩矣終不改帝號德聞而哂之時桓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己者廣陵相高雅之等內不自安皆奔于德因講武于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動天地德登高望之顧謂高雅之曰昔郤克忿齊子胥忿楚終能暢其剛烈名流千載卿等既知投身有道當使無慙昔人雅之等頓首答曰幸蒙大造存亾繼絕實在聖時雖則萬隕何以上報俄聞桓玄敗德謀伐之剋期將發而德寢疾于是罷兵初德迎其兄子超于長安及是而至德夜夢其父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為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勑觀其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為皇太子

慕容超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去及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

納母公孫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于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超母謂超曰吾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平今雖死吾欲為汝納其女以答厚惠于是娶之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為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奇焉勸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

妻乃歸及之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母臨終之言德
撫之號哭始名之曰超德無子欲以超爲嗣超亦深
達德旨入則盡權承奉出則傾身下士于是內外稱
美焉初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爲兗州鎮南
長史悅壽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
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及德死超嗣位以慕
容鍾爲青州牧段宏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爲武衛
將軍內參政事封孚言于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
細不在庭鍾宏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外方今鍾
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以問五樓五樓欲專

斷朝政屢有間言孚說竟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
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于時超不恤政
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超母妻既先在長安爲姚興
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超下羣臣詳議尚書張
華曰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己以臣魏惠施借愛子
之頭捨志以尊齊況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亂宜暫
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韓範智
能廻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爲秦太子中舍人可
遣將命降號脩和超大悅曰張尚書得吾心矣使範
聘于興興謂範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

也欵然而附爲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爲當尊以孝
敬爲母屈也範曰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
上承祖宗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曜南面並帝通聘
結好義尚謙沖便至矜誕苟折行人殊似吳晉爭盟
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王燕巍巍之美
彼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爲大
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緣寡君純孝過于重
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霈然垂愍興曰吾久不見賈
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于是爲範設舊交之禮謂範
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鳳表乃可于機辯未也範曰

大辯若訥聖人美之況爾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
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
延譽者也超復遣張華送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姚
興興大悅延華入讌酒酣樂作興黃門侍郎尹雅謂
華曰昔殷之將亾樂師歸周今皇秦道盛燕樂來庭
廢興之兆見于此矣華曰自古帝王爲道不同權譎
之理會于功成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總
章西入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興怒曰昔
齊楚競辯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華
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国既遺小國之

臣辱及寡君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之於是還超
母妻義熙三年立母段氏爲皇太后妻呼延氏爲皇
后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
圜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
其行宮羽儀皆振裂超懼譴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
之時公孫五樓專總朝政內外無不憚之慕容鎮切
諫超怒不答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尚書都令史
王儼諂事五樓遷尚書郎出爲濟南太守入爲尚書
左丞時人爲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劉裕率師將討
之超引見羣臣議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

利在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芟
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超曰青苗
布野非可卒芟今據五州之彊帶山河之固戰車萬
乘鐵馬萬羣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
成擒也慕容鎮曰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於
韓信諸葛瞻不據束馬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爲阻
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諄曰主上既不
能芟苗守峴又不肯徙人逃寇酷似劉璋矣今年國
滅吾必死之裕攻破臨朐超大懼遣尚書令韓範乞
秦師或說裕曰今燕人所以固守者外仗韓範冀得

秦援範既時望又與姚舊昵秦必救燕宜密信誘範
啗以重利範來則燕人絕望自然降矣裕遣範書以
招之時姚興遣兵來援會赫連勃勃大破秦軍興追
還長安範歎曰天其滅燕乎會得裕書遂降于裕裕
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虛還也範曰自亡
祖司空世荷燕寵故泣血秦庭與匡禍難屬西朝多
故丹誠無效可謂天喪敝邑而賛明公智者見機而
作敢不至乎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
雖蒙殊寵猶未忍謀燕裕嘉而不强超幸姬魏夫人
從超登城見王師之盛握手而相對泣韓諄諫曰陛

下遭百六之會正是勉强之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
其鄙也超拭目謝之河間人玄文說裕曰昔趙攻曹
嶷望氣者以爲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
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嶷請降今舊基猶在可塞之
裕從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太半尚書悅
壽言於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爲虐戰士尫病日就凋
隕守困窮城息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宜追許
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
而死不能銜璧求生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超爲裕軍
所執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送

建康市斬之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
聞其節君存遽踐其位豈人理哉然禀俶儻之雄
姿韞從横之遠畧跨有全齊竊弄神器撫劍而爭
衡秦魏練甲而志静荆吳覩其為國有足稱焉超
政刑莫恤畋游是好杜忠良而讒佞進暗聽受而
勳戚離先緒俄頹家聲莫振陷宿豫而貽禍啟大
峴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為墟迹其人謀非不幸
也

夏

赫連勃勃　自勃勃至弟定凡二十六年

赫連勃勃字屈丐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
族也父衛辰苻堅以為西單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
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後為魏所敗執辰殺之勃
勃乃奔于叱干部叱干他斗伏送勃勃于魏他斗伏
兄子阿利聞將送勃勃馳諫曰鳥雀投人尚宜濟免
況勃勃國破家亡歸命於我縱不能容猶宜任其所
奔今執而送之深非仁者之舉他斗伏懼為魏所責
弗從阿利潛遣勁勇篡勃勃于路送于姚興高平公
沒奕于奕于以女妻之勃勃性辯慧美風儀興見而
奇之深加禮敬興弟邕言于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難
以親近陛下寵遇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
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
勃勃為安遠將軍鎮高平邕固諫以為不可頃之勃
勃僞徽高平川襲殺沒奕于而并其衆僭稱天王自
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諸將言于勃勃
曰陛下將欲經營宇内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使人
心有所憑係然後大業可成高平險固山川沃饒可
以都也勃勃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
衆旅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

鎮用命我若專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衆非其敵亡
可立待我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
後則擊其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
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
凡弱小兒擒之方畧已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
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我乎于是侵掠嶺北嶺北諸
城門不晝啓興嘆曰吾不用黄兒之言以至於此黄
兒姚邕小字也興鎮北參軍王買德來奔勃勃謂買
德曰朕大禹之後世居幽朔祖宗重暉常與漢魏為
敵國中世不競受制于人逮朕不肖不能紹隆先構

國破家亡流離漂虜今將應運而興復大禹之業卿以爲何如買德曰陛下奕葉載德重光朔野神武超于漢皇聖畧邁于魏祖而不于天啓之機建成大業乎今秦政雖衰藩鎮猶固深願蓄力待時詳而後舉勃勃善之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爲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卽殺作者而幷築之勃勃以爲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鋭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卽斬工人如其入也便斬

鎧匠又造百鍊鋼刀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其年下書曰朕之皇祖姓改姒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爲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係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爲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鋭如鐵皆堪伐人勃勃謂羣臣曰劉裕伐秦水陸兼進吾驗以天時人事必當剋之裕既剋長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軫吾取之若拾芥耳不足復勞吾士馬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姚泓嶺北鎮戍郡縣悉降勃勃於是盡有嶺北之地俄而劉裕滅泓入于長安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爲兄弟勃勃命其中書侍郎皇甫徽爲文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爲書封以答裕裕覽其文而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容儀瓌偉英武絕人裕嘆曰吾所不如也既而勃勃還統萬裕留子義眞鎮長安而還勃勃聞之大悅謂王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取之方畧買德曰劉裕滅秦所

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于中原陛下以順伐逆義貫幽顯百姓望義旗之至以日爲歲青泥上洛南師之衝要宜置游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崤陝絕其水陸之道陛下聲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壺漿以迎王師矣義眞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間必面縛麾下勃勃善之以子璝率騎南伐長安義眞逆戰不利單馬而遁于是勃勃大饗將士于長安舉觴謂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効可謂算無

遺策矣此觴所集非卿而誰于是僭即皇帝位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既至而恭懼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奈何以非類處我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為帝王我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勃勃還統萬以宮殿大成于是刻石都南頌其功德勃勃性凶暴好殺常居城上置弓劍于側有所嫌忿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毀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囂然人無生賴在位十三年而卒子昌嗣為魏所擒弟定僭號于平凉尋為魏所滅

史臣曰赫連勃勃獯醜遺類入居邊宇氣識高爽風骨魁奇姚興覩之而醉心宋祖聞之而動色豈陰山之韞異氣不然何以致斯乎雖雄略過人而凶殘未革餙非距諫酷害朝臣部內囂然忠良卷舌滅亡之禍宜在厥身酉及其嗣非不幸也

晉書纂卷之十六終

南宋纂卷之一

明海虞錢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帝紀

高祖武帝

帝諱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彭城人姓劉氏漢楚元王交之二十一世孫也帝雄傑有大度嘗游京口竹林寺獨臥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驚以白帝帝獨喜曰上人無妄言行止時見二小龍附翼樵漁山澤同侶或亦覩焉及貴龍形更大帝素貧時人莫

能知唯瑯邪王謐獨深敬焉帝嘗負刁逵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被逵執謐密以已錢代償由是得釋後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於榛中擣藥問其故荅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散傅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荅曰劉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反客下邳逆旅會一沙門謂帝曰江表當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帝先患手創積年不愈沙門有一黃藥因留與帝既而忽亡帝以黃散傅之其創一傅而愈寶其餘及所得童子藥每遇金創傅之

並驗晉隆安三年袄賊孫恩作亂於會稽朝廷遣前將軍劉牢之東討牢之請帝參府軍事命與數十人覘賊遇賊衆數千帝便與戰所將人多死而帝奮長刀所殺傷甚衆遂平山陰恩遁入海六月恩浮海至丹徒帝兼行與俱至奔擊大破之恩自是餓饉奔臨海投水死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元興元年荆州刺史桓玄舉兵東下司馬元顯遣牢之拒之帝又參其軍事玄至帝請擊之牢之不許乃遣子敬宣詣玄請和帝與何無忌並固諫不從玄尅建鄴以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懼招帝於廣陵舉兵帝曰人情去矣

廣陵亦豈可得至耶牢之竟縊于新洲無忌謂帝曰我將何之帝曰可隨我還京口如必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與卿圖之玄從兄脩以撫軍將軍鎮丹徒以帝爲中兵參軍十二月桓玄簒位遷晉帝於尋陽桓脩入朝帝從至建鄴玄見帝謂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風骨不恒蓋人傑也玄妻劉氏尚書令耽之女聰明有智鑒嘗見帝因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爲人下宜早爲其所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待關隴平定然後議之脩尋還京口帝託以金創疾動不堪步從乃與無忌同船共還建興

復計及沛國劉毅等集義徒凡二十七人願從者百餘人丙辰候城門開無忌等義徒服傳詔服稱詔居前義衆馳入齊呌吏士驚散卽斬脩以徇帝義軍初尅京口脩司馬刁弘率文武佐吏來赴帝登城謂曰郭江州已奉乘輿反正於尋陽我等並被密詔誅逆黨今日賊玄之首已當梟於大航諸君非大晉之臣乎弘等信之而退帝尋命誅之玄聞報驚乃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義軍先是帝造游擊將軍何澹之左右見帝光曜滿室以告澹之澹之以白玄玄不以爲意至是聞義兵起甚懼或曰裕

等甚弱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蒱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外甥酷似其舅共擧大事何謂無成時衆推帝爲盟主戊午遇吳甫之於江乘帝躬執長刀大呼卽斬甫之進至羅洛橋遇皇甫敷檀憑之戰敗死之衆退帝進戰彌厲又斬敷首初帝建大謀有工相者相帝與無忌等近當大貴惟云憑之無相至是憑之戰死帝知其事必捷玄始雖遣軍而走意已決別遣領軍殷仲文具舟石頭輕船南逸庚申帝遣諸將追玄初晉陵人韋叟善相術桓脩令相帝當得州不叟曰當得

邊州刺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中當相用爲司馬至是叟詣帝曰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亦應不忘司馬之言今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得領軍佐於是用焉玄挾天子走江陵衆軍大破之玄因入蜀益州督護馮遷斬玄傳首建鄴江陵平盧循浮海破廣州獲刺史吳隱之循卽爲廣州刺史以其黨徐道覆爲始興相二年十月論匡復勳封帝豫章郡公邑萬户四年正月徵帝入輔五年二月僞燕王慕容超大掠淮北帝抗表北討議者以爲賊若嚴守大峴軍無所資何能自反帝曰不然鮮卑性貪略不

及遠既幸其勝且愛其穀必將引我且亦輕戰師一入峴吾何患焉及入峴帝舉手指天曰吾事濟矣衆問其故帝曰師既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軍無匱乏之憂勝可必矣七月超乞師於姚興姚興遣使聲言將涉淮左帝謂曰爾報姚興我定青州將過函谷虜能自送今其時矣參軍劉穆之遽入曰此言不足威敵容能怒彼若鮮卑未拔西羌又至公何以待之帝乃笑曰此兵機也非子所及羌若能救不有先聲是自彊也六年二月屠廣固超踰城走追獲之斬于建康市初帝之北也徐道覆勸盧循乘虛而出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剋京都劉公雖還無能爲也循從之是月入寇鎮南將軍何無忌與道覆戰敗死於豫章內外震駭朝議欲奉乘輿北走帝次山陽聞敗卷甲與數十人造江上徵問知賊尚未至四月癸未帝至都盧循審帝凱入相視失色欲還尋陽道覆請乘勝遂下于時北師始還傷痍未復戰士纔數千賊衆十餘萬舳艫亘千里孟昶諸葛長人懼欲擁天子過江帝曰今兵士雖少猶足一戰若其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不復能草間求活吾計決矣乙丑賊大至帝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回泊蔡洲

成禽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戰循多疑少決每求萬全乃泊蔡洲以待軍潰帝登石頭以望見之俛庚辰賊方江而下帝躬提幡鼓命衆軍齊力擊之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無不摧陷帝自於中流麾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薄西岸岸上軍先備火具焚之大敗循還尋陽遂走豫章悉力柵左里丙申大軍次左里將戰帝麾之麾竿折幡沉于水衆咸懼帝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今勝必矣攻其柵循單舸走衆皆降斬徐道覆于始興交州刺史杜惠度斬盧循父子函七首送都以劉毅爲荊州刺史毅既有雄才大志

覆舟之役是討桓玄時

與帝俱興復晉室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抗雖權事推帝而心不服也厚自矜許朝士素望者並多歸之帝知毅終爲異端心密圖之自表討毅壬午發建鄴前襲江陵剋之毅及黨與皆伏誅九年二月帝至自江陵初諸葛長人貪淫驕横帝每優容之劉毅既誅長人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將謀作亂帝剋期至都而每淹留不進公卿以下頻日奉候於新亭長人亦驟出既而帝輕舟密至已還東府矣長人到門引前却人閑語凡平生言所不盡者皆與及之長人甚悅帝已密命左右丁旿自幔後出於坐拉焉死於牀側旿驍勇有力時人語曰勿跋扈付丁旿初帝平齊仍有定關洛意會姚興死子泓新立兄弟相殺關中擾亂帝表伐關洛乃戒嚴北討大破姚泓軍於藍田禽姚泓關中平收秦始皇玉璽送之都晉安帝崩大司馬瑯邪王即帝位詔徵帝入輔帝至都甲寅晉帝禪位于宋有司草詔既成請書之天子即便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天命已改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帝奉表陳讓太史令駱達陳天文符應曰案晉義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太白晝見經天凡七占曰太白經天人更

王異姓興義熙七年五虹見于東方占曰五虹見天子黜聖人出九年鎮星歳星太白熒惑聚于東井十三年鎮星入太微占曰鎮星守太微有立王有徙王帝從之永初元年即皇帝位於南郊三年三月上不豫召太子戒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異必此人也小却可以會稽江州處之癸亥崩上淸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初朝廷未備音樂長史殷仲文以爲言帝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屢聽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寧州嘗獻琥珀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北伐以琥珀療金創上大悅命碎分賜諸將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内無私藏帝素有熱病并患金創末年尤劇坐臥常須冷物後有人獻石牀寢之極以爲佳乃歎曰木牀且貴而況石邪即令毁之微時躬耕於丹徒及受命耕耜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於後及文帝幸舊宫見而問焉左右以實對文帝色慙有近侍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土木陛下不覩列聖

之遺物何以知稼穡之艱難何以知先帝之至德乎及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盛稱上儉素之德孝武不荅獨曰田舍公得此以爲過矣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業盛矣哉

少帝

帝諱義符小字車兵武帝長子也武帝年踰不惑尚未有男及帝生甚悅帝膂力絶人善騎射解音律武帝崩即皇帝位居處所爲多乖失太后令暴帝過惡廢爲營陽王奉迎鎮西將軍宜都王義隆入纂皇統始徐羨之傅亮將廢帝諷王弘檀道濟來赴國計弘等來朝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內應是旦道濟謝晦領兵入自雲龍門盛等先戒宿衛莫有禦者時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又開瀆聚土以象破岡埭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爲歡樂夕游天泉池即龍舟而寢其朝未興兵士進殺二侍者於帝側傷帝指扶出東閤就收璽綬羣臣拜辭送於東宮遂幽於吳郡六月癸丑徐羨之等使中書舍人邢安泰弑帝於金昌亭帝有勇力不即受制突走出昌門追以門關踣之致殞時年十九

論曰晉自社稷南遷王綱弛紊朝權國命遞歸台輔君道雖存主威久謝桓溫雄才蓋世勳高一時移鼎之業已成天人之望將改自斯以後帝道彌昏道子開其禍端元顯成其釁末桓玄乘時藉運加以先資革命受終人無異望宋武地非齊晉衆無一旅曾不浹旬夷凶翦暴誅內清外功格上下若夫樂推所歸謳歌所集校之魏晉可謂收其實矣第年涉知命弱嗣方育頗有慈顏前無嚴訓少帝體易染之質稟可下之姿外物莫犯其心所欲必從其志嶮縱非學而能危亡不期而集其至顛沛非不幸也悲哉

文帝

帝諱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也封彭城公進封宜都郡王時年十四長七尺五寸博涉經史善隸書景平初江陵城上有紫雲望氣者皆以爲帝王之符當在西方其年少帝廢百官議所立徐羨之傅亮等以禎符所集備法駕奉迎入奉皇統帝曰諸公受遺不容背貳且勞臣舊將內外充滿今兵力又足以制物夫何所疑甲戌乃發江陵車駕在道有黑龍躍負上所乘舟左右莫不失色上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

以弒營陽王之罪

文帝嘗問頓悟之義延生公弟子道猷入宮大集義僧時競辨之徒駢責互起猷乘機挫銳往必指歸帝撫几稱快因與諸人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在紫鄉

命我何德以堪之元嘉元年秋八月丁酉即皇帝位三年春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荊州刺史謝晦有罪伏誅七年遣征南大將軍檀道濟拒魏八年春魏剋滑臺檀道濟引軍還自是河南復亡誅江州刺史檀道濟上好儒雅命何尚之立玄素學何承天立史學謝元立文學各聚門徒多就業者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言政化稱元嘉焉宴于武帳堂上將行勑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賜饌日旰食不至有饑色上誡之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爾識有饑苦知以節儉期物魏軍攻縣瓠遣寧朔將軍王玄謨拒

魏魏太武帝率大衆至瓜步聲欲度江都下震懼咸荷擔而立內外戒嚴緣江六七百里舳艫相接始議北侵朝士多有不同至是帝登烽火樓極望不悅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庶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在予過矣使饋百牢于魏魏太武帝自瓜步退歸俘廣陵居人萬餘家以北徐豫青冀二兖六州殺略不可勝筭所過州郡赤地無餘元凶劭構逆帝崩帝聰明仁厚雅重文儒躬勤政事孜孜無怠加以在位日久惟簡靖爲心于時政平訟理朝野悅睦自江左之政所未有也又性存儉約不好奢侈

二司謂無忝從音

車府令嘗以輦箺故請改易之輦席舊以烏皮緣故欲代以紫皮上以竹箺未至於壞紫色貴並不聽改其率素如此云

孝武帝

帝諱駿字休龍小字道人文帝第三子也少機穎神明爽發讀書七行俱下累遷雍州刺史自晉江左以來襄陽未有皇子重鎮時文帝欲經略關河故有此授及魏太武大舉至淮南時帝鎮彭城魏使尚書李孝伯至帝遣長史張暢與語而帝改服觀之孝伯目帝不輟及出謂人曰張侯側有人風骨視瞻非常士

也會元凶弒逆率衆入討乙未建牙于軍門是時多不悉舊儀有一翁班白自稱少從武帝征伐頗悉其事因使指麾事畢忽失所在自冬至春長東北風連陰不霽其日牙立之後風轉而西南景色開霽有紫雲二蔭于牙上巳巳即皇帝位丙申剋建鄴二凶及同逆並伏誅八年庚申帝崩帝末年爲長夜之飲每旦寢興盥漱畢仍復命飲俄頃數斗憑几惛睡若大醉者或外有奏事便肅然整容無復酒色外內服其神明莫敢弛惰

前廢帝

帝諱子業小字法師孝武帝長子也孝武鎮尋陽帝

留都下三十年孝武入伐元凶四帝於侍中下省將

加害者數矣卒得無恙孝武崩即皇帝位帝自以為

昔在東宮不為孝武所愛及即位將掘景寧陵太史

齇音查鼻上皰

言於帝不利而止乃縱糞於陵肆罵孝武帝為齇奴

又遣發殷貴嬪墓忿其為孝武所寵初貴嬪薨武帝

為造新安寺乃遣壞之以文帝第十女新蔡公主為

貴嬪夫人改姓謝氏以武賁鈒戟鸞輅龍旂出警入

蹕矯言公主薨空設喪事焉帝凶悖日甚誅殺相繼

內外百官不保首領先是訛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

巡荊湘以厭之期旦誅除四叔然後發引是夜湘東

王彧密結帝左右壽寂之等謀共廢帝先是帝好遊

華林園竹林堂使婦人倮身相逐有一婦人不從命

斬之經少時夜夢遊後堂有一女子罵曰帝悖虐不

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怒于後宮求得似所夢者一人

戮之其夕復夢所戮女罵曰汝枉殺我已訴上帝至

是巫覡云此堂有鬼帝與山陰公主及六宮綵女數

百人隨羣巫捕鬼屏除侍衛帝親自射之事畢將奏

靡靡之聲壽寂之懷刀直入諸姬迸逸廢帝亦走追

及之大呼寂寂如此者三手不能舉乃崩於華光殿

時年十七太后令奉湘東王彧纂承皇統帝蜂目鳥

喙長頸銳下幼而狷急在東宮每為孝武所責孝武

西巡帝啓參承起居書迹不謹上詰讓之曰書不長

進此是一條耳聞汝比素業都懈狷戾日甚何以頑

固乃爾初踐祚受璽紱懒然無哀容蔡興宗退而歎

曰昔魯昭不戚叔孫請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於是

誅羣公元凱以下皆被毆捶牽曳內外危懼殿省騷

然太后疾篤遣呼帝帝曰病人間多鬼可畏那可往

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及

太后崩後數日帝夢太后謂曰汝不仁不孝本無人

君之相孝武險虐滅道怨結人神兒子雖多並無天

命大命所歸應還文帝之子故帝聚諸叔都下慮在

外為患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

女有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後宮數百妾惟駙馬一人

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為立面首左右三十人每

出公主與朝臣常共陪輦

後湘東王紹位果文帝子

論曰文帝幼年特秀自稟君德及正位南面歷年

長久綱維備舉條禁明密罰有恒科爵無濫品故

能內清外宴四海謐如而授將遣師事乖分閫才

謝光武而遥制兵略至於攻戰日時咸聽成旨雖

霞師喪旅將非韓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泄衆袥難結凶竪雖禍生非慮蓋亦有以而然至如廢帝之事行著于篇假以中才之君有一於此足以致霣況乎兼斯衆惡不亡其可得乎

明帝

帝諱彧字休景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也封湘東王入朝時廢帝疑畏諸父以上付廷尉明日將加禍害上乃結壽寂之等弑廢帝於後堂建安王休仁便稱臣奉引升西堂登御座事出倉卒上失履跣猶著烏紗帽休仁呼主衣以白紗代之泰始元年即皇帝位七年崩于景福殿帝好讀書愛文義末年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言應回避者犯即加戮改騧馬字爲馬邊瓜以騧字似禍故也陽門謂之白門以白門不祥諱之尚書右丞江謐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內外常慮犯觸人不自保中書舍人胡毋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閉眼諾胡毋大張橐禾絹謂上也左右失旨往往有刳斮斷截禁中懔懔若踐刀劍軍旅不息府藏空虛內外百官並斷祿奉在朝造官者皆市井傭販之子而又令小黃門於殿內埋錢以爲私藏奢費過度每所造

制必爲正御三十副御次副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天下騷然民不堪命宋氏之業自此衰矣

後廢帝

帝諱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帝母陳氏李道兒妾明帝納之故人呼帝爲李氏子帝亦自稱李將軍明帝諸子在孕皆以周易筮之即以所得卦爲小字故帝小字慧震五年夏帝遇弑于仁壽殿時年十五已丑皇太后令貶帝爲蒼梧郡王初帝在東宮五六歲能緣漆帳竿去地丈餘如此者半食久乃下漸長喜怒乖節及嗣位好出入單將左右或十里二十里或入市里遇慢罵則悅而受焉從者並執鋋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人間擾懼晝日不開門道無男女鉗鑿錐鋸不離左右爲擊腦槌陰剖心之誅日有數十常見臥屍流血然後爲樂耀靈殿上養驢數十頭所自乘馬養於御牀側出逢婚姻葬送輒與挽車小兒羣聚飲酒以爲歡察孫超有蒜氣剖腹視之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餘皆帝殺之吳興沈勃多寶貨往劫之揮刀獨前左右未至勃時居喪在廬帝望見之便投鋋不中勃知不免手搏帝耳唾罵之曰汝罪踰桀紂屠戮無日遂見害帝自臠割制

露車一乘施蓬乘以出入從數十人羽儀追之恒不相及又各慮禍亦不敢追但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凡諸鄙事過目則能鍛銀裁衣作帽莫不精絶未嘗吹箎執管便韻天性好殺一日無事輒慘慘不樂內外憂惶夕不及旦領軍將軍蕭道成與直閤將軍王敬則謀之楊玉夫常得意忽然見憎遇輒切齒曰明日當殺小子取肝肺是夜七夕令玉夫伺織女度報巳因與內人穿針訖大醉臥於仁壽殿東阿氈幄中玉夫候帝眠熟至乙夜入氈幄取千牛刀殺之

順帝

帝諱準字仲謀小字知觀明帝第三子也帝姿貌端華眉目如畫見者以爲神人廢帝殞蕭道成奉太后令迎入居朝堂秋卽皇帝位蕭道成司空錄尚書事明年帝禪位於齊封帝爲汝陰王居丹徒宮齊兵衛之帝聞外有馳馬者懼亂作監人殺王而以疾赴齊人德之賞之以邑宋之王侯無少長皆幽死矣

論曰文帝負扆南面實有人君之美經國之義雖弘而隆家之道不足照不窺古本無卓爾之資致一以陵逼之慾遂成滅親之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明帝猜忍成性翦落洪支旣而本根莫庇幼王孤立下無磐石之託上有累卵之危方復藏璽懷紱魚服忘反危冠短制匹馬孤征以致覆亡理固然矣履霜有漸夫豈一夕何止區區汝陰揖讓而巳

后妃傳

文元袁后　潘淑妃附　文帝后

后諱齊嬀光祿大夫湛之庶女也袁氏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贍之上性儉所得不過五三萬五三十匹後潘淑妃有寵愛傾後宮咸言所求無不得后聞之未知信否乃因潘求三十萬錢與家以觀上意宿昔便得遂憤恚成疾崩上甚悼痛之詔顏延之爲哀

策文甚麗及奏上自益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八字以致意焉初后生劭自詳視之使馳白帝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便欲殺之文帝狼狽至后殿戶外手撥幔禁之乃止后亡後常有靈應明帝所生沈美人嘗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后昔所住嶶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間自后崩後常閉美人至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先后若有靈當知之殿戶應聲豁然開職掌者遽白文帝驚往視之美人乃得釋

三欲殺邵死能沽沈

潘淑妃者本以貌進始未見賞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淑妃每莊飾褰帷以候并密令左右以鹹水灑

貴妃以上書史厭挑詩有日雲橫肩指階前淑高殿次宋帝句豎耳

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爲汝徘徊況
於人乎於此愛傾後宮

殷叔儀　武帝妃

南郡王義宣女也麗色巧笑義宣敗後帝密取之寵
冠後宮假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故當時莫知所
出及薨帝常思見之遂爲通替棺欲見輒引替覩屍
如此積日形色不異時有巫者能見鬼說帝言貴妃
可致帝大喜令召之有少頃果於帷中見形如平生
帝欲與之言默然不對將執手奄然便歇帝尤哽恨
於是擬李夫人賦以寄意焉謝莊作哀策文奏之帝

改新蔡主姓謝假南郡主姓殷宋無道至此

臥覽讀起坐流涕曰不謂當今復有此才都下傳寫
紙墨爲之貴或云貴妃是殷琰家人入義宣家義宣
敗入宮云

明恭王后　明帝后

后諱貞風琅邪人也上嘗宮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
以爲歡笑后以扇鄣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
乞今共作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
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體以此爲樂外舍爲
歡適與此不同帝大怒令后起后兄楊州刺史景文
以此事語從舅陳郡謝緯曰后在家爲儜弱婦人不

知今段遂能剛正如此廢帝即位尊爲皇太后廢帝
失德太后每加勗譬太后嘗賜帝玉柄毛扇帝嫌毛
扇不華因此欲加酖害令太醫煮藥左右止之曰若
行此事官便作孝子豈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
理乃止

後廢帝陳太妃

妃諱妙登建康屠家女也孝武嘗使尉司采訪人間
子女有姿色者太妃家在建康縣居有草屋兩三間
上出行問尉曰御道邪得此草屋當由家貧賜錢三
萬令起瓦屋尉自送錢與之家人並行唯太妃在家

時年十二三尉見其美即以白孝武於是迎入宮以
賜明帝始有寵一年衰歇以賜李道兒尋又迎還生
廢帝先是人間言明帝不男故皆呼廢帝爲李氏子
廢帝後每微行自稱李將軍或自謂李統

宗室及諸王傳

臨川王義慶　鮑照附

義慶本長沙景王子以臨川王道規無子義慶嗣封
臨川王出爲荊州刺史荊州居上流之重資實兵甲
居朝廷之半故武帝諸子徧居之義慶以宗室令美
故特有此授性簡素寡嗜慾愛好文義文辭雖不多

足爲宗室之表歷任無浮淫之過招聚才學之士遠近必至大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爲衛軍諮議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有辭章之美引爲佐吏國臣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嘗爲古樂府文甚遒麗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美瑞照爲河清頌其敘甚工照始嘗謁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郎位甚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沉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甚見知賞文帝以

爲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

廬陵王義真

義真美儀貌神情秀徹年十二從北征及關中平武帝東還欲留偏將恐不足固人心乃以義真爲雍州刺史以京兆王脩爲長史委以關中任帝將還三秦父老泣訴曰殘生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屋宅捨此何之武帝爲之惘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今留第二兒令文武才賢共鎮此境臨還自執義真手以授王脩令脩執其子孝孫手授帝及赫連勃勃寇逼交至沈田子既殺王鎮惡王脩又殺田子兼裁減義真賜左右物左右怨之因白義真曰鎮惡欲反故田子殺之脩殺田子豈又欲反耶義真使左右殺脩脩既死人情離異武帝遣右將軍朱齡石代義真鎮關中使義真疾歸諸將競斂財貨方軌徐行建威將軍傅弘之曰虜騎若至何以待之賊追兵果至至青泥大敗義真獨逃草中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義真識其聲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絕宏泣曰死生共之下

官不忍乃束義真於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義真聰敏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瑯邪顏延之等並周旋異常昵狎過甚故吏范晏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游耳初少帝之居東宮多狎羣小謝晦嘗言於武帝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代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帝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晦造義真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荅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由是出居于外及羨之等專政義真愈不悅時少帝失德羨之等謀廢立

次第應在義真以義真輕訬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奏廢爲庶人景平二年羨之等遣吏殺義真於徙所時年十八

彭城王義康

義康少而聰察與王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讓自是內外衆務一斷之義康義康既專朝權事決自己生殺大事皆以錄命斷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委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湊權傾天下義康亦自强不息無有懈倦府門每旦常有數百乘車雖復位卑人微皆被接引又聰識過人一聞必

記常所蹔遇終身不忘稠人廣坐每標題所憶以示聰明人物益以此推服之義康素無術學待文義者甚薄袁淑嘗詣義康義康問其年荅曰鄧仲華拜袞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爲作才語見向其淺陋若此既闇大體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私置僮六千餘人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甘歎以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南陽劉斌爲義康所知遂結朋黨若有盡

忠奉國不同已者必構以罪黜每義康欲以斌爲丹陽尹言其家貧上覺之曰以爲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上時未有所擬倉卒曰我已用王鴻上以嫌隙既成將致大禍乃誅斌義康上表遜位改授江州刺史出鎭豫章實幽之也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琳公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會稽長公主於兄弟爲長帝所親敬上嘗就主宴集甚歡主起再拜頓首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起自扶之主曰車子歲莫必不見容特乞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

武帝葬初寧陵

便是負初寧陵封所飲酒賜義康曰會稽姊飲憶弟所飲餘今封送車子義康小字也二十二年范曄等謀反事連義康免爲庶人義康在安成讀漢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爲宜也二十八年遣中書舍人嚴龔持藥賜死義康不肯服藥曰佛教自殺不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

衡陽王義季

義季幼而夷簡無鄙近之累爲都督荆州刺史遇巴蜀擾亂師旅應接府庫空虛義季畜財節用數年還復充實嘗大蒐於郢有野老帶苫而耕命左右斥之

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游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爲樂驅斥老夫非勸農之意義季止馬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大王均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一時皆享王賜老人不偏其私矣斯飯也弗敢當問其名不言而退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遂爲長夜飲略少醒日文帝詰責曰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家門無此酣法汝於何得之義季酣縱不改成疾以至於終

元凶劭　始興王濬附

劭字休遠文帝長子也自前代人君卽位後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踐祚正妃生紂至此又有劭焉始生三日帝往視之簪幘甚堅無風而墜于劭側上不悅初命之曰劭在文爲召刀後惡焉改刀爲力及長美鬚眉大眼方口長七尺四寸親覽宮事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上將北侵劭固諫不從魏武帝至瓜步上登石頭城有憂色劭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不關二人但湛等不異耳由是與江徐不平上時務本業使宮內皆蠶欲以諷勵天下有女巫嚴道育劭姊東陽公主應閤婢王鸚鵡白公主道育通靈主乃白上託云善蠶求召入道育云所奉天神當賜符應時主夕臥見流光相隨狀若螢火遂入巾箱化爲雙珠圓青可愛於是主及劭並信惑之始興王濬素佞事劭並多過失慮上知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歌儛呪詛不捨晝夜道育輒云自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號曰天師後遂爲巫蠱刻玉爲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上聞之驚惋卽收鸚鵡家得劭濬手書皆呪詛巫蠱之言得所埋上形像於宮內道育叛亡捕之不得上詰責劭濬須檢覆廢劭賜濬死初濬母卒命潘淑妃養以爲子

淑妃愛濬濬心不附妃被寵上以謀告之妃以告濬濬報劭因有異謀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畜與腹心張超之等謀之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東中華門及齋閤拔刃徑上合殿上其夜與尚書僕射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並無侍衛上以几自鄣超之行弑上五指俱落并殺湛之劭遣人殺吏部尚書江湛又使人入殺潘淑妃剖其心觀其邪正使者阿旨荅曰心邪劭曰邪佞之心故宜邪急召始興王濬率衆屯中堂劭卽僞位孝武檄至劭自謂素習武事謂朝士曰卿等助我理文書勿厝意戎

陣若有冠難吾當自出唯恐戕虜不敢動耳中外戒嚴義軍至新亭大敗以輦迎蔣侯神像於宮內乞恩城內沸亂將吏並踰城出奔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副隊高禽執之濬率左右數十人於西明門出遇江夏王義恭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在義恭曰已君臨萬國又稱字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恨晚又曰故當不死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得一職自効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勒與俱自歸命於馬上斬首濬字休明將產之夕有鵩鳴於屋上聞者莫不惡之元皇后性忌以潘氏見幸恚恨致崩故劭

深病潘氏及濬濬慮將來受禍乃曲意事劭劭與之遂善巫蠱事發上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耶其夕即加詰問濬唯謝罪潘淑妃抱濬泣曰汝始呪詛事發猶冀刻己思愆何意忽藏嚴道育今日用活何爲可速藥來吾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濬奮衣去曰天下事尋自判必不上累劭入弑之旦濬在西州府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問狀訖即戎服乘馬而去王慶又諫不宜從逆濬曰王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及入見劭劭謂濬曰潘淑妃遂爲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其悖逆如此

建安王休仁

休仁文帝第十二子也廢帝狂悖無道誅害羣公忌憚諸父並聚之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休仁及明帝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帝乃以籠盛稱之以明帝尤肥號爲豬王號休仁爲殺王休祐爲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所畏憚故常錄以自近不離左右東海王禕凡劣號之驢王嘗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合掘地爲坑穽實之以泥水裸明帝內坑中以槽食

置前令以口就槽中食之用爲歡笑欲害明帝及休仁休祐前後以十數休仁多計數每以笑調佞諛悅之故得推遷常於休仁前使左右淫逼休仁所生楊太妃左右並不得已順命至右衛將軍劉道隆道隆歡以奉旨盡諸醜狀時廷尉劉蒙妾孕臨月帝迎入後宮冀其生男欲立爲太子明帝嘗忤旨帝怒乃裸之縛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內使擔付太官即日屠豬休仁笑謂帝曰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豬取肝肺帝意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帝將南游荆湘二州明旦欲殺諸父便發其夕被殺於

華林園休仁卽日便執臣禮於明帝時劉道隆爲護軍休仁求解職曰臣不得與此人同朝上乃賜道隆死明帝初與蘇侯神結爲兄弟以祈福助及事平與休仁書曰此段殊得蘇兄神力休仁年與明帝相亞俱好文籍素相愛及廢帝世同經艱危明帝又資其權譎之力泰始初四方逆命休仁親當矢石大勳克建任總百揆親寄甚隆四方輻湊上甚不悅休仁悟其旨表解揚州見許明帝末年多忌休仁轉不自安及殺晉平王休祐其年上疾篤遣人齎藥賜休仁死休仁對使者罵曰上有天下誰之功也孝武以誅子孫而至于滅今復遵覆車枉殺兄弟奈何忠臣抱此寃濫我大宋之業其能久乎及帝疾甚見休仁爲崇叫曰司徒小寬我尋崩

諸臣傳

劉穆之　子邕　族子瑀附

穆之字道和世居京口初爲瑯邪府主簿嘗夢與宋武帝汎海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二白龍挾船既而至一山山峰聳秀意甚悅及武帝剋京城從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之卽馳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聲晨出陌頭屬與信會直視不言者久之反室壞布裳爲袴往見帝帝謂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者帝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卽於坐受署從平建鄴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並穆之所建遂動見諮詢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及揚州刺史王謐薨帝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帝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爲揚州以內事付僕射孟昶遣右丞皮沈以二議諮帝沈先與穆之言穆之僞如廁卽密疏白帝言沈語不可從帝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焉穆之曰公今日豈得居謙遂爲守藩將邪劉孟諸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事乃一時相推非宿定臣主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佗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於權無由可得公功高勳重不可直置疑畏便可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帝從其言由是入輔穆之外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里言謔皆一一以聞帝每得人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又愛賓游坐客恒滿布耳目以爲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必知雖親昵短長皆陳奏無隱帝舉止施爲穆之皆下節度帝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布四遠願公

小復留意帝既不能留意又禀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埶亦美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穆之凡所薦達不納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武帝坐與齡石並荅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穆之内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内外諮禀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荅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言談賞笑彌日亘時未嘗倦苦裁有閑暇

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豪奢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爲常嘗白帝曰穆之本家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此外無一毫負公義熙十三年卒及帝受禪每歎憶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光祿大夫范泰對曰聖王在上英彦滿朝穆之雖功著艱難未容便關興毀帝笑曰卿不聞驥騄乎貴日致千里耳帝後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脩拘撿好往

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爲恥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殽饌爲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爲丹楊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以進之

子邕嗣邕性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飴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

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

穆之族子瑀字茂琳始與王濬爲南徐州以瑀爲別駕時濬參軍顧邁輕薄有才能濬待之厚瑀乃折節事邁以瑀與之欵盡濬所言密事悉以語瑀瑀與邁共進射堂下忽顧左右索单衣幘邁問其故瑀曰公以家人待卿言無不盡卿外宣泄我是公吏何得不啓白之濬大怒啓文帝徙邁廣州瑀性使氣尚人後爲御史中丞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勳非德彈王僧達云蔭籍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轉右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爲

朱脩之家在繼屋妻以宗女 宣明謝晦字

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荅曰一蹙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然甚不得意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因求益州及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峻書曰朱脩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向使齊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後爲吳興太守侍中何偃嘗案之云參

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絕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亾懽躍叫呼於是亦卒 瑀兄子祥載齊史

徐羨之 從子湛之

羨之字宗文郯人也武帝北伐稍遷太尉左司馬副貳劉穆之穆之卒帝欲用王弘代之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徐羨之乃以羨之爲丹陽尹羨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棋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學問爲長少帝失德羨之等將謀廢立而廬陵王義真多過不任四海乃先廢義真然後廢帝文帝即位以羨之亮晦旬月間再肆醜毒下詔暴其罪誅之羨之乘内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縊而死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羨之拜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大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内人無免者唯羨之在外獲全及拜司空當拜時雙鶴集

太極殿東鴟尾鳴喚竟以凶終羨之從弟逵之尚武帝長安會稽宣公主 逵子湛之

武帝所愛嘗與江夏王義恭寢食不離帝側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會稽公主身居長嫡爲文帝所禮初武帝微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衲布衣襖等皆是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爲彭城王義康所愛及得罪事連湛之文帝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宮

及見文帝因號哭下淅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
武帝衲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賤貧此是我母爲
汝父作此衲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
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湛之善尺牘音辭流暢貴
戚豪强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妙冠
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資質端美衣服鮮
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文
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
靈休昶之子並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
尚都下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美兼何孟爲

南兖州刺史善政俱肅威惠並行廣陵舊有高樓湛
之更脩整之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
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
文士盡游玩之適時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湛之與
之甚厚孝武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元
凶弒逆其夕上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
驚起趣北戶未及開見害子聿之爲元凶所殺聿之
子孝嗣　孝嗣載齊史

傅亮

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之玄孫也父
瑗與郄超善超常造瑗見二子迪及亮亮年四五歲
超令人解亮衣使持去初無恡色超謂瑗曰卿小兒
才名位宦當遠踰於兄然保家終在大者義熙中累
遷中書直西省宋武帝以其久直之勤勞欲以爲東
陽郡先以語迪大喜告亮亮不荅卽馳見武帝陳不
樂出帝笑曰謂卿須祿耳能如此甚協所望也從還
壽陽武帝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
容曰桓玄暴篡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皇室今
年時衰暮欲歸老京師羣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
亮悟旨日晚宮門已閉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帝

知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於
是奉辭及出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
今始驗矣亮至都卽徵帝入輔以亮任總國權聽於
省見客每旦車常數百兩武帝受命表策文誥皆亮
辭也少帝廢亮迎文帝文帝將下引見亮哭泣旣而
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侍側者莫能仰
視亮流汗霑背不能荅及至都徐羡之問帝可方誰
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羡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
然帝將誅亮使以詔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
無恙亮讀詔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

昏立明社稷之討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伏誅亮之方貴兄廸每深誡焉而不能從

檀道濟

道濟世居京口武帝北伐道濟爲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悅歸者甚衆出爲南兗州刺史徐羨之傅亮謀廢立諷道濟入朝告以將廢廬陵王義真道濟屢陳不可竟不納將廢帝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晦悚息不得眠道濟寢便睡熟晦以此服之文帝即位誅羨之亮使道濟前驅西伐上問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禽時晦本謂道濟與羨之同誅忽聞來上遂不戰自潰元嘉八年魏軍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狥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

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不尅定河南全軍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之以禳鬼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彭城王義康亦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文帝疾篤會魏軍南伐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高世之勳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及至義康矯詔收付廷尉及其子八人並誅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道濟死日建鄴地震白毛生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皆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荅曰道濟以累有戰功故致威名餘但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南宋纂卷之一終

南宋纂卷之二

明海虞錢份汝贍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王鎮惡

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苻堅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爲鎮惡年十三而苻氏敗寓食澠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遭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

人材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爲本縣令足矣宋武帝伐廣固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旦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武帝北伐爲鎮西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謂曰昔晉文王委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託風雲並蒙抽擢今咸陽不剋誓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進次澠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即授方澠池令大軍次潼關謀進取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檝莫不驚以爲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唯宜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城內六萬餘戶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肅於灞上奉迎武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帝笑曰卿欲學馮異邪時關中豐全鎮惡性貪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帝以其功大不問有白帝言鎮惡藏姚泓僞輦有異志帝使覘之知鎮

惡剔取飾輦金銀棄輦於垣側帝乃安帝留第二子義真爲雍秦二州刺史鎮長安及大軍東還赫連勃勃逼北地義真遣沈田子拒之虜甚盛田子退屯劉因堡遣使還報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長史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共思竭力今擁兵不進賊何由得平使反言之田子甚懼田子嶢柳之捷威鎮三輔而與鎮惡爭功武帝將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爲有衛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時鎮惡師于涇上與田子俱會傅弘之壘田子求

屏人因斬之幕下義真率王脩被甲登横門以察其
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反脩執田子以專戮斬焉

王玄謨　從弟玄象　玄邈　房叔安附

玄謨字彥德太原人也幼而不羣世父蕤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元嘉中領汝陰太守每陳北侵之規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及大舉北侵以玄謨爲寧朔將軍專伐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内多茅屋衆求以火箭燒之玄謨曰損亾軍實不聽城中即撤壞之空地爲窟室將士並懷離怨又營貨利一疋布責

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太武軍至乃夜遁麾下散亾略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當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徧則免玄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既覺誦之且得千徧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後玄謨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内莫不嗟怨人間訛言玄謨欲反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又荅曰玄謨啟明白之日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爲笑想足以申卿眉頭耳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玄謨

玄謨爲徐州刺史上言兼土多僑寓租課不時宜加拊合　玄謨馳啟自白汝南吞云

眉頭未曾申故以此見戲孝武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須者謂之羊短長肥瘦皆有比擬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齴劉秀之儉恡常呼爲老慳黃門侍郎宗靈秀軀體肥壯拜起艱難每一集會輒於坐賜靈秀器服飲食前後相係欲其占謝傾踣以爲歡笑柳元景垣護之雖並北人而玄謨獨受老傖之目凡諸稱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寵一崑崙奴子名白主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　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發冢地無完郭人間垣内有小冢墳上殆平每朝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

則亾或以告玄象便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蠶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質若生卧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破冢者斬臂取之於是女復死玄謨以事上聞玄象坐免郡　從弟玄邈字彥遠仕宋位青州刺史齊高帝之鎮淮陰爲宋明帝所疑乃北勸魏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房叔安進曰夫布衣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託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也玄邈意乃定仍使叔安使建鄴

發高帝誅高帝於路執之并求玄邈表叔安荅曰寡君使表上天子不上將軍且僕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所應問荀伯玉勸殺之高帝曰物各爲主無所責也叔安字子仁清和人高帝卽位方用爲梁州會病卒帝歎曰叔安節義古人中求之耳恨不至方伯而終

劉敬宣

敬宣字萬壽彭城人也父牢之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牢之參桓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爲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序謂

牢之曰卿此兒非唯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牢之南討桓玄與敬宣謀襲玄期以明旦爾日大霧府門晚開日旰敬宣不至牢之謂謀泄欲奔廣陵而敬宣還京口迎家牢之謂已爲玄禽乃縊而死敬宣奔喪哭畢奔洛陽敬宣素明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丸土服之覺而喜曰丸者桓也桓吞吾當復本土乎劉毅之少人或以雄桀許之敬宣曰此人外寬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當以陵上取禍毅聞深恨敬宣寬厚善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尚書僕射謝混美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遇便盡禮或問混卿未嘗輕交而傾蓋劉壽何也混曰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天下豈有非之邪初敬宣蜀還劉毅欲以重法繩之武帝旣相任待又何無忌謂不宜以私憾傷至公毅雖止猶謂武帝曰平生之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龐萌曹公失之於孟卓宜深愼之後領興州刺史時帝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人監太尉軍事貽敬宣書曰盤龍（盤龍劉毅小字）狠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之曰下官常懼福過灾生實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便以長人書呈帝謂王誕曰阿壽故爲不負我

劉懷敬　弟懷愼子德願

懷敬澀訥無才能初武帝產而皇妣殂孝皇帝貧薄無由得乳人議欲不舉帝從母生懷敬未朞乃斷懷敬乳而自養帝帝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至會稽太守時以爲速武帝曰亾姨於我恩重此何可忘

懷敬弟懷愼子德願爲秦郡太守性麤率爲孝武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踴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

淚志時新喪愛姬荅曰我爾日自哭亾妾耳志滑稽
善爲諧謔上亦愛狎之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
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
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能爲之乘畫
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
執轡進止甚有容狀

劉損

損元嘉中爲吳郡太守至昌門便入太伯廟時廟室
頹毀垣墻不脩損愴然曰清塵尚可髣髴衡宇一何
摧頹即令脩葺卒贈太常損同郡宗人有劉伯龍者

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窶
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
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
笑也遂止

胡藩

藩字道序豫章人也少孤居喪以毀聞太守韓伯見
之謂藩叔尚書少廣曰卿此姪當以義烈成名時殷
仲堪爲荊州刺史藩外兄羅企生爲仲堪參軍藩過
江陵省企生因說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節下崇待
太過非將來計也仲堪不悅藩退謂企生曰倒戈授
人必至大禍不早去後悔無及後玄自夏口襲仲堪
堪敗企生果以附從及禍從征慕容超超軍屯聚臨
朐藩言於武帝曰賊屯軍城外留守必寡今往取其
城而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尅趙也帝乃遣藩潛往
即尅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走還保廣固圍之將拔
之夜忽有鳥大如鵝蒼黑色飛入帝帳裏衆以爲不
祥藩賀曰蒼黑者胡虜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明旦
攻城陷之從伐劉毅初毅當之荊州表求東道還建
鄴辭墓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闕帝出倪塘會毅藩請
殺之乃謂帝曰公謂劉衛軍爲公下乎帝曰卿謂何

如對曰夫豁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衆允天人
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記傳一詠一點自許
以雄豪加以誇伐搢紳白面之士輻湊而歸此毅不
肯爲公下也帝曰吾與毅俱有尅復功其過未彰不
可自相圖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舉也
從征司馬休之帝於馬頭岸渡江江津岸壁立數丈
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帝呼藩令上藩有疑色帝
怒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寧前死耳以
刀頭穿岸劣容脚指徑上隨之者稍多及登殊死戰
敗之從伐關中統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輜重艦度北

岸魏軍牽得此艦藩氣憤恚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徑往魏騎五六百見藩來並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之應弦而倒者十許人魏軍皆退悉收所失而反

蕭思話　子惠開

思話南蘭陵人宋孝懿皇后弟子也十許歲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鄰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頗工隸書善彈琴能騎射元嘉中爲青州刺史魏軍大至乃棄鎮奔平昌由是徵繫尚方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廚下忽於斗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

而被繫十四年遷平西長史文帝賜以弓琴手勑曰前得此琴言是舊物今以相借并往桑弓一張理材乃快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真無所與讓也嘗從文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思話外戚令望早見任待歷十二州杖節監督者九焉所至雖無皎皎清節亦無穢黷之累愛才好士人多歸之　長子惠開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意趣與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光祿大夫沛郡劉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無多異以取天下之疾轉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與侍中何偃有爭偃任遇甚隆怒使門下推彈惠開乃上表解職思話素恭謹與惠開不同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解表歎曰兒不幸與周郎周旋理應如此杖之二百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範女又當適孝武子發遣之資應須二千萬乃以爲豫章內史聽其肆意聚納由是在郡著貪暴之聲後拜益州刺史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荊州共惠開有舊爲設女樂樂人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又欲以四女伎易之不許惠開怒收吉斬之即納其伎啓云吉交結

不逞向臣訕毀朝政輙已戮之孝武稱快惠開素有大志至蜀欲廣樹經略善於敘述聞其言者皆以爲大功可立才疎意廣竟無成功嚴用威刑蜀人號曰臥虎明識過人嘗遇三千沙門一閱其名退無所失尋除少府加給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不得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莅方伯乃復低頭入中邪寺內所任齋前嚮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剗除別種白楊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胷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發病嘔血吐物如肝肺者卒　思話孫蕭介載梁史介子允允弟引並載陳史惠開從弟琛載梁史

臧熹　子質　從孫厥

熹字義和從宋武入京城進至建鄴桓玄走武帝便使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府庫有金飾樂器武帝問熹卿欲此乎熹正色曰主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室雖復不肖實無情於樂帝笑曰聊以戲耳

子質字含文少好鷹犬善蒲博意錢之戲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頹頂拳髮初為世子中軍參軍嘗詣護軍趙倫之倫之名位已重不相接質憤然起曰大丈夫各以老嫗作門戶何至以此中相輕倫之慙謝質拂衣而去質年始出三十屢居名郡涉

獵文史尺牘便敏有氣幹好言兵文帝謂可大任以為徐兗二州刺史會魏太武自廣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太武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質報太武書云爾不聞童謠言邪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饗有桑乾哉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由我而死爾若有幸得為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負送都市爾識智及衆豈能勝苻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卯故耳太武大怒乃作鐵牀於上

施鐵鑱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軍書寫臺格購斬太武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疋魏以鉤車鉤垣樓城內繫絙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質夜以木桶盛人縣出城外截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土堅密每頹落下不過數斗魏軍乃自薄登城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死者與城平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乃解圍而歸上嘉質功元凶弒立質使告司空義宣及孝武帝而自率衆五千馳下討逆會太極殿庭生禽元凶封始興郡公之鎮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六平乘並施龍子幡時孝武自攬威

權而質以少主遇之刑政慶賞不復諮稟朝廷自謂人才足為一世英傑始聞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闇易制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及至江陵便致拜稱名質於義宣雖為兄弟而年近大十歲義宣驚曰君何意拜弟質曰事中宜然時義宣已推崇孝武故其計不行每慮事泄會義宣有憾於孝武質因此密信說誘陳朝廷得失又令子敦更譬說義宣義宣意乃定狠很舉兵義宣敗質為亂兵所斬傳首建鄴江夏王義恭等奏依漢王莽事漆其頭藏于武庫詔可

臧厥字獻卿以幹局稱為晉安太守政嚴百姓謂

之臧虒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決者悉以付厥辯斷精明咸得其理卒後有摘登聞鼓訴求付清直舍人帝曰臧厥既亾此事便無所付其見知如此

謝晦　晦次兄瞻　從叔澹

晦字宣明陳郡人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逵之戰死帝將自登岸諸將諫不從晦持帝帝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會胡藩登岸賊退乃止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鬒髮如墨涉獵文義博贍多通時人以方楊德祖微將不及晦聞猶以爲

恨帝深加愛賞帝於彭城大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帝有失起諫帝即代作曰先蕩臨淄穢却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羣臣並作時謝琨風華爲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耳少帝廢徐羨之以晦領荊州都督欲令居外爲援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晦弟皭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及誅羨之等并晦子世休晦知訖乃奉表言臣等若志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得沿流三千虛館三月奉迎鑾駕以遵下武故廬陵王於榮陽之世屢被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晦率衆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于破冢旗旌相照歎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初晦與徐傅謀爲自全計晦據上流檀鎮廣陵各有強兵足制朝廷羨之亮於中知權可得持久及帝將行召檀道濟委之以衆晦始謂道濟不全及聞其來大衆皆潰晦並伏誅晦女爲彭城義康妃聰明有才貌被髮徒跣與晦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橫屍戰場奈何狼籍都市言訖叫絶行人爲之落淚晦死時年三十七

瞻字宣遠晦次兄也六歲能屬文

爲紫石英贊果然詩爲當時才士歎異與從叔琨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喜霽詩靈運寫之琨詠之王弘在坐以爲三絶晦時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素退爲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因宴集靈運問晦潘陸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於權門士衡邀兢無已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閭勲名佐世不得爲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爲一時之冠方之公閭本自遼絶瞻斂容曰若處貴而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

明哲保身其在此乎常以裁止晦如此及還彭城言
于武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
十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灾生特乞降黜以保衰
門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說以為戲笑
以絕其言瞻文章之美與從叔琨族弟靈運相抗靈
運父煥無才能為秘書郎早卒而靈運好臧否人物
琨患之欲加裁折未有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乃使
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秘書
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澹字景恒晦從叔也任達仗氣不營當世與順陽

范泰為雲霞之交宋武帝將受禪有司議使侍中劉
叡進璽帝曰此選當須人望乃使澹攝澹嘗侍帝宴
酣飲大言無所屈鄭鮮之欲按之帝以為澹方外士
不宜規矩繩之然意不悅不以任寄後復侍飲醉謂
帝曰陛下用羣臣但須委屈順者乃見貴汲黯之徒
無用也帝大笑從子晦為荊州將之鎮詣澹別晦色
自矜澹問晦年荅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
十九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晦色甚愧初澹
從弟混與劉毅昵澹常以為憂漸疎混每謂弟璞從
子瞻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混尋見誅朝廷以澹先

言亦不及禍
謝裕　裕孫孺子　孺子子微　裕從子述
裕字景仁晦從父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會
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
門唯景仁不至年三十二方為著作佐郎桓玄誅元
顯見景仁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
謝景仁三十而方佐著作郎景仁博聞強識善敘前
言往行玄每與言不倦玄出行殷仲文卞範之之徒
皆騎馬散從而使景仁陪輦宋武帝為參軍嘗詣景
仁諮事景仁與語說因留帝食食未辦而景仁為玄

所召玄性促俄頃間騎詔續至帝屢求去景仁不許
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食豈不得待竟安
坐飽食然後應召帝甚感之及平建鄴景仁與百僚
同見武帝目之曰此名公孫也景仁性矜嚴整潔居
宇淨麗每唾輒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澣濯每
欲唾左右爭來受之　孫孺子少與族兄莊齊名
多藝能尤善聲律車騎將軍王彧孺子姑之子也嘗
與孺子宴桐臺孺子吹笙彧自起舞既而嘆曰今日
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　子子微字玄度美風
采好學善屬文魏中山王元略還北梁武帝餞于武

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微二刻便就文甚美帝再覽焉于微本梁人以事行必附此

裕從子述字景先小字道兒少有至行隨兄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亾俱盡耶述號泣荅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誠所致後爲彭城王義康長史義康遇之甚厚僕射殷景仁領軍劉湛並與述爲異常之交述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

人曰我見謝道兒未嘗足雍州刺史張邵以黷貨將致大辟述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文帝手詔詶納焉述語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自將曲恕吾所啓謬會故特見納若此跡宜布則爲侵奪主恩使綜對前焚之帝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力焉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卒於吳興太守及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勸吾進述亾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文帝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 述子朓載齊史

謝惠連

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生于會稽旬日而謝玄亾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于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

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輙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卽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常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也惠連先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乘流遵歸路諸篇是也坐廢不豫榮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言次白文帝言臣小兒時便見此文而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也文帝曰若此便應通之靈運見其新文每曰張華重生不能易也文章並行於世年三十七卒

謝靈運 孟顗附

靈運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瑍生而不慧位秘書郎早亾靈運幼便頴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瑍瑍兒何爲不及我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從叔混特加愛之襲封康樂公性豪侈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形制出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少帝卽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關懷稱疾去職遂移籍會稽脩營舊業傍

見 謝叔源與從子靈運並有美名時人謂叔源風韻爲高 臣蔡 閭禰如寔風振松目康樂實稟知霜臺篇日叔源混字也 王令明素不與

山帶江盡幽居之美每有一首詩至都下貴賤莫不
競寫宿昔間士庶皆偏名動都下靈運詩書皆兼獨
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旣自以名輩應
參時政至是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意
旣不平多稱疾不朝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
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游時人謂
之四友惠連幼有奇才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
嘉還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靈運造方明遇惠連大相
知賞靈運性無所推唯重惠連何長瑜教惠連讀書
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

靈運相識嘗得一交言靈運撫博辭義鋒起令明時然後言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前直上王郎如萬頃波

此而尊作常兒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餉以下客之
食尊旣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長瑜
才亞惠連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嘗於江陵寄
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
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
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之凡人士並爲題目皆加
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文帝除廣州曾城
令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
厚奴僮旣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
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着

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
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
駭謂爲山賊末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
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嶮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
從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
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
道當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千
秋亭飲酒倮身大呼顗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
曰身自大呼何關癡人與顗遂隙因靈運橫恣表其
異志發兵自防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以爲臨川內

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司徒遣使收靈
運靈運興兵叛逸遂有逆志爲詩曰韓亡子房奮秦
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送廷尉上愛
其才降死徙廣州尋詔於廣州棄市臨死作詩曰龔
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旣迫霍生命亦殞所
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年四十九
　孟顗字彥重嘗就徐羨之因敘關洛中事顗嘆劉
穆之終後便無繼者王弘亦在甚不平曰昔魏朝酷
重張郃謂不可一日無之及郃死何關興廢顗不悅
衆賓笑而釋之靈運子鳳 鳳子超宗載齊史 超宗孫幾卿載梁史

謝弘微　子莊

謝密字弘微父思繼從叔峻名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峻司空琰子也於弘微本服緦親戚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衷義熙初襲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數千卷書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混聞而驚歎謂國郎中令漆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不厝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混言乃少有所受北舍

弘微本家也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游混詩言昔為烏衣游戚戚皆親姪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言阿遠剛躁負氣阿客博而無檢曜仗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為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言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混

阿遠謂瞻阿客謂靈運

以劉毅黨見誅混妻晉陵公主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唯有二女年並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布出入皆有文簿宋武受命以混得罪前代公主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年而室宇脩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生平重此一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公主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為流涕感弘微之義也性嚴正舉止必脩禮度時有蔡湛之者及見謝安兄弟謂人

公主改嫁王氏

東鄉君即公主

曰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弘微居身清約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兄曜卒官弘微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門釋慧琳嘗與之食見其猶蔬素謂曰檀越素既多疾即吉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歔欷不自勝口不言人短見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聞之常亂以他語上以弘微能膳羞每就求食弘微與親舊經營及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荅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之漢世孔光及公主薨遺財千萬園宅十餘所奴僮猶數

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
弘微弘微一不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叡素好
樗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
之分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劉
湛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問何以居官
弘微笑而不荅或有譏以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
朝戲責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爲
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
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公王葬混墓開弘
微牽疾臨赴病遂甚元嘉十年卒年四十二文帝歎

惜甚至謂謝景仁曰謝弘微王曇首年踰四十名位
未盡其才此朕之責也弘微性寬博無喜慍末年當
與友人棊友人西南棊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
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
知其暮年之事果以此歲終弘微與瑯琊王慧王球
並以簡淡稱人謂沈約曰王慧何如約曰令明簡次
問王球約曰倩玉淡又次問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淡
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其見美如此子莊

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宋文帝見而異之謂僕
射殷景仁領軍劉湛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時南平
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
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嘆曰江東無我卿當
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莊有口辯孝
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荅曰美則美矣
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荅語語
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沒爲
長不歸帝撫掌竟日又王玄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
者爲疊韻荅曰玄護爲雙聲磝碻爲疊韻其捷速若
此初孝武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爽叛
帝因宴問劍所在荅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

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拜吏部尚書莊素多
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牋自陳兩脇
癖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今之所止唯在
小閤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己不能不重坐疾多
免官後爲侍中領前軍將軍時孝武出行夜還勑開
門莊居守以棨信或虛須墨詔乃開上後因宴從容
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
盤于游田著之前誡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還容
致不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六年前廢
帝即位初孝武寵姬殷貴妃薨莊爲誄言贊軌堯門

引漢羌母門事廢帝在東宮銜之至是遣人詰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誄知有東宮不將誅之孫奉伯說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一往之苦不足爲困莊少長富貴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帝曰卿言有理繫於左尚方明帝定亂得出五子颺朏顥彩滄世謂莊名子以風月景山水（莊子朏載梁史　朏子諶附朏下　莊少子滄載齊史　滄子覽覽弟舉載梁史）

王弘　孫僧達

弘字休元琅邪人也曾祖導父珣弘少好學以清悟知名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甍弘悉燔券書一不收責宋國建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帝因宴集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傳亮之徒並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稱其簡舉弟曇首以文帝嗟悼不已見弘流涕歔欷弘斂容而已既而彭城王義康言於帝曰曇首既爲家寶又爲國器弘情不稱何也帝曰賢者意不可度其見體亮如此弘既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放之謂爲王太保家法性褊隘人有忤意輒加詈辱少嘗摴蒱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縣此人嘗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爲荅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呵責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盼接語欣懽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荅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此所謂姦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敘之分既無以爲惠又不微借顏色即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問者悅伏　弘孫僧達幼聰敏弘爲楊州時僧達六七歲遇有通訟者竊覽其辭謂爲有理及大訟者亦進弘意其小留左右僧達爲申理闇誦不失一句帝聞僧達早慧召見德陽殿應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義慶聞之令周旋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舉論文義慧觀酬荅不暇深相稱美爲宣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五日三日方歸受辭辯訟多在獵所人或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且曰在近孝武即位爲尚書右僕射僧達自負才地三年間便望宰相嘗荅詔曰亾父亾祖司徒司空其自負若此孝武獨召見傲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後顏師伯詣之僧達慨然曰大丈

（眉批）弘贈太保

（眉批）王江州欲識陶淵明不能致淵明常往廬山王令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既至欣然便與飲酌俄頃王至亦無忤也弘嘗爲江州見晉書傳

夫寧當王碎安可以沒沒求活師伯不荅逡巡便退
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
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荅
曰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已復還尚之失色路瓊之
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門並甞盛車服詣僧達
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
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
太后怒泣涕於帝曰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後乞食
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
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乎太后曰我終不與王

僧達俱生會南彭城人高闍謀爲亂因以闍事陷之
收付廷尉於獄賜死時年三十六帝亦以爲恨謂江
夏王義恭曰王僧達遂不免死追思太保餘烈使人
慨然 僧達孫融載齊史 弘從子僧祐僧祐子籍 弘從孫瞻俱載梁史

王曇首 子僧綽

曇首太保弘之弟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
圖書而已與從弟球俱詣宋武帝帝曰並膏梁世德
乃能屈志戎旅曇首荅曰既從神武自使懦夫立志
時謝晦在坐曰仁者果有勇帝悅及至彭城大會戲
馬臺賦詩曇首文先成帝問弘曰卿弟何如卿荅曰

王曇首年十四五便歌諸妓向謝公稱歎公意欲聞之而王名家年少無由得問諸妓因向王說謝公意謝後出江山上作技于時作南九髻著褲褶騎馬往土山下林中作一歌曲于時秋月王因擧頭看北林卒曲便去奴自謝公曰此是王郎歌

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帝大笑爲文帝鎮西長史及
文帝被迎入奉大統議者皆致疑曇首與從兄華並
勸上行并言天人符應上卽位謂曇首曰非宋昌獨
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爲侍中誅徐羨之等及平謝晦
皆曇首及華力也上欲封曇首等會讌集舉酒勸之
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出詔以示之
曇首曰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
如直史何封事遂寢七年卒時年三十七中書舍人
周赳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
耳子僧綽
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衆便以國器許

之尚文帝長女僧綽深沉不以才能高人父曇首與
王華並被任遇華子新建侯嗣才劣位遇亦輕僧綽
嘗謂中書侍郎蔡興宗曰弟名位與新建齊弟超至
今日蓋姻戚所致也遷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
嘗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逡巡良久乃荅其謙退若
此元嘉末文帝頗以後事爲念大相付託朝政大小
皆參焉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劭於東宮夜饗
將士僧綽密以啓聞時徐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
立南平王鑠文帝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卽
湛之女鑠妃湛妹也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懐臣

謂惟宜速斷幾事難密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不可不殷勤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傷直邪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劭弒逆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曰不用王僧綽言至此劭立檢文帝巾箱及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啓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子儉　子儉儉子規　又規從弟承附　僧綽弟僧虔虔子慈俱載齊史　慈子泰泰從弟筠俱載梁史

王誕　從子偃　從孫彧

誕字茂世太保弘從祖兄也父混太常卿誕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爲哀策出本示誕曰腦恨少序節物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歎美因而用之元顯討桓玄欲悉誅諸桓誕救桓脩等由此得免脩誕甥也及玄得志將見誅脩爲陳請乃徙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爲長史甚賓禮之誕久客思歸乃說循曰下官與劉鎮軍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時廣州刺史吳隱之亦爲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俱得還誕爲宋武帝太尉長史盡心歸奉帝甚仗之盧循自蔡洲南走劉毅固求追討誕密白帝曰公既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勳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使餘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帝納其說

從子偃字子游尚宋武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常倮偃縛諸庭樹時天夜雪噤凍久之偃兄恢排閤詬主乃免偃子藻尚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公主性妒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景和中主譖之於廢帝藻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宋世諸主莫不嚴妒明帝

每疾之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婦記左光祿江湛孫斅當尚孝武帝女上乃使人爲斅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輶蔽伏用憂惶仰緣聖貸冒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如王敦懾氣桓溫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違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倮雪於北階何瑀闕龍陽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矇叟殷沖幾不免於强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行來出入人理之常當待賓客朋

從之義而令埽轍息駕無闚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
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亦兄弟疏闊第令受酒肉
之賜制以動靜監子待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妳爭
媢相勸以嚴尼媪競前相諂以急議舉止則未閑是
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乃至殘餘飲食詰辯與誰衣
被故弊必責頭領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
嫌於欲跡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晡為期遣必
以日出為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
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影
裁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醜老叢來左右整刷

以疑寵見嫌賔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有列媵象有
貫魚今義絕傍私虔恭正匹又竊聞諸王聚集唯論
夫族或云野敗去或云人笑我傷理害義難以具聞
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妬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
王之門徃徃絕嗣駙馬之身通離釁咎以臣凡弱何
以克堪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羣得保
叢蔚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刑膚剪髮投山竄
海帝以此表遍示諸王以諷切之并為戲笑　誕
從孫彧字景文彧名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美風姿
為一時推謝袁粲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

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為一雙阮韜何偃為一雙

甫歡亦復可觀有一客少時及見謝混荅曰景文方
謝叔源則為野父矣粲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
人景文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文帝嘗與羣臣
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為垂
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文帝甚相欽重故為
明帝娶景文妹而以景文之名名明帝明帝即位徵
為楊州刺史徙為中書令常侍時太子及諸皇子並
小上猶為身後計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又
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為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
殺人一士王字指景文弓長張字指張永景文彌懼

乃自陳求解楊州詔不許上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
則景文自然成宰相門族強盛藉元舅之重歲暮不
為純臣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使謂曰朕不謂
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敕至之夜景文政
與客棊扣函看復還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
客棊思行爭劫竟歛子內奩畢徐謂客曰奉敕見賜
以死方以敕示客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
之　誕從子現載齊史　從孫銓錫俱載梁史

王裕之

裕之字敬弘晉驃騎將軍廙之曾孫性恬靜樂山水

求爲天門太守及之郡妻弟荆州刺史桓玄遣使要令過巳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正當欲見其姊我不能爲桓氏贅壻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游適意甚好之敬弘形狀短而起坐端方桓玄謂之彈棊發八勢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故時人謂之王東山文帝嘗問爲政得失對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子恢之被召爲祕書郎敬弘求爲奉朝請與恢之書曰彼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相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見輒尅日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或問之荅曰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棰　外王弘之王晏王思遠俱載齊史

王准之

准之字元曾曾祖彪之准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代有纂述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宋臺建除御史中丞爲百僚所憚自彪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詩范泰嘲之卿唯解彈事耳准之正色荅猶差卿世載雄狐元嘉中准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時彭城王義康錄尚書事每歎曰何須高論玄虛正得如王准之兩三人天下便足然寡風素情悄急不爲時流所重

王懿

懿字仲德太原人自言漢司徒允弟少沈審有意略符氏之敗仲德年十七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臥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饑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莫知津逗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度水仲德隨後得濟至滑臺復爲翟遼所留使爲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棄遼奔太山遼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

炬導之乘火行百許里以免名犯晉宣帝諱故以字行宋武帝欲遷都洛陽衆議咸以爲宜仲德曰非常之事人所駭今暴師經載士有歸心故當以建鄴爲王基遷都宜候文軌大同帝深納之元嘉中到彦之北侵仲德同行魏棄河南司兗三州平定三軍咸喜而仲德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僞必墮其計魏軍於委粟津度河虎牢洛陽並不守自是復失河南九年又爲徐州刺史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在河北所遇也

到彦之

彥之字道豫彭城人楚大夫劉到後也宋武帝討孫恩以鄉里樂從每有戰功武帝受命進爵爲侯彥之佐守荆楚垂二十載威信爲士庶所懷及文帝入奉大統以徐羨之等新有簒虐懼欲使彥之領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貳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上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下謝晦已至鎭慮彥之不過巴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留馬及利劒名刀以與晦晦由此大安元嘉三年討晦會檀道濟至晦乃敗走江陵平上於彥之恩厚將加開府欲先令立

功七年遣彥之北侵自淮入泗泗水峻日裁行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至東平須昌縣魏滑臺武牢洛陽守兵並走十月魏軍向金墉城次至武牢仍進滑臺時河冰將合糧食又罄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將士疾疫乃回軍焚舟步至彭城初遣彥之資實甚盛及還凡百蕩盡府藏爲空文帝遣道濟北救滑臺收彥之下獄免官　　從孫溉溉弟洽倶載梁史

袁淑　從子顗　顗弟粲

淑字陽源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謂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爲姑夫王弘所賞博涉多通不爲章句學文釆遒豔從横有才辯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已而淑不爲改意由是大相乖失淑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懐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出爲始興王濬征北長史淑始到府濬引見謂曰不意舅遂垂屈佐淑荅曰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也淑喜誇每爲時人所嘲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追取謂爲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曰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其裒益之亟也竊恐二三諸侯有以覘大國之政遷太子左衛率元凶將爲逆其夜淑在直呼淑

及蕭斌等流涕告以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淑斌並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斌懼曰謹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問曰事當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剋但既剋之後爲天地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劭左右引淑衣曰此何事而可言罷劭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辭不上劭命左右殺之於奉化門外槐樹下　　從子顗字國章景和元年帝誅羣公欲引進顗任以朝政俄而意趣乖失

寵待頗衰顗慮禍求出乃除顗爲雍州刺史加都督
顗舅蔡興宗謂曰襄陽星惡豈可冒邪顗曰白刃交
前不救流矢今日之行本願生出虎口且天道遼遠
何必皆驗如其有徵當脩德以禳之於是狼狽上路
恒慮見追後至尋陽曰今知免矣尋謀反被誅
顗弟粲字景倩父濯早卒粲幼孤祖哀之名之曰愍
孫伯叔並當世榮顯而愍孫饑寒不足母琅邪王氏
躬事績紡以供朝夕愍孫少好學有清才擁獘衣讀
書足不踰戶其從兄顗出游要愍孫愍孫輒稱疾不
動叔父淑雅重之語子弟曰我門不乏賢愍孫必當

復三公或有欲與顗婚顗父洵曰顗不堪政可與愍
孫婚耳愍孫在坐流涕起出早以操行見知宋孝武
即位稍遷尚書吏部郎臨宴東宮與顏師伯等並樗
蒲愍孫勸師伯酒師伯不飲愍孫因相裁辱曰不能
與佞人周旋師伯見寵於上上常嫌愍孫以寒素陵
之因此發怒曰袁濯兒不逢朕員外郎未可得也而
敢寒士遇物將手刃之命引下席愍孫色不變久之
得釋廢帝即位愍孫在郡夢日墮其胸上因驚尋被
徵管機密愍孫峻於儀範廢帝倮之迫使走愍孫雅
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愍孫清整有

風操自遇甚高嘗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
後以自況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
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
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
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鍼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
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
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
此水矣幼慕荀奉倩爲人求改名粲字景倩粲負才
尚氣愛好虛遠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
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

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
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款然俄而車騎羽
儀併至門方知是袁尹又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
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
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初粲忤
於孝武其母候乘輿出負塼叩頭流血塼碎傷目自
此後粲與人語有誤道眇目者輒流涕彌日嘗疾母
憂念晝寢夢見父容色如平生與母語曰愍孫無憂
將爲國家器不患沉沒但恐富貴終當傾滅耳母未
嘗言及粲貴重恒懼傾滅乃以告之粲故自挹損時

粲與齊高帝褚彥回劉彥節遞日入直平決萬機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素寡往來門無雜賓閑居高臥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齊高帝既居東府故使粲鎮石頭有周旋人解望氣謂粲曰石頭氣甚凶往必有禍粲不荅齊高帝方革命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齊高帝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粲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挺身暗往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覺有異大叫

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初粲大明中與蕭惠開周朗同車行逢大航開駐車惠開自照鏡曰無年可仕朗執鏡良久曰視死如歸粲最後曰當至三公而不終至是如言最字文高時年十七父子俱殞粲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我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爲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羝狗戲如平常經年餘鬬場忽見一狗走入家遇靈慶于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没此狗即袁郎所常騎也 顗子昻載梁史馬仙琕附昻後昻子君正君正子憲載陳史

孔琳之　孫覬

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也强正有志力少好文義解音律能彈棊妙善草隷桓玄輔政以爲西閤祭酒玄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

煩于商販之手耗棄于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於自曩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亾其財是有錢無糴之人皆坐而饑困矣玄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爲宜且依舊玄好人附悅而琳之不能順旨是以不見知宋臺初建除爲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羨之廚違憲典時羨之領楊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爲羨之兄從事羨之使璩之解釋琳之使停寢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忤宰相政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武帝甚嘉

之　孫覬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爲已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除安陸王子綏後軍長史性使酒枝氣每醉輙彌日不醒僚類間多所陵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居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闕懐爲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麤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覬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清

儉稱此二人覬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覬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覬見之僞喜謂曰我比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旣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道存代覬爲後軍長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覬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覬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郎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邪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明帝卽位時上流反叛上遣都水使者孔璪入東慰勞璪至說覬以廢帝侈費倉儲耗盡都下罄匱資用已竭今南北並起遠近離叛若擁五郡之銳招動三吳事無不剋覬然其言遂發兵馳檄上虞令王晏起兵攻之覬憂遽不知所爲其夕率千人聲云東討實趨石瀆遇潮涸不得去衆叛都盡門生載以小船竄于山嵴村村人縛以送晏晏謂曰此事孔璪之爲無豫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爲申上覬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東閣外臨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

殷景仁　從子孚

景仁陳郡人也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謐見而以女妻之爲宋武帝大尉行參軍景仁不爲文而敏有思致不談義而深達理至於國典朝章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遷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代爲領軍湛與景仁素善皆被遇于武帝俱以宰相許之湛常居外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朝政湛旣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一旦居前意甚憤憤知文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文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密陳相王權重非社稷計上以爲然

景仁對親舊嘆曰引之令入便噬人乃稱疾請解景仁臥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及將收湛之日景仁便拂拭衣冠寢疾既久左右皆不悟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之景仁猶稱脚疾小牀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為楊州刺史遣使者授印綬拜畢便覺疾甚情理乖錯性本寬厚而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輿出廳事觀望忽驚曰當閤何得有大倒既而曰我誤耳凡月餘日卒或云見劉湛為祟

淳字粹遠景仁從祖弟也子孚有父風嘗與侍中何勗共食孚羹盡勗云益殷尊羹勗司空無忌子也孚徐輟筯曰何無忌諱孚子孫初有名行袁粲袂彥回並賞異之每造二公之席輙清言畢景袁昂先拜秘書丞求孫為到省表孫荅曰何不見倩拜而見倩作表遂不為作

南宋纂卷之二終

南宋纂卷之三

明海虞錢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褚彥回　從弟炤　炤弟炫　弟澄

彥回幼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百姓咸負擔而立時父湛之為丹楊尹使其子弟並著芒屩於齋前習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也彥回時年十餘甚有慙色湛之有一牛至所愛無故墮聽事前井湛之率左右躬自營救之郡中喧擾彥回下簾不視也

有門生盜其衣彥回遇見謂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見此門生慙而去不敢復還湛之卒彥回悉推財與弟澄唯取書數千卷湛之有兩廚寶物在彥回所生郭氏間嫡母吳縣主求之郭欲不與彥回曰但令彥回在何患無物猶不許彥回流涕固請乃從之歷位尚書吏部郎景和中山陰公主淫恣窺見彥回悅之以白帝帝召彥回西上閤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身而立從夕至曉不為移志公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為亂階宋明帝即位累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

將一餅金因求請間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彥回敘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嘗嘆曰褚彥回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矣時人以方何平叔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彧謝莊並在粲坐撫節而嘆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明帝崩遺詔以爲中書令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

主粲等雖同見託而意在彥回彥回同心理事務弘儉約百姓賴之彥回初爲丹陽與從弟炤同載道逢齊高帝彥回舉手指高帝車謂炤曰此非常人也出爲吳興高帝餉物別彥回又語人曰此人才貌非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高帝豫焉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鰒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游噉之少日便盡蒼梧暴虐稍甚齊高帝與彥回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彥回默然歸心高帝及廢蒼梧羣公集議袁粲劉彥節既不受任彥回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高帝高帝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及袁粲懷貳曰褚公眼睛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亾宋者終此人也他日粲謂彥回曰國家所倚唯公與劉丹陽及粲耳願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笑彥回曰願以鄙心寄公之腹則可矣然竟不能貞固及高帝輔政王儉議加黃鉞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公帝曰褚脫不與

卿將何計遐曰彥回保妻子愛性命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果無違異齊臺建時朝廷機事彥回多與議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上大宴集酒後謂朝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荅彥回斂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上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爲朱祐久矣彥回善彈琵琶齊武帝在東宮宴集賜以金鏤柄銀柱琵琶性和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烟爛甚逼左右驚擾彥回神色怡然索輿徐去然世頗以名節譏之于時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彥回生長子賁

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責深執不同終身愧恨之有棲退之志　從弟炤字彦宣少有高節王儉嘗稱才堪保傅常非彦回身事二代彦回子賁往問訊炤炤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炤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彦回拜司徒賓客滿坐炤歎曰彦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戸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彦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彦回性好戲以軺車給之炤大怒曰著此辱門戸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

免炤弟炫　炫字彦緒少清簡從兄彦回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乃十倍于我從宋明帝射雉帝至日中無所得甚猜羞召問侍臣曰吾旦來如皐遂空行可笑坐者莫荅炫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猶豫羣情便可載驩帝意乃解　彦回弟澄善醫術偶見一人謂曰汝有重疾荅曰有冷疾澄爲診脉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瀹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煑服之始一服乃出一物如升開看是雛雞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二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

蔡廓　子興宗

廓字子度濟陽人以方梗閑素爲宋武帝所知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于亮亮每事諮廓然後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爲屈徵爲吏部尚書廓因北地傅隆問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

連名故廓言署紙尾也文帝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官奉迎廓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詣別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殺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云何裁轉背便賣惡於人及文帝即位謝晦將之荆州與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也元嘉二年廓卒武帝常云羊徽蔡廓可

孝武好狎侮羣臣自太宰義恭尚書令柳元景

平世三公少子興宗　興宗幼爲父廓所重謂有已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游故以興宗爲之名以興宗爲之字年十歲喪父哀毀有異凡童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裨宅直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深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上大怒遣

令下車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事平孝武輿駕出宣陽門敕左右文武叫稱萬歲興宗時陪輦帝顧曰卿獨不叫興宗從容正色荅曰陛下今日政應涕泣行誅豈得軍中皆稱萬歲帝不悅廣陵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躬自收殯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抗言荅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既犯嚴刑政當甘於斧鉞耳帝有慙色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媟前廢帝即位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

以下皆不能免又寵一崑崙奴令以杖遍驅羣臣唯[illegible]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媟顏師伯謂議曹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

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亍何師伯誅以興宗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宗外甥袁顗爲雍州刺史因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情所見在內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爲八州行事顗在襄沔地勝兵强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一朝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

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既人不自保比者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士庶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之請謁耳身非有求何爲見拒羨復命慶之使要興宗興宗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惶惶人懷危怖指撝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旦暮禍及慶之曰僕比日前慮不

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任命耳加
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與宗曰當
今懷謀思奮者非復要富貴期功賞各欲救死朝夕
耳殿內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
定況公威風先著統戍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宮省誰
敢不從僕在尚書中自當唱率百寮案前世故事更
簡賢明以奉社稷今若沈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
公亦不免附惡之禍也且車駕屢幸貴第酣醉彌留
又聞斥屏左右獨入閤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
荷眷深重故吐去梯之言公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此

事大非僕所能行事至政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
果以見忌致禍時領軍將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
里訛言玄謨當建大事玄謨典籤包法榮家在東陽
與宗故郡人也為玄謨所信使至與宗間與宗謂曰
領軍比日殊當憂懼法榮曰頃者殆不復食夜亦不
眠恒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與宗因法榮勸玄謨舉
事玄謨又使法榮報曰此亦未易可行其當不泄君
語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信專統禁兵乘輿嘗
夜幸著作佐郎江斅宅與宗乘馬車從道隆從車後
過與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閑道隆深達此旨掐與

宗手曰蔡公勿言時帝每因朝宴捶毆羣臣自驃騎
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咸見陵曳唯與宗得免頃
之明帝定大事玄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產曰當艱難
時周旋輩無一言相和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
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耳季產言亦何益玄
謨有慙色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
躡履到與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
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
中書舍人弘興宗為文帝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
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雜無所益也若往

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
事啟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至是與宗復爾太原孫
敬玉嘗通與宗侍兒被禽反接與宗命與杖敬玉了
無怍容與宗奇其言對命釋縛試以伎能高其筆札
因以侍兒賜之為立室宇位至尚書右丞其遏惡揚
善若此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顗始生子彖
而妻劉氏亦亡年齒相比欲為婚姻每見與宗輒言
此意大明初詔與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與宗以生
平之懷屢經陳啟帝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家
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邪舊意既乖彖

亦他娶其後象家好不終顗又禍敗象亦淪廢當時
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娶居名門高胄多
欲結姻明帝亦勑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適象初
興宗爲郢州府叅軍彭城顔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
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
亥果薨于光祿大夫云　鄜孫疑入陳史

何尚之　孫求　黜　徧　從孫烱　昌寓

尚之字彦德廬江人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尚之少頗
輕薄好摴蒱及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爲陳郡謝
混所知與之游處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

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
客荅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
何彦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
廢徙東陽舩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
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爲文帝所知時左衛將
軍范曄任叅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白文帝宜出
爲廣州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以鈇鉞屢誅大臣有
虧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引升後進曄事跡未
彰便豫相黜斥萬姓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爲信
受讒說曄後謀叛伏誅上嘉其先見二十九年尚之

何尚之爲丹陽尹更置玄學于南郭外一時名士慕近來遊王僧虔常稱之曰尚之西河之風不墜

致仕于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
不能固志以何還職尚之既任事上待之愈隆於是
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真隱傳以嗤焉
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
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
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
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
有愧色尚之與太常顔延之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
尚之常謂延之爲猿延之目尚之爲猴同遊太子西
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爲似

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有人嘗求爲
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
官延之大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
勢之所求子何疑焉所與延之論議往反並傳于世

孫求字子有清退無嗜慾除永嘉太守求時寄
任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野外拜受見許一夜忽乘
小船逃歸吳隱武丘山初求父鑠素有風疾無故害
求母王氏坐法死求兄弟以此無宦情求弟黜

黜係齊人附此

黜字子晳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戶
自矜博通羣書善談論性率到好狎人物遨遊人間

不簪不帶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箕踞公卿敬
下之或乘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
以點為孝隱士弟胤為小隱士士大夫多慕從之時
人稱重其通號曰游俠處士初褚彥回王儉為宰相
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回既世族儉亦國華
不賴舅氏遑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
止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
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
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
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點少時嘗患渴利

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
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
以為淳德所感點雅有人倫鑒多所甄拔知吳興丘
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老又娶魯
國孔嗣女嗣亦隱者點雖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
以處之人莫諭其意梁武帝與點有舊及踐祚手詔
論舊并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贈詩酒恩禮
如舊仍下詔徵為侍中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辭疾
不起點弟胤（胤係梁人附此）
胤字子季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
游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

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為大山胤為小山亦曰東山
兄弟發跡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梁武帝踐
祚詔為特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敕
諭意并徵謝朏及杲之從謝朏所還問胤以出期胤
知朏已應召荅杲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
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失色不能荅胤反謂曰卿
何不遺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游邪杲之愕然曰
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
何必有例胤朏俱前代高士胤處名譽尤邁矣胤以
若邪處勢迫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迺

起學舍即林成援因巖為堵別為小閣室寢處其中
躬自啟閉僮僕無得至者胤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
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
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言而卜焉尋而山發洪水
樹石皆倒拔唯胤所居室巋然獨存胤在波若寺見
一名僧授胤香爐奩并函書云貧道發自揚都呈何
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
訪之香爐乃藏公所常用初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
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䱇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
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岏曰䱇之就脯驟於

屈申蟹之將糖蟝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
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獷殼外緘非金人
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
何算故宜長充庖廚永為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岏議
大怒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不過
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
在我可賒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鳧夜
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
生命之一啟鑾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饑非自死
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故胤末年遂絕

血味

何烱字士光胤從弟也白晢美容貌從兄
求點每曰叔寶神清杜乂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
在目從兄戩謂人曰此子非止吾門之寶亦為一代
偉人

何昌寓字儼望尚之弟子也少而清靖獨
立不聲所交者必當世清名是以風流籍甚仕宋為
南郡太守行荊州事明帝將踐祚先使裴叔業齎旨
詔昌寓令以便宜從事昌寓拒之曰國家委身以上
流之重付身以萬里之事臨海王未有失寧得從君
單詔耶郎時自有啟聞須反更議叔業曰若爾便是
拒詔拒詔軍法行事耳荅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部
者僕也君不能見殺政有沿流之計耳昌寓素有名
德叔業不敢逼而退上聞而嘉之昌寓後為吏部尚
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寓謂曰君是誰後荅曰子
騫後昌寓團扇掩口而笑謂坐客曰遙遙華胄。子敬
容入梁史

張裕 子永 岱 孫緒 曾孫充 玄孫瓌
率 稷 嵊 岱等齊梁人俱裕一門子姓總附裕傳

裕字茂度吳郡人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稱曾
祖澄晉光祿大夫子演演四弟鏡永辯岱俱知名時
謂之張氏五龍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顏談

義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默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
之從籬邊聞之取胡牀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
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初裕曾祖澄當葬父
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
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
葬其劣處其子孫遂昌云

永字景雲涉獵書史
能為文章善隸書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
為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啟輒執玩
咨嗟自嘆供御者了不及也累遷廷尉上謂曰卿既
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復無冤人永曉音律太極殿

岱係[illegible]人附此

前鍾聲斷孝武嘗以問永永荅鍾有銅滓乃扣鍾求
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元徽二年爲南兗州刺史
加都督永少便驅馳志在宣力其爲將帥能與士卒
同甘苦朝廷所給賜賻餼必恭坐齊割手自頒賜桂
陽王休範作亂永衆潰棄軍還愧發病卒　岱字
景山州辟從事累遷東遷令時殷冲爲吳興太守謂
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棲遲下邑然名器方顯
終當大至後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
岱便去官從實還養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
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後臨海王爲征虜將

緒係[illegible]人附此

軍廣州豫章王爲車騎揚州晉安王爲征虜南兗州
岱歷爲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
而情得或謂岱曰主王既幼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
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欲爲
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
是才用多少耳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中家
業張減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卒　緒字思曼岱
兄演子也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
叔暢並貴異之鏡比之樂廣敷云是我輩人暢言於
孝武帝用爲倉部都令史諮詳郡縣米事緒蕭然直

視不以經懷宋明帝每見緒輒嘆其清談遷吏部郎
掌大選嘗私謂客曰一生不解作諾有以告袁粲褚
彥回者由是出爲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僕射王儉
嘗云緒過江所未有北士可求之耳不知陳仲弓黃
叔度能過之不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常
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緒每朝見武帝目送之謂
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長沙王晃屬選用
吳郡聞人邕爲州議曹緒以資籍不當執不許晃遣
書於緒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信曰此是身家州鄉殿
下何得見逼乃止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見者

袁吏部粲語人曰近見張思曼殊有正始遺風

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劉悛之爲益
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舊宮芳林苑
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
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王儉
爲尚書令丹楊尹時諸令史來問訊有一令史善俯
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曰經與誰共事荅云十餘
歲在張令門下時尹丞殷存至在坐曰是康成門人
也緒口不言利有財輙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
門生見緒饑爲之辦飧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
殯從弟融齎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

充齊人附此

盡。

子充字延符少好逸游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舭至便放紲脫韝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修改多所該通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穆俱有令譽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齊武帝皆取決焉儉方聚親賓充穀巾葛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及聞武帝欲以緒爲尚書僕射儉執不可充以爲惱與儉書曰充幸以漁釣之閑鎌採之暇時復引軸以自娛逍遥乎前史縱横萬古動

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升降之塗不一故金剛水柔性之别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充生平少長偶不以利欲干懷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横海岸至如影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由氣岸疎凝情塗猾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邅回於在世長羣魚鳥畢景松阿雖復玉没於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汎濫於漁父之遊宴息於卜居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驚巘罩日吐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栢陰森相繚於澗側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至於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烟霞高臥風月鬱然千里路隔江州每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道佐蒼生功横海望茂陵之彦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甿佇簪裾而竦歎得無惜乎儉以爲脫略弗之重仍以書示緒緒杖之一百又爲御史中丞到撝所奏免官禁錮沈約見其書歎曰充始爲之敗終爲之成充子璩

璩齊人附此

璩字祖逸爲雍州刺史徵拜左戶尚書後安陸王緬臨雍州行部登蔓山有野老來乞緬問何不事產而行乞邪荅

曰張使君臨州理物百姓家得相保後人政嚴故至行乞緬由是深加嗟賞後拜太常自謂閑職輙歸家武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那復欲委去璩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廐有事復牽來建武末屢啟求還吳見許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或有譏其衰暮畜伎璩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遺此耳子率知名

率梁人附此

率字士簡十二能屬文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

訥懟而退與同郡陸倕陸厥幼相友狎嘗同載詣左
衛將軍沈約遇任昉在焉約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
秀皆南金也卿可識之由此與昉友梁天監中使撰
古婦人事寫給後宮率取假東歸論者謂爲傲世率
懼乃爲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荅曰相如工而
不敏枚皐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後引
見於玉衡殿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宰
相是何人不從天下不由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復以
禮律爲意便是其人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冑未
有爲之者今以相處爲卿定名譽尋以爲秘書丞率

嗜酒不事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
石還宅及至遂耗太半率問其故荅曰雀鼠耗率笑
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　稷字公喬瓌弟也

稷齊人附此

幼有孝性所生母劉無寵遘疾時稷年十一侍不解
帶及終毀瘠過人見年輩幼童輒哽咽泣淚州里謂
之淳孝長兄瑋善彈箏稷以劉氏先執此伎聞瑋爲
清調便悲感頓絕遂終身不聽之武帝嘗於樂壽殿
內宴稷醉後言多怨辭形於色帝時亦酣謂曰卿兄
殺郡守弟殺其君袖提帝首衣染天血如卿兄弟有
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得言無勳章

昏暴虐義師亦來伐之豈在臣而已帝捋其鬚曰張
公可畏人　稷子嵊　嵊字四山侯景圍建鄴遣使

嵊梁人附此

說嵊嵊斬其使侯景乃遣其中軍擊嵊嵊軍敗乃釋
戎服坐於聽事賊臨以刃終不屈執以送景景將舍
之嵊曰死爲幸乃殺之子弟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
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處求恩於是
皆死

張邵　子敷　從子暢

邵字茂宗裕之弟也桓玄篡位父敞先爲尚書以荅
事微謬降爲廷尉卿及宋武帝討桓玄邵白敞表獻

忠款帝大悅命署寺門曰有犯張廷尉家者軍法論
劉毅位居亞相好士愛才當世莫不輻湊唯邵不往
親故恠而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
之言於帝帝益親之邵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及誅劉
藩邵時在西州直廬即夜誡衆曹曰大軍當大討可
各各條倉庫及舟船人領至曉取辦旦日帝求諸簿
領應時即至恠問其速諸曹荅曰宿受張主簿處分
帝曰張邵可謂同人憂慮矣武帝北伐邵請見曰人
生危脆宜有遠慮若劉穆之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
業如此若有不諱則處分云何帝曰此自委穆之與

梳音查

卿耳及穆之暴卒朝廷恇懼便發詔以司馬徐羨之
代邵獨曰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行之義宜須諮信
反方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府事悉諮徐司馬其
餘啟還武帝善其臨事不撓得大臣節元嘉五年轉
雍州刺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邵不和及華參要親舊
爲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豈以私隙害正義是
任也華實舉之長子敷　敷字景徹生而母亡年
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
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
開笥流涕性整貴風韻甚高好讀玄言兼屬文論初

父邵使與高士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
每欲屈握麈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宋武
帝聞其美召見奇之曰真千里駒也遷江夏王義恭
記室參軍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
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
言晤敷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上甚不悅敷小名樝
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樝何如梨荅曰梨是百果
之宗樝何敢比也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管要務以
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勿
往詎可輕行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

坐敷先旁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
曰移我遠客牀等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善持音
儀及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
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　暢字少微
邵兄禕子也禕少有操行爲晉琅邪王國郎中令從
王至洛還京都宋武帝封藥酒一罌付禕使密加酖
毒受命於道自飲而卒暢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爲
後進之秀魏太武南征太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
鎮彭城太武親率大衆去彭城數十里彭城衆力雖
多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暢

曰城内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局嚴固欲去莫
從耳若一旦動脚則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
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
危亡之道若此計必用下官請以頸血汚君馬跡孝
武聞暢議謂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異也時暢於城
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荅云姓張孝
伯曰張長史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聲名遠聞
足使我知因言說久之太武復令孝伯傳語曰魏王
有詔借博具暢曰博具當爲申致有詔之言政可施
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鄰國之君何爲不稱

詔於鄰國之臣暢曰君之此稱尚不可聞於中華況在諸王之貴而獨曰鄰國之君邪孝伯曰魏王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爲人暢又宣旨答曰魏王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孝伯曰君南土膏粱何爲著屩君而著此使將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孝伯辭辯亦北土之美暢隨宜應荅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人並相視歎息時元凶弒逆義

宣發哀之日即便舉兵暢爲元佐位居僚首哀容俯仰蔭映當時舉哀畢改服著黃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不矚目見者皆願爲盡命義宣既有異圖以暢人望留之加冠軍將軍義宣將爲逆遣嬖人翟靈寶告暢暢陳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知暢不回勸義宣殺以狗衆賴丞相司馬竺超人得免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固是奇才同義宣作賊亦能無咎非才何以致此暢乃厲聲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閤帝曰何事相苦初元凶時偃父尚之爲元凶司空義師至新林門生皆逃尚之父子與婢

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以不同將見殺然竺超人得活冏等必報其子後超人孫徵爲月遣母與暢子融男之悉脫衣以爲嬲披什

被而不

妾共洗黃閤故暢譏之 暢子融入齊史

范泰 子曄

泰字伯倫順陽人也祖汪父甯並有名前代泰外弟荊州刺史王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陳酒既傷生所宜深誡其言甚切忱嗟歎久之曰見規者衆未有若此者也或問忱范泰何如謝邈忱曰茂度慢又問何如殷覬忱曰伯道易忱常有意立功謂泰曰今城池既立軍甲亦充將欲掃除中原以申宿昔之志伯道意銳當令擁戈前驅以君持重欲相委留事何如泰曰百年逋寇前賢挫屈者多矣功名

雖貴鄙生所不敢謀時僕射謝混後進知名宋武帝嘗從容問混泰名輩誰比對曰王元一流人也泰好酒不拘小節通率任心雖公坐笑言不異私室武帝甚賞愛之然短於爲政故不得在政事官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卒議贈開府殷景仁曰泰素望不重不可擬議台司竟不果及葬王弘撫棺哭曰君生平重殷鐵今以此爲報子曄最知名

曄

字蔚宗母如廁産之額爲塼所傷故以塼爲小字爲吏部郎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曄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爲樂彭城王義康大怒左遷

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曄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鬢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曄僞若不曉終不肯爲上嘗宴飲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亦止弦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橫才志文史星筭無不兼善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貨下廷尉彭城王義康保持之故免及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効以曄意志不滿欲引之無因進說曄甥謝綜雅爲曄所知熙先籍嶺南遺財家甚富足乃傾身事綜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爲

拙行以物輸之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曄戲熙先故爲不敵前後輸曄物甚多曄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遂與申莫逆之好熙先始以微言動曄曄不回曄素有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冑雖華而國家不與姻以此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與丈人婚爲是門戶不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爲之死不亦惑乎曄默然不荅其意已定乃奉戴義康期以其日爲亂徐湛之上表告狀於是悉出同惡人名手迹詔收綜等並皆款服唯曄不首上頻使窮詰乃曰熙先苟誣引臣熙先問曄不服笑謂殿中

將軍沈邵之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曄所造及改定云何方作此抵上示以曄墨迹曄乃引罪明日送曄付廷尉入獄然後知爲湛之所發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使謂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上有白團扇甚佳送曄令書出詩賦美句曄受旨援筆而書曰去白日之炤炤襲長夜之悠悠上循覽悽然曄本謂入獄便死而上窮其獄遂經二旬曄便有生望綜熙先笑之曰詹事嘗昔論事無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

設令今時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及將詣市曄最在前於獄門顧謂綜曰次第當以位邪綜曰賊帥當爲先在道語笑初無慙耻至市問綜曰時欲至未綜曰勢不復久曄既食又苦勸綜綜曰此異疾篤何事强飯曄家人悉至市監刑職司問曰須相見不曄問綜曰家人已來幸得相見將不暫別綜曰別與不別亦何所在來必當號泣正足亂人意曄曰號泣何關人向見道邊親故相瞻望吾意故欲相見於是呼前曄妻先撫其子回罵曄曰君不爲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

曅乾笑云罪至而已曅所生母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擊曅頸及頰曅乃悲泣流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曅轉醉子藹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曅呼爲別駕數十聲曅問曰汝瞋我邪藹曰今日何緣復瞋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曅常謂死爲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當相訟地下其謬亂如此曅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

欝金㮈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仲文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藹幼而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塵點死時年二十曅少時兄晏常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果如其言初何尚之處銓衡自謂天下無滯才及熙先就拘帝詰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猶作散騎侍郎那不作賊熙先死後又詔尚之曰孔熙先有美才地冑猶可論而翳迹仕流豈非時匠失乎尚之曰臣昔謬得待罪選曹誠無以濯汗揚清然君子之有智能猶鵷鳳之文采俟時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雲霞之上若熙先必藴文采自棄於汙泥終無論矣上曰昔有良才而不遇知己者何嘗不遺恨於後哉

徐廣

廣字野人東莞人家世好學至廣尤精家貧未嘗以產業爲意妻中山劉謐之女忿之以相讓廣終不改如此十數年家道日弊遂與廣離桓玄篡位安帝出宮廣陪列悲慟哀動左右及武帝受禪恭帝遜位廣

又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荅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載嘉運身世荷晉德眷戀故主因更獻欷性好讀書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所撰晉紀四十二卷行於世時有高平郄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俠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爲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廚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鄭鮮之

鮮之字道子榮陽人宋武帝起義兵累遷御史中丞性剛直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武帝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毅當鎮江陵武帝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樗蒲於是會戲帝與毅歛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帝併之先擲得雉帝甚不悅良久乃荅之四坐傾屬既擲得盧毅意大惡謂帝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床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爲者無復甥舅之敬帝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爲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鮮

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與帝言要須帝理屈然後置之帝有時慙恧變色感其輸情時人謂爲格佞入咸陽帝遍視阿房未央故地悽愴動容問鮮之秦漢所以得喪鮮之具以賈誼過秦對帝曰及子嬰而亾巳爲晚矣然觀始皇爲人智足見是非所任不得人何也荅曰夫佞言似忠姧言似信中人以上乃可語上始皇未及中人所以暗於識士前至渭濱帝復歎曰此地寧復有呂望邪鮮之曰昔葉公好龍而真龍見燕昭市骨而駿足至明公旰食待士豈患海內無人帝稱善者久之及踐祚遷太常都官尚書時傅亮謝

荅颯所言湜采

晦位遇日隆范泰嘗衆中讓誚鮮之曰卿與傅謝俱從聖主有功關洛卿乃居僚首今日荅颯去人遼遠何不肖之甚鮮之熟視不對鮮之爲人通率爲武帝所狎上曾內殿宴飲朝貴畢至唯不召鮮之坐定謂羣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啓尚書鄭鮮之詣神獸門求啓事帝大笑引入其被遇如此

裴松之　孫昭明

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博覽墳籍立身簡素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以爲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

彰茂實由是普斷轉中書侍郎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廣增異聞既成奏之上覽之曰裴世期爲不朽矣子駰注司馬遷史記行于世駰子昭明

昭明係齊人附此

昭明少傳儒史之業元嘉中出爲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之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爲郡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及還甚貧罄武帝曰裴昭明當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讀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之建武初爲王玄邈安北長史廬陵太守明帝以其在事無啓奏代還責之昭明曰臣不欲

遜係梁人附此

競執闒鍵故耳昴明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一不事產業

何承天　曾孫遜

承天郯人五歲喪父母徐廣姊也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穎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為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邪素好奕棊頗用廢事又善彈箏文帝賜以局子及銀裝箏承天奉表陳謝上荅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邪承天博

見古今為一時所重張永嘗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亾新威斗王莽三公亾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為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啟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時帝每有疑議必先訪之信命相望於道承天性褊促嘗對主者厲聲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文帝知之應遣先戒曰善候伺顏色如其不悅無須多陳定元嘉曆改漏刻用二十五箭從之曾孫遜

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為名流所稱如此梁天監中與吳均俱進倖後稍失意帝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未若吾有朱异信則異矣自是疎隔希復得見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之何劉梁元帝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遜從叔僩字彥夷亦以才著閑宦遊不達作拍張賦以喻意末云東方曼倩發憤於侏儒遂與火頭食子稟賜不殊位至臺郎

顏延之　子竣

延之字延年琅邪人少孤貧讀書無所不覽文章冠絕當時好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昏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不為之下亮甚疾焉累遷始安太守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又為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疎誕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義激揚每犯權要少經為湛父柳後將軍主簿至是謂湛曰吾名

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耳湛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於是延之屏居不豫人間者七載文帝嘗召延之傳詔頻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

嘲曰誰得卿狂荅曰其狂不可及尚之爲侍中在直延之以醉詣焉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雕尚之謂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遂士庶歸仰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元凶弒立長子竣爲孝武南中郎諮議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爲陛下劭意乃釋由是得免孝武登祚當與何偃同從上南郊偃於路中遥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怍之荅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得見呼爲公偃羞而退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卽屏住道側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嘗早詣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撙節福之基也驕佷傲慢禍之始也况出糞土之中

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延之有愛姬姬憑寵嘗盪延之墜牀致損竣殺之延之痛惜甚至坐靈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縣絕文帝嘗各敕擬樂府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己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雕繢滿眼時議者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子竣

竣字士遜延之長子也文帝崩問至孝武發尋陽便有疾自沈慶之以下並不堪相見唯竣出入臥

內斷決軍機時孝武屢經危篤不任諮稟凡厥衆務竣皆專斷施行孝武踐祚轉吏部尚書留心選舉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歡笑荅之人言顏竣瞋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上自即吉之後宮內頗有醜論竣諫爭懇切並無所回避上意甚不悅多不見從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而所陳多不被納疑上欲踈之乃求出以卜時旨大明元年以爲揚州刺史所求既許便憂懼無計每對親故頗懷怨憤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竣免竣所居官上

未欲便加大戮且止免官竣頻啓謝罪并乞性命上愈怒後竟陵王誕爲逆因此陷之言通於誕詔先打折足然後於獄賜死

沈懷文　子冲

懷文字思明吳興人少好玄理善爲文章爲侍中寵待隆密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及城陷士庶皆裸身鞭面然後加刑聚所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髑髏山懷文陳其不可上不納孝武嘗有事圜丘未至期而雨晦竟夜明旦風霽雲色甚美帝升壇悅懷文稱慶曰昔漢后郊祀太一白日重輪神光四燭今陛下有事茲禮而膏雨迎夜清景麗朝斯寔聖明幽感所致臣願與侍臣賦之上笑稱善懷文與顏竣素善竣以失旨見誅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嘿然時游幸無度太后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諫不宜亟出後因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繼宜相與陳之江智深臥草側亦謂之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景文又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深未及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

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上謂故欲異己謝莊常誡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後賜死懷文三子淡深冲　冲字景綽懷文得罪被繫冲兄弟行謝情哀貌若見者傷之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孝武曰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帝曰宜急殺之使其意分竟殺之元景爲之歎息冲兄弟以此知名累遷御史中丞冲與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爲腰鼓兄弟淡深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爲司直晉宋所未有

也冲母孔氏在東鄰家失火疑爲人所焚爇大呼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方恐肌分骨散何但焚如

劉湛

湛字弘仁南陽人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諳前代舊典弱年便有宰物情常自比管葛不爲文章不喜談議廬陵王義真出爲豫州刺史湛爲長史義真時居武帝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人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廚帳會湛入因命臑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

寒杯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爲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爲侍中文帝於合殿與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湛爲長史行府事王弘輔政而王華王曇首任事居中湛自謂才能不後之不願外出是行也謂爲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王若非代邸之舊無以至此可謂遭遇風雲湛負其才氣常慕汲黯崔琰爲人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琰字季珪先是王華既亾曇首

又卒領軍將軍殷景仁以時賢零落白文帝徵湛八年召爲太子詹事與景仁並被任遇湛云今代宰相何難此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代功曹耳明年景仁轉尚書僕射湛代爲領軍湛與景仁素款及俱被時遇猜隙漸生以景仁專內任謂爲間已時彭城王義康專執朝權而湛昔爲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回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言之於文帝其事不行義康僚屬及湛諸附隷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澄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祿由

敬文闇淺上負生成合門慙懼無地自處敬文之姦諂如此義康擅權專朝威傾內外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稍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其事善論政道并諳前代故事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爲常及晚節驅煽義康陵轢朝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上謂所親曰劉斑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上與義康形迹既乖釁難將結湛知無復全地及至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無

（湛小字斑獸故云斑）

復此望禍至其不久矣伏甲於室以待上臨弔謀又泄竟弗之幸十日詔收付廷尉於獄伏誅

顧琛

琛字弘瑋吳郡人晉司空和之曾孫也琛謹確不尚浮華元嘉七年文帝遣到彦之經略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文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坐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辭答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秘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善之琛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於吳中作亂以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以

孔氏爲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饑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振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焉廢帝即位琛爲吳郡太守初琛景平中爲朝請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爲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爲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

顧覬之　孫憲之

覬之字偉仁吳郡人爲謝晦衛軍參軍晦愛其雅素深相知待殷劉隙著覬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乃辭脚疾免歸每夜常於床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其意及義康徙廢朝廷多受禍覬之竟免後爲山陰令山陰劇邑三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覬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尚也後嘗於文帝坐論江東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覬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覬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

色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覬之未嘗低意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覬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責覬之禁不能止誘出文券一大廚悉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須還綽懊歎彌日覬之常執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作定命論覬之孫憲之（憲之宋人附此）

憲之字士思宋元徽中爲建康令性清儉强力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遷尚書吏部郎

中宋時其祖覬之嘗爲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
吾爲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爲此職

南宋纂卷之三終

南宋纂卷之四

明海虞錢岱汝瞻 刪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 甫校

羊欣

欣字敬元泰山人少靜默無競於人泛覽經籍尤長隸書父不疑爲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絹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常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爲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嘗詣領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改席易衣欣由此益知名義熙中弟徽被知於武帝帝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後後爲新安太守在郡十三年樂其山水嘗謂子弟曰人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頃之稱病篤免歸

羊玄保 子戎

玄保泰山人累遷司徒右長史府公王弘甚知重之謂左長史庾登之吏部尚書王准之曰卿二賢明美

朗詣會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善奕棊
品第三文帝亦好奕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
守帝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
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元凶弒立以爲吏部尚書及
孝武入伐朝士多南奔劭集群僚橫刀怒曰卿等便
可去矣衆並懼莫敢言玄保容色不異徐曰臣其以
死奉朝劭爲解孝武即位以謹敬見知　子戎少
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語好爲雙聲江夏王義恭嘗
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
家恨狹更廣八分王笑曰卿豈唯善雙聲乃辯士也

文帝好與玄保棊嘗中使至玄保曰今日上何召我
邪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摇颺既佳光景當得劇棊玄
保常嫌其輕脫云此兒必亾我家位通直郎坐謗時
政賜死死後孝武帝引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磾
之明以此上負上美其言戎二弟文帝並賜名曰咸
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玄保
既善棊而何尚之亦雅好其事吳郡褚胤年七歲便
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
從誅何尚之固請曰胤奕棊之妙超古冠今魏犨犯
令以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

顧類留　憤

異絕　乃許時人痛惜之

江秉之

秉之字玄叔濟陽人爲山陰令人戶三萬政事繁擾
訟訴殷積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
宋世唯顧覬之亦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脩理
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並以簡約
見稱所得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饑寒人有勸其營
田秉之正色荅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
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

沈慶之　孫昭略　子文季　從子攸之　攸

之從孫僧昭

慶之字弘先吳興人少有志力晉末孫恩作亂使其
衆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捷由是以勇聞
後隸檀道濟北侵道濟白文帝稱慶之忠謹曉兵上
使領隊防東掖門出入禁省領軍劉湛知之欲相引
接謂曰卿在省年月久遠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
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
軍及湛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韎縛
袴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
隊主不容緩服會羣蠻大動征西司馬朱脩之討蠻

碻與確同磝音敖或作嶅

失利慶之專軍進討大破之威震諸山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引軍出前後破降甚衆文帝將北侵慶之諫曰道濟再行無功彥之失利而反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有所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途疾動虜所恃唯馬夏水浩大泛舟濟河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剋此二戍館穀弔人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慶之固陳不可時丹楊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爲國

譬如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及軍行玄謨進圍滑臺慶之與蕭斌留守碻磝玄謨攻滑臺積旬不拔魏太武大軍南向玄謨退還蕭斌以前驅敗績欲絕死固碻磝慶之以爲不可會制使至不許退諸將並宜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閫外之事將所得專制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元凶弒逆孝武遣慶之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

將帥並易與耳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時元凶密與慶之書令殺孝武慶之入求見孝武稱疾不敢見慶之突前以元凶手書呈簡孝武泣求入內與母辭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常願報德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是何疑之深帝起再拜曰家國安危在於將軍慶之即勒內外處分府主簿顏竣聞慶之至馳入見帝曰今四方尚未知義師之舉而劭據有天府首尾不相應赴此危道也宜待諸鎮脣齒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方興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參預此禍至矣宜斬以徇衆帝曰竣何不拜謝竣起再拜慶之

曰君但當知筆札之事於是處分旬日內外整辦時皆謂神兵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爲都督率衆討之誕遣客沈道愍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曰沈公君白首之年何爲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斬誕進慶之司空朝會在從公之上初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爲解之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故荅云鹵簿固是富貴容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及中

典之功自五校至是而登三事慶之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閈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語人曰錢盡在此家素富厚産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妓妾十數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歡愉自非朝賀不出門每從游幸及校獵據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妃上孝武金鏤七筋及杆杓上以賜慶之曰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為先也上嘗歡飲普令羣臣賦詩慶之粗有口辯手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

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坐並稱其辭意之美前廢帝即位加慶之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幰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園田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並固讓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慶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

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為乎於是插杖而耘不為之顧元景等徹侍寨裳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為歡慶之既通貴鄉里老舊素輕慶之者後見皆膝行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公廢帝狂悖無道慶之盡言諫爭帝不悅乃遣其從子攸之齎藥賜死時年八十是歲旦慶之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寤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慶之之死也不

肯飲藥攸之以被掩殺之子文叔密取藥藏録飲藥自殺文叔子昭明亦自縊死昭明弟昭略　昭略字茂隆性狂儁不事公卿使酒仗氣無所推下嘗醉晚日負杖携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王晏嘗戲昭略曰賢叔可謂吳興僕射昭略曰家叔晚登僕射猶賢于尊君以卿為初蔭永元中與叔父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法修等進藥酒昭略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

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投其面曰使爲破面鬼死時言笑自若了無懼容徐孝嗣謂曰見卿使人想夏侯泰初荅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下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霍光脫問明府今日之事何辭荅之邪昭略弟昭光聞收兵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入執母手悲泣遂見殺時昭明子曇亮已得逃去聞昭光死乃曰家門屠滅獨用生何爲絕吭而死時人歎其累世孝義　文季字仲達文叔弟也以寬雅正直見知尤善塞及彈棊父慶之遇害諸子見收文叔謂之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殺文

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免沈攸之反齊高帝加文季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唐軍事初慶之死也攸之求行至是文季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以復舊怨親黨無吹火焉君子以文季能報先耻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彦回當時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爲之屈武帝在東宮于玄圃宴朝臣文季數舉酒勸彦回彦回甚不平啓武帝曰沈文季謂彦回經爲其郡依然猶有故情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亾國失土不識枌榆遂言及魏軍動事彦回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啓武帝曰褚彦回遂品藻人流臣未知其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武帝笑曰沈率醉也文季與彦回並善琵琶酒闌彦回取樂器爲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嶷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彦回顏色無異終曲而止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武帝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當世善其對以爲尚書右僕射王晏嘗戲文季爲吳興僕射文季荅曰琅邪執法似不出卿門文季以時方昏亂託老疾不豫朝機兄

子昭略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爲員外僕射欲求免乎文季笑而不荅未幾見害　攸之字仲達慶之從兄子也攸之少孤貧元嘉末魏軍南攻朝廷發三吳之衆攸之亦行及至建鄴詣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爲形陋不堪攸之歎曰昔孟嘗君身長六尺爲齊相今求士取肥大者哉因隨慶之征廣陵屢有功被箭破骨孝武以其善戰事平當加厚賞爲慶之所抑攸之甚恨之會四方反叛南賊已次近道以攸之爲寧朔將軍率軍據虎檻時後軍駱驛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禀受攸之謂軍吏曰令

衆軍同舉而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
致駭亂此敗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殷孝祖
爲前鋒都督大失人情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衆
並安之時殷孝祖中流矢死人情震駭並謂攸之宜
代孝祖爲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總統衆軍聞孝
祖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
爲孝祖既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
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己下軍政不一致敗之
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推重并慰勉之方興甚悅攸
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卿忘廉藺寇賈事邪

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明旦進戰自寅訖
午大破賊于赭圻時劉遵考爲光祿大夫攸之在御
坐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何如帝問之攸之俛實對
帝大笑攸之爲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聚歛兵
力養馬至二千餘疋錢帛器械巨積漸懷不臣之心
朝廷制度無所遵奉富貴擬于王者夜中諸廂廊然
燭達旦後房服珠玉者數百人皆一時絕貌廢帝既
殞順帝即位齊高帝遣攸之子元琰齎廢帝剳削之
具以示之攸之曰吾寧爲王陵死不作賈充生尚未
得即起兵乃上表稱慶并與齊高帝書推功攸之有

素書十數行常韜在兩襠角云是宋明帝與己約誓
遂舉兵其妾崔氏許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
作計攸之指兩襠角示之攸之素畜士馬資用豐積
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三千發江陵齊高帝遣衆軍西
討屢破之還向江陵未至城已爲雍州刺史張敬兒
所據無所歸攸之于櫟林自經死村人斬首送之都
或割其腹心有五竅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
事多所記憶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初叅軍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爲榮鞭殺錄事攸
之自江陵下以榮爲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

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易
本心不能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爲同人
作賊不早來榮曰沈荊州舉義兵匡社稷身雖可滅
要是宋世忠臣天下尚有直言之士不可謂之爲賊
身本不蘄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命斬之榮歡
笑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
持榮謂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惠之聲而先戮義
士三楚之人寧蹈江漢而死豈肯與將軍同月以生
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
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廢帝之殞攸之

僧昭梁人附此

欲起兵問之星人葛珂之珂之曰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逢太白伏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尋出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下及後舉兵珂之又曰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果敗　攸之弟雍之孫僧昭少事天師記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爲太山錄事幽司中有所收錄必僧昭署名梁武陵王紀爲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卽便喧聒謂人曰吾昔爲幽司所使實爲煩碎今已自解乃開匣出黃紙書上有一大字字不可識曰教分判如此及太清初謂親知曰明年海內喪亂生靈十不一存乃苦求東歸旣不獲許及亂百口皆殲僧昭位廷尉卿太清三年卒

宗愨

愨字元幹南陽人叔父少文高尚不仕愨年少問其所志愨荅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少文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戶夜被劫愨年十四挺身與劫相拒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爲業少文旣高尚諸子羣從皆愛好墳典而愨任氣好武故不爲鄉曲所知後補上軍將軍伐林邑愨自奮願行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入象浦林邑傾國來逆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愨以爲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亂遂克林邑收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其餘雜物不可稱計愨一毫無犯唯有被梳枕刷此外蕭然文帝甚嘉之先是鄉人庾業家富豪侈侯服玉食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爲愨設粟飯菜葅謂客曰宗軍人串噉麤食愨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業爲愨長史愨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爲嫌竟陵王反愨表求赴討面受節度上停輿慰免愨聳躍數十左右顧盻上壯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愨助我及愨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愨也事平入爲左衛將軍從獵墮馬脚折不堪朝直以爲光祿大夫

時多以幼少皇子爲方鎮令以親近左右領典籤典籤之權稍重愨爲豫州吳喜公爲典籤每多違執愨大怒曰宗愨年將六十爲國竭命政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喜公稽顙流血乃止

柳元景

元景字孝仁河東人也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寡言語有器質雍州刺史劉道產深愛其能會江夏王義恭復召之道產謂曰久規相屈今貴王有召難輒相留乖意以爲罔罔及道產死羣蠻大爲寇暴義恭薦元景乃以爲隨郡太守及至廣設方略斬獲

數百郡境肅然隨王誕鎮襄陽時朝廷大舉北侵使諸鎮各出軍誕遣晉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入盧氏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軍帥薛安都留任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既到謂安都曰卿無坐守空城而令龐公孤軍深入宜急進軍衆軍並造陝下列營以逼之魏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殺傷不可勝數於是衆軍並鼓譟俱前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衲兩當衫馬亦去具裝馳入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如是者

數四每入衆無不披靡詰朝魏軍又出列陣于城外方平諸軍並成列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安都曰卿言是也遂合戰安都不堪其憤橫矛直前殺傷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自詰旦戰至日晏魏軍大潰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爲不可乃悉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威信著于境外孝武入討元凶以爲諮議參軍配萬人爲前鋒元景至新亭依山建壘柵東西據險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元景察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以奔之賊衆大潰劭僅以身免上至新亭卽位封晉安郡公元景少時貧苦嘗下都至大雷日暮寒甚頗有羇旅之歎岸側有一老父自稱善相謂元景曰君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以爲戲之曰人生免饑寒幸甚豈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在元景起自將率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勳要多事產業惟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菜得錢三萬送還宅元景怒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

百姓之利邪前廢帝少有凶德元景憂懼謀廢帝立義恭持疑未決發覺帝親率宿衛兵自出討之稱詔召元景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整朝服乘車應召出門左右壯士數十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及出巷軍士大至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從子世隆以下俱入齊史

殷孝祖

孝祖長平人也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前廢帝景和元年爲兗州刺史外甥司徒參軍荀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朝上遣之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憂危假命漏刻國亂朝危宜立長王公卿百辟

人無異議而羣迷相扇構造無端貪利幼弱兢懷介卒勇以氣節成名若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即日棄妻子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陽一郡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人情于是大安進孝祖號冠軍將軍御仗先有諸葛亮筒袖鎧鐵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將時賊據赭圻孝祖進攻之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中流矢死

劉繪 子孝綽 俱入梁史

薛安都

安都汾陰人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安都初征關陝至白口夢仰視天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等見天門開不至是歎曰夢天門開乃中興之象邪從弟道生犯罪爲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即日乃乘馬令左右執稍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遥問曰薛公何之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今指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令下馬入車因譲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爲朝廷勳臣云何放恣輒於都邑殺人因載俱歸安都乃止會爽反叛還安都及沈慶之濟江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世梟猛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人皆云關羽斬顏良不是過也進爵爲侯

宗越

越南陽人父爲蠻所殺越于市中刺殺讎人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爲隊主蠻有爲寇盜者常使越討伐

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刀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得買馬隨柳元景侵魏有戰功還補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荅曰佛狸未死不憂不得諮議參軍誕大笑竟陵王誕反越攻誕及城陷孝武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凡殺數千人前廢帝凶暴無道而越爲之用命誅戮羣公莫不盡心竭力故帝憑之爪牙無所忌憚賜越等美女金帛充牣其家越等武人麤强識不及遠咸一往意氣皆無復

二心既爲廢帝盡心慮明帝不能容之上接待雖厚內並懷懼意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曰卿遭離暴朝勤勞日久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及聞此旨皆相顧失色因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帝即日下獄死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舍未嘗參差及沈攸之代殷孝祖爲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衆心並懼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性嚴酷好行刑誅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

循吏傳

杜驥　兄坦附

驥字度世杜陵人也高祖預晉征南將軍兄坦頗涉史傳宋武帝平長安隨從南還晚度北入南朝常以傖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每爲清途所隔坦恒以慨然嘗與文帝言及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之美誠如聖詔假使出乎今世養馬不暇豈辯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亡高祖因晉氏喪亂播遷涼土直以南度不早便以傖荒賜隔日磾胡人身爲牧圉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北土舊法問疾必遣子弟驥年十三父使候同郡韋華華子玄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妻焉元嘉七年隨到彥之入河南使驥守洛陽洛陽城廢久武帝平關洛致鍾虡舊器南還一大鍾墜洛水中至是帝遣將姚聳夫領千五百人迎致之時聳夫政率所領牽鍾于洛水驥乃遣使紿之曰虜既南度洛城勢弱今修理城池並已堅固軍糧又足所乏者人耳君率衆見就共守此城大功既立取鍾無晚聳夫信之率所領就驥十七年

驥爲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于齊土自義熙至于宋末刺史唯羊穆之及驥爲吏人所稱詠後徵爲左軍將軍兄坦代爲刺史北土以爲榮焉

甄法崇　孫彬

法崇中山人也宋永初中爲江陵令在任嚴整縣境肅然于時南平繆士通爲江安令卒官至其年末法崇在廳事士通前見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云卿縣人宋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兒窮弊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因命口受爲辭因遜謝下席而法崇爲問繆家狼狽輸送太守王華聞而歎美之法崇孫

彬係齊人附此

彬　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于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檀越乃能見還輙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堅然不受因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邪卒還金梁武帝布衣而聞之及踐祚以彬爲郢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誡以廉愼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屬由此名德益彰

孝義傳

何子平

子平廬江灊人少有志行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奉得白米輙貨市粟麥人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心獨餐白粲乃除吳郡海虞令縣祿唯供養母一身不以及妻子人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爲已問者慙而退母喪去官哀毀踰禮屬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

士彌以此貴之

隱逸傳

宗少文

少文南陽人宋武帝既誅劉毅領荆州辟少文爲主簿不起問其故荅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輙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宋受禪及元嘉中頻徵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羅氏沒少文哀之過甚既乃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于室謂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少文傳焉文帝遣樂師楊觀就受之少文孫測亦有祖風另有傳入齊史

孔淳之

淳之字彥深魯人也少有高尚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盖于

茲不知老之將至及淳之還乃不告以姓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游又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其如此荅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潜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辯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帙書元嘉初復徵爲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

戴顒

顒字仲若譙郡銍人也父逵兄勃並隱遯有高名父善琴書顒並傳之中書令王綏嘗攜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荅綏恨而去桐廬縣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因留居止勃疾患醫藥不給顒謂勃曰顒隨兄得閑非有心於語默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顒當干祿以自濟耳乃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遥論禮記中庸篇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游野澤堪行便去不爲矯介衆論以此多之宋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顒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憩于此澗義季亟從之游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爲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游弦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顒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爲一調號爲清曠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宋世子鑄丈六銅像于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顒看之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減臂胛瘦患即除無不歎服

恩倖傳并敘

敘曰鮑魚芳蘭在于所習中人之性可以上下謀于管仲齊桓有邵陵之師還于易牙小白掩陽門之扇故古之哲王莫不斯慎自漢氏以來年且千祀而近習用事無乏于時莫不官由近親情因狎重至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宋人數無貟莫非左右要密爰及梁陳斯風未改其被恩倖者今立以爲篇焉

戴法興

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以販紵爲業法興二兒延壽延興並脩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戴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或云戴碩子三兒敵陳戴三千萬錢法興少賣葛山陰市後爲尚書倉部令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于尚書中覔了了令史得法興以爲記室令史義康敗仍爲孝武撫軍記室掾上即位專管內務權重當時大通人事多納賄貨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前廢帝即位未親萬機凡詔敕施爲悉決法興之手廢帝年已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爲法興每相禁制謂帝曰官所

爲如此欲作營陽邪帝意稍不能平所愛幸閹人華願見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筭法興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嘗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爲真天子帝爲贗天子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興與太宰顏柳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莫不畏服之法興是孝武左右復久在宮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許帝遂免法興官賜死

阮佃夫

佃夫會稽諸暨人也明帝初出閤選爲主衣後又請爲世子師甚見信待景和末明帝被拘于殿內住在秘書省爲帝所疑大禍將至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謀共廢立明帝即位論功佃夫封建城縣侯執權亞于人主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有餉絹二百疋嫌少不荅書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妓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法効焉于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

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朝士貴賤莫不自結而矜傲無所降意廬江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爲廣州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悅之頻求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衣出戶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時廢帝猖狂好出游走佃夫密與直閤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于天寶謀共廢帝立安成王于天寶因以其謀告帝帝乃收佃夫賜死

南宋纂卷之四終

明海虞錢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帝紀

高帝

帝諱道成字紹伯小字鬭將姓蕭氏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帝表英異龍顙鐘聲鱗文徧體宅南有一桑樹擢本三丈橫生四枝狀似華蓋帝年數歲好戲其下從兄敬宗曰此樹爲汝生也爲建康令有能名蕭惠開雅有知人鑒謂人曰昔魏武爲洛陽北部時

人服其英今看蕭建康但當過之耳宋明帝即位屢立戰功遷南兗州刺史加五州督嫌帝非人臣相而人間流言帝當爲天子明帝愈以爲疑遣將軍吳喜自持銀壺酒封以賜帝帝戎服出門迎懼鴆不敢飲將出奔喜告以誠先飲之帝即酌飲之喜還明帝意乃悦徵還都部下勸勿就徵帝曰主上自誅諸弟爲太子幼弱作萬歲後計何關佗族惟應速發事緩當見疑今骨肉相害自非靈長之運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明帝崩遺詔與袁粲褚彦回劉勔共掌機事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舉兵於尋陽朝廷惶駭帝與褚彦回等集中書省計議莫有言者帝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以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因索筆下議餘並注同中書舍人孫千齡與休範有密契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帝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乃單車白服出新亭城壘未畢賊前軍已至帝方解衣高卧以安衆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王敬則等浮舸與賊水戰大破之未時張敬兒斬休範首臺軍及賊衆俱不知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城内亂走帝執燭正坐厲聲呵止之

如是者數四賊帥丁文豪設伏破臺軍於阜莢橋直至朱雀航王道隆劉勔並戰沒初勔高尚其義託造園宅名爲東山頗忽時務帝謂曰將軍以顧命之重此是艱難之日而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勔不納竟敗時休範典籤許公輿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期赴休範投名者千數及至乃是帝隨得輒燒之登城北謂曰劉休範父子先昨皆已死戮屍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軍善見觀汝等名皆已焚除勿懼也臺分遣衆軍擊平賊帝振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休範平後

蒼梧王漸行凶暴屢欲害帝嘗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帝晝臥裸袒蒼梧立帝于室內畫腹爲射的自引滿將射之帝神色不變斂板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而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雹箭射之乃取雹箭一發即中帝臍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手何如帝威名既重蒼梧深相猜忌刻木爲帝形畫腹爲射堋自射之所見之物呼之爲帝加以手自磨鋌曰明日當以刃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大功於國今害之誰爲汝盡力故止帝謀與袁褚廢立皆不見從五年七

月王敬則謀弒蒼梧齎首使左右馳至領軍府叩大門自言報帝帝門猶不開敬則自門窐中以首見帝帝猶不信乃於墻上投進其首帝索水洗視敬則乃踰垣入帝跣出敬則叫曰事平矣帝乃戎服乘常所騎赤馬夜入殿中殿中驚怖及知蒼梧死咸稱萬歲至帝踐祚號此馬爲龍驤赤明旦召袁粲褚彥回劉彥節計議帝以事讓彥節彥節未答帝鬚髯盡張眼光如電次讓袁粲又不受敬則乃拔刃在床側躍麾衆曰天下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手自取白紗帽加帝首令帝即位曰今日誰敢復

動事須及熱帝正色呵之曰卿都不自解粲欲有言敬則又叱之乃止帝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迎立順帝三年三月宋帝詔進帝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齊公四月宋帝以歷數在齊乃下詔禪位建元元年夏四月帝即位於南郊封宋帝爲汝陰王四年春帝崩上少有大量喜怒不形於色深沉靜默常有四海之心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奕棊第二品雖經綸夷險不廢素業及即位身不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玉介導以長侈奢之源命打破之每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欲以身率下移風易俗性寬

嘗與直閤將軍周覆共棊累局不勸覆乃抑上手不許易行其弘厚如此帝舊塋在武進彭山岡阜相屬數百里不絕其上常有五色雲又有龍出焉上時已貴矣宋明帝甚惡之遣善占墓者高靈文往墓所占相靈文先給事太祖還詭答曰不過出方伯耳密白太祖曰貴不可言明帝寢疾爲身後之慮多翦功臣上亦見疑每云蕭道成有不臣相時鎮淮陰每懷憂懼忽見神人謂上曰無所憂子孫當昌盛參軍崔靈建夢天謂曰蕭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使授其天子位考自三皇五帝已降受命之次至帝爲十

九也按宋武帝于嵩高山得玉璧三十二枚神人云此是宋世之數三十二者二三十也宋自受命至禪齊凡六十年

武帝

帝諱賾字宣遠高帝長子以宋元嘉二十七年六月生于建康縣之青溪宮將産之夕昭皇后夢龍據屋故小字上爲龍兒仕宋爲贛令晉安王子勛反上遂率部曲百餘人起義大饗士卒是日大熱上各令析荆枝自蔽言未終而有雲垂蔭正當會所會罷乃散及爲廣興相嶺南積旱遭水阻涸商旅不通上部伍

既至無雨而川流暴起遂得利涉沈攸之事起未得朝廷處分上以中流可以待敵卽據盆口城爲戰守備高帝聞之曰此眞我子也於盆城掘塹得一大錢文曰太平百歲高帝卽位爲皇太子建元四年高帝崩卽皇帝位永明十一年七月上不豫先是魏地謠言赤火南流喪南國是歲有沙門從北齎此火而至色赤於常火而微云以療疾貴賤爭取之多得其驗二十餘日都下大盛咸云聖火詔禁之不止火灸至七炷而疾愈亡何上崩上剛毅有斷政總大體以富國爲先頗喜游宴雕綺之事言常恨之未能頓遣臨崩又詔凡諸游費宜從休息自今遠近薦獻務存節儉不得出界營求金粟繒纊珠玉玩好嚴加禁絶

廢帝鬱林王

王諱昭業字元尚小字法身文惠太子長子也高帝爲相王鎭東府時年五歲床前戲高帝方令左右拔白髮問之曰兒言我誰耶答曰太翁高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卽擲鏡鑷其後問訊高帝指示賓客曰我基于此四世矣文惠太子薨爲皇太孫其年七月武帝崩卽帝位隆昌元年秋皇太后令廢帝爲鬱林王帝少美容止好隸書武帝

特所鍾愛敕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之進退音吐甚有令譽性甚辯慧接對賓客皆款曲周至矯情飾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無賴羣小二十許人共衣食同臥起妃何氏擇其中美貌者皆與交歡凡諸小人並逆加爵位皆疏官名號於黃紙使各囊盛以帶之許南面之日卽便施行又別作鑰鉤兼善效人書每私出還輒扃籥封題如故故人無知者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聞之相與謀曰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若於營署爲異人所毆打及犬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已七十餘生寧足吝耶數日中

二人相係自殺二宮不知也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
節其用度帝謂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
生帝王家今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
執不如市邊屠酤富兒百倍武帝往東宮帝迎拜號
慟絶而復蘇武帝自下輿抱持之寵愛日隆侍武帝
疾憂容慘慼言發淚下武帝每言及存亡帝輒哽咽
不自勝武帝以此謂爲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中
一委宰相汝勿厝意五年以後勿復委人若自作無
成無所多恨臨崩執帝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如
此再而崩大斂始畢乃悉呼武帝諸伎備奏衆樂諸

伎雖畏威從事莫不哽咽流涕帝既失道朝事大小
皆決之西昌侯鸞鸞有諫多不見從極意賞賜左右
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箇不得今日
得用汝未武帝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
金銀布帛不可稱計即位未朞歲所用已過半皆賜
與諸不逞羣小諸寶器以相擊剖破碎之以爲笑樂
好鬬雞密買雞至數千價與文帝幸姬霍氏淫通西
昌侯鸞屢諫不納乃疑鸞有異志謀誅鸞鸞慮變使
蕭諶等率兵自尚書省入雲龍門帝在壽昌殿裸身
與霍氏相對聞外有變使閉内殿諸房閤令閹人登

興光樓望還報云見一人戎服從數百人急裝在西
鍾樓下須臾蕭諶領兵先入宮帝拔劍自刺不入以
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諶初入殿宿衛將士皆執弓
楯欲戰諶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信之及
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出西弄遇弒年二十二
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武帝曰皇太子非名之
謂於是移黜於外易名爲犬子處士何點曰太子者
天地之所懸三才之所係今化而爲犬不得立矣既
而文惠太子薨鬱林海陵相繼廢黜此其驗也永明
中百姓忽著破後帽貴賤翕然服之此服祅也帽自

蕭諶之家其流遂遠天意若曰武穆文昭皆當滅而
諶亦誅死之效焉立廢帝海陵恭王尋亦廢

明帝

帝諱鸞字景栖始安貞王道生之子也小字玄度少
孤高帝撫育過諸子高帝踐祚封西昌侯巳封宣城
王未拜太后令廢海陵王以上入纂高帝爲第三子
建武元年冬十月即帝位永泰元年秋七月帝崩帝
明審有吏才持法無所借制御親幸臣下肅清驅使
寒人不得用四幅繖大存儉約嘗用皁莢訖授餘灤
與左右曰此猶堪明日用大官進御食有裹蒸帝十

字晝之曰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其儉約如此性猜
忌亟行誅戮信道術用計數每出行幸先占利害簡
於出入將南則詭言之西將東則詭言之北皆不以
實竟不南郊初有疾無輟聽覽羣臣莫知及疾篤敕
臺省府署文簿求白魚以爲藥外始知之身衣絳衣
服餙皆赤以爲厭勝

廢帝東昏侯

帝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也明帝崩卽帝位長
史蕭頴胄起兵於荆州雍州刺史蕭衍起兵於襄陽
南康王寶融卽皇帝位於江陵雍州刺史王珍國侍

中張稷率兵入殿殺帝時年十九帝在東宫便好弄
不喜書學明帝臨崩屬後事以隆昌爲戒曰作事不

隆昌鬱林年號

可在人後故委任羣小誅諸宰臣無不如意訥澀少
言不與朝士接欲速葬惡靈在太極殿徐孝嗣固爭
得踰月每當哭輒喉痛大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號
慟俯仰幘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宦者王寶孫曰此
謂禿秋啼來乎常以五更就卧至晡乃起王侯以下
節朔朝見晡後方前或際暗遣出二年元會食後方
出朝賀裁竟便還殿西序寢自巳至申百僚位皆僵
仆菜色比起就會忽遽而罷拜潘氏爲貴妃乘卧輿

帝騎馬從後漸出游走不欲令人見之驅斥百姓唯
置空宅而已是時率一月二十餘出既往無定處尉
司常慮得罪東行驅西南行驅北應旦出夜便驅逐
吏司奔驅叫呼盈路打鼓蹋圍鼓聲所聞便應奔走
臨時驅迫衣不暇披乃至徒跣走出犯禁者應手格
殺百姓無復作業終日路隅從萬春門由東宫以東
至郊外數十里皆空家盡室巷陌懸幔爲高障置人
防守謂之屏除都下老小震驚啼號塞道處處禁斷
不知所過疾患困篤者悉掆移之無人掆者扶匐道
側吏司又加捶打絶命者相係從騎及左右因之入

富家取物無不蕩盡工商莫不廢業樵蘇由之路斷
有棄病人于青溪邊者吏懼爲監司所問推置水中
泥覆其面須臾便死遂失骸骨前魏興太守王敬賓
新死未斂家人被驅不得留視及家人還鼠食兩眼
都盡如此非一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當產不去帝
入其家問何獨在答曰臨產不得去因剖腹看男女
每還宫常至三更百姓然後得反禁斷又不卽通處
處屯咽或泥塗灌注或氷凍嚴結老幼啼號不可聞
見時人以其所圍處號爲長圍及建康城見圍亦名
長圍識者以爲讖焉三年殿内火合夕便發其時帝

猶未還宮內諸房閤已閉內人不得出外人又不敢輒開比及開死者相枕內外叫喚聲動天地帝三更中方還北至華林西至秘閣三千餘間皆盡左右趙鬼能讀西京賦云柏梁既災建章是營於是大起諸殿別爲潘妃起玉壽三殿皆帀飾以金壁作飛仙帳四面繡綺窗間盡畫神仙又作七賢皆以美女侍側鑿銀爲書字靈獸神禽風雲華炬爲之玩飾椽桷之端悉垂鈴佩江左舊物有古玉律數枚悉裁以鈿笛莊嚴寺有玉九子鈴外國寺佛面有光相禪靈寺塔諸寶珥皆剝取以施潘妃殿飾又鑿金爲蓮華以帖

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塗壁皆以麝香錦幔珠簾窮極綺麗縶役工匠自夜達曉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世人謂之青樓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琉璃以閱武堂爲芳樂苑窮奇極麗當暑種樹朝種夕死死而復種率無一生大樹合抱亦皆移掘揷葉繁華取玩俄頃山石皆塗以采色跨池水立紫閣諸樓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於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雜所貨物與官人閹豎共爲裨販以潘妃爲市令自爲市吏錄事將鬬者就潘妃罰之帝小有得失潘則與杖乃敕虎賁威儀不得進大荆子每

游走潘氏乘小轝宮人皆露褌著綠絲屩帝自戎服騎馬從後又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于時百姓歌云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偏信蔣侯神迎來入宮晝夜祈禱左右朱光尚詐云見神動輒諮啓曰至尊不可諫正當托鬼神以達意耳後東入樂游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光尚曰向見先帝大瞋不許數出帝大怒拔刀與光尚等尋覓既不見處乃縛菰爲明帝形北向斬之懸首苑門上蕭衍師至閉城自守城內軍事委王珍國以張稷爲副衆皆怠怨不爲致力蕭衍長圍既立塹柵嚴固然後

出盪屢戰不捷帝尤惜金錢不肯賞賜茹法珍叩頭請之帝曰賊來獨取我耶何爲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啟爲城防帝曰擬作殿竟不與珍國張稷懼禍乃謀應蕭衍夜開雲龍稷及珍國勒兵入殿是夜帝在合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卧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清曜閤已閉閹人黃泰平力傷其膝仆地斬首送蕭衍太后令依漢海昏侯故事追封東昏侯

和帝

帝諱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封南康王長史蕭

頴胄奉王舉兵以蕭衍爲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戊午衍表勸進中興元年春三月帝卽位二年春正月加蕭衍位相國梁公備九錫禮三月丙辰遜位于梁梁受命奉帝爲巴陵王宮于姑熟戊辰巴陵王殂年十五初梁武帝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邑而遷帝焉以問范雲雲俛首未對沈約曰今古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武頷之於是遣鄭伯禽進以生金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就加𢫫焉先是文惠太子與才人共賦七言詩句後輒云愁和帝至是其言方驗

后妃傳

宣孝陳后　高帝母

后諱道止臨淮人家貧少勤織作家人矜其勞或止之后終不改嫁于宣帝生高帝高帝年二歲乳人乏乳后夢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覺而乳驚因此豐足有相者謂后曰夫人有貴子而不見之后嘆曰我三子誰當應之呼高帝小字曰政應是汝耳高帝雖從官而家業本貧爲建康令時明帝等冬月猶無縑纊而奉膳甚厚后每輟去兼肉曰於我過足矣殂于縣舍齊國建追尊孝皇后

高昭劉后　高帝后

后諱智容廣陵人也父壽之員外郎后母桓氏夢吞玉勝生后時有紫光滿室以告壽之壽之曰恨非是男桓笑曰雖女亦足興家矣后寢卧見有羽蓋蔭其上家人試察之常見其上掩藹如似雲氣年十七裴方明爲子求婚酬許已定后夢見先有迎車至猶如常家迎法后不肯去次有迎至龍旂豹尾有異于常后喜而從之旣而與裴氏不成婚竟嬪于上嚴整有軌度造次必依禮法生太子及豫章王嶷太子初在孕后嘗歸寧遇家奉祠爾日陰晦失曉舉家狼狽共營祭食后助炒胡麻始復内薪未及索火火便自然

宗室傳

衡陽王道度　子鈞

道度齊高帝長兄也始與高帝俱受學於雷次宗宣帝問次宗二子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子鈞

（宣帝諱承之高帝父）

鈞字宣禮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慘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飴之不肯食曰須待姨差區貴人卒居喪盡禮服闋當問訊武帝尫羸骨立登車三上不能升乃止典籤具以聞武帝卽幸鈞邸見之愴然還謂褚蓁曰昨見衡陽猶奇毀損卿

可數相撫悅先是貴人以翦刻錦繡之屬賜釣以爲玩弄貴人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再拜哽咽見者皆爲之悲性好學善屬文嘗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爲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爲巾箱五經巾箱五經自此始也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眞趣釣往游之珪曰殿下處朱門游紫闥詎得與山人交邪答曰身處朱門而情游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

美之吳郡張融清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惟雅重釣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見賞如此

新吳侯景先

景先高帝從子也武帝少年與景先共車行泥路車久故壞至領軍府西門車轅折俱狼狽景先謂帝曰兩人脫作領軍亦不得忘今日艱辛及武帝踐祚詔以景先爲領軍將軍拜日羽儀甚盛傾朝觀矚拜還未至府門中詔相聞領軍今日故當無折轅事邪景先奉謝景先事上盡心故恩寵特密武帝時鎮江州盆城景先夜乘城忽聞塹中有小兒呼蕭丹楊未測何人聲聲不絕試問誰空中應云賊尋當平何事嚴防語訖不復言即窮討之了不見明旦以白帝帝曰攸之自無所至焉知汝後不作丹楊尹景先曰寧有作理尋而攸之首至及永明三年詔以景先爲丹楊尹謂曰此授欲驗往年盆城塹空中言耳

南豐伯頵冑

頵冑父赤斧

頵冑字雲長高帝從子也弘厚有父風起家秘書郎高帝謂赤斧曰頵冑輕朱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

人意頵冑好文義弟頵基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頵冑詩合旨上謂頵冑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明帝廢立頵冑從容不爲同異乃引頵冑預功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大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頵冑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爲侈帝不悅後預曲晏銀器滿席頵冑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慙和帝爲荊州以頵冑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事時江祏專執朝權此行由祏頵冑不平曰江公蓋我輩出東昏侯誅戮羣公委任廝小崔陳敗後方鎮各

懷異計臨湘侯蕭懿遣將軍劉山陽就穎胄兵襲梁武帝帝時爲雍州刺史將起兵慮穎胄不同遣書與穎胄勸同舉兵穎胄討斬山陽傳首梁武穎胄有器局旣倡大事衆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穎胄因取此龍以充軍實乃嘆曰往年江祏斥我至今始知禍福之無門也梁武已平江郢圍建康時穎胄輔帝主有安重之勢素能飲酒噉白肉膾至三斗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制憂愧發疾而卒

衡陽公諶

諶字彥孚高帝族子鬱林卽位深委信諶諶每請急宿出帝通夕不能寐諶還乃安明帝輔政諶回附明帝勸行廢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諶其見信如此諶性險無護身計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宮齋內仗身素隸服諶莫有動者建武元年轉徐州刺史明帝初許事尅用諶爲楊州及有此受諶恚曰見炊飯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復爲蕭諶作甑筋者諶恃勳重干豫朝政明帝新卽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諶言深相疑阻上華林園晏諶及尚書令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閤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甑與人邪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卿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矣於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爲祟

豫章王嶷　子恪　子顯　子雲

嶷字宣儼高帝第二子也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高帝特鍾愛焉詣司徒袁粲粲謂人曰後來佳器也高帝在領軍府嶷居青溪宅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

宅內嶷令左右舞刀戟於中庭蒼梧從墻間窺見已有備乃去高帝憂危旣切腹心荀伯玉勸帝渡江北起兵嶷諫曰主上狂凶人不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克勝於此立計萬不可失及蒼梧殞順帝卽位爲都督荊州刺史至州坦懷納善側席思政王儉與嶷書曰舊楚蕭條仍歲多故政荒人散寔須緝理公臨涖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荒慕義庾亮以來荊州無復此政入爲中書監楊州刺史發江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嶷常慮盛滿因宮宴求解楊州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過延

映高帝第二子工左右射左右書肩持賓客屈韻韶聲

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欲執牛主推
問嶷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政在寬厚
故得朝野歡心嶷善持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
出入殿省皆瞻望嚴肅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北
宅舊有園田之美乃盛修理之武帝嘗問臨川王映
居家何事樂映曰政使劉瓛講禮顧則講易朱廣之
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彥兄弟友生時復擊贊以此爲
樂上大賞之他日謂嶷曰臨川爲善遂至于斯嶷曰
此大司馬公之次弟安得不爾上仍以玉如意指嶷
曰未若皇帝之次弟爲善最多也嶷常戒諸子曰漢

世以來侯王子弟以驕恣之故大者滅身喪族小者
削奪邑地可不戒哉永明末車駕數遊幸唯嶷陪從
上嘗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嶷下輦辭出上曰
今夜行無使爲尉司所呵也嶷對曰京輦之内皆屬
臣州願陛下不垂過慮上大笑每幸第不復屏人敕
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嶷謂上曰古來言
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懷
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
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因相執流涕薨年四十九王
融爲銘云半岳摧峯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

建武明帝年號明帝與遙光俱高帝兄道生子故遙光勸帝殺高武子孫後遙光謀反遇誅人謂爲陰騭之報

欲言也嶷薨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便死皇
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癰不差湯中復加藥一
種使利不斷吾已訴先帝先帝許還東邸當判此事
因胸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
俄失所在文季秘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又
羣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繪吳郡張稷最被親禮藹
與右率沈約書請爲文約答曰郭有道漢末之匹夫
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
麗藻迄乃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刑寓内
自非一代辭宗難或與此約閭閈鄙人名不入第欸

酬令旨便非以禮許人聞命慚顏已不覺汗之沾背
也建武中第二子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珪爲文

　子恪字景冲建武中始安王遙光勸上幷誅高
武諸子於是並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永福
省令太醫煮椒二斛幷命辦數十具棺材謂舍人沈
徽孚曰椒熟則一時賜死期三更當殺之會上暫卧
主書單景儁啓依旨斃之徽孚堅執曰事須更審爾
夕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陽門上聞驚覺曰故當未賜
諸侯命邪徽孚以答上撫床曰遙光幾誤人事及見
子恪顧問流涕諸侯悉賜供饌梁天監元年子恪與

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梁武帝在文德殿引見謂曰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爲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鴆毒所遺唯景和至朝臣之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于時雖疑卿祖無如之何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國祚例不靈長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宗屬未遠便是情同一家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

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輿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言若苟有天命非我所殺若其無運何忽行此政是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入事晉武爲晉室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他方坦然相期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十六人並入梁

子恪弟子顯字景陽幼聰慧狀貌甚雅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採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爲一家之書梁武帝雅愛子顯才又加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爲名對子顯風神灑落雍容閑雅簡通賓客不畏鬼神性愛山水爲伐社文以見其志飲酒數斗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撝而已衣冠竊恨然簡文素重其爲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常起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嘗聞異人間出今日始見知是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子顯嘗爲自序其略云遠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

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少來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爲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

弟子雲字景喬善草隸爲時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答敕云臣昔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畧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子

雲書迹雅為武帝所重帝嘗論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逢子雲為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迹子雲乃為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答餉不書好紙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子特亦善草隸時人比之衛恒衛瓘武帝嘗使特書及奏帝曰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蕭特之書遂逼于父

長沙王晃

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也少有武力便弓馬初沈攸之事起晃多從武容赫奕都街時人為之語曰煥煥蕭四繖高帝踐祚晃每陳政事輒為典籤所裁晃殺之上大怒手詔賜杖臨崩以晃屬武帝處以輦轂近藩勿令遠出府禁諸王蓄仗在都下者惟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為禁司所覺投之江中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晃小字也上亦垂泣高帝大漸時戒武帝曰宋氏若骨肉不相圖佗族豈得乘其弊汝深戒之故武帝終無異意然晃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武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後武帝嘗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矟刺道邊枯蘖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矟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嘗曰此我家任城也

武陵王曅

曅字宣昭高帝第五子也高帝雖為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曅嘗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

遂工篆法少時又無碁局乃破荻為片縱橫以為碁局指點行勢遂至名品為會稽太守武帝即位歷中書令祠部尚書巫覡或言曅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武帝聞之故無寵未嘗處方岳於御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柈帝笑曰汙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疎其骨肉帝不悅性輕財重義有古人風罷會稽還都齋中錢不滿萬俸祿所入皆與參佐賓僚共之常曰兄作天子何畏弟無錢居止附身所須而已名後堂山為首陽蓋怨貧薄也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碁子良大北及退豫章文獻王謂曅曰汝與司徒手

談故當小相推讓答曰羣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
執心疎婞偏不知悔好文章射爲當時獨絶武帝幸
豫章王嶷東田宴諸長王獨不召羣嶷曰風景殊美
今日甚憶武陵上仍呼使射屢發命中顧四坐曰手
何如上神色甚怪嶷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
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射賭凡六箭五破一皮賜
錢五萬文又上舉酒勸羣曰陛下常不以此處許臣
上回面不答豫章王於邸起土山列種桐竹號爲桐
山武帝幸之置酒爲樂顧臨川王映王邸亦有嘉名
不映曰臣好栖靜因以爲稱又問羣羣曰臣山卑不

曾栖靈昭景惟有薇蕨直號首陽山帝曰此直勞者
之歌也久之出爲江州刺史上以羣方出鎮求其宅
給諸皇子遣舍人喻旨羣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
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帝恨之
尚書令王儉詣羣羣留儉設食盤中菘菜鮑魚而已
儉重其率眞爲飽食盡歡而去

始興王鑑

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也性聰警年八歲喪所生母
號慕過人數日中便至骨立豫章文獻王聞之撫其
首嗚咽謂高帝曰此兒操行異人恐其不濟自吾以

來益州刺史皆以良將爲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
生小洲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一臨州劉亮爲刺
史齋前石榴樹陵冬生華亮以問碩碩曰此爲狂華
宋諸劉滅亡之象後二年君當終後九載宋當滅滅
後有王勝熹來作此州碩遂不知所之永明二年武
帝不復用諸將爲州始以鑑爲益州刺史勝熹反語
爲始興碩言於此乃驗州城北門常閉不開鑑問其
故於虞悰悰答曰蜀中多夷暴有時抄掠至城下故
常閉之鑑曰古人云善閉無關鍵且在德不在門卽
令開之戎夷慕義自是清謐於州園地得古冢無復

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
多不可皆識金銀爲蠶蛇形者數斗又以朱砂爲阜
水銀爲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
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常
不同乃遣功曹何佇爲之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性
甚清在蜀積年未嘗有所營造資用一歲不滿三萬
王儉常歎云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士

江夏王鋒

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二子也母張氏有容德宋蒼梧
王逼取之又欲害鋒高帝甚懼不敢使居舊宅匿于

張氏舍時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爲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窗塵而先畫塵上學爲書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好琴書蓋亦天性武帝賜以寶裝琴仍於御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鄱陽王鏘曰闍黎琴亦是柳令之流亞其既事事有意吾欲試以臨人鏘曰昔鄒忌鼓琴威王委以國政乃出爲南徐州刺史善與人交行事王文和相友善後文和被徵爲益州置酒告別文和流淚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

覺文生於性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善變素絲也工書爲當時藩王所推南郡王昭業亦稱工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武帝答闍黎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闍黎鋒小名也及明帝知權藩邸危懼江祏嘗謂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惟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聞歎曰江祏遂復爲混沌書眉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一豪於平生哉當時以爲話言常忽忽不樂著修柏賦以見志曰旣殊羣而抗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

子良明
帝子

芳在霜下而爲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庶後彫之可詠嘗見明帝言次及遙光才力可委之意鋒答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鋒有武力明帝殺諸王鋒與書誚責左右不爲通明帝深憚之不敢於第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倒地遂遇害之江斆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鉏其修柏之賦乎

竟陵王子良

子良孫賁字文奐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幼好學有

文才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矜愼不傳自娛而已及亂王爲橡貢讀至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氊帳廼曰聖製此句非爲過似如體目朝廷非關序賊王聞之大怒收付獄遂以餓終

魚復侯子響

子響勇力絕人開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爲督荊州刺史直閤將軍董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癲如雷敢相隨邪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癲上聞而不悅曰人

名鑾復何容得蘊藉乃改名爲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上稱善子響少好武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連名密啓上敕精檢子響聞臺使不見敕乃召寅等俱入于琴臺下斬之上聞之怒遣丹楊尹蕭順之檢捕羣小領兵繼之子響即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中流下都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之子響密作啓數紙藏妃王氏裙腰中具自申明云

輕舫還闕不得此苦之深惟願矜憐無使竹帛齊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及順之還上心甚怪恨嗚咽移時左右莫不掩涕他日出景陽山見一猨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猨何意答曰猨子前日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上因憶子響歔欷良久不自勝順之慚懼感病遂以憂卒

順之梁武帝父

晉安王子懋　董僧慧陸超之附

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也諸子中最爲清恬廉讓好學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甖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甖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隆昌元年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聞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與參軍周英防閤陸超之議傳檄荊郢入討君側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爲義鬼防閤董僧慧攘袂曰此州雖小孝武亦嘗用之今以勤王之師橫長江指北闕以請鬱林之過誰能對之於是部分兵將入匡社稷明帝遣中護軍王玄邈先襲尋陽僚佐皆奔散惟周英及外兵參軍王皎更移入城內子懋聞之歎曰不意吾府

有義士二人遂見害故人懼罪無敢至者惟英皎僧慧號哭盡哀爲喪殯葬僧慧丹陽姑熟人出自寒微而慷慨有節義好讀書甚曉果能反手于背彎五斛弓當世莫有能者玄邈知其豫子懋之謀執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義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爲主人死不恨矣願至主人大斂畢退就湯鑊雖死猶生玄邈義而許之還具白明帝乃配東冶言及九江時事輒悲不自勝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爲子懋所知子懋既敗人勸之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

入玄邈等以其義欲因將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嘉其節厚爲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政厭其頭折即死聞之者莫不以爲有天道焉

巴陵王子倫

子倫字雲宗武帝第十三子也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時鎮瑯邪城有守兵子倫英果明帝恐不即罪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即可辦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既而伯茂手

自執鴆逼之左右莫敢動者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舉酒謂亮曰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先是高帝武帝爲諸王置典籤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覲接輒留心顧問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權重藩君武陵王曅爲江州性烈直不可忤典籤趙渥之曰今出郡易刺史及見武帝相誣曅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瑯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

先是宋亦重典籤之權宋明帝之奴吳光之公大怍人意

秀不許而止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秀後輒取子罕屐轍飲器等供其兒昏武帝知之鞭二百繫尚方然而擅命不改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廚人答典籤不在不敢與西陽王子明欲送書參侍讀鮑僎病典籤吳修之不許曰應諮行事乃止言行舉動不得自專徵衣求食必須諮訪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寅等武帝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惟巴東武帝問其故答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惟聞有籤帥不

聞有刺史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諂籤帥參軍范雲答曰諂長史以下皆無益諂籤帥便有倍本之價不諂謂何子良有愧色及明帝誅異已者諸王見害悉典籤所殺竟無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

南齊纂卷之一終

南齊纂卷之二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王敬則

敬則臨淮人母爲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矣性倜儻不羈好刀劍嘗與既陽縣吏鬬謂曰我若得既陽縣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既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屠狗商販徧於三吳善拍張補刀戟左右宋前廢帝使敬則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無不中仍撫髀拍張甚爲儇捷與壽寂之殺前廢帝及明帝即位以爲直閤將軍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虫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效後補既陽令昔日鬬吏亡叛勒令出遇之甚厚曰我得既陽縣汝何時得司徒公邪蒼梧王狂虐左右不自安敬則以齊高帝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往領軍府夜着青衣扶匐道路爲高帝聽察高帝令敬則於殿內伺機及楊玉夫將首投敬則敬則馳

敬則謀殺蒼梧齎首馳謁高帝

謁高帝隨帝入殿殿內竊發盡平敬則之力也政事無大小帝並以委之敬則不識書止下名然甚善決斷高帝將受禪順帝不肯出宮遜位敬則將輿入迎帝啓譬令出引令升車順帝不肯即上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答曰出居別宮爾官先取司馬家亦復如此順帝泣而彈指惟願後身生生世世不復天王作因緣宮內盡哭聲徹于外順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出爲吳興太守仍入烏程從市過見屠肉枅嘆曰吳興昔無此枅是我少時在此所作也後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徐孝嗣于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人以告敬則欣然曰我南沙縣吏徼幸得細鎧左右逮風雲以至於此遂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王敬則復何恨了無恨色朝士以此多之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初爲散輩使魏於北館種楊柳後員外郎虞長曜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若大小長曜曰虜中以爲甘棠敬則武帝令羣臣賦詩敬則曰臣幾落此奴度上問之敬則對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爾那得今日明帝即位爲大司馬臺使拜授日雨大洪注舉朝文

武皆失色一客旁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楊尹吳興時亦然敬則大悅曰我宿命應得雨出聽事拜受意猶不自得吐舌久之帝既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懼帝雖外厚其禮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聞其衰老且以居内地故得少安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問計於梁武帝武帝曰敬則豎夫易爲感惟應錫以子女玉帛厚其使人如斯而已上納之遣敬則世子仲雍入東仲雍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雍仲雍在御前鼓琴作懊儂曲歌曰常嘆負情儂郎今

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帝愈猜愧帝疾屢經危殆以張瓌爲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密防敬則内外傳言當有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祗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罌金罌謂鴆酒也乃起兵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敬則之來聲勢甚盛凡十日而敗時年六十四朝廷漆其首藏在武庫

陳顯達

顯達南彭城人隷齊高帝討桂陽大戰於宣陽津陽門矢中左目而鏃不出地黄村潘嫗善禁先以釘釘柱嫗禹步作氣釘即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後拜都督益州刺史益部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獠前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賧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齊高帝即位拜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色子十餘人誡曰我本意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顯達不悅及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麈尾蠅拂是王

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遂即取於前燒除之其靜退如此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退車乘朽敗導從鹵簿皆用羸小侍宴酒後啟上借枕帝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惟以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永元元年顯達北侵督衆軍四萬圍南鄉界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魏軍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外圍急魏軍突走顯達入據其城魏孝文帝自領十餘萬騎奄至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餘人顯達素有威名著於外境至是大損喪焉及東昏立聞都下大相殺戮徐孝嗣等皆

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顯達懼禍舉兵欲直襲建業宮掖大駭閉門守備顯達馬稍從步軍與臺軍戰稍折手猶殺十餘人官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騎官趙潭注稍刺落馬斬之籬側血湧湔籬似淳于伯之被刑時年七十三顯達在江州遇疾不療之而差意甚不悅是時連冬大雪梟首朱雀而雪不集諸子皆伏誅

張敬兒

敬兒南陽人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猛獸發無不中累遷南陽太守敬兒之爲襄陽府將也家貧每休暇輒傭賃自給嘗爲城東吳泰家擔水通泰所愛婢事

發將被泰殺逃賣棺材中以蓋加上乃免及在鵲尾洲啓明帝云泰以背助雍州刺史袁顗爲逆若事平之日乞其家財帝許之至是收籍吳氏唯家人倮身得出僮役財貨直數千萬敬兒皆有之先所通婢即以爲妾除雍州刺史加都督敬兒乘舴艋過江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壯者各泅水走餘二小吏沒船下求敬兒敬兒兩掖挾之隨船仰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敬兒在雍州貪殘人間一物堪用莫不奪取於襄陽城西起宅聚物貨宅大小殆侔襄陽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綱紀諫曰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及齊高帝崩遺詔加開府儀同三司於家竊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少向我所不及也及拜王敬則戲之呼爲褚彥回敬兒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閣勳也敬則甚恨焉敬兒性好卜術信夢尤甚初征荆州每見諸將帥不遑有餘計惟敘夢云未貴時夢居村中社樹欻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以此誘說部曲自云貴不可言由是不自測量無知又使於鄉里爲謠言使小兒輩歌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猪如是狗敬兒

家在冠軍宅前有地名赤谷既得開府又望班劍語人曰我車邊猶少班斕物閹人聞其言說之事達武帝武帝疑有異志收敬兒敬兒脫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伏誅敬兒始不識書及爲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徵爲護軍乃潛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焉將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閤因口自爲鼓聲初得鼓吹羞便奏之又於新林姥廟爲妾祈子祝神口自稱三公其鄙俚如此始其母於田中臥夢犬子有角舐之已而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又生一子因狗兒之名復

名猪兒宋明帝嫌狗兒名鄙改爲敬兒故猪兒亦改爲恭兒

李安人

安人蘭陵人也少有大志嘗拊髀嘆曰大丈夫處世富貴不可希取三將五校何難之有明帝時稍遷武衛將軍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樗蒲官賭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人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人尋此人不知所在後爲廣陵太守城局參軍王回素爲安人所親盜絹二疋安

人流涕謂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厚爲斂祭軍府皆震服高帝即位爲中領軍時王敬則以勳誠見親至於家國密事上惟與安人論議謂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復細覽也爲吳興太守於家載米往郡時服其清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人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冢安人尋卒世以神爲祟

桓康

康北蘭陵人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齊高帝爲軍容從武帝在贛縣泰始初武帝起義爲郡所繫衆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武帝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武帝起兵摧堅陷陣膂力絶人所經村邑恣行暴虐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於寺中病瘧者寫形帖著床壁無不立愈高帝謂康曰卿隨我日久未得方伯亦當未解我意正欲與卿先共滅虜耳三年魏軍動康大破魏軍於淮陽武帝即位卒於驍騎將軍

焦度

度字文績南安氐人也少有氣幹便弓馬青州刺史顏師伯出鎮清臺度送之與魏豹皮公遇交槊鬬豹皮公墮地擒其具裝馬手殺數十人師伯啓孝武稱度氣力弓馬並絶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形狀謂師伯曰此眞健人也度容貌壯醜皮膚若漆質直木訥口不能出言晉熙王爽載主周彥與度俱在郢州彥有左右人與度父同名彥常呼其名使役之度積忿呵責彥曰汝知我諱明而恒呼明何也及在郢城沈攸之大衆至夏口將直下都度於城樓上肆言罵辱攸之至自發露形體穢辱之故攸之怒改計攻城度

親力戰攸之衆蒙楯將登度令投以穢器賊衆不能冒至今呼此樓爲焦度樓事寧度功居多轉後軍將軍封東昌縣子東宫直閤將軍爲人朴澀欲就帝求州比及見竟不涉一語帝以其不閑政事竟不用後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辭親人授之辭百餘言度習誦數日皆得上口會高帝履行石頭城度于大衆中欲自陳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啟公度啓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即賜米百斛

曹武

武字士威下邳人爲雍州刺史武形幹甚毅善于誘

納睨節在雍州致見錢七千萬皆厚輪大郭他物稱是馬八百匹僕妾蔬食膳無膏腴嘗爲梅虫兒茹法珍設女伎金翠曜眼器服精華虫兒等因是欲誣而奪之遇誅收兵至歎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政欲取吾財貨伎女耳恨令衆輩見之諸子長成者皆見誅惟子世宗兄弟三人未冠繫尚方梁武帝兵至得免武雖武士頗有知人鑒梁武及崔慧景之在襄陽于時崔方貴盛武性儉嗇無所餉遺獨饋梁武謂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以弱子相託每密送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乏就武換借未嘗不得遂

南梁胡僧祐討侯景擒歎泣下謂其子記曰汝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凶則由白也亦是此意

至十七萬及帝即位忘其惠天監二年帝忽夢如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忽見武來負武帝得過曰卿今爲天下主乃爾忘我顧託之言邪我兒饑寒無衣昔所換十七萬可還其市宅帝覺即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子世澄世宗並蒙抽擢三二年間迭爲大郡

周盤龍

盤龍北蘭陵人膽氣過人尤便弓馬魏攻壽春以盤龍爲軍主假節大破之上聞之喜下詔稱美送金釵以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手敕曰餉周公阿杜明年

魏攻淮陽圍角城先是上遣軍主成買戍角城辭於王儉曰今段之行必以死報衡門蓬戶不朱斯白小人弱息當得一子儉問其故答曰若不殺賊便爲賊殺弱息不爲世子便爲孝子孝子則門加素堊世子則門施丹赭至是買被圍上敕盤龍率馬步下淮揚救之買與魏拒戰手所傷殺無數晨起手中忽有數升血其日遂戰死首見斬猶尸據鞍奔還軍然後僵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軍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箸馳馬奮矟直奔魏陣自稱周公來魏人素畏盤龍驍

名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東西觸擊魏軍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攪數萬人魏軍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而臨軍勇果諸將莫逮還爲光祿大夫武帝戲之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生耳尋病卒子奉叔勇力絶人善騎馬帝從其學騎尤見親寵得入內無所忌憚陵轢朝士就司空王敬則換米二百斛敬則以百斛與之不受敬則大懼乃更餉二百斛常翼單刀二十口出入禁闥既無別詔門衛莫敢訶每語人云周郎刀不

識君就帝求千戶侯帝許之明帝以爲不可忽謂蕭諶曰若不能見與千戶侯不復應減五百戶不爾周郎當就刀頭取辦耳明帝慮其不可復制因其早入引往後堂執送廷尉盡之

荀伯玉

伯玉字弄璋廣陵人也賣卜自業齊高帝鎮淮陰伯玉爲參軍高帝爲宋明帝所疑被徵爲黃門郎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羣鶴仍命筆詠之曰八風儛遙翮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間志爲君苑中禽以示伯玉深指伯玉勸高帝遣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牓魏果遣游騎數百履行界上高帝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占伯玉言不成行而帝卒復本任由是見親待高帝有故吏東莞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謂伯玉卿比看景秀不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云若許其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答卽釋之卒爲忠信士伯玉夢高帝乘船在廣陵北渚兩腋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帝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是呪師凡六唾呪之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還復斂元徽二年而高帝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謂伯玉曰卿夢今且效矣時武帝在東宮自以年長與

高帝同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度內外祇畏莫敢有言者伯玉密啟之上大怒豫章王嶷素有寵政以武帝長嫡故爲太子至是有改易之意武帝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不解晝卧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啟請往東宮以慰太子高帝無言敬則因大聲宣旨往東宮命裝束又敕大官設饌密遣人報武帝令奉迎因呼左右索輿高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以衣高帝仍牽上輿遂幸東宮召諸王宴飲因游玄圃園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行酒武帝與豫章王嶷及敬

則自捧肴饌高帝大飲賜武帝以下酒並大醉盡歡日暮乃去是日微敬則則東宮殆廢高帝重伯玉盡心愈見信使掌軍國密事權動朝右每暫休外軒蓋填門嘗遭母憂成服日左率蕭景先侍中王晏共載弔之五更使巾車未到伯玉宅二里許王侯朝士已盈巷至下鼓尚未得前司徒褚彥回衛軍王儉俱進繼後方得前又倚聽事久之方得弔比出二人饑乏氣息惙然切齒形于聲貌明日入宮言便云臣等所見二宮門及齋閣方荀伯玉宅政可設雀羅續復言外論云千敕萬令不如荀公一命武帝深怨伯玉高

帝臨崩指伯玉以屬武帝即位伯玉憂懼遂見誣伏誅呂文顯嘆曰伯玉能謀太祖而不能自謀豈非天哉初伯玉微時有善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貴者但不得久耳又出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頃之伯玉姊當嫁明日應行今夕逃隨人去家尋求不能得後遂出家為尼伯玉卒敗亡

崔祖思

祖思字敬元武城人魏中尉琰七世孫也少有志氣好讀書年十八為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坐則是堯廟重去四凶由是諸雜神並除齊高帝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為主簿甚見親待參豫謀議宋朝初議封高帝為梁公祖思啟高帝曰讖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從之高帝既為齊王置酒為樂羹膾既至祖思曰此味更為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羹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炰鼈膾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蓴羹豈關魯衛帝甚悅曰蓴羹故應還沈帝之輔政眾議將加九錫內外皆贊成之祖思獨曰公以仁恕匡社稷執股肱之義君子愛

人以德不宜如此帝聞而非之曰祖思遠同荀令豈孤所望也由此不復處任職之官而禮見甚重

虞悰

悰字景豫會稽人也少以孝聞父病不欲見人雖子弟亦不得前時悰年十二三晝夜伏戶外問內豎消息問未知轉嗚咽流涕如此者百餘日及亡終喪日惟食麥餅二枚齊武帝始從宦家尚貧薄悰數相分遺每行必呼帝同載帝甚德之累遷豫章內史悰家富於財而善為滋味豫章王嶷盛饌享賓謂悰曰肴羞有所遺不悰曰何曾食疏有黃頷臛恨無之武帝

幸芳林園就悰求味悰獻𦍑及雜肴數十輿大官鼎
味不及也上就悰求諸飲食方悰秘不出上醉後體
不快悰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鬱林廢悰竊嘆曰
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明帝立悰稱
疾不陪位帝使尚書令王晏齎廢立事示悰以悰舊
人引參佐命悰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
老以匡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不自勝朝議欲糾
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悰性敦
實與人知識必相存訪親疎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

胡諧之

諧之南昌人齊武帝爲江州以諧之爲别駕委以事
任建元二年爲給事中上方欲奬以貴族盛姻以諧
之家人語傒音不正乃遣宮内四五人往諧之家教
子女語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未諧之答
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惟不能得正音遂使宮人頓
成傒語帝大笑徧向朝臣說之諧之風釆瓌潤善自
居處上欲遷諧之嘗從容謂曰江州有幾侍中邪答
曰近世惟程道惠一人而已上曰當令有二諧之有
識具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所用人皆如其
言虞悰以此稱服之既居權要多所徵求就梁州刺
史范柏年求佳馬柏年患之謂使曰馬非狗子那可
得爲應無極之求接使人薄使人致恨歸謂諧之曰
柏年云胡諧是何傒狗無厭之求諧之切齒致忿時
王玄邈代柏年柏年稱疾推遷不時諧之言於帝曰
柏年恃其山川險固聚衆欲擅一州及柏年下帝欲
不問諧之又言見獸格得而放上山於是賜死柏年
本梓潼人見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問柏年
卿州復有此水否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鄉廉泉讓
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帝歎其善
答

虞玩之

玩之字茂瑤會稽人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爲
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親視之訛黒斜鋭蒵断
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
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高帝咨嗟
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帝問其故答曰今日之賜恩
華俱重但著簪弊席復不可遺所以不敢當帝善之
霸府初開賓客輻輳高帝留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
遐俱以應對有席上之美齊名見遇玩之於人物好
臧否宋末王儉舉員外郎孔逷使魏玩之言論不相

饒邊儉並恨之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玩之歸家數年卒其後員外郎孔瓊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盥投阜莢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人

陸澄

澄字彥深吳郡人也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謂曰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且年位已高今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

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畧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舊物奪將去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詳視器底有字彷彿可識如澄所言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

陸慧曉 子倕 從孫厥 雲公

慧曉字叔明吳郡人晉太尉玩之玄孫也自玩至慧曉祖萬載世爲侍中皆有名行慧曉伯父仲元又爲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父子貞仕宋爲海陵太守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爲吳郡太守入昌門曰彼有人焉顧琛一公兩掾英英門戶陸子貞五世內侍我之流亞子貞爲中散大夫卒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會稽內史同郡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盧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爲實錄慧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點歎曰此

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沛國劉璡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並宅其間有水此必有異味故命駕往酌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武帝第三子廬陵王子卿爲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癡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爲行事無以壓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爲長史行事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答曰靜以修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帝大悅後爲司徒右長史時陳郡謝朏爲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前世誰比融曰明公

二上佐天下英奇古來少見其比慧曉歷輔五政立身清肅條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遷吏部郎吏曹郎令史歷政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主書單景儁謂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慧曉謂景儁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朝議又欲以爲侍中王亮曰濟河

須人今且就朝廷借之以鎮南兗州王瑩王志皆曰侍中彌須英華方鎮猶應有選者亮曰角其二者則貂璫緩拒冠切當今朝廷甚務宜從切者乃以爲南兗州刺史俄爾以疾歸卒三子僚任倕並有美名時人謂之三陸初授慧曉兗州三子依次第各作一讓表辭並雅麗時人歎服

倕以下俱梁人附此

倕字佐公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歲所讀一徧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畧無遺脫幼爲外祖張岱所異岱嘗謂諸子曰此兒汝家陽元也與樂安任昉友及昉爲中丞簪裾輻輳預其讌者殷芸到溉劉苞劉孺劉顯劉孝劉綽及倕而已號曰龍門之游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子緬有似於倕一看殆不能別

慧曉從孫厥字韓卿少有風槩好屬文時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蠭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厥與約書曰范詹事自序別宮商識清濁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

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欲宮商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誣乎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約答曰宮商之聲有

五文字之别累萬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
之别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
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絃管
之聲曲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
得忽有闡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
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
舛此約論四聲妙有詮辯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
時有王斌者不知何許人著四聲論行於時斌初爲
道人博涉經籍雅有才辯嘗弊衣於瓦官寺聽雲法
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唯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

其側慧超不能平乃罵曰那得此道人祿蔌似隊父
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既有叙勳僧正何爲無隊
父道人不爲動而撫機問難辭理清舉四坐皆屬目
後還俗以詩樂自樂人莫能名之　雲公九歲讀
漢書畧能記憶從祖倕與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
對無所失顯歎異之雲公善弈碁嘗夜侍坐武冠觸
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爲侍中故以此戲
之時天泉池新製鯿魚舟形狹而短帝暇日常泛此
舟朝中唯引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溉右衛朱异
雲公時年位尚輕亦預焉大清元年卒張纘與雲公

叔裏書曰黃門殞逝非唯貴門喪寶實有識同悲其
爲士流稱重如此

庾杲之　從子夐

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也幼有孝行宋司空劉勔見而
奇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清貧自業
食唯有韮葅瀹韮生韮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
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王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
軍欲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
須如我輩人也乃用杲之爲衛將軍長史安陸侯蕭
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寔難其選庾景行汎淥水依

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爲蓮花池故緬書美
之杲之美容質善言笑嘗兼侍中夾侍柳世隆在御
坐謂齊武帝曰庾杲之爲蟬冕所映彌有華采陛下
故當與其卽眞上甚悅王儉仍曰國家以杲之清美
所以許其假職若以其卽眞當在胡諧之後武帝嘗
與朝臣商畧酒後謂羣臣曰我後當得何謚羣臣莫
有答者王儉因目杲之從容曰陛下壽等南山方與
日月齊明千載之後豈是臣子輕所仰量時人雅歎
其辯答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問杲之曰百姓那
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掃蕩京洛剋復

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而不答時諸王年少不得妄稱接人敕杲之及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

杲之從子夐少聰慧家富於財好賓客食必列鼎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夐必為方伯無餒乏之慮及魏尅江陵卒致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蘿面甚尖危有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

王諶　從叔摛

諶字仲和東海郯人有學義明帝即位常在左右帝所行慘僻諶屢諫不從請退坐此繫尚方後拜中書侍郎明帝好圍棊置圍棊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為圍棊州都大中正諶為小中正諶少貧常自紡績及通貴後每為人說之世稱其達

諶從叔摛以博學見知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自此始也儉嘗使賓容隸事多者賞之事皆窮唯廬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坐簟執扇容氣甚自得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文章既奧辭亦華美舉坐擊賞摛乃命左右抽憲簟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羽林隊主潘敞有寵二宮勢傾人主婦弟犯法敞為之請摛擲書於地更鞭四十敞怒譖之明日而見代永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眾莫能解司徒法曹王融上金天頌摛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

孔珪

珪字德璋山陰人也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為主簿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珪笑答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甚有慚色

劉懷珍　族弟善明

懷珍字道玉平原人幼隨伯父奉伯至壽陽豫州刺史趙伯符出獵百姓聚觀懷珍獨避不視奉伯異之曰此兒方興吾家本州辟主簿亡命司馬順則聚黨東陽州遣懷珍將數千人討平之宋文帝問破賊事懷珍讓功不肯當親人怪問焉懷珍曰昔國子尼恥陳河間之級吾豈能論邦域之捷哉時人稱之江夏王義恭出鎮盱台道遇懷珍以應對見重母憂去職服闋見江夏王義恭曰別子多年那得不老對曰公

恩未報何敢便老義恭善其對初宋孝武世齊高帝
爲舍人懷珍爲直閤相遇早舊懷珍假還靑州高帝
有白驄馬嚙人不可騎送與懷珍別懷珍報上百匹
絹或謂懷珍曰蕭公此馬不中騎是以與君耳君報
百匹不亦多乎懷珍曰蕭君局量堂堂寧應負人此
絹吾方欲以身名託之豈計錢物多少齊臺建朝士
人人爭爲臣吏以懷珍爲宋臺右衞懷珍謂帝曰人
皆迎新臣獨送故豈以臣篤於本乎　懷珍族弟
善明元嘉末靑州饑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
饘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爲續

命田魏虜靑州善明母在焉移置代郡善明布衣蔬
食哀戚如持喪明帝每見爲之歎息轉巴西梓潼二
郡太守善明以母在魏不願西行涕泣固請見許朝
廷多哀善明心事元徽初遣北使朝議令善明舉人
善明舉州鄉北平田惠紹使魏贖母還時宋後廢帝
新立羣臣執政善明獨事齊高帝委身歸誠齊臺建
爲右衞將軍辭疾不拜司空褚彦回謂善明曰高尚
之事乃卿從來素意今朝廷方相委待詎得便學松
喬邪善明答曰我本無宦情既逢知己所以戮力驅
馳天地廓淸朝廷濟濟鄙吝既申不敢昧於富貴矣

善明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木而已牀榻几案
不加剗削少立節行常云在家當孝爲吏當淸子孫
楷栻足矣及累爲州郡頗黷財賄崔祖思怪而問之
答曰管子云夷吾知我困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
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淸節方峻所歷之職
廉簡不煩俸祿散之親友建元二年卒家無遺儲唯
有書八千卷　懷珍從弟峻　從子杳　歊　訏俱入梁史
劉瓛　弟璡　族子顯
瓛字子珪沛郡人晉丹陽尹惔六世孫也年五歲聞
舅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然欲讀舅更爲說之精意聽

受曰此可及也舉秀才兄璲亦有名先應州舉至是
東海王元曾與瓛父惠書曰此歲賢子充秀州閭可
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爲
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教授常
有數十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聞而請之指聽事
前古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
復見卿淸德可謂不衰矣齊高帝踐祚召瓛入華林
園談語問以政道答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
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又謂
瓛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爲何如瓛曰陛下戒前軌

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
及出帝謂司徒褚彥回曰方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
敕瓛使數入而瓛自非詔見未嘗到官門上欲用瓛
爲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瓛曰上意欲
以鳳池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
博士便即所授瓛笑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
郎而拜記室豈本心哉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爲司
徒記室瓛與張融王思遠書曰性拙人間不習仕進
昔嘗爲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眷者所共知
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疎懶衣裳容

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養褰裳徒步脫爾逮今二
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修正勉勵於階級之次見其
纖縷或復賜以衣裳袁褚諸公咸加勸勵終於不能
自反也一不復爲安可重爲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
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先朝爲此曲申從許
故得連年不拜既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豈宜攝齊
河間之聽廁迹東平之僚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溫
清展私計志在此耳瓛姿狀纖小儒業冠於當時都
下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以比古
之曹鄭性謙率不以高名自居每詣於人唯一門生

持胡床隨後主人未通便坐門待答住在壇橋瓦屋
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青溪焉。瓛
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爲爛母孔氏
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稱瓛小名也
初瓛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之曰江左以來陰陽律
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彷彿學者美其退
讓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五音本在中土
故氣韻調平今既東南土氣偏詖故不能感動木石
瓛亦以爲然　瓛弟璡方軌正直儒雅不及瓛而
文采過之爲武陵王曅參軍曅與僚佐飲自割鵞炙

璡曰應刃落俎。是膳夫之事。殿下親執鸞刃。下官未
敢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會稽孔逿同舟入東於塘
上遇一女子逿目送曰美而豔璡曰斯豈君子所宜
言乎非吾友也於是解裳自隔兄瓛夜隔壁呼璡璡
不答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瓛怪其久璡曰向東帶
未竟。其立操如此　瓛族子顯。字嗣芳幼而聰敏（顯梁人附此）
六歲能誦呂相絕秦賈誼過秦琅邪王思遠吳國張
融見而稱賞號曰神童瓛卒無嗣齊武帝詔顯爲後
天監初舉秀才俄署法曹顯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
篇鈌簡文字零落示諸人莫能識者顯見云是古文

尚書所删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沈約時領太子少傅引爲少傅五官於坐策顥經史十事顥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顥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子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其爲名流推賞如此時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顥曰貞文字爲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魏使李諧至聞之恨不相識歎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不可乎

壯武張華

明僧紹　弟僧嵩　子山賓

僧紹字休烈平原人弟慶符爲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弇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泰始季年岷益有山崩淮水竭齊郡僧紹竊謂其弟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夫陽伏而不泄陰迫而不蒸於是乎有山崩川竭之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殷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五山崩而漢亡夫有國必依山川而爲固山川作變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四代之季爾誌吾言而勿泄也竟如其言僧紹聞沙門釋僧遠夙德往候定林寺高帝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顒故事既而遁還攝山建栖霞寺而居之高帝甚以爲恨昔戴顒高卧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僧紹故云高帝後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逕路絕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笋籜冠隱者以爲榮焉渤海封延伯者高行士也聞之歎曰明居士身彌後而名彌先亦宋齊之儒仲也

僧嵩亦好學宋大明中再使魏于時新誅司空劉誕孝武謂曰若問廣陵之事何以答之對曰

周之管蔡漢之淮南帝大悅及至魏魏問曰卿銜此命當緣上國無相踰者耶答曰聰明特達舉袂成帷比屋之甿又無下僕晏子所謂看國善惡故再辱此庭

子山賓字孝若七歲能言名理十三博通經傳性篤實家中嘗乏困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

南齊纂卷之二終

南齊纂卷之三

明海虞錢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以下原入宋史及附各祖父傳後 齊人載齊書中今改入齊史

劉祥

宋劉穆之族子原附穆之傳

祥字顯徵少好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司徒褚彦回入朝以腰扇障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彦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王奐為尚書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為之如

汝人才皆已令僕著連珠十五首其譏議者云希世之寶違時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有以祥連珠啓上上付廷尉上別遣敕祥曰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愆乃徙廣州終日縱酒少時卒

徐孝嗣

宋徐湛之之子原附湛之傳 孫君倩

孝嗣字始昌父被害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行不願有子自牀投地者無筭又以擣衣杵舂其腰并服墮胎藥胎更堅及生故小字遺奴幼而挺立見宋孝武升階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孝嗣姑適東莞劉舍

舍兄藏為尚書左丞孝嗣往詣之藏退謂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汝宜善自結齊建元初累遷長史兼侍中善趨步閑容止與太宰褚彦回相埒尚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為宰相武帝問儉曰誰可繼卿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從武帝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為離宮孝嗣答曰繞黃山欵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廣願陛下少更留神上乃止隆昌元年為丹陽尹明帝謀廢鬱林遣左右莫智明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所釐替郎還家草太后令明帝入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既死

明帝須太后令孝嗣於袖出而奏之帝大悅時議悉誅高武子孫孝嗣堅保持之故得無恙孝嗣愛好文學器量弘雅不以權勢自居故見容明帝之世初在率府晝臥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牀逮帝失德孝嗣不敢諫始安王遙光反孝嗣以帝終亂天常與沈文季俱在南掖門欲要文季以門為應四五日之文季輒亂以他語孝嗣乃止虎賁中郎將許準有膽力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謂必無用干戈理須少主出游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

犨小亦稍憎孝嗣勸帝除之其冬孝嗣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藥孝嗣容色不異謂沈昭畧曰始安事吾欲以門應之賢叔若同無今日之恨少能飲酒飲藥至斗餘方卒初孝嗣復故封使故吏吳興丘𠪨筮之當傳幾世𠪨曰恐不終尊身孝嗣容色甚惡徐曰緣有此慮故令卿決之　孝嗣孫君蒨字懷簡幼聰朗好學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歡諦則飲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荊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游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謡曰非路魚南路徐蒨辯於辭令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君蒨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君蒨文冠一府特有輕艶之才新聲巧變人多諷習竟卒於官

朓陳郡陽夏人

謝朓　宋謝述子原附謝裕傳

朓字玄暉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爲齊隨王子隆鎭西功曹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朓尤被賞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欲以啓聞朓知之因事求還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是也仍除新安王中軍記室朓牋辭子隆曰朓聞潢汙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嗚唈况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飄似秋蔕朓實庸流行能無筭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搜揚小善故得捨耒塲圃奉筆兎園東泛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蕃房寂寥舊蓽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屨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塡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時荊州信去倚待朓執筆便成文無點易朓善草隷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朓常輕江祏爲人祏常詣朓朓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便停祏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祏以爲輕巳後祏及弟祀劉渢劉晏俱候朓朓謂祏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嘲弄之祏轉不堪至是搆而害之詔暴其過惡收付廷尉下獄死時年三十六

臨終謂門賓曰寄語沈公君方為三代史亦不得見沒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為朓妻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慚小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朓有愧色及臨誅歎曰天道其不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朓好奬人才會稽孔顗粗有才筆未為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奬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善如此

謝超宗　宋謝靈運之孫原附靈運傳

超宗陳郡陽夏人

超宗父鳳好學有文辭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罄之室復有異物邪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且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毛至闇待不得乃去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齊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盃辭氣橫出高帝對之甚歡及齊受禪有司奏撰郊廟歌作者凡十人超宗辭獨見用為人恃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何府超宗怨望答曰不知是司馬為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為司驢為有司奏以怨望免禁錮十年後司徒褚彥回因送襄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驚跣下車超宗撫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彥回出水霑濕狼籍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前後言詣稍布朝野超宗為子娶張敬兒女為婦帝甚疑之及敬兒誅超宗謂丹陽尹李安人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君欲何計安人具啟之請付廷尉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皓首

與劉祥意同

謝瀹　宋謝莊子原附謝弘微傳

瀹陳郡陽夏人

瀹字義潔年七歲王景文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召見於人衆中瀹舉止閑詳應對合旨帝悅詔尚公主性甚敏贍嘗與劉悛飲推讓久之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悛甚慚無言明帝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與客圍棊每下子輙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

悛父劉勔

融琅琊臨沂人

事明帝即位滄又屬疾不知公事蕭諶以兵臨起之滄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何足以此懼人後宴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興席滄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王晏以爲巳力獻觴遂不見報上大笑解之坐罷晏呼滄共載欲相撫悅滄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劒滄謂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若何事頓得二十晏甚憚之初朏爲吳興滄於征虜渚送别朏指滄口曰此中唯宜飲酒滄建武之朝專以長酣爲事齊武帝問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儉曰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 滄子覽覽弟舉入梁史

王融 宋王僧達孫原附王弘傳

融宇元長少而神明警慧從叔儉謂人曰此兒至四十名位自然儉初有儀同之授贈儉詩及書儉甚奇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九年芳林園禊宴使融爲曲水詩序當時稱之上以融才辯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景高又云在北聞主客曲水詩序勝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瑶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魏所送馬不稱使融問之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之良馬乃駑不若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駉駉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不習地土融曰周穆馬迹徧于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爲勤勤於千里融曰卿國既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斯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答融躁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内望爲公輔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畧未相識昭畧屢顧盻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

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畧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其高自標置如此及爲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塡塞乃捶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融與竟陵王子良特相友好武帝病篤暫絕子良在殿内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上重蘇朝事委西昌侯鸞西昌侯聞急馳到雲龍門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融知不

遂乃歎曰公誤我鬱林深怨融救下廷尉獄時年二十七臨死歎曰我若不為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先是太學生會稽魏準以才學為融所賞既欲奉子良而準鼓成其事太學生虞義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準膽破

儉琅邪臨沂人

王儉 宋王僧綽子原附王曇首傳 子規 孫承

儉字仲寶生而父僧綽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齊高帝為相欲引時賢參贊大業時謝朏為長史帝夜召朏却人與語久之朏無言唯有二小兒捉燭帝慮朏難之仍取燭遣兒朏又無言帝乃呼左右儉素知帝雄異後請間言于帝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彩內和儉因又曰儉蒙公殊盼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徽之淫虐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

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豈可得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高帝為太尉引儉為右長史專見任用大典將行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彥回唯為詔又使儉參懷定之齊臺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多所引進時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據卒得職焉高帝踐阼與儉議佐命功臣從容謂曰卿謀謨之功莫與為二卿止二千戶意以為少儉曰昔宋祖創業佐命諸公開國不過二千以臣比之唯覺超越上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後幸華林宴集使各効伎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秀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臣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為　答儉寡嗜慾唯以

僧虔瑯琊人

經國爲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爲當時所重少便有宰臣之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吕翼商周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　子規字威明八歲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齊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爲流涕稱曰孝童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湘東王繹時爲丹陽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曰江左以來未有此舉特進蕭琛光禄大夫傅昭在坐並謂爲知言卒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王威明風韻遒上神峯標映千里絶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

夜金刀掩芒長淮絶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兹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説　儉孫承字安期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爲業唯承獨好儒業轉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皆爲此職三世爲國師前代未之有久之出爲東陽太守承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填門有魏郡申英者門寒才俊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嘗指异門曰此中輻輳皆爲利往能不至者唯大小王東陽耳小東陽卽承弟幼也

王僧虔　宋王僧綽弟原附王曇首傳　子慈

僧虔僧綽弟也父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彪子時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僧虔弱冠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爲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之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後爲御史中丞甲

族由來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爲尚書令嘗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坐右銘高帝素善書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爲辭儉旣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悦竟不入戸儉卽日毁之僧虔嘗有書誡子曰

重華無嚴父放勛無令子亦各由己耳王家門中優
者龍鳳劣猶虎豹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
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父子
貴賤殊兄弟聲名異各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邪鬼唯
知愛深松茂柏寧知子弟毀譽事　子慈字伯寶
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寶物
恣所取慈取素琴石硯及孝子圖而已義恭善之袁
淑見其幼時撫其背曰叔慈內潤也謝鳳子超宗嘗
詣慈慈正學書未卽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
曰慈書比大人如雞之比鳳超宗狼狽而退十歲時

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衆
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
宗

琨瑯琊人

王琨　宋王誕從子原附誕傳

琨誕從子父懌不辨菽麥時以爲殷道矜之流人無
肯與婚家以獠婢恭心侍之遂生琨歷廣州刺史加
都督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
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及罷任孝武知
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
帝悅其對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琨攀畫輪獺尾慟泣
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頻
見此事嗚噎不自勝百官人人雨淚琨謙恭謹慎老
而不渝朝會必早起簡閱衣裳料數冠幘如此數四
或爲輕薄所笑尚書僕射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
要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授傳
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
莫不撫手嗤笑琨容色自若

晏瑯琊人

王晏　原宋史查係齊書今入齊史　從弟思遠　祖弘之幷附

晏字休默仕宋初爲車騎時齊高帝威權雖重而衆

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奉事軍旅書翰皆見委性甚
便僻漸見親待常參議機密鬱林卽位明帝謀廢立
時形勢已布而莫敢先言蕭諶兄弟握兵權遲疑未
決晏頻三夜微步詣諶議時人以此窺之明帝與晏
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如何進
號驃騎大將軍明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料
簡武帝中詔得與晏手詔三百餘紙皆是論國家事
永明中武帝欲以明帝代晏領選晏啓曰鸞清幹有
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乃止及見此詔愈猜
薄之帝初卽位始安王遙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

有勲且未有罪遥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帝黙然變色遂有誅晏意齋前柏樹忽變成梧桐論者以爲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及晏果敗

思遠晏從父弟也初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彼亦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既不謙退位處朝端事多專斷内外要職並用

門生帝外迹甚美内相疑異思遠謂曰時事稍異兄覺不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黙不答思遠退後晏方歎曰天下人遂勸人自殺旬日晏及禍明帝後知思遠有此言謂江祏曰王晏早用思遠語當不至此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明帝從祖弟季敞性甚豪縱使詣思遠令見禮度都水使者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從横唐突卿宰便復憶見思遠言其兩反也

丘明士是丘靈鞠

晏祖弘之字方平家貧性好山水求爲烏傷令桓玄輔晉桓謙以爲衛軍參軍時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家在會稽上虞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内而去

垣榮祖　原宋史今入齊

榮祖略陽人宋垣護之從孫

榮祖字華先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丕上馬横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榮祖善彈登西楼見翔鵠雲中謂左右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脫盡墜地無傷養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元徽末蒼梧凶狂恒欲危害高帝帝欲奔廣陵起事榮祖諫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一旦閉門不相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恐便有叩臺門者公事去矣蒼梧明夕自至領府扣門欲害帝帝嘗以書案下安鼻爲楯以鐵爲書鎮如意甚壯大以備不虞

欲以代杖蒼梧至府而日且申令夕須至一處作適還當取奴尋遇殺齊高帝謂榮祖曰不用卿言幾無所成

融吳郡人

張融　宋張暢子原附張邵傳今入齊史　徐文伯附

融字思光弱冠有名道士同郡陸脩靜以白鷺羽麈尾扇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出為封溪令從叔永出夜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及行路經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顧覬之覬

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張氏自敷以來並以理音辭脩儀範為事至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見者驚異聚觀成市而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高帝素愛融為太尉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高帝出太極殿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上曰何乃遲為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淮而退帝問何異忽來忽去未有答者融時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

文伯一家俱神醫

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為捷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融假還鄉詣王儉別儉立此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歇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為慕勢而今君為趨士豈不善乎常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為異如此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殆將至髀謂曰革帶太急融曰既

非步吏急帶何為融假東出武帝問融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後使融接對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而言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蹙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自序云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融自名集為玉海司徒褚彥回問其故融云蓋玉以比德海崇上善耳融與東海徐文伯兄弟厚文伯字德秀初濮陽太守熙好黃老嘗游泰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𤫊與之

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厯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生子秋夫彌工其術嘗夜有鬼呻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為芻人按孔穴針之秋夫如言為灸四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秋夫生道度能精其業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棊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偘圍棊徐道度療疾也道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文伯亦精其業融謂文伯曰昔王微嵇叔夜並

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不論得之者由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宋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每至輙氣欲絕眾醫以為肉癥文伯曰此髮癥以油投之即吐得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挂門上適盡一髮而已病都差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之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邊青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刀斧恐其變異請針之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嗣伯字叔紹時直閤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無益更患冷夏日常複衣嗣伯為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閤敢有見者撾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都差常有嫗人患滯冷嗣伯為診之曰此尸注也當取死人枕煮服之乃愈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嗣伯曰此石蚘耳當死人枕煮服之蚘蟲出病即差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

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煮服之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得死人枕投之魂氣飛越不得復附體石蚘者久蚘也醫療既僻蚘中轉堅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鈎之耳張融臨歿遺令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以吾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耶

顒宋周朗族孫

周顒　子捨　原宋史今改入齊

汝南人

顒字彥倫晉左光祿大夫顗七世孫也益州刺史蕭惠開賞異顒攜入蜀爲府主簿甞謂惠開性太險每致諫惠開不悅答顒曰天險地險王侯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明帝頗好玄理以顒有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宿直帝所爲慘毒之事顒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之小止顒音辭辯麗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深相贊美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錄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其見重如此顒少從外氏臧質家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

惠太子使顒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顒換之顒笑答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每賓友會同顒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機辯衛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太子又問顒卿精進何如何胤顒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累太子曰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如此子捨

捨

字昇逸幼聰穎顒異之臨終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將之以道德及長博學尤精義理善誦詩書音韻清辯雖居職屢徙而常留省內豫機密二十餘年未甞離左右帝以爲有公輔器時議國史疑文帝紀傳之名捨以爲帝紀之籠百事如乾象之包六爻今若追而爲紀則事無所包若直書功德則傳而非紀應於上紀之前畧有仰述從之捨占對辯捷甞居直盧語及嗜好裴子野言從來不甞食薑捨應聲曰孔稱不徹裴乃不甞一坐皆悅

捨弟子弘正入陳史

斅宋江夷曾孫

江斅　原宋史查係齊書今入齊史

濟陽人

斅字叔文母宋文帝女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爲名器少有美譽爲丹陽丞時袁粲爲尹見斅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斅好文辭圍棊第五品爲朝貴中最中書舍人紀僧眞幸於武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昏得荀昭光女卽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斅謝瀹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斅登榻坐定斅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眞喪氣而退告武帝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時人重斅風格不爲權倖降意

世隆河東解人

柳世隆 子惔 惲 從弟慶遠 宋柳元景從子景附

元景傳

世隆字彦緒元景弟子也世隆幼孤挺然自立不與衆同雖門勢子弟獨脩布衣之業及長好讀書折節彈琴涉獵文史音吐溫潤元景愛賞異於諸子言於宋孝武得召見帝謂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出爲武威將軍帝復謂元景曰卿昔以武威之號爲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門世不乏公也元景爲前廢帝所殺世隆以在遠得免購之甚急軍人有貌相似者斬送之時世隆母郭妻閻並見縶襄陽獄以所送首示之母見首悲情小歇而妻閻號叫方甚竊謂郭曰今見不悲爲人所覺唯當大慟以滅之世隆竟以免居母憂寒不衣絮齊高帝踐祚起爲南豫州刺史上手詔司徒褚彦回甚傷美之彦回曰世隆事陛下在危盡忠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增寵足以敦厲風俗性愛涉獵啓高帝借秘閣書上給二千卷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屐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性清廉唯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邪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璅爲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矟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涉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永明九年卒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墓工圖墓正取其坐處焉長子悅早卒世隆子惔

以下俱梁人附此

惔字文通好學工製文尤曉音律少與長兄悅齊名王儉謂人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嘗造世隆宅世隆謂爲詣已徘徊久之及至門唯求悅及惔遣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嘗預齊武烽火樓宴帝善其詩謂豫章王嶷曰惔非徒風韻清爽亦屬文遒麗梁武帝之鎭襄陽惔祖道帝解茅土玉環贈之天監二年元會帝謂曰卿所佩玉環是新亭所贈邪對曰既是瑞感神衷臣謹服之無斁惔度量寛博家人未嘗見其喜慍甚重其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伎精麗略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密而爲惔妻賞敬稷每詣惔必先相問夫人惔每欲見妓恒因稷請奏其妻

隔幔坐妓然後出惔因得留目惔弟惲　惲字文
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瀹隣居深見友
愛瀹曰宅南柳郎可爲儀表初宋時有嵇元榮羊蓋
者並善琴云傳戴安道法惲從之學特窮其妙齊竟
陵王子良聞而引爲參軍子良嘗置酒後園有晉太
傅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惲惲彈爲雅弄子良曰卿
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夜豈止當今
稱奇亦可追蹤古烈梁天監元年除長兼侍中惲少
工篇什爲詩云亭皐木葉下壠首秋雲飛琅邪王融
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武帝與宴必詔

惲賦詩嘗和武帝登景陽樓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
高樹秋翠華承漢遠彫輦逐風游深見賞美當時咸
共稱傳初惲父世隆彈琴爲士流第一惲每奏其父
曲常感思復變體備寫古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
坐客過以筯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爲雅音後傳擊
琴自於此齊竟陵王嘗宿晏明旦將朝見惲投壺梟
不絕停輦久之進見遂晩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
帝復使爲之賜絹二十匹與琅邪王瞻博射嫌其皮
闊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梁武帝
好奕碁使惲品定碁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
優劣爲碁品三卷惲爲第二焉帝謂周捨曰吾聞君
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
人世隆從弟慶遠　慶遠字文和元景弟子也梁
武帝之臨雍州問京兆人杜惲求州綱紀惲言慶遠
武帝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爲別駕
慶遠謂所親曰天下方亂定霸者其吾君乎因盡誠
協贊及起兵慶遠常居帷幄爲謀主從軍東下身先
士卒武帝行營見慶遠頓舍嚴整每歎曰人人若是
吾又何憂城内嘗夜火衆並驚懼武帝時居宮中悉
斂諸門籥問柳侍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見任如

此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始武帝爲雍州慶遠爲別駕
謂曰昔羊公語劉弘卿後當居吾處今相觀亦復如
是曾未十年而慶遠督府談者以爲逾於魏詠初慶
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
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門
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

循吏傳

虞愿

愿字士恭餘姚人也宋元嘉中爲湘東王國常侍及
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藩國舊恩意遇甚厚帝性

猜忌體肥
風令史風起方面輙先啓聞星文變災不信太史不聽外奏敕靈臺知星二人給愿常内省直有異先啓以相檢察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驅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已復召入帝好圍碁

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饒借帝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賜猶異餘人出爲晉安太守郡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褚彦回嘗詣愿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袠彦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傅琰　子翽

傅琰字季珪靈州人也美姿儀仕宋爲武康令遷山陰令並著能名二縣皆謂之傅聖毋喪隣家失火延燒琰屋抱柩不動隣人競來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烟焰齊高帝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爲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挂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内稱神明無敢爲偷琰父子並著奇績時云諸傅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時鄞縣

令丘寂之皆有能名年十七爲州西曹兼直主簿刺史王彧行夜還前驅已至而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墨旨彧方於車中爲教然後開彧歎曰不意郅君章近在閤下即轉爲主簿在縣專以廉潔御下於時丹徒縣令沈巑以清廉抵罪寂之聞之曰清吏眞不可爲也政當處季孟之間耳巑吳興武康人性疎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爲誰巑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

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嶺雖危言上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又有汝南周洽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於都水使者無以殯斂吏人爲買棺器齊武帝聞而非之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居宅死令吏衣棺之此固宜罪貶無論褒恤乃赦不給贈賻　琰子翽爲官亦有能名後爲吳令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丈人發姦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

能欺事自理則物無疑滯欲不理得乎時臨淮劉玄明亦有吏能歷山陰建康令政常爲天下第一後翽又代玄明爲山陰令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既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

文學傳

丘靈鞠　子遲

靈鞠烏程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爲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復如此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三首云雲橫廣階闇霜深高殿寒帝擿句嗟賞當還東詣司徒褚彥回別彥回不起曰比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其彊切如此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塚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傖輩度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深坐見王儉詩深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儉靈鞠宋時文名甚盛入齊頗减蓬髮弛縱無形儀不事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子

遲（梁人附此）　遲字希範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辭采麗逸時有鍾嶸著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稱如此

檀超

超字悅祖高平人也少好學放誕任氣解褐州西曹蕭惠開爲別駕超便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相陵辱而超舉動嘯傲不以地勢推之張目謂曰我與卿俱是國家微賤時外戚耳何足以一爵高人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景王妃超祖姑也故超以此議

之惠開欣然更爲刎頸之交超嗜酒好談詠自比晉郄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謂人曰猶覺我爲優也齊高帝賞愛之初置史官以超江淹掌史職史功未就徙交州於路見殺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有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通謂之齊書名爲河洛金匱又有吳邁遠者好爲篇章宋明帝聞而召之及見曰此人連絶之外無所復有邁遠好自誇而蚩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超聞而笑曰昔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抵訶人文章季緒瑣瑣焉

足道哉至於邁遠何爲者乎

卞彬

彬字士蔚濟陰人也弱冠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謂此幘耳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彬險拔有才而與物多忤齊高帝輔政彬意猶以高帝事無所成嘗於東府謁高帝高帝時爲齊王彬曰殿下即東宮府則以青溪爲鴻溝鴻溝以東爲齊以西爲宋仍詠詩云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遂大忤旨因此擯廢數年不得仕進著蚤蝨蝸蟲蝦蟇等賦大有指斥又爲禽獸録畧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鵞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狠謂呂文顯猪卑率謂朱隆之鵞頑傲謂潘敞狗險出謂文度其險詣如此或謂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鞬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又有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迮之不爾飛去被王敬則賊所殺時有廣陵高爽博學多才劉儁爲晉陵縣爽經途詣之了不相接爽甚銜之俄而爽代儁爲縣儁遣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晉陵自答人

問其所以答云劉儁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孫抱爲延陵縣爽又詣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閤下過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央爽機悟多如此抱形體肥壯腰帶十圍爽故以此激之

孝義傳

樂頤之　弟預

頤之字文德南陽人也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病不言嚙被至碎恐母之哀已也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之爲設食唯枯魚菜葅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

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曇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
林宗　弟預字文介亦至孝隆昌末預謂丹楊尹
徐孝嗣曰外傳藉藉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
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事人笑褚公至今
齒冷無爲効尤孝嗣故吏吳興沈昇之亦說之曰昇
之與君俱有項領之功今一言而二功俱解豈願聞
之乎君受恩二祖而更參惟新之政以君爲反覆人
事成則無處逃咎矣昇之草萊百姓言出禍已隨之
孰與超然謝病高枕家園則與松柏比操風霜等烈
豈不美雅孝嗣並跋容謝之預建武中爲永世令人

懷其德卒官時有一嫗年可六七十擔檞蔌菜造市
貨之聞預亡大泣棄溪中曰失樂令我輩孤獨老姥
政應就死耳市人亦皆泣其惠化如此

隱逸傳

宗測　宋少文之孫原附少文傳今入齊史

測南陽人

測字敬微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
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潛感地金冥
致江鯉但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祿憂
人重事乎齊豫章王嶷徵爲參軍不起測答府云何
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嶷復遣書請之辟爲參軍測
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縱宕
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
責有限魚鳥慕哉欲游名山乃寫祖少文所作尚子
平圖於壁上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
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术度形而
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
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
之竟不交言子響不悅而退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
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己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圖
畫僑札輕以自方耳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遣別駕

宗忻口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
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鄣上坐臥對之

顧歡

歡字景怡吳興人也家世寒賤父祖並爲農夫歡獨
好學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
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
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
自照及長篤志不倦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輙執
書慟泣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晚節服食
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好黃老通解

陰陽書爲數術多効驗初以元嘉中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元凶弒逆是其年月日也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經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而後病者果愈後人問其故答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齊高帝踐祚乃至稱山谷臣顧歡上表進政綱一卷初歡以佛道二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曰五帝三王不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端委搢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羣夷之服

擎跪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葬中夏之風火焚水沉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别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不育妻孥上絕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屢見刻舷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大小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佛號正眞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眞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辯也且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又夷俗長跪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今諸華士女氏族弗華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若以翦落爲異則胥靡翦

落矣若以立像爲異則俗巫立像矣歡自尅死日自擇葬時卒於剡山身體香軟道家謂之屍解仙化焉

南齊纂卷之三終

南梁纂卷之一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帝紀

武帝

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姓蕭氏與齊同承淮陰令整之後整六世而生皇考諱順之於齊高帝爲始族弟少而欵狎嘗共登金牛山路側有枯骨縱橫齊高謂皇考曰周文王以來幾年當復有掩此枯骨者乎言之懍然動色皇考由此知齊高有大志常相隨逐

齊高每外討皇考常爲軍副表粲之據石頭黃回與之通謀皇考聞難作率家兵據朱雀橋回覘人還告曰朱雀橋南一長者英威毅然坐胡牀南向回曰蕭順之也遂不敢出時微皇考石頭幾不據矣及齊高創造皇業摧鋒決勝莫不垂拱仰成焉齊武帝在東宮皇考嘗問訊及退齊武指皇考謂豫章王嶷曰非此翁吾徒無以至今日及卽位深相忌憚故不居台輔以參豫佐命封臨湘縣侯帝生而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岳虎顧舌文八字項有浮光身映日無景兩髆駢骨項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爲兒時能蹈空而行及長爲衛軍王儉東閤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帝與沈約謝朓王融等並游焉號曰八友融俊爽識鑒過人尤敬異帝每謂所親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行經牛渚逢風入泊龍濆有一老人謂帝曰君龍行虎步相不可言天下方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問其名氏忽然不見齊武帝不豫竟陵王子良以帝及兄懿王融范雲等爲帳內軍王融欲因帝晏駕立子良帝曰夫立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融才非負圖視其敗也范雲曰憂

魚復侯齊武帝子也有不法事帝命皇考順之檢核順之逼縊從史帝遂恨臣順之慙懼薨

國家者惟有王中書帝曰憂國欲爲周召欲爲豎刁邪懿曰直哉史魚何其木强也初皇考之薨不得志事見齊魚復侯傳至是鬱林失德齊明帝作輔將爲廢立計帝欲助齊明傾齊武之嗣以雪心恥齊明亦知之每與帝謀建武二年魏將王肅劉昶攻司州刺史蕭誕甚急齊明遣左衛將軍王廣之赴救帝爲偏師行次尉斗洲有人長八尺餘容貌衣冠皓然皆白緣江呼曰蕭王大貴帝既屢有徵祥心益自負時去誕百里衆軍以魏軍盛莫敢前惟帝獨奮請先進一旦有風從西北起陣雲隨之來當肅營尋而風回雲

轉還向西北帝曰此所謂歸氣魏師遁矣令軍中曰望麾而進聽鼓而動肅乃傾壁十萬陣于水北帝揚麾鼓譟響振山谷敢死之士執短兵先登長戟翼之城中見援至因出軍攻魏栅魏軍表裏受敵因大崩肅祖單騎走斬獲千計流血絳野得肅祖巾箱中魏帝敕曰聞蕭衍善用兵勿與爭鋒待吾至若能禽此人則江東吾有也以功封建陽縣男尋爲司州刺史帝在州甚有威名嘗有餉馬帝不受餉者密以馬繫齋柱而去帝出見馬答書殷勤縛之馬首令人驅出城外馬自還都齊明性猜忌帝避時嫌解遣部曲常

乘折角小牛車齊明每稱帝淸儉朂厲朝臣及齊明崩遺詔以帝爲都督雍州刺史時東昏立六貴八要及舍人四十餘人皆口擅王言權行國憲帝謂張弘策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當今避禍惟有此地勤行仁義可坐作西伯尋而大臣相次誅戮永元二年兄懿被害信至帝召僚佐集於聽事告以舉兵三年二月帝發襄陽自冬積霰至是開霽士卒咸悅帝遂留弟偉守襄陽城謂曰當置心於襄陽人腹中推誠信之勿有疑也天下一家乃當相見遂移檄建鄴聞揚威武四月逼郢城巳未夜郢城有數萬毛人踰堞且

泣因投黃鵠磯蓋城之精也及旦其城主遣參軍朱曉求降帝謂曰城中自可不識天命何意恒罵曉曰明公未之思耳桀犬何嘗不吠堯自發雍州帝所乘艦恒有兩龍導引左右莫不見者緣道奉迎百姓皆如挾纊壬午帝鎭后頭命衆軍圍六門十二月丙寅兼衛尉張稷北徐州刺史王珍國斬東昏其夜以黃油裏首送軍帝乃入收嬖妾潘妃誅之及兇黨王咺之以下四十八人屬吏以宮女二千人分賚將士宣德皇后令追廢涪陵王爲東昏侯南康王卽帝位進帝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之禮丙辰

齊帝下詔禪位天監元年夏四月卽位于南郊十六年春敕太醫不得以生類爲藥公家織官紋錦飾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爲褻衣裁翦有乖仁恕郊廟牲牷皆代以麪時以宗廟去牲則爲不復血食雖公卿異議朝野喧囂竟不從初帝創同泰寺至是開通大門以對寺之南門取反語以協同泰自是晨夕講義多由此門改元大通以符寺及門名中大通元年秋九月癸巳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披法衣升講堂法坐爲四部大衆開涅槃經題癸卯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菩薩大捨僧衆默許百辟

詣寺東門奉表請還臨宸極三請乃許帝三答書前後並稱頓首大同二年十二月與東魏通和是歲都下訛言天子取人肝以飴天狗大小相驚日晩便閉門持杖數月乃止太清元年春東魏司徒侯景求以河南十三州內屬以侯景錄行臺尚書事二年八月侯景舉兵反以臨賀王正德都督諸軍屯丹陽郡已酉景自橫江濟釆石至建鄴臨賀王正德率衆附賊景立正德爲天子於南闕前辛酉賊攻陷東府城三年春侯景遣使求和皇太子固請帝乃許之盟于西華門下時景奸計既成乃表陳帝失復舉兵向闕四

方征鎮入援者三十餘萬莫有關志自相抄奪而已丁卯賊攻陷宮城縱兵大掠辛未援兵各退散已酉帝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崩于淨居殿帝性淳孝少而篤學能事畢究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側光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毛詩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孝經講疏凡二百餘卷爰自在田及登寶位躬制贊序詔誥銘誄箴頌牋奏諸文又百二十卷六藝備閑棊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隷尺牘騎射莫不稱妙晩乃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膳無鮮腴惟豆羹糲飯而已或遇事擁日儻移中便嗽口以過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身衣布衣木綿皁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自五十外便斷房室後宮衣不曳地傍無錦綺不飲酒不聽音聲非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勤於政務孜孜無怠每冬月四更竟卽敕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爲皴裂然仁愛不斷親親及所愛愆犯多有縱捨故政刑弛紊每決死罪常有哀矜涕泣然後可奏性方正雖小殿暗室恒理衣冠小坐暑月未嘗褰袒見內豎小臣亦如遇大賓也初齊高帝夢屐而登殿顧見武明

二帝後一人手張天地圖而不識問之答曰順子後推此而言蓋天命也雖在蒙塵齋戒不廢及疾不能進膳盥漱如初皇太子日中再朝每問安否涕泗交面賊臣侍者莫不掩泣疾乆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賊祕之太子問起居不得見慟于閤下始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爲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四城北火酣酣帝使周捨封記之及中大同元年同泰寺災帝啓封見捨手迹爲之流涕帝生於甲辰三十八剋建鄴之年也遇災歲實丙寅八十三矣四月十四日寔起火之始遂至喪亾云

簡文帝

帝諱綱字世讚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封晉安王被徵入朝未至而昭明太子謂左右曰我夢與晉安王對奕擾道我以班劒授之王還當有此加乎四月昭明太子薨立晉安王爲皇太子臺城陷太子坐永福省見侯景神色自若無懼容帝崩卽皇帝位秋七月廣州刺史元景仲謀應侯景西江督護陳霸先攻之景仲自殺太寶元年冬十月侯景逼帝幸西州曲宴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害司空南康王會理二年廢帝爲晉安王矯爲帝詔以爲次

當支庶宜歸正嫡禪位于豫章王棟使呂季畧送詔令帝寫之帝書至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越升非次遂主震方嗚咽不能自止賊衆皆爲掩泣乃幽帝于永福省冬十月帝崩帝幼而聰睿六歲便能屬文武帝弗之信於前面試帝攬筆立成文武帝歎曰嘗以東阿爲虛今則信矣及長器宇寬弘未嘗見喜慍色尊嚴若神方頤豐下須鬢如畫直髮委地雙眉翠色項毛左旋連錢入背手執玉如意不相分辨眄睞則目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辭藻艷發博綜羣言善談玄理自十一便能親庶務歷試藩政所在稱美性恭孝居穆貴嬪憂哀毀骨立所坐席霑濕盡爛在襄陽拜表侵魏拓地千餘里文案簿領纖毫必察弘納文學之士賞接無倦嘗於玄圃述武帝所製五經講疏聽者傾朝野雅好賦詩其自序云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帝文傷於輕靡時號宮體雖在蒙塵尚引諸儒論道說義披尋墳史未嘗暫釋及見南康王會理誅知不久指所居殿謂舍人殷不害曰龐涓死此下又曰吾昨夢吞土試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饋塊卒反晉國陛下所夢將符是乎帝曰儻幽冥有徵冀斯言不妄初景納帝女溧陽公主公主有美色景

惑之妨於政事王偉每以爲言景以告主主出惡言偉知之懼見讒乃謀廢帝而後間主苦勸行殺以絕衆心廢後王偉乃與彭儁王修纂進觴於帝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既久使臣上壽帝笑曰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此壽酒將不盡此乎於是儁等并齎酒餚曲項琵琶與帝極飲帝知將見殺乃盡酣謂曰不圖爲樂一至於斯既醉而寢偉乃出儁進土囊王修纂坐上乃崩竟協於夢帝自幽縶之後圍守墻垣無復紙乃書壁及板鄣爲文自序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讚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

豈詑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

元帝 敬帝附

帝諱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初武帝夢眇目僧執香鑪稱託生王宮既而帝母在采女次侍始褰戶幔有風回裾武帝意感幸之采女夢月墮懷中遂孕生帝十三年封湘東王太清元年三月侯景陷建鄴鎮西長史王沖等拜牋請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帝不許曰吾於天下不賤寧俟都督之名帝子之尊何籍上台之位議者可斬投筆流涙不從又請爲司空以主諸侯亦弗聽九月岳陽王詧舉兵寇江陵尋遁

走及簡文帝卽位改元爲太寶元年帝以簡文制于賊臣卒不遵用四月岳陽王詧自稱梁王藩于魏魏遣兵助伐襄陽二年九月簡文帝崩王僧辨等奉表勸進帝不許時巨寇尚存帝未欲卽位而四方表勸前後相屬乃下令斷表承聖元年二月王僧辯衆軍發自尋陽帝馳檄四方購獲景封萬戶開國公絹布五萬疋三月僧辯等平景傳首江陵僧辯等復拜表上尊號帝猶固讓乙酉斬賊左僕射王偉於江陵市四方征鎮王公卿士復勸進乃許之卽位於江陵三年冬魏軍至襄陽梁王蕭詧率衆會之丁亥魏軍至

擧號之節忍酷于逾年定省之制申情于木俚

柵下帝親臨陣督戰軍敗帝見執如梁王蕭詧營甚見詰辱他日乃見魏僕射長孫儉譎儉云埋金千斤於城内欲以相贈儉乃將帝入城帝謂儉曰向聊相譎欲言耳豈有天子自埋金乎辛未魏人戕帝帝聰悟俊朗天才英發出言爲論音響若鍾初生患眼武帝自下意療之遂盲一目乃憶先夢彌加愍愛及長好學博極羣書武帝嘗問曰孫策在江東于時年幾答曰十七武帝曰正是汝年爲荊州刺史起州學宣尼廟帝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爲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性好矯餙多猜忌於名無所假人微有勝

已者必加毀害忌劉之遴學使人鴆之如此者甚衆雖骨肉亦偏被其禍始居文宣太后憂依丁蘭作木母及武帝崩祕喪逾年乃發凶問方刻檀爲像置殿内事之甚謹朝夕進蔬食動靜必啓聞迹其虛矯如此性愛書籍既患目多不自執卷置讀書左右番次上直晝夜爲常畧無休已雖睡卷猶不釋五人各伺一更恒致達曉常眠熟大鼾左右睡讀失次第或偷卷度紙帝必驚覺更令追讀加以檟楚雖戎畧殷湊機務繁多軍書行檄文章詔誥點毫便就殆不游手常曰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論者以爲得言魏師至

凡二十八日徵兵四方未至而城見剋在幽逼求酒飲之製詩四絶梁王詧遣尚書傅準監行刑帝謂之曰卿幸爲我宣行準捧詩流淚不能禁進土囊而殞之初承聖二年三月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天百姓聚觀五采分明江陵故老竊相泣曰昔年龍出建康而天下大亂今復有焉禍至無日矣帝聞而惡之踰年而遘禍

敬皇帝立帝諱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眞元帝第九子也太清三年魏剋江陵王僧辯陳霸先定議以帝爲梁王太宰承制三月齊遣其上黨王高渙送貞陽侯蕭明來主梁嗣七月僧辯納貞陽侯

蕭明自采石濟江甲辰入建鄴丙午即僞位年號天成以帝爲皇太子司空陳霸先襲殺王僧辯黜蕭明而奉帝焉紹泰元年秋九月帝即位二年九月丞相陳霸先改受相國封陳國公辛未帝遜位于陳陳受命奉帝爲江陰王薨于外邸時年十六

后妃傳

文獻張后

后諱尚柔范陽方城人也父穆之娶文帝從姑而生后后以宋元嘉中嬪於文帝生武帝方孕忽見庭前菖蒲花光采非常驚報侍者皆云不見后曰常聞見菖蒲花者當富貴因取呑之是月生武帝將產之夕后見庭内若有衣冠陪列焉

武丁貴嬪

嬪諱令光譙國人也生於樊城初產有神光之異紫氣滿室故以光爲名相者云當大貴武帝鎭樊城嘗登樓以望見漢濱五采如龍下有女子擘絖則貴嬪也帝贈以金環納之時年十四貴嬪生而有赤誌在左臂療之不滅又體多疣子至是無何並失所在德后酷忌遇貴嬪無道使日舂五斛舂每中程若有助者被遇雖嚴益小心祗敬及太子定位於是貴嬪備

典章禮數同乎太子言則稱令貴嬪性仁恕居宮接馭自下皆得其歡心不好華餙器服無珍麗未嘗爲親戚私謁及武帝弘佛教貴嬪長進蔬膳受戒日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帝所立義皆得其指歸尤精淨名經貴嬪父道遷天監初爲歷陽太守廬陵威王之生武帝謂之曰賢女復有一男答曰莫道猪狗子世人以爲笑

元帝徐妃

妃諱昭佩拜襄東王妃妃無容質不見禮帝三二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爲半面粧以

候帝見則大怒而出妃性嗜酒多洪醉帝還房必吐衣中酷妬忌見無寵之妾便交杯接坐纔覺有娠者即手加刀刃帝左右監季江有姿容與淫通季江每歎曰柏直狗雖老猶能獵蕭溧陽馬雖老猶駿徐娘雖老猶尚多情帝見疾逼令自殺妃知不免乃透井死帝以屍還徐氏謂之出妻

宗室傳

吳平侯景　子勱

景字子照梁武帝從父弟也祖道賜以禮讓稱居鄉有爭訟專頼平之又周其疾急鄉里號曰墟王皆竊

言曰其後必大景好學才辯有識斷仕齊為永寧令政為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為政乃牓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令決武帝踐祚詔景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羣蠻悉度漢水來降議者以為蠻累為邊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每為矛盾若悉誅蠻則魏軍無礙非長策也乃開樊城受降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舍老姥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蕭監州符如火汝手何敢留之其為人所畏敬如此子勱

勱字文約弱不好弄喜慍不形

岍音新　山傳石

於色徙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塡塞至新淦縣岍山村有一老姥以槃擎鱠魚自送舟側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廣州邊海舊饒外國舶至多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過三數及勱至纖毫不犯歲十餘至前後刺史皆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勱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勱性寬裕左右嘗將羮至胷前翻之顔色不異徐呼更衣

臨川王宏

宏字宣達文帝第六子也長八尺美鬚眉容止可觀

四年武帝詔宏都督諸軍侵魏宏以帝之介弟所領皆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為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宏畏懦不敢進召諸將欲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馬仙琕曰王安得亾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之怒鬚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輕言可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欲使全師而反宏不敢便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幗北軍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武武謂

韋叡也九月洛口軍潰宏棄衆走宏自洛口之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爲名屢爲有司所奏帝每貰之十七年帝將幸光宅寺有士伏於驃騎航待帝夜出帝將行心動事發稱爲宏所使帝泣謂宏曰我人才勝汝百倍當此猶恐顛墜汝何爲者我非不能爲周公漢文念汝愚故宏頓首曰無是於是以罪免而縱恣不悛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宮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江本吳氏女也世有國色宏以介弟之貴無佗量能恣意聚斂庫室垂有百間在內

堂之後關籥甚嚴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於友于甚厚殊不悅宏愛幸江氏寢膳不能暫離上佗日送盛饌於江曰當來就汝懽宴與宏及江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呼後閤輿徑往屋所宏恐上見其賄貨顏色怖懼上意彌言是仗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牓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雜貨但滿庫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劇飲至夜舉燭而還兄弟情方更敦睦時有錢神論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爲錢愚論其文甚切帝知以激宏宣言與綜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雖令急毀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聚斂稍改

安成王秀　子推

秀字彥達文帝第七子也爲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堅船以爲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及至州聞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爲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胤卽日辟爲西曹秀美容儀每在朝百寮屬目性仁恕喜慍不形於色在都旦臨公事廚人

進食誤覆之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弗之誚也時諸王並下士建安安成二王尤好人物世以二安重士方之四豪秀精意學術搜集經記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秀子推字智進少清敏好屬文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旱母焉侯景之亂守東府城陷推握節死之

南平王偉　子恭

偉字文達文帝第八子也幼清警好學仕齊爲晉安王驃騎外兵參軍武帝爲雍州慮天下將亂求迎偉

及始興王憺俄聞入沔帝欣然謂佐史曰阿八十一行至吾無憂矣初武帝軍東下用度不足偉取襄陽寺銅佛毀以爲錢富僧藏鏹多加毒害後遂惡疾偉性端雅持軌度少好學趨賢重士常如弗及齊世青溪宮改爲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爲第又加穿築果木珍奇窮極彫靡有侔造化立游客省寒暑得宜冬有籠爐夏設飲扇每與賓客游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爲之記梁蕃邸之盛無過焉而性多恩惠尤愍窮乏常遺腹心左右歷訪閭里人士有貧困吉凶不舉者即遣贍卹之平原王曼穎卒家貧無以殯友人江

革往哭之其妻兒對革號訴革曰建安王當知必爲營理言未訖而偉使至給其喪事得周濟焉每祁寒積雪則遣人載樵米隨乏絕者賦給之朝庭得失時有匡正斯人斯疾而不得助主與化梁政漸替自公薨焉

　子恭字敬範封衡山縣侯初樂山侯正則有罪敕讓諸王獨謂元襄王曰汝兒非直無過並有義方歷遷相州刺史善解吏事所在見稱而性尚華侈廣營第宅重齋步閣模寫宮殿尤好賓友酣宴終辰坐客滿筵言談不倦時元帝居蕃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恭每從容謂曰下官歷覩時人多有不好懽興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尋除雍州刺史恭至州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名爲政德碑是夜聞數百人大叫碑石明旦視之碑涌起一尺恭命以大柱置于碑上使力士數十人抑之不下又以酒脯祭之使人守視俄而自復視者竟不見之恭聞而惡焉先是武帝以雍爲邊鎮運數州粟以實儲倉恭乃多取官米還贍私宅而典籤陳保印更侵尅百姓被詔徵還白服隨例帝曰白衣者爲誰對曰前衡山侯

恭帝厲色曰不還我陳保印吾當白汝未已而保印實投湘東王王改其姓名曰袁逢恭竟不叙用

　始興王憺　子暎

憺字僧達文帝第十一子也爲荊州刺史天監四年荊州大旱憺使祠于天井有巨蛇長二丈出遶祠壇俄而注雨歲大豐六年州大水江溢堤壞憺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之而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以免乃登堤歎息終日輟膳刑白馬祭江神酹酒於流以身爲百姓請命言終而水退堤立郱洲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

羅結魏人也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太武以其忠慤詔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問年一百二十卒見魏紀

驚走登屋緣樹檐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
人應募洲人皆以免吏人歎服咸稱神勇詔還朝人
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
我荊土方言謂父爲爹故云　子暎字文明年十
二爲國子生詔諸生口策宗室可否帝知暎聰解特
令問策又口對並見奇謂祭酒袁昂曰吾家千里駒
也爲吳興太守常載粟帛遊於境內有遇貧者卽以
振焉及徵將還鍾離人顧思遠挺身行部伍中暎見
甚老使人問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
二死亾畧盡今唯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闕養

乏是以行役暎大異之召賜之養食兼於人檢其頭
有肉角長寸遂命後冊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
事多異所傳擢爲散騎侍郎賜以奉宅朝夕進見年
百二十卒又普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內有人年二百
四十不復能食穀唯飲曾孫婦乳簡文帝命勞之賜
以束帛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膂
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
亾人人告別乃止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時
人以爲知命

昭明太子統

統武帝長子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于襄陽武帝既
年垂强仕方有冢嗣時徐元瑜降而續人荊州使至
云蕭頴胄暴卒時人謂之三慶少日而建鄴平識者
知天命所集天監元年立爲皇太子統生而聰叡三
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通諷誦年十二於
內省見獄官將讞事問左右曰是皂衣何爲者曰廷
尉官屬召視其書曰是皆可念我得判否有司以統
幼紿之曰得其獄皆刑罪上統皆署杖五十有司抱
具獄不知所爲具言於帝帝笑而從之自是數使聽
訟每有欲寬縱者卽使太子決之毋丁貴嬪薨水漿

不入口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
庶見者莫不下泣太子自加元服帝便使省萬機內
外百司奏事者塡塞於前每所奏謬誤巧妄皆卽辯
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
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衆喜慍不形於色引
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
榷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爲常于時東宮有書幾
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嘗有也性
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
中嘗泛冊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

不答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
慙而止吳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
浙江詔發吳吳興信義三郡人丁就役太子上疏曰
伏聞開漕溝渠導洩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斯
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有愚懷聞吳興累年
失收人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信義去秋有
稔復非恒役之民即日東境穀稼猶貴刼盜屢起所
在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强丁疎少此雖小舉
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爲人蠹又出丁之處遠近不
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爲豐歲公私未能足

食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爲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人
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
地已罹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功不武帝優詔以喻
焉三月遊後池乘彫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沒溺而
得出因動股恐貽帝憂深誡不言以寢疾聞武帝敕
看問輒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
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悪因便嗚咽薨時年三十一
朝野惋愕都下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方甿庶
及墻徼之人聞喪者哀慟太子性仁恕見在宮禁防
捉荆子者問之云以清道驅人太子恐復致痛使捉

手板代之頻食中得蠅蟲之屬密置柈邊恐廚人獲
罪不令人知所著文集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豫章王綜

東昏却有此子

綜字世謙武帝第二子也初綜母吳淑媛在齊東昏
宮寵在潘余之亞及得幸於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中
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及綜年十四五恒夢一年少
肥壯自挈其首對綜如此非一綜轉成長心驚不已
頻密問淑媛曰夢何所如淑媛問夢中形色頗類東
昏因密報之曰汝七月日生兒安得比諸皇子汝今
太子次弟幸保富貴勿洩綜相抱哭每日夜恒泫泣

又每靖室閉戶籍地被髮席藁輕財好士分施不贍
唯留身上故衣外齋接客分麁服廚庫恒致罄乏常
於內齋布沙於地終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百
里嘗有人士姓王以乇躓投告綜于時大乏唯有胝
牀故皂褸帳即下付之其降意下士以伺風雲之會
諸侯王妃主及外人並知此懷唯武帝不疑及長有
才學善屬文後在徐州政刑酷暴招引道士探求數
術性聰敏多通每武帝有敕疏至輒忿恚形於顏色
帝性嚴群臣不敢輕言得失凡綜所行弗之知也徐
州所有練樹並令斬殺以帝小名練故縣在西州於

別室歲時設席祠齊氏七廟又累微行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爲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有徵矣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日潛殺之既瘞夜遣人發取其骨又試之其酷忍如此魏將元法僧以彭城降帝使綜都督衆軍權鎮彭城與魏安豐王元延明相持夜潛開北門涉汴河遂奔蕭城自稱隊主見延明而拜延明坐受之問其名氏不答曰殿下問人有見識者延明召使視之曰豫章王也延明喜下地執其手答其拜送于洛陽及旦齋内諸閤猶閉不開

衆莫知所以唯見城外魏軍呼曰汝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武帝聞之驚駭綜至魏改名纘字德文追服齊東昏斬衰魏太后及羣臣並弔時吳淑媛尚在敕使以綜小時衣寄之未幾終於魏

武陵王紀

紀字世詢武帝第八子也少而寬和喜怒不形於色勤學有文才特爲帝愛爲都督益州刺史以路遠固辭帝曰天下方亂唯益州可免故以處汝汝其勉之紀歔欷既出復入帝曰汝嘗言我老我猶再見汝還益州也紀在蜀越嶲貢獻方物十倍前人朝嘉其績

及侯景陷臺城大寶元年六月紀乃移告諸州征鎮遣世子圓照領二蜀精兵三萬受湘東王繹節度繹報紀以武帝崩問紀總戎將發益鎮繹書止之曰蜀中斗絶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云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恒通紀乃僭號於蜀改年曰天正暗與蕭棟同名識者尤之以爲於文天爲二人正爲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立子圓照爲皇太子永豐侯謂所親曰昔桓玄年號大亨識者爲謂二月了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年曰天正在文爲一止其能久乎先是元帝已平侯景執所俘馘頻

遣報紀世子圓照鎮巴東留執不遣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征討已聞荆鎮爲景所滅疾下大軍紀謂爲實然故仍率衆沿江急進於路方知侯景已平便有悔色召圓照責之圓照曰侯景雖誅江陵未服宜速平蕩紀亦以既居尊位宣言於衆敢諫者死元帝乃與紀書曰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鑠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兹玉體辛苦行陣乃睠西顧我勞如何自獯醜憑陵羯胡叛換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反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長罷懽愉[illegible]月上

林靜拱聞四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
乎愛矣書不盡言大智紀別字也帝又爲詩曰回首
望荆門驚浪且雷奔四鳥嗟長別三聲悲夜猿圓正
在獄中連句曰水長二江急雲生三峽昏願貰淮南
罪思報阜陵恩帝看詩而流涕紀頻敗知不振遣使江
陵論和緝之計元帝知紀必破遂拒而不許游擊將
軍樊猛率所領至紀所紀在船中遶牀而走以金擲
猛等曰此顧卿送我一見七官卿必當富貴猛曰天
子何由可見殺足下此金何之拔刃升舟第五子圓
滿馳來就父紀首既落圓滿軀亦分初紀將僭號祅

怪不一內寢栢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靃靡
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祅花非佳事也

哀太子大器

大器字仁宗簡文嫡長子也侯景寇建鄴廢簡文將
害太子時景黨稱景命召之太子方講老子將下牀
而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
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
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絕時年二十八太子性寛和
兼神用端嶷在賊中每不屈意左右竊問其故答曰
賊若未須見殺雖復陵慠呵叱終不敢言若見害

時至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門者又曰官今憂逼而
神貌怡然未喻意答曰吾自度死必在賊前若諸
叔外來平夷㓂必前見殺然後就死若其遂開拓
上流必先見殺後取富貴何能以無益之愁横憂必
死之命景之西上攜太子同行及敗歸船徃徃相失
所乘船入樅陽浦舟中腹心並勸因此入北太子曰
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吾今若
去乃是叛父非謂避賊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便涕泗
嗚咽命即前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憚之恐爲後患
故先及禍

諸臣傳

王茂

茂字茂先太原人也好讀兵書究其大指性隱不交
遊身長八尺潔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嘗見之歎
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如此必爲公輔後爲臺郎累年
不調亦知齊之將亾求爲邊職又之爲雍州長史梁
武便以王佐許之事無大小皆詢焉人或譖茂反帝
弗之信譖者驟言之遣視其甲稍則蟲網焉乃誅言
者因結兄弟被推赤心遂得盡力嘗從武帝東下爲
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及

戰梁武軍引却茂下馬單刀直前外甥韋欣慶勇力
絶人執鐵纏矟翼茂而進故大破之茂勳第一欣慶
力也建康城平時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
之以問茂茂曰亾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
之軍主田安啓求為婦玉兒泣曰昔者見遇時主今
豈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及見縊潔美如生
輿出尉吏倶行非禮乃以俞妃賜茂亦潘之亞也時
天下無事武帝方敦文雅茂心頗怏怏侍宴醉後每
見言色武帝宥而不責進位司空茂性寛厚居官雖
無美譽亦為吏人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

雖僕妾莫見其惰容姿表瓌麗鬚眉如畫為衆所瞻
望徙江州刺史在州不取奉獄無滯囚居處被服同
於儒者茂在州夢鍾磬在格無故自墮心惡之及覺
命奏樂既成列鍾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絶墮地茂謂
長史江詮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
無憂乎俄而病卒

曹景宗

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
數十人澤中逐麞鹿每衆騎赴鹿鹿馬相亂景宗於
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應弦輒斃以此為樂未弱
冠以匹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
帶百餘箭每箭殺蠻蠻遂散走因以膽勇聞頗愛史
書讀穰苴樂毅傳輒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梁武
為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請帝臨其宅時天下
方亂帝亦厚加意焉景宗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
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略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武
帝入頓西城嚴中號令然後稍息除郢州刺史景宗
在州鬻貨聚歛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
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横部下厭之魏攻鍾離
圍徐州武帝詔景宗督衆軍援之豫州刺史韋叡亦

受景宗節度因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遣所督
將擊魏洲上軍盡殪景宗使衆軍復鼓噪亂登諸城
呼聲震天地魏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
死淮水為之不流收其軍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
可稱計乃捜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先是
旱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
蔣廟并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
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
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祚以來未嘗躬自
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修謁是時魏軍攻圍鍾離

蔣帝神報救必許扶助旣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力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濕當時並目覩焉景宗振旅凱入帝於華光殿宴飲連句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景宗爲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景宗好內伎妾至數百窮極錦繡性躁

動不能沈黙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念此邑邑使人氣盡爲人嗜酒好樂帝數宴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酒後謬妄或誤稱下官帝故縱之以爲笑樂

夏侯詳　子亶　夔

詳字叔業譙郡人也年十六遭父艱廬于墓側嘗有三足雀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齊明帝爲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引詳及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不酬帝以問叔業叔業以告詳詳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由此微有忤梁武帝起兵長史蕭穎冑同創大舉慮詳不同以告柳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今成昏而告之不憂立異於是以女適其子夔大事方建西臺以詳爲中領軍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峯舊傳云刺史登此

山輒代由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後徵爲左僕射道病卒　子亶嗣

字世龍美風儀寬厚有器量涉獵文史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爲衡陽內史辭日亶侍御坐帝謂亶曰夏侯溢於卿疏近亶答云是臣從弟帝知溢於亶已疏乃曰卿傖人如何不辯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疏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爲能亶歷六郡三州不爲產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伎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伎衣　亶弟

夔字季龍爲豫州刺史豫州積歲連兵人頗失業夔
乃率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
石以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內賴之夔兄亶先經此任
至是夔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曰我
之有州頻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夔在州七年
遠近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彊爲
當時之盛性奢豪後房伎妾曳羅綺飾金翠者百數
愛好人士不以貴位自高文武賓客常滿坐時亦以
此稱之

魚弘

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皙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爲軍
鋒歷南譙盱台竟陵太守甞謂人曰我爲郡有四盡
水中魚鼈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
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
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
翫車馬皆窮一時之驚絕

鄧元起 羅研李膺附

元起字仲居南郡人也少有膽幹性任俠梁武起兵
蕭穎胄與書招之即日上道爲益州刺史初梁武之
起益州刺史鄧季連持兩端及聞元起至遂發兵拒
守時蜀人多逃亡至是競出投元起皆稱起義應朝
廷元起在道久軍糧乏絕或說之曰蜀郡政慢若檢
巴西二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
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人始附於我
觀德若糾以刻薄人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膺
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
退率富人上軍資米俄得三萬斛季連計窮即日開
城納元起元起送季連於建康元起之剋季連也城
內財寶無所私勤恤人事口不論財色性能飲酒至
一斛不亂及是絕之爲蜀土所稱徵爲右衛將軍以

西昌侯蕭藻代之蕭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
械略無遺者蕭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
何用馬爲藻恚醉而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其
故藻懼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帝疑焉故吏
廣漢羅研詣闕訟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藻曰
元起爲汝報讎汝爲讎報讎忠孝之道如何乃貶藻

羅研字深微少有材辯元起平蜀辟爲主簿臨
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
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村不過數家之有食窮迫之
人什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

怪若令家畜五毋之雞一毋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氈中有數升麥飯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劒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爲盜況貪亂乎蜀土以文達者唯研與同郡李膺　李膺字公胤有才辯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加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初元起在荆州刺史隨王板元起爲從事別駕庾蓽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及大軍至都蓽在城內甚懼城平而元起先遣迎蓽語人曰庾别駕若爲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少時又嘗至其西

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有稻幾二千斛悉以施之時人稱其二者有大度元起初爲益州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汝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此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及至巴東聞蜀亂使將光濟筮之遇蹇喟然歎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後果如筮

馮道根

根字巨基廣平人年十三以孝聞郡召爲主簿不就曰吾當使封侯廟食安能爲儒吏邪年十六鄉人蔡道班爲湖陽戍主攻蠻反爲蠻困道根救之匹馬轉戰提雙劒左右奮擊殺傷甚多道班以免由是知名爲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初到阜陵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修城未畢魏將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少莫不失色道根命開城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軍因退拜豫州刺史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每征伐終不言功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鑒功夫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勳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性儉約所居宅不脩墻屋無器

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世服其清退微時不學既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量十六年復爲豫州將行武帝引朝臣宴別道根於武德殿召畫工使圖其形道根踧踖謝曰臣所可報國家唯餘一死但天下太平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人皆喜悅武帝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張弘策　子纘　綰

弘策字眞簡范陽人梁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弘策與梁武帝年相輩幼見親狎恒隨帝游處每入室常

江柘劉脧

覺有雲氣體輒肅然弘策由此特加敬異建武末從
武帝宿酒酣移席星下語及時事帝曰天下方亂舅
知之乎王敬則猜嫌已久當乘間而作弘策曰敬則
張兩赤眼容能立事帝曰敬則庸才為天下唱先爾
主上運祚盡於來年國權當歸江劉而江甚隘劉又
闇弱都下當大亂死人如亂麻齊之歷數自兹亡矣
梁楚漢當有英雄與弘策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帝
笑曰光武所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
意也請定君臣之分帝曰舅欲斅鄧晨乎是冬齊明
帝密詔武帝代監雍州事弘策聞之心喜謂帝曰夜

中言當驗帝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帝西行仍參帷
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帝觀海內方亂有匡濟之心
密為儲備謀猷所及唯弘策而已帝將起兵夜召弘
策呂僧珍入定議旦乃發兵及郢城平諸將皆欲頓
軍夏口帝以為宜乘勝長驅直至建業弘策與帝意
合即日上道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
預為圖皆在目中城平帝遣弘策與呂僧珍先往清
宮封檢府庫於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申勒部曲秋
毫無犯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作亂帥數百人入衛
尉府弘策踰垣匿於龍廄遇賊見害上戎服御前殿

張華謚壯武 緬弘策長子

謂僧珍曰賊夜來是衆少曉則走矣命打五鼓賊謂
已曉乃散官軍捕文明斬於東市張氏親屬孌食之
帝哭之慟曰痛哉衛尉天下事當復與誰論 子
纘字伯緒尚武帝第四女富陽公主時年十七身長
七尺四寸眉目疎朗神采爽發武帝異之嘗曰張壯
武云後八世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纘好學兄緬有書
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祕書郎四員宋齊以來
為甲族起家之選待次日補其居職例不數十日便
遷任纘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書籍帝執四部書目
曰君讀此畢可言優仕矣如此三載方遷太子舍人

纘與琅邪王錫齊名魏使劉善明通和求識纘與錫
纘時年二十三善明見而嗟服俄而長兼侍中時人
以為早達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脣之任已恨
其晚矣纘負其才氣無所與讓定襄侯祗無學術頗
有文性與兄衡山侯恭俱為皇太子愛賞時纘從兄
謚聿並不學問性又凡愚恭祇嘗預東宮盛集太子
戲纘曰丈人謚聿皆何在纘從容曰纘有謚聿亦殿
下之衡定太子色慙其忤物如此五年武帝詔曰纘
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已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
射纘本寒門以外戚顯重高自擬倫而詔有司空范

陽之言深用爲狹以朱异草詔與异不平初纘與參
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過詣
纘纘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是遷爲
讓表曰自出守股肱入居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
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清濁豈有能
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事此
言以指敬容也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
爲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藩規隨從江夏遇纘
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
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晏規尋起還

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
卒規恨纘慟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深
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盃酒殺吳氏三人
其輕傲皆此類也至州務公平在政四年流人自歸
户口增十餘萬州境大寧晩頗好積聚多寫圖書數
萬卷有油二百斛米四千石他物稱是及死湘東王
皆使收之弟綰　綰字孝卿少與兄纘齊名湘東
王繹嘗策之百事綰對闕其六號爲百六公遷御史
中丞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時當
綰兄纘爲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並導騶分騶兩塗

前代未有時人榮之

南梁纂卷之一終

明海虞錢代汝膺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庾域　子子輿

域字司大新野人也少沈靜有名鄉曲梁文帝爲郢州辟爲主簿歎美其才曰荊南杞梓其在斯乎加以恩禮以爲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軍退以功拜羽林監及長沙王爲益州域隨爲懷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猶事井臼而域所衣大布餘奉專充供養母好鶴唳域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爲孝感所致

子子輿字孝卿幼而岐嶷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時父在梁州遇疾子輿奔侍醫藥言淚恒幷長沙宣武王省疾見之顧曰庾録事雖危殆可憂更在子輿天監二年父遷寧蜀子輿亦相隨父卒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淫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纔如見馬穴有瞿塘大灘行侶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復舊行人爲之語曰淫預如幞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

鄭紹叔

紹叔字仲明滎陽人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逖之流也梁武帝臨司州命爲中兵參軍因是厚自結附帝罷州還都謝遣賓客紹叔獨固請願留帝曰卿才幸自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佗塗固不許於是乃還及帝爲雍州紹叔間道西歸補扶風太守東昏旣害朝宰頗疑于帝紹叔兄植爲東昏直後東昏遣

至雍州託候紹叔潛使爲刺客紹叔知之密白帝及植至帝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閒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植登城隍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艫戎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爲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帝初起兵從東下江州平留紹叔監州事曰昔蕭何鎭關中漢祖成山東之業寇恂守河內光武建河北之基今之九江昔之河內我故留卿以爲羽翼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於是督江湘糧運

無闕之紹叔少孤貧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糧賜所得及四方遺餉悉歸之兄室忠於事上所聞纖豪無隱每為帝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不善則曰臣智慮淺短以為其事當如是殆以此誤朝廷也臣之罪深矣帝甚親信之紹叔卒後帝嘗潸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必稱君過則歸己當今殆無其比見賞惜如此

呂僧珍

僧珍字元瑜世居廣陵家甚寒微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事

梁文帝為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七寸容貌甚偉曹輩皆敬之司空陳顯達出軍沔北見而呼坐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減深自努力東昏即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欲要僧珍與共事僧珍知不久當敗竟弗往武帝臨雍州命為中兵參軍委以心膂僧珍陰養死士歸之者甚衆武帝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為止舍多伐林竹沈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獨悟其指因私具櫓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林竹裝為船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衆軍將發諸將須櫓甚多僧珍乃出先所具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及武帝受禪領太子中庶子僧珍去家久表求拜墓武帝欲榮以本州乃拜南兗州刺史僧珍在任見士大夫迎送過禮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兄弟皆在外堂並不得坐指客位謂曰此兗州刺史坐非呂僧珍牀及別室促膝如故從父兄子先以販葱為業僧珍至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反葱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廨以益吾私宅乎僧珍既有大勳任總心膂性甚恭

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屏氣鞠躬對果食未嘗舉箸因醉後取一甘食武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初僧珍忽頭痛肚熱及明而額骨益大其骨法蓋有異焉十年疾病僧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時必謂不濟主上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俄而果愈吾今已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昔政同必不復起竟如言卒于領軍官舍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隣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閽人少之弗為

通彊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於帝陳其才能以爲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呂公在州大有政績

沈約

約字休文吳興人十三而遭家難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善屬文蔡興宗爲郢州引爲參軍兼記室興宗常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師之及齊文惠太子居東宮爲步兵校尉管書記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旦入見景

斜方出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爲言太子曰吾生平嬾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遷太子家令時竟陵王招士約與蘭陵蕭琛瑯琊王融陳郡謝朓南郡范雲樂安任昉等皆游焉當世號爲得人初梁武在西邸與約遊舊時帝勳業既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帝默然而不應佗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祿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之終且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爲彰著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

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帝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人便曰吾君武王不違人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脫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圖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帝然之約出召范雲告之雲對畧同約旨帝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

先期入帝令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帝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閤外但云咄咄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帝召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日知公帝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寔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言已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

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為言於帝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酒少嗜慾雖時遇隆重而已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常為郊居賦以序其事卒官年七十三諡曰隱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都下無比嘗侍宴有妓婢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坐中客不曰唯識沈家令約伏地流涕帝亦悲焉為之罷酒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為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射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

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初武帝有憾於張稷及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為約昏家相為怒約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帝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劒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先此約嘗侍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約懼遂卒有司諡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為隱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約也約孫衆字仲興好學頗有文詞時梁武于文德殿令衆為竹賦賦成奏之手敕答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

范雲　從兄縝

雲字彥龍南鄉人六歲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

名知人見之曰公輔才也雲性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每疑其宿構父抗為郢府參軍雲隨在郢俄而沈攸之舉兵圍郢城抗入城固守留家屬居外雲為軍人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厲雲貌不變徐自陳說攸之笑曰卿定可見立出就舍明旦又召雲令送書入城內城內或欲誅雲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其違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齊乃免之齊建元初為竟陵王子良府主簿王未知之後尅日登秦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秦始王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皆大

篆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令上口明日登山子
良令賓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官嘗讀
史記見此刻石文進乃讀之如流子良大悅因以為
上賓自是寵冠府朝時進見齊高帝會有獻白烏帝
問此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
烏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
乎子良為雲求祿齊武帝曰聞范雲諂事汝政當流
之子良對曰雲之事臣動相箴諫諫書存者百有餘
紙帝索視之言皆切至咨嗟良久曰不意范雲乃爾
方令弼汝文惠太子嘗幸東田觀獲稻雲時從文惠

顧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
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謝之
及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
復見讜言雲之幸於子良江祏求雲女婚姻酒酣巾
箱中取剪刀與雲曰且以為聘雲笑受之至是祏貴
雲又因酣曰昔與將軍俱為黃鵠今將軍化為鳳凰
荆布之室理隔華盛因出剪刀還之祏亦更姻他族
及祏敗妻子流離每相經理初梁武與雲情好歡甚
永明末梁武卜居東郊之外雲亦築室相依梁武每
至雲所其妻常聞蹕聲又嘗與梁武同宿顧暠之舍

暠之妻方產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
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遂參贊謨謀毗佐
大業梁臺建遷侍中武帝時納齊東昏余妃頗妨政
事雲嘗以為言未之納王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
必以天下為念無宜留惜帝默然雲便疏令以余氏
賚茂帝賢其意而許之帝嘗與雲言及舊事云朕司
州還在三橋宅門生王道牽衣云聞外述圖讖云齊
祚不久別應有王者官應取富貴朕齋中坐讀書內
感其言而外迹不得無怪欲呼人縛之道叩頭求哀
乃不復敢言雲曰此乃天意令道發耳雲性篤睦好

節尚奇專趨人之急少與領軍張長史王暕善雲起
宅新成移家始畢暕亾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箱
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營唅招復如禮時人以為難
及居選官任寄隆重書牘盈案賓客蒲門雲應答如
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擿若神時人咸服其明贍
性頗激厲少威重有所是非形於造次士或以此少
之武帝九錫之出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
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卽時愈政恐二年
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年文伯乃下火而
牀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汗流於此卽起二年果卒從

父兄縝　縝字子眞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爲士
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善琛名曰口辯每服縝簡詣
年二十九髮白皤然乃作傷暮詩白髮詠以自嗟時
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焉嘗侍子良子良精
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何得
富貴貧賤縝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
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糞溷之中
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
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退論其
理著神滅論以爲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則神存

形謝則神滅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刃形之於用猶刃
之於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
刃捨刃無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亾而神在。此
論出朝野諠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琰
乃著論譏縝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
欲杜縝後對縝又對曰嗚呼王子知其祖先神靈所
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其險詣皆此類也子良使王
融謂之曰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
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爲此可便毀
棄之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何但

中書郎邪。

韋叡　子放

叡字懷文杜陵人也伯父祖征累爲郡守每携叡之
職視之如子時叡內兄王憕姨弟杜惲並有鄉里盛
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憕惲叡謙不敢對祖征
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幹國家成功業皆
莫汝逮也累遷齊興太守齊末多故欲還鄉里俄而
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建鄴人心惶駭
西土人謀之叡曰陳雖舊將非高人才崔頗更事懦
而不武天下眞人殆興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

梁武及兵起檄叡倍道來赴帝見叡甚悅撫几曰他
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軍發郢謀留
守將上難其人久之顧叡曰棄騏驥而不求焉遑遑
而更索即月以爲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天監四年
侵魏詔叡都督衆軍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
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
曰向本輕來請還授甲而後戰叡曰魏城中二千餘
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
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
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

急攻之中宿而城拔叡每晝接客旅夜筭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脩立館宇藩籬墉壁皆應準繩合肥既平有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懼爲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五年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叡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

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旬日而至邵陽初帝敕景宗曰韋叡卿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魏將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戰大眼勇冠三軍所向皆靡叡結車爲陣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强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而走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樹栅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會淮水暴長艦競發皆臨賊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

火盛敢死之士拔栅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栅盡壞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走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爲囚奴猶數十萬叡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呌曰更生更生帝遣中書郎周捨勞軍於淮上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叡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矣以功進爵爲侯會司州刺史馬仙琕自北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壍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是時

元英復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十四年爲雍州刺史初叡起兵鄉中客陰雙光泣止叡叡還爲州雙光道候叡叡笑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爲人因畫之於壁以自玩時雖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叡每坐使稜說書其所發擿稜猶弗之逮叡雅有曠世之度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於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與裴邃俱爲梁世名將餘人莫及初邵陽之役

昌義之甚德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時與羣帥爭先啓之捷叡獨居後其不尚勝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賢之叡子放

放字元直身長七尺七寸腰帶八圍容貌甚偉大通元年武帝遣攻渦陽魏大將軍費穆帥衆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衆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爾乃免冑下馬據胡牀處分士卒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逐北至渦陽大破之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穆每將遠別及行

役初還常同一室臥起時比之三姜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爲昏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放常贍卹之及爲北徐州時有貴族請昏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叡孫鼎入陳史

裴邃　子之禮

邃字深明河東聞喜人十歲能屬文善左氏春秋遷廣陵太守與鄉人共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其妻甥王篆之密啓梁武帝云裴邃多大言有不臣跡由是左遷始安太守邃志立功邊垂不願閒遠乃致書於吕僧珍曰昔旣咸顏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爲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四年大軍北侵以邃督征討諸軍事略地至汝潁間所在響應魏將出城挑戰邃臨淮歎曰今日不破河間方爲謝玄所笑乃爲四甄以待之四甄競發魏衆大敗斬首萬餘級尋卒邃沉深有思略爲政寬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憚之少敢犯法及卒淮肥間莫不流涕以爲邃不死當大關土宇子之禮嗣之禮字子義美容儀能言玄理邃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栢鬱茂范雲廟在三橋蓬蒿不翦梁武帝南郊道經二廟

顧而歎曰范爲已死裴爲更生

江淹

淹字文通濟陽人少孤貧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爲人不事章句之學留情於文章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兗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言受金淹被繫獄景素覽書卽日出之及齊高帝輔政聞其才召爲參軍俄而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曰昔項彊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卒受一劒之辱紹終爲奔北之虜此所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笑曰君談過矣桂陽之役

朝廷周章詔檄久之未就齊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
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鵞炙垂盡進酒數升訖文誥
亦辦相府建補記室參軍高帝讓九錫及諸章表皆
淹製也王儉嘗謂曰卿三十五已爲中書侍郎才學
如此何憂不至尚書金紫所謂富貴卿自取之但問
年壽何如爾淹曰不悟明公見眷之重時襄陽人開
古冢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
體亦不能識直云似是科斗書淹以科斗字推之則
周宣王之簡也簡殆如新少帝初兼御史中丞明帝
作相謂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

猛能折東今爲南司足以振肅百僚也淹曰今日之
事何謂當官而行更恐不足仰稱明旨爾於是彈中
書令謝朏等及諸郡二千石幷大縣官長多被劾內
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
日可謂近世獨步累遷秘書監侍中初淹年十三時
孤貧常采薪以供母嘗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
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
也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淹少以文章
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
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

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
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
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
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探懷
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
之才盡梁又有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
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
遒進

任昉

昉字彥升樂安人也母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嘗晝

臥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
入懷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昉身
長七尺五寸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
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彥回嘗謂昉父
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
少由是聞聲籍甚王儉領丹陽尹復引爲主簿儉每
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爲當時無輩曰自傳季有以
來始復見於任子若孔門是用其入室升堂於是令
昉作一文及見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令
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

文其見知如此時瑯琊王融有才儁自謂無對當時見昉之文怳然自失以父喪去官齊武帝謂昉伯遐曰聞昉哀瘠過禮使人憂之非直亾卿之寶亦時才可惜宜深相全譬遐使進飲食當時勉勵回即嘔出父遂本性重檳榔以爲常餌臨終嘗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爲恨遂終身不嘗檳榔昉尤長爲筆頗慕傅亮才思無窮當時公王表奏無不請焉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辭宗深所推挹永元中紆意於梅虫兒東昏中旨用爲中書郎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慙而退

梁武帝剋建鄴霸府初開以爲記室參軍專主文翰始梁武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以帝善騎也至是引昉符昔言焉出爲義興太守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溉溉弟洽從昉共爲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復爲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官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沈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四十九可謂知命昉好交結獎進衣冠貴遊莫不多與交遊坐上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陳郡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溉書曰哲人云亾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何託其爲士友所推如此昉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爲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爲穿鑿於是有才盡之談矣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及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所著文章數十

萬言盛行於時東海王僧孺嘗論之以爲過於董生楊子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墜其家聲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泫然矜之謂曰我當爲卿作計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王僧孺

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也幼聰慧年五歲便機警初讀孝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願常讀之又有餽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僧

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七歲能讀十萬言及長篤愛墳籍家貧常傭書以養母寫畢諷誦亦了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與太學生虞羲輩並以善辭藻游焉而僧孺與高平徐夤俱爲學林出爲南海太守外國舶物高凉生口歲數至皆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就市囘而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常僧孺歎曰昔人爲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並無所取視事二歲聲績有聞俄遷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携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中及是拜日

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僧孺工屬文善楷隸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註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爲針必不用鐵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針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爾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覩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時重其富博虞羲餘姚人丘國賓吳興人蕭文琰蘭陵人丘令揩吳興人江洪濟陽人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爲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劉孝孫彭城人博學通敏而仕多不遂常歎曰古人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璧書籍妄耳徐夤高平人有學行常有罪繫獄旦日原之而髮皓白齊武問其故曰臣思愆於內而髮變於外當時稱之

傅昭 弟映

昭字茂遠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也十歲於朱雀航賣曆日雍州刺史袁顗見而奇之顗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顗歎曰此兒神情不凡必

成佳器或有稱昭於廷尉虞愿乃遣車迎昭時愿宗人通之在坐並當時名流通之貽昭詩曰英妙擅山東才子傾洛陽清塵誰能嗣及爾遘遺芳太原王延秀薦昭於丹陽尹袁粲深見禮辟爲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受學會明帝崩粲造哀策文乃引昭定其所製昭有其半焉粲每經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明帝踐祚引昭爲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麄糲常插燭板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歷

位安成内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間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有頃風雨忽至飄郡聽事入隍中自是郡遂無患咸以昭貞正所致遷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昭所莅官常以清靜爲政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雖老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内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爲學府性尤篤慎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

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已不負闇室類皆如此後進宗其學重其道人人自以爲不逮

昭弟暎字徽遠始昭之守臨海陸倕餞之賓主俱懽日暮不反暎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候接同乘而歸兄弟並已班白時人美而服焉及昭卒暎喪之如父

孔休源

休源字慶緒山陰人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謂後生之準的也觀此足稱王佐之才休源初到都寓於宗人少府孔登曾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覯清顏頓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筋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倉米飯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愧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略文義其爲通人所推如此武帝嘗問尚書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武帝亦素聞之即日除拜時多所

改作每逺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决曾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常謂之爲孔獨誦爲晉安王府長史休源累佐名藩甚得人譽王深相倚仗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昭明太子甍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爲太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人名爲兼天子

江革

革字休映濟陽人六歲便解屬文父柔之深加賞器曰此兒必興吾門與第四弟觀同生少孤貧傍無師

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吏部郎謝朓雅相欽重朓嘗行還過候華時大寒雪見華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歎久之乃脫其所著襦并手割半氈與華充臥而去僕射江祏深相引接祏時權傾朝右以華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務詔誥文檄皆委以具華防杜形迹外人不知祏誅賓客皆罹其罪華獨以智免建安王爲雍州刺史以華爲記室參軍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以觀爲行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與華書云比聞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

千里途次江夏觀卒華在雍州爲府王所禮欵若布衣華素不便馬泛舟而還途經下邳爲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王延明聞華才名厚加接待華稱腳疾不拜延明將害之見華辭色嚴正更加敬重時祖暅同被拘繫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銘華唾罵暅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華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華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箠朴華厲色曰江華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後放還朝上大宴舉酒勸華曰卿那不畏延明害對曰臣行年六十死不爲夭豈畏延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時帝惑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華精信因果而帝未知謂華不奉佛法手敕曰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華因乞受菩薩戒除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至鎮唯資公俸食不兼味人安吏畏百城震恐將還贈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華並不納唯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臥或請濟江徙重物以迮輕艚華既無物乃令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淸貧如此

徐勉

勉字脩仁東海郯人也幼孤貧早勵清節年六歲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爲文見稱耆宿及長好學宗人孝嗣嘗謂諸子曰此人師也爾等則而行之時瑯琊王融一時才儁特相慕悅嘗請交焉勉謂所親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褻衣裾融後果陷於法以此見推識鑒初與長沙宣武王游梁武帝深器賞之及帝卽位遷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塡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亾後亦是傳中一事遷吏部尚書勉居選官彝倫有序旣閒尺牘兼善辭令雖文

案塡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避其諱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服其無私天監初官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選簿奏之有詔施用其制開九品爲十八班自是貪冒苟進者以財貨取通守道論退者以貧寒見沒矣舊揚徐道首迎主簿盡選國華中正取勉子崧充南徐選首帝敕之曰卿寒士而子與王志子同迎偃王以來未之有也勉耻以其先爲戲答旨不恭由是左遷散騎常侍尋除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勉以舊恩繼升重位盡心

奉上知無不爲爰自小選迄于此職常參掌衡石甚得士心禁省中事未嘗漏泄每有表奏輒焚藁草博通經史多識前載齊世王儉居職巳後莫有逮者勉雖居顯職不營産業家無蓄積奉祿分贍親族之貧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軿如不才終爲佗有嘗爲書戒其子崧曰吾家本清廉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承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若此衆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閒營小園非存播藝以要

利政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意亦謂此逆旅舍爾何事煩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由吾經始歷年粗巳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荷茷湖裏殊富芰蓮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直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

既多理亦須此孔子曰居家理事可移於官既巳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亾更貽恥笑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單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負杖躡屐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家間細務自玆以後吾不復言汝亦勿復與吾言之普通末武帝自筭擇後宮吳聲西曲女妓各一部並華少賫勉因此頗好聲酒祿奉之外月別給錢十萬信遇之深故無與匹兩

宮參問冠蓋結轍有敕每欲臨幸勉以拜伏有虧頫啓停出詔許之遂停輿駕及卒帝聞而流涕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後知政事者莫及梁世之言相者稱范徐云

陳伯之

伯之濟陽人也年十三四好著獺皮冠帶刺刀候鄰里稻熟輒偷刈之嘗爲田主所見呵之曰楚子莫動伯之曰君稻幸多取一擔何苦田主將執之因拔刀而進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徐擔而歸及年長在鍾離數爲刼盜嘗援面覘人船船人所之獲其左

耳車騎將軍王廣之愛其勇每夜臥下榻征伐常將自隨頻以戰功累遷驃騎司馬梁武起兵東昏假伯之節據尋陽以拒梁武郢城平武帝使說伯之即以爲江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會東昏將鄭伯倫降帝使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須卿降當生割卿手脚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伯之大懼自是無異志矣城平封豐城縣公遣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河南褚緭都下之薄行者武帝即位頻造尚書范雲雲不好緭堅拒之緭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强兵在江州非代來臣有自疑之意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何減作河南郡於是投伯之大見親狎乘伯之愚闇恣行姦險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無復器仗三倉無米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伯之於是集府州佐史於廳事前爲壇殺牲以盟武帝遣王茂討伯之敗走間道與褚緭俱入魏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北侵宏命記室丘遲私與之書曰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遭遇時主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

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昔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手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代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堂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號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方當係頸蠻邸縣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

梟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豈不愴悢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伯之得書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降久之卒於家其子猶有在魏者褚緭在魏魏人欲用之魏元會緭戲爲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爲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而死

南梁纂卷之二終

南梁纂卷之三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賀瑒　從子琛

瑒字德璉會稽人晉司空循之玄孫也世以儒術顯伯祖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爲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瑒少聰敏齊時沛國劉瓛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曰此生將來爲儒者宗矣舉明

經梁天監初武帝方創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領五經博士館中生徒常數百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

從子琛字國寶幼孤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養母雖自執舟檝閒則習業尤精三禮年二十餘瑒之門徒稍從問道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四方受業者三千餘人瑒天監中亾至是復集琛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數間年將三十便事講授旣世習禮樂究其精微吐言辯潔坐之聽授終日不疲湘東王幼年臨郡彭城到溉爲行事聞

琛美名命駕相造會琛正講學侶滿筵既聞上佐忽來莫不傾動琛說經無輒曾不降意溉下車欣然就席便申問難往復從容義理該贍溉歎曰通儒碩學復見賀生今且還城尋當相屈琛了不酬答神用頽然溉言之王請補郡功曹史琛辭以母老終於固執俄遭母憂服闋武帝聞其有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門業累遷御史中丞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進見武帝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閒雅故時人呼之時武帝年高任職者緣飾奸諂深害時政琛啓陳四事武帝大怒召主書於前口受敕責琛琛奉敕但謝過而已不敢有所指斥

琛性貪嗇多受賕賂家產既豐買主第爲宅爲有司劾焉

朱异

异字彥和錢唐人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其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年十餘好羣聚蒱博頗爲鄉黨所患及長乃折節從師梁初開五館异服膺於博士明山賓居貧以傭書自業寫畢便誦偏覽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筭皆其所長年二十出都詣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棊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尋有詔求異能之士明山賓表薦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峰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遇采便發觀其信行非唯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武帝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後見明山賓曰卿所舉殊得人後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异容貌魁梧能舉止雖出自諸生甚閑軍國故實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敕書並典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詳請斷塡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啓求於儀賢堂奉述老子義敕許之及就講朝士及道俗聽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异博解多藝圍棊上品而貪財冒賄欺罔視聽以伺候人主意不肯進賢黜惡四方餉饋曾無推拒故遠近莫不忿疾起宅東陂窮乎美麗晚日來下酣飲其中每迫曛黃慮臺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宅至城使捉城門停留管籥既而聲勢所驅薰灼內外產與羊侃

相埒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娛子鵝炰鱐不輟於口雖朝謁從車中必齎餇餌而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誨之异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為蔑尤甚我是以先之自徐勉周捨卒後外朝則何敬容內省則异敬容質慤無文以綱維為已任异文華敏洽曲營世譽二人行異而俱見倖异在內省十餘年未嘗被譴司農卿傅岐嘗謂异曰今聖上委政於君安得每事從旨頃者外聞殊有異論异曰政言我不能諫爭耳當今天子聖明吾豈可以其所聞干忤天聽初武帝夢中原盡平舉朝

稱慶甚悅以語异曰吾生平少夢夢必有實异曰此宇內方一之徵及侯景降敕召羣臣廷議衆以為不可許武帝欲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閤口獨言我國家猶若金甌無一傷缺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至紛紜悔無所及异探帝微旨答曰聖明御寓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為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大半遠歸聖朝若不容受恐絕後來之望帝深納异言又感前夢遂納之魏相高澄欲申和睦敕有司定議异又議以和為允帝從之時侯景鎮壽春疑懼累啓請絕和及致書與异餉金二百兩异納其金而不停北使景遂反景至城下射啓言朱异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為讒臣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誅异等臣斂轡北歸帝問簡文曰有是乎對曰然帝召有司將誅之簡文曰賊特以异等為名耳今日殺异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若祆氛既息誅之未晚帝乃止异之方倖在朝莫不側目雖皇太子亦不能平至是城內咸尤异簡文為製圍城賦末章云被高冠及厚履並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陳謀謨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為誰並以指

异帝登南樓望賊顧謂异曰四郊多壘誰之罪歟异流汗不能對恚憤發病卒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四方饋遺財貨充積性吝嗇未嘗有散施廚下珍羞恒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

顧協

協字正禮吳郡人晉司空和六世孫也幼孤隨母養

於外氏外從祖張永嘗携内外孫姪游虎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兒政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及長好學以精力稱初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斯作張率嘗薦之於帝問協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强仕南方卑濕三十巳衰如協便爲巳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卿便稱敕喚出於是以協爲兼太學博士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

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爲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少時將娉舅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嗣協博極羣書於文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

徐摛

摛字士秀東海郯人也幼好學及長徧覽經史屬文好爲新變不拘舊體晉安王綱出戍石頭武帝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貌乃以摛爲侍讀王入爲皇太子轉家令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始帝聞之怒召摛加誚責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乃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記末論釋教摛商較從横應答如響帝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悦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我須早爲之所遂承間白帝出爲新安太守侯景攻陷臺城時簡文居永福省

賊衆奔入侍衛走散莫有存者摛獨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憚摛簡文被閉摛不獲朝謁因感氣疾而卒

子陵弟孝克入陳史

王僧辯

僧辯字君才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言辭辯捷器宇肅然元帝後爲江州刺史僧辯隨府爲中兵參軍討平安州反亂由是以勇略稱及侯景反元帝命僧辯總督舟師赴援臺城陷没於是倍道兼行西就元帝及荆湘疑貳元帝令僧辯討之時僧辯以竟陵間

部下皆勁勇猶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元帝性
忌以爲遷延不去大怒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
邪今唯死耳僧辯對曰今日就戮甘心但恨不見老
母帝自斫之中其髀流血至地悶絶久之方蘇卽送
廷尉并收其子姪竝繫之其母脫簪珥待罪帝意解
賜以良藥故不死會岳陽軍襲江陵人情搔擾元帝
遣就獄出僧辯以爲城內都督遂平湘土母姓魏氏
初僧辯下獄母流涕徒行將入謝罪元帝不與相見
時貞惠世子有寵母詣閤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竝
矜之及僧辯罪免母深相責厲辭色俱嚴雖剋復舊

都功蓋宇宙母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稱之
謂爲明哲婦人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爲大
都督軍次巴陵賊攻城不剋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
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碎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曜
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先是陳武
帝率衆五萬行至盆口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爲盟於
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辭氣慷慨皆淚下霑衿及發
鵲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
忠臣奉辭代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中淪請
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流有羣魚躍水飛空

引導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挾艦行甚迅疾景
自出戰於石頭城北僧辯等大破之景走朱方僧辯
命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
堂僧辯雖有滅賊之功而馭下無法軍人鹵掠驅逼
居人都下百姓父子兄弟相哭自石頭至于東城被
執縛者男女裸露袒衣不免緣淮號叫翻思景焉僞
行臺趙伯超降僧辯謂曰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
日之事將欲如何因命送江陵伯超旣出僧辯顧坐
客曰朝廷唯知有趙伯超豈識王僧辯乎社稷旣傾
爲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前稱歎功德

僧辯愕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威德羣帥用命老夫
雖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於是逆寇悉平及敬帝初
卽梁王位時齊文宣又納貞陽侯明以爲梁嗣與僧
辯書僧辯遂謀納貞陽仍書定君臣之禮并遣龍舟
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辯擁檝中流不敢就岸
末乃同會于江寧浦明踐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
太傅楊州牧陳武帝時爲南徐州刺史因自京口舉
兵襲之僧辯常處石頭城是日視事軍人已踰城北
而入僧辯與子頠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拜請求哀
陳武縱火焚之方共頠下就執陳武謂曰我有何辜

公欲與齊師賜討是夜及子頠俱被絞殺

羊侃　子鵾

侃字祖忻泰山人也父祉北史有傳侃少而瓌偉雅愛文史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初爲尚書郎以力聞魏帝嘗謂曰郎官謂卿爲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抉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劒初其父祉恒使侃南歸侃至是將舉濟河以成先志魏帝授侃兗州刺史侃斬其使魏人大駭令僕射于暉率衆十萬相繼而至柵中矢盡南軍不進乃夜潰圍而出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衆尚萬餘人馬二千

匹將入南士卒竟夜悲歌侃乃謝曰卿等懷土幸適去留各拜辭而去侃以大通三年至建鄴授徐州刺史車駕幸樂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矟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令試之侃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爲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矟爲折樹矟北人降者唯侃是衣冠餘緒帝寵之踰於他者謂曰朕少時捉矟形勢似卿今失其舊體殊覺不奇上又製武宴詩三十韻示侃侃即席上應詔帝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後遷都督官尚書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游造左衛蘭欽同侍宮宴詞色少交侃於坐折之曰小子汝以銅鼓買朱异作父韋粲作兄何敢無宜宦者張僧胤嘗候侃侃曰我牀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侯景反帝問侃討景之策侃求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都遂寢其策侃曰今茲敗矣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莫見兵甲賊至卒迫公私駭震時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軍旅指撝一決於侃

膽力俱壯簡文深仗之及賊逼城衆皆兇懼侃僞稱得外射書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以水沃滅火射殺數人賊乃退賊多日攻城既不能下侃長子鷟爲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鷟曰久以汝爲死猶在耶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弗之害景遣儀同傅士哲呼侃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爲閉拒不時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啓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後歸命國家重鎭方城懸相

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稱兵豈有人臣而至於此吾不能妄受浮説開門揖盜士哲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爲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爲非人所欽慕如此嘗以疾卒於城内侃少雄勇膂力絶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横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性豪侈善音律自造采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奢靡侃不飲酒而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寛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

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之聊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慙懼自逃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第三子鵾臺城陷竄於陽平侯景以其妹爲小妻呼還待之甚厚及景敗鵾密圖之景於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晝寢鵾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謂景曰王百戰百勝自謂無敵卒至於此豈非天乎今就王乞頭以取富貴景欲透水鵾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鵾以稍入刺殺之

江子一　弟子四子五

子一字元亮濟陽人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也少慷慨有大志仕梁起家爲奉朝請上書言事爲當軸所排乃拜表求入北爲刺客武帝異之其姑夫左衛將軍朱异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輳异不爲物議所歸欲引子一爲助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弟子四兄弟性並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極言得失武帝甚善之詔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其令尚書詳擇施於時政及侯景攻陷歷陽自横江將渡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走子一乃退還南洲收餘衆步赴建鄴見於文德殿帝怒之具

以事對且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日之事何所復惜不死闕前終死闕後耳及城被圍開承明門出戰子一及弟子四子五並力戰直前賊坐甲不起子一引稍撞之賊縱突騎衆並縮子一刺其騎騎倒稍折賊解其肩時年六十二弟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乃免胄赴敵子四稍洞胷死子五傷脰還至塹一慟而絶

陰子春　子鏗

子春字幼文姑臧人父智伯與梁武帝鄰居少相善嘗入帝臥內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帝手曰公後必

大貴非人臣也天下方亂安蒼生者其在君乎帝曰幸勿多言於是情好轉密帝每有求如外府焉子春仕歷位朐山戍主東莞太守時青州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刺史王神念以百姓祈禱靡費毀神影壞屋舍爾夜子春夢見人通名詰子春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既無所託欽卭厚德欲憇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知之甚驚以爲前所夢神因辦酹請召安置一處數日復夢一朱衣人相聞辭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心喜供事彌勤經月餘魏欲襲朐山間諜前知子春設伏摧破之詔授南青州刺史

鎮朐山子春雖無他才行臨人以廉潔稱閨門混雜而身服垢汙脚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子鏗　鏗字子堅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爲當時所重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禽或救之獲免鏗問之乃前所行觴者

張彪

彪不知何許人少亡命在若邪山爲盗頗有部曲及侯景將宋子仙攻下東揚州復爲子仙所知後去子仙還入若邪趙伯超兄子稜爲侯景山陰令去職從彪後懷異心偽就彪計請酒爲盟引刀子破心出血自歃彪信之亦取刀刺血報之刀始至心稜便以手按之望入彪心刀斜傷得不深稜重取刀刺彪頭面被傷頓絶稜謂已死因出外告彪諸將言已殺訖欲與求富貴彪左右韓武入視彪已蘇細聲謂曰我尚活可與手於是武遂誅稜彪不死復奉表元帝帝甚嘉之及侯景平王僧辯遇之甚厚引爲爪牙與杜龕相似世謂之張杜貞陽侯踐位爲東揚州刺史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乃遣沈泰還州保城彪

後至泰等反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出彪復城守沈泰説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並在香巖寺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又叛彪彪復敗走不敢還城及暗得與弟崑崙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唯常所養一犬名黄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黄蒼驚吠劫來便嚙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惡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蒨劫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

不免謂妻楊呼爲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佗處今
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刀曾不辭憚彪不
下刀便相隨下嶺到平處謂劫曰卿須我頭我身不
去也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而別劫不能生得遂殺
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黃蒼號叫彪屍側宛轉血中
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文帝教迎爲
家主楊便改啼爲笑欣然意悅請昭達殯彪喪墳冢
既畢黃蒼又俯伏枕間號叫不肯離楊還經彪宅謂
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暫過宅莊飾昭
達許之楊入屋便以刀割髮毀面哀哭慟絕誓不更

行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爲尼彪始起於若邪
興於若邪終於若邪及妻犬皆爲時所重異楊氏天
水人有容貌先爲河東裴仁林妻因亂爲彪所納彪
友人吳中陸山才嗟泰等翻背刋吳昌門爲詩一絕
曰田横感義士韓王報主臣若爲留意氣特寄禹川
人

以下原入宋史及附各祖父傳後查係梁人載梁
書中今改入梁史

介南蘭陵人

蕭介 宋蕭思話孫原附思話傳

介字茂鏡少穎悟有氣識爲始興太守會侍中闕選
司舉四人並不稱旨帝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
介爲之應對左右多所匡正帝甚重之太淸中侯景
入壽陽帝敕納之介聞而上表致諫極言不可帝省
表歎息卒不能用介性高簡少交游唯與族兄琛從
兄眎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
衣之游初武帝總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
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
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
文卽席之美也 介從兄琛字彥瑜惠開從子也
少明悟有才辯數歲時從伯惠開見而奇之撫其背
曰必興吾宗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爲儉所識負其

才氣候儉宴于樂游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
坐與語大悅永明九年魏始通好遣李彪來使齊武
帝讌之琛於御筵舉酒勸彪彪不受曰公庭無私禮
不用受勸琛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坐者
皆悅服彪乃受琛酒齊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
罰者皆卽科行琛乃密啟曰郎有杖起自後漢爾時
郎官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昇以古人多耻爲
此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吏部又
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遵曩科梁武在西邸
與琛有舊爲御史中丞始琛爲宣城太守有非僧南

度唯齋一瓠蘆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爲班固眞本琛固求得之其書有與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及是以書餉鄱陽王範獻於東宮後爲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牀幕爲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聽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履登聽事閒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帝每朝讌接琛以舊恩嘗犯武帝偏諱帝斂容琛從容曰名不偏諱陛下不應諱順上曰各有家風琛曰

其如禮何又經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仍取栗擲上正中面御史中丞在坐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邪琛即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笑悅上每呼琛爲宗老琛嘗言少壯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唯書籍不衰

幾卿陳郡陽夏人

謝幾卿 宋謝靈運曾孫原附靈運傳

幾卿超宗之子清辯時號神童超宗徙越嶲詔家人不得相隨幾卿年八歲別父於新亭不勝其慟遂投於江超宗命佑客數人入水救之良久涌出得就岸瀝耳目口鼻出水數斗十餘日乃甦能言年十二召補國子生齊文慧太子自臨策試謂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辯釋無滯文慧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爲不死矣及長博學有文采梁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爲侍書御史舊郎官轉爲此職者世謂之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幾卿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有疑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普通六年詔北侵幾卿啓求行擢軍師長史將行與僕射徐勉

別勉云淮肥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見今徐勝於前徐後謝何必愧於前謝勉默然

朏與覽兼俱晉中郎謝萬之後

謝朏 宋謝莊之子原附祖弘微傳

朏字敬冲幼聰慧父莊器之嘗置左右十歲能屬文莊游土山使朏命篇攬筆便就瑯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爲後來特達莊撫朏背曰眞吾家千金宋孝武帝游姑孰敕莊攜朏從駕詔爲洞井讚於坐奏之帝曰雖小重也仕宋爲衛將軍袁粲長史粲性簡峻時人方之李膺朏謁退粲曰謝令不死矣

宋明帝嘗敕朏與謝鳳子超宗從鳳莊門入二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進退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王陽齊高帝方圖禪代欲以朏佐命遷左長史每夕置酒獨與朏論魏晉故事言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幾也朏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即帝位魏武曰有用我者其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爲左長史以朏爲侍中及齊受禪朏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朏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

詔云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誅朏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永明中爲義興太守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仍爲吳興太守明帝謀入嗣位引朝廷舊臣朏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瀹時爲吏部尚書朏至郡致瀹數斛酒還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朏居郡每不理常務聚斂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及遁節不全爲清談所少次子諶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

謝覽　弟舉　　宋謝瀹子原附祖弘微傳

覽字景滌梁武平建鄴朝士皆拜覽時年二十餘長揖而已意氣閑雅視瞻聰明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想謝莊政當如此自此仍被賞味嘗侍坐受敕與侍中王暕爲詩答贈其文甚工帝賜詩云雙文既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爾棟隆信乃俱國華　覽弟舉字言揚幼好學與覽齊名年十四嘗贈沈約詩爲約所賞與兄覽俱預元會江淹一

見並相欽挹曰所謂馭二龍於長塗深爲昭明太子賞接秘書監任昉出爲新安郡別舉詩云詎念耋嗟人方深老夫託其屬意如此梁武嘗訪舉於覽覽曰識藝過臣甚遠唯飲酒不及於臣帝大悅北度人盧廣有儒術爲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遒邁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薦之以況重席焉邵陵王綸於婁湖立園廣讌酒後好聚衆賓冠手自裂破投之唾壺皆莫敢言舉嘗預宴王欲取舉幘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王屢召不返甚有慙色舉託情玄勝尤

長佛理

王籍　弟瞻　齊王僧祐之子原附宋從祖王弘傳

霖琍琍人導之後

籍字文海好學有才氣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色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嚴周梁天監中爲湘東王叅軍隨府會稽郡至若邪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劉孺見之擊節不能已已又甚工草書筆勢遒放蓋孔琳之流亞也　籍弟瞻字思範年六歲從師時有伎經門過同業皆出觀瞻獨不覷習業如初從父僧達聞而異之謂其父猷曰大宗不衰寄之此子梁臺建

爲侍中吏部尚書性率亮居選所舉其意多行頗嗜酒每飲或彌日而精神朗贍不廢簿領梁武每稱瞻有三術射棊酒也

王泰　弟筠　宋王曇首孫原附曇首傳

太保弘之後

泰字仲通父慈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梁天監元年爲秘書丞自齊永元之末後宮火延燒秘書散亂殆盡泰表校定繕寫武帝從之轉黃門侍郎每預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帝深賞歎沈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炬筠小字

也　泰弟筠字元禮幼而警悟七歲能屬文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唯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唯此一條不能酷似仕爲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沈約每見筠文咨嗟嘗謂曰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示筠草筠讀至雌霓連蜷約撫掌欣忭曰僕

霓五的切

常恐人呼爲霓次至墜石磓星及氷懸埳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嘗與筠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家累千金性儉嗇夜忽有盜攻懼墜井卒

王錫　兄銓　宋王彧孫原附彧傳

錫字公嘏幼而警悟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輒獨留不起精力不倦致損右目普通初魏始通和使劉善明來聘敕中書舍人朱异接之善明彭城舊族氣調

甚高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辨學如中書者幾人异曰异所以得接賓宴乃分職是司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閒所聞云何可見异具啟聞敕即使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謔錫纘隨方酬對無所稽疑善明甚相歎挹他日謂异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爲國引宴之日敕使左右徐僧權於坐後言則書之錫兄銓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銓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爲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

友

溉彭城武原人

到溉　弟洽

宋到彦之從孫原附彦之傳

溉字茂灌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俱知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所生母魏本寒家悉越中之資爲二兒推奉昉梁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爲山澤之遊昉還爲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憲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眞人遊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萬古信爲儔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修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時謂昉爲任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溉兄弟也溉長八尺眉目如點白皙美鬚髯舉動風華善於應答湘東王繹爲會稽太守以溉爲輕車長史行府郡事武帝勑繹曰到溉非直爲汝行事足爲汝師溉嘗夢武帝遍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與之於是密敬事焉歷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敬容日方貴寵人皆下之溉忤之如初溉祖彦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爲譏云溉特被武帝賞接每與對棋從夕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詩嘲之曰狀

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當時以爲笑樂。溉第居近淮水齋前山池有奇礓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溉並輸焉未進帝謂朱异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歛板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帝大笑其見親愛如此石即迎置華林園宴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也溉奕棋入第六品常與朱异於御坐校棋比勢復局不差一道後因疾失明別營小室朝夕從僧禮誦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得果也孫藎早聰慧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藎受詔便就上以示溉曰藎定是

武謂产之
昂陳郡陽夏人

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絹二十疋後溉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又賜溉連珠曰硯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其見知賞如此溉弟洽

洽字茂沿清警有才學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每稱其兼資文武朓後爲吏部欲薦之洽覩時方亂深相拒絕遂築室巖阿幽居積歲時人號曰居士任昉與洽兄沼溉並善嘗訪洽於田舍歎曰此子日下無雙梁武帝嘗問待詔丘遲曰到洽如何沆溉遲曰正情過於沆文章不減溉加此清言殆將難及上謂任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曰臣常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

袁昂　馬仙琕　附宋袁湛從孫原附湛傳

昂字千里顗之子也顗敗時昂年五歲乳媪攜抱匿於廬山州郡於野求之於乳媪匿所見一彪因去遂免會赦得出年十五初顗敗傳首建鄴藏於武庫以漆題顗名以爲誌至是始還之昂號慟嘔血絕而復蘇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人以爲孝感見從叔司徒粲粲曰昂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仕齊爲王儉鎭軍府功曹史儉於後堂獨引見昂指北堂謂曰卿必居此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爲昂即字千里從兄彖卒昂幼孤爲彖所養乃制朞服人有怪而問之昂致書以喻之曰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孤子夙以不天幼傾乾蔭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其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昔馬稜與從弟毅同居毅亡稜爲心服三年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行之臨紙哽咽言不識次明帝爲領軍欽昂風素頻降駕焉及踐祚奏事多留與語謂曰我昔以卿有美名親絕相詰昂答曰陛下在田之日遂蒙三顧草廬帝甚悅梁武帝起兵州郡望風皆降昂獨拒境帝手書喻之昂答曰都史至脩復嚴旨若臨萬仞自承麾旆屆止莫不膝祖軍門唯僕一人敢後至者正以自揆庸素文武無施直是陳國賤男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軍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帥之威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唯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建康城平昂舉哀慟哭時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宣旨昂亦不請降開門徹備而已及至帝亦不問其過天監二

年以爲後軍臨川王參軍事昂啟謝曰恩隆絕望之辰慶集寘心之日焰灰非喻美枯未擬臣徧歷三墳備詳六典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聖主之日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鄷邑方搆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斯戮之人赊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幸因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粲遂乃頓釋鉗赭斂骨吹寃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楚遊陳天波旣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所死未知何地武帝答曰朕遺射鉤卿無自外尋遷吏部尚

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於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爲晚達帝曰士固不妄有名時僕射徐勉勢傾天下在昂處宴賓主甚歡勉求昂出内人傳盃昂良久不出勉苦求之昂不獲已命出五六人始至齋閤昂謂勉曰我無少年老嫗並是兒母非王妃母便是主大家令令開訊卿勉聞大驚求止方知昂爲貴昂在朝謇諤世號宗臣初昂之歸梁有馬仙琕者亦以義烈稱

馬仙琕字靈馥仕齊位豫州刺史梁武起兵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先爲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帝又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又命斬之懷遠號泣軍中爲請乃免建康城平仙琕舉哀謂衆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今衆寡不侔勢必屠滅公等雖無二心其如親老何我爲忠臣君爲孝子各盡其道不亦可乎於是悉遣城内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重仙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晚乃投弓曰諸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建康帝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義士帝勞之曰射鉤斬袪昔人弗忌卿勿以戮使斷

運苟自嫌絕也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帝笑而美之天監四年師侵魏仙琕每戰恒冠三軍與諸將論議口未嘗言功人問其故仙琕曰大丈夫爲時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願也何功可論仙琕自爲將及居州郡能與士卒同勞逸身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幃幕衾屏行則飲食與廝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境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攻戰多尅捷士卒亦甘心爲用帝雅愛仗之初仙琕幼名仙婢及長以婢名不典乃以王代女云

敬容廬江人

何敬容

宋何昌寓子原附從祖何尚之傳

敬容字國禮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亦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爲之焦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大同中朱雀門災武帝謂羣臣曰此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相顧未答敬容獨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爲名對敬容久處臺閣詳悉晉魏以來舊事詰朝理事日肝不休職隆任重專預機密而拙於草隸淺於學術通

苞苴餉饋無賄則略不交語貪恡爲時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父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能答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邴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後坐妾弟夜盜官米爲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爲將軍敬容以書求解譽前經屬事不行因此即封書以奏帝大怒詔特免職到溉謂朱异曰天時便覺開霽其見嫉如此初沙門釋寶誌嘗謂敬容曰君後必貴終是何敗耳及敬容爲宰相謂何姓當召其禍故抑沒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竟爲河東所敗初侯景渦陽退敗傳者乃云景身與衆並沒朝廷以爲憂敬容尋見東宮簡文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敬容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簡文失色問其故對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簡文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氏喪亂頗由祖尚虛玄胡賊遂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爲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爲伽藍趨權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寺堂宇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爲

衆造寺敬容特爲從兄胤所親愛敬容唯一子年始八歲在吳臨還與胤別胤問名敬容曰仍欲從兄求名胤即命紙筆名曰瑴曰書云兩玉曰瑴吾與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謂瑴也位祕書丞早卒

繪彭城人劉公謂勔也

劉繪

子孝綽 宋劉勔孫原附勔傳

繪字士章初爲齊高帝行參軍帝歎曰劉公爲不亡也及豫章王嶷鎮江陵繪爲外兵參軍以文義見禮時琅邪王鋼爲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閣下自有二驥性通悟出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賴謁繪繪戲嘲之曰

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嘿然不答亦無忤意歎其辯速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為文章談義繪為後進領袖時張融以言辭便捷周顒彌為清綺而繪音釆雅有風則時人為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魏使至繪以辭辯被敕接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吾語亦難矣子孝綽

孝綽字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即孝綽小字也

父繪齊時掌詔誥孝綽時年十四繪常使代草之父黨范雲命駕造焉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孝才與孝綽年並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孝才拜之兼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為別體梁天監初遷尚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手敕答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武帝時嘗侍宴于坐作詩七首武帝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改觀累遷秘書丞武帝謂舍人周捨云第一官當知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初孝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往溉許適見黃臥具孝綽謂僧物色也撫手笑溉知其旨奮拳擊之傷口而去又與洽同遊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深銜之及孝綽為廷尉攜妾入廷尉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為御史中丞遣令史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于下宅武帝為隱其惡改妹字為姝孝綽坐免官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每於朝夕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塗閒事由此多忤於物前後五免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徧好事者咸誦傳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兄弟及羣從子姪

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一適琅邪王叔英一適吳郡張嵊一適東海徐悱並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所謂劉三娘者也悱卒喪還建鄴妻為祭文辭甚悽愴悱父勉本欲為哀辭及見此文乃閣筆孝綽子諒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裹晉書為湘東王所善王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以為刺已應曰卿言目眇眇以愁予邪從此嫌之孝綽弟潛字孝儀幼孤與諸兄弟相勗以學並工屬文孝綽嘗云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謂孝威也弟孝

威氣調爽逸風儀俊舉大同中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甚美瑱字士温繪弟也少有行業文藻篆隷丹青並爲當世所稱時有滎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並爲當世第一瑱妹爲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蒨善寫人面與眞不別瑱令蒨畫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媼奶示妃妃覩畫仍唾之因罵云故宜其早死於是恩情即歇病亦除差此姬亦被廢苦因即以此畫焚之

南梁纂卷之三終

南梁纂卷之四

明海虞錢士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翥甫校

諸臣傳 以下原入齊史及附各証今傳係梁人載梁書中今改入梁史

陸杲 原齊史查係梁書今入梁

杲字明霞吳郡人少好學工書畫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止頗類時稱曰無對日下唯舅與甥天監五年位御史中丞性悻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肩在任贓汚數百萬杲奏收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肩事託杲杲不答梁武聞之以問杲杲答曰有之帝曰識睦之不答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在御側上因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領軍將軍張稷是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帝曰陸杲是臣親通小事彈臣不貸帝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爲嫌杲在臺號不畏强禦

劉峻 峻平原人 亦劉懷珍從弟原附懷珍傳

峻字孝標魏尅青州峻時年八歲爲人所畧爲奴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寶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貧不自立與母並出家爲尼僧既而還俗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

鬚髮及覺復讀其精力如此自以少時未開悟晚更勵精明慧過人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初梁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峻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峻類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畧以高之竟不見用乃著辯命論以寄其懷

劉杳　弟歊　從弟訏　齊劉懷珍從子原附懷珍傳

杳字士深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寔千里之駒杳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爲畫鳳凰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爲然約郊居宅時新構閣齋杳爲贊二首併以所撰文章呈約約即命工書人題其贊於壁

桮音裖　榐音振

仍報杳書共相歎美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桮酒而作榐字昉問杳此字是不杳曰葛洪字苑作木旁否昉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杳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昉即檢楊記言皆不差大通元年爲步兵校尉昭明太子謂曰酒非卿所好而爲酒府之職政爲卿不愧古人耳太子有瓠食器因以賜焉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

杳弟歊字士光生夕有香氣氛氳滿室幼有識慧六歲誦讀論語毛詩意所不解

便能問難十二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耳客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異之謂爲神童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訏並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書籍相娛而已性尤愛山水登危履嶮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歎其有濟勝之具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拒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忽著革終論以爲[illegible][illegible]無知之質神者有知之性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館速朽得理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壙文

楚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初許之疾歊盡心救療及卒哀傷爲之誄又著悲友賦以序哀情忽有老人無因而至謂曰君心力堅猛必破死生但運會所至不得久留一方耳彈指而去歊心知其異試遣尋之莫知其所於是信心彌篤既而寢疾恐貽母憂乃自言笑勉進湯藥謂兄霽杳曰兩兄祿仕足伸供養歊之歸泉復何所憾願深割無益之悲年三十二卒始沙門釋寶誌遇歊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仙如此三說歊未死之春有人爲其庭中栽林歊謂兄子侖曰吾不見此實爾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爲知命歊

從弟訏

訏字彥度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牀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訏經一造孝緒卽顧以神交訏族兄歊又屢高操三人日夕招攜故都下謂之三隱訏善玄言尤精意釋典尚書郎何炯嘗遇之於路曰此人丰神頴俊蓋荀奉倩衛叔寶之流也命駕造門拒而不見族祖孝標與書稱之曰訏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訏嘗著穀皮巾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返神理閑

黔婁新野人

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或有遇之者皆謂神人自少至長無喜慍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天監七年卒於歊舍臨終執歊手曰氣絕便斂斂畢卽埋靈筵一不須立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歊從而行之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諡曰玄貞處士

庾黔婁　弟肩吾　齊庾易子原附庾易傳

黔婁字子貞少好學多所講誦性至孝仕齊爲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

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政得至月末晦而易亡

弟肩吾

肩吾字愼之八歲能賦詩簡文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充其選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爲麗靡復踰往時簡文與湘東王書論之曰比見京師文體競學浮疎爭事闡緩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咏情性反擬内則之篇操筆寫志更

模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今以當世之作歷萬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昔賢爲非若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又時有効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唯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胷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

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俚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耳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晤思言子建一共商搉朱白既定雌黃有別

使夫懷鼠知慙濫竽自耻相思不見我勞如何賦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欲殺之先謂曰吾聞汝能作詩今可卽作若能將貸汝命肩吾操筆便成辭采甚美子仙乃釋之

虬南陽人梁劉齊之後

劉虬　子之遴　之亨　原齊史查係梁書今入梁

虬字靈預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歸家静處常服鹿皮袷斷穀餌术及胡麻齊永明中詔徵爲通直郎不就竟陵王致書通意虬答曰虬四節臥疾病三時營灌植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虬精信釋氏及病正晝有白雲徘徊

簷戸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子之遴

遴字思貞八歲能屬文虬曰此兒必以文興吾宗常謂諸子曰若比之顏氏之遴得吾之文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沙門僧惠有異識每詣虬必呼之遴小字曰僧伽福德兒握手而進之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遇之遴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卽調爲太學博士昉曰爲之美談不如面試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爲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除南郡太守初之遴在荆府常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彖

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卽居此中之遴後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歎曰豈顯而王乎周捨嘗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後連相兩王再爲此郡歷祕書監出爲郢州行事之遴意不願出固辭曰去歲命絕離巽不敢東下今年所忌又在西方武帝手敕曰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祿具忠衰於君卿既內足理忘奉公之節遂爲有司奏免之遴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

所撰漢書眞本獻東宮皇太子令之遴參校異同之遴錄其異狀數十事始武帝於齊代爲荊州諮議時之遴父虬隱在百里洲早相知聞帝偶匱乏遣就虬換穀百斛之遴時在父側曰蕭諮議躓士云何能得舂願與其米虬從之及帝卽位常懷之侯景初以蕭正德爲帝之遴時落景所將使授璽紱之遴預知仍剃髮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遴爲詩嘲之曰傳聞伏不鬪化爲支道林及之遴遇亂遂披染服時人笑之尋避難還鄉湘東王繹嘗嫉其才學聞其西上至夏口乃密送藥殺之不欲使人知乃自製誌銘厚其賻贈子逵字三善數歲能淸言及屬文湘東王繹聞之盛集賓客召而試之說義屬詩皆有理致年十二聽江陵令賀革講禮還仍覆述不遺一句年十八卒之遴深懷悼恨乃題墓曰梁妙士以旌之

之遴弟之亨　之亨字嘉會好學美風姿善占對武帝之臨荊州唯與虬談虬見之遴之亨帝曰之遴必以文章顯之亨當以功名著後州舉秀才大通六年出師南鄭之亨爲行臺承制逆出本州北界總督衆軍仗節而西樓船戈甲甚盛老小緣岸觀曰是前舉秀才者鄉部偉之是行也大致尅復軍士有功皆

錄唯之亨爲蘭欽所訟執政因而陷之故封賞不行久之帝讀陳湯傳恨其立功絕域而爲文吏所抵宦者張僧胤曰外聞論者竊謂劉之亨似之帝感悟乃封爲臨江子固辭不拜之亨美績嘉聲在朱异之右既不協懼爲所害故出之以代之遴爲安西湘東王繹長史南郡太守上問朱异曰之亨代兄喜不兄弟因循豈直大馮小馮而已在郡有異績吏人稱之卒荊土懷之不復稱名號爲大南郡小南郡

循吏傳

郭祖深

非范雲州人

深襄陽人也梁武帝初起以客從選爲長兼南梁郡丞帝溺情内教朝政縱弛祖深輿櫬詣闕上封事其畧曰廉潔者自進無途貪苛者取入多徑陛下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桑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墮本勤末置邇効賒也今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産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天下戶口幾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養女皆服羅紈其蠹俗傷法抑由於此請精加檢括皆使還俗務農如此則法興族盛國富人殷不然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復國有帝雖不能悉用然嘉其正直

傅岐 齊衛吏琰孫原附琰傳今改入梁

岐字景平除如新令縣人有因鬬相毆而死岐和言問之便叩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獄曹椽固爭曰古昔有此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岐後去縣人無老少皆出境拜送號哭聞數十里兼中書舍人累遷記室岐在禁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比貞陽侯蕭明伐彭城兵敗囚於魏遣使還述魏欲通和好敕有司及近臣定議朱异曰邊境且得靜寇息人於事爲便議者並然之岐獨曰高澄新得志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政是墮其計中和不可許及遣使景果有此疑遂舉兵入寇景於闕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置部下當解圍還鎮敕許之乃於城西立盟盟訖城中文武喜躍冀得解圍岐獨言於衆曰賊舉兵爲逆豈有求和及景背盟莫不歎服

文學傳

鍾嶸

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齊明帝躬親細務綱目煩密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爭自啟聞取決詔敕文武勳舊皆不歸選部於是憑勢互相通進嶸乃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恭己南面而已書奏上不懌謂太中大夫顧暠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答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採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爲大匠斲也上不顧而他言

梁天監初未能盡改前弊嵘上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勳非卽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塡街服既纓組尚爲臧獲之事職雖黄散猶供胥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謂一宜改削以懲澆競敕付尚書行之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令嵘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嵘常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嵘品古今詩爲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於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遂稱獨步故當辭密於范意淺於江蓋

追宿憾以此報約云

周興嗣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人也世居姑孰傳學善屬文嘗步自姑孰投宿逆旅夜有人謂曰子才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英主言終不測所之梁天監初奏休平賦其文甚美武帝嘉之拜員外散騎侍郎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爲文帝稱善賜金帛興嗣兩手先患風疽十二年又染癘疾左目盲帝撫其手嗟曰斯人而有斯疾

劉勰

勰字彥和東莞莒人也勰早孤篤志好學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勰爲文長於佛理遂求出家先燔鬢髮自誓敕許之乃變服改名慧地云

何思澄　族子朗附

澄字元靜東海郯人也父敬叔齊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膀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思澄少勤學

工文爲遊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爲弗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已也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周捨每與談服其精理嘗爲敗家賦擬莊周馬棰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爽爽有子朗

孝義傳

吉翂

翂字彥霄馮翊人幼有孝性父原鄉令爲吏所誣逮

詣廷尉罪當大辟玢乃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異之尚以爲童幼疑受教於人敕廷尉蔡法度嚴脅誘之取其款實法度乃盛陳徽纆厲色問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若有悔異亦相聽許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幼藐唯囚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胷臆上干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柰何受人教耶法度知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

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玢曰凡鯤鮞螻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願齏粉但父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玢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玢弗聽曰玢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以聞帝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玢曰異哉王尹何量玢之薄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玢有靦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辟爲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朞年風化大行

隱逸傳

阮孝緒

孝緒字士宗陳留人也幼至孝性沉靜雖與童兒游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三遍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彥之誡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荅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聞其笳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嘗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及晏誅親戚咸

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其爲名流所欽尚如此殷芸欲贈以詩昉曰趨舍既異何必相干芸乃止陳郡袁峻謂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己何關人世況僕非往賢之類耶後於鍾山隱講毋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毋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隣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葠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

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毋得服之遂愈時皆言其孝感所致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麏麚可驂何以異夫驥騄恒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補之璧心敬禮經一夜忽然完復衆並異之卒謚曰文貞處士

陶弘景

弘景字通明丹陽人也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弘景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

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及長神儀明秀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惟以披閱爲務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敕所在月給茯苓五觔白蜜二升以供服餌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居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爲唯聽笙歌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用是梁武帝早與之游及卽位恩禮愈篤弘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

及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帝手敕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於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斅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無疾自知應逝逆剋亡日仍爲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氤氳滿山謚曰貞白先生弘景少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秘在篋裏化後門人方稍出之大同末人士競

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

恩倖傳

陸驗 徐驎

並吳郡吳人驗少而貧苦落魄無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驗傾身事之吉卿貸以錢米驗借以商販遂致千金因出都下散貲以事權貴朱异其邑子也故嘗有德遂言於武帝拔之與徐驎兩人遞爲少府丞太市令驗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咸謂驗爲生犀驗驎並以苛刻爲務百賈畏之异尤與之昵世人謂之三蠹司農卿傅岐

梗直士也嘗謂异曰卿任忝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藉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异曰外間謗言知之久矣心苟無媿何卹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鑒其能久乎驗竟以侵削爲能數年遂登列棘鳴佩珥貂並有英彥卒遠近聞其死莫不快之驎素爲邵陵王綸所憾太淸二年爲綸所殺

叛逆傳

侯景 王偉附

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鎭人魏末北方大亂乃事邊將爾朱榮甚見器重始魏相高歡微時與景相友好及歡誅爾朱氏景以衆降仍爲歡用歡之敗於沙苑景謂歡曰宇文泰恃於戰勝今必致怠請以數千勁騎至關中取之歡以告其妃婁氏曰彼若得泰亦將不歸得泰失景於事奚益歡乃止又言于歡曰恨不得泰請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歡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己之半體景請於歡曰今握兵在遠姦人易生詐爲大王若賜以書請異於他者許之每與景書別加微點雖子弟弗之知及歡疾篤其子澄矯書召之

景知僞懼禍因用王偉計遣使上表求降梁帝召羣臣議之衆議納景非便武帝不從初帝以是歲正月乙卯於善言殿讀佛經因謂左右黃慧弼曰我昨夢天下太平爾其識之及使至校景貫以正月乙卯日定計帝由是納之封景爲河南王高澄乃遣軍相繼討景帝遂命羣帥指授方畧大舉攻東魏以貞陽侯蕭明爲都督明軍敗見俘高澄又遣慕容紹宗追景相持連月景食盡誑其衆以爲家口並見殺衆皆信之紹宗遙謂曰爾等家並完乃披髮向北斗以誓之景士卒並北人不樂南度[illegible]部降紹宗景軍潰

貞岐傳 异計

散乃與腹心數騎自破石濟淮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南過小城人登陴詬之曰跛脚奴何爲邪景怒破城殺言者而去景乃遣于子悅馳以敗聞自求貶削優詔不許復求資給即授南豫州刺史魏人更求和親帝召公卿謀之朱异請許之景聞未之信乃僞作鄴人書求以貞陽侯换景帝將許之傅岐曰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縶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帝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反景謂左右曰我知吳兒老公薄心腸又請娶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已下

訪之景恚曰會將吳兒女以配奴王偉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王其圖之於是遂懷反計景自渦陽敗後多所徵求朝廷含弘未嘗拒絕是時貞陽侯明遣使還梁述魏人請追前好許放之還武帝覽之流涕乃與魏和通景聞之懼馳啟固諫帝不從景乃招司州刺史羊鴉仁同逆鴉仁録送其使時鄱陽王範鎮合肥及鴉仁累啟稱景有異志朱异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爲役並抑不奏聞景所以姦謀益果景又知臨賀王正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結正德許爲内啟景遂發兵反武帝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吾以折箠笞之乃令邵陵王綸董督衆軍景聞之謀於王偉偉曰莫若直掩揚都臨賀反其内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聞拙速不聞巧遲今便須進路不然邵陵及人九月景發壽春聲云游獵人不覺也是時鎮戍相次啟聞朱异尚曰景必無渡江志蕭正德先遣大船數十艘僞載荻實擬濟景乃自採石濟馬數百疋兵八千人都下弗之覺景即分襲姑熟皇太子見事急入面啟武帝曰請以事垂付不勞聖心帝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爲既而景至朱雀航遣徐思玉入啟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蕭正德先屯丹陽郡至是率

所部與景合景遣百道攻城登東宮墻射城内至夜簡文募人出燒東宮臺殿遂盡所聚啚籍數百厨一皆灰燼先是簡文夢有人畫作秦始皇云此人焚書至是而驗十一月景立蕭正德爲帝景自爲相國天柱將軍正德以女妻之景又攻東府城城陷景使盧暉略率數十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内文武倮身而出使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景於城東西各起土山以臨城城内亦作兩山以應之簡文以下皆親畚鍤初景至便望剋定建鄴號令甚明不犯百姓既攻不下人心離沮又恐援軍總集衆必潰散乃縱兵

殺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裒剥子女妻妾悉入軍營又募北人先為奴者並令自拔賞以不次朱异家黥奴乃與其儕踰城投賊景以為儀同使至闕下以誘城內乘馬披錦袍詬曰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為儀同於是奴僮競出盡皆得志景造諸攻具百道攻城邵陵王綸湘東王繹等赴援景立柵相拒食稍盡人相食者十五六初援兵至北岸衆號百萬百姓扶老攜幼以候王師纔過淮便競剥掠徵責金銀列營而立至相疑貳無有鬪心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是時城中圍逼既久膳

味頓絕簡文上厨惟有一肉之膳軍士煮弩熏鼠捕雀食之壞尚書省為薪撤薦剉以飼馬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鬻之雜以人肉食者必病時景軍亦饑不能復戰東城有積粟其路為援軍所斷景乃與王偉計拜表偽降以河南自効帝曰吾有死而已寧有是議且賊凶逆多詐此言云何可信既而城中日蹙簡文乃請武帝曰侯景圍逼既無勤王之師今欲許和更思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死簡文曰城下之盟乃是深耻白刃交前流矢不顧上遲回久之曰爾自圖之無令取笑千載乃聽焉景遂運東城米於石頭食乃

足時湘東王繹師於武成河東王譽次巴陵桂陽王慥頓江津並未之進既而有勅班師景既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効又得城東之米王偉且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宮闕已踰十旬逼辱妃主陵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且觀變景然之乃表陳武帝十失景百道攻城晝夜不息丁卯賊四面飛梯衆悉上景乃先使王偉入殿陳謝曰臣既與高氏有隙所以歸投每啓不蒙為奏所以入朝而姦佞懼誅深見推拒連兵多日罪合萬誅武帝曰景今何在可召來景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劍升殿

拜訖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三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為勞景默然問初渡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己有帝俛首不言景出謂其屬曰吾嘗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了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出見簡文于永福省簡文坐與相見亦無懼色既而景屯兵西州悉鹵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收王侯朝士送永福省撤二宮侍衛使王偉守武德殿先是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未斂或將死未絕景悉令聚而焚之臭氣聞十餘里尚

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
絕帝後每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懷
憂憤五月感疾餒崩景迎簡文卽位及葬修陵使衛
士以大釘於要地釘之欲令後世絕滅景乃殺蕭正
德于永福省時江南大饑江揚彌甚旱蝗相係年穀
不登百姓流亡死者塗地芰實荇花所在皆罄草根
木葉爲之凋殘雖假命須臾亦終死山澤其絕粒久
者鳥面鵠形俯伏牀帷不出戶牖者莫不衣羅綺懷
金玉交相枕藉待命聽終於是千里絕烟人迹罕見
白骨成聚如丘隴焉而景虐于用刑酷忍無道於石
頭立大舂碓有犯法者擣殺之十月景矯詔自加宇
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簡文簡文大
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先是景每出師戒諸將
曰若破城邑淨殺却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以殺
人爲戲笑百姓雖死不從之是月景乃廢簡文幽于
永福省迎豫章王棟卽皇帝位尋矯蕭棟詔禪位升
壇受禪旣唱警蹕識者以爲名景而言警蹕非久祥
也景聞惡之改爲備蹕人又曰備于此便畢矣及升
御牀牀脚自陷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
天子登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幷請七世諱景曰前世

吾不復憶唯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那得來噉是衆
聞咸咲之時都下王侯庶姓五等廟樹咸見殘毀唯
文宣太后廟四周柏樹獨鬱茂及景篡脩南郊路偽
斫南面十餘株再宿悉枿生便長數尺時旣冬月翠
茂若春賊乃大驚惡之使悉斫殺識者以爲昔僵柳
起於上林乃表漢宣之興今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
瑞。王僧辯軍至蕪湖擊景軍景聞之大懼涕下覆面
引衾臥良久方起歎曰咄叱咄叱誤殺乃公遂將逃
王偉按劒攬轡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今宮中衛士
尚足一戰寧可便走景曰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仰觀
石闕逡巡歎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馬鞍與其
百餘騎東奔時都下戶口百遺一二大航南岸極目
無煙老小相扶競出纔度淮軍人掠之甚於寇賊號
叫徹于石頭僧辯謂爲有變登城門故亦不禁也僉
以王師之酷甚於侯景君子以是知僧辯之終初景
與腹心人數十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自滬瀆入海
至胡立洲前太子舍人羊鯤殺之景長不滿七尺長
上短下眉目疎秀廣顙高顴色赤少鬢低眎屢顧聲
散識者曰此謂豺狼之聲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
性猜忍好殺戮恒以手刃爲戲方斬人於前言笑自

若口不輟餐或先斷手足割舌劓鼻經日乃殺之景所乘白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有奔衂必低頭不前及石頭之役精神沮喪臥不肯動景使左右拜請或加箠策終不肯進景將敗有僧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飲酒噉肉不異凡等初言隱伏久乃方驗人並呼爲闍黎景甚敬信之景後宴集召僧通僧通取肉揾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答所恨大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僧辯截其二手送齊文宣傳首江陵梟以鹽五斗置腹中送于建康暴之於市百姓爭取屠膾羹食皆盡并首至江陵元帝命梟於市

三日然後煮而漆之以付武庫

王偉學通周易雅高辭采仕魏爲行臺郎景叛後高澄以書招之偉爲景報澄書其文甚美澄覽書曰誰所作也左右稱偉之文澄曰才如此何由不早使知邪偉既協景謀謨其文檄並偉所製及行篡逆皆偉創謀也景敗潛匿草中直瀆戍主黃公喜禽送之見王僧辯長揖不拜執者促之偉曰各爲人臣何事相敬僧辯謂曰卿爲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草間顛而不扶安用彼相偉曰廢興時也工拙在人向使侯氏早從偉言明公豈有今日之勢僧辯大笑意甚異之命出以徇偉曰昨及朝行八十里願借一驢代步僧辯曰汝頭方行萬里何八十里哉偉笑曰今日之事乃吾心也及送江陵偉尚望見全于獄爲詩贈元帝下要人曰趙壹能爲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五百字詩于帝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忌乃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辭句元帝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四海所歸帝大怒使以釘釘其舌於柱剜其腸顏色自若仇家臠其肉俛而視之至骨方刑之

南梁纂卷之四終

南陳纂卷之一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帝紀

武帝

帝諱霸先字興國吳興長城下若里人姓陳氏其本甚微自云漢太丘長寔之後也十世祖達為長城令悅其山水遂家焉嘗謂所親曰此地山川秀麗當有王者興焉二百年後我子孫必鍾斯運帝以梁天監二年生少倜儻有大志長於謀畧意氣雄傑不事生

産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多武藝明達果斷為當時推服身嘗游義興館於許氏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納之帝口及覺腹內猶熱帝心獨喜初任為新諭侯蕭映傳教勤於其事映甚重帝謂僚佐曰此人將來遠大必勝於我及映為廣州帝為參軍隨之鎮士人李賁連結數州豪傑同時反進寇廣州州中震恐帝率精兵救之賊衆大潰梁武帝深嘆異焉授直閣將軍仍遣圖帝貌而觀之侯景寇逼帝將赴援或說停帝泣曰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僕行計決矣遂發南康灨石舊有二十四灘灘多巨石行旅以為難帝之發水暴起數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沒進軍頓西昌有龍見水濱高五丈五采鮮耀軍人觀者數萬人帝又嘗獨坐胡牀於閤下忽有神光滿閤廊廡之間並得相見趙知禮侍側怪而問帝帝笑不答時王僧辯督衆軍討侯景次盆城帝會焉乃登岸結壇刑牲盟約與諸軍進尅姑熟仍次蔡洲侯景登石頭城望官軍之盛不悅曰一把子人何足可打密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氣不易可當僧辯問計於帝帝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使救首救尾困而無暇今我師既衆賊徒甚寡應分賊

兵力以弱制彊乃命諸將分處置兵帝悉力乘之景衆大潰及魏平江陵帝與王僧辯等進啟請晉安王以太宰承制十二月晉安王至自尋陽入居朝堂四年五月齊送貞陽侯明還主社稷王僧辯納之帝固爭之以為不可不見從帝居常憤歎曰嗣主高祖之孫元皇之子竟有何事坐致廢黜假立非次此情可知乃部列將士水陸俱進夜發南徐州討王僧辯甲辰帝至石頭前遣勇士自城北踰入時僧辯方視事聞外白有兵遽走帝大兵尋至因風縱火僧辯就禽是夜縊之於是廢貞陽侯而奉晉安王即位詔授帝

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尋封十郡爲陳公太平二年九月梁帝禪位於陳帝卽位於南郊在位三年崩帝雄武多英畧性甚仁愛及居阿衡恒崇寬簡雅尚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饗曲宴皆瓦器蚌盤肴核庶羞裁令充足不爲虛費初平侯景及立敬帝子女玉帛皆班將士其充閨房者衣不重采飾無金翠聲樂不列於前踐祚之後彌厲恭儉故能隆功茂德光於江左云

文帝　廢帝附

帝諱蒨字子華武帝兄昭烈王之長子也少沈敏有

識量美容儀留意經史武帝甚愛之常稱吾家英秀侯景之亂避地臨安縣及武帝舉兵南下景遣收帝帝乃密袖小刀俟見景欲圖之及至以付郎中王翻幽守故其事不遂武帝圍石頭景欲加害者數矣會景敗乃得出武帝崩遺詔徵帝入纂皇統在位六年崩帝起自布衣知百姓疾苦國家資用務從儉約妙識眞僞下不容奸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每雞人伺漏傳籤於殿中者令投籤於堦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其自彊若此

廢帝諱伯宗字奉業文帝嫡長子也文帝崩卽皇帝位太建二年薨時年十九帝性仁弱無人君之器及卽位政刑皆歸冢宰故宣太后稱文帝遺志而廢焉

宣帝

帝諱頊字紹世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也武帝平侯景鎭京口梁元帝徵武帝子姪入侍武帝遣帝赴江陵時有軍主李總與帝有舊每同游處帝嘗夜被酒張燈而寐總適出尋反乃見帝是大龍便驚走他室魏平江陵遷於長安帝貌若不慧魏張子煦見而奇之曰此人虎頭當大貴也太后黜廢帝爲臨海王以帝入纘皇統在位十四年崩帝居尊位寔允天人之屬

於時國步初弭瘡痍未復淮南之地並入於齊帝志復舊境意反侵地彊弱之形理則縣絕犯斯不韙適足爲釁及周兵滅齊乘勝而舉畧地還至江際自此懼矣既而修飭都城爲扞禦之備獲銘云二百年後當有癡人脩破吾城者時莫測所從云

後主

後主諱叔寶字元秀宣帝嫡長子也宣帝崩卽皇帝位初隋文帝受周禪甚敦隣好宣帝尚不禁侵掠太建末隋兵大舉聞宣帝崩乃命班師遣使赴弔修敵國之禮書稱姓名頓首而後主益驕書末云想彼統

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文帝不説以示朝臣清河公楊素以為主辱再拜請罪後副使袁彥聘隋竊圖隋文帝狀以歸後主見之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每遣間諜隋文帝皆給衣馬禮遣以歸後主愈驕不虞外難荒於酒色不恤政事左右嬖倖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貌麗服巧態以從者千餘人常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襞采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君臣酣飲從夕達旦以此為常而盛修宮室無時休止稅江稅市徵取百端刑罰酷濫牢獄常滿隋文

帝謂僕射高熲曰我為百姓父母豈可限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文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柹於江若彼能改吾又何求及聞隋軍臨江後主曰王氣在此齊兵三度來周兵再度至無不摧沒虜今來者必自敗孔範亦言無渡江理但奏妓縱酒作詩不輟隋將賀若弼韓擒虎分兵晨襲采石取之進拔姑孰次於新林弼乘勝進軍宮城燒北掖門韓擒虎率衆自南掖門入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尚書僕射袁憲後閤舍人夏侯公韻侍側憲勸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乃逃於井二人苦諫不從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方得入既而軍人窺井而呼之後主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隋文帝聞之大驚及至京師列陳之器物於庭引後主於前使內使令宣詔讓後主後主伏地屏息不能對乃見宥初武帝始即位其夜夢有人自天而下北面執玉策金字曰陳氏五帝三十二年及後主在東宮有鳥一足集其殿庭以嘴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為灰欲知我家處朱門當水開解者以為獨足蓋指後主

獨行無衆盛草言荒穢隋承火運草得火而灰及至京師與其家屬館於都水臺所謂上高臺當水也其言皆驗既見宥隋文帝給賜甚厚數得引見每預宴恐致傷心為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隋文帝曰叔寶全無心肝帝問監者叔寶所嗜對曰嗜驢肉問飲酒多少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隋文帝大驚及從東巡登芒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并表請封禪隋文帝優詔謙讓不許及出隋文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將作詩功夫何

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啟告急叔寶爲飲酒遂不省之高頴至日猶見啟在床下未開封此亦是可笑蓋天亡也後主以隋仁壽四年終於洛陽時年五十二

后妃傳

陳武章后

后諱要兒吳興人本姓鈕父景明爲章氏所養因改姓焉后母蘇嘗遇道士以小龜遺已光采五色曰三年有徵及期后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后少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有期功之服則一

爪先折武帝先娶同郡錢仲方女早卒後乃聘后后善書計能誦詩及楚辭文帝即位尊后爲皇太后光大二年后下令黜廢帝爲臨海王命宣帝嗣位后親屬無在朝唯本族兄鈕治官至中散大夫

張貴妃

妃名麗華兵家女也父兄以織席爲業後主爲太子以選入宮時龔貴嬪爲良娣貴妃年十歲爲之給使後主見而悅之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後主即位拜爲貴妃性聰慧甚被寵遇乃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十丈並數十間其窓牖壁帶縣楣欄檻之類皆以沉檀香爲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之屬瑰麗皆近古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脩容等七人並有寵遞代以游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爲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以爲曲調被以新聲選

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所歸美皆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張貴妃髮長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鑑特聰慧有神彩進止閑華容色端麗每瞻視眄睞光彩溢目照映左右嘗於閣上靚粧臨于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才辯強記善候人主顏色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競言其善時後主怠於政事百司啟奏並因宦者蔡臨兒李善度進請後主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爲疏條無所遺

脕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於是張孔之權熏灼四方內外宗族多被引用大臣執政亦從風而靡閹宦便佞之徒內外交結轉相引進賄賂公行賞罰無常綱紀瞀亂矣及隋軍尅臺城貴妃與後主俱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之於青溪中

宗室傳

始興王伯茂

伯茂字鬱之文帝第二子也除楊州刺史伯茂性聰敏好學謙恭下士又以太子母弟文帝深愛重之時

軍人於丹徒盜發晉郗曇墓大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跡事覺其書並沒縣官藏於祕府文帝以伯茂好古多以賜之由是伯茂大工草隸書甚得右軍法

始興王叔陵

叔陵字子嵩宣帝第二子也少機辯徇聲名強梁無所推屈遷都督湘州刺史徵求役使無有紀極夜常不臥執燭達曉呼召賓客說人間細事戲謔無所不為性不飲酒唯多置餚胾晝夜食噉而已自旦至中方始寢寐曹局文案非呼不得輒白修飾虛名每入朝嘗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為沐猴百戲又好游冢墓間遇有塋表主名可知者輒命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并骸骨肘脛持為翫弄藏之府庫人間少妻處女微有色貌者並即逼納晉世王公貴人多葬梅嶺叔陵所生母彭氏卒啓求梅嶺葬之乃發故太傅謝安舊墓棄去安柩以葬其母宣帝不豫後主諸王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礪切藥刀及翌日小斂後主哀頓俯伏叔陵以剉藥刀斫後主中項太后馳來救焉叔陵又斫太后數下後主自奮得免因斬叔

陵尚書入坐奏請毀其所生彭氏墳廟還謝氏之塋後主從所奏叔陵諸子即日並賜死

諸臣傳

周文育

文育字景德義興人也少孤貧姓項氏名猛奴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里跳高六尺與群兒聚戲衆莫能及義興人周薈為壽昌浦口戍主見而奇之因召與語文育對曰母老家貧兄弟姊並長大困於賤役薈哀之乃隨文育至家就其母請文育養為已子母遂與之命兄子弘讓教之書計弘讓善隸書寫蔡邕

勸學及古書以遺之文育不之省謂弘讓曰詎能學
此取富貴但有大槊耳弘讓壯之教之騎射文育大
悅司州刺史陳慶之與薈同郡素相善啓薈爲前軍
主時賊徒甚盛一日中戰數十合文育前鋒陷陣勇
冠軍中薈於陣戰死文育馳取其尸賊不敢逼及夕
各引去文育身被九創創愈辭請還葬慶之壯其節
厚加賵遺而遣之至大庾嶺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
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爲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誰望
公侯卜人又曰君須臾當暴得銀至二千兩若不見
信以此爲驗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

勝之得銀二千兩武帝破蔡路養於南野文育爲路
養所圍四面數重矢石雨下所乘馬死文育右手搏
戰左手解鞍潰圍而出與杜僧明等相得并力復進
遂大敗之文育以累戰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及據三
陂有流星墜地其聲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碎炭數
斗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土下軍
人掘焉得棺長三尺文育惡之俄爲熊曇朗所敗文
育見殺

侯安都

安都字成師曲江人工隸書能鼓琴涉獵書傳爲五
言詩頗清靡兼善騎射爲邑里雄豪侯景之亂招集
兵甲至三千人陳武帝入援臺城安都引兵從武帝
攻蔡路養破李遷仕尅平侯景並力戰有功武帝崩
安都隨文帝還朝乃與羣臣議翼奉文帝時帝謙讓
弗敢當太后又以衡陽王故未肯下令羣臣莫能決
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功天下須
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便按劒上殿白太后出
璽手解文帝髮推就喪次文帝即位遷司空仍别奉
中旨迎衡陽獻王昌初昌之將入致書於文帝辭甚
不遜帝不懌召安都從容而言曰太子將至須别求

一藩吾其老焉安都對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愚臣
不敢奉詔因自迎昌中流而殺之自是威名甚重羣
臣無出其右自以功安社稷漸驕矜招聚文武士騎
馭馳騁每命以詩筆第其高下以差次賞賜之部下
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則奔歸安都文帝性嚴
察深啣之安都日益驕慢表啓封訖有事未盡乃開
封自書之云又啓某事及侍宴酒酣或箕踞傾倚嘗
陪樂游禊飲乃白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時帝不應安
都再三言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又
啓便借供張水飾將載妻妾於御堂歡會帝雖許其

請甚不懌天嘉三年帝引安都宴於嘉德殿於坐收安都明日於西省賜死初武帝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功伐帝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下而驕於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

章昭達

昭達字伯通武康人也性倜儻輕財尚氣少時遇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後因醉墮馬鬢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率鄉人援臺爲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臺城陷昭達還鄉里與陳文帝游因結君臣分侯景平文帝爲吳興太守昭達杖策來謁文帝見之大喜因委以將帥恩寵超於儕等累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初文帝嘗夢昭達升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宴酒酣顧昭達曰卿憶夢不何以償夢昭達對曰當効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昭達性嚴刻每奉命出征必晝夜倍道其所克必推功將帥廚膳飲食並同羣下將士亦以此附之每

飲會盛設女伎雜樂備羌胡之聲音律姿容並一時之妙雖臨敵弗之廢也

吳明徹

明徹字通炤秦郡人也父樹梁右軍將軍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修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哭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紿已及往如言秋而大穫足充葬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應明徹即樹之小子也及侯景寇都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鄰里飢餧乃白諸兄曰今人不圖久奈何不與鄉里共此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羣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陳武帝鎮京口深相要結明徹乃詣武帝帝爲之降階執手即席明徹亦微涉書史經傳就汝南周弘正學天文孤虛遁甲畧通其術頗以英雄自許武帝亦深奇之累功進位司空詔明徹北侵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周封懷德郡公位大將軍以憂遘疾卒於長安

孫瑒

瑒字德璉吳郡人也少倜儻好謀畧博涉經史尤便書翰徵爲侍中領軍將軍未拜文帝謂曰昔朱買臣願爲本郡卿豈有意授乎改授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後主嗣位歷授度支尚書後主頻幸其宅賦詩述勳德之美瑒性通泰有財散之親友居家頗失於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鍾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塡門軒蓋不絕及出鎮郢州乃令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巧思過人爲起部尚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有鑒識男女婚姻皆擇素貴及卒尚書

令江總爲之銘誌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宣敕鐫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靈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以爲榮

蕭摩訶

摩訶字元胤蘭陵人也年數歲而父卒其姊夫蔡路養收養之稍長果毅有勇力侯景之亂陳武帝赴援建鄴路養起兵拒武帝摩訶時年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及路養敗摩訶歸侯安都甞從征討武帝遣安都北拒齊軍安都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稍解去安都獲免太建五年衆軍北伐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得識其形狀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絳衣樺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仍自酌酒飮摩訶摩訶飮訖馳馬衝齊軍

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遙擲銑鋧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師退走及周武帝滅齊遣其將宇文忻爭呂梁忻時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騎深入周軍從橫奮擊斬馘甚衆會隋總管賀若弼鎮廣陵後主委摩訶禦之弼乘虛濟江襲京口摩訶請率兵逆賊後主不許及弼進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必克又不許及將出戰後主謂曰公可謂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後主通於摩訶之妻故摩訶雖領勁兵八千初

無戰意被禽弼以刀臨頸詞色不撓乃釋而禮之及城平弼置後主於德教殿令兵衛守摩訶請弼曰今爲囚虜命在斯須願一見舊主死無所恨弼哀而許之入見後主俯伏號泣仍于舊厨取食進之辭訣而出守衛者皆不能仰視隋文帝聞摩訶抗答賀若弼曰壯士也此亦人之所難摩訶訥於言恂恂長者至於臨戎對寇志氣奮發所向無前

虞寄

寄字次安會稽人少聰敏年數歲客方造其父遇寄於門嘲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

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及長好學善屬文大同中甞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唯以書籍自娛張彪往臨川强寄俱行寄乃奔走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陳寶應結昏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說他事以拒之又甞令左右讀漢書臥而聽之至蒯

[兄荔即世基世南之父]

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慮禍及己乃爲居士服以拒絶之甞居東山寺僞稱脚疾不復起寶應以爲假托遣人燒寄所臥屋寄安臥不動親近將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救之寶應自此方信之已留異稱兵寶應資其部曲寄乃因書極諫寶應覽書大怒及寶應敗走夜至蒲田顧謂其子扞泰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扞泰但泣而已寶應既禽凡諸賓客微有交涉者皆誅唯寄以先

識免禍初沙門慧標涉獵有才思及寶應起兵作五言詩以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照紫微宮寶應得之甚悅慧標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色無言慧標退寄謂所親曰標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終後竟坐是誅文帝尋敕寄還朝頃之帝謂到仲舉曰衡陽王既出閤須得一人旦夕游處兼掌書記宜求宿士有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帝曰吾自得之乃手敕用寄寄入謝帝曰所以蹔屈卿游藩非止一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也寄少篤行自流寓南土與兄荔隔絶因感氣病每得荔書氣輙奔劇

危殆者數矣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裁朞月便自求解退嘗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及謝病私庭每諸王爲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釋鞭板以几杖侍坐嘗出游近寺閭里傳相告語老幼羅列望拜道左或言誓爲約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

傅縡

縡字宜事靈州人也幼聰敏七歲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能屬文後主卽位遷中書舍人掌詔誥縡爲文典麗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沈思者亦無以加甚爲後主所重然性木强不持檢操負

才使氣陵侮人物朝士多讒之後主收縡下獄縡素剛因忿恚於獄中上書曰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讐視百姓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兆庶流離轉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人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後主大怒頃之稍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縡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於是益怒賜死獄中縡雖强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爲當世所疾及死有惡蛇屈尾來上靈牀當前受祭酹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時有吳興章華家本農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游處頗善屬文後主時除太市令非其所好乃辭以疾禎明初上書極諫其大畧曰陛下卽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張臣見麋鹿復游於姑蘇矣書奏後主大怒卽日斬之

顧野王

野王字希馮吳郡人幼好學七歲讀五經畧知大旨

九歲能屬文嘗制日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長而徧觀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蓍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爲臨賀王府記室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於東府起齋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爲二絕及侯景之亂野王丁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隨軍援都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毁殆不勝哀及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

以下原入宋史及各附祖父傳查係陳人載陳書中今改入陳史

蕭允　宋蕭思話孫　弟引

允字叔佐南蘭陵人少知名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醞藉侯景攻陷臺城百僚奔散允獨整衣冠坐于宮坊景軍敬焉弗之逼也尋出居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波駭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曰性命自有常分豈可逃而免乎方今百姓爭欲奮臂而論大功何事于一書生哉莊周所謂畏影避迹吾勿爲也乃閉門静處併日而食卒免於患至德中鄱陽王出鎮會稽允爲長史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爲詩以叙意辭理清典　弟引字叔休方正

有器度性聰敏博學善屬文引善書爲當時所重宣帝常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趣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帝又謂引曰我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恩後主即位爲中庶子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璡及宦者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始族子密時爲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吳璡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

袁吳郡憲父君正也

袁憲　宋袁淑從孫原附淑傳

憲字德章陳郡人幼聰敏好學有雅量梁武帝修建庠序別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新義出人意表同輩咸嗟服焉憲時年十四被召爲正言生祭酒到溉目送之愛其神采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否君正曰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升講堂弟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豎義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奧義得無憚此生邪何謝乃遞起義端深極理致憲

與往復數番酬謝閑敏弘正謂妥曰恣卿所問勿以童幼期之時觀者重沓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亦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諮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博士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脩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爲兒買第邪學司銜之及憲試爭起劇難憲隨問抗答剖析如流到溉顧憲曰袁君正其有後矣及君正將之吳郡溉祖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昨策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于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陳武帝作相除司徒戶曹初謁遂抗禮長揖中書令王勱謂憲曰卿何矯衆不

拜錄公憲曰於禮不應致拜衛尉趙知禮曰袁生舉止詳中故有陳汝之風陳受命授中書侍郎嘗陪宴承香閣賓退後宣帝留憲與衛尉樊俊徙席山亭談宴終日帝謂俊曰袁家故爲有人其見重如此隋軍來伐隋將賀若弼進燒宮城北掖門兵衛皆散走朝士各藏匿唯憲侍左右後主謂曰吾從來待卿不先餘人今日見卿可謂歲寒松柏也非唯由我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後主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願陛下依梁武見侯景故事以待之不從因下榻馳去後主投井中憲拜

哭而出

蔡凝 宋蔡廓孫原附廓傳

凝字子居濟陽人美容止及長博涉經傳有文詞尤工草隸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爲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宣帝嘗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壻錢肅爲黃門侍郎卿意如何凝正色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帝默然後主嗣位爲給事黃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弘範宮衆人咸從唯凝與袁憲不行後主曰何爲凝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他日後主謂吏部尚書蔡徵曰蔡凝負地矜才無所用也陳亡入隋道病卒

孔奐 宋孔靖孫原附靖傳

奐字休文會稽人好學善屬文沛國劉顯以博學稱每深相歎美執其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時左戶郎沈炯爲飛書所謗將陷重辟連官臺閣人懷憂懼奐廷議理之竟得明白侯景陷建鄴朝士並被拘縶或爲奐于賊率侯子鑒乃脫桎梏厚遇之令掌書

記時子鑒景之腹心朝士莫不卑屈奐獨無所下或諫奐曰不宜高抗奐曰吾性命有在豈有取媚凶醜以求全乎梁元帝於荊州即位徵奐及沈炯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敕報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共爲朝廷所重如此除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爲大郡雖經寇擾猶爲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氈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爲煩時文帝不豫嘗謂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宜須長君朕

晉周顗九世孫汝南安成人

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須遵此意與乃流涕歔欷
跪而對曰皇太子春秋冑盛聖德日躋廢立之事臣
不敢聞帝曰古之遺直復見之卿乃用與爲太子詹
事宣帝即位爲吏部尚書性耿介絕諸請托雖儲副
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爲屈始興王叔陵之
在湘州累諷有司固求台鉉與曰袞章本以德舉未
必皇枝因抗言于宣帝帝曰始興那忽望公且朕兒
爲公須在鄱陽王後與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後主
時在東宮欲以江總爲太子詹事與曰江有潘陸之
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貳竊謂非材後主深以爲

恨乃自言於宣帝宣帝將許之與乃奏曰江總文華
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藉于總如臣愚見願選
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誰可與曰都官尚書王廓
代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時亦在側乃曰
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與又曰宋朝范曄即
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後主固爭之帝以總爲詹
事由是忤旨

以下原入齊史及各附祖父傳後查係陳人載陳書中今改入陳史

周弘正

齊周顒孫原附顒傳

弘正字思行父寶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俱爲伯

繡假種此三字必訛姑依舊本

父捨所養年十歲通老子周易捨每與談論輒異之
曰觀汝清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弘正醜而不
陋喫而能談誹諧似優剛腸似直善玄理爲當世所
宗藏法師于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
名著紅褌錦絞髻踞門而聽眾人蔑之弗譴也既而
乘間追難舉坐盡傾法師疑非世人覘知大相賞狎
劉顯將之尋陽朝賢畢祖道顯縣帛十匹約曰險衣
來者以賞之眾人競改常服不過長短之間顯曰將
有甚于此矣既而弘正綠絲布褌繡假種軒昂而至
折標取帛常自稱有才無相僕射徐勉掌選以其陋

不堪爲尚書郎乃獻書于勉其言甚切稍遷國子博
士學中有宋元凶講孝經碑歷代不改弘正始到官
即表刊除時於城西立士林館弘正居以講授聽者
傾朝野焉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大同末嘗謂弟
弘讓曰國家阨在數年當有兵起吾與汝不知何所
逃之及武帝納侯景弘正謂弘讓曰亂階此矣及王
僧辯東討元帝謂僧辯曰王師近次朝士孰當先來
王僧辯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後機體能濟勝無
妻子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碌碌不逮也俄而前部
傳云弘正至僧辯飛騎迎之及見驩甚曰吾固知王

僧遷非後機者公可坐吾膝上對曰可謂進而若將
加諸膝老夫何足以當僧辯即日啟元帝手書與弘
正仍遣使迎之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
討賊亦得兩周及至禮數甚優朝臣無比元帝常著
金樓子曰余于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
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于義理情轉無窮亦
一時名士也　弟弘直幼而聰敏方雅敦厚氣調
高于次昆武問三周孰賢人曰若蜂腰矣

江總　齊江敦孫原附敦傳　江智深附

總字總持濟陽人七歲而孤依于外氏幼聰敏有至

性舅吳平侯蕭勸名重當世特所鍾愛謂曰爾神采
英拔後之知名當出吾右及長篤學有文辭仕梁爲
尚書殿中郎武帝撰正言始畢製述懷詩總預同此
作帝覽總詩深見嗟賞陳天嘉中累遷太子詹事總
性寬和溫裕尤工五言七言溺于浮靡及爲宮端與
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爲女太子亟微行遊
總家宣帝怒免之後主即位歷尚書令加秩當權任
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多爲豔詩好事
者相傳諷翫于今不絕唯與孔範等十餘人當時謂
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頹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
斥之君臣昏亂以至於滅陳亡入隋拜上開府

江智深總族子也爲隨王誕參軍時諮議參軍謝莊
主簿沈懷文與智深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
有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深乎智深辭采清贍孝武深
相知待恩禮冠朝上宴私甚數多命羣臣五三人遊
集智深常爲其首同侶未及前輒獨蒙引進每以越
衆爲慙未常有喜色每從遊幸與羣僚相隨見傳詔
馳來知當呼已聳動媿恧形於容貌論者以此多之
上每酣宴輒詆羣臣并使自相嘲訐以爲歡笑智深
素方退漸不會旨上嘗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智深

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
相惜智深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初上寵姬宣貴
妃殷氏卒使羣臣議謚智深上議曰懷上以不盡嘉
號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臣皆騎
從上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深曰此柱上不容有懷
字智深益惶懼以憂卒

以下原附梁史各祖父傳查係陳人載陳書中今改入陳史

韋鼎　梁韋叡孫原附叡傳

鼎字超盛少通脫博曉經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術
侯景之亂鼎兄昂于京口戰死鼎負屍出寄于中興

寺求棺無所得閔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閔所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歛元帝聞之以爲精誠所感陳武帝在南徐州閔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其代終天之歷數當歸舜後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絕統者無乃是乎至德初閔盡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產耳初閔之聘周也嘗遇隋文帝謂曰觀公容貌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願深自愛及陳亡驛召入

京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每公宴恒預焉性簡貴雖爲亡國之臣未嘗俯仰當世時吏部尚書韋世康兄弟顯貴隋文帝從容謂閔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南徙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百代卿族豈忘本也命官給酒肴遣世康詣閔還杜陵閔乃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並考論昭穆作韋氏譜七卷示之歡飲十餘日乃還

陳暄 梁陳慶之子原附慶之傳

暄義興人學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徧歷王公門沈湎諠譊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于暄友人何胥冀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曰吾寂寞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于顏原名未動于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爲非吾以不飲酒爲過昔周伯仁度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不以爲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吾常譬酒之猶水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論酒矣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曰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何爾曹恥不識盃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

吾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爾無多言非爾所及陳太康中徐陵爲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怍容作書謗陵陵甚病之後主之在東宮引爲學士恒入禁中陪侍游宴謂爲狎客暄素通脫以俳優自居文章諧謬語言不節後主甚親昵而輕侮之嘗倒縣于梁臨之以刃命使作賦仍限以晷刻暄援筆即成不以爲病而傲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後遂摶艾

為帽加於其首火以爇之然及於髮垂泣求哀聲聞於外而弗之釋會衛尉卿柳莊在坐遽起撥之拜謝曰陳暄無罪臣恐陛下有翫臣之失輒矯赦之造次之愆伏待刑憲後主素重莊意稍解赦引暄出命莊就坐經數日暄發悸而死

東海郯人

徐陵 梁徐摛子 原附摛傳 弟孝克

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就謂之顏回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義及長博涉史籍

從橫有口辯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我今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齊文襄為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遷吏部尚書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時有冒進求官馳競不已者乃為書宣示之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尚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在撫接無計多少致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叅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屈未諭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异亦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耶比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宋文帝亦云人豈無運命每有好官鈌輒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自是衆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玠及朝議北侵宣帝命舉元帥衆議在淳于量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人才當今無過者於是爭議數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忌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

為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克淮南數十州地宣帝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釋解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坐莫能與抗目有青精時人以為聰慧之相自陳創業文檄軍書及受禪詔策皆陵所製為一代文宗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傳於周齊家有其本

陵弟孝克有口辯能談玄理性至孝梁末侯景寇亂孝克養毋饘粥不能給妻東莞臧氏領軍將軍貧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謂曰今饑荒如此供養

交關欲嫁卿與當世人望彼此俱濟於卿如何臧氏
弗許之時有孔景行者為侯景將多從左右逼而迎
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遺母孝克又剃髮
為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
恩數私致餉饋故不之絕後景行戰死臧氏伺孝克
於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為相負今
既得脫當歸供母孝克嘿然無答於是歸俗更為夫
妻後東遊居錢塘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
三論每日二時講旦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
數百人後為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

散當其前膳差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
自是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
意後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啓宣帝嗟嘆良久乃
敕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

儒林傳

鄭灼

皇侃吳郡人少好學明三禮孝經嘗日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

灼字茂昭東陽人也幼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於皇
侃梁簡文在東宮雅愛經術引灼為西省義學士仕
陳武帝累遷中散大夫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
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
自後義理益進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
削用之嘗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臥以瓜
鎮心起便讀誦其篤志如此時有會稽賀德基亦以
禮學自命德基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
恥服故弊盛冬止衣袷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
人容貌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
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
答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為精明位尚書祠部郎雖不
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為祠部郎時論美其不墜

張譏

譏字直言武城人也幼聰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經
論語篤好玄言受學於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為先
輩推服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敕令論議
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
帝甚異之賜帛襦絹等云表卿稽古之力及侯景寇
逆於圍城之中獨侍哀太子于武德殿後講老莊臺
城陷譏崎嶇避難卒不事景陳天嘉中為國子助教
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
講席譏與弘正論議弘正屈弘直危坐勵聲助其申
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九

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正謂曰僕助君師何爲不可舉坐以爲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凛然後主在東宫集官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譏豎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羣臣曰此即張譏後事陳亡入隋終於長安

恩倖傳

司馬申

申字季和河内温人也申早有風鑒十四便善奕棋嘗隨父候吏部尚書到溉時領軍朱异在焉呼與棋申每有妙思异觀而奇之因引申遊處歷事三帝内掌機密頗作威福性忍害好飛書以譖毁朝之端士過罹其殃叅預謀謨乃於外宣説以爲己力省中秘事往往泄漏能候人主顔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譖之附已者用機進之是以朝廷内外皆從風靡遂使文武解體至於覆滅申嘗晝寢於尚書下省有烏啄其口流血及地時論以爲譖賢之効也

孔範

範字法言會稽山陰人也少好學博涉書史後主即位與江總等並爲狎客範容止都雅文章贍麗又善五言詩尤見親愛後主性愚佷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爲文飾稱揚贊美時孔貴人絕愛幸範與孔氏結爲兄妹寵遇優渥言聽計從朝廷公卿咸畏範因驕矜以爲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白後主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後主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亦以爲然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隋師將濟江羣官請爲備防文慶沮壞之後主未決範奏曰長江天塹古來限

隔虜軍豈能飛渡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自恨位卑虜若能來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因死去後主笑以爲然故不深備隋軍既逼範又奏請作一决當爲官勒石燕然後主從之明日範未陣而北範脫身遁免尋與後主俱入長安初晉王廣所戮陳五佞人範與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瓘過惡未彰故免及至長安事並露隋文帝以其姦佞諂惑名爲四罪人流遠裔以謝吳越之人

論曰自宋中世以來萬機碎密不關外司權歸近

狎故環纓歛笏俯仰晨昏瞻幄坐而竦躬陪蘭檻而高聘探求恩色習覩威顏遷蘭變鮑振裘持領因城社之固執開壅之機賞罰事般能不踰漏宮省咳唾義必先知故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臥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雲陛天居亘設蘭綺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莫不左臂揮金右手刊字紙爲銅落筆由利染門同玉署家號金穴嬙媛侍女燕秦蔡鄭之聲璇池碧沼魚龍雀馬之翫莫不充牣鍮室照徹青雲害政傷人於斯爲切況乎主幼時昏讒慝亦何可勝也

南陳纂卷之一終

北魏纂卷之一

明海虞錢[illegible]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illegible]甫校

帝紀 并序

敘曰魏之先出自黃帝軒轅氏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其後世爲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爲業淳樸爲俗簡易爲化不爲文字刻木結繩而已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托謂后爲跋故以爲氏其裔始均仕堯歷三代至秦漢獯鬻獫狁山戎匈奴之屬累代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積六七十代至成皇帝諱毛立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又五代而宣皇帝推寅立宣帝南遷大澤方千餘里厥土昬冥沮洳謀更南徙未行而崩又七代而獻皇帝立時有神人言此土荒遐宜徙建都邑獻帝年老乃以位授子聖武皇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似馬其聲類牛導引歷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其遷徙策畧多出宣獻二帝故時人並號曰推寅蓋俗云鑚研之

義

聖武帝

帝諱詰汾嘗田於山澤欻見輜軿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請還期年周時復會於此言終而別及碁帝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爲帝王語訖而去即始祖神元皇帝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帝崩神元皇帝立

神元帝　文帝附

帝諱力微先是西部內侵依於沒鹿廻部大人竇賓

神元有雄傑之度後與賓攻西部賓軍敗失馬步走神元使以所乘駿馬給之賓歸求馬主帝隱而不言賓後知大驚將分國之半奉帝帝不受乃進其愛女賓猶思報恩乃從帝所欲徙所部北居長川積數年舊部人咸來歸附及賓臨終戒其二子使謹奉神元其子不從乃陰謀逆帝召殺之盡幷其衆諸部大人悉服控弦之士二十餘萬三十九年遷於定襄之盛樂四月祭天諸部君長皆來助祭唯白部大人觀望不至徵而戮之遠近肅然帝乃告諸大人爲與晉和親計遣子文帝如晉且觀風土是歲晉景元二年也

後文帝以神元春秋已高求歸晉征北將軍衛瓘以文帝雄異恐爲後患請留不遣復請以金錦賂國之大人令致閒隙方遣帝神元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帝酒酣帝仰視飛鳥飛丸落之時國俗無彈衆大驚相謂曰太子被服同南夏兼奇術絶人若繼國統變易舊俗吾等必不得志乃謀危害帝竝先馳還曰太子引空弓而落飛鳥似得晉人異法自帝在晉後諸子愛寵神元頗有所惑及聞諸大人請因曰當便除之於是諸大人馳詣塞南矯害帝其年神元不豫烏丸王庫賢親近任勢先受衛瓘之貨欲沮動諸部因

於庭中礪鉞斧曰上恨汝曹讒殺太子欲盡收諸大人長子殺之大人皆信各各散走神元尋崩年一百四歲道武即位尊爲始祖文帝少子思皇帝立

思帝

帝諱弗政崇寛簡百姓懷服一年而崩神元子昭帝祿官立分國爲三部一居上谷北濡源西東接宇文部自統之一居代郡之參合陂北使文帝長子桓帝諱猗㐌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使桓帝弟穆帝諱猗盧統之自神元以來與晉和好是歲穆帝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長城原夾道立碣與晉分界三年桓

帝度漢北巡因西畧諸國凡積五歲諸部降附者三十餘國桓帝英傑魁岸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牛角容一石帝曾中蠱嘔吐之地仍生榆參合陂土無榆故時人異之十年匈奴別種劉元海反晉於離石自號漢王晉來乞師桓帝大舉以助之大破元海衆於西河上黨晉假桓帝大單于金印紫綬是歲桓昭二帝相繼崩穆帝遂總攝三部爲一統帝天姿英峙勇畧過人晉懷帝進帝大單于封代公先是國俗寬簡至是明刑峻法諸部人多以違命得罪凡後期者皆舉部戮之或有室家相攜悉赴死所人問何之曰當就誅其威嚴若此子平文皇帝立

平文帝

帝諱鬱律姿質雄壯甚有威畧西兼烏孫故地東吞勿吉以西控弦士馬將百萬是歲晉元帝即位於江南劉曜僭帝位帝聞晉愍帝爲曜所害顧謂大臣曰今中原無主天其資我乎曜遣使請和帝不納石勒自稱趙王遣使乞和請爲兄弟帝斬其使以絕之晉元帝遣使加崇爵服帝絕之講武有平南夏志桓帝後以帝得衆心恐不利已子害帝遂崩　桓帝中子惠帝賀傉立帝未親政事太后臨朝遣使與石勒通和時人謂之女國使帝崩諸部大人共立烈帝諱翳槐崩弟昭成帝立

昭成帝

帝諱什翼犍平文帝之次子也生而奇偉寬仁大度身長八尺隆準龍顏立髮委地卧則乳垂至席烈帝臨崩顧命迎帝曰立此人則社稷乃安帝以中州紛擾將親率六軍乘石氏之亂廓定中原諸大人諫乃止二十八年劉衛辰謀反度河東帝討之衛辰懼遁走帝征衛辰時河冰未成帝乃以葦絙約澌俄然冰合乃散葦於上冰艸相結若浮橋衆軍利涉衛辰與宗族西走收其部落而還皇孫珪生皇子寔君作亂帝暴崩帝性寬厚時國少繒帛代人許謙盜絹二疋守者以告帝匿之謂燕鳳曰吾不忍視謙之面卿勿泄之謙或慙而自殺爲財辱士非也帝嘗擊西部叛賊流矢中目賊破後諸大人執射者各持錐刀欲屠割之帝曰各爲其主何罪也釋之其仁恕若此

道武帝

帝諱珪昭成帝之嫡孫母獻明賀皇后寢夢日出室內牕而見光自牖屬天歘然有感生帝於參合陂北其夜復有光明昭成大悅保者以帝體重倍於常兒

竊獨奇怪明年有榆生於藏胞之坎後遂成林帝弱而能言目有光曜廣顙大耳六歲而昭成崩苻堅遣將內侮國衆離散堅使劉庫仁劉衛辰分攝國事帝於是轉在獨孤部帝雖冲幼而嶷然不羣劉庫仁常謂其子曰帝有高天下之志必興復洪業七年晉敗苻堅于淮南慕容文殺劉庫仁弟眷代攝國部庫仁子顯殺眷而代之乃將謀逆商人王霸知之履帝足于衆中帝乃馳還其日顯果使人殺帝不及登國元年春帝卽代王位二年帝親征劉顯顯奔慕容永盡收其部落六年冬衛辰遣子寇南部帝大破之于鐵

岐山南滅之自河以南諸部悉平收衛辰弟宗黨無少長五千餘人盡殺之十年秋慕容垂遣其子寶來寇五原帝親兵于河南大破之禽其王公以下文武將吏數千人於俘虜中擢其才識者參謀議憲章故實皇始元年春左司馬許謙上書勸進尊號于是改元大舉討慕容寶帝親勒六軍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句注旌旗駱驛二千餘里鼓行而前人屋皆震初建臺省置百官悉用文人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納諸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人得盡言苟有微能咸蒙敘用已未詔東平公儀攻鄴軍所行不得傷

桑棗帝軍于鉅鹿之柏肆塢其夜寶悉衆犯營燎及行宮兵人駭散帝驚起不及衣冠跣出擊鼓俄而左右及中軍將士稍集帝設奇陣列烽營外縱騎衝之寶衆大敗走還中山獲其器械數十萬計寶弟賀驎將妻子走西山九月賀驎飢窮率三萬餘人寇新市甲子晦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不吉帝曰何也對曰紂以甲子亾兵家忌之帝曰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遂大破之賀驎單馬走鄴慕容德殺之獲其所傳皇帝璽綬圖書府庫珍寶中山平天興元年尅鄴帝至鄴巡登臺榭徧覽宮城將有定都之

志詔有司議定國號羣臣奏曰昔周秦以前帝王居所生之土及王天下卽承爲號今國家啟基雲代應以代爲號詔曰昔朕遠祖總御幽都控制遐國雖踐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稀平中土凶逆蕩除遐邇率服宜仍先號爲魏四年冬集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衆文經六年夏帝不豫或數日不食或不寢達旦歸咎羣下喜怒乖常謂百寮左右不可信慮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旣往成敗得失終日竟夜獨語不止若旁有鬼物對愓者朝臣至前追其舊惡便見殺害其餘或以顏

色變動或以喘息不調或以行步乖節或以言辭失措帝以爲懷惡在心變見於外乃手自毆擊死者皆陳天安殿前於是朝野人情各懷危懼有司懈怠莫相督攝百工偷刼盜賊公行巷里之間人爲稀少帝亦聞之曰朕故縱之使然幸過災年當更清整之耳十月清河王紹作亂帝崩時年三十九

明元帝

帝諱嗣道武之長子也母曰劉貴人登國七年生於雲中宮道武晚有男聞而大悅初帝母旣賜死道武召帝告曰昔漢武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與

國政汝當繼統故吾遠同漢武帝素純孝哀不自勝及元紹之逆帝還而誅之永興元年冬卽皇帝位八年帝崩時年三十二帝兼資文武禮愛儒生好覽史傳以劉向所撰新序說苑於經典正義多有所闕乃撰新集三十篇採諸經史該洽古義云

太武帝

帝諱燾明元長子也體貌瓌異道武奇之曰成吾業者必此兒明元帝疾命帝總攝百揆帝聰明大度意豁如也八年冬卽皇帝位始光元年秋蠕蠕六萬騎入雲中殺畧人吏攻陷盛樂帝帥輕騎討之虜乃退走三年春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顏回配四年車駕西討赫連昌帝親祈天告祖宗之靈而誓衆甲辰大破赫連昌虜昌羣弟及其母妹妻妾宮人萬數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蠕蠕冠雲中聞破赫連昌懼而逃遂戰禽昌二年車駕北伐蠕蠕震怖焚廬舍絶跡西走冬十月振旅凱旋于京師列置新人于漠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竟三千里七年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毀鄴城五層佛圖于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旣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十一年秋宋將王玄謨攻滑臺

辛卯車駕南伐玄謨棄軍而走乃命諸將分道並進車駕至淮詔刈萑葦作筏數萬而濟淮南皆降癸未車駕臨江起行宮于瓜步山諸軍同日皆臨江所過城邑莫不望塵奔潰其降附者不可勝數甲申宋文帝使獻百牢貢其方物又請進女於皇孫以求和好帝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正平元年車駕至自南伐飲至策勳告于宗廟以降人五萬餘家分置近畿二年中常侍宗愛搆逆帝崩帝不好珍麗食不二味所幸昭儀貴人衣無兼綵羣臣白帝更峻京邑城隍以從周易設險之義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

屈丐即赫連氏夏王勃勃之後

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人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爲每以財者軍國之本無所輕費至於賞賜未嘗橫有所及臨敵常與士卒同在矢石間左右死傷者相繼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效命所向無前性又知人拔士於卒伍之中惟其才效所長不論本末兼甚嚴斷明于刑賞功者賞不遺賤罪者刑不避親雖寵愛之終不虧法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果于誅戮後多悔之司徒崔浩死後帝北伐時宣城公李孝伯疾篤傳者以爲卒帝聞而悼之謂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向

崔司徒既可惜何惜人譖害而誑殺之

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褒貶雅意皆此類

景穆帝

帝諱晃太武長子也延和元年立爲皇太子時年五歲明慧強識聞則不忘及長好讀經史皆通大義太武甚奇之初太武之伐河西咸言姑臧無水艸不可行師太子有疑色及車駕至姑臧乃詔太子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澤艸茂盛可供大軍數年人之多言亦可惡也太子謂宮臣曰爲人臣不實若此豈是忠乎吾初聞有疑但帝决行耳幾誤人大事言者復何面目見帝也眞君四年從征

蠕蠕至鹿渾谷與賊遇虜惶怖擾亂太子言於太武曰宜速進擊掩其不備尚書令劉潔固諫以爲塵盛賊多須軍大集太子曰此塵由賊恇擾何有營上而有此塵太武疑之遂不急擊蠕蠕遠遁既而獲虜候騎乃云不覺官軍卒至上下惶懼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徐行帝深恨之自是太子所言軍國大事多見納用遂知萬機正平元年薨於東宮時年二十四太子文成即位追尊爲景穆帝

文成帝

帝諱濬景穆長子也帝少聰達太武常置左右號世

嫡皇孫年五歲太武北巡帝從在後逢虜帥桎一奴將加罰帝謂曰奴今遭我汝宜釋之帥奉命解縛太武聞之曰此兒雖小欲以天子自處意奇之及長風格異常每叅決大政可否正平二年常侍宗愛弒逆奉迎世嫡皇孫興安元年冬即皇帝位和平二年幸中山遂幸信都霧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乃詔羣臣仰射山峯無能踰者帝彎弧發矢出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六年五月帝崩時年二十六

獻文帝

帝諱弘文成長子也和平六年卽皇帝位帝幼而神武聰叡機悟有濟人之規仁孝純至禮敬師友及卽位雅薄時務常有遺世之心欲禪位于叔父京兆王子推羣臣固諍乃止景午冊命皇太子升帝位于是羣公奏上尊號太上皇帝徙御崇光宮采椽不斲土階而已國之大事咸以聞承明元年文明太后有憾帝崩于永安殿年二十三

太后內寵李奕帝因事誅奕太后遂害帝

孝文帝

帝諱宏獻文之太子也母曰李夫人生於平城紫宮神光照室天地氛氳和氣充塞帝潔白有異姿襁褓

岐嶷長而弘裕仁孝綽然有人君之表獻文尤愛異之延興元年秋卽位二年詔曰頃者官以勞升未久而代牧守無恤人之心競爲聚斂送故迎新相屬於路非所以固人志隆政道自今牧守溫良仁儉克巳奉公者可久於其任歲積有成遷位一級其貪殘非道侵削黎庶者雖在官甫爾必加黜罰著之於令以爲彝準詔曰尼父廟隔非所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自今有祭孔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雜合以祈非望之福又詔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理二縣卽食其祿能靜二縣者三年遷爲郡守二千石兼靜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爲刺史九年詔自今圖讖祕緯及名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太后崩帝居廬欲終喪三年太尉東陽王丕等據權制固請帝引古禮往復羣臣乃止次年以太后再周忌日哭於陵左絕膳三日哭不輟聲十七年發京師南伐步騎三十餘萬太尉丕奏請以宮人從詔以臨戎不語內事不許庚午幸洛陽周巡故宮基跡帝顧謂侍臣曰晉德不脩荒毀至此遂詠黍離詩爲之流涕求天下遺書祕閣所無有裨時用者加以厚賞二十年春詔改姓元氏發卒士二十萬將以南討

大破齊將崔惠景蕭衍軍於鄧城行幸樊城觀兵襄沔耀武而還二十三年帝崩時年三十三帝幼有至性年四歲時獻文患癰帝親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自勝獻文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獻文甚歎異之性寬慈進食者曾以熱羹覆帝手又嘗于食中得蟲穢物並笑而恕之聽覽政事從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濟益常從容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諱國惡人君威福自己史復不書將何所懼凡所脩造不得已而爲之不爲不急之事重損人力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受探其

精與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譚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贍好為文章詩賦銘頌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待納朝賢隨才輕重常寄以布素之意悠然玄邁不以世務嬰心少善射有膂力年十餘能以指彈碎羊髀骨射禽獸莫不隨所至而斃之至十五便不復殺生射獵之事悉止性儉素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帝之雅志皆此類

宣武帝

帝諱恪孝文第二子也母曰高夫人初夢為日所逐避于床下日化為龍繞已數匝寤而驚悸遂有娠在

位十六年崩時年三十三帝幼有大度喜怒不形于色雅性儉素初孝文欲觀諸子志尚大陳寶物任其所取京兆王愉等皆競取珍玩帝惟取骨如意而已孝文大奇之及廢人恂失德孝文謂彭城王勰曰吾固疑此兒有非常志相今果然矣乃立為儲貳雅愛經史尤長釋氏之義每至講論連夜忘疲善風儀美容貌臨朝深嘿端嚴若神有人君之量矣

孝明帝

帝諱詡宣武之第二子也在位十四年崩年十九

孝莊帝

帝諱子攸彭城王勰第三子也幼侍明帝書於禁中及長風神秀慧姿貌甚美雅為明帝親待明帝崩幼主即位大都督爾朱榮謀廢立以帝家有忠勳且兼人望陰與帝通率衆來赴帝與兄弟夜北度河會榮於河陽永安元年夏帝南濟河即皇帝位以爾朱榮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王榮以兵權在已遂有異志乃害靈太后及幼主列騎衛帝遷於便幕榮尋悔稽顙謝罪榮為天柱大將軍榮自晉陽來朝帝殺榮於明光殿遣武衛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侯深率衆鎮北中是夜左僕射爾朱世隆榮妻鄉郡長公主率

榮部曲自西陽門出屯河陰已亥攻河橋禽毅等屠害之據北中城南逼京師爾朱兆自晉陽來會之十二月爾朱兆襲京城事出倉卒禁衛不守帝步出雲龍門兆逼帝幸永寧寺遇弒時年二十四

節閔帝

帝諱恭字脩業廣陵惠王羽之子也帝少有志度以元乂擅權託稱瘖病絕言垂一紀居於龍華佛寺無所交通永安末有白于莊帝言帝不語將有異圖人間遊聲又云常有天子氣帝懼禍遂逃匿上洛尋見追躡送京師拘禁多日以無狀獲免及莊帝崩爾朱

世隆等以元曄疏遠又非人望所推以帝有過人之量將謀廢立恐實不語乃令帝所親申意兼迫脅帝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悅普泰元年春即位以爾朱兆爲天柱大將軍封平陽郡公高歡爲勃海王歡起兵信都以誅爾朱氏爲名推勃海太守元朗即皇帝位於信都二年夏四月辛巳高歡與廢帝朗至芒山使魏蘭根慰喻洛邑且觀帝之爲人蘭根忌帝雅德還致毀謗竟從崔陵議廢帝於崇訓佛寺而立平陽王脩是爲孝武帝帝既失位乃賦詩曰朱門久可患紫極非情翫顛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換時運正如此

惟有脩眞觀五月景申帝遇弒殂於門下外省時年三十五　廢帝諱朗二年歡敗爾朱氏於韓陵帝於河陽遜位於別邸十一月殂於門下外省時年二十

孝武帝

帝諱脩字孝則廣平武穆王懷之第三子也遍體有鱗文年十八封汝陽縣公夢人有從諱謂已曰汝當大貴得二十五年高歡既敗爾朱氏廢帝自以疎遠請遜大位歡乃與百寮議立帝在田舍先是嵩山道士潘彌望見洛陽城西有天子氣候之乃帝也於是造第密言之居五旬而高歡使斛斯椿求帝椿從帝所親王思政見帝帝變色曰非賣我耶椿遂以白歡歡遣四百騎奉迎帝入氊帳陳誠泣下霑襟讓以寡德歡再拜帝亦拜昧爽朝使斛斯椿奉勸進表椿入帷門磬折延首而不敢前帝令思政取表曰視此便不得不稱朕矣於是即位於東郭之外永熙二年高歡大敗爾朱氏山東平帝内圖高歡乃以斛斯椿爲領軍使與思政等統之以爲心膂軍謀朝政咸决於椿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辛卯下詔戒嚴揚聲伐梁實謀北討帝親總六軍十餘萬次河橋衆知

帝將出其夜亾者過半高歡入洛遣左右追帝請廻駕率勁騎及帝於陝西帝鞭馬長騖至湖城飢渴甚有王思村人以麥飯壺漿獻帝帝甘之復一村十年是歲二月熒惑入南斗衆星北流梁武跣而下殿以禳星變及聞帝之西馳曰虜亦應天乎八月宇文泰遣大都督梁禦甲騎二千來赴乃奉迎帝過河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重謁洛陽廟是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宇文泰迎帝於東陽帝勞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歡追車駕至潼關九月己酉歡東還洛陽帝親督衆攻潼關其冬十月高歡推清

東魏始此

河王亶子善見爲主徙都鄴是爲東魏魏於此始分爲二帝之在洛也從妹不嫁者三一曰平原公主明月二曰安德公主三曰蒺藜亦封公主帝內宴令諸婦人詠詩或詠鮑照樂府曰朱門九重門九閨願逐明月入君懷帝旣以明月入關蒺藜自縊宇文泰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不悅或時彎弓或時推案君臣由此不安閏十二月癸巳潘彌奏言今日當甚有急兵其夜帝在逍遙園宴阿至羅顧侍臣曰此處彷彿華林園使人聊增凄怨謂潘彌曰今日幸無他不彌曰過夜半則大吉須臾帝飮酒遇酖而崩時年二十五始宣武孝明間謠曰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子齧斷索識者以爲索謂本索髮焦梨狗子指宇文泰俗謂之黑獺云

文帝係宇文泰所立以繼孝武靜帝則高氏所立稱東魏

文帝

帝諱寶炬孝文帝之孫京兆王愉之子也孝武與歡搆難以帝爲中軍四面大都督及從入關拜太宰錄尚書事孝武崩丞相畧陽公宇文泰率羣公卿士奉表勸進大統元年春卽位城西進宇文泰都督中外諸軍事十三年東魏渤海王高歡薨其司徒侯景據潁川率河南六州內附秋侯景據豫州叛十七年春帝崩帝性强果始爲太尉時侍中高隆之恃渤海王高歡之黨驕狎公卿因公會帝勸酒不飮怒而毆之罵曰鎭兵何敢爾也孝武以歡故免帝太尉歸第及歡將改葬其父朝廷追贈太師百僚會弔者盡拜帝獨不屈曰安有生三公而拜贈太師耶及躋大位權歸周室嘗登逍遙觀望嵯峨山因謂左右曰望此令人有脫屣之意若使朕年五十便委政儲宮尋山餌藥不能一日萬機也旣而大運未終竟保天祿云

廢帝諱欽文帝長子卽皇帝位二年秋安定公宇文泰殺尚書元烈三年宇文泰廢帝而立齊王廓帝自元烈之誅有怨言故及於辱

恭皇帝諱廓文帝之第四子也卽位三年冬十月安定公宇文泰薨十二月帝遜位於周周閔帝元年正月封帝爲宋公尋殂

東魏孝靜皇帝

帝諱善見淸河文宣王亶之世子也孝武帝旣入關渤海王高歡乃與百僚會議推帝以奉明帝之後時年十一五年春渤海王高歡薨大將軍高澄來朝以太原公高洋領中書監七年盜殺渤海王高澄詔太原公高洋嗣事徙封齊郡王景辰遜帝位於齊帝好

文美容儀力能挾石獅子以踰墻射無不中從容沉雅有孝文風渤海王高澄嗣事甚忌焉以祭軍崔季舒爲中書令監察動靜小大皆令季舒知澄與季舒書曰癡人復何似癡勢小差未澄嘗侍帝飲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帝不悅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澄怒曰朕朕狗脚朕澄使季舒毆帝三拳奮衣而去明日澄使季舒勞帝帝亦謝焉賜絹季舒未敢受以啓澄澄使取一段帝束百疋以與之曰亦一段爾帝不堪憂辱密謀於宮中爲爲山而作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動以告澄澄勒兵入

宮曰陛下何意反耶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及將殺諸妃嬪帝正色曰王自欲反何關於我我尚不惜身何況妃嬪澄下床叩頭大啼謝罪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於含章堂及將禪位於文宣襄城王昶求入奏事帝在昭陽殿見之昶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姓歸仰臣等昧死聞奏願陛下則堯禪舜帝便斂容荅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楊愔進禪詔於帝凡十條書訖曰將安朕何所復若爲而去楊愔對曰在北城別有館宇還備法駕依常仗衛而去帝乃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奏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敝履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曰今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後宮乃與夫人嬪以下訣莫不歔欷掩涕嬪趙國李氏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皇后已下皆哭直長趙德以故犢車一乘候於東上閤帝上車德超上車持帝肘之曰朕畏天順人授位相國何物奴敢逼人趙德尚不下及出雲龍門王公百僚衣冠拜辭帝曰今日不減常道鄉公漢獻帝衆皆悲愴文宣行幸常以帝自隨竟遇酖而崩

后妃傳

文成文明后

后馮氏長樂人也父朗秦雍二州刺史后生於長安有神光之異朗坐事誅后遂入宮文成踐極選爲貴人後立爲皇后文成崩故事國有大喪三日後御服器物一以燒焚百官及中宮皆號泣而臨之后悲叫自投火左右救之良久乃蘇獻文即位尊爲皇太后丞相乙渾謀逆獻文年十二居於諒闇太后密定大策誅渾遂臨朝聽政及孝文生太后躬親撫養是後罷令不聽政事太后行不正內寵李奕獻文因事誅

孝文乃獻文帝妃李夫人所生

承明孝文年號

元丕容貌壯偉百僚具瞻傳記圖事燕享之際恒居坐端抗音大言敘列成敗帝后敬納焉

之太后不得意遂害帝承明元年尊曰太皇太后復臨朝聽政后性聰達自入宮掖麤學書計及登尊極省決萬機與孝文遊於方山顧川阜有終焉之志因謂羣臣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必遠祔山陵然後爲貴哉吾百歲後神其安此孝文乃詔有司營建壽陵於方山太后以帝富於春秋乃作勸戒歌三百餘章又作皇誥十八篇文多不載性儉素不好華飾宰人上膳案裁徑尺羞膳滋味減於故事十分之八太后嘗以體不安宰人昏而進粥有蝘蜓在焉后舉匕得之帝侍側大怒將加極罰太后笑而釋之自太后

臨朝專政孝文雅性孝謹不欲參決事無巨細一稟於太后太后多智猜忌能行大事殺戮賞罰決之俄頃多有不關帝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動內外王叡出入卧內數年便爲宰輔賞賚千萬億計金書鐵券許以不死之詔李冲以器能受任亦由見寵幃幄密加錫賚不可勝數外禮人望元丕等頒賜金帛輿馬每至褒美叡等皆引丕參之以示無私自以過失懼人議已小有疑忌便見誅戮迄后之崩孝文不知所生崩年四十九

孝文廢后 姊幽后附

后馮氏太師熙之女孝文既終喪立后爲皇后恩遇甚厚孝文後重引后姊昭儀至洛稍有寵后禮愛漸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前入宮掖素見侍念輕后而不率妾禮后雖性不妬忌時有媿恨之色昭儀規爲內主譖構百端尋廢后爲庶人昭儀即幽后亦馮熙女母曰常氏本賤微得幸於熙生后與北平公夙文明太后欲家世貴寵乃簡熙二女俱入掖庭時年十四其一蚤卒后有姿媚偏見愛幸當夕宮人稀復進見後立爲皇后帝頻歲南征后遂與中官高菩薩私亂及帝在汝南不豫后便公然醜恣是時彭城公主年

少嫠居后爲弟北平公夙求婚於孝文孝文許之公主志不願后欲強之婚有日矣公主密與侍婢及僮從十餘人乘輕車冒霖雨赴懸瓠奉謁孝文自陳本意因言后與菩薩亂狀帝聞因駭愕未之信而秘匿之此後后漸憂懼與母常氏求託女巫禱厭孝文疾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輔少主稱命者賞報不貲帝至洛執問菩薩等具得情狀帝以疾卧含溫室夜引后并列菩薩等於戶外后臨入令搜衣中稱有寸刃便斬后頓首泣謝乃賜坐東楹去御筵二丈餘孝文令菩薩等陳狀又讓后曰汝有妖術可具言之后

乞屏左右有所密狀孝文敕中常侍悉出惟令長秋卿白整在側取衛直刀拄之后猶不言孝文乃以綿堅塞整耳自小語再三呼整無所應乃令后言事隱人莫知之孝文乃喚彭城北海二王令入坐言昔是汝嫂今便他人但入勿避曰此老嫗欲白刃揷我肋上可窮問本末勿有所難帝素至孝猶以文明太后故未行廢帝命中官有問於后后罵曰我天子婦當面對豈令汝傳也帝尋南伐后留京師雖以罪失寵而夫人嬪妾奉之如法帝疾甚謂彭城王勰曰後宮久乖陰德自絕於天吾死後可賜自盡別宮葬以后

禮庶掩馮門之大過帝崩遺詔北海王詳授后藥后走呼不肯引決曰官豈有此也此是諸王輩殺我執持強之乃含椒而盡咸陽王禧曰若無遺詔我兄弟亦當作計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也諡曰幽皇后

宣武靈后

后胡氏安定人司徒國珍女也產后之日赤光四照京兆有趙胡者善於卜相國珍問之胡云賢女有大貴之表方爲天地母后姑爲尼頗能講宣武初入講禁中積歲諷左右言后有姿行帝聞之乃召入掖庭

魏生太子之母輙賜死恐婦人預國政以防其後故掖庭中不願生太子

爲承華世婦而椒庭之中以國舊制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惟后每稱何緣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也明帝在孕同列猶以故事相恐勸爲諸計后固意確然幽夜獨誓但使所懷是男次第當長子子生身死不辭既誕明帝進爲充華嬪先是宣武頻喪皇子自以年長深加眷護爲擇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養於別宮皇后及充華皆莫得而撫視焉及明帝踐祚尊爲皇太后臨朝聽政太后性聰悟多才藝姑既爲尼幼相依托畧得佛經大義親覽萬機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

能者罰之自射針孔中之大悅賜左右布帛有差與明帝幸華林園宴羣臣於都亭曲水令王公以下賦七言詩太后詩曰化光造物含氣貞明帝詩曰恭巳無爲賴慈英王公以下賜帛有差太后逼幸清河王懌婬亂肆情爲天下所惡領軍元乂奉明帝於顯陽殿幽太后於北宮於禁中殺懌後明帝朝太后於西林園宴文武侍臣飲至日夕太后乃起執明帝手下堂言母子不聚久今暮共一宿諸大臣送我入太后與帝計解乂領軍太后復臨朝自是朝政疎緩威恩不立天下牧守所在貪惏鄭儼汙亂宮掖勢傾海內

后主太子時大有的見何未路至此

悼后蠕蠕主長女文帝與蠕蠕約好結婚迎女爲后

李神軌徐紇並見親侍一二年中位總禁要手握王
爵輕重在心宣淫於朝爲四方之所穢文武解體所
在亂逆土崩魚爛由於此矣太后從子僧敬因聚集
親族涕泣諫曰陛下母儀海內豈宜輕脫如此大怒
自是不召僧敬內爲朋黨防蔽耳目明帝所親幸者
太后多以事害焉母子之間嫌隙屢起鄭儼慮禍乃
與太后陰行鴆毒明帝暴崩

文帝文后

后乙弗氏洛陽人也美容儀少言笑年數歲父母異
之指示諸親曰生女何妨也若此者實勝男年十六

文帝納爲妃及帝即位冊爲皇后后性好節儉蔬食
故衣珠玉羅綺絕於服玩又仁恕不爲嫉妬之心帝
益重之生男女十二人多蚤夭惟太子及武都王戊
存焉時新都關中蠕蠕寇邊未遑北伐故帝結婚以
撫之於是更納悼后命后遜居別宮出家爲尼悼后
猶懷猜忌復徙后居秦州依子秦州刺史武都王帝
雖限大計恩好不忘後密令養髮有追還之意然事
秘禁外無知者六年春蠕蠕舉國渡河前驅已過夏
頗有言虜爲悼后之故興此役帝曰豈有百萬之衆
爲一女子舉也雖然致此物論朕亦何顏以見將帥

禧謀反被殺坦係禧弟鷙封故鷙云

耶乃遣中常侍曹寵賫手勑令后自盡后奉勑揮淚
謂寵曰願至尊享千萬歲天下康寧死無恨也因命
武都王前與之決遺語皇太子辭皆悽愴因慟哭久
之乃入室引被自覆而崩後悼后懷孕將產居於瑤
華殿聞見婦人盛飾來至后所后謂左右此爲何人
醫巫旁侍悉無見者時以爲文后之靈產訖而崩

宗室列傳

高凉王　孫鷙　五代孫萇　萇子華

高凉王孤平文帝之第四子也孫鷙字孔雀武泰元
年爾朱榮至河陰殺戮朝士時鷙與榮共登高冢俯

而觀之自此後與榮合永安初封華山王莊帝既殺
爾朱榮從子兆爲亂帝欲率諸軍親討而鷙與兆陰
通乃勸帝曰黃河萬仞寧可卒渡帝遂自安及兆入
殿鷙又約止衛兵帝見逼京邑破皆由鷙之謀鷙容
貌魁壯腰帶十圍有武藝木訥少言性方厚每息直
省閧雖暑月不解衣冠曾於侍中高岳之席咸陽王
坦恃力使酒衆皆下之坦謂鷙曰孔雀老武官何因
得王鷙荅曰斬反人元禧首是以得之衆皆失色鷙
怡然如故　孤五代孫萇孝文時襲爵松滋矦性
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孝文遷都萇以代

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賜羊酒雖拜飲而顏色不泰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為朕笑竟不能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不扼腕大笑宣武時為河內太守萇以河橋船路狹不便行旅又秋水汎漲年常破壞乃為船路遂廣空車從京出者率令輸石一雙累以為岸橋濶來往便利近橋諸郡無復勞擾公私賴之萇子子華孝莊初除齊州刺史撫集豪右委之管籥衆皆感悅境內帖然而性甚褊急當其急也口不擇言手自捶擊母房氏曾就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人以為中毒母甚憂懼子華遂掬吐盡噉之其母乃安

河間公　孫志

河間公齊少雄傑魁岸太武征赫連昌馬蹶賊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力戰賊乃退帝得上馬是日微齊帝幾至危殆帝以微服入其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帝入城內既覺諸門悉閉帝及齊等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槊上帝乘而上因此得拔齊有力焉

孫志字猛略少清辯彊幹歷覽書傳頗有文才為洛陽令不避彊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面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蓋駐論道劍鼓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衆官趨避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彫巒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車駕南征帝微服觀戰所有箭欲犯帝志以身鄣之帝便得免矢中志目因此一目喪明尋為雍州刺史晚年就好聲伎在揚州日侍側將百人器服珍麗冠於一時及在雍州逾尚華侈聚斂無極聲名遂損

衛王　子幹　幹子禎

衛王儀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美鬚有算略少能舞劍騎射絕人帝將圖慕容垂遣儀觀釁垂問儀道武不自來之意儀曰先人以來世據北土子孫相承不失其舊乃祖受晉正朔爵稱代王東與燕世為兄弟儀之奉命理謂非失垂壯其對因戲曰吾威加四海卿主不自見吾云何非失儀曰燕若不脩文德欲以兵威自強此乃本朝將帥之事非儀所知也及還報曰垂死乃可圖今則未可帝作色問之儀曰垂年已暮其子寶弱而無威謀不能決慕容德自負才氣非

爾主之臣釁將內起是可討之帝以爲然儀膂力過人弓力將十石陳留公虔稍大稱異時人云衛王弓桓公稍

儀子幹善弓馬以騎從明元於白登之東北有雙鵰飛鳴於上帝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鵰旋飛稍高幹以二箭下雙鵰軍中於是號幹爲射鵰都將

幹子禎膽氣過人拜南豫州刺史大胡山蠻時鈔掠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禎召新蔡襄城蠻首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參射限命不中禎即責而斬之蠻魁等伏伎畏威相

視股慄又預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云是鈔賊禎乃臨坐僞舉目瞻天微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即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以不蠻等皆叩頭曰合萬死禎即斬之因慰喻遣還自是境無暴掠淮南人相率投附者三千餘家

江陽王 子善

江陽王繼子乂字伯儁小字夜义靈太后臨朝以乂妹夫深所信委常直禁中明帝呼爲姨父自後百僚

隋人附此

重跡初乂之專政矯情自飾勞謙待士得志之後便自驕慢耽酒好色與奪任情政事怠惰綱紀不舉州鎭多非其人於是天下遂亂矣咸陽王禧子樹遺公卿百僚書暴乂過惡言乂本名夜义弟羅實名羅刹夜义羅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飄墮嗚呼魏境離此二災惡木盜泉不息不飲勝名梟稱不入不爲況昆季此名表能噬物日露久矣始信斯言乂爲遠近所惡如此其後靈太后顧謂侍臣曰劉騰元乂昔邀朕索鐵券望得不死朕賴不與中書舍人韓子順對曰臣聞殺活豈計與否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

不殺靈太后憮然未幾有人告乂謀反靈太后以妹婿故未忍便決羣臣固執不已明帝又以爲言太后乃從之於是乂賜死於家

子善亦名善任性好學通涉五經隋開皇初還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令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賚絹一百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風流蘊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由是爲後進所歸妥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妥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妥然之及就講肆妥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

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熲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
楊素麤疎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
稷者惟獨高熲上初然之及熲得罪上以善言爲熲
游說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病頓而卒

濟南王　叔孚

濟南王彧字文若臨淮王譚之孫少有才學侍中崔
光見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與從兄安豐王
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
定其優劣尚書郎盧思道謂吏部崔休曰三人才學
雖並優美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阜白太多未若濟

南風流寬雅時人爲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
備員方彧姿制閑裕吐發流美琅琊王誦有名人也
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彧本名亮字仕明時侍中穆
紹與彧同署避紹父諱啟求改名詔曰仕明風神運
吐常自以比荀文若可名彧以取定體相倫之美會
爾朱榮入洛殺害元氏彧撫膺慟哭遂奔梁梁武遣
其舍人陳建孫迎接并觀彧爲人建孫稱彧風神閑
雋梁武亦先聞名深相器待自前後奔叛皆侯旨稱
魏爲僞惟彧表啟常云魏臨淮王梁武體彧雅性不
以爲責及知莊帝踐阼彧以母老請還辭旨懇切梁

壽安汝陰王偦義字也偦義掌銓受賄爲高居所罵何以稱焉

武惜其人才又難違其意遣其僕射徐勉私勸彧留
彧曰死猶願北況於生也梁武乃以禮遣爾朱兆率
衆奄至出東掖門爲賊所獲見兆辭色不屈爲羣胡
所毆薨

叔孚字秀和少有令譽司徒崔光見孚
曰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靈太后
臨朝宦者干政孚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凡爲四卷
奏之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
於室內置酒十瓨瓨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
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
匡坐相對宜忩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撫手大笑

陽平王　孫太興

陽平王新成子欽字思若位尚書右僕射欽色尤黑
故時人號爲黑面僕射欽少好學蚤有令譽時人語
曰皇宗略略壽安思若及晚年貴重不能有所匡益
論者輕之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
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
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
闕欽乃大慚於是待客稍厚孫太興嘗遇患請諸沙
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及
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

子誕恭州刺史任州貪縣本一沙門見誕問外消息對曰備聞王貪誕曰齊州七萬家吾至州一家未得三十錢何得言貪

曰齊食既盡惟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卽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爲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

濟陰王　孫顯和

濟陰王暉業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惟事飲啗一日三羊三日一犢又

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狐兎鬱縱橫性氣不倫每被猜忌天保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罵元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背負璽與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知卽死然爾亦詎得幾時文宣聞而殺之

孫顯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叅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叅軍風流淸秀容止閒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被禽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磐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慙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爲叛臣及將殺之神色自若

汝陰王　孫褒

汝陰王脩義字壽安頗有文才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惟事貨賄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敘上黨郡缺居遂求之而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脩義命左右牽曳之居對大衆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脩義曰此坐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白劫此非大賊乎脩義失色

隋人附此

孫褒字孝整隋開皇中拜原州總管有商人爲賊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褒

察其色寃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褒受金縱賊隋文帝遣窮之使者簿責褒何故利金而捨盜褒引咎無異辭遂坐免官其盜尋發他所上謂曰何至自誣褒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臣罪一也百姓爲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卽放免臣罪二也無顧形迹至今爲物所疑臣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爲長者

任城王　子澄　澄子順

任城王雲少聰慧年五歲景穆崩號哭不絕聲太武

任城自祖迄孫世稱宗英

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意也及獻文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父子相傳久矣皇魏未之有革太尉源賀又進以爲不可願思任城之言帝曰儲宮正統羣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孝文後蠕蠕犯塞雲爲中軍大都督從獻文討之過大積雲曰夷狄之馬初不見武頭楯若令此楯在前破之必矣帝從之命敕勒首領執手勞遣之於是相率而歌方駕而前大破之獲其兇首還冀州刺史甚得下情合州請戶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孝文嘉之詔宣告天下使知勸勵雲廉謹自脩留心庶獄挫抑豪強劫盜止息州人頌之者千餘人

子澄字道鏡少好學言辭清辯響若縣鐘除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誡厲之顧謂中書令李沖曰此兒風神吐發當爲宗室領袖是行當不辱命朝京師引見於皇信堂孝文詔澄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攝於強鄰人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乖古式合今權道帝方革變深善其對笑曰任城當欲爲魏子產也朕方創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齊庾蓽來朝見澄音韻遒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

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於帝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齊詔太常卿王諶親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爲吉陛下帝有天下今日卜征不得云革命未可全爲吉也帝厲聲曰此象云大人武變何言不吉也車駕還宮便召澄未及升階遙謂曰向者之革今更欲論之懼衆人競言沮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乃獨謂澄曰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興文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爲何如澄深贊成其事帝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及車駕自代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爲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帝幸洪池命澄侍升龍舟帝曰朕昨夜夢一老公拜立路左云晉侍中嵆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曰陛下經殷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嵆紹當是希恩而感夢帝曰朕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

子順字子和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於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

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起家爲
給事中時高肇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曾懷刺
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荅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爲
通順叱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床捧手
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惜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睹
肇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及去肇加敬
送之元乂威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
表而已曾不詣乂乂謂順曰卿何得了不見我順正
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以至公爲心
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至於朝論得失順常

鯁言正議曾不阿旨由此見憚靈太后頗事粧飾數
出遊幸順面諍之曰禮婦人喪夫自稱未亡人首去
珠珥衣不被綵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過脩容飾
何以示後世靈太后慙而還入召順責之曰千里相
徵豈欲衆中見辱也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
所笑何恥臣之一言初城陽王徽慕順才名偏相賞
納而廣陽王深通徽妻于氏大爲嫌隙及深自定州
被徵入爲吏部尚書順爲詔書辭頗優美徽疑順爲
深左右由是與徐紇間順於靈太后出順爲護軍將
軍順奉辭於西遊園徽紇侍側順指謂靈太后曰此

人魏之宰嚭魏國不滅終不亾紇脅肩而出順因
抗聲叱之曰一介刀筆小人正堪爲機案之吏寧應
忝茲執戟虧我彝倫遂振衣而起靈太后嘿而不言
後除吏部尚書與城陽王徽同日拜職舍人鄭儼於
止車門外先謁徽後拜順順怒曰卿是佞人當拜佞
王我是直人不受曲拜儼深懷謝順曰卿是高門子
弟而爲北宮幸臣僕射李思冲尚與王洛誠同傳以
此度之卿亦應繼其卷下見者爲之震動而順安然
自得時令史朱暉素事錄尚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爲
廷尉評頻煩託順順不爲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

於地雍聞之大怒昧爽坐都廳召尚書及丞郎畢集
欲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日高方至雍攘袂撫几而言
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
之內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鬚
鬢俱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涌長歔而不言久之搖一
白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創定九流官方
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人身爲省吏何合爲廷尉
清官殿下既先皇同氣誠宜遵旨自有恒規而復踰
之也雍曰身爲丞相錄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爲官
順曰庖人雖不理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

別旨令殿下參選事雍遂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傻相忿恨遂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飲順之亢毅不撓皆此類

河間王

河間王琛字曇寶幼敏慧孝文愛之宣武時拜定州刺史琛妃宣武舅女高皇后妹琛憑恃內外在州貪惏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惟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敘用由是廢於家

咸陽王　子樹　坦

咸陽王禧字思永孝文篤於兄弟以禧次長禮遇優

隆然亦知其性貪每加切誡而終不改操帝崩禧受遺輔政雖為宰輔之首而潛受賄賂姬妾數十意尚未已猶欲遠有簡聘以恣其情宣武頗惡之禧意不安直寢符承祖薛魏孫與禧將害帝是日帝息於芒山止浮圖陰下少時睡臥魏孫傻欲赴廷承祖私言於魏孫曰吾聞殺天子者身當癩魏孫且止帝尋覺悟禧是夜宿於洪池將士所在追禧禧自洪池東南走左右從禧者惟兼防閤尹龍武禧憂迫謂曰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武欻憶舊謎云眠則同眠起則同起貪如豺狼贓不入己禧不以為諷己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武謂之是箸俄而禧被禽賜死私第絕其諸子屬籍其宮人為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之在南者雖富貴聞絃管奏之莫不灑泣禧八子一名樹字秀和一家獨立美姿貌善吐納兼有將略位宗正卿後奔梁梁武尤器之資其士馬侵擾境上孝武初御史中尉樊子鵠率徐州刺史杜德舍人李昭等討之樹城守不下子鵠使光祿大夫張安期說之樹請委城還南子鵠許之殺白馬為盟樹恃誓不為戰

備與杜德別還南德不許送洛陽置在景明寺樹年十五奔南未及富貴每見嵩山雲向南未嘗不引領歔欷初發梁睹其愛妹玉兒以金指環與別樹常著之寄以還梁表必還之意朝廷知之俄而賜死未幾杜德忽得狂病云元樹打我不已至死此驚不絕舍人李昭尋奉使向秦州至潼關驛夜夢樹云我已訴天帝待卿至隴終不相放昭覺惡之及至隴口為賀拔岳所殺子鵠尋為逵野拔所殺一名坦字延和慠狠兇麤因飲酔之際於洛橋左右頓辱行人為道路所患從叔安豐王延明每切責之曰汝兇悖性與身

［兼有文藻與中山王熙臨淮王或並以才學名世雖風流遒次不及熙或而稽古溜篤過人］

而長昔宋有東海王禕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當時聞者號爲驢王

彭城王　孫韶

彭城王勰字彥和少而岐嶷姿性不羣孝文大奇之長直禁內參決軍國大政萬機之事無不預焉帝升金墉城顧見堂後桐竹曰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今梧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勰曰鳳凰應德而來豈桐竹能降帝笑曰朕亦未望降之後宴侍臣於清徽堂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羣臣應制詩至勰詩帝乃爲改一字勰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

神筆賜刋得有令譽帝曰雖琱琢一字猶是王之本體勰曰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賜刋一字足以價等連城勰以寵授頻煩乃面陳曰臣聞兼親疏而兩並異同而建此既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大異帝大笑執勰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與汝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慙前烈帝不豫勰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遐邇肅然人無異議帝崩宣武即位固以勰爲宰輔勰請遂素懷帝對勰悲慟每不許之尚書令高肇性兇愎肇兄女入爲夫人帝欲以爲后勰固執以爲不可肇於是屢譖勰帝信之遂賜勰死勰妃李氏號哭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還於此屋論者知有報應焉勰無罪見害行路士女皆流涕在朝貴戚莫不喪氣景明報德寺僧鳴鐘欲飯忽聞勰薨二寺一千餘人皆嗟痛爲之不食但飲水而齋莊皇即位追號文穆皇帝

孫韶

［莊帝勰第三子］

字世胄好學美容儀初爾朱榮將入洛韶因亂與乳母相失逢一老母姓程哀之隱於私家居十餘日莊帝訪而獲焉襲封彭城王齊神武後以孝武帝后配之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感轉而不

可出馬腦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韶性行溫裕文宣常剃韶鬢鬚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以彭城爲嬪御譏元氏微弱比之婦女十年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新文宣謂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元氏自昭成已下並無遺焉强死者斬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矟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屍漳水剖魚者多得爪甲都下爲之久不食魚

［文宣即高洋］

北海王

北海王詳字季豫美姿容善舉止孝文自洛北巡詳

常與侍中彭城王勰並在輿輦陪侍左右至文成射銘所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諸人皆去一二十步惟詳箭及之帝拊掌欣笑遂詔勒銘親自為制孝文臨崩顧命詳為司空輔政宣武覽政除太傅領司徒侍中詳之拜命其夜暴風震電拔其庭中桐樹大十圍於立本處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既以季父崇寵位望兼極貪冒無厭公私營販詳母高太妃頗助威虐怨響歘然又烝於安定王燮妃高氏詳雖貪侈宣武禮敬尚隆常別任華林園西隅與都亭宮館相接帝每潛幸其所肆飲終日與高太妃相見呼為

高妃助虐可恨後杖詳子若婦則嚴而且罪

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高每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年壽歲一入妾母子舍也初宣武之親政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並被召入共乘犢車防衛嚴固高時惶迫以為必死亦乘車旁路哭送至金墉及詳得免高云自今以後不願富貴但令母子相保共汝掃市作活也免為庶人別營坊館於洛陽縣東北隅如法禁衛限以終身名曰思善堂將徙詳居之會其家奴陰結黨輩欲劫出密抄名字潛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而門防主司遙見突入就詳手中覽得呈奏帝密令害之詳之初禁乃以淫高事告母母大怒詈之曰汝自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共高麗婢姦令致此罪我得高麗婢當啖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腳百餘下自行杖力疲乃使奴代高氏素嚴詳每有微罪常加責罰以絮裹杖至是去絮皆至瘡膿又杖其妃劉數十云新婦大家女門戶匹敵何所畏而不檢校夫婿劉笑而受罰卒無所言

北魏纂卷之一終

北魏纂卷之二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王建

建廣甯人也少尚公主登國初為外朝大人參與計謀從征伐諸國破慕容寶於參合道武乘勝將席卷南夏於是揀擇俘衆有才能者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歸令中州之人咸知恩德建以為寶覆敗於此國內空虛獲而歸之縱敵生患不如殺之帝曰若從

建言非伐罪弔人之義諸將咸以建言為然建又固執乃阬之帝既而悔焉時諸郡皆降惟中山不下帝遂圍中山寶棄城走和龍城內無主將夜入乘勝據守其門建貪而無謀意在虜獲恐士卒肆掠盜亂府庫請俟天明帝乃止是夜徒何人共立慕容普驎為主遂閉門固守帝乃悉衆攻之使人登巢車臨城招其衆皆曰但恐如參合之衆故求全月日命耳帝聞之顧視建而唾其面

燕鳳

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昭成素聞其名使以禮致之鳳不應聘及軍圍代謂城人曰鳳不來者將屠之代人懼遂送鳳昭成待以賓禮常使苻堅堅問鳳曰代王何如人對曰寬和仁愛經畧高遠一時雄主也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兵敵弱則進敵強則退安能并兼耶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人雄儁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北方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見馬一百萬匹堅曰卿言人衆則可說馬太多鳳曰

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畧為滿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及昭成崩道武將遷長安鳳以道武幼弱固請於堅曰代王初崩臣子亾叛遺孫沖幼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端皆不可獨任宜分部為二令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能先發此禦邊之上策待其孫長乃存而立之是陛下大惠於亾國也堅從之鳳尋東還

崔宏　子浩

宏字玄伯武城人少有儁才號曰冀州神童苻堅聞之徵爲太子舍人不就太原郝軒名知人稱宏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堅亾避難齊魯間爲晉叛將張願所留郝軒歎曰斯人也遇斯時不因扶搖之勢而與鷃雀飛沉豈不惜哉道武素聞其名遣求之及至以爲黄門侍郎與張袞對總機要時晉使來聘帝將報之詔有司議國號宏議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土或以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既隆萬國宗戴稱號隨本不復更立惟商人屢徙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號故詩云

殷商之旅此其義也國家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新以是登國之初改代曰魏夫魏者大名州之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愚以爲宜號爲魏道武從之於是稱魏宏深被信任勢傾朝廷約儉自居不營産業家徒四壁出無車乘帝聞益重之厚加饋賜時人亦或譏其過約而宏居之愈甚常引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宏陳古人制作之體及往代廢興之由甚合上意講論漢書至婁敬說漢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帝善之嗟嘆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嫁於賓附之國朝臣子弟良族美彦不得尚焉尋

進爵爲公卒子浩　　浩字伯深少好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時人莫及道武常置左右道武季年威嚴頗峻宫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避隱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帝知之輙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爲窮通改節若此明元初拜博士祭酒常授帝經書每至郊祀父子並乘軒軺時人榮之明元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筮吉凶多有應驗恒與軍國大謀甚爲寵密時有兎在後宫檢無從得入帝令浩推之浩以爲當有鄰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果獻

女姚興死之前歲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亾失不知所在帝乃召諸碩儒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於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亾當在此二日之内庚與午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東井留守盤旋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乃服太常元年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泝河西上求假道詔羣臣議

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入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帝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也司馬休之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興死子幼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蠕蠕內寇人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從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鄰之名縱裕得關中縣

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為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鬭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帝遂從羣議遣長孫嵩拒之戰於畔城為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二年晉齊郡太守王懿來降陳計稱劉裕在洛勸以軍絕其後路則裕軍不戰而可克書奏帝善之會浩在前帝問浩曰裕西伐已至潼關卿視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乘其危亡兵精將勇克之必矣帝曰裕何如慕容垂浩曰垂承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禽慕容超南摧盧循裕若平姚而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并裕亦不能守之秦地亦終當為國家有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常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太祖用漠北淳朴之

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羲農舜禹齊烈臣豈能仰名帝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為姚氏封植不思樹黨強鄰報復讎恥乃結蠕蠕背德於姚撅豎小人無大經畧終為人殘滅耳帝大悅語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至天漢而滅帝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浩曰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人無異望是為僭晉將滅劉裕篡之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帝深然之五年宋果代晉

帝聞之驛馳召浩告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今日始信天道時朝廷禮儀文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爲雅説不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性不好莊老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説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廷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興亾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斂容深美之曰斯人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臯陶也因謂浩曰吾當兼脩儒教輔助太平眞君而學不稽古爲

吾撰列王者政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武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帝雖知其能不免羣議故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問焉浩纖妍白晢如美婦人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己稽古過之始光中議伐赫連昌羣臣皆以爲難惟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越鉤陳其占秦亾又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不進帝乃親率輕騎掠其都城大獲而還後復討昌次其城下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以離絶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神䴥二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惟浩贊成之太史張深説帝曰今年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羣臣共贊深云深少時常諫苻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如何舉動帝意不快乃召浩與深辯之浩難深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脩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

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脩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飢人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爲東不妨北伐深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術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願陛下勿疑深慙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苦士馬浩曰深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説常譚施之於今不合

事宜何以言之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隷今誅
其元惡收其善人令復舊位非無用也漠北高凉不
生蚊蚋水艸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
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
列滿朝又高車號爲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
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
我亦能遠逐非難制也往數入塞國人震驚今夏不
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卧自太宗之
世迄於今日無歲不警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深
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

有何亾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
時赫連昌在坐深自以無先言慙不能對帝大悅謂
公卿曰吾意决矣亾國之臣不可與謀信哉或有尤
浩曰吳賊侵南舍之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知蠕蠕
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年
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
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勢
然矣北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
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
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

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
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
不來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
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
至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牡馬護
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艸未過數日朋聚而
困弊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時不可失也遂行天師
謂浩曰是行果克乎浩曰必克恐諸將瑣瑣前後顧
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及軍到入其境蠕蠕
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

所虜及獲畜産車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
者三十餘萬落諸大將果慮深入有伏兵勸帝止天
師以浩曩日言固勸帝窮討帝不聽後有降人言蠕
蠕將百人入山南走人畜窘聚追軍不至乃徐西遁
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大軍既還南
軍竟不能動如浩所料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
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
字以記其異太武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
及束帶奉進疏食不暇精美帝爲舉匕箸或立嘗而
還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卧內加侍中帝從

容謂浩曰卿才智深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
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勿有隱懷召新降高車渠帥數
百人賜酒食於前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纖尫
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踰於兵甲朕
始時雖有征討之志而慮不自決前後剋捷皆此人
導吾令至此矣乃敕諸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
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行俄而南藩諸將表宋師欲
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詔公卿議之咸
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
有餘南賊喪精常恐輕兵奄至故揚聲動衆以備不

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非行師之時且
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
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
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徃擊之萬全之計在朝羣臣
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
美女珍寶馬畜成羣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
以取資財是以妄張賊勢披毛求瑕冀得肆心既不
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存私爲國生事非
忠也帝從浩議帝聞赫連定與宋縣分河北乃先討
赫連羣臣皆曰義隆軍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

可必剋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疑焉問計於浩
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結馮跋牽引蠕蠕
規肆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
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
臣始謂義隆軍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
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
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中一處不過千人形分勢弱以
此觀之儜兒情見正望固河自守免死爲幸無北度
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剋定之後東出潼
關席卷而前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艸矣願陛下

必行無疑平涼既平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蒙遜
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畧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
必問成敗決焉若合符契後冠軍安頡軍還獻南俘
因說南賊之言如浩所量帝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
用浩計爲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自謂踰人遠矣至
於歸終乃不能及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帝
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
今出其不圖大軍卒至必驚懼騷擾不知所出擒之
必矣牧犍幼弱諸弟驕恣爭權縱橫人心離解加以
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涼成滅之國也帝命公

卿議之皆表曰今士馬勞止可宜小息又其地鹵斥畧無水艸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帝乃命浩以其前言與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惟曰彼無水艸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艸何以畜牧羣臣乃不敢復言於是遂討涼州平之多饒水艸如浩所言伊馛代人少勇徤走及奔馬曳牛却行因浩勸行馛曰涼州若無水艸何得爲國宜從浩言帝善之及尅涼州帝謂羣臣曰崔公智計有餘吾亦不復奇之正奇馛弓馬士所見能與崔同耳顧謂浩曰馛智力

如此終至公相浩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乃詔浩總理史務務從實錄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至於損益褒貶折衷潤色浩所總焉浩上五寅元曆表曰太宗即位元年詔臣學天文星曆易式九宮無不盡看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術者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遇陛下太平之世除僞從眞宜改誤曆以從天道初道武詔秘書郎鄧彥海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於明元廢不著述神䴥二年詔集諸文人撰錄國書浩敘成國書三十卷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景穆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步用功三百萬乃訖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悉忿毒相與搆浩於帝帝大怒使有司案浩浩服受賕遂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盡夷其族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

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之驗始浩與崔頤及滎陽太守模年皆相次浩爲長次模次頤三人別祖而模頤爲親浩不信佛道模深所歸向雖糞壤中禮拜形像浩大笑曰持此頭顱不淨處跪是胡神也模甞謂人曰桃簡可欺我何容輕我周兒也浩小名桃簡頤小名周兒太武頗聞之故浩誅時二家獲免浩工書人多托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世實其跡多裁割綴連以爲摹楷

張袞

袞字洪龍上谷人也篤實好學有文才道武爲代王

長孫稚從子代人也

選爲左長史從追蠕蠕五六百里諸部帥因袞言糧盡不宜深入帝問袞殺副馬足三日食乎皆言足帝乃倍道追及於廣漠赤地南林山下大破之既而帝問袞曰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糧意乎蠕蠕奔走數日畜產失飲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部帥聞之咸曰聖策非所及也袞常參大謀每告人曰主上天資傑邁必能囊括六合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遂策名委質竭誠伏事

長孫道生　孫冀歸即承業　承業子子彥

次紹遠

道生忠厚廉謹道武愛其脊重使掌機密道生廉約身爲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強寇尚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弟令毀其宅爲將有權畧善待士衆帝命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與從父嵩俱爲三公當世以爲榮

孫冀歸六歲襲爵孝文以其幼承家業賜名幼字承業聰敏有才藝虛心愛士

僩斯徵字士亮解音律樂有錄十者近代絕此器成有自蜀得之皆笑之識徵是之曰此銘十世家弟□之徵

宣武時爲揚州刺史梁將裴邃襲據壽春承業諸子驍果邃頗難之號曰鐵小兒雝州刺史蕭寶寅據州反以承業爲行臺討之承業時背疽未愈靈太后勞之曰卿疹源如此朕欲相停更無可寄如何承業答曰死而後已敢不自力時子彥亦患脚痺扶杖入辭尚書僕射元順顧相謂曰吾等備爲大臣各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乎莫有對者雝州平除雝州刺史

長子子彥少嘗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笑自若時以爲踰於關羽末年石發舉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爲惡疾子彥曰惡疾如此難以自明世無良醫吾其死矣嘗聞惡疾蝮虵螫之不痛試爲求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虵以股觸之痛楚號叫俄而腫死文帝聞之慟哭曰失我良將

次子紹遠字師少名仁寬容有大度雅好墳籍聰慧過人父承業作牧壽春時紹遠年十三承業管記有王碩者文學士也聞紹遠強記遂白承業求驗之承業命試之碩乃試以禮記月令於是紹遠讀數紙纔一徧誦之若流碩歎服之累遷錄尚書事周文每謂羣臣曰長孫公任使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寇何足多也其容止堂堂足

遂依于宮商調注以笙尚抒之其聲極清暢乃嘆服

爲當今模楷紹遠爲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惟黃鍾不調每恨之嘗經韓使君佛寺聞浮圖三層上鐸鳴其音雅合宮調因取而配奏方始克諧

于栗磾　子烈

栗磾代人也少習武藝材力過人能左右馳射登國中拜冠軍將軍與寧朔將軍公孫蘭潛自太原從韓信故道開井陘關路襲慕容寶於中山道武後至見道路脩理大悅即賜以名馬及趙魏平帝置酒高會謂栗磾曰卿吾之黥彭也道武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栗磾曰能搏之乎對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自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尋皆擒獲帝顧而謝之後爲河內鎮將劉裕之伐姚泓栗磾慮北侵擾築壘河上裕憚之遺栗磾書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矟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明元因之授栗磾黑矟將軍栗磾好持黑矟裕望而異之故有其號

子烈

善射少言有不可犯之色累遷侍中尚書時遷都洛陽人情戀本多有異議帝以問烈曰陛下聖畧深遠非愚管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中半耳帝曰不唱異同朕深感不言之益大選百僚烈子登引例求進烈表引已素無教訓請乞黜落帝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辨此乃引見登詔曰卿父乃行謙讓之表而有直士之風故進卿爲太子翊軍校尉咸陽王禧爲宰輔權重當時曾遣家僮傳言於烈求舊羽林武賁執杖出入烈不許禧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荅曰向亦不道王非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若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也禧惡烈剛直出之爲恒州刺史烈不願藩授謂彭城王勰曰殿下忘先帝南陽之詔乎而逼老夫乃至於此遂以疾辭

封懿族孫清河人

封回　回子隆之從子孝琰　族叔軌　軌子述

回字叔念宣武時累遷安州刺史山人愿朴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勸令別處其俗遂改後榮陽鄭雲諂事長秋卿劉騰貨紫纈四百匹得爲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晚往詣回坐未定問回安州興生何事爲便回曰卿荷國寵霧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畧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雲慙失色長子隆之

隆之字祖裔時朝議以爾朱榮宜配食明帝廟庭隆之議曰榮爲人臣親行殺逆豈有害人之母而與子對食之

理隆之歷事五帝以謹素見知凡四爲侍中再爲吏部尚書一爲僕射四爲冀州刺史每臨冀部州中耆齒咸曰我封公復來其得物情如此隆之從子孝琰孝琰字士光少脩飭學尚有風儀後除南陽王友赴晉陽典機密和士開毋喪托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竝爲義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其後會黃門郎李瓌奏南陽王綽驕恣士開因譖之曰孝琰從綽出外乘其副馬捨離部伍別行戲語帝遂决馬鞭一百放出

回族叔軌字廣虔好學通覽經傳與光祿大夫孫惠蔚同志友善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吾所弗如者多矣頗自脩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脩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而後爲賢言者慙退軌深爲郭祚所知祚常謂子景尚曰封軌高綽二人竝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妄進舉而每薦此二人非直爲國進賢亦爲汝等之津梁其見重如此軌既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槩立名高肇拜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　子述述字君義有幹用久爲法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深爲時人所稱而厚積財產一無分饋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亦絕於拯濟朝野物論甚鄙之前妻河內司馬氏一息爲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爲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經府訴云送騾乃嫌腳跛評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爲恡嗇所及每致紛紜

古弼

弼代人也少忠謹善騎射初爲獵郎門下奏事以敏正稱明元嘉其眞而有用賜名曰筆後改名弼言其有輔佐才也景穆總攝萬機徵爲東宮四輔弼雖事務殷輳而讀書不輟端謹愼密口不言禁中事上谷人上書言苑囿過度人無田業宜減太半以賜貧者弼入欲陳奏遇帝與給事中劉樹碁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帝前捽樹頭掣下床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失容放碁曰不聽奏事過在朕樹何罪置之帝奇弼公直皆可其奏以與百姓弼曰爲臣逞志於君前者非無

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帝召之謂曰卿其冠履吾聞築社之役蹇蹶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何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便人者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爲之無所顧也太武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太武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帝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爲筆公屬官懼誅弼告之曰吾謂事君使田獵不過盤游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冠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窺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爲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寧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帝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後車駕田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十乘運之帝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雁侵費風波所耗朝夕惏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卜可謂社稷之臣

薛彪子　子琡

彪子代人也姿貌壯偉素剛簡爲近臣所嫉衆遷徐州刺史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咸以贓汙彪子案之於法安等遣子弟上書誣彪子南通賊虜孝文曰此妄矣推案果虛子琡　琡字曇珍形貌瓌偉少以幹用爲典客令每引見儀望甚美宣武謂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當升進何以處官琡荅曰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此之外非庸臣所及衆遷吏部郎中先是吏部尚書崔亮奏立停年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琡乃上書曰臣聞錦縠雖輕不委之以學割瑚璉任重豈寄之以弱力若使選曹惟取年勞不簡賢否使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請郡縣之職吏部先盡擇才并學通古今曉達政職者以應其選不拘入職遠近年勳多少書奏不報琡久在省閨明閑簿領然天性險忌情義不篤外若方格內實浮動受納貨賄曲理舞法人士畏惡之魏東平王元匡妾張氏淫逸放恣琡初與姦通後納以爲婦惑其讒言遂棄前妻于氏不認其子允家人內忿競相告列深爲世所譏鄙

慕容子契　慕容白曜從子

契曾晃之玄孫

子契輕薄無檢太和初南安王楨有貪暴之響遣中

西河人

散騎文祖詣長安察之文祖受楨金寶之賂為楨隱
而不言事發太后引見羣臣謂曰前論貪情皆云剋
脩文祖時亦在中後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
知孝文曰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契進
曰小人之心無定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恒之心奉
有常之法非所剋堪乞垂退免帝曰契若知心不可
常卽知貪之惡矣何為求退遷宰官令

宋弁　宋隱從孫　族弟穎　翻

弁字義和至京師見尚書李沖因言論移日沖異之
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弁與李彪州里迭相

稱好彪為祕書丞請為著作佐郎孝文曾因朝會次
歷訪政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
觀帝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為弁意取弁
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也孝文曾論江左事問弁在
南興亡之數弁以為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
逆取不能順守必不能貽厥孫謀保有南海若物憚
其威身免為幸弁專參銓量之任事多稱旨然好言
人之陰短高門大族意所不便者弁因毀之至於舊
族淪滯而人非可忌者又申達之弁又為本州大中
正姓族多所降抑頗為時人所怨孝文北都之選李
沖多所參預頗抑宋氏弁恨沖而與李彪交結雅相
知重及彪之抗沖沖謂彪曰爾如狗耳為人所嗾及
沖劾彪不至大罪弁之力也彪除名弁大相嗟慨密
圖申復弁性好矜伐自許膏腴孝文以郭祚晉魏名
門從容謂弁曰卿固當推郭祚之門弁笑曰臣家未
肯推祚帝曰卿自漢魏以來既無高官又無儁秀何
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後帝謂
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
為可怪　族弟穎字文賢穎前妻劉氏亡後十五
年穎夢見之拜日新婦今被處分為高崇妻故來辭

君泫然涕流穎且見崇言之崇後數日而卒　族
弟翻字飛烏少有操行世人以剛斷許之為河陰令
縣舊有大枷時人號為彌尾青及翻為縣主吏請焚
之翻曰置南牆下以待豪右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
縣請事辭色不遜翻命取尾青以鎖之小駒既免入
訴于宣武宣武大怒敕河南尹推之翻具自陳狀詔
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翻對曰造者非
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于百姓欲待
凶暴之徒如駒者耳于是威振京師　從子世良　世乾　入酷吏

辛穆

穆字叔宗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爲沙門從師遠學經久不返敬文病臨卒以雜綾二十匹託穆與敬武穆久不得見經二十年始于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廉信

杜銓　族孫正玄　正藏

銓字士衡京兆人晉征南將軍預五世孫徵爲中書博士初密太后父豹喪在濮陽太武欲令迎葬于鄴謂司徒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望高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杜中長老一人以爲宗正令營護凶事浩曰京兆爲美中書博士杜銓其家今在趙郡是杜預後於今爲諸杜最密召見銓器度瓌雅太武感悅謂

浩曰此真吾所欲也以爲宗正　族孫正玄字知禮少傳家業耽志經史隋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爲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唯正玄一人應秀才餘常貢者隨例銓注訖正玄獨不得進止曹司以選期將盡重以啓素素志在試退正玄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爲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玄及時

正玄隋人附此

並了素讀數徧大驚曰誠好秀才命吏部優敘曹司以擬長寧王記室參軍時素情背曹官及見曰小王不盡其才也晉王廣方鎮揚州妙選府寮乃以正玄爲晉王府參軍　正玄弟正藏亦好學善屬文爲文迅速有如宿構曾令數人並執紙筆各題一文正藏口授俱成皆有文理爲當時所異

李先　孫預

先字容仁中山人少好學善占相術皇始初先于井陘歸道武問先曰何者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曰唯有經書三皇五帝政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

孫預字元凱羨古人飧玉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襍器形者大小百餘頗有麤黑者亦簁盛以還至而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爲屑食之後更求玉于故處皆無所見預服經年云有効驗及疾篤謂妻子曰吾酒色不絕自致于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勿速殯令後人知飧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尸四宿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唅之口閉常謂曰君自云飧玉有神驗何不受唅言訖齒啟納珠因噓其口都無穢氣舉斂于棺堅直不傾委先少子敀天興中密問先曰

子孫永爲魏臣將復事他姓邪先曰國家政化長遠不可紀極自皇始至齊受禪百五十歲先之所言有明徵焉

李訢

訢字元盛范陽人也父崇率十餘郡歸降太武甚禮之呼曰李公訢毋賤爲諸兒所輕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貴遂使入都爲中書學生大武幸中書學見而異之指謂從者曰此小兒終效用于朕之子孫因識眄之帝舅陽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帝曰李訢後必官達益人門戶可以妻之遂勸成婚訢聰敏機辯

强記明察初李靈爲文成博士詔崔浩選中書學生器業優者爲助教浩舉其弟子箱子應之或以爲浩阿黨其親戚言于景穆以浩爲不平聞之于太武太武意在訢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兒遂除中書助教博士入授文成經已出爲相州刺史訢政爲諸州之最加賜衣服自是遂有驕矜自得之志受納人財物兵人告言尚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之或有勸以奏聞敷不許獻文聞訢罪狀檻車徵訢栲劾抵罪敷兄弟將見疎斥有司諷以中旨嫌敷兄弟之意令訢告列敷等隱罪可得自全訢從其言趙郡范檦具列敷兄弟事狀有司以聞敷坐得罪詔列訢貪冒應死以糾李敷兄弟故免未幾而復爲太倉尚書用范檦陳策討令千里之外戶別轉運詣倉輸之使所在委滯停延歲月百姓競以貨賂各求在前于是遠近大爲困獘道路羣議曰畜聚歛之人未若盜臣訢弟左軍將軍璞謂訢曰范檦善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辭未聞德義之言所謂諂諛讒慝貪冒姦佞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訢不從彌信之後范檦知文明太后之忿訢希旨告訢外叛大后徵訢至京師言其叛狀訢曰無之引檦證訢訢言爾妄云知我吾又

何言雖然爾不顧余之厚德而忍爲此不仁甚矣檦曰公德于檦何若李敷之德于公公昔忍于敷檦今敢不忍公乎訢慨然曰吾不用璞言自貽伊戚遂見誅

毛脩之

脩之字敬文滎陽人也太武平赫連昌獲之使領吳兵脩之能爲南人飲食手自煎調多所適意太武親待之以軍功遷特進撫軍大將軍位次崔浩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不博洽猶涉獵書傳與共論說之次及陳壽三國志志有古良史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

班史以來無及壽者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爲諸葛亮門下書佐得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非挾恨之言夫亮之相備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荆州退入巴蜀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以趙他爲偶而以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且亮既據蜀弗量勢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岐山一攻陳倉踈遲失會摧衄而反後入秦川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以不戰屈之智窮勢盡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知難乎脩之謂浩言爲然

寇讚

讚字奉國上谷人也少以清潔知名身長八尺姿容嚴嶷非禮不動苻堅僕射韋華州里高遠雖年時有異恒以風味相待歸魏拜河南郡太守加安南將軍雖位高爵重接待不倦初讚之未貴嘗從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額上黑子入幘位當至方伯封公及其貴也文以百姓禮拜謁曰明公憶疇昔言乎延文坐曰往時卿言杜瓊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爲盩厔

令卿猶言相中不見而瓊果以暴疾未拜而終昔魏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已必至公吾恒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息此望也乃賜文衣服良馬　弟雋入周史

陸俟　子馛　孫琇　凱　凱子暐　孫子彰

卬又

俟代人也少聰慧以功賜爵建鄴公遷懷荒鎮大將未朞諸高車莫弗訖懼俟嚴急請前鎮將郎孤太武許之徵俟至京朝見言不過周年孤身必敗高車必叛帝疑不實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孤以叛帝聞之大驚召俟問其故俟曰夫高車之俗上下無禮無禮之人難爲其上臣莅以威嚴節之憲網欲漸加訓導使之分限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欣其名譽必加恩于百姓譏臣爲失專欲以寛惠臨之仁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陵傲不過朞年無復上下既無上下然後收之以威則人懷怨懟怨懟既多敗亂彰矣帝歎曰卿身乃短慮何長也仍遷長安鎮大將擊蓋吳于杏城獲吳二叔諸將欲送京師俟獨不許曰若不斬吳恐長安之變未已一身藏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衆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

自追吳諸將咸曰今獲其二叔唯吳一人何所復至侯曰諸君不見毒虵乎不斷其頭猶能為害況除腹心之疾而曰必遺其類可乎遂捨吳二叔與之期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咎侯侯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背也後數日果斬吳以至皆如其言侯之明略獨決背此類安定盧水劉超等叛太武以侯威恩被關中詔都督秦雍諸軍鎮長安侯單馬之鎮既至申揚威信示以成敗超猶無降意侯乃率其帳下見超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內當以酒食相供乃將二百騎詣超超備甚嚴遂縱酒盡

醉而還後偽獵詣超與士卒約曰今會發機當以醉為限侯乃詐醉上馬大呼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遂平之帝大悅進爵東平王　長子馥多智有父風文成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于父矣為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為政清平抑强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發姦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為神明無敢劫盜者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吏人大斂布帛以遺之馥皆不受人亦不取于是以此物起佛寺焉因名長廣公寺獻文將禪位于

京兆王子推馥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瞻望不可橫議干國之紀臣請刎頸殿庭有死無貳久之帝乃解詔曰馥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馥為太保有六子琇凱知名　琇字伯琳馥第五子也馥有以爵傳琇之意琇年九歲馥謂之曰汝祖東平王（侯父貴先以功封侯襲之）有十二子我為嫡長承襲家業今已年老屬汝幼沖詎堪為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闘力何患童幼馥奇之遂立琇為世子咸陽王禧謀反責琇通情徵詣廷尉竟斃于獄琇弟凱仍上書訴冤痛兄之死哭無時節目幾失明訴冤不已至正始初宣武復琇官爵

凱大喜置酒集諸親曰吾所以數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顧門計耳今願已遂以其年卒　凱長子暐字道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禎見其兄弟歎曰僕以老年更覩雙璧又嘗兄弟共候黃門郎孫惠蔚謂諸賓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吾德謝張公無以延譽　侯九世孫子彰崇好道術曾膺重病藥中須桑螵蛸子彰不忍害物遂不服焉其仁如此教訓六子雅有法度子卬　卬字雲駒少機悟美風神好學不倦善屬文甚為河間邢邵所賞邵又與子彰交游嘗謂子彰曰吾以卿老蜯遂出明珠意欲為羣

拜紀可乎由是名譽日高雅為縉紳所推許卯毋魏
上庸公王初封藍田高明婦人也甚有志操卯昆季
六人並王所出故邢邵常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
矣王教訓諸子皆以義方動依禮度亦毋氏之訓焉
卯子乂聰敏博學有文才于五經最精熟館中
謂之石經人為之語曰五經無對有陸乂

源賀　子懷

賀西平人禿髮傉檀之子也傉檀為乞伏熾盤所滅
賀自樂都奔魏賀偉容貌善風儀太武素聞其名及
見器其機辯謂曰卿與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為源

氏賀為人雄果每遇強寇輒自奮擊帝深誡之賀本
名破羌是役也帝謂曰人之立名宜保其實何可濫
也賜名賀焉南安王余為宗愛所殺賀部勒禁兵靜
遏外內與南部尚書陸麗決議定策翼戴文成令麗
與劉尼馳詣苑中奉迎賀營中為內應俄而麗抱文
成單騎而至及即位賀有力焉上書曰臣聞人之所
寶莫寶于生命德之厚者莫厚于宥死今勍寇游魂
于北狡賊負嶮于南其在疆埸猶須戍防臣愚以為
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及盜與過誤之愆
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

生成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
在茲帝嘉納之已後入死者皆恕死徙邊久之帝謂
羣臣曰昔源賀勸朕宥諸死刑徙充北藩諸戍自尔
至今一歲所活殊為不少濟命之理既多邊戍之兵
有益苟人人如賀朕臨天下復何憂哉羣臣咸曰非
忠臣不能進此計非聖明不能納此言　子思禮
後賜名懷謙恭寬雅有大度詔為使持節巡行北邊
六鎮賑給貧乏懷銜命撫導存恤有方便宜運轉有
無通濟時后父于勁勢傾朝野勁兄子祚與懷宿昔
通婚時為沃野鎮將頗有受納將入鎮祚郊迎道左

懷不與相聞即劾祚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少
舊亦貪穢狼籍置酒請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
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
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人撿鎮將罪
狀之處尼須揮淚而已無以對之既而懷表劾尼須
其奉公不撓皆此類正始元年蠕蠕率十二萬騎六
道並進詔懷以本官出據北蕃賜馬一匹細鎧一具
御矟一枚懷拜受既訖乃于其庭跨鞍執矟躍馬大
呼顧謂賓客曰氣力雖衰尚得如此蠕蠕雖畏壯輕
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廟勝之規總驍悍之衆足以

斬其酋帥獻俘闕下耳時年六十一懷至雲中蠕蠕亾遁懷性寬簡不好煩碎恒語人曰爲政固當舉綱何必須太子細如爲屋但外望高敞楹棟平正足矣斧斤不平非屋病也

北魏纂卷之二終

北魏纂卷之三

明海虞錢士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劉尼

尼代人也宗愛既殺南安王余于東廟秘之唯尼知狀尼勸愛立文成愛自以負罪于景穆聞而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立誰愛曰待還宮擢諸王子賢者而立之尼懼其有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衞仍共南部尚書陸麗謀密奉皇孫于是尼與麗迎文成于苑中麗抱文成于馬上入于京城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殺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衞之士皆可還宮衆咸唱萬歲奉文成于宮門外入登永安殿以尼爲內行長封東安公

與本紀南內亭顛類

司馬楚之　孫悅　悅孫裔

楚之河內溫人晉宣帝弟馗之八世孫

楚之字德秀會劉裕誅夷司馬氏叔父宣期兄貞之並遇害楚之乃逃匿諸沙門中濟江至汝潁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及宋受禪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宋武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圖

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齎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出匕首于席下以狀告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接物得士心皆此類也明元末山陽公奚斤略地河南楚之遣使請降授荊州刺史太武征蠕蠕楚之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謝沓亾入蠕蠕說令擊楚之以絶糧運蠕蠕乃遣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爲驗耳賊將至矣乃伐柳爲城灌水令凍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逼乃走散太武聞而嘉之

悅罔人附此

孫悅字慶宗歷位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于道路郡縣人疑張堤爲劫又于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言殺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得何物靈之曰惟得一刀削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內刀匠示之有郭門前曰此刀削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款引靈之又于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衣皂襦及祖伏法悅察獄多此類

悅孫喬字遵儁少孤有志操周文令山東立義諸將等能率衆入關者並加重賞喬領戶千室先至周文欲以封喬喬辭曰立義之士遠歸皇化者皆是其誠心內發豈喬能率之乎今以封喬便是賣義士以求榮周文善而從之

蕭寶寅

寶寅字智亮齊明帝第六子梁武克建業以兵守之將加害焉其家閹人顏文智與左右密計穿牆夜出寶寅具小船于江岸脫本衣服着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畔躡屩徒步脚無全皮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寅假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遂委命投華文榮文榮將寶寅遁匿山澗賃

驢乘之晝伏宵行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爲掠賣生口也澄待以客禮及至京師宣武禮之甚重梁武寓書招誘之寶寅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志存雪復屢請居邊除寶寅開府大都督西征與賊相對年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寅之力三年出師既久兵將疲弊是月大敗還雍州寶寅自以出師累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內不自安將有異圖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謠言鸞生十子九子㲉一子不㲉關中

[illegible]青段卯接也

亂武王有亂臣十人亂者理也大王當理關中何所疑慮遂反借舉大號詔長孫承業討之戰敗遂奔万俟醜奴醜奴以寶夤爲太傅尒朱天光破醜奴于安定追禽醜奴及寶夤並送京師詔置閶闔門外都街中京師士女聚觀凡經三日吏部尚書李神儁黃門侍郎高道穆並與寶夤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于莊帝云其逆迹事在前朝冀將救免會應詔王道習時自外至莊帝問道習在外所聞道習曰唯聞陛下欲不殺蕭寶夤人云李尚書高黃門與寶夤周款並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道習因曰若謂寶夤逆在前朝便將恕之敗在長安爲醜奴太傅豈非陛下御曆之日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然其言乃賜死

蕭大圜

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第二十子也幼而聰敏年四歲能誦三都賦梁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詞約指明應荅無滯帝甚歎美之因曰昔河間好學臨淄好文尒實兼之又有東平爲善彌高前載大圜深信因果心安閑放嘗云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閶閭有優游之美朝廷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

大圜論旨居然淵之[illegible]殺之風

侯追蹤于松子陶朱成術于辛文良有以焉况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面脩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皐築蝸舍于叢林構環堵于幽薄近瞻烟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于百仞俯泳鱗于千尋果園在後開窓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畦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紝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氾氏之書露葵徵隱君之録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採至賾歌纂纂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榷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豈若蹙足入絆申頸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方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朝露寧俟百年幾何攣跽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耻抑亦宣尼耻之除滕王逌友逌嘗問大圜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曰言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爲世祖紀章帝

爲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爲成例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逌乃大笑後大軍拔晉州或問大圜師遂克不對曰高歡昔以晉州肇基僞迹今本既拔矣能無亡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居數月齊氏果滅聞者以爲知言

盧玄　孫伯源　伯源孫思道　從兄昌衡

伯源從子義僖　伯源弟昶　昶子元明

玄字子真范陽涿人也曾祖諶晉司空劉琨從事中郎祖偃父邈並仕慕容氏皆以儒雅稱神䴥四年太武辟召天下儒儁以玄爲首外兄司徒崔浩毎與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玄曰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詎幾人也宜三思浩當時雖無以異之竟于不納浩敗頗亦由此使宋宋文帝與之言嘉歎良久曰中郎卿曾祖也　孫伯源性溫雅寡欲有祖父風初諶父志法鍾繇書子孫傳業累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跡伯源習家法代京宮殿多其所題白馬公崔宏亦善書世傳衛瓘體魏初工書者崔盧二門　伯源孫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辯通脫不羈年十六中山劉松爲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

感激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復爲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唯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　思道從兄昌衡字子均小字龍子沈靜有才識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稱英妙昌衡與之俱被推重故幽州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始天保中尚書王昕以雅談獲罪自茲以後此道浸微昌衡與頓丘李若並爲後進風流之士常行至浚儀所乘馬爲人牛所觸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焉拒而不受性寛厚不校皆此類　伯源從子義僖字遠慶早有學尚識度沈雅時靈太后臨朝黃門侍郎李神軌勢傾朝野求結婚姻義僖慮其必敗拒而不許王誦謂義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卿易之也義僖曰所以不從正爲此耳從恐禍大而速遠誦乃握義僖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遂適他族臨婚之夕靈太后遣中常侍服景就家敕停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　伯源弟昶字叔達學涉經史早有時譽

太和中使齊遇齊明立孝文南討昶兄伯源為别道
將而齊明以朝廷加兵遂酷遇之昶等本非骨鯁大
怖淚汗橫流謁者張思寧辭氣謇愕遂以壯烈死于
館中昶還孝文責之曰銜命之禮有死無辱雖流放
海隅猶宜抱節致殞卿不能長纓羈首已是可恨乃
俛眉飲啄自同犬馬有生必死脩短幾何卿若殺身
成名貽之竹素何如甘彼芻豢以辱君父縱不能遠
慙蘇武寧不近愧思寧遂見罷黜後為徐州刺史昶
既儒生本少將略朐山戍主傅文驥粮樵俱罄以城
降梁昶見城降先走退諸軍相尋奔遁遇大寒軍人

凍死及落手足者太半自魏經略江右唯中山王英
敗于鍾離昶于朐山失利最為甚焉　昶子元明
字幼章涉歷羣書兼有文義風彩閑潤進退可觀永
熈末居洛東緱山于時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夢
由攜酒就之言别賦詩為贈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
茲一去後市朝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
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
為亂兵所害尋其亾日乃是發夢之夜元明善自標
置不妄交遊飲酒賦詩遇與忘返性好玄理少時常
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凞凞博識之士見
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
佳器　玄孫潛　詡祖　景裕　光並入齊史

高允　從弟祐　祐從子乾　乾弟昂　昂弟
季式

允字伯恭渤海人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宏見而
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為一代偉器
年十餘歲祖父泰喪還本郡允推財與二弟而為沙
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
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曾作塞上公詩
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奉詔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

述成國記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
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别為魏歷以示允允曰善
言遠者必先驗于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
井此乃歷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
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
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没于申南
而東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
神其事不復推之于理浩曰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君
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恠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
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恠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

君長于曆當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于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服允雖明于曆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惟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洩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太武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萬機何者爲先時多禁封良田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

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初崔浩薦士數十人各起家爲郡守景穆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荅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爲郎吏又守令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于上何以能濟遼東公翟黑子有寵于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幃幄寵臣荅詔宜實中書侍郎崔鑒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鑒等爲親已怒而絕允而不以實對終獲罪戮時著作令史閔湛性巧佞爲崔浩信待見浩所注詩書論語及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請收藏境內諸書班浩所注并求敕浩注禮傳浩亦表薦湛有著述才湛又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于浩請赦之帝召允謂曰

國書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于浩帝大怒曰此甚于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言不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不敢迷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于是召浩前使人詰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敕允爲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

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景穆後讓允以不同己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夫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誡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于書朝廷舉動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爲史之本體未爲多違臣與浩寔

同其事死生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曰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也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人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願殿下少察過言斥出佞邪所在田園分給貧下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景穆不納及文成即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

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允進諫非一帝從容聽之或有觸迕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事陳得失者帝省而謂羣臣曰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以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已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以弓刀侍朕徒立勞耳皆至公王此人執筆匡我不過著作郎汝等不亦愧乎是日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厨中鹽菜而已

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允頻表固讓帝不許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恒使諸子樵採自給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餘年未見是非慍喜之色不亦信哉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于纖微及于詔責崔公聲嘶股

戰不能一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于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故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于心內崔亦漏之于形外其為人物所推如此授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人疾苦至邵縣見邵公廟廢毀不立乃歎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祀為善者何望

乃表脩葺之允于時年將九十矣勸人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游不以斷決為事遂以疾告歸是時貴臣之門並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先是命中黃門蘇興壽扶侍允嘗雪中遇犬驚倒扶者大懼允慰勉之不令聞徹興壽稱共允接事三年不嘗見其忿色恂恂善誘誨人不倦雖處貴重志同貧素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常歎曰皋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亾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初允

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一人而已

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者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不寢臥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咏如常孝文文明太后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于鹽醢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于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于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一千疋布二千疋綿五百斤錦五十疋雜綵百疋粟千斛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亾蒙賚者莫及朝廷榮之

祐字子集允之從祖弟也

博涉書史好文字雜說性通放不拘小節文成末兗州東郡吏獲一異獸送之京師時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是三吳所出厥名鮍鯉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乎又有人于靈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獻文初宋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

乾字乾邕祐從子少時輕俠長而脩改輕財重義多所交結魏孝莊之居藩也乾潛相託附兄弟本有縱橫志見尒朱榮殺害人士謂天下遂亂乃率河北流人

于河濟間受菑棻官爵榮死乃馳赴洛陽莊帝見之大喜以乾兼侍中弟昂爲通直散騎常侍令俱歸招集鄉閭爲表裏形援帝親送于河橋上舉酒指水曰卿兄弟與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儻有變可爲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昂援劍起儛誓以死繼之及尒朱氏既弑害乾既宿有報復之心屬齊神武出山東揚聲以討乾爲辭衆情惶懼乾謂之曰高晉州雄材蓋世不居人下且尒朱弑主肆虐正是英雄効節之時今者之來必有深計勿憂乃間行迎于滏陽因說神武曰尒朱氏酷逆痛結人神凡厥生靈莫

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忠臣則屈强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鄗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公熟詳其計神武大笑曰吾事諧矣遂與乾同帳而寢呼乾爲叔父孝武將貳于神武于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曰司空奕世忠良今日復建殊效相與雖則君臣實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乾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二乾雖有此對然非其本心因勸神武受禪神武以袖掩其口曰勿復言帝聞其與神武言怒使謂神武曰高乾與朕私盟今復反覆神武聞其與帝盟亦惡之乃封其前後密啟以

聞帝對神武使詰乾乾曰臣以身奉國義盡忠貞若死而有知差無負莊帝詔遂賜死于門下省臨死時武衛將軍元整監刑謂曰頗有書及家人乎乾曰吾諸弟分張各在異處今日之事想無全者兒子既小未有所識亦恐巢傾卵破夫欲何言後神武討斛斯椿等謂高昂曰若早用司空策豈有今日之舉

昂字敖曹乾之弟也其母張氏始生一男二歲令婢爲湯將浴之婢置而去養猿繫解以兒投鼎中爛而死張使積薪于村外縛婢及猿焚殺之揚其灰于漳水然後哭之昂性似其母幼時便有壯氣及長俶儻

膽力過人龍犀豹頸姿體雄異其父爲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少與兄乾數爲刼掠鄉閭畏之無敢違忤兄乾求博陵崔聖念女爲婚崔氏不許昂與兄往刼之置女村外謂兄曰何不行禮于是野合而歸父次同語人曰吾四子皆五眼我死後豈有人與我一鍬土邪及次同死昂大起冢對之曰老公子生平畏不得一鍬土今被壓竟知爲人不聞莊帝見害京師不守遂與父兄

據信都起兵尒朱世隆從叔殷州刺史羽生率五千人掩至龍尾坂昂將十餘騎不擐甲而馳之乾城守縋下五百人追救未及而昂已交兵羽生敗走昂馬矟絶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轉司徒公好著小帽世因稱司徒帽神武以昂爲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昂度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行經君所故相决醉時山道險阻巴冦守險昂轉鬬而進莫有當鋒時昂爲流矢所中創甚顧左右曰吾死無恨恨不見季式作刺史耳神武聞之馳驛啟季式爲濟州刺史昂與北豫州刺史鄭嚴

祖握槊御史劉貴忽召嚴祖昂不時遣枷其使使者曰枷時易脫時難昂使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難之有貴不敢校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惟憚昂神武每申令三軍常爲鮮卑言昂若在列時則爲華言昂嘗詣相府欲直入門者不聽昂怒引弓射之神武知而不責元年與周文帝戰敗于芒陰死之是役也昂使奴京兆侯西軍京兆于傳婢强娶昂佩刀以行昂執殺之京兆曰三度救公大急何忍以小事賜殺其夜夢京兆以血塗已窓而怒使折其二脛昂心輕敵一軍皆沒昂輕騎東走河陽城太守高永洛先與昂隙閉門不受昂仰呼求繩又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伏于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奴示之昂奮頭曰來與爾開國公追者斬之以去先是昂夢爲此奴所殺以告盧武將殺之武諫乃止果及難

昂弟季式字子通亦有膽氣豪率好酒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遊款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之朝廷知而容之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又神武壻勢盛當時因退食暇尋季式酣歌留宿旦日重門並關消難固請去季式曰君以地勢欺我邪消難拜謝請出終不

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索車輪括消難頸又更索一車輪自括頸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笑而從之方俱脫車輪更留一宿及消難出方具言之文襄輔政白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轝并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宴集其被優遇如此神武初起兵范陽盧曹亦以勇力稱爲尒朱氏守據薊神武厚禮召之以昂相擬曰宜來與從叔爲二曹曹愠曰將田舍兒比國士遂率其徒自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爲馬皂脛長丈六尺以爲二矟送其一于神武諸將莫能用唯彭樂强擧之未幾曹遇疾㑹聲聞于外

巫言海神爲祟遂率其徒五百人皆服斬衰葬畢潛
散曹身長九尺鬚面甚雄臂毛逆如猪鬣力能拔樹
性弘毅方重常從容雅服北州敬仰之嘗臥疾猶申
足以舉二人蠕蠕冠范陽曹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
投弓于外羣虜莫能彎乃去之時有沙門曇讚號爲
神力唯曹與之角焉曇讚聞叫聲則勝

伯謙若監察猶將民

崔伯謙　從弟巨倫　弘度　挺

伯謙字士遜貧居養母齊神武召補相府兼功曹稱
之曰崔伯謙清直奉公真良佐也歷瀛州別駕京畿
司馬文襄將之晉陽勞之曰卿騁足瀛部已著康歌

督府務總是用相授臨別又馬上執手曰執子之手
與子偕老卿宜深體此情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改
鞭用熟皮爲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朝貴行過郡境
問人太守政何似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誦人爲
歌曰崔府君能臨政退田易鞭布威德人無爭客曰
既稱恩化何因復威對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蒙其
恩惠故兼言之事無巨細必自親覽在縣有貧弱未
理者皆曰我自告白鬚公不慮不決晩年好老莊容
止儼然無愠色親賓至則置酒相娛清言不及俗事
士大夫以爲儀表　從弟巨倫字孝宗父辯巨倫

縣公田多沃壤伯謙易之以給人故云退田

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爲黄門
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寮令巨倫賦詩
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
復喘吐舌以此自晦獲免結死士夜中南走逢賊俱
恐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死一尺便欺賊曰
吾受敕而行賊爇火觀敕火未然巨倫手刃賊十餘
人賊乃四潰得馬數匹夜陰失道唯看佛塔戶而行
到洛陽時河北紛梗人避賊多入郡界歲儉饑之巨
倫傾貲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　弘度字摩訶
膂力絶人鬚面甚偉性嚴酷年十七周大冢宰宇文

護引爲親信時護子中山公訓爲蒲州刺史令弘度
從焉嘗與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
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欻擲下至地無所損訓大
奇之遷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所在令行禁
止盗賊屏跡每誡其寮吏曰人當誠恕無得欺誑皆
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問之曰鼈美乎人
懼之皆曰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
鼈安知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不汗流
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爲武候車騎亦嚴刻長安爲
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炙三斗艾不逢

屈矣蓋。　挺字雙根辯之從父弟也拜光州刺史
風化大行及車駕幸兗州召挺赴行在所問以臨邊
之略因及文章帝甚悅謂曰別卿以來儵焉二載吾
所綴文已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顧謂侍臣曰擁旄
者皆如此何憂哉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峰嶺高
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岳挺于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
此嶺上夏秋之際常有暴雨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
不可久立挺曰人龍相去何遠之有蚪龍儵忽豈一
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即爲風
雨所毁遂莫能立衆以爲善化所感掖縣有人年踰

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
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政今願
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爲寶遣船隨取
光潤果然迄不肯受乃表送都

李順　孫孝貞　冏　順從弟孝伯　孝伯從
子安世　安世子謐

順字德正鉅鹿公靈之從父弟也太武將討赫連昌
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略大謀
今欲使總前驅之事何如浩曰順智足周務實如聖
旨然性果于去就不可專委帝乃止初浩弟娶順女
又以弟子娶順女雖昏媾而浩頗輕順順又不伏由
是潛相猜忌故浩毁之沮渠蒙遜以河西内附帝欲
簡行人崔浩曰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褒慰尚書順即
其人也帝從之以順爲太常策拜蒙遜爲太傅涼王
蒙遜辭疾箕坐隱几無起動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
此叟無禮乃至于是握節而出蒙遜使中兵校郎楊
定歸追順曰太常云朝廷賜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
耳若曰爾拜爾跽而不承命乃小臣之罪矣順曰齊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公賜胙命曰伯舅無拜
而桓公降而拜受今朝廷未有不拜之詔而便偃蹇

自取此乃速禍之道蒙遜拜伏盡禮順還帝問與蒙
遜往復辭及其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
許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
終其一世但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讖及臣往迎便
乖本意不臣不信于是而甚以臣觀之不復周矣帝
曰若如卿言則效在無遠襲世之後早晚當滅對曰
臣略見其子並非才俊如聞燉煌太守牧犍器性粗
立若繼蒙遜必此人也然比之于父僉云不逮殆天
所用資聖明也帝曰朕方事于東未暇營西如卿所
言三五年間不足爲晚及蒙遜死問至太武謂順曰

孝貞係附入今附此

卿言蒙遜死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寵待彌厚
政無巨細無所不參崔浩惡之蒙遜數與順游宴頗
有悖言恐順泄之以金寶納順懐中故蒙遜罪釁得
不聞帝與景穆書頗嫌順後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
驗矣浩又毀之帝大怒刑順于城西順死後數年其
從父弟孝伯爲太武知重居中用事及浩誅帝怒甚
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至此由浩遂
殺卿從兄　孝貞字元操好學善屬文與弟孝基
同見吏部郎中陸昻昻戲之曰弟名孝基兄其替矣
孝貞對曰禮雖不肖請附子臧昻握手曰士固不妄

有名吾賢必當遠至後遷蒙州刺史吏人安之自此
不復留意文筆人問其故慨然嘆曰五十之年倏焉
已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
冏字道度孝文幸長安冏以咸陽山河嶮固秦漢舊
都勸帝去洛陽都之後孝文引見冏笑謂曰昔婁敬
一說漢祖卽日西駕尚書今以西京說朕使朕不廢
東轅當是獻可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耳冏曰昔漢祖
起于布衣欲藉嶮以自固婁敬之言符于本旨今陛
下德洽四海事同隆周是以愚臣獻說不能上動帝
大悅　孝伯順從父弟也父曾郡三辟功曹並不

安北是武陵王駿

就曰功曹之職雖曰卿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
人亦何容易道武時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
零數爲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于
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鹿
故處郡謡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
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羣言真君末宋文帝聞車駕南
伐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衆赴彭城宋徐州刺
史武陵王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挺并請駱駝遣
孝伯至小市門駿亦使其長史張暢對孝伯曰王上
有詔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今遣賜駱駝

及貂裘襍物暢曰有詔之言何得稱之于此孝伯曰
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縱爲鄰國之君何爲不稱
詔于鄰國之臣又何至杜門絶橋暢曰二王以魏帝
營壘未立此精甲十萬恐輕相凌踐故且閉城待彼
休息兵士然後共脩戰場剋日交戲孝伯曰令行禁
止主將常事何用廢橋杜門復何以十萬誇大我亦
有良馬百萬復可以此相矜既開門暢屏人却仗出
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騾馬賜安北
義恭獻皮袴褶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挺帝又遣
賜義恭駿等氈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孝伯曰有

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所食黑
鹽療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療目痛戎
鹽療諸瘡赤鹽駮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非食鹽太
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間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
朕爲人暢曰魏帝爲人久爲往來所具故不復遣信
義恭獻蠟燭十挺駿獻錦一疋孝伯風容閑雅應荅
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嘆帝大喜孝伯體度恢雅明
達政事朝野貴賤咸推重之景穆曾啟太武廣徵俊
秀帝曰朕有一孝伯足理天下何用多爲假復求訪
此人輩亦何可得其見貴如此孝伯美名聞于遐邇

李彪使江南齊武帝謂曰北有李孝伯于卿遠近其
爲遠人所知若此　安世幼聰悟興安二年文成
帝引見侍郎博士子簡其秀儁欲以爲中書學生安
世年十一帝見其尚小引問之安世陳說父祖甚有
次第即以爲生帝每幸國學恒獨被引問詔曰汝但
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累遷主客令齊使劉纘朝貢
安世奉詔勞之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何
以亾秦之官稱于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
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曰主客君等

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亾秦纘又指方山曰此山去
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石頭之與番禺耳時每有江南
使至多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
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大賤
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同于瓦
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愛寶故川無金山無玉纘
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出爲相州刺史初廣平
人李波宗族强盛殘掠不已前刺史薛道㯹親往討
之大爲波敗遂爲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語曰李
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

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
姪三十餘人斬于鄴京州內肅然　謐字永和少
好學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
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
在明經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
下帷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
年有餘矣前河南尹黃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朝野
傾目于時親識有求官者荅云趙郡李謐耽學守道
不悶于時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爲輕自媒
衒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

朝廷耳

游雅　弟明根

雅字伯度小名黄頭廣平人也性剛戇好自矜誕淩躐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爲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黄頭其貴己賤人皆類此　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也幼年遭亂爲樂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藂壺僑人書字路邊書地學之孝文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特優

明根世號高游焉

高閭

閭字閻士漁陽人也幼好學博綜經史下筆成章少爲車子送租至平城脩刺詣崔浩浩與語奇之使爲謝中書監表明日浩歴租車過驛馬呼閭諸車子皆驚閭本名驢浩乃改爲閭而字焉由是知名獻文即位徙崇光宮閭表上至德頌高允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爲獻文所知參論政事詔令書檄碑銘賛頌皆其文也孝文又引見王公以下于皇信堂令辯忠佞閭曰佞者飾知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帝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于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于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是皦然易明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之子綦後事雖忠初非佞邪閭曰子綦諫楚初雖隨逆終致忠言此適欲幾諫非爲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帝善閭對閭好爲文章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爲當時所服閭强果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于朝廷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

胡叟

叟字倫許安定人也世爲西夏著姓叟少聰慧年十三辯疑釋理鮮有屈焉學不師受披讀羣籍再閲于目皆誦焉好屬文既善典雅之詞又工鄙俗之句時京兆韋祖思少閲典墳多蔑時彦待叟不足叟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返乎叟曰論天人者其亾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遂歸王八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八矣其述前載無違雋美敘中世有協時事而末及鄙黷人皆奇其才畏其筆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後入沮渠牧犍牧犍遇之不重叟乃爲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

曰郡犬吠新客依脩排踈賔直途既已塞曲路非所遵挈衛惋祝鮀聄楚悼壟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何祝鮀之有叟曰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叟既先歸魏朝廷以其識機賜爵始復男家于密雲蓬室草筵唯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不事產業常若饑貧然不以為恥養子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門恒乘一牸牛弊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

三四斛飲噉醉飽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李敷嘗遺以財都無所取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紵縞為美談吾之于子以弦韋為幽贊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于允館見中書侍郎李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曰李子今若相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許也譏其唯假成服璨惕然失色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燉煌汜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河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

時有段久寒與一童子同師延前後二年童子殊噌從牌請馬驍戲作木馬與之童子丑倪謝瞳日吾太山府君子奉敕游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絲德子後至常伯封侯言終乘馬騰虛而去

惠以為過厚子惠于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于孝思也論者以潛為君子矣高閭曾造其家遇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為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然案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醯醬調美見其二妾並年衰跛眇衣布穿弊閭見其貧以衣物直十餘匹贈之亦無辭免

劉延明

延明燉煌人也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于延明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

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延明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京武昭王徵為儒林祭酒昭王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延明時侍側請代其事王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昭王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可休息延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延明何人斯敢不如此

北魏纂卷之三終

北魏纂卷之四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王慧龍

齇音楂

慧龍晉陽人晉尚書僕射愉之孫幼聰慧愉以爲諸孫之龍故名焉初宋武微時愉不爲之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爲沙門曾彬所匿因將過江津人見其行意忽忽疑爲王氏子孫彬稱爲受業者乃免後歸魏明元引見與言慧龍請効力南討言終

俯而流涕天子爲之動容謂曰朕方混一車書席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衆乎然亦未之用會明元崩太武初即位咸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昏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齇鼻江東謂之齇王慧龍鼻漸大浩曰眞貴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授安南大將軍宋將到彥之檀道濟頻頓淮潁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軌頑鈍馬楚麤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爲深憚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訝之宋文縱反間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執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以叛太武聞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毅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也宋文計既不行復遣刺客呂玄伯購慧龍首二百戶男絹一千匹玄伯爲反間來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義隆賊心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創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義爲干鹵又何憂乎刺客遂捨之時人服

其寬恕卒吏人及將士共於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僧彬像而讚之呂玄伯感全宥之恩留守墓側終身不去

慧龍五世孫邵入隋史

薛聰　子孝通

聰薛辯孫汾陰人

聰字延智方正有理識善自標致不妄游處雖在闇室終日矜莊見者莫不懍然加敬博覽墳籍精力過人遭父憂廬於墓側哭泣之聲酸感行路太和十五年釋褐著作佐郎于時孝文留心氏族正定官品士大夫解巾優者不過奉朝請聰起家便佐著作時論美之後遷侍書御史凡所彈劾不避强禦孝文或欲

寬貸者聰輒爭之帝每云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諸人也自是貴戚歛手累遷直閤將軍聰深爲孝文所知親衛禁兵委總管領故終太和之世恒帶直閤將軍羣臣罷朝之後聰恒陪侍帷幄言兼晝夜時政得失預以謀謨動輒匡諫事多聽允而重厚沈密外莫窺其際帝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帝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榮也帝曾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仕漢朝時人呼爲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爲蜀臣

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幸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聰因投戟而出帝曰薛監醉耳其見知如此　子孝通字士達博學有儁才蕭寶夤征關中引參府事禮遇甚隆及寶夤將有異志孝通悟其萌託以拜埽求歸乃見許同寮咸怪止之但笑而不荅遽還鄉里寶夤後果逆命北海王元顥入洛宗人薛永宗等聚徒作亂欲以應之孝通與所親計曰北海乘虛遠入吳兵不能久任事必無成今若與永宗等同舉滅族道也嬰城固守及寶夤平定元顥退走預其事者咸罹禍唯同孝通者皆免事寧入洛介朱天光鎮關右深見任遇莊帝旣幽崩議主社稷孝通以廣陵王恭高祖猶子又在茂親夙有令望不言多載理必陽瘖奉以爲主天人允叶密賛天光察之廣陵王曰天何言哉於是定冊卽節閔帝也于時孝通內典機密外參朝政軍國動靜預以謀謨加以汲引人物知名之士多見推薦外兄裴伯茂性傲多所輕忽唯欽賞孝通每有著述共參同異孝通以裴宏放過甚每謂之曰兄以阮籍嵇康何如管仲樂毅蓋自許經綸抑裴傲也裴笑而不荅宏放自若　薛端入周史　孝通子道衡入隋史　薛澄入周史

奚康生

康生河南人也本姓達奚其先居代世爲部落大人康生少驍武彎弓十石矢異常箭爲當時所服齊將據渚斷津路孝文募破中渚賊者以爲直閤將軍康生應募縛栰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烟直過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甚衆乃假康生直閤將軍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爲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分爲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突谷詐爲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射殺辛支齊置義陽招誘邊人康生

復爲統軍從王肅討之齊將張伏護自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望樓射窗扉開即入應箭而斃彼人見箭皆以爲狂弩時梁聞康生能引强弓故特作大弓兩張長八尺把中圍尺有二寸箭麤殆如今之長笛送與康生康生便集文武用之平射猶有餘力觀者以爲絕倫弓即表送置之武庫梁直閤將軍徐玄明以城內附詔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槊一張并棗柰果面敕曰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除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季龍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

遇疾巫以爲季龍豹之祟子難娶左衛將軍侯剛女即元乂妹夫也乂以其通姻深相委託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乂稍憚之見于顔色康生亦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二月明帝朝靈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乃爲力士舞及于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頷首爲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携帝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問誰羣臣莫敢應靈太后自起援帝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于後近侍皆唱萬歲明帝引前入閤左右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其子難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乃得定明帝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將出處分遂爲乂所執鏁于門下至曉詔殺之康生乂爲將及臨州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于南山立佛圖三層先死忽夢崩壞沙門有爲解云檀越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崩耳康生稱然竟及于禍

楊大眼 子華

大眼武都氐難當之孫也少驍捷跳走如飛太和中將南伐尚書李沖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沖弗許大

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無不驚歎沖因曰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爲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統軍所經戰陣莫不勇冠六軍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攻戰遊獵之際潘亦戎裝齊鑣並驅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大眼時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自爲將帥恒身先兵士當其鋒者莫不摧拉南賊所遣督將皆懷畏懼時傳言淮泗荆沔之間童兒啼者

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于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以爲關張弗之過也爲荆州刺史嘗縛蒿爲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清郡嘗有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縣于襄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爲冦盜在州二年卒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而坐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

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有三子皆潘氏所生咸有父風　子華能作驚軍騎華本名白花少有勇力容貌瓌偉魏胡太后逼幸之華懼禍及大眼死擁部曲載父屍改名華來降宋胡太后追思不已爲花歌辭使宫人晝夜連臂蹋蹄歌之聲甚悽斷

裴安祖

安祖聞喜人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得食相呼而況人乎自此未曾獨食人勸其仕進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但京師遼遠實憚于棲屑耳于是閒居養志不出城邑會天熱舍于樹下有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恠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

裴讓之入齊史　裴矩入隋史　裴俠入周史

韓麒麟　子顯宗

麒麟昌黎人幼而好學美姿容善騎射孝文時拜齊州刺史在官寡于刑罰從事劉普慶説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

懼而退孫子熙字元雍少自脩整頗有學識除國子祭酒常好退靜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刀時以祭酒閒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論者高之　麒麟次子顯宗字茂親剛直能面折廷諍亦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嘗與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名各讀一徧隨即覆呼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唯服郎耳太和初除著作佐郎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

掄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敘士
人何假冐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
亦何益于皇家益于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
釣奴虜之賤聖皇不耻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台之
胤自墜于阜隷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
置哉又曰古之聖王必令四人異居者欲其業定而
志專業定則不僞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
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
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襍居伎作屠沽各
有攸處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

訓誦詩講禮宣令童齔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
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襍居士人不宜
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
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伎作之家習士人風禮
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效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
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襍居則風俗難改帝
善之孝文曾謂顯宗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若欲取
況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濶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
卿等應推崔孝伯顯宗曰陛下貴古而賤今昔楊雄
著太玄經當時不免覆甕之譚二百年外則越諸子

切今

今臣所撰雖未足光述帝載然萬祀之後仰觀祖宗
巍巍之功上覩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謝欽明于唐典
愼徽于虞書帝哂之時帝詔諸官曰近代已來高卑
出身恒有常分宜校量之李冲曰未審上古已來置
官列位爲欲爲膏粱兒地爲欲益政贊時陛下今日
何爲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帝曰苟有殊人之技
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
行純篤朕是以用之秘書令李彪曰陛下若專以地
望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顯宗因進曰陛下光宅
洛邑百禮惟新國之興否指此一選且以國事論之

不審中秘監令之子必爲秘書郎頃來爲監令者子
皆可爲不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
賤會車駕南征以顯宗統軍次赭陽齊遣法援等來
擊軍營顯宗斬法援首帝曰何不作露布也顯宗曰
臣頃見鎭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爲露
布臣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
禽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
彌甚所以歛毫卷帛解上而已帝笑曰如卿此勳誠
合茅社

程駿

駿字驎駒本廣平人少孤貧師事劉延明白延明曰今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不可以經世駿謂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僞生爽性則冲真喪延明曰卿年尚幼言若老成美哉由是聲譽益播獻文屢引駿與論易老義顧謂羣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開暢問駿年對曰六十一帝曰昔太公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呂望陛下尊過西伯覬天假餘年竭六韜之効

李彪

彪字道固頓丘人也孝文賜名焉家寒微少孤貧有大志好學不倦與漁陽高悅將隱名山不果而罷悅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于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孝文初爲博士遷祕書丞參著作事自成帝已來至于大和崔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序錄爲春秋體遺落時事彪與祕書令高祐始奏從遷固體創爲記傳表志之目焉加散騎常侍使于齊彪將還齊主親謂彪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但願長閑暇後歲復來游果如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否彪答請重賦阮詩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齊主惆然曰清都可尒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長濶朕當以殊禮相送遂親至琅邪城登山臨水命羣臣賦詩以送別其見重如此彪前後六度銜命南人奇其謇博後爲御史中尉彪旣爲孝文所寵遂多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帝常呼爲李生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帝宴羣臣于流化池謂僕射李冲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國得賢之基彪素性剛豪與僕射李冲意議乖異遂形于聲色殊無降下之心冲積其前後罪過上表奏之有司處彪大辟帝恕之除名而已彪尋歸本鄉帝北幸鄴彪野服稱草茅

臣拜迎鄴南帝曰朕以卿爲已死彪對曰子在回何敢死帝悅因謂曰朕期卿每以貞松爲志歲寒爲心卿因報國盡心爲用近見彈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譴爲朕與卿爲宰事爲卿自取彪曰臣僁由己非陛下橫與臣罪又非宰事無辜濫臣帝曰朕欲用卿憶李僕射不得宣武踐阼彪自託于王肅求復舊職脩史官之事彪乃表曰惟我皇魏歲越百齡年幾十紀史官敘錄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圯冊勳有闕美隨日落善因月稀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竊尋先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準晉史之紹

王隱忝見晉書

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尚書令王肅許之遂在祕書省同王隱故事白衣脩史宣武親政詔彪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請不行卒于洛陽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每奇教之書學讀誦經傳嘗竊謂所親曰此當興我家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後宣武聞其名召爲婕妤在宮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後宮咸師宗之宣武崩後爲比丘尼通習經義法座講說諸僧歎重之

甄琛

琛字思伯中山人少敏悟學覽經史頗有刀筆而形貌短陋尠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棋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常令執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曰郎君辭父母仕宦若爲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乃以圍碁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悵然慙感遂假書研習聞見日優太和初拜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爲孝文知賞琛俛眉畏避不能繩糾貴游于時趙脩寵貴琛傾身事之至脩姦詐事露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罪及監決脩鞭猶相隱惻然告人曰趙脩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脩死之明日琛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之

狀琛曾拜官諸賓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何處放蛆來今晚始顧雖以言戲巒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司徒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曰謹案甄琛身居直法糾擿是司風邪響黷猶宜劾糾況趙脩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奏方更往來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人朋附趙脩是親是仗緇黷皇風塵鄙正化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

楊播　子侃　播弟椿　椿子昱　椿弟津

播字延慶弘農人也播少脩飭奉養盡禮累遷衛尉少卿車駕耀威城汚水上已設宴帝與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遥在勰朋內而播居帝曹遥射侯正中籌限已滿帝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必爭于是箭中正帝笑曰雖養由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巵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古今殊也　子侃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朝廷子侄早通而侃獨不交游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具耳蕭寶夤反長孫承業討之除侃

椿曾祖珍上谷太守祖真清河太守倶仕魏

爲承業行臺左丞軍次恒農侃白承業曰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須北取蒲阪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鬬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關之賊必望風潰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克承業從之與侃于恒農北度便據石錐壁乃班告曰今且停軍于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三烽火各以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人遂傳相告報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平侃頗有力焉　播弟椿字延壽性寬謹爲內

給事與兄播並侍禁闈武興王楊集始降于齊自漢中而北規復舊土椿貽書集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除我心腹疾遂來降元顥入洛椿子昱爲顥禽椿爲顥嫌疑以椿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或勸椿携家避禍椿曰吾内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耳莊帝還宮椿上書頻請歸老臨行誡子孫曰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布衣韋帶今汝等服乘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也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

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饑相待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每自相誡又論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嗔責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言一人罪過時大被嫌責荅曰臣等非不聞人語正恐不審仰誤聖聽以是不敢言于後終以不言蒙賞汝等脫若萬一蒙明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聞汝學時俗人乃有坐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

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爲奢淫驕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誚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爲一門法耳　子昱字元略初尚書令王肅于洛陽東亭酣後北海王詳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爲屈北海王顧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洿則從其洿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坐歎其能言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之美　津字羅漢少端謹以器度見稱年十

一除侍御中散時孝文幼冲文明太后臨朝津曾入侍左右忽欬逆失聲遂吐血數升藏之衣袖太后聞聲閱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言遂以敬慎見知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游司徒馮誕與津少結交友而津見其貴寵每恒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爲恨而津逾遠焉人或謂之曰司徒君之少舊何自外也津曰爲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足矣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

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寢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堦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初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兄弟並皆有孫唯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爲之早娶望見玄孫自昱已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焉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焉介朱世隆將害椿家誣其爲逆奏請收之遂遣步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于華陰東西兩處無少長皆遇禍籍沒其家節閔悅悵久之　楊愔入齊　楊素入隋　玄感　約附素下

亂朝昏代禍滅德門皆哉

王肅

肅字恭懿琅邪人也父奐及兄弟並爲齊武帝所殺肅自建鄴來奔孝文時幸鄴聞其至虛衿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帝甚哀惻之遂語及爲國之道肅所陳說深會旨帝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也肅因言蕭氏危亡之兆可以乘機帝於是圖南之

規轉銳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舊臣莫之間也或屏左右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孔明之遇玄德也孝文崩遺詔以肅爲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爲宰輔禧兄弟並敬昵之上下稱爲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羇遠一旦在己之上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陵宗室尊宿歷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也肅聞恒降避之肅清身好施簡絕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微輕佻頗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爲言

劉芳

芳字伯文彭城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耻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誦經不寢至有易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急于榮利不戚戚于貧賤乃著窮通論以自慰常爲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一縑歲中能入百餘疋如此數年頼以頗振詔芳授皇太子經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恒侍坐講讀于是禮遇日隆賞賚

豐渥王肅之來奔也孝文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嘗宴羣臣于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笄芳曰推經理正文古者男子婦人倶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倶時變男子婦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縰笄總以玆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爲然曰此非劉石經也昔漢世造三字石經于大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爲劉石經酒闌芳與肅倶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之惑芳理義精贍類皆如是　芳孫劉逖入齊史

郭祚

祚字季祐太原人魏車騎將軍淮之從孫也祖逸本州別駕以女妻司徒崔浩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孤貧姿貌不偉鄉人莫之識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歷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于

世孝文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遷給事黃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帝甚賞之從南征及還車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邪祚曰是臣七世伯祖帝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祚對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微臣虛薄遭奉聖明自惟幸甚因敕以太牢祭淮廟是時孝文銳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內外規略號爲多事祚與黃門宋弁參謀帷幄隨其才用各有安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孝文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勤庶事獨不欺我

崔光温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初孝文以李彪爲散騎常侍祚因入見帝謂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沈吟曰此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啟云伯石辭卿子産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决遂不換李彪官也尋正吏部祚持身潔清重惜官位至于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下筆即云此人便以貴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用者皆量才稱職時又以此推之遷

尚書右僕射領太子少師祚曾從幸東宮明帝幼弱祚持一黃甌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脣齒深爲帝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爲桃弓僕射黃甌少師太和以前朝法尤峻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冲之用事也欽祚識幹薦爲左丞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苦自陳挹辭色懇然發於誠至冲謂之曰人生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十數年位秩隆重而進趣之心更復不息于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崔光之徒曲躬承接祚心惡之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遠近莫不惋惜祚子景尚善事權寵世號曰郭尖

張彝　曾孫乾威

彝屋宇被焚爲神武以此藉所綱紊亂遂有異志焉

彝字慶賓清河人也性公強有風氣歷覽經史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無所顧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召集百寮督責之令其脩悔而猶無悛改善於督察每有所廵撿彝常充其選清慎嚴猛所至人皆畏伏儔類亦以此高之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别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在清品由是衆口喧喧謗讟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

其家彝殊無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龜二年羽林武賁將幾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詬罵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石擊打公門上下懾懼莫敢討逆遂持火虜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爲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撻極意唱呼焚其屋宇始均仲瑀當時踰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羣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毆擊生投之于烟火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仲瑀走免彝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隣輿致于寺遠近聞見莫不惋駭乃卒官爲收掩羽林凶強者八人斬之不能窮誅羣豎即爲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

乾威附人附此

國紀之將墜矣靈太后以其屢朝大臣特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侍臣曰吾為張彝飲食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悲痛之若此初大乘賊起于冀瀛之間遣都督元遙討平之多所殺戮積屍數萬始均以郎中為行臺忿軍士以首級為功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爇至于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也始末在烟炭之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

彝曾孫乾威字元敬性聰敏涉獵羣書隋開皇中累遷晉王屬王甚美其才與河內張衡俱見禮重晉邸稱為二張焉嘗在塗見一遺囊恐其

主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綝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乾威曰其首立者為誰乾威下殿就視而荅曰淮南太守楊綝帝謂乾威曰卿為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乾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綝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其廉慎皆此類也帝甚嘉之

李崇　從弟平　平子諧　諧子庶

崇字繼長頓丘人也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之子年十四襲爵陳留公孝文初為荊州刺史鎮上洛敕發

崇好財賄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伯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唯長樂公主手持絹二十疋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腳時人為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腳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秦陝二州兵送崇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人懷懼孝文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人即帖然復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尒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詔都督淮南諸軍事時有泉水湧于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數從地湧出野鵝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于城上水

增未已乘船附于女墻城不沒者二版而已州府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守死此城時州人因乘大水謀欲為亂崇皆擊滅之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沉深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州凡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冦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彪賊甚憚之梁武惡其久在淮南屢設反間無所不至宣武雅相委重梁無以措謀乃授開府儀

同三司萬戸郡公諸子皆爲縣侯欲以構崇崇表言其狀宣武屢賜璽書慰勉之賞賜珍異歲至五三親待無與爲比梁武每歎息服宣武之能任崇也徵拜尚書左僕射崇在官和厚明于決斷蠕蠕犯塞詔崇都督諸軍事討之崇辭於顯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孝明目而壯之朝臣莫不稱善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後北鎮人反所在響應詔曰去歲李崇北征長驅塞北返旆榆關此一時之盛朕以李崇國戚望重器識英斷意欲還遣崇行總督三軍揚旌恒朔諸人謂可尒不僕射蕭寶

寅等曰陛下此遣實合羣望于是詔崇持節北討崇力戰累破賊衆相持至冬乃引還平城　崇從弟平字雲定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羣書好禮易頗有文才詔除相州刺史平勸課農桑脩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講堂親爲立贊前來臺使頗好侵漁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于客舘注頌其下以示誡焉

平子諧字虔和幼有風采趙郡李搔嘗過元乂門下見之歸謂其父元忠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李諧也問之果然魏欲與梁和好朝議將以崔㥄爲使㥄曰文采與識㥄不推李諧口頰顧顧諧乃大勝于是以諧兼常侍盧元明兼吏部郎聘焉梁武使朱异覘客异言諧元明之美諧等見及出梁武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勍敵卿輩常言北間都無人物此等何處來謂异曰過卿所談是時鄴下言風流者以諧及隴西李神儁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楊遵彦清河崔贍爲首初通梁國妙簡行人神儁位已高故諧等五人繼踵而遵彦遇疾道還竟不行既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矜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每入鄴下爲之傾動

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齊文襄使左右覘之賓司一言制勝文襄爲之拊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親與談說甚相愛重諧爲人短小六指因癭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子庶方雅好學甚有家風常攝賓司接對梁客梁客徐陵深歎美焉庶生而天閹崔諶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遍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藝眉有効然後樹鬚世傳諶門有惡疾以呼沲爲墓田故庶言及之邢子才在傍大笑庶妻元羅女也庶亾後五年元氏更適趙起

嘗夢庶謂已曰我薄福託劉氏爲女明旦當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相見告君宜乞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是也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懼趙公意我自說之于是起亦夢焉起竊問妻言之符合遂持錢帛躬往求劉氏如所夢得之養女長而嫁焉

崔光

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拜黃門侍郎甚爲孝文所知侍常曰孝伯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

也雖處機近未曾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已孝文每對羣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此宣武即位正除侍中正始元年有獻四足四翼雞詔問光光表曰臣謹案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雌雞化爲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爲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將乘君之威以害政事猶石顯也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雌雞欲化爲雄一身皆似雄但頭冠上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于頭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是後張角作亂破壞四方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雞狀不同其應頗相類矣臣以邕言推之翅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睹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之而慢所用致禍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雊雉集鼎武丁用熙準諸往記信可爲誠今東南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踰時人勞物悴莫此之甚伏願陛下追殷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強朝

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于山岳宣武夜崩廣平王懷扶疾大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欲上殿哭大行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衰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熹橫劍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壯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于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正光元年獲禿鶖鳥于宮內詔以示光光表曰此即詩所謂有鶖在梁貪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于殿廷昔魏氏黃初中有鵜鶘集于靈芝池文帝下詔博求賢俊

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爲不善
是以張臶惡鴟賈誼忌鵩鵜鶘暫集而去前王猶爲
至誠況今親入宮禁爲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以
爲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饕餮之禽必資魚肉菽麥
稻粱時或飡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旱穀
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豈可棄人養鳥留意于
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鴈身死國滅可謂寒
心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脩德進賢消灾集慶明帝
覽表大悅即棄之池澤光寬和慈善不忤于物進退
沈浮自得而已終日怡怡未曾恚忿曾于門下省晝

坐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于懷緣臂上肩久之乃
去

崔亮　從弟光韶　從孫道固

亮字敬儒武城人年十歲常依季父居貧傭書自業
時隴西李沖當朝任事亮族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
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
亮曰弟妹饑寒豈容獨飽自可觀書于市安能看人
眉睫乎光言之于沖沖召亮與語因謂曰比見卿先
人相命論使人胷中無復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
記之不亮即爲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異沖甚奇之
迎爲館客沖謂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
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沖
薦之爲中書博士孝文在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
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
三日假又一日孝文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驛徵
亮吏部郎亮自參選事垂將十年廉慎明決爲尚書
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亮外雖方正內
亦承候時情郭神安頗被孝明識遇以弟託亮亮引
爲御史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孝明宣旨責亮曰在
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亮拜謝而已無以上對遷吏

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
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
百姓大爲怨亮乃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
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于不得庸
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
甥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
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
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
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
業空辨氏姓高下至于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

亮爲此格時用武人入選人多官少故特立此格

何意從人遂利其便而相仍不改

精而男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脩厲名行哉亮荅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今朽老而居帝難之任昨爲此格有由而然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鏡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

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爲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人爲碾及爲僕射奏于張方橋東堰穀水造碓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　光韶亮從父弟也光韶與弟光伯孿生操業相伴特相友愛光韶性嚴聲韻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至于兄弟議論外聞謂爲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元顥入洛自

河以南莫不風靡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議所從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國稱兵本朝亂臣賊子曠代少疇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眷未敢仰從欣乃斬顥使光韶博學强辯尤好理論至于人倫名教得失之間榷而論之不以一毫假物家足于財而性儉吝衣馬敝瘦食味麤薄議者譏其矯嗇其家資產皆光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曾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弼前妻是光韶之繼室兄女弼貪惏不法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

弼銜之時耿翔反于州界弼誣光韶與賊連結囚其合家考掠非理而光韶與之辯爭詞色不屈會樊子鵠爲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詣樊陳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亦歎尚之　亮從孫道固字季堅其母卑賤嫡母兄攸之輕侮之父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或能興人門戶汝等何以輕之攸之遇之彌薄輯乃資給道固令其南仕時宋孝武以道固爲從事道固美形貌善舉止習武事孝武嘉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孝武謂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可爲寒士而世人以其偏庶

傷之可爲歎息後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詣道固
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于客前道固驚起
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
兄所作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
汝宜荅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

粲裴叔業從孫河東聞喜人

裴粲

粲字文亮沉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爲失高陽王雍曾
以事屬粲粲不從雍甚爲恨後因九日馬射敕畿內
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爲州牧粲脩謁雍含怒待之粲
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顏及坐定謂粲

曰可更爲一行粲便下席爲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後
宣武聞粲善自標置欲觀其風度令傳詔就家急召
之須臾間使者相屬合家恇懼不測所以粲更恬然
神色不變帝歎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
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唯長揖而已及
還家人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曾詣清河王
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
懌乃令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
釋學親昇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
史終爲知音所輕節閔帝初復爲中書令帝出臨洛
水粲起御前再拜上壽酒帝曰昔北海入朝要羈神
器爾日卿戒之以酒今欲我飲何異于往情粲曰北
海志在沈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
誠帝曰甚愧來譽仍爲命酌孝武初出爲膠州刺史
屬時亢旱士人勸令禱于海神粲憚違衆人乃爲祈
請直據胡床舉盃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
粲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
卒不肯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寇亂三齊粲唯高譚虛
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
賊至粲云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云

耿王可引上廳事自餘部衆且付城人不達時變如
此尋爲翔害送首于梁

夏侯道遷 子夬 李元護附

道遷譙國人也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爲結婚韋氏
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咸謂戲言及
婚求覓不知所在訪問乃云逃入益州遂單騎歸魏
累封濮陽縣侯道遷雖學不深洽而歷覽書史閑習
尺牘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羞罔不畢有于京城西
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殖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往遊適
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匹專供酒饌

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語曰坐上客恒滿罇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　子夬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于口沽買飲啖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猶數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饑寒夬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至其家聽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夬心驚懼謂人曰世寶爲官少閒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即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寤流汗徹于寢具至明前京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夬曰卿昨夜當大飲溺衣如此夬乃具陳所夢後二日

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虛劣俄而心悶而死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初夬與南人辛諶庾遵江文遥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間耳脫有先亡者于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歆饗及夬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夬靈前仍共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夬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盃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夬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即僵仆狀若被毆夬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嗔責僧明便悟而欣宗鬼語如夬平生并怒家人發陰私竊盜咸有次緒　時有李元護遼東人爲齊州刺史病前月餘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云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伎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既甚支骨稍消鬚長二尺一時落盡爲齊州經拜舊墓巡省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嘗以方伯簿伍至青州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誡焉

北魏纂卷之四終

明海虞錢谷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翽甫校

諸臣傳

傅永

永字脩期清河人也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轎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荅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幹為王肅平南長史齊將侵豫州肅令永擊之永量吳楚兵好以斫營為事又賊若夜來必于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仍密令人以瓠盛火渡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果來斫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奔趣淮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火爭渡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帝嘉之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脩期耳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為寧朔將軍齊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乃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賊俯射永洞其左股永出箭復入遂大破之仙琕燒營卷甲而遁英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

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布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采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英深賞之後除恒農太守非心所樂府英東征鍾離表請永求以為將朝廷不聽永每言曰馬援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矟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永嘗登北芒于平坦處奮矛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子叔偉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能立馬上與人角騁見者以為得永武而不得永文

傅豎眼

豎眼本清河人也祖父融南徙度河家于磐陽為鄉閭所重性豪俠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以自負謂足為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有一人曰唯傅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傅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有傅靈越能解此文融謂其三子文武才幹以駕馭當世常從容謂鄉人曰汝聞之不鬲虫之子有三靈此圖讖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士多相歸附宋

將蕭斌冠敝觴時融始死强引靈慶爲軍主靈慶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才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尸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援不虛發不可逼也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山澤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爲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誘呼之而乾愛不知斌之欲圖靈慶旣至執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氏訣言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宋恐靈越在邊擾三齊乃以靈越叔父琰爲冀州中從事招之靈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南走靈越與羊蘭奮兵相擊乾愛出遣船迎

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臨齊人知剉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後期狀靈越殊不應荅乾愛不以爲惡勑左右出匣中烏皮袴褶令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可着體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爲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垣公着此當見南方國王豈垣公也竟不肯着及至丹楊宋孝武見而禮之靈越意恒欲爲兄復讎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雜肉羹菜食乃爲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靈越爲明帝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傳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卽殺送詣建康宋明帝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乃殺之暨眼卽靈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魏鎭南王肅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身禮敬表爲參軍

孫紹

紹字世慶昌黎人也少好學通涉經史與常景共脩律令紹表曰臣等脩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于悒紹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疎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覽紹兄世元善彈箏早卒紹後聞箏聲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後爲太府少

卿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太后笑之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于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于衆外竊謂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

張普惠

普惠字洪賑常山人也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精于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説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爲其聲價澄爲雍州刺史啟普惠爲府錄事參軍澄功衰在身欲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于澄澄

納其言託辭自罷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爲通乃密表曰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故已功餘九錫褒假鑾轝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高祖受禪于獻文皇帝故仰尊爲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敕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于十亂則司徒爲太上恐乖繫敕之意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已

上博議其事普惠並以理正之無所屈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爲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呵翻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雕虫小藝彧或相許至于此處豈卿所及翻甚有慙色默不復言議者或以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乂宣令謂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驛騶馬來甚迅速行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泗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任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顧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荷其幸甚時中山杜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深儒碩學身負大才執此公方來居諫職謇謇如也諤諤如也胙承在朝司徒第當庭面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縈魯門之柝裁警終使羣后逡巡庶寮拱默雖不見用于一時固已傳美于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此書每爲口實

成淹

淹字季文上谷人也好文學有氣尚獻文于仲冬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並不納淹上接輿釋游論帝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敕停行太和中文明太后崩齊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不許昭明執志不移孝文敕尚書李冲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冲奏遣淹昭明言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方謂義出何典何其異哉昭明言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初不素服淹言彪通弔之日朝命

以弔服自隨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踰月即吉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彪行人何容獨以衰服間衣冠之中我皇處諒闇以來百官聽于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搓膝而言曰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爲非也昭明相顧笑曰非孝者宜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使人唯齎袴褶不可以弔幸借緌帽以申國命今爲魏朝所逼還南日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析中還南日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非理得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既而

敕送衣幘給昭明等明旦引入皆令文武盡哀其後齊遣其散騎常侍庾華何憲來聘孝文敕淹接于外館華等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絕好爲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隣之義淹言夫爲王者不拘小節豈得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齊先主歷事宋朝當應便爾欺奪庾華及從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以手掩目曰卿何不作于禁而作王肅淹言我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何于禁之有憲亦不對王肅之至鑾輿行幸肅多扈從敕淹將引若有古跡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人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度肅知淹寓青州乃笑謂曰青州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若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間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聊因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以聞孝文大悅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爲制勝輿駕至洛肅因侍宴帝戲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復卿試重叙之肅言臣于朝歌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說遂大笑肅又言淹才詞宜應叙進帝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

已達人正可顯臣之美帝曰卿爲人所屈欲求屈已之名復於卿大優肅言淹既蒙進臣得屈已申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

袁翻　子聿脩

翻字景翔陳郡人也翻少入東觀爲徐紇所薦拜尚書殿中郎議選邊戍事翻議甚悉時論韙之明帝靈太后曾燕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爲盡之侍坐者莫不羡仰翻名位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　子聿脩字叔德年十八領本州中正聿脩少年平和溫潤素流之中

最爲規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時望多相器待許其
風鑒初馮子悰以僕射攝選婚姻相尋聿脩常非笑
之語人云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能
免時論以爲地勢然也素品孤官頗有怨讟然在官
廉謹當時少匹爲尚書郎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遺尚
書邢卲與聿脩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脩爲清郎
大寧初聿脩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
得失經兖州時邢卲爲刺史別後送白紬爲信聿脩
不受與邢卲書云今日仰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
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卲亦欣然領解報書云

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清
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陽尼

尼字景文北平人以尼碩學舉幽州中正孝文臨軒
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尼與齊州大中正房千秋各
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
牒後坐爲中正時受鄉人貨免官每自傷曰吾昔未
仕不曾羨人今日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
如何 從子休之入齊史

賈思伯

思伯字仕休齊郡人任城王澄之圍鍾離也以思伯
持節爲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爲後殿澄以其儒者
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于
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
者累遷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
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爲之語曰陰
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
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人稱歎焉思
伯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
曾無倦色客有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

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言

祖瑩

瑩字元珍范陽人也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
書學生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于灰
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
蔽塞窻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內
外親屬呼爲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每歎曰
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
能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勞倦不覺天
曉催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

士嚴毅不敢復還乃置禮于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孝文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戲盧昶曰昔流共工于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爲世生以才名徵署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帝顧謂勰曰蕭賾以王元長爲子良法曹今爲汝用祖瑩豈非倫匹也敕令掌勰書記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爲之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再遷尚書郎中尚書令王肅曾于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

云公可更爲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意呼悲平城爲悲彭城也勰有慙色瑩在座卽云悲彭城王公未見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孝昌中于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瑩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玉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爲博物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竊他文以爲己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其製裁之體減于袁常焉

子珽入齊史

尒朱榮　子文略　從子兆　榮從弟世隆

從子天光　斛斯椿附

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世爲部落酋帥其先居尒朱川因爲氏焉高祖羽健爲領人酋長所居處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因名狗舐泉祖代勤繼爲酋長曾圍山而獵部人射虎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旣過誤何忍加罪部内感感其意父新興太和中繼爲酋長曾行馬羣見一白蛇頭有兩

角呪之求畜牧蕃息自是牛羊駝馬日覺滋盛色別爲羣谷量之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孝文嘉之及遷洛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榮潔白美容貌幼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誓衆便爲軍陣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曾與榮游池上忽聞簫鼓音謂榮曰古老相傳聞此聲皆至公輔吾年老暮當爲汝耳正光中四方兵起榮遂散畜牧招合義勇以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明帝崩事出倉卒榮乃與元天穆等密議

元顥入京師穆逆降顥以河陰酷濫事起于穆引入詰讓殺之　先是儀曹郎袁昇等四人方駕而行路逢一尺　望之歎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後竹林遊遇言果如其言

入匡朝廷遣從子天光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爲主唯莊帝獨就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迎莊帝莊帝自高渚度至榮軍將士咸稱萬歲及莊帝即位度河太后乃下髮入道內外百官皆向河橋迎駕榮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言謂天下乘機可取乃譎朝士共爲盟誓將向河陰西北三里至南北長堤悉命下馬西度即遣胡騎四面圍之妄言丞相高陽王欲反殺百官王公卿士二千餘人皆斂手

就戮乃遷帝于河橋沈靈太后及少主于河時又有朝士百餘人後至仍于堤東被圍遂臨以白刃唱云能爲禪文者出當原其命時有隴西李神儁頓丘李諧太原溫子昇並當世辭人皆在圍中耻是從命俯伏不應有御史趙元則者恐不免死出作禪文榮令人誠軍士言元氏既滅尒朱氏興其衆咸稱萬歲榮遂鑄金爲己像數四不成時榮所信幽州人劉靈助善占言今時人事未可榮乃曰若我作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王兆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遂便愧悔至四更中乃迎莊帝望馬首叩頭請死既濫殺朝士乃不敢入京即欲向北爲移都之計持疑經日始奉駕向洛陽宮時諸貴死散無復次序莊帝左右唯有故舊數人榮猶執移都之議上亦無以拒焉又在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二心莊帝自起止之因復爲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酒一遍及醉熟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即以牀轝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時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榮身自陷陣大破之于陣禽葛榮餘衆悉降榮恐其疑懼乃普令各從

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于是羣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初榮將討葛榮軍次襄垣遂大獵有雙兎起于馬前榮彎弓誓之曰中則禽葛榮不中則否既而並應弦而殪三軍咸悅及後命立碑于其所號雙兎碑詔加榮天柱大將軍榮尋還晉陽遥制朝廷親戚腹心皆補要職百寮朝廷動靜莫不以申至于除授皆須榮許然後得用莊帝雖受制權臣而勤政事朝夕省納孜孜不已吏部尚書李神儁議正綱紀而榮乃大相嫌責榮使入京雖復微蔑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

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乃忿怒神儁遂上表
遜位榮欲用世隆攝選上亦不違榮曾啓北人爲河
內諸州欲爲犄角勢上不卽從天穆入見論事上猶
未許天穆曰天柱旣有大功爲國宰相若請普代天
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如何啓數人爲州便停不
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
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榮聞大怒曰天子由誰得立
今乃不用我語葛榮枝黨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督
侯深討斬之時万俟醜奴蕭寶夤擁衆幽涇榮遣其
從子天光討之關中悉平于是天下大難便盡莊帝

恒不慮外寇唯恐榮爲逆常時諸方未定欲使與之
相持及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
卽今天下便是無賊臨淮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
以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還以他語解之曰其實
撫寧荒餘彌成不易榮見帝年長明悟爲衆所歸欲
移自近皆使由已乃擥來向京帝懲河陰之事終恐
難保乃與城陽王徽侍中楊侃謀皆勸帝刺殺之三
年八月榮發并州向京有人告云帝欲圖之榮卽具
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于是榮不自
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皆不持兵仗帝欲止城
陽王曰縱不反亦何可耐況何可保邪帝旣有圖榮
意夜夢手持一刀自害落十指節都不覺痛惡之以
告城陽王徽及楊侃徽解夢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
割指節與解腕何異去患乃是吉祥聞者皆言善召
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
昇具通本上曰王允若卽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
久語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爲況必不
死寧與高貴鄉公同日死不與常道鄉公同日生上
謀頗泄世隆等以告榮榮輕帝不謂能反榮與元天
穆同入上在明光殿東序中西面坐榮與天穆並御

牀西北小牀上南坐城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卿魯
安等持刀從東戶入卽馳向御坐帝拔千牛刀手斬
之時年三十八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于是
內外喜叫聲滿京城旣而大赦榮雖威名大振而舉
止輕脫止以馳射爲伎藝每入朝見更無所爲唯戲
上下馬于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觀并召王公妃
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叫將相卿士
悉皆盤旋乃至妃主婦人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
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爲樹梨普梨之曲性甚嚴暴
慍喜無恒弓箭刀槊不離于手每有嗔嫌卽行忍害

人言魏收穢史信然

左右恒有死憂　子文略當從坐靜帝使人往晉陽欲拉殺之神武特加寬貸奏免之文略聰明儁爽多所通習齊文襄嘗令章永興馬上彈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八文襄戲之曰聰明人多不老壽其慎之文略對曰命之脩短皆在明公文襄愴然曰此不足慮初神武遺令恕文略十死恃此益橫多所陵忽齊天保末嘗邀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諸王共假聚寶物以要之文略奬豕而往從奴五十人皆駿馬侯服其豪縱不遜如此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婢賭取之明日平秦王使人致

請文略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訴之于文宣繫于京畿獄文略彈琵琶吹橫笛謡詠倦極便臥唱挽歌居數月奪防者弓矢以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奏遂伏法文略嘗大遺魏收金請爲父作佳傳收論榮比韋彭伊霍　兆字萬仁榮從子也少善騎射趫捷過人數從榮游獵至窮巖絶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必先之手格猛獸無所疑避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爲爪牙榮曾送臺使見二鹿授兆二箭令取供今食遂搆火以待之俄而兆獲其一榮欲誇使人責兆不盡取杖之五十榮死兆遂輕兵倍道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已曰尒朱家欲度河用尒作灅波津令爲之縮水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插而導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度是日暴風彭怒黃塵漲天騎叩宫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莊帝步出雲龍門外爲兆騎所擊幽于永寧佛寺兆撲殺皇子汙辱妃嬪縱兵虜掠停洛旬餘初兆將入洛遣使招齊神武神武不赴曰兆等猖狂舉兵犯順吾勢不可反事尒朱也俄而兆克京師神武大驚仍與兆書具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

惡名于海內兆怒不納而帝遂遇弑神武自鄴進討破之兆竄于窮山殺所乘馬自縊于樹神武收葬之兆勇于戰鬬而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膽决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　世隆字榮宗榮從弟也莊帝之將圖尒朱榮每屏人言世隆懼變乃爲匿名書自牓其門曰天子與侍中楊侃等爲計欲殺天柱還復自以此書與榮妻北鄉郡公主并以呈榮勸其不入榮毀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世隆又勸其速發榮曰何怱怱皆不見從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夜走會兆于河陽兆既平京邑讓世隆

日叔父在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劍嗔目辭色甚厲世隆遂詞拜謝然後得已而深恨之初世隆之為僕射尚書文簿在家省閱性聰解又畏榮深自剋勉留心几案傍接賓客遂有解了之名榮死之後無所顧憚既總朝政生殺自由兄弟羣從各擁強兵割剝四海于是天下之人莫不厭毒及齊神武起義兵世隆獨深憂恐斛斯椿既據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承業詣闕奏狀椎執世隆及兄彥伯俱斬之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詨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就視而世隆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持去意殊不適未幾見誅

天光榮從祖兄子也少勇決榮特親愛之榮將討葛榮留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榮死天光圖入洛之策以齊神武起兵信都內懷憂恐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不得已東下敗于韓陵被執神武送于洛斬于都市尒朱專恣分裂天下各據一方賞罰自出而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不酷暴比之兆與仲遠為不同矣

斛斯椿字法壽椿投尒朱榮性佞巧甚得榮心及榮死椿甚憂懼會尒朱兆入洛椿復歸兆椿以兆擅權懼禍乃與賀拔勝俱說世隆以正道世隆不悅欲害椿椿謂勝曰天下皆怨毒尒朱吾等附之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今俱禽為難椿曰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討齊神武及韓陵之敗椿入北城收尒朱部曲盡殺之世隆兄弟並斬于閶闔門外椿入洛縣世隆兄弟首于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曰汝與尒朱約為兄弟今何忍縣其頭于家門寧不愧負天地

賀拔勝　弟岳

勝字破胡少有志操善左右馳射北邊莫不推其膽略勝與兄允弟岳委質事尒朱榮榮死勝與田怡等奔赴榮第時宮殿之門未加嚴防怡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更有奇謀吾衆旅不多何輕尒怡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隨至河橋勝以為臣無讎君之義遂勒所部還都莊帝大悅後為兆所執將斬勝數之曰天柱薨後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我欲殺尒久矣勝曰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寧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去賊密邇內搆嫌隙自古迄今未有不破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

策兆乃捨之太昌初孝武帝將圖齊神武以勝爲都督荆州刺史齊神武已遣行臺侯景赴之勝敗奔梁梁武帝遇之甚厚勝乞師北討齊神武既不果乃求還梁武帝許之親餞于南苑勝自是之後每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意既至長安詣闕謝罪魏帝握勝手歔欷久之曰初平西從永嘉南度漢晉皆尒事乃關天非公之咎也乃授太師從周文帝摧破東魏軍于沙苑及齊神武率衆攻玉壁周文募敢勇三千人配勝以犯其軍勝適與神武遇連叱而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也時勝持

稍追神武數里刃垂及之神武汗流氣殆盡會勝馬爲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神武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也是歲勝諸子在東者皆爲神武所害勝憤恨因動氣疾薨臨終手書與周文曰勝萬里杖策歸身闕庭冀望與公掃除逋寇不幸殞斃微志不申若死而有知猶望魂飛賊庭以報恩遇耳周文覽書流涕久之周文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平常真大勇也初勝至關中從宴昆明池時有雙鳧游池上周文授弓矢于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爲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曰使

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周文悅因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焉　弟岳少有大志愛施好士初爲太學生及長能左右馳射驍果絕人不讀兵書而暗與之合識者咸異之與父兄赴援懷朔賊王衛可瓌在城西三百餘步岳乘城射之箭中瓌臂賊大駭後投尒朱榮以爲都督每帳下與計事多與榮意合榮與元天穆謀入匡朝廷問計于岳岳曰夫非常之事必俟非常之人將軍士馬精強位望隆重若首舉義旗伐叛匡救何往不克何向不摧古人云朝謀不及夕言發不俟駕此之謂矣榮與天穆相顧良

久曰卿此言真丈夫之論也未幾榮舉兵赴洛至河陰榮既殺朝士因欲稱帝疑未能決岳乃從容致諫榮尋亦自悟乃尊立孝莊從榮破葛榮平元顥累遷武衛將軍時万俟醜奴僭稱大號關中騷動榮將遣岳討之私謂其兄勝曰醜奴足爲勍敵若岳往無功罪責立至假令克定恐讒愬生焉乃請尒朱氏一人爲元帥岳副貳之榮大悅乃以天光爲大都督雍州刺史時醜奴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南度渭水攻圍趨栅天光遣岳率千騎赴援菩薩攻栅已克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乃自驕

令省事傳語省事恃水應荅不遜岳怒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巳逼暮于是各還明日身先士卒急擊之遂擒菩薩又輕騎追醜奴及之于平凉之長坑一戰擒之天光雖云元帥而岳功效居多孝武密令岳圖齊神武遂刺心血持以寄岳岳懼託以牧馬于原州為自安之計神武乃遣左丞翟嵩使至關中間岳及侯莫陳悅悅受神武指密圖岳岳弗之知而先又輕悅悅乃誘岳入營斬于幕中朝野莫不痛惜之翟嵩復命于神武神武下牀鳴其頰曰除吾病者卿也何日忘之

高恭之　兄謙之

恭之字道穆遼東人也道穆以字行于世學涉經史所交皆名流儁士幼孤事兄如父毋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于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求用于匡匡遂引為御史其所糾擿不避權豪及元顥逼武牢尒朱榮欲廻師待秋道穆謂曰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此桓文之舉也今若還師令顥重完守具可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深然之及孝莊反政因宴次謂尒朱榮曰前若不用高黄門計社稷不安可為朕勸其酒令醉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恨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深以為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

兄謙之字道讓專意經史天文筭歷圖緯之書多所該涉孝昌中行河陰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僞枷一囚立于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

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悉獲其黨時道穆為御史亦有能名世美其父子兄弟並著當官之稱時朝議鑄錢以謙之為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三銖錢事未就會卒

儒林傳

徐遵明

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幼孤好學年十七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游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乞所講

設不憾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後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正在于此乃詣平原唐遷居于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歛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

李業興

業興上黨人少耿介志學晚乃師事徐遵明于趙魏

之間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錄尚寡業興乃詣靈馥黌舍類受業者靈馥乃謂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爾不言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于是振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便竟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爲也後乃博涉百家圖諱風角天文占侯無不討練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于權貴不爲之屈使梁業興家世農夫雖學殖而舊音不改梁武問其宗門多少荅曰薩四十家使還孫騰謂曰何意爲吳兒所笑對曰業興猶被笑試遣公去當着被罵神武以業興明術數軍行常問焉業興曰某日某處勝謂所親曰彼若告勝自然賞吾彼若凶敗安能罪吾芒山之役有風從西來入營業興曰小人風來當大勝神武曰若勝以爾爲本州刺史既而以爲太原太守文襄之征潁川業興曰往必尅尅後凶文襄既尅欲以業興當凶而殺之業興愛好墳籍鳩集不已手自補脩躬加題帖其家所有垂將萬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深博性躁隘至于論難之際無儒者之風

劉晝

晝字孔昭渤海人少孤貧愛學常閉戶讀書暑月唯着犢鼻褌恨下里少墳籍便杖策入都知鄴令宋世良家有書五千卷乃求爲其子博士恣意披覽晝夜不息還舉秀才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音以賦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于六合君四體又愚于文書不忿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斌媚晝求秀才十年不得孝昭即位好受直言晝聞之喜曰董仲舒公孫弘可以出矣乃步詣晉陽上書言亦切直

而多非世要終不見收采晝夜嘗夢貴人若吏部尚書者補交州興俊令縮而密書記之卒後旬餘其家幼女鬼語聲似晝云我被用為興俊縣令得假暫來辭別云晝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言使我數十卷書行于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容止舒緩舉動不倫竟無仕卒于家

文苑傳

温子昇

子昇字鵬舉晉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江左避難歸魏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為廣陽王深賤客在馬坊教

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深謝之景曰頃見温生深恠問之景曰温生是大才士深由是稍知之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人為高第于是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搴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彈文皆委焉孝莊即位子昇復為舍人及帝殺尒朱榮子昇預謀當時赦詔子昇辭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書問是何文字子昇顏色不變曰敕榮不視之尒朱兆入洛子昇懼禍逃匿梁使張皐寫子昇文筆傳于江外梁武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于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太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王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為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昇彬彬有德素齊文襄引子昇為大將軍諮議子昇前為中書郎嘗詣梁客館受國書自以不脩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為文襄館客元僅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子

昇久忸怩乃推陸操焉及元僅等作亂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神武碑文既成乃餓諸晉陽獄食弊襦而死棄屍路隅馮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有準的不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豫其間所以終致禍敗

節義傳

于什門

什門代人也明元時為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住外不入使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按其項什

門曰馮王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然初不撓屈既而跋止什門什門于羣衆中回身背跋被袴後襠以辱之既而拘留隨身衣裳敗壞略盡蟣虱被體跋遣以衣服推而不受歷二十四年後馬弘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書侍御史太武下詔褒美比之蘇武

隱逸傳

眭夸

夸趙郡人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好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邦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

崔浩爲莫逆之交浩爲司徒奏徵爲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經留數日唯飲酒談敘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于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吾便將別桃簡浩小名浩慮夸即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乃以夸騾內之廐中冀相維縶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眭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夸既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夸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爲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沒爲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中遂著知命論以釋之

藝術傳

晁崇

崇字子業遼東人也善天文術數道武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奏占爲角蟲將死帝既剋姚平于柴壁以崇言之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牛果大疫輿駕所乘

巨犗數百頭同日斃于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好矜容儀被服僭度言音類帝左右每聞其聲莫不驚悚帝知而惡之後其家奴告崇叛招引姚興及興寇平陽帝以奴言爲實執崇兄弟並賜死

北齊纂卷之一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帝紀

神武帝

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渤海蓨人也深沉有大度輕財重士爲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長頭高權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貧及聘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爲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爲託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

子寧而用之神武自隊主轉爲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絶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至洛陽給令史麻祥使祥嘗以肉啗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爲慢已笞神武四十及自洛陽還傾産以結客親故怪問之荅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淸天下之志與司馬子如及劉貴賈顯智爲奔走之友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獵于沃野見一赤兎每搏輒逸遂至迴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兎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乃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因自言善暗相徧捫諸人言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又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向乃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孝昌元年歸尒朱榮于秀容先是劉貴事榮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貴乃爲神武更衣復求見焉因隨榮之廄廄有惡馬榮命剪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剪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于牀下屏左右而訪時事神武

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將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尒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而淸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邑人厖蒼鷹止帝居團焦中蒼鷹母數見團焦上赤氣赫然屬天蒼鷹嘗夜欲入有靑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爲異密覘之唯見赤蛇蟠牀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母求以神武爲義子及得志以其宅爲第號爲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

其本所任圖焦以石堊塗之留而不毀至文宣時遂
爲宮既而榮以神武爲親信都督于時魏明帝暴崩
榮遂入洛因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
不成乃止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
尒朱兆榮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衆者
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尒非其匹終當爲其子穿鼻
乃以神武爲晉州刺史于是大聚斂因劉貴貨榮下
要人盡得其意無幾而孝莊誅榮及尒朱兆自晉陽
將舉兵赴洛召神武神武辭兆恨焉神武曰兆舉兵
犯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

兆入洛執莊帝以北神武聞之大驚乃以書喻之言
不宜執天子以受惡名于海內兆不納殺帝立長廣
王曄改元建明兆徵神武辭以河無橋不得渡初孝
莊之誅尒朱榮知其黨必有逆謀乃密敕步藩令襲
其後兆請救于神武神武內圖兆復慮藩後難除乃
與兆悉力破之藩死深德神武誓爲兄弟時世隆執
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
暴天下苦之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
兆患之問計于神武神武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
選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

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神武神武
拳毆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
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罔上請殺
之兆以神武爲誠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恐醒後或
致疑貳遂出建牙陽曲川兵士素惡兆而樂神武于
是莫不皆至兆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今四方擾擾人
懷異望况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爲兆曰香火
重誓何所慮邪紹宗曰親兄弟尚難信何論香火時
兆左右已受神武金因譖紹宗與神武舊隙兆乃禁
紹宗而催神武發神武乃自晉陽出滏口路逢尒朱

榮妻鄉郡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百匹盡奪易之兆
聞于是自追神武至襄垣會漳水暴神武隔水拜曰
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
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死不辭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
意因輕馬渡與神武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神
武斫已神武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賀六渾更何所仰
今旁人構間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于地
遂刑白馬而盟誓爲兄弟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
執兆神武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
饑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

置之兆雖勁健而兇狡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
神武馳還晉陽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
麥地神武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
肅益歸心焉普泰元年尒朱度律廢元曄而立節閔
帝欲羈縻神武乃曰節閔帝封神武爲渤海王徵使
入覲神武辭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兵侵掠百
姓歸心乃詐爲書言尒朱兆將以六鎭人配契胡爲
部曲衆皆愁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
遣之孫騰尉景僞請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
郊雪涕執別人號慟哭聲動地神武乃諭之曰與尒

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
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
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衆願奉神武
神武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萬衆無刑法
終自灰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
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尒不能爲取笑天下衆皆
頓顙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椎牛饗士喻
以討尒朱兆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普天幸甚
神武曰討賊大順也拯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繼
之何敢讓焉乃抗表罪狀尒朱氏孫騰以爲朝廷隔

絕不權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奉章武王朗爲皇帝
年號中興是爲廢帝乃敗兆于廣阿十一月攻鄴城
（祥嘗辱歡）
陷麻祥時爲湯陰令神武呼之曰麻都祥慙而逃永
熙元年尒朱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
遠自東郡同會鄴衆號二十萬神武令封隆之守鄴
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
敵于是將士皆有死志四面赴擊之尒朱兆責神武
以背己神武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
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柱
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

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大敗之尒朱兆對慕容紹宗
叩心曰不用公言以至此神武至洛陽廢節閔及中
興主而立孝武孝武既即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
將軍神武師師北伐尒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
等往事尒朱普皆反噬今在京師寵任必搆禍隙神
武深以爲然二年追破兆于赤洪嶺兆自縊時斛斯
椿內不自安搆神武于魏帝于是魏帝與神武隙矣
天平元年魏帝既有異圖乃下詔罪狀神武爲北伐
經營神武亦勒馬宣告曰孤遇尒朱擅權舉大義于
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橫爲斛斯椿讒搆以誠節

魏孝武帝從此入長安依宇文泰爲西魏 魏是爲東魏

爲逆首昔趙鞅興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魏帝躬率大衆屯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帝不報神武乃引軍度河魏帝遜于長安巳酉神武入洛神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啓魏帝皆不荅乃集百寮議所推立遂立清河王世子善見是爲孝靜帝魏于是始分爲二神武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童謡曰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竊言雀子謂魏帝清河王鸚鵡謂神武也武定四年神武將伐西魏自鄴會兵于晉陽自

東西魏搆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蟻陣鬭占者以爲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蟻盡死九月神武疾班師徵世子澄至晉陽侯景素輕世子嘗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異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子爲神武書召景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背微點乃來書至無點景不至又聞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謂世子曰我雖疾尒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對又問曰豈非憂侯景叛邪曰然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志顧我能養豈爲汝駕御也少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略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爲我邪死亦何恨遂崩于晉陽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于軍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揔人授任在于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于廝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亾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禽並蒙

恩貸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規略遠矣

文襄帝

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生而岐嶷神武異之年十二神情儁爽便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天平三年入輔朝政時人雖聞器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嚴明事無疑滯于是朝野振肅神武崩魏帝詔以文襄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武定七年進位相國封齊王

七月文襄朝于鄴八月辛卯遇盜而崩初梁將蘭欽子京見虜文襄以配廚欽求贖之不許京再訴文襄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謀作亂時文襄將受魏禪與陳元康崔季舒屏左右謀于北城東柏堂太史啓言宰輔星甚微變不一月時京將進食文襄却之謂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京聞之寘刀于盤下冒言進食文襄見之怒曰我未索食何遽來京揮刀曰將殺汝。因見弒時年二十九文襄美姿容善言笑談謔之際從容弘雅性聰警多籌策當朝作相聽斷如流愛士好賢待之以禮有神武之風焉然少壯氣猛嚴刑峻

法高慎西叛侯景南𧗠非直本懷狼戾兼亦有懼威略情欲奢淫動乖制度甞于宮西造宅牆院高廣聽事宏壯亞太極殿神武入朝責之乃止

文宣帝

帝諱洋字子進神武第二子文襄之母弟也武明太后初孕帝每夜有赤光照室太后私怪之及產命之曰侯尼于鮮卑言有相子也時神武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生始數月尚未能言欻然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不敢言及長黑色大頰兌下鱗身重踝瞻視審定不好戲弄深沉有大度晉陽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為阿禿師太后見諸子焉歷問祿位至帝再三舉手指天而已口無所言神武嘗從諸子過鳳陽門有龍在上唯神武與帝見之內雖明敏貌若不足文襄每嗤之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神武以帝貌陋神彩不甚發揚曾問以時事帝略有所辨儻語一事必得事衷又嘗令諸子各使理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神武以為然又各配兵四出而使彭樂率甲騎偽攻之文襄等怖撓帝勒眾與彭樂相格樂免胄言情猶禽之以獻由是神武稱異之謂長史薛琡曰此兒意識過

吾琡亦私怪之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默識過人未嘗有所自明景裕不能測也後從文襄行過遼陽山獨見天門開餘無人見者文襄遇賊帝在城東雙堂事出倉卒內外震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臠斬羣賊而漆其首秘不發喪徐言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內外莫不驚異乃赴晉陽總庶政帝內雖明察外若不了老臣宿將皆輕帝于是帝推誠接下務從寬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羣情始服魏帝詔進帝封齊王帝既為王夢人以筆點已額旦日以語館客王曇哲曰吾其退乎曇哲拜賀曰王上加點

為主當進也帝如鄴魏帝遜位別宮天保元年帝即位于南郊周文帝帥師至陝城分騎北度至建州帝親戎出次城東周文帝見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班師五年春帝討山胡大破之時有都督戰傷其什長路暉禮不能救帝命刳其五藏使九人分食之肉及穢惡皆盡自是始行威虐十年冬帝暴崩帝沈敏有遠量外若不慧內鑒甚明文襄年長英秀神武特所愛重百僚承風莫不震懼而帝善自晦迹言不出口恒自貶退言咸順從故深見輕雖家人亦以為不及文襄嗣業帝以次長見猜嫌帝后李氏色美

每預宴會容貌遠過靖德皇后文襄彌不平焉帝每為后私營服翫小佳文襄即令逼取后恚有時未與帝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容恡每退朝還第輒閉閤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袒跣奔躍后問何故對曰為尒漫戲此蓋習勞而不肯言也所寢至夜曾有光巨細可察后驚告帝帝曰慎勿妄言自此唯與后寢侍御皆令出外文襄崩魏帝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此殂似是天意威權當歸王室矣及帝將赴晉陽親入辭謁于昭陽殿從者十人帝在殿下數十步立而衛士升階已二百許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

敵言訖再拜而出魏帝失色目送帝曰此人似不能見容吾不知死在何日及至并州慰諭將士措辭款實衆皆欣然曰誰謂左僕射都不減令公令公即指文襄也時訛言上黨出聖人帝聞之將徙一郡而郡人張思進上言陛下生于南宮坊名上黨即是上黨出聖人帝悅而止先是童謡曰一束藁兩頭然河邊羖䍽飛上天藁然兩頭于文為高河邊羖䍽為水邊羊指帝名也于是徐之才盛陳宜受禪帝曰先父亾兄功德如此尚終北面吾又何敢當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須早升九五如其不作人將生心于是乃作

圜丘備法物草禪讓事及登極之後神明轉茂外柔內剛果于斷割人莫能窺留心政術簡靖寬和坦于任使故楊愔等得盡于匡贊朝政粲然軍國機策獨決懷抱規謀宏遠有人君大略以三方鼎峙繕甲練兵左右宿衛置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唯恐前敵不多屢犯艱厄常致克捷征伐四剋威鎮戎夏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情躭湎肆行淫暴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散髮胡服襍衣錦彩拔刃張弓游行市肆勳戚之第朝夕臨幸盛暑炎赫日中暴身隆冬酷寒去衣馳走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街

坐巷宿處處游行多使劉桃枝崔季舒負之而行或擔胡鼓而拍之親戚貴臣左右近習侍從錯𧝑無復差等徵集淫嫗悉去衣裳分付從官朝夕臨視或聚棘爲馬紐草爲索逼遣乘騎牽引來去流血灑地以爲娛樂凡諸殺害多令支解或焚之于火或投之于河沈酗既久彌以狂惑太后嘗在北宮坐一小榻帝時已醉手自舉牀后便墜落頗有傷損醒悟之後大懷慙恨遂令多聚柴火將入其中太后驚懼親自持挽因此戒酒一旬還復如初自是躭湎轉劇雖以楊愔爲宰輔使進廁籌置愔于棺中載以轜車幾下釘

者數四至故僕射崔暹第謂暹妻李曰頗憶暹不李曰結髮義深實懷追憶帝曰若憶時自往看也親自斬之所幸薛嬪甚被寵愛忽意其經與高岳私通無故斬首藏之于懷于東山宴勸酬始合忽探出頭投于拌上支解其屍弄其髀爲琵琶一座驚怖莫不喪膽帝方收取對之流淚云佳人難再得甚可惜也載屍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鄴下繫徒罪至大辟簡取隨駕號爲供御囚手自刃殺持以爲戲兼以外築長城內營臺殿賞費過度天下騷然內外憯憯各懷怨毒而素嚴斷臨下加之默識強記百寮戰慄不敢爲非曾有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有甚于桀紂帝令縛置流中沈没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回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初帝登阼改年爲天保士有深識者曰天保之字爲一大人只十帝其不過十乎曾問太山道士曰吾得幾年爲天子荅曰得三十年道士出後帝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也吾甚畏之過此無慮人生有死何得致惜但憐正道尚㓜人將奪之耳帝及期而崩濟南竟不終位時以爲

知命

世宗乃文襄也河間王孝琬文襄之子北宮乃其父被害處故

廢帝

帝諱殷字正道小名道人文宣帝之長子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年立爲皇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學反語于跡字下注云自反時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傍亦爲跡豈非自反邪嘗宴北宮獨令河間王勿入左右問其故太子曰世宗遇賊處河間王復何宜在此文宣每言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

云

後昭帝果害大子因見文宣爲祟尋薨

來不登孌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栁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疋後文宣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鞭撞太子三下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時復昏擾文宣崩太子卽帝位乾明元年秋太后令廢帝爲濟南王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初文宣命邢邵制帝名殷字正道從而尤之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邵懼請改焉文宣不許曰天也因謂昭帝曰奪時但奪愼勿殺也

昭帝

帝諱演字延安神武帝第六子文宣之母弟也幼而英峙早有大成之量封常山郡公及文襄執政遣中書侍郎李同軌就霸府爲諸弟師帝所覽文藉源其指歸而不好辭彩每歎云雖盟津之師左驂震而不衄以爲能遂篤志讀漢書至李陵傳恒壯其所爲焉聰敏過人所與遊處一知其家諱終身未甞誤犯天保初進爵爲王時文宣溺于游宴帝憂憤表于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何爲不縱樂帝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大悲抵杯于地曰汝似嫌

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盃盡皆壞棄後益沉湎或入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貴賤唯聞常山王至內外肅然帝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爲不可帝不從因間極言遂逢大怒不敢復諫及文宣崩幼主卽位朝政皆決于帝帝旣當大位知無不爲擇其令典考綜名實廢帝恭己以聽政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帝統大業皇建元年卽位二年冬帝崩帝聰敏有識度深沈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自居臺省留心政術閑明簿領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居彌所克勵輕徭薄賦勤恤

人隱內無私寵外收人物雖后父位亦特進無別每訪問左右與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尒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尒耳此事安可久行其樂聞過也如此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顯安我親姑子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來久將整之以至無爲耳性至孝太后常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手心血流出袖于時國富兵強將雪神武遺恨意在頓

濟南即廢帝

駕平陽爲進取之策遠圖不遂惜哉初帝與濟南約
不相害及輿駕在晉陽武城鎮鄴望氣者云鄴城有
天子氣帝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鴆毒濟南不從乃扼
而殺之後頗愧悔時有令史姓趙于鄴見文宣言相
與復讎帝在晉陽宮遂漸危篤備禳厭之事或煑油
四灑或持炬燒逐諸厲方出殿梁山騎棟上歌呼自
若了無懼容時有天狗下乃于其所講武以厭之有
兎驚馬帝墜而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
不對太后怒曰殺去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終之
際唯扶服牀枕叩頭求哀詔追長廣王入纂大統手
書云宜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武成帝　後主緯　幼主恒附

帝諱湛神武帝第九子孝昭之母弟也儀表瓌傑神
武尤所鍾愛神武方招懷荒遠乃爲帝聘蠕蠕太子
菴羅辰女號隣和公主帝時年八歲冠服端嚴神情
閑遠華戎歎異孝昭崩遺詔徵帝入統大位河清三
年殺樂陵王百年四年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當有
易王乃傳位于皇太子改爲天統元年四年帝崩于
鄴宮　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長子母曰胡皇后
夢于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
五日生帝于并州邸帝少美容儀武成特所愛寵河
清四年武成禪位于帝天統元年即位于晉陽宮武
平七年周師攻晉州帝列陣而行戰于城南軍大敗
帝棄軍先還憂懼不知所之帝謂朝臣曰周師甚盛
若何羣臣咸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
百賦安朝野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存社稷帝意猶預
欲向北朔州乃留安德王延宗等守晉陽若晉陽不
守即欲奔突厥羣臣皆曰不可帝不從開府儀同三
司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師爲周師所虜帝遣
募人重加官賞雖有此言而竟不出物斛律孝卿居

中受委帶甲以處分請帝親勞爲帝撰辭且曰宜慷
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
言遂大笑左右亦羣咍將士莫不解體先是望氣者
言當有革易于是依天統故事授位幼主　幼主
名恒帝之長子也時年八歲改元爲承光元年黃門
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等勸太上皇帝往河
外募兵更爲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周師漸逼
幼主自鄴東走禪位于大丞相任城王湝令侍中斛
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于瀛洲孝卿乃以之歸周太
上皇并皇后攜幼主走青州爲入陳之計爲周將尉

遲綱所獲送鄴周武帝與抗賓主禮并太后幼主諸王俱送長安至建德七年無少長咸賜死神武子孫所存者一二而已帝幼而令善及長頗學綴文而言語澁吶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初琅邪王舉兵人告者誤云庫狄伏連反帝曰此必仁威也又斛律光死後諸武官舉高思好堪大將軍帝曰思好喜反皆如所言遂自以策無遺筭乃益驕縱盛爲無愁之曲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天子任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宰制天下官由財進獄以

賄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以備載諸官奴婢閹人商人胡戶雜戶歌舞人見鬼人濫得富貴者將以萬數宮女寶衣玉食者五百餘人一裙直萬疋鏡臺直千金競爲變巧乃更增益宮苑諸院中起鏡殿寶殿瑇瑁殿丹青彫刻妙極當時夜則以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百工困窮無時休息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遥郡君陵霄郡君闘雞亦號開府奸不急之務曾一夜索蝎及旦得三升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徵夕辦當勢者因之貸一而責十焉爰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徵稅百端俱起

搉音却

凡此諸役皆漸于武成至帝而增廣焉然未嘗有帷薄淫穢唯此事頗優于武成云

魏徵總論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略伐叛柔遠于時喪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摧宇文如反掌渦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朽故能氣懾西鄰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資膺樂推之會地居當壁遂遷魏鼎懷譎詭非常之才運屈奇不測之智網羅俊乂明察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親戎出塞命將臨江定單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梁國外內充實疆埸無

警胡騎息其南侵秦人不敢東顧旣而荒淫敗德罔念作狂爲善未能亾身餘殃足以傳後得以壽終幸也亂嗣不永宜哉孝昭地逼身危逆取順守外敷文教內蘊雄圖將以牢籠區域奄有函夏享齡不永績用無成若或天假之年足使秦吳旰食武成卽位雅道陵遲昭襄之風摧焉已墜暨乎後主外內崩離衆潰于平陽身禽于青土天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抑可揚搉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包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

之衆寡校帑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級以寄言然而前王用之而有餘後王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時也沐雨櫛風拯其溺救其焚信必賞過必罰旣與共其存亾故得同其生死後王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巳雕牆峻宇甘酒嗜音廓肆遍于賓園侈邑荒于外內忠信弗聞萋斐必入視人如草芥從惡如順流佞閹處當軸之權婢媼擅回天之力賣官鬻獄亂政刑淫刻剖被于忠良祿位加于犬馬讒邪竝進法令多聞持瓢者非止百人搖樹者

不唯一手于是土崩瓦解衆叛親離方更盛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黔首之可誣指白日以自保驅倒戈之旅抗前歌之師五世崇基一舉而滅豈非鑠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歟

后妃傳

武明后

后婁氏少明悟强族多聘之竝不肯行及見神武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通意又數致私財使以聘巳父母不得巳而許焉神武旣有澄淸之志傾產以結英豪密謀秘策后恒參預及拜渤海王妃閫闈之事悉決焉后高明嚴斷雅遵儉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寬厚不妬忌神武姬侍咸加恩待神武嘗將西討出師后夜孿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神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爲神武聞之嗟歎良久沙苑敗後侯景屢言請精騎二萬必能取之神武悅以告于后后曰若如其言豈有還理得獺失景亦有何利乃止神武逼于蠕蠕欲娶其女而未决后曰國家大計願不疑也及茹茹公主至后避正室處之神武愧而拜謝焉曰彼將有覺願絕勿顧慈愛諸子不

異巳出弟昭以功名自達其餘親屬未嘗爲請爵位每言有材當用義不以私亂公后未崩有童謠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后崩武成不改服緋袍如故五臺置酒作樂宮女進白袍帝怒投諸臺下和士開請止樂帝大怒撻之帝于昆季次第九蓋其徵驗也

彭城太妃

妃尒朱氏榮之女魏孝莊后也神武納爲別室敬重踰于婁妃見必束帶自稱下官神武迎蠕蠕公主還尒朱氏迎于木井北與蠕蠕公主前後別行不相見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鴟應弦而落妃引長弓斜射飛

烏亦一法而肖神武喜曰我此二婦並堪擊賊

文襄敬后

后元氏魏孝靖帝之妹也孝武帝時歸于文襄容德兼美曲盡和敬初生河間王孝惋時文襄爲世子三日而孝靜幸世子第贈錦綵及布帛萬疋世子辭求通受諸貴禮遺于是十屋皆滿天保六年文宣漸致昏狂乃曰吾兄昔奸我婦我今須報乃淫于后其高氏女婦無親疎皆使左右亂交之于前

文宣后

后李氏諱祖娥武成踐祚逼后淫亂云若不許我當殺尒兒后懼從之後有娠大原王紹德至閤不得見慍曰兒豈不知邪姊姊腹大故不見兒后聞之大慚由是生女不舉帝横刀詬曰尒殺我女我何不殺尒兒對后前築殺紹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亂撾撻之號天不已盛以絹囊流血淋漉投諸渠水良久乃蘇犢車載送妙勝尼寺

文宣淫文襄后武成復淫其后此五斷還後武成后又以諸淫門淫亂

後主后

后穆氏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也轉入侍中宋欽道家奸私而生后莫知氏族后小字黃花欽道婦妬輕霄面黥爲宋字欽道伏誅黃花因此入宮有幸于後主女侍中陸大姬知其寵養以爲女薦爲弘德夫人陸以國姓之重穆陸相對奏賜姓穆氏遂立爲皇后初有折衝將軍元正烈于鄴城東水中得璽以獻文曰天王后璽蓋石氏所作詔書頒告以爲穆后之瑞焉先是童謡曰黃花勢欲落清觴滿盃酌言黃花不久也後主自立穆后以後昏飲無度故云清觴滿盃酌后既以陸爲母提婆爲家更不採輕霄輕霄後自療面欲求見爲大姬陸媼使禁掌之竟不得見

馮淑妃

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進之號曰續命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周師之取平陽帝獵于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帝從其言識者以爲後主名緯殺圍言非吉徵及帝至晉州城已欲沒矣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帝敕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粧黠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將立爲左皇后卽令使馳取皇后服御仍與之並騎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帝遂以淑妃奔還至洪洞戍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于是復走內參自晉陽以皇后衣

至帝爲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後主至長安請周武帝乞淑妃帝曰朕視天下如脫屣一老嫗豈與公惜也仍以賜之及帝遇害以淑妃賜代王達甚嬖之淑妃彈琵琶因絃斷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絶應看膝上絃後主以李祖欽女爲左昭儀進爲左娥英裴氏爲右娥英娥英者兼取舜妃娥皇女英名

宗室傳

趙郡王琛　子叡

琛字元寶齊神武之弟也年二十三卒　子叡嗣

幼孤聰慧夙成特爲神武所愛養于宮中令游娘母之恩異諸子年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魏華山公主也其從母姊鄭氏戲謂曰汝是我姨兒何倒親游氏叡因訪問遂失精神神武疑其感疾叡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神武驚命元夫人至就宮見之叡前跪拜因抱頭大哭神武甚悲傷謂平秦王曰此兒至孝吾子無及者叡身長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事有知人之鑒出爲定州刺史時年十七稱爲良牧詔叡領兵監築長城于時六月叡途中屏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定州先常藏氷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熱遣倍道送氷正遇炎盛咸謂一時之要叡對之歎曰三軍皆飲温水吾何義獨進寒氷遂至銷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孝昭帝臨崩預受顧託奉迎武成于鄴河清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武成戎服將以宮人避之叡叩馬諫乃止帝親御戎六軍進止並令取叡節度而使段孝先總焉帝與宮人被緋甲登故北城以望軍營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邪于是以叡爲能叡久典朝政譽望日隆漸被疏忌武成崩叡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内并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爲兗州

刺史太后欲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爲卮酒言訖便出其夜叡方寢見一人長可丈五尺臂丈餘當門向牀以臂壓叡良久遂失甚惡之起坐嘆曰大丈夫運命一朝至此旦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叡曰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勿入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爲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令劉桃枝拉殺之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冤惜之

清河王岳

岳字洪略神武從父弟也深沉有器量初居洛邑神武每使入洛必止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神武室中無火而有光移于別室如前所見怪之詣卜者筮遇乾之大有占者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貴不可言山氏歸報神武神武後起岳于信都山氏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從之岳遂往信都神武見之大悅岳自討寒山長社並有功威名彌重性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鐘諸王皆莫及初高歸彥少孤神武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彥內銜之及歸彥爲領軍岳謂其德已更倚仗之歸

彥密搆其短奏岳造城南大宅僭擬爲永巷但無闕耳帝後夜行見壯麗意不平仍屬帝召鄴下婦人薛氏入宮而岳先嘗迎之至宅帝讓岳以爲奸人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非奸也帝益怒使歸彥就宅賜以鴆岳曰臣無罪彥曰飲之飲而薨朝野惜之

永安王浚　上黨王渙附

浚字定樂神武第三子也初神武納浚母當日而有孕及產浚疑非已類不甚愛之而浚早慧後更被寵年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荅及長以讀書爲務豪爽有氣力善騎射爲文襄所愛文宣性雌懦每參文襄有時涕出浚恒責帝左右何因不爲二兄拭鼻由是見銜文宣末年多酒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阼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爲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白帝又見銜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裎爲樂雜以婦女又作狐掉尾戲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令徵浚浚懼禍謝疾不朝上怒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盛以鐵籠

與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食溲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右臨穴歌謳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戰帝爲愴然因泣將赦之長廣王湛先與浚不睦進曰猛獸安可出穴帝嘿然浚等聞之呼長廣王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不悲傷浚與渙皆有雄略爲諸王所傾服帝恐爲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浚渙輙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于是薪火亂投籠燒殺之塡以石土後出皮髮皆盡屍色如炭天下爲之痛心

渙字敬壽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傑俶儻不羣雖在

童幼恒以將略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及長力能扛鼎材武絕倫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要不爲博士耳故讀書頗知梗槩而不甚躭習初術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後每出行不欲見桑門爲黑衣故也是時文宣幸晉陽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最黑對曰莫過漆帝以渙第七爲當之與渙同見殺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是帝家舊奴帝令文洛等殺渙故以其妻妻焉至乾明元年有敕李氏還第而文洛尚以故意脩飾詣李李盛列左右引文洛立于階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得反藩閨汝是誰家就奴猶欲見侮于是杖之一百流血灑地

彭城王浟

浟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浟書見浟筆迹未工戲浟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爲常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浟正色答曰昔甘羅爲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勤勤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爲不作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毅甚慙出爲滄州刺史爲政嚴察部內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游往來皆自齎糧食浟纖介知人閒事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浟察知之守令畢集浟對衆曰食雞羹何不還他價直也達郎伏罪合境號爲神明政化爲當時第一天保初徵爲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白浟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薄浟重其意爲食一口自後車駕巡幸浟常留鄴河清三年三月羣盜數十人謀劫浟爲主詐稱使者徑向浟第至內室稱敕呼浟牽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浟大呼不從遂遇害

廣寧王孝珩

孝珩文襄第九子也學涉經史好綴文有技藝嘗于聽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爲真又作朝士圖亦當時之妙絕孝珩爲滄州刺史至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于信都共爲匡復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遂見虜憲問孝珩齊亾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爲之改容親爲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孝珩獨歎曰李穆叔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

兵符受廟筭展我心力耳後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辭曰亾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口淚下嗚咽武帝乃止

安德王延宗

延宗文襄第五子母陳氏廣陽王妓也延宗幼爲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己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于德于是封安德焉爲定州刺史于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蒸豬糝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帝

聞之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從是深自改悔蘭陵王（蘭陵王名長恭延宗第四兄也）芒山凱捷自陳兵勢諸兄弟咸壯之延宗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勝徑入使延宗當此勢關西豈得復存平陽之役後主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及大戰延宗以麾下再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獨全後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納謂曰并州阿兄取兒今去也後主竟奔鄴在并將卒咸請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實不能與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即皇帝位改武平七年爲德昌元年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貌充壯坐則仰偃則伏人皆笑之及是赫然奮發氣力絶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傾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千餘家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名流涕嗚噎衆皆爭爲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甎石以禦周軍延宗親當周齊王于城北奮大矟往來督戰所向無前周軍大亂周武帝左右略盡自拔無路以崎嶇僅得出延宗謂周武帝崩于亂兵使于積屍中求長鬣者不得周武帝出城饑甚欲爲遁逸計延宗叛將段暢盛言

城內空虛周武帝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詰旦還攻東門克之延宗見禽周武帝自投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帝曰兩國天子有何怨惡直爲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先是高都郡有山焉絶壁臨水忽有墨書云齊亾延宗洗視逾明帝使人就寫使者改亾爲上至是應焉延宗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敕守并州明日建尊號不間日而被圍經宿至食時而敗年號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周武克鄴與齊君臣飲酒令後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尋賜死延宗攘袂不言以椒塞口而死

樂陵王百年

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臨崩遺詔傳位于武成并有手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樂處置之勿學前人河清三年五月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以奏帝又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見帝于玄都苑凉風堂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曳百年遶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徧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

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于後園親看埋之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乃開後主時改九院爲二十七院掘得小屍緋袍金帶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諸內參竊言百年太子也或以爲王紹德

南陽王綽

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辰時生至午時後主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貶爲第二綽始十餘歲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欻然斫殺數狗狼藉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好裸人畫爲獸狀縱犬噬而食之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馬後主聞之詔鎖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蝎將蛆混看極樂後主即夜索蝎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諸浴斛使人裸臥浴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噱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大爲後主寵後綽親信誣告綽反後主搤殺之瘞于興聖佛寺經四百餘日乃大斂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

琅邪王儼

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拜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尚書令魏氏舊制中丞出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遙住車去牛頓軛于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自都鄴後此儀浸絶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爲善觀者傾京邑帝幸并州儼恒居守王師羅嘗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臣與第三子別留連不覺晚武成憶

儼爲之下泣令師羅不問儼器服玩飾皆與後王同所須悉官給于南宮嘗見新氷綠李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從是後王先得新奇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儼嘗患賅使醫下針張目不瞬又言于帝曰阿兄嬾何能率左右帝每稱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以後王爲劣有廢立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駱提婆等奢恣盛脩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蹔對不覺汗出天子門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武平二年出儼居北宮中常侍劉辟

彊說儼曰殿下被疎正由士開間構何可出北宮入百姓叢中也儼乃令侍御史王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執士開送御史就臺斬之儼徒本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外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遙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斛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王于永巷帝率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景和亦以爲然後王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辮頭良久乃釋儼之未獲罪也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爲澄公所作將脩之巫曰若動此浮圖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回旋失之數旬而敗自是太后處儼于宮內食必自嘗之陸令萱說帝請殺之九月帝啟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出獵須早還是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

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立殺之時年十四

北齊纂卷之一終

明海虞錢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棠甫校

諸臣傳

韓賢

賢字普賢廣寧人也壯健有武用天平初爲洛州刺史州人韓木蘭等起兵賢破之親自案檢收甲仗有一賊窘迫藏屍間見將至忽起斫賢斷其脛而卒始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逆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于此寺形制厚朴世以古佛歷代寶之賢知

故斫破之未幾而死論者謂因此致禍

薛孤延

孤延代人也少驍果從神武起兵及竇泰失利神武班師延後殿且戰且行一日斫折十五刀神武嘗閱馬于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燒浮圖神武令延視之延案矟直前大呼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鬚及馬鬉尾皆焦神武歎其勇央曰延乃能與霹靂鬬

慕容紹宗

紹宗晃第四子容貌恢毅少言深沈有膽略介朱榮即其從舅子也榮入洛私告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除剪恐難制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若何對曰太后淫虐天下共棄公旣執忠義忽欲殲夷多士實謂非策榮不從侯景反命紹宗討景于渦陽時景軍甚盛初聞韓軌往討之曰噉猪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人凡爾諸將被輕及聞紹宗至扣鞍曰誰教鮮卑小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未死邪及與景戰諸將頻敗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大捷時紹宗數有凶夢每惡之私謂左右曰吾自數年已還恒有蓏髮昨來忽盡蓏者竿也其竿盡乎未幾與劉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

東北來纜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卒三軍將士莫不悲惋朝廷嗟傷焉

司馬子如　子消難　從子膺之

子如字遵業河內溫人也初爲懷朔鎮省事與齊神武相結託神武鎮晉陽子如時往謁見子如性旣豪爽兼恃恩舊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興和中以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至定州斬深澤令至冀州斬東光令皆稽留時刻致之極刑進退少不合旨者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頭士庶惶懼不知所爲以賄爲御史中尉崔暹劾在獄一宿而髮皆白于

是除削官爵子消難　消難字道融幼聰慧微涉
經史有風神好自矯飾以求名譽性貪淫輕于去就
故世言反覆者皆以方之子如兒子膺之　膺之
字仲慶美鬚髯有風貌好學厚自封植神氣甚高天
平中叔父子如執鈞當軸膺之既宰相猶子兼自有
名望所與遊集盡一時名流性方古舊與楊愔同爲
黄門郎至愔爲尚書令抗禮如初愔嘗有從姊喪尚
書卿尹皆跪弔膺之執手而出曾路逢愔威儀道引
乃于樹下側避之愔于車望見令呼謂曰兒何意避
弟膺之曰我自避赤棒本不避卿愔甚重之然以其

疏簡傲物竟天保間淪滯不齒初司徒趙彦深起自
孤微爲子如管記膺之甚相忽略不爲之禮及彦深
爲宰相朝士輻湊膺之自念故被延請永不至門每
與相見捧袂而已園宅閑素門無雜客性不飲酒而
不愛重賓遊病久不復堪讀書或以奕碁永日名士
有素懷者時相尋候無雜言唯論經史好讀太玄經
又注楊雄蜀都賦每云我欲以楊子雲周旋

尉景

景字士真善無人也秦漢置尉堠官其先有居此職
者因以氏焉景性温厚頗有俠氣景妻常山君神武
之姊也以勲戚每有軍事與庫狄干常被委重而不
能忘懷財利神武嫌責之庫狄干與景在神武坐請
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
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公剝
百姓董桶何爲不剝公神武誡景曰可以無貪也景
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入上取爾割天子調神武
笑不荅坐匿亾人見禁止使崔暹謂文襄曰語阿惠
兒富貴欲殺我邪神武聞之泣詣闕曰臣非尉景無
以至今日三請帝乃許之神武造景景恚臥不動叫
曰殺我時趣邪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

煎迫至此又曰我爲爾汲水胝生因出其掌神武撫
景爲之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
土相扶爲墻人相扶爲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
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
曰小兒慣去放使作心腹何須乾啼濕哭不聽打邪

庫狄干　子士文

狄干善無人也鯁直少言有武藝以家在寒鄉不宜
毒暑冬得入京師夏歸鄉里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
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
爲吉而後成其外子士文　士文性孤直雖隣里

至親莫與通押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厨餅士文枷之于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疋兩手各持一疋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上異之别賞遺之士文至州發擿姦謟長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人奏之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聲遍于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于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搦捶楚盈前而哭者彌甚司馬京兆韋焜清河令趙達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

政時人語曰刺史羅刹政司馬蝮蛇嗔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嘆曰士文暴過獸竟坐免

斛律金　子光　次子羨

律金字阿六敦朔州人也高祖倍侯利魏道武時内附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歩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統所部詣雲州魏除爲第二領人酋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曰鷹臣神武密懷匡復金贊成大謀進爵爲侯沙苑之役神武以地阨少却軍爲西師所乘遂亂神武將集兵便戰金曰衆散將離其勢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神武據鞍未動金

以鞭拂馬神武乃還于是大崩喪甲士八萬是役也無金先請還幾至危矣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司馬子如教爲金字作屋况之其字乃就神武重其古質每誡文襄曰爾所使多漢有讒此人者勿信之及文宣受禪封咸陽郡王帝晩年敗德嘗持矟走馬以擬金胷者三金立不動于是賜物千段金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

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人妬女若無寵天子嫌之我家直以立勲抱忠致富貴豈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爲憂子光

光字明月馬面彪身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嘗從文襄于洹橋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鵰也丞相屬邢子高歎曰此射鵰手也當時號落鵰都督拜丞相嘗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尔後珽在内省言聲高慢光過聞之又怒珽知光忿懼又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之田光言于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

種禾飼馬以擬寇難今賜無乃闕軍務也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婆租賃之于是官無菜賒買于人負錢三百萬其人訴焉光曰此菜園賜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由是祖穆積怨周將韋孝寬懼光乃作謡言令間諜漏之于鄴曰百斗飛上天明月照長安提婆聞以告其母令萱遂協謀以謡言啟帝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謡言可畏帝以問韓長鸞鸞以爲不可事寢珽因請間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啟卽欲施行長鸞以爲無此理未可珽未對洪珍進曰

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不決行萬一事泄如何帝然洪珍言而猶預未決既而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云光將爲不軌帝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卽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珽因請賜一馬令明日乘至東山遊觀須其來謝因執之帝如其言光將上馬頭眩及至引入凉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倒光曰桃枝常作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力士三人以弓弦罥其頸遂拉殺之年五十八血流于地刬之迹終不滅于是下詔稱其反族滅之使二千石郎邢祖信掌簿籍其家珽于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張宴射箭一百具刀七口賜矟二張珽又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子杖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鬭者不問曲直卽以杖之一百珽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巳加重刑郎中何可分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好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光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雖極貴盛性節儉簡聲色不營財利每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將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脱介冑常爲士卒先在西境築定誇諸城馬上以鞭指

畫所取地皆如其言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爲隣敵懾憚罪既不彰一日屠滅朝野惜之周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内後入鄴追贈上柱國崇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得至鄴光

弟羨

羨字豐樂少機警善騎射歷事數帝以謹直稱雖極榮寵不自矜尚以合門貴盛深以爲憂及光誅馳驛捕之既至門者白羨曰使人裹甲馬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迎之遂見執死于長史聽事謂其妻曰啟太后臣兄弟死自當知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爲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

不敢并害五子羨及光並工騎射少時獵父金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日令出田還即効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掖羨獲雖多非要害之所光恒蒙賞羨或被捶人問其故云明月必背上着箭豐樂隨處即下手數多去兄遠矣聞者服其言

孫搴

搴字彥舉樂安人世寒賤少厲志勤學孫騰以宗情薦之齊神武未被知也會神武西征命司馬李義深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皆辭請以搴代神武乃引搴

入帳自為吹火催促之搴神色安然援筆立就其文甚美神武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又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賜妻韋氏既士人子女又兼色貌時人榮之搴學淺行薄邢卲嘗謂曰須更讀書搴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搴少時與溫子昇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搴要其為誓子昇笑曰但知劣于卿便是何勞旦旦搴悵然曰卿不為誓事可知矣搴常服棘刺丸李諧調之曰卿應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搴飲酒醉甚而卒神武親臨之曰折我右臂

陳元康

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頗涉文史機敏有幹用初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搴劇飲搴醉死神武命求好替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謂季式曰卿飲殺我孫主簿魏收作文書都不稱我意司徒嘗道一人謹密是誰季式以元康對曰是能夜闇書快吏也召之一見便授大丞相功曹內掌機密善陳事意不為華藻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神武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神武甚親之曰如此人世間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佐也

時趙彥深亦知機密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性又柔謹神武之伐劉蠡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氈元康于氈下作軍書颯颯運筆筆不及凍俄頃數紙及出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邪神武嘗怒文襄親加毆蹋極口肆罵以告元康元康俯伏泣下霑地曰王教世子過矣神武曰我性急瞋阿惠常如此元康大啼曰一度為甚況常然邪神武自是為懲忿時或恚撻輒曰勿使元康知謂左右曰元康用心誠實必與我兒相抱死高仲密之叛神武知其由崔暹將殺之文襄匿暹為之請神武曰我為尒不殺然須與苦手

文襄乃出暹而謂元康曰暹若得杖不須見我及暹見神武將解衣受罰元康趨入止伍百因歷階升曰王方以天下付世子世子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況世間人邪神武意解曰不由元康崔暹得一百乃捨之文襄入輔居鄴下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並被任用張亮張徽纂並爲神武待遇然皆出元康下神武每與元康久語文襄門外待接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侯景反高岳討侯景未克文襄欲遣潘相樂副之元康曰相樂緩于機變不如慕容紹宗時紹宗在遠文襄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

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誠款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荅其書保無異也乃任紹宗遂破景文襄家蒼頭蘭固成掌厨與其弟阿改謀害文襄阿改時事文宣常執刀從期聞東齋叫卽加刃于文宣時文宣別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成因進食置刀盤下而殺文襄元康抱文襄文襄曰可惜可惜與賊爭力髻解被刺傷重腸出猶手書辭母口占祖孝徵陳權宜至夜而終

固成一名京事見帝紀

杜弼　子臺卿

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二寄郡學受業同郡甄琛爲定州刺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應荅如響大嗟異之弼長于筆札每爲時輩所推累遷大行臺郎中典掌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教直付空紙卽令宣讀承聞密勸受禪神武舉杖擊走之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取署子炎讀署爲樹神武怒其犯諱杖之于前弼進曰孔子言徵不言在子炎可恕神武罵曰眼看人瞋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許步呼還子炎亦蒙宥文襄在鄴聞之謂楊愔曰王左右賴此人天下蒙利豈獨吾家也初神武平京洛貨賄漸行弼以文武在位罕有

廉潔言之神武神武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指諸勳貴掠奪百姓神武不荅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矟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神武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勳人觸鋒刃

神武每事長慮自是出人

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弼頻顙謝曰愚人不識至理後奉使詣闕魏帝見之九龍殿曰聞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為異弼曰正是一理又問曰說者妄皆言法性寬佛性陿如何弼曰在寬成寬在陿成陿若論性體非陿非寬詔曰既言成寬成陿何得非陿非寬弼曰若定是寬則不能為陿若定是陿亦不能為寬以非寬非陿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稱善引入經庫賜地持經一部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在軍恒帶經行文襄令陳政要可為鑒誡者弼曰天下大務莫過刑賞二端賞一人則天下之人喜罰

一人使天下之人服二事得衷自然盡美文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後魏帝集名僧于顯陽殿講說佛理敕弼升師子座莫有能屈帝歎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也常與邢邵共論名理邢以為人死還生恐是為蛇畫足弼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能有不以為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怪邢云聖人設教本由勸奬故懼以有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為經行則為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人安得使北辰降光龍宮韞櫝既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奬風教為益之大莫極于斯此即

真教何謂非實邢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為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復歸于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遊往而非盡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也全無之將焉適邢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于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于崔琰其後別與邢書前後往復再三邢理屈而止性質直在霸朝多所匡正帝嘗問弼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帝以為譏己銜之弼恃舊仍

有公事陳請上因飲酒積其愆失遣使就州斬之

子臺卿字少山好學博覽解屬文仕齊兼尚書左丞省中以其耳聾多戲弄之下辭不得理者乃至大罵臺卿見其口動謂為自陳令史又故不曉諭訓對往往乖越聽者以為喚笑

房謨

謨字敬放洛陽人也少淳厚雖無造次能而沉深內敏除太寧太守及京都淪覆為賊黨是蘭安定執縶州獄蜀人聞謨被囚並叛安定于是給謨弱馬令軍前慰勞諸賊見謨莫不遥拜謨先所乘馬安定別給

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乘騎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馬也其結愛人心如此神武以謨忠貞甚被賞遇謨悉心盡力知無不爲前後賜其奴婢率多免放神武後賜其生口多黠面爲房字而付之謨寡嗜慾貞白自守然內營家産足爲富贍不假官俸是以世稱淸白與子結婚盧氏謨卒後盧氏將改適他姓有平陽廉景孫者少厲志節以明經舉郡孝廉爲謨所重至是訟之臺府不爲理乃持繩詣神廟前北面大呼曰房謨淸吏忠事高祖及其死也妻子見陵神而有知當助申

之令引決訴于地下便以繩自經于樹衛士見之救解送所司朝廷哀其至誠命女歸房族謨前妻子子遠險薄謨甚嫌之不以爲子列時以謨爲後妻盧氏所譖神武亦以責謨謨嘆其惡神武弗信自收恤之令與諸子同學久乃令還後與任胄等謀殺神武事發神武嘆曰知子莫若父信哉

王紘

紘字師羅太安人也善騎射愛文學性敏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撫其背曰讀何書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爲下不亂元貞曰吾豈驕乎紘曰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善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爲當左右尚書敬顯儁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以此言之右衽應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與和中文襄召爲庫直奉朝請文襄遇禍紘冒刃捍禦以忠節進爵平春縣男頗爲文宣所知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紘曰亦有大苦帝曰何苦紘曰長夜荒飲不悟國破是謂大苦帝默然後責紘曰爾與紇奚舍樂同事我兄舍樂死爾何不死紘曰

君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豎力薄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獻反縛之長廣王捉頭帝手刃將下紘呼曰楊遵彥崔季舒逃難位至僕射尚書冒危效命之士翻見屠戮曠古未有此事帝投刃于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舍之陳人冠淮南議討之紘曰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冦乘弊而來莫若薄賦省徭息人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淸豈直江南僞陳而已高阿那肱謂衆曰從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

唐邕

邕字道和晉陽人也少明敏有材幹文宣頻年出塞邕必陪從專掌兵機承受敏速自軍吏以上勞效由緒無不諳練占對如響或御前簡閱邕多不執文簿唱官名未嘗謬誤七年于羊汾堤講武令邕監宴射之禮親執其手引至太后前坐于丞相斛律金上啟太后云邕一人當千邕非唯强濟明辯亦善揣上意是以委任彌重帝嘗白太后云邕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與卿共獎文宣嘗登并州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何等城或曰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

唐邕是金城此非也後謂邕云卿劬勞既久欲除卿作州頻敕楊遵彥求堪代卿者如卿實不可得所以遂停文宣或切責侍臣云觀卿等不中與唐邕作奴其愛遇如此屬周師攻洛陽右丞相高阿那肱赴援邕配割不甚從允那肱譖之由是被踈邕懼那肱譖愬尋降周邕性識明敏在齊一代典執兵機是以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强弱多少番代往還器械精粗糧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寧以來奢侈靡費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虛邕支度取捨大有裨益然既被任遇意氣漸高中郎封長業參軍平濤並爲徵官錢違限邕各杖背二十齊時宰相未有撾撻朝士至是大駭物望

元文遥　子行恭

文遥字德遠洛陽人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敏慧夙成濟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業常大會賔客時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賛賞之召河間邢卲試命文遥誦之幾遍可得文遥一覽便誦時年始十餘歲濟陰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來未有齊受禪于登壇所受中書舍人宣傳文武號令楊遵彥每云堪解穰侯印者必在斯人後忽

中旨幽執竟不知所由如此積年文宣後自幸禁獄執手愧謝解所着金帶及御服賜之卽日起爲尚書祠部郎中文遥歷事三王明達世務每臨軒大集多令宣敕號令文武聲韻高朗發吐無滯然探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爲知音所重齊因魏宰縣多用厮濫至于士流恥居百里文遥以縣令爲字人之切遂請革選于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總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爲縣自此始也既與趙彥深和士開同被任遇雖不如彥深清貞守道又不爲士開貪淫亂政

于季孟之間然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之下初文遥自洛遷鄴唯有地十餘頃家貧所資衣食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遥即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遥大驚追加慰撫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爲閑田

子行恭美姿貌有父風兼俊才行恭少頗驕恣文遥令與范陽盧思道交游文遥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荅云六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

彥深自云南陽宛人

趙彥深　子仲將

彥深初名隱字彥深漢太傅喜之後隱避齊廟諱改以字行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歲曾候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此人當必遠至初爲尚書令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觀省舍隱靴無氈衣帽穿弊子如給之子如言于神武徵補大丞相叅軍專掌機密文翰多出其手稱爲敏給神武曾與對坐遣造軍令以手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及神武崩秘喪事文襄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乃委彥深後事臨發握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既而內外寧靜彥深之力及還發喪深加褒美從征潁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沒西魏將王思政猶欲死戰文襄令彥深单身入城告喻即日降之便手牽思政出城文襄大悦先是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夢獵遇一羣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爲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即解思政佩刀與彥深曰使卿常獲此利文宣嗣位仍典機密彥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溫柔謹慎喜怒不形于色自皇建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也孝昭既執朝權

羣臣密多勸進彥深獨不致言孝昭嘗謂王晞云若言衆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彥深有語晞以告彥深不獲已陳請其爲時重如此母傅氏雅有操識彥深三歲傅便孀居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彥深五歲傅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能濟彥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大當仰報傅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于孤露蒙訓得至于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後爲宜陽國太妃

子仲將知名沈敏有父風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于人即似相輕易

若當家畢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隷筆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彥深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堅爲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然叔堅身才最劣

郎基

基字世業中山人也身長八尺美鬚髯汎涉墳籍尤長吏事除海西鎭將梁將吳明徹攻圍海西基固守乃至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

之思何以相過基性清愼無所營求嘗語人云任官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于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荅云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初基任瀛州騎兵時陳元康爲司馬畢義雲爲屬與基並有聲譽爲刺史元嶷所目三賢俱有當世才後來皆當遠至唯郎騎兵任眞過甚恐不足自達陳畢後並貴顯而基位止郡守

魏收 族弟愷

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人也少機警不持細行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板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爲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藁草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敕典起居注并脩國史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副王昕聘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羣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爲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

何如耳收在館遂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奸穢梁朝館司皆爲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收叔季景有文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常所欺忽頓丘李庶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輸之比卿邪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翫收忽以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收本以文才必望顏脫見知位既不遂求脩國史崔暹爲言于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文襄乃啟收兼散

騎常侍脩國史魏帝宴百寮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
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勛荅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爲鷄
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
七日爲人時邢邵亦在側甚恧焉自魏梁和好書下
紙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梁後使其書乃
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
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梁人復書依以爲體後神武
入朝靜帝授相國固讓令收爲啟啟成呈上文襄時
侍側神武指收曰此人當復爲崔光四年神武于西
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爲史官書吾善惡

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
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
謂吾以爲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收
昔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云驚蛺蝶文襄曾游東山
謂羣臣曰魏收恃才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
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愔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
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蝶也文
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
愔應聲曰魏收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
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說文

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申雪不復抗拒
終身病之魏帝曾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
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謂人曰在朝今
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
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于詞氣並不及之吾或意有
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呈草皆以周
悉此亦難有天保二年詔收撰魏史初帝令羣臣各
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故帝使收專
其任帝勅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收
于是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之

勅成一代大典所引史官恐其陵逼唯取學流先相
依附者脩史諸人宗祖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
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
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初收
在神武時爲太常少卿脩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
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爲北
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起居
注收書云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
平深相敬重尒朱榮于魏爲賊收以高氏出自尒朱
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脩德義之

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文
宣詔收于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
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紀錄或
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荅之帝大怒親自詰責范陽
盧斐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
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止本郡功曹更無事
迹是收外親乃爲傳首收曰綽雖無位道義可嘉所
以合傳帝曰卿何出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爲綽讚
稱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爲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
卿爲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

而已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猶以羣口沸騰敕魏
史且勿施行于是衆口諠然號爲穢史投牒者相次
收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
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爲其家並作傳二人不欲言
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帝曾游東山
敕收作詔宣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辭理宏壯
帝對百寮大嗟賞之收娶其舅女崔之妹産一女無
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
竝賜收爲妻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
病甚恐身後嫡媵不平乃放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

離賦以申意帝數宴喜收每預侍從皇太子之納鄭
良娣也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毀覆之仍
詔收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謂良娣既東宮之妾理
不須牢仰惟聖懷緣此毀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
我意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爲妃後帝幸李
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于前問諸人莫知其意
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孫衆
多帝大喜後武成酣飲終日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
凡庸不堪大任以收才名振俗乃虛心倚仗收畏避
不能匡救爲議者所譏帝于華林別起玄洲苑備山

水臺觀之麗詔于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始收比溫
子昇邢邵稍爲後進邵既被疎出子昇以罪死收遂
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
議陋邢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
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于沈約集中作賊何意
道我偷任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
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珽荅曰見邢魏
之臧否卽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
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能作賦始成大才
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許此外更同兒戲自武定二年

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
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
工邢溫所不逮也收以子姪年少申以戒厲著枕中
篇其詞曰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
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
途至遠期惟君子爲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收
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途貴游每言
色相悅然提奬後輩以名行爲先浮華輕險之徒雖
有才能弗重也初河間邢子才子明及季景與收並
以文章顯世稱大邢小魏言尤俊也收少子才十歲
子才每曰佛助寮人之偉後收稍與子才爭名文宣
貶子才曰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序云先稱溫
邢後日邢魏然收內陋邢心不許也收既輕疾好聲
樂善胡舞文宣末數于東山與諸優爲獼猴與狗鬬
帝寵狎之收外兄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收荅曰
顔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笭籠
著孔嘲玎其辯捷不拘若是緣史筆多憾于人齊亾
之歳收冢被發棄其骨于外　收族弟愷愷自散
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
官不就時帝已失德朝廷爲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

死與長史任卿所擇荅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
者愚臣帝謂楊愔曰何慮無人苦用此漢放還永不
須收由是積年沈廢後遇愔于路微自陳愔云咸由
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公豈
得言不知楊愔曰此言極爲簡要數日除霍州刺史
在職有政理

以下原入魏史及附各祖父傳查係齊人載齊書中今改入齊史

崔㥄　子贍　㥄弟仲文　仲文子儦　㥄從子子約　原附魏崔逞傳

㥄字長儒清河人狀貌偉麗善于容止少知名舉部
象傑之起爭召㥄兄弟㥄中立無所就高敖曹以三
百騎劫取之以爲師友齊神武至信都以爲開府諮
議叅軍議定廢立太僕綦儁盛言節閔帝賢明可主
社稷㥄作色而前曰若其賢明自可待我高王既爲
逆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
由是節閔及中興王皆廢更立平陽王是爲孝武㥄
侍預義旗頗自矜縱尋以貪汙爲御史糾劾逃還鄉
里時清河多盜齊文襄以石愷爲太守令得專殺愷
經㥄宅謂少年曰諸郎輩莫作賊大守打殺人㥄顧
曰何不荅府君下官家作賊止捉一天子牽臂下殿

捉一天子推上殿不作偷驢摸犢賊及遇赦出授徐州刺史悛性暴慢寵妾馮氏長且姣家人號曰成母朝士邢子才等多姦之至是假其威勢恣情取受風政不立初悛爲常侍求人脩起居注或曰魏收可悛曰收輕薄徒耳由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悛備刺史鹵薄迎之使人相聞收曰勿怪儀衛多稽古力也收語甚急報曰崔徐州建義之勳何稽古之有悛自以門伐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此挫之悛有文學偉風貌寡言辭端嶷如神以簡貴自處齊神武言崔悛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遒趙郡李渾將

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讙悛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謦欬爲洪鐘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悛以籍地自矜常與蕭祗明少遐等高宴終日獨無言少遐晚謂悛曰驚風飄白日忽然落西山悛亦無言直曰尒每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唯我與尒博崔趙李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神武葬後悛又竊言黃頷小兒堪當重任不暹外兄李慎以造暹暹啟文襄絕悛朝謁悛要拜道左文襄發怒曰黃頷兒何足拜也于是鏁悛赴晉陽訊之不服有新生女乃許妻陳元康子元康爲言于

文襄曰崔悛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語殺之文襄曰若免其性命當徙之遐裔元康曰悛若在邊或將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也文襄曰既有季珪之罪還令輸作可乎元康曰元康常讀崔琰傳追恨魏武不弘悛若在所作而殞後世豈道公不殺也文襄曰然則奈何元康曰悛合死朝野皆知公誠能以寬濟猛特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召捨之悛進謁奉謝文襄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卿以爲黃頷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悛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儀範爲當時所稱婁太后爲博陵王納悛妹爲

妃敕其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文宣帝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悛跪對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五年爲東兖州刺史復携馮氏之部馮氏受納狼籍爲御史劾與悛俱召詔付廷尉諸囚多姦焉獄中致競尋別詔斬馮氏于都市支解爲九段悛以疾卒獄中悛歷覽羣書兼有辭藻自中典迄于孝武詔誥表檄多悛所爲然性侈躭財色于諸弟不能盡雍穆之美世論以此譏之素與魏收不協收後專典國史悛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憾不釋悛子贍 贍字彥通

潔白善容止神彩嶷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爲後來之秀初潁川荀濟自江南入洛瞻學于濟故得經史有師法侍中李神儁雅有風譽晚年無子見瞻歎謂邢卲曰昨見崔㥄兒便爲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見此使人傷懷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瞻與其父㥄俱侍宴爲詩詔問邢卲等曰瞻此詩何如其父咸曰㥄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晃宴罷共嗟賞之云今日之宴併爲崔瞻父子楊愔欲引瞻爲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愔問其文藻優劣思道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

以才華見沒愔即日奏用之愔又曰昔裴瓚晉世爲中書郎神情高邁每于禁門出入宿衛者皆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亦當無媿裴子與趙郡李槩爲莫逆之友槩將東還瞻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除太子中庶子太子納妃詔議三恪之禮太子少傅魏收爲一議朝士莫不雷同瞻別立異議收讀訖笑而不言瞻正色曰聖上詔羣臣議國家大典少傅名位不輕瞻議若是須贊其所長若非須詰其不允何容讀國士議文直此冷笑崔瞻居聖朝顯職尚不免見疵草萊諸生欲云何自進瞻容貌方嚴詞旨雄辯收慙遽竟無一言聘陳使王行過彭城讀道旁碑文未畢而絕倒從者遥見以爲中惡此碑乃瞻父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瞻經熱病面多瘢痕然雍容可觀辭韻溫雅南人大相欽服陳舍人劉師知見而心醉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今日誰相對揚者其見重如此瞻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恒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飡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筯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

自攜匕筯恣情飲噉瞻謂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于是每與之同食性方重好讀書酒後清言聞者莫不傾耳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醞藉者爲潦倒而瞻終不改焉㥄弟仲文

仲文有文學爲丞相掾沙苑之敗仲文持馬尾度河波中乍沒乍出神武望見曰崔掾也遽遣船赴接及至謂曰卿爲君爲親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天保初㥄爲侍中仲文爲銀青光祿大夫同日受拜時云兩鳳連飛嘗被赦召宿酲未解文宜怒將罰之

儦傳入今附此

試使爲觀射詩十韻操筆立成乃原之　仲文子儦字岐政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爲務負恃才地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語曰京師灼灼崔儦李若若每謂其子曰盧思道崔儦杳然崖岸吾所重也汝其師之思道與儦嘗酒後相調儦曰偃遡無聞思道譏儦云高曾官簿授員外散騎侍郎以聾常得無事一醉輒八日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幸重儦門地爲子玄縱娶其女爲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坐素令騎迎之儦敝衣冠騎驢而至

素推令上坐儦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坐後數日儦方來謝素待之如初詔授易州刺史或言其未合乃追停儦語人曰易州刺史何必勝道義　悛從子子約五歲丧父哀毀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風吹即倒贍長于子約二歲每退朝久立子約馮几對之儀望俱華儼然相映諸沙門竊窺之以爲二天人也

潛范陽人

盧潛　魏盧玄五世孫原附玄傳　從孫詢祖　景裕　光

潛容貌瓌偉善言談少有成人志尚爲文襄所知言其終可大用王思政見獲于頴川文襄重其才識潛常從容白文襄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文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便是更得一王思政除揚州刺史潛在淮南十三年大樹風績爲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卿宜深備之四年陳將吳明徹來冠領軍封輔相赴援陳兵及峴輔相不從潛固爭不得憂憤發病臥幕下果敗陳人遂圍壽陽城陷潛及巴陵王王琳左丞李騊駼等督將五十八皆沒焉陳人殺王琳餘皆囚于東冶陳主欲知齊之虛實乃出潛時李騊駼將逃歸并要潛潛曰我此頭面何可誑人吾少時相者云沒在吳越地死生已定弟其行也

因寄書與弟士邃曰吾夢汝以某月某日得患某月某日漸損皆如其言旣而歎曰壽陽陷吾以頸血濺城而死佛教不聽自殺故荏苒偷生今可死矣于是閉氣而絶潛雅性貞固行臺慕容侍德常所推重有疾謂其子曰盧尚書教我爲人有如昆弟我死持上騂馬與之其子以他馬往特德柩出門自停不可動巫祝以爲侍德聲怒曰何不與盧尚書我所騎騂馬其子遽奉命柩乃行潛以馬價爲營福事其爲時重如此

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辭華美爲後生之俊趙郡李祖勳嘗宴諸文士齊文宣使小黃

門敕祖勲毋曰蠕蠕既破何無賀表使者待之諸賓皆爲表詢祖俄頃便成其詞云昔十萬横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重其工後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于東止車門外爲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詢祖初襲爵有宿德朝士謂曰大夏初成詢祖應聲曰且得燕雀相賀邢邵常戲曰卿小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惕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邵甚重其敏贍既有口辯好臧否人物衆共嫉之言其淫于從妹宗人思道謂曰大夏何爲

招四海議詢祖曰骨肉還相殘何况執玉帛者萬國與思道俱爲北州人俊魏收揚譽思道而以詢祖爲不及詢祖謂人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翦其翅翮既諸謗毀日至素論皆薄其爲人長廣太守邢子廣曰詢祖有規檢禰衡思道無冰稜文舉

玄族孫景裕字仲儒不營世事居無二業唯在注解其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于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齊文襄入相于第開講招延時儁令景裕所解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厲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誦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性清靜淡于榮利敝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所注易大行于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悕每譯諸經論輒託景裕爲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謂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世音　景裕弟光字景仁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常從周文狩于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帝遥指山上謂羣公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

光獨曰見一桑門帝曰是也卽解圍而還令光于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帝稱歎因立寺焉及爲京兆而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升廳事登牀南首而立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

昕北海人。

王昕　弟晞　皓　魏王憲孫原附憲傳

昕字元景少篤學能誦書日以中疊舉手極上爲率汝南王悦辟爲騎兵參軍舊事王出則騎兵武服持刀陪從昕恥之未嘗肯依行列悦好遊遨或馳騁信

宿昕輒棄還悅乃令騎兵在前手爲驅策昕拾纔高拱任馬所之左右言其誕慢悅曰府望唯在此賢不可責也悅數散錢于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乃取其一悅與府寮飲酒起自移床人爭進手昕獨執板却立悅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親起輿牀卿何偃蹇對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刑安敢以親王寮寀從厮養之役悅謝焉坐上皆引滿酣暢昕先起臥于閤室頻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王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沉湎其亾也忽諸府王自忽僘寮佐敢

任其咎悅大笑而去後遷東萊太守昕少時與河間邢邵俱爲友及守東萊邵舉室就之郡人以邵是邢杲從弟會兵將執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子才當先執我邵乃免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時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邢邵後見文襄說此言以爲笑樂昕聞之詣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頊之以被謗左遷陽平太守在郡有稱績文襄謂人曰王元景殊獲我力由吾數戲之其在吏事遂爲良二千石嘗有鮮卑聚語崔昂戲問昕

曰頗解此不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于似道我輩文宣以昕疏誕非濟世才罵曰好門戶惡人身帝怒臨漳令嵇曄及舍人李文師以曄賜薛豐洛文師賜崔士順爲奴鄭子默私誘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昕曰箕子爲之奴何言無也子默遂以昕言啟文宣仍曰王元景比陛下于紂帝後與朝臣酣飲昕稱疾不至帝遣騎執之見其方搖膝吟詠遂斬于御前投屍漳水昕弟晞皓最知名　晞字叔朗少名沙彌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與邢子良游處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兒書曰賢弟彌

朗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于造次言必詣理吟咏情性麗絕當時恐足下方難爲兄不服慮其不進也及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爲開府記室晞稱先被犬傷困篤不赴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猘書勸令赴晞復書曰辱告存念見令起疾循復眷旨似疑吾所傷未必是猘吾豈顧其必猘但理契無疑耳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說足下既疑其非猘亦可疑其是猘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猘而營護雖非猘亦無損疑其非猘而不療儻是猘則難救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于死若王晞無可惜也則不足取既取之便是可惜

奈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足下何不從容爲將軍言
也于是方得見寬齊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者謹密
者令與諸子遊晞首應此選文襄時爲大將軍握晞
手曰我弟並向成長志識未定近善狎惡不能不移
若苟使回邪致相詿誤皐及門族非止一身晞隨神
武到晉陽補常山公演友齊天保初文宣昏逸常山
王數諫帝疑王假辭于晞欲加大辟王私謂晞曰博
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
怪乃于衆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
殺王又固諫爭大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

謂左右曰儻小兒死奈我老母何于是每問王疾謂
曰努力强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往王抱晞曰
吾氣息惙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
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爲人兄尊爲人主安可與計
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乎
言未卒王强坐而飯王復錄尚書事新除官者必詣
王謝職去必辭晞言于王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
古以爲干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約絶主上顒
顒賴殿下扶翼王深納焉後王乘間苦諫遂致忤旨
帝使力士反接伏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欲以吏

才非我是誰教汝王曰天下噤口除臣誰敢有言帝
催遣捶楚亂杖數十會醉臥得解介後褻黷之好遍
于宗戚所往留連俾晝作夜唯常山邸多無適而去
及帝崩濟南嗣立王謂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
天保文宣年號
閑因言朝廷寬仁慈恕眞守文良主晞曰天保享祚
東宮委一胡人如聖德幼冲未堪多難而使他姓出
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也假
令得遂冲退自審家祚得保靈長不王默然思念久
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攝政七年
然後復子明辟幸有故事惟殿下慮之王曰我安敢

自擬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避周公得邪王不
荅及王至鄴誅楊燕等延晞謂曰不早用卿言使羣
小弄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獲暫淸終當何以處我
晞曰殿下將往時地位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
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有頃進晞密室曰比王侯
諸貴每見煎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欲
以正法繩之晞曰朝廷比者疎遠親戚寧思骨血之
重殿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
頸上下相疑何由可久且天道不恒虧盈迭至神機
變化盻蠁斯集雖執謙挹粃糠神器便是違上玄之

意墜先人之基王曰拯難匡時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是時諸王公將相日敦請四方岳牧表陳符命乾明元年昭帝踐祚除晞吏部郎中帝謂曰今旣當劇職不得尋常舒慢也後楊休之及晞數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杖休之晞脛各四十帝斬人于前問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旱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爲王公改之帝欲以晞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

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絹爲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段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孝昭崩晞哀慕殆不自勝因以羸敗武成本忿其儒緩由是彌嫌之因奏事大被訶叱而雅步晏然性閑澹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填閭未嘗以世務爲累良辰美景嘯詠遨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爲事人士謂之方外司馬指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祭酒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朱顏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及晉陽陷敗與同志避周兵東北走山路險迴懼有土賊而晞溫酒服膏曾不一廢每不肯疾去行侶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三公矣　皓字季高少立名行爲士友所稱儒緩亦同諸兄嘗從文宣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爲求覓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爲司徒掾在府聽午鼓蹀躞待去羣寮嘲之曰王七思歸何太疾季高曰大鵬始欲舉鷰雀何啾唧嘲者

曰誰家屋當頭鋪首浪游逸于是喧笑季高不復得言

北齊纂卷之二終

北齊纂卷之三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以下原入魏史及附各祖父傳查係齊人載齊書中今改入齊史

宋世良　魏宋弁從孫原附弁傳　弟世軌

世良西河介休人

世良字元友年十五便有膽氣後隨伯父翔在南兗州屢有戰功尋爲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戶大獲浮惰孝莊勞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于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後拜清河太守世良才識閑明尤善政術在陽平郡移掩劫盜三十餘人

世良訊其情狀唯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輒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明朗大服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于此人爲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人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齊天保初大赦郡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內穉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謂之神門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唯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弟

穉音已白生稻也

世軌

世軌幼自脩整好法律歷廷尉少卿洛州人聚結欲刼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崔昂爲廷尉以爲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爲少卿判其事爲刼唯殺魁首餘從坐悉舍焉大理正蘇珍之以平幹知名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爲寺中二絕南臺囚到廷尉世軌多雪之仍移攝御史將問其濫狀中尉畢義雲不送移往復不止世軌遂上書極言義雲酷擅文宣引見二人親救世軌曰我知臺欺寺久卿能執理抗衡但守此心勿慮不富貴敕義雲曰卿比所爲誠合死以志在

疾惡故且一恕仍顧謂朝臣曰此二人並我骨鯁臣也及卒廷尉御史諸繫囚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

許惇　魏許彥孫原附彥傳

惇高陽新城人

惇字季良清識敏速達于從政位司徒主簿以明斷見知時人號爲入鐵主簿遷殿中尚書惇美鬚下垂至帶省中號長鬣公齊文宣嘗因酒酣提惇鬚稱美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因不敢復長人又號齊鬚公歷官清顯與邢邵魏收陽休之崔劼徐之才並肩同列諸人或談說經史或吟咏詩賦更相嘲戲欣笑

滿堂惇不好劇談又無學術或坐杜口或隱几而睡不為勝流所重

元忠趙郡人

李元忠　魏李靈曾孫 原附靈傳　子搔　元忠從弟渾　渾子湛　渾弟繪　緯　從孫公緒

元忠少厲志操粗覽書史及陰陽術數有巧思居喪以孝聞哭泣哀動旁人而飲酒騎射不廢曰禮豈為我孝莊時盜賊蠭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餘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牛以食之遣奴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賊平拜南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莊帝

幽崩元忠棄官潛圖義舉會齊神武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儁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尒朱乎神武曰富貴皆由佗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曾來未是時高乾邕已見神武因紿曰從叔輩麤何肯來元忠曰雖麤並解事神武曰趙郡醉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神武乃復留與言元忠慷慨流涕神武亦悲不自勝元忠進從橫之策深見嘉納孝武帝納神武女為后詔元忠致聘于晉陽每宴席論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比來寂寥無人問更欲覓建義處神武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疋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神武曰建義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為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捋神武鬚大笑神武悉其雅意深重之徵拜侍中元忠雖處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

阮籍步兵李求　太常同見　時有韓晉明士酒誕縱朝廷欲處之貴要我心以疾辭寺人云麋人飲美酒對名□□

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遊遨里閈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令復求為太常卿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為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時宜勿飲酒每言于執事云年漸遲暮乞在閑冗以養餘年俄卒有米三石酒數斛書籍藥物充滿篋架未及賻至金蟬質絹乃得斂焉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

能作刀筆吏被反故紙寸

占云大吉可謂光照先人也竟如其占性甚工彈彈桐葉嘗出一孔擲棗栗而彈之十中七八嘗從文襄入謁魏帝有梟鳴殿上文襄命元忠彈之問得幾丸而落對曰一丸奉至尊威靈一丸承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如其言而落之子搔嗣　搔字德沈少聰敏有才藝曾采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有思理　元忠從弟渾字季初除給事中後以四方多難求為青州征東司馬與河間邢邵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攜妻子同赴青齊未幾而尒朱榮入洛衣冠殲盡物論以為知幾　子湛字處元涉獵文史有

家風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渾與弟繪緯俱為聘使主湛又為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

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遂竊其姊筆牘用之未踰晦朔遂通急就章內外以為非常兒及長儀貌端偉神情朗儁第五舅河間邢晏每與言歎其高遠曰若披烟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歷丞相司馬每霸朝文武總集對揚王庭常令繪先發言端為羣僚之首音詞辯正風儀都雅聽者悚然為聘梁使主與梁人汎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皆笑前後行人皆通啟求市繪獨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潔使還拜高陽內史郡境舊有三猛獸人常患之繪欲修檻遂因鬬俱死于郡西咸以為化感所致皆勸申上繪曰猛獸因鬬而斃自是偶然貪此為功人將窺我竟不聽河間太守崔諶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鴿羽繪答書曰鴿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下海下官膚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近追飛走遠事佞人時文襄使暹選司徒左長史暹薦繪既而不果咸謂由此書

繪弟緯字乾經少聰慧有才學與舅子河間邢昕少

相倫輩晚不逮之位中散大夫聘梁使主緯前後接對凡十八人頗為稱職鄴下為之語曰學則渾繪緯口則繪緯渾梁謝藺來聘勞之藺問安平諸崔緯曰子玉以還雕龍絕矣崔暹聞之怒緯詣門謝之暹上馬不顧緯語人曰雖失要人意聘梁使不得舍我武定五年兼散騎常侍使梁緯常逸遊放達自號隱君蕭然有絕塵之意　渾從孫公緒字穆叔性聰敏博通經傳尤明天文善圖緯之學嘗謂子弟曰吾觀齊之分野福德不多國家祚終四七及齊亾歲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緒有祕記傳之子孫而不好

焉臨終取以投火

遊道燉煌人

宋遊道

魏宋繇孫原附繇傳

遊道爲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惡能討宋遊道孝莊即位除尚書令臨淮王彧譴責遊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瞋不謝王理即日詣闕上書乞解郎中帝召見遊道嘉勞之彧亦奏言臣忝冠百寮遂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頓挫乞解尚書令帝乃下敕聽解臺郎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于河橋遊道于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遊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後齊神武自太原

來朝見之曰此人是遊道邪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遊道別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爲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于紫陌神武執遊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憎忌卿者但用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與之相似于是啟崔暹爲御史中尉以遊道爲尚書左丞文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遊道入省彈劾不避權豪是時朝士皆忿爲遊道不濟而文襄聞其與高隆之相抗之言謂楊遵彥曰此真是鯁直大剛惡人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詔除名後復被禁獄吏欲爲脫枷游道不肯曰此令公命所著不可輒脫文襄聞而免之游道抗志不改與頓丘李獎一面便定死交獎被殺游道爲獎訟冤得雪獎二子構訓居貧游道後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訓其使氣黨俠如此時人語曰游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見何謂醜者必無情構嘗因游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爲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獼猴而衣幘也將與構絕構謝之豁然如舊游道

死後構爲定州長史游道第三子士遜爲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奏構構于禁所祭游道而訴焉士遜晝臥如夢者見游道怒已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直之士士遜驚跪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

述祖滎陽人

鄭述祖

魏鄭羲孫原附羲傳

述祖字恭文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爲先達所稱譽歷兗州刺史時穆子容爲巡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于鄭兗州見之矣初述祖父爲兗州于鄭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爲記

述祖時年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跡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寮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悟而寫得當時以爲絕妙所在好爲山池松竹交植盛餚饌以待賓客將迎不倦少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顧問從人皆不見心甚異之未幾被徵終歷顯位及病篤乃自言之且曰吾老

矣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名遺子孫死無所恨述祖女爲趙郡王叡妃述祖常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道蔭曰鄭尚書風德如此又貴重宿舊君不得並之

裴讓之 魏裴佗子 原附佗傳 弟諏之 皇甫和附

讓之河東聞喜人

讓之字士禮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泣撫之曰棄我滅性得爲孝子乎由是自勉讓之少好學有文情清明俊辯早得聲譽魏天平中累遷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文季爲不亾矣第二弟諏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齊神武問云諏之何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盡心況讓之老母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爲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醞藉文襄目之曰士禮佳舍人也齊受禪靜帝遜居別宮與諸臣別讓之流涕歔欷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不協密奏言當陛下受禪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咽流涕此爲內官情非

譲之求謂之對眞古文宜末年吞縱洞之上書正諫文宜將儲之自々臨頸謝之辭色不變帝曰擬漢何敢如州構措曰婪壁下秋以取後世

所願既而楊愔請救之云罪不合死文宣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冢邪于是無敢言者竟賜死于家

名而役刀歎曰小子輩我殺尓以东復世名我終不成尓名

弟諏之字士正少好儒學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于裴生矣楊愔闔門改葬託諏之頓作十餘墓誌文皆可觀讓之諏之及皇甫和和弟亮並知名于洛下時人語曰諏勝于讓和不如亮

皇甫和弟亮性質朴純厚終無片言矯飾屬有敕下司各列勤惰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

長雲閣 門校樸 皆鴛朝 封年本 丕宋滸 遣国公

事忿說 游道廷 之云 確狐之 詩千載 爲波表 雲一無 所荅 愔弘農 人

病。酒文宣以其慤實優客之所居宅洿下標榜賣之
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荅云爲宅中水淹不洩雨即
流入牀下由此宅終不售其淳實如此

羊烈　　魏羊祉從孫原附祉傳

烈字信卿少通敏頗自脩立有成人風從兄侃爲太
山太守據郡起兵外叛烈潛知其謀深懼家禍馳赴
洛陽告難朝廷將加厚賞烈告人云譬如斬手全軀
所存者大故爾豈有幸從兄之敗以爲己利乎卒無
所受烈家傳素業閨門脩飭爲世所稱與尚書畢義
雲爭兗州大中正義雲盛稱門代累世本州刺史卿

世爲我家故史烈云自畢軌被誅以還寂無人物近
日刺史皆疆埸之上彼此而得何足爲言豈若我之
漢河南尹晉朝太傅名德學行百世傳美且男清女
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稱也蓋譏義雲之帷薄焉

楊愔　　魏楊播從子原附播傳

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兒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
出入　未嘗戲弄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
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便
歔欷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欷遂爲之罷酒子恭後謂
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欲刮目視之

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
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頹然獨坐其
季父暐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
恬裕有我家風宅内有茂竹遂爲愔于林邊別葺一
室命獨處其中常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勵諸
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
之食愔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
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
外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
之莫不敬與有識者多以遠大許之及中山爲杜洛

周陷全家被囚繫未幾洛周滅又没葛榮榮欲以女
妻之逼以僞職愔乃託疾密含牛血數合于衆中吐
之仍陽喑不語榮以爲信然乃止父津爲并州刺史
愔隨之任有邯鄲人楊寬者求義從出藩愔請津納
之俄而孝莊幽崩愔時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過楊寬
家爲寬所執至遣隊主鞏榮貴防禁送都至安陽亭
愔謂榮貴曰僕百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亡國破一至
于此雖曰囚虜復何面目見君父之讎得自縊于一
繩傳首而去君之惠也榮貴深相矜感遂與俱逃屬
齊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蒙引見贊揚興運陳

訴家禍言辭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爲之改容卽署行臺郎中南攻鄴歷楊寬村寬于馬前叩頭請罪愔謂曰人不識恩義蓋亦常理我不恨卿無假驚怖及韓陵之戰愔每陣先登朋寮咸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爲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乾明元年爲孝昭帝所誅時年五十愔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爲朝野所稱家門遇禍弟姪十數人並待而舉火一飡之惠酬荅必重性命之讎捨而不問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爲己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爲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愔聞不以爲意其

聰記彊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或単稱姓或単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謂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琛爲士深士琛自言愔曰盧郎潤朗所以比玉自尚公主後衣紫羅袍金鏤大帶遇李庶頗以爲恥謂曰我此衣服都是内裁旣見子將不能無愧及居端揆經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每天子臨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宣揚詔冊愔辭氣溫辯神儀秀發百寮觀聽莫不

悚動自居大位門絶私交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篋之中唯有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愔鄰宅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文宣大漸以常山長廣二王位地親逼深以後事爲念愔與黃門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並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議出二王爲刺史及二王拜職于尚書省大會百寮愔將同赴子默止之云事不可量不可輕脫愔云我等至誠體國豈有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何爲忽有此慮長廣旦伏家僮數十人于後室執愔因執子默于尚藥局子默曰

不用智者言以至于此豈非命也遂送愔等于御前太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帝側立常山王以塼叩頭進而言曰臣與陛下骨肉相連愔欲擅朝權威福自己自王公以還皆重足屛氣共相脣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爲宗社之害帝時嘿然太皇太后令却仗不肯又厲聲曰奴輩卽令頭落乃却因問楊郎何在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使不好邪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兒次及我耳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遂遇害長廣王以子默皆臠己作詔書故先拔其舌截

其手太皇太后臨倍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
爲之一眼親内之日以表我意遵彥死仍以中書令
趙彥深代總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
千里殺騏驎而策蹇驢可悲之甚

邵河間人

邢邵　魏邢巒從弟原附巒傳

邵字子才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
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
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
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嘗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
能徧之後因飲謔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

無所遺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嘗
與陽固裴伯茂從兄罘陸道暉等諸名士至北海王
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
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爲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
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吏部尚書李神
儁大相欽重引爲忘年之交深爲領軍元乂所禮乂
新除還尚書令神儁與陳郡袁翻在席乂令邵作謝
表須臾便就以示諸賓神儁曰邢邵此表足使袁公
變色孝明之後文雅太盛邵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
一文初出京師爲之紙貴誦讀俄徧遠近于時袁翻

與范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邵藻
思華贍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爲謝章
表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事賓食翻與邵俱在坐翻
意主人託其爲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造人
云邢家小兒常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恐
爲翻所害乃辭以疾邵請置學奏曰二黌兩學盛自
虞殷爰暨亡秦阬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服分崩祚
一代炎漢勃興更脩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義東
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
不絶仰惟高祖經始事殷未遑多就世宗統曆聿遵

先緒纘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爲山還停一簣而明
堂禮樂之本乃鬱荊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
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執石之工墉構顯望之要
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
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
授之實何異兔絲鷰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
者儀刑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
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于禮樂則曰
未敢是敢于殺人不敢于養人也以臣愚量宜罷尚
方彫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

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農隙脩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樹高墉嚴壯于外槐宮棘寺顯麗于中更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于上序游夏可致之于下國豈不休歟靈太后敕有司別議經始于時與梁和妙簡聘使當時文人皆邵之下但以不持威儀名高難副朝廷不令出境南人曾問賓司邢子才故應是北間第一才士何爲不作聘使荅云子才文辭實無所愧但官位已高恐非復行限南人曰鄭伯猷護軍猶得將命國子

祭酒何爲不可除西兗州刺史吏人姦伏守令長短無不知之定陶縣去州五十里縣令妻日暮取人斗酒束脯邵逼夜攝令未明而去責其取受舉州不識其所以舊格訊囚取占然後送付廷尉邵以爲不可乃立議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豈使尸祝兼刀匕之役家長侵雞犬之功詔從之自除太常卿兼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是時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邵頻居三職並是文學之首當世榮之邵率情簡素內行脩謹博覽羣籍無不通曉吉凶禮儀公私諮稟質疑去惑爲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故邵援筆立

休之北平人

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溫子昇爲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溫邢鉅鹿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邢魏焉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脫略簡易不脩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有齋不居坐臥恒在一小屋果餌之屬或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天姿質素特安異同士無賢愚皆能傾接對客或解衣覓虱且與劇談有書甚多而不甚讎校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始復校此日思誤書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

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與婦甚疎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閤爲狗所吠言畢便撫掌大笑性好談賞又不能閑獨公事歸休恒須賓客自伴

陽休之 魏陽尼從孫 原附尼傳 弟俊之

休之字子烈儁爽有風槩好學愛文藻時人爲之語曰能賦能詩陽休之齊神武啟除休之太常少卿神武幸汾陽之天池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字文曰六王三川問休之曰此文字何義對曰六者大王字河洛伊爲三川大王若受天命終應統有關右神武曰

世人常道我欲反今若聞此更致紛紜愼莫妄言也齊受禪坐詔書脫誤左遷驍騎將軍文宣郊天百寮咸從休之衣兩襠甲手持白梧時魏收爲中書令嘲之曰義眞服未休之曰我昔爲常伯首戴蟬冕今處驍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卿談笑晏然議者服其夷曠後除中山太守先是韋道建宋欽道代爲中山太守並立制監臨之官出行不得過百姓飲食有者即數錢酬之休之常以爲非及至郡復相因循或問其故休之曰吾昔非之者爲其失仁義今日行之者自欲避嫌疑豈是夙心直是處世難耳文宣崩

與魏收相遇中書省言及喪事收掩淚失聲休之嚬眉而已他日楊遵彥謂曰昨聞諱魏少傅悲不自勝卿何容都不流涕休之曰天保之世魏侯時遇甚深鄙夫以衆人見待佞哀詐泣實非本懷除吏部尚書休之多識故事諳悉氏族凡所選用莫不才地俱允簡率不樂煩職典選稍久非其所好每謂人曰此官實自淸華但煩劇妨吾賞適眞是樊籠矣休之少年頗以嗜慾爲累晚節以通美見稱重矜期好游賞太常卿盧元明人地華重罕所交接非一時名士不得與之游休之始爲平臺郎便坦然投分文酒會同相得甚款鄉曲人士莫不企羨焉尙書僕射崔暹爲文襄所親任勢傾朝列暹子達孥幼而聰敏年十餘已作五言詩時梁國通和聘使在館暹持達孥數首詩示諸朝士有才學者又欲示梁客餘人畏暹皆隨宜應對休之獨正言郎子聰明方成偉器但小兒文藻恐未可以示遠人其方直如此初休之在洛將仕夜夢見一銅柸休之從西北登一柸礎上以手捉一柸柸遂右轉休之呪曰柸轉三匝吾至三公柸遂三匝而止休之尋寤其夢竟驗云　弟俊之當文襄時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侶

寫而賣之在市不絶俊之嘗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誤讀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

珽范陽人

反覆妬末坦直人妖

祖珽　魏祖瑩子原附瑩傳

珽字孝徵神情機警詞藻遒逸少馳令譽爲當世所推齊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爲僚類所賞時珽性疎率不能廉愼守道大有受納豐于財產又自解彈琵琶能爲新曲招城市年少歌儛爲娛游集諸倡家與陳元康等爲聲色之游諸人

嘗就珽宿出山東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疋
令諸嫗擲樗蒲賭之以爲戲樂其豪縱淫逸如此常
云丈夫一生不負身已性不羈曾至膠州刺史司馬
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疊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果于珽
懷中得之見者以爲深恥所乘老馬常稱騮駒又與
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珽早狎
于衆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年十歲猶號
騮駒姦耳順尚稱娘子于時諠然傳之神武宴寮屬
于坐失金叵羅竇太令飲酒者皆脫帽于珽髻上得
之神武不能罪也後爲秘書丞文襄州客至請賣華

林遍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
須也珽以遍略數帙質錢樗蒲文襄杖之四十作晉
州啓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參軍趙彥深宣神武教給
城局參軍事過典籤高景略景略疑其不實密以問
彥深彥深荅都無此事遂被推檢珽即引伏神武大
怒決鞭二百會并州定國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曰昔
作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
也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
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
不問然猶免官文襄嗣事以爲功曹參軍及文襄遇

害元康被傷創重倩珽作書屬家累事并云祖喜邊
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乃不通此書喚祖喜私問得
金二十五挺唯與祖喜二挺餘盡自入祖喜懷恨遂
告元康以語楊愔愔嚬眉荅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
停珽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懷文章
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
是所長帝雖嫌其數犯刑憲而愛其才技文宣每見
之常呼爲賊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爲嗣武
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于移易珽私于士開曰君之
寵幸振古無二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

求策焉珽曰宜說主上云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
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若[illegible]成中宮少主
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且微說令主上粗解珽當自
外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有彗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
新之徵珽于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是極貴案
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年太歲乙酉
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天道并上
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大被親寵既見重二
宮遂志于宰相乃疏侍中和士開罪狀帝大怒執珽
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珽因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

無心毀之陛下今既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對士開與弄威權控制朝廷賣官鬻職政以賄成天下歌謠若爲有識所知安可聞于四裔陛下不以爲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尒乃誹謗我珽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飢餓故收養之珽曰何不開倉振給乃買取將入後宮乎帝益怒以刀鐶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爲陛下合金丹遂少獲寬放珽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知如何帝又怒曰尒自作范增以我爲項羽邪珽曰項羽人身亦何由可及

但天不至耳項羽布衣率烏合衆五年而成霸王業陛下藉父母資財得至此臣以謂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于范增縱擬張良亦不能及張良身傅太子猶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疏外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爲太上子居宸扆于巳及子俱保休佑蕞尒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徒于光州刺史李祖勳遇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上言珽雖爲流囚常與刺史對坐敕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爲深坑置諸內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

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薰眼因此失明是時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愛幸珽乃遺陸媼弟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沉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能决大事欲以爲謀主故棄除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媼言于帝曰襄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令至尊獨在帝位者實由祖孝徵又有大功宜重報之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真可憑仗且目雙盲必無反意帝從之以珽爲侍中斛律光甚惡之遥見竊駡云多事乞索小人欲作何計數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

處分兵馬趙令恒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正恐誤他國家事珽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問珽珽證實因啟告光反遂滅其族珽又附陸媼求爲領軍後主許之高元海云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旦面奏具陳珽不合之狀珽亦求面見帝令引入珽自分疏并云與元海素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顔不能諱曰然珽列元海結朋樹黨遂除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

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後珽日以益疎爲北徐州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珽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令下城靜坐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聽鳴吠賊無所聞見莫測所以或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至夜珽忽令大叫鼓譟諠天賊衆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陣向城珽乘馬自出令錄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仍親臨戰賊先聞其盲謂爲不能拒抗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相與驚怪畏之而罷時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沒賊雖知危急不遣救援珽且守且戰十餘日賊竟奔走城卒保全

辛術　魏辛雄從孫原附雄傳

術隴西狄道人

術字懷哲少明敏有識度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于太廟此璽即秦所製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歷魏晉晉懷帝敗沒于劉聰聰敗沒于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于建鄴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送術以進焉尋遷吏部尚書時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未能盡美文襄少年高朗所獎者踈袁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于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才以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爲折衷甚爲當時所稱舉術清儉寡嗜欲晚更勤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凡諸貲物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之徒名畫二王以下法書數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門及還朝頗以饟遺貴要物議以此少之

李幼廉　魏李義深從子原附深傳

幼廉趙郡高邑人

幼廉少寡欲爲兒童時初不從人家有所求請嘗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強付輒擲之地州牧以其蒙幼而廉故以名焉性聰敏齊文襄薦爲濟州儀同府長

史齊神武行經冀部總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榷戶口增損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文簿指引取備事非一緒幼廉應機立成恒先期會爲諸州準的神武深加慰勉仍責諸人曰碎卿等諸人作得李長史一脚指不是時諸人並謝罪幼廉獨前拜恩觀者咸歎美之神武還并州以告文襄文襄喜謂人曰吾是知人矣文襄嗣事除霸府掾時以彬州王政所基求好長史舉者多不見納後因大集謂陳元康曰我教你好長史處李幼廉即其人也遂命爲并州長史常在文

襄第內號爲館客出爲南青州刺史祖孝徵執政求紫石英于幼廉以其南青州所出幼廉辭無好者固請乃與二兩孝徵有不平之言或以告幼廉幼廉抗聲曰李幼廉結髮從宦誓不曲意求人天生德于予孝徵其如予何假欲挫頓不過遣向并州耳齊末官至三品以上悉加儀同獨不霑此例語人曰我不作。儀同更覺爲榮

儒林傳

權會

會字正理河間人志尚沈雅動遵禮則少受鄭易始

盡幽微詩書三禮文義該洽兼明風角妙識玄象性甚儒懦似不能言及臨機答難酬報如響由是爲諸儒所推而貴游子弟慕其德義者或就其宅或寄宿鄰家晝夜承間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雖明風角玄象至于私室都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唯有一子亦不授此術會曾遣家人遠行久而不返其行還將至乃逢寒雪寄息他舍會方處學堂講說忽有旋風吹雪入戶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遂使追尋果如其語會每占筮大小必中會夜出城東門會獨乘一驢。忽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廻動輕漂。有異生人。漸失路。不由本道。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第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處乃是郭外去家數里

熊安生

安生字植之長樂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周齊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

貫必欲升堂覩奧寧可汩其先後但能留意當爲次第陳之公正于是問所疑安生皆爲一一演說咸究其根本公正嗟服還具言之于武帝帝大欽重之及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帝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爲愧安生曰黃帝尚有阪泉之戰況陛下龔行天罰乎帝大悅安生與同郡宗道暉張暉爲祖師暉好著高翅帽大屐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于屐上冀州人爲之語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屐。李洛姬肚。謂之

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姫婦人也安生在山東時歲歲游講從之者傾郡縣或詆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七十二世舊有碑爲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爲冀州長史鄭大讙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訴非理記安生率其族向塚而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哂之

文苑傳

李廣

廣字弘基范陽人博涉羣書有才思少與趙郡李謇齊名爲邢魏之亞而中尉崔暹精選御史皆是世胄廣獨以才學兼侍御史脩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齊宣欲以爲中書郎遇其病篤而止廣嘗欲早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忽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竟以疾終

循吏傳

孟業

業字敬業鉅鹿人魏彭城王韶齊神武之壻也拜定州刺史除業爲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入爲中書令臨路啟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唯有一馬瘦死韶以業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相酬償業固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爲典籤州中要職諸人欲相賄贍止患無方便耳今喚食肉恐致聚斂有損聲名所以仰違明教後未旬日韶左右並以馬死託肉爲長史裴英密啟

神武有書與韶大致誚讓業尋被譖出外行縣事後神武書責韶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乃令出外也仁之後爲西兖州臨別謂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使劉西兖如此欽歎業荅曰唯知自脩齊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召爲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尋業斷决處謂曰卿斷决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補河間王國郎中令清貧文宣謂侍中裴英起曰卿識河間王郎中孟業不昨見其國司文案似是好人對曰昔與

臣同事魏彭城王元韶其人清忠正直世所希有帝
曰如公言者比來便是大屈除中書舍人

蘇瓊

瓊字珍之長樂人幼隨父在邊嘗謁東荆州刺史曹
芝芝戲問曰卿欲官不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
異其對齊文襄引爲刑獄參軍并州嘗有強盜參軍
張龍推其事所疑賊徒並已拷伏失物家並識認唯
不獲盜贓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
十餘人并獲贓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爾輩
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

賊及瓊至姦盜止息零陵縣人魏雙成失牛疑其村
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而便放之
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
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其隣郡富家將財物
寄置界内以避盜冀州紵幕縣人成氏大富爲賊攻
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郡中舊賊一百餘
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即
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爲濟州沙門統資
產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爲徵及欲求謁度知
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啟口其
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
得論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責券郡人趙頴官至樂
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
奉頴恃年老苦請遂便爲留乃致于聽事梁上竟不
割人聞受趙頴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頴瓜猶在
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
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
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
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
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初瓊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爲

濟州刺史獻伯酷于用法瓊恩于養人房延祐爲樂
陵郡過濟州裴問其外聲延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
惡裴云得人譽者非至公荅云若爾黄霸龔遂君之
罪人也後有敕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爲瓊陷瓊
申其枉滯議者尚其公平趙州及清河南中有人頻
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
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
瓊正色曰所雪者寃枉不放反逆昂大慙京師爲之
語曰斷决無疑蘇珍之

藝術傳

綦毋懷文

懷文以道術事齊神武武定初齊軍戰芒山時齊軍
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
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爲黃神武遂改爲赭
黃所謂河陽幡者也懷文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
以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爲刀脊浴以五牲之
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鑄
宿柔鋌是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頓截三十
札也懷文又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
土可瑩刀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箕子即知其實

數乃試之并辯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于是劍數
之唯少一子算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

陸法和

法和不知何人也隱于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
戒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定人莫能測也
侯景始告降于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
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爲國立效師云擊之何也
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度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
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
熟時固問之曰亦剋亦不剋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
王于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湘東遣胡僧祐領
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
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
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
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
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之遂縱火船而
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風即返約衆皆見梁
兵步于水上于是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
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
前于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爲刹實是

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于水中見約
抱刹仰頭裁出鼻遂禽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
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于王有緣決無他慮王于
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爲郡守及魏圍江陵
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于
巴陵謂曰貧道已却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爲檀越宜
即逐取乃請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
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親
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鎖武陵王紀
果遣蜀兵來度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

略一戰而殄之單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為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捶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為授三皈龜乃入草梁元帝以法和為都督郢州刺史法和不稱臣其啟文朱印名上自稱居士後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襃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為三公而自稱何也襃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

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為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于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致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乃還州堊其城門著麤白布衫大繩束腰坐葦蓆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敗滅復取前凶服著之哭泣受弔法和始于百里洲造壽王寺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雹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獨在陳境故不及難無疾而告弟子死至期坐繩牀而終浴訖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齊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為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

北齊纂卷之三終

北周纂卷之一

明海虞錢[illegible]汝贍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帝紀

文帝　閔帝　明帝附

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郡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炎帝爲黃帝所滅子孫遁居朔野其後有葛烏兎者雄武多筭畧鮮卑奉以爲主遂總十二部落世爲大人及其裔孫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普回以爲天授已獨異之其俗謂天子曰宇文

故國號宇文并以爲氏又十數傳而生肱肱曰德皇帝帝德皇帝之少子也母曰王氏初孕五月夜夢抱子升天纔不至而止寤以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帝生有黑氣如蓋下覆其身背有黑子宛轉若龍盤之形面色紫光人望而敬畏之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輕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爲務後以別將從賀拔岳入關以帝爲左丞領岳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委決焉齊神武既除爾朱氏遂專朝政帝請往觀之至并州神武以帝非常人曰此小兒眼目異將留之帝詭陳忠款具託左右苦求復命倍道而行行一日而神武乃悔發上驛千里追帝至關不及而反帝還謂岳曰高歡豈人臣耶逆謀未發者憚公兄弟耳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收諸蕃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復遣帝詣闕請事密陳其狀魏帝納之加帝武衛將軍還令報岳岳遂引軍西次平凉岳以夏州隣接寇賊欲求良刺史以鎮之衆皆舉帝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沉吟累日乃從衆議表帝爲夏州刺史岳欲討曹泥與帝謀帝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是

宜先圖也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二月至河曲果爲悅所害三軍未知所屬於是趙貴言於衆稱帝英姿雄畧若告喪必來赴難因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皆稱善乃馳至夏州告帝士吏咸泣請留以觀其變帝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不俟終日者機也今不早赴將恐衆心自離乃率帳下輕騎馳赴平凉時齊神武遣長史侯景招引岳衆帝至安定遇之於傳舍吐哺上馬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也景失色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者也景於此還帝至平凉哭岳甚慟將士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初賀

拔岳嘗河曲軍吏獨行忽見一翁謂曰賀拔雖據此衆終無所成當有一宇文家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訖不見至是方驗帝乃與悅書責以殺賀拔岳罪又三月帝進軍至原州衆軍悉集諭以討悅意士卒莫不懷忿帝縱兵奮擊大破之悅遁走帝追斬之傳首洛陽齊神武聞關隴克捷遣使於帝深相倚結帝拒而不納封神武書以聞時神武已有異志故魏帝深杖於帝帝乃傳檄方鎮稱歡逆亂徵兵致伐便分命將帥應機進討或趣其要害或襲其窟穴電繞蜺擊霧合星羅歡違負天地毒被鬼神乘此掃蕩易同俯

拾歡若渡河稍逼宫廟則分命諸將直取并州幕府躬自東轅電赴伊洛若固其巢穴未敢發動亦命羣師百道俱前轘裂賊臣以謝天下諭諸君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西其意在入洛吾欲令寇洛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王羆率甲士一萬先據華州歡若西來王羆足得抗拒如其入洛寇洛卽襲汾晉吾便速駕直赴京邑使其進有內顧之憂退有被躡之勢一舉大定此爲上策衆咸稱善七月帝帥衆發自高平齊神武稍逼京師魏帝親總六軍屯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軍斛斯椿鎮武牢帝謂左右曰

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一處得度大事去矣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鎭防不守魏帝遂輕騎入關帝備儀衛奉迎謁見於東驛免冠流涕謝罪乃奉魏帝都長安披草萊立朝廷軍國之政咸取決於帝十二月魏孝武帝崩帝與羣公尊立魏南陽王寶炬爲嗣是爲文帝大統三年正月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度河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昻圍洛州帝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掎吾三面又造橋示欲必度是欲

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且歡起兵以來泰每先驅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若差跌悔何及也帝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謂吾但自守耳又狃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未能徑度比五日中吾取泰必矣庚戌帝還長安聲言欲向隴右潛軍至小關竇泰卒聞軍至陳未成帝擊之盡俘其衆斬泰傳首長安高昻聞之焚輜重而走齊神武亦撤橋而退帝率十二將東伐至潼關先是河南豪傑應東魏者皆降齊神武

懼神武遂度河逼華州帝召諸將謀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至渭背水東南爲陣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中聞鼓聲而起日晡齊師至望見軍少競萃於左軍亂不成列兵將交帝鳴鼓士皆奮起遂大破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尅前後虜其卒七萬留其甲兵二萬餘悉縱歸收其輜重兵甲獻俘長安李穆曰高歡膽破矣逐之可獲帝不聽乃還軍渭南十七年三月魏文帝崩皇太子嗣位帝以冢宰總百揆三年帝復與公卿議立齊王廓是爲恭帝恭帝元年梁元帝遣使請據舊圖以定疆界又連結於齊言辭悖慢帝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遣中山公護討之尅其城戕梁元帝虜其百官士庶以歸立蕭詧爲梁主居江陵爲魏附庸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至是以諸將功高者爲三十六國後次者爲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三年初行周禮建六官九月帝不豫命中山公護受遺輔嗣子十月乙亥帝薨帝知人善任使從諫如順流崇尚儒術明達政事恩信被物能駕

馭英豪一見之者咸思用命沙苑所獲囚俘釋而用之及河橋之役以充戰士皆得其死力諸將出征授以方略無不制勝性好朴素不尚虛飾恒以反風俗復古始爲心云

孝閔皇帝諱覺字陀羅尼文帝第三子也七歲封畧陽郡公時善相者史元華見帝退謂所親曰此公子有至貴相但恨不壽耳魏恭帝三年命爲安定公世子文帝崩世子嗣位爲太師大冢宰十二月丁亥魏詔禪位於帝（至是而魏亡）元年春正月即位帝性剛果忌晉公護之專謀誅護引宮伯張光洛光洛以白護時小司馬尉綱總統宿衛兵護乃召綱入殿中帝無左右獨在內殿以宮人執兵自守護遣大司馬賀蘭祥逼帝遜位貶爲畧陽公遂幽於舊邸以弒崩時年十六及武帝誅護謚曰孝閔

世宗明皇帝諱毓小名統萬突文皇帝之長子也孝閔廢晉公護遣迎帝於岐州即位以晉公護爲太師武成元年護上表歸政帝始親萬機軍旅猶總於護二年夏四月帝因食糖䭔遇毒庚子大漸詔曰朕兒幼少未堪當國魯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其詔即帝口授也辛丑帝崩

武帝

帝諱邕字禰羅突文帝第四子也生於同州有神光照室帝幼而孝敬聰敏有氣質文帝異之曰成吾志者此兒也武成二年明帝崩遺詔傳位於帝卽皇帝位建德二年冬集羣官及沙門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釋三教先後以儒教爲先道教次之佛教爲後四年秋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帝親諭以伐齊之旨言往以政出於權宰無所措懷自親覽萬機便圖東討惡衣菲食繕甲練兵數年以來戰備稍足而偽主昏虐恣行無道伐暴除亂斯實其時羣臣咸稱善丁丑下詔暴齊氏過惡上親帥六軍直指河陰八月攻拔

河陰大城未尅上有疾班師五年冬帝復諭羣臣伐齊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機者事之微不可失矣沮軍事者以軍法裁之丁酉帝發京師帥諸軍八萬置陣東西二十餘里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陣所至輒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恩各思自厲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何所之齊主亦於壍北列陣帝勒諸軍擊之齊主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齊衆大潰軍資甲仗數百里間委棄山積齊主留其從兄安德王延宗守并州自將輕騎走鄴延宗僭卽偽位改年曰德昌己卯軍次并州帝帥諸軍合戰破之禽延宗并州平六年帝至鄴齊主帥數十騎走青州甲子帝入鄴城禽齊主及其太子恒於青州丁未齊主至帝降自阼階見以賓主禮齊諸行臺州鎭悉降關東平十一月陳將吳明徹侵呂梁宣政元年春上大將軍王軌破陳師於呂梁禽其將吳明徹等俘斬三萬餘人癸巳帝不豫還京崩於乘輿時年三十六帝沈毅有智謀初以晉公護專權常自晦迹人莫測其深淺及誅護之後始親萬機尅己勵精聽覽不怠用法嚴整多所罪殺羣下畏服莫不肅然身衣布袍寢布被無金寶之飾諸宮殿華綺者皆撤毀

之改爲土階數尺不施櫨栱其彫文刻鏤錦繡纂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勞謙接下自强不息以海內未康銳情教習至於校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性又果決能斷大事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强破齊之後遂欲窮兵極武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間必使天下一統此其志也

宣帝　靜帝附

帝諱贇字乾伯武帝長子也武帝崩卽皇帝位大象二年夏帝不悆詔楊州總管隋堅入侍疾以堅受遺輔政是日帝崩帝之在東宮也武帝以其不堪承嗣

遇之甚嚴朝見進止與諸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亦不得休息性嗜酒武帝遂禁醪醴不許至東宮帝每有過輒加捶朴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於是遣東宮官屬錄帝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帝懼威嚴矯情修飾以是惡不外聞　靜帝諱衍宣帝之長子也宣帝於鄴宮傳位授命居正陽宮宣帝崩帝入居天臺大定元年春遜位於隋居於別宮壬申帝崩時年九歲

后妃傳　延壽周史缺后妃傳今取令狐德棻所撰周書聯纂一二以補其缺焉

文帝元后

后魏孝武之妹初封平原公主適開府張歡歡性貪殘遇后無禮又嘗殺后侍婢后怒訴之於帝帝乃執歡殺之改封后爲馮翊公主以配太祖生孝閔帝閔帝踐祚追尊爲皇后

宣帝楊后

后名麗華隋文帝長女帝在東宮高祖爲帝納后爲太子妃宣政元年閏六月立爲皇后帝後自稱爲天元皇帝號后爲天元皇后尋又立天皇后左右皇后與后爲四皇后尋又立天中太皇后與后爲五皇后后性柔婉不妬帝後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帝大怒遂賜后死逼令引訣后母獨孤氏聞之詣閤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帝崩居弘聖宮初帝不豫詔后父入禁中侍疾及大漸矯詔以后父受遺輔政后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他族不利於已聞此詔心甚悅之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行禪代憤惋逾甚隋文不能譴責內甚愧焉開皇六年封后爲樂平公主後又議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

論曰周氏率由姬制內職有序太祖創基修衽席以儉約高祖嗣曆節情欲於矯枉宮闈有貫魚之

美戚里無私溺之尤可謂得人君體也宣皇外行其志內逞其欲溪壑難滿採擇無厭於是升蘭殿而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階房帷而拖青紫承恩倖而擁玉帛者非一族雖辛癸之荒淫趙李之傾惑曾未足比於是民厭苛政奬事寔多太祖之祚忽諸

宗室傳

晉公護

護字薩保幼方正有志度特爲德皇帝所愛文帝之入關時年十七文帝諸子並幼遂委以家務內外無

不嚴肅文帝嘗之以爲類巳大統十五年文帝西巡遇疾召護曰吾諸子幼天下事以屬汝護涕泣奉命文帝崩時嗣子冲幼强冦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内外撫循文武衆心乃定護以天命有歸遣諷魏帝以禪代事孝閔踐阼拜大司馬封晉國公孝閔乃謀誅護密要張光洛爲腹心護微知之諫曰天下至親不過兄弟若兄弟自搆嫌隙他人何易可親但恐除巨後姦回得逞其欲非唯不利陛下亦危社稷因泣涕久之乃止帝益懼密謀滋甚遂剋日將誅護光洛告護護乃逼帝幽於舊邸於是召公卿畢集護第護曰

先王奄棄萬國寡人地則猶子親受顧命以畧陽公既居正嫡與公等立而奉之革魏與周爲四海主自卽位巳來荒淫無度昵近羣小疎忌骨肉寡人若死將何面目以見先 王今日寧負畧陽公豈可負社稷羣公咸曰唯命於是弒帝迎明帝而立之明帝性聰叡有識量護深憚之有李安者本以鼎俎得寵於護擢爲膳部下大夫至是護令安自因進食加毒帝遂崩護立武帝百官總巳以聽初文帝創業卽與突厥和親謀爲掎角共圖高氏是年與突厥東伐破齊長城至并州而還期後年更舉南北相應齊主大懼先是護母閻與皇第四姑並沒齊皆被幽縶護居宰相後每遣閒使尋求莫知音息至是並許還朝且請和好四年皇姑先至齊主以護權重乃留其母以爲後圖仍令人爲閻作書與護曰吾念十九入汝家今以八十矣凡生汝輩三男二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卹差安衰暮今寄汝小時所着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隔假汝貴極公王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窮榮

極盛光耀世閒汝何用爲於吾何益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護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報書云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而子爲公侯母爲俘隸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懐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摩敦四姑卽蒙禮送草木有心禽魚感澤況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國有家信義爲本伏度來朝巳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顔永畢生願生死骨肉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伏紙嗚咽言不宣心蒙寄薩保别時所留錦

袍表年歲雖久死然猶識袍此悲泣至於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齊朝不即發遣更令重與護書要護重報護復書往返至於再三而毋竟不至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檄未送而毋至舉朝慶悅大赦天下護與毋睽隔多年一朝聚集凡所資奉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武帝率諸親戚行家人禮稱觴上壽榮貴之極振古未聞是年突厥復率衆赴朝護以齊氏初送國親未欲即行復慮失信蕃夷不得已遂請東征護性無戎畧此行又非本心故師出雖久無所克獲以無功與諸將稽首請罪帝弗之責護自恃建立

功久當權軸所任皆非其人兼諸子貪殘僚屬縱溢莫不蠹政害人帝以其暴慢密與衛王直圖之先是帝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護謁太后太后必賜之坐帝每立侍至是護將入帝謂曰太后春秋既尊頗好酒諸親朝謁或廢引進喜怒有時乖爽比諫未蒙垂納兄今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授護曰以此諫太后護入如帝所誡讀示太后未訖帝以王珽自後擊之踣地時衛王直先匿於戶內乃出斬之殺護訖即令收護子及李安等於殿中殺之齊王憲曰安出自皁隸所典庖廚而已未足加戮帝曰汝不知耳世宗之崩安所爲也

廣川公測　弟深　子孝伯

測字澄鏡文帝之族子也性沈密少篤學歷位侍中開府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爲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放還其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爲寇兩界遂通慶弔時論方之羊叔子或有告測懷貳文帝怒曰測爲我安邊。何爲間骨肉。乃命斬之。仍許測便宜從事轉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預遣

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處一時縱火突厥謂大軍至懼而遁走委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自是不敢復至

測弟深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爲營折草作旌旗布置行伍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喜曰汝自然知此後必爲名將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竇泰趣潼關周文帝將襲泰諸將咸難之帝隱其事陽若未有謀獨問策於深深曰竇氏高歡驍將歡每伏之禦侮今大軍就蒲坂則歡拒守

賓必援之內外受敵取敗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
關賓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賓可
禽也虜賓歡勢自沮迴師禦之可以制勝文帝喜曰
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泰文帝大悅謂深曰君即吾
家陳平也是冬齊神武又率大衆至沙苑諸將皆懼
惟深獨賀帝問其故對曰歡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
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
衆所欲唯歡耻失竇氏愎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
禽也不賀何為文帝然之尋大破齊軍果如所策
子孝伯生與武帝同日文帝甚愛之養於第內及

孝伯足稱宗賢世有門風

長又與武帝同學時年十六性沈正謇諤好直言武
帝即位欲引置左右時政在家臣不得專制乃託言
少與同業受經思相啓發由是護弗之猜得入為右
侍上士恒侍讀武帝嘗謂曰公與我猶漢高與盧綰
也自是恒侍左右出入臥內朝務皆得預焉孝伯亦
竭心盡力無所回避至於時政得失外間細事皆以
奏聞帝信委之當時莫比及將誅晉公護密與衛王
直圖之惟孝伯頗得參預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歷
左宮正皇太子既無令德孝伯言於帝曰皇太子德
聲未聞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不然悔無

所及帝斂容曰卿世載鯁正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
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
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尉遲運為右宮正
孝伯仍為左宮正常因侍坐帝問我兒比進不答曰
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捋帝鬚
言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謂我云太子
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為誑矣孝伯拜曰臣聞父子之
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
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公其勉之宣帝即
位授小冢宰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

圖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齊王戚近功高
棟梁所寄臣若順旨則臣為不忠陛下為不孝帝因
疎之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焉軍還
孝伯及王軌盡以白武帝武帝怒撻帝數十乃除譯
名至是追憾被杖乃問譯我脚上杖痕誰所為也譯
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說軌捋帝鬚事帝乃
誅軌尉遲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柰何孝
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為子知欲何
之且委質事人本狥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
若為身計宜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為秦州

總管帝荒淫日甚誅戮無度孝伯頻諫不從由是益疎帝將殺之乃託以齊王事誚之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羣小媒蘖加之以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屬微臣輔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慙俛首不語令賜死於家時年三十六

齊煬王憲　子貴

憲字毗賀突文帝子性通敏有度量少與武帝俱受詩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文帝嘗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駁者帝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

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帝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上隴經官馬牧文帝每見駁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命取以賜之明帝即位授大將軍武成初除益州總管初平蜀之後文帝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中欲有推擇徧問武帝以下誰欲此行並未及對而憲先請文帝曰刺史當撫衆臨人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殊不關大小試而無效甘受面欺文帝以憲年尚幼未之遣明帝追先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輳聽受不疲蜀人悅之共立碑頌德晉

憲功高識府孝

公護誅武帝召憲入免冠拜謝以憲爲大冢宰時帝既誅宰臣親覽朝政方欲齊之以刑爰及親親亦爲刻薄憲既爲護所任自天和後威勢漸隆護欲有所陳多令憲奏其間或有可不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帝亦悉其此心故得無患然猶以威名過重終不能平雖遷授冢宰實奪其權也開府裴文舉憲之侍讀帝嘗御內殿引見謂曰昔晉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便謂法應須爾豈有三十歲天子可爲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又有一弊暫經隷屬便即禮若君臣此乃亂時權宜

非經國之術爾所陪侍齊公不得即同臣主且太祖十兒寧可悉爲天子卿宜規以正道無令兄弟自致嫌疑文舉再拜而出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五年大舉東討憲復爲前鋒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大陣於營南帝召憲馳往觀之憲反命曰請破之而後食帝悅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齊主遁走留其安德王延宗據并州帝進圍其城憲攻其西面尅之延宗遁走追而獲之仍詔憲趨鄴進尅鄴城憲善兵謀長於撫御摧鋒陷陣爲士卒先齊人聞風憚其勇畧自以威

伾以死爭之立於不免惜哉

名曰重潛思屏退及帝欲親征北蕃乃辭以疾尋而
帝崩宣帝嗣位以憲屬尊望重深忌之詔諸王俱入
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卽執之憲
辭色不撓固自陳説帝使于智對憲憲目光如炬與
智相質或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
屬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
留慈恨耳因擲笏於地乃縊之時年四十　子貴
貴少聰敏尤便騎射始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一經
足爲立身之本出爲豳州刺史貴雖出自深宮而留
心庶政性聰敏過目輙記嘗道逢二人謂其左右曰

此人是縣黨何因輙行左右不識貴便説其姓名莫
不嗟伏白獸烽經爲商人所燒烽帥受貨不言其罪
他日此帥隨例來參貴乃問云商人燒烽何因私放
烽帥愕然遂卽首伏其明察如此卒時年十七武帝
甚痛惜之

諸臣傳

李賢　子崇　崇子敏　賢弟遠　遠子植
賢弟穆

賢字賢和隴西人漢騎都尉陵之後也陵沒匈奴子
孫因居北狄後隨魏南遷復歸汧隴賢幼有志節不

穆以下俱隋人今附此

妄舉動嘗出遊逢一老人鬚眉皓白謂曰我年八十
觀士多矣未有如卿卿必爲台牧努力勉之九歲從
師受業略觀大指而已或譏其不精答曰賢豈能領
徒授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於心問者慙服　子
崇字永隆英果有籌筭膽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勲
封迴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日親族相賀崇獨泣下
賢問之對曰無勲於國幼小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
於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隋文帝爲丞相授
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尉遲迥反遣使招之崇初欲相
應後知叔父穆以幷州附文帝慨然嘆息曰合家富

貴數十人遇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絶何面目處天
地間乎其兄詢時爲元帥長史每諷諭之崇由是亦
歸心焉突厥犯塞崇挺刃突賊沒於陣　子敏字
樹生文帝以其父死王事養於宮中美姿容善騎射
工歌舞絃管開皇初周宣帝后樂平公主有女娥英
妙擇昏對敕貴公子弟集弘聖宮日以百數公主選
取敏禮儀如尚帝女後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天下
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爲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愼無謝
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遣敏歌舞大悅謂公主曰敏
何官對曰不過白丁耳謂敏曰今授儀同敏不答上

日不滿爾意耶今授開府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向其女壻惜官今授卿柱國敏迺拜而蹈舞遂於坐發詔授柱國　賢弟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嘗與羣兒爲戰鬬戲指麾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爲向陣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爲將帥非常人也及長涉獵書傳魏正光末天下鼎沸賊胡琮侵逼原州遠昆季率勵鄉人欲圖拒守而衆情頗有異同遠乃拔劒喻以節義因曰有異同遠議者請斬之衆懼乃聽命相與盟歃深壁自守無援城陷其徒

多被害惟遠兄弟並爲人所匿得免遠乃使賢晦迹和光潛身間行入朝求援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魏文帝嗣位之始思享遐年以遠字可嘉令扶帝升殿授都督原州刺史周文謂遠曰孤有卿若身之有臂本州之榮乃私事耳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請舉州來附周文以仲密所據遼遠難爲應接諸皆憚此行遠曰北豫遠在賊境高歡又屯兵河陽常理而論寔難救援但不入獸穴不得獸子若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濟脫有利鈍故是兵家之常如其顧望不行便無克定之日周文喜曰李萬歲所言差强人意

遠乃潛師而往拔仲密以歸遠善撫馭有幹畧嘗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爲伏兎射之鏃入寸餘視之乃石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矣時周文嫡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尚幼冲乃謂羣公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卽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衆未有答遠曰立子以嫡不以長畧陽公爲嗣公何疑焉若以信爲嫌請卽斬信便起拔劒周文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說遠乃止於是羣公並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

史請植謀誅護是以小謀大由踈間親蔭陵無君之心成帝爲弑之謀植之由也然乎

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　遠子植文帝時參掌朝政及晉公護執權密欲誅護頗泄護乃出植爲梁州刺史尋而廢帝召遠及植還朝遠恐有變沉吟良久乃曰大丈夫寧爲忠鬼安能作叛臣乎遂就徵至京師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宥之謂曰公兒遂有異謀可早爲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愛植植又有口辯云初無此謀遠信之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乃曰陽平公何意自來左右云植亦在門外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矣召入命遠同坐令帝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帝曰本爲此謀欲安社稷利至

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
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并逼遠自殺　賢弟穆
字顯慶文帝入關便給事左右深被親遇芒山之戰
周文馬中流矢驚墜地敵人追及左右皆散穆下馬
以策擊周文背因大罵曰籠凍軍士爾曹主何在爾
獨住此敵人見其輕侮不疑是貴人遂捨而過穆以
馬授周文遂俱逸是日微穆周文已不濟矣既而與
穆相對而泣自是恩眄更隆顧左右曰成吾事者其
此人乎兄子植謀害宇文護被誅穆亦坐除名先是
穆知植非保家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

泣謂穆曰顯慶吾不用汝言以至此將柰何穆以此
獲免

獨孤信　子陁

信雲中人也本名如願美容儀善騎射信既少年自
修飾服章僅中號爲獨孤郎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
害信入關撫岳餘衆屬周文帝已統岳兵與信鄉里
少相友善相見甚歡因令信入洛請事魏孝武雅相
委任及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信單騎及之於瀍澗孝
武嘆曰武衛遂能辭父母捐妻子從我世亂識忠良
豈虛言哉及周文以信爲大都督秦州刺史先是守
宰闇弱政令乖方人有冤訟歷年不能斷決及信在
州事無壅滯示以禮教勸以耕桑數年之中公私富
實流人願附者數萬家周文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
爲信信美風度雅有奇謀大畧在秦州嘗因獵日莫
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
而側帽焉其爲隣境及士庶所重如此信長女周明
敬后第四女元貞后第七女隋文獻后周隋及皇家
三代皆爲外戚自古以來未之有也　子陁字黎
邪性好左道其外祖母高氏先事猫鬼因轉入其家
上微聞而不信會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

醫視之皆曰此猫鬼疾上以陁后之異母弟陁妻楊
素之異母妹由是意陁所爲上又辟左右諷陁陁言
無有上不説令左僕射高熲等雜案之陁婢徐阿尼
言本從陁母家來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
者鼠也其猫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猫
鬼家陁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沽陁因謂阿
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阿尼便呪之居
數日猫鬼向素家後上初從并州還陁於園中謂阿
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
遂入宮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

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叩曰猫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拽者云猫鬼巳至上以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祆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絕矣上令犢車載陁夫妻將賜死於其家陁弟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陁死除名以其妻楊氏為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為人猫鬼所殺者上以為祆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被訟行猫鬼家陁未幾而卒

王羆

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刺史崔亮有知人之鑒見羆雅相欽挹朝廷以亮頻舉羆故當可用乃拜羆冠軍

將軍鎮梁州討平諸賊還授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曰西河大邦奉祿優厚何為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則力所不堪若科發人間又違犯憲法以此致辭耳孝武西遷除華州刺史齊神武率軍潼關人懷危懼嘗修州城未畢梯在城外神武遣韓軌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覺比曉軌衆巳乘梯入城羆尚臥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敵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遂投城遁走文帝聞而壯之沙苑之役神武士馬甚盛文帝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死生在此欲死者來神武不敢攻河橋之戰王師不利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羆乃大開州門召城中戰士謂曰如聞天子敗績不知吉凶諸人相驚咸有異望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羆同心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心及軍還徵拜雍州刺史時蠕蠕度河南寇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

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臥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羆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何為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羆輕侮權貴守正不回皆此類也羆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至羆為設食使乃裂去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獲其功巳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徹去之使者愕然大慚又客與羆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羆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愧色每至享會自稱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均平嗤

其部伍嚴肅舉動率情不爲巧詐凡所經處雖無當時
功迹咸去後見思身死之日家甚貧罄當時服其清
潔

王思政

思政太原人漢司徒允之後也容貌魁梧有籌策孝
武在藩素聞其名乃引爲賓客遇之甚厚及登大位
委以心膂俄而齊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
事拜大都督總宿衛兵思政乃言於帝曰洛陽四面
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函之固且士馬精彊宇
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効若聞車駕西幸必當奔

宇文夏州即宇文泰

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二年修復舊京何
慮不克帝深然之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遷大統
之後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周
文帝曾在同州與羣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千
段令諸樗蒲取之物盡周文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
遍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羣公擲將遍莫有得者次
至思政乃斂容跪而誓曰王思政羈旅歸朝蒙宰相
國士之遇方願盡心效命上報知已若此誠有實令
宰相賜知者顧擲即爲盧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
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坐盡

驚即拔所佩刀橫於膝上攬樗蒲拊髀擲之比周文
止之已擲爲盧矣徐乃拜而受帶自此朝寄更深及
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矟左右橫擊一擊踣數人
時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絶會日暮敵
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惟着破衣弊甲敵人疑
非將帥故得免周文復命思政鎮弘農思政入弘農
令開城門解衣而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數日後東
魏將劉豐生率千騎至城下憚之不敢進乃引軍還
於是修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
皆具焉弘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加都督荆州刺史

境內卑濕城塹多壞思政乃命工匠繕修之掘得黃
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旦思政召左史以金示之曰
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
思政入守潁川東魏大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
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築土山以臨城飛
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穳因迅風便投之
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縋而出戰據其
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齊文襄更益兵堰洧水以
灌城時雖有怪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
崩頹岳悉衆苦攻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

乃更修堰作鐵龍雜獸用厭水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泉涌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豊生及其將慕容永珍意以爲閑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而暴風大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透水而死豊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禽永珍并獲船中器械思政謂永珍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岳既失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逼城齊文襄聞之乃率步騎十萬來攻思政知不濟率左右據土山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

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刎先是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固止之不得引決引見文襄辭氣慷慨涕淚交流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起而禮之接遇甚厚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腫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雖外無救援遂無叛者思政常以勤王爲務不營貲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雜樹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況大賊未平欲事產業豈所謂憂公忘私邪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蓄積

尉遲迥 弟綱

迥字薄居羅代人也父俟兜性弘裕有鑒識生迥及綱迥年七歲綱年六歲俟兜病且卒呼二子撫其首曰汝等並有貴相但恨吾不見耳各勉之迥少聰敏美容儀及長有大志好施愛士任兼文武頗允時望周文以此深委仗焉十六年拜大將軍侯景之渡江也梁元帝時鎮江陵請修隣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衆東下將攻之梁元帝大懼移書請救周文曰蜀可圖矣取蜀制梁在茲一舉乃與羣公會議諸

將多有異同唯迥以爲紀既盡銳東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周文以爲然謂曰伐蜀之事一以委汝以平蜀功封一子安國郡公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迥乃明賞罰布恩威綏輯新邦經畧未附人夷悅而歸之宣帝崩隋文帝輔政迥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篡奪遂謀舉兵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迥即以韋孝寬爲元帥孝寬乘勝進至鄴迥悉其卒十三萬陣於城南迥別統萬人皆緑巾錦襖自號曰黃龍兵迥雖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失利而却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高

頻與李詢乃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迥衆大
敗遂入鄴城迥自殺　迥弟綱迥伐蜀從周文送
之於城西見一走兎周文命綱射之誓曰若獲此兎
必當破蜀俄而綱獲兎而返周文喜曰事平當賞汝
佳口及尅蜀賜綱侍婢二人又嘗從周文北狩雲陽
見五鹿俱走綱獲其三每從遊宴周文以珍異之物
令諸功臣射而取之綱所獲輙多

王軌　樂運附

軌太原人也漢司徒允之後軌性質直從平并鄴以
功進位上大將軍及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

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明徹遂堰清水
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爲行軍總
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
鎖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
斃之明徹知之乃破堰遽退冀乘決水以得入淮比
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並礙於車輪不復得
過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十騎
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
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軌性嚴重善謀畧兼有呂
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宣帝之征吐谷渾也

武帝令軌與宇文孝伯並從軍中進趣皆委軌等宣
帝仰成而已時宮尹鄭譯王端並得幸於宣帝宣帝
軍中頗有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於武帝
武帝大怒乃撻宣帝除譯等名仍加捶楚宣帝因此
大銜之軌又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
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爲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
坐乃白武帝言皇太子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
臣暗短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
才識度宏遠而弼比再對臣深以此事爲慮武帝召
弼問之弼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未審陛下

何從得聞此言既退軌誚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
今者乃爾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
豈易爲言事有差跌便至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臧
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
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其後軌因內宴上壽
又捋武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武帝深
以爲然但漢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故不能
用其說及宣帝即位追鄭譯等復爲近侍軌自知必
及於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
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彊寇欲爲身計

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每
思以死自效豈以獲罪於嗣主便欲背德於先帝止
可於此待死義不爲他計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大
象元年帝使內史杜虔信就徐州殺軌時京兆郡丞
樂運亦以直言數諫於帝　樂運字承業南陽人
晉尚書令廣之八世孫也武帝嘗幸同州召運赴行
在所既至詔曰卿言太子何如人運曰中人也時齊
王憲以下並在帝側帝顧謂憲等曰百官佞我皆云
太子聰明睿智唯運云中人方驗運之忠直耳於是
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爲中人管仲

相之則霸豎刁輔之則亂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也
帝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宮官以匡弼之太子聞之意
甚不悅及武帝崩宣帝嗣位昏暴滋甚運輿櫬詣朝
堂陳帝八失帝大怒將戮之內史元巖諫因而獲免
翌日帝頗感悟召運謂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是
忠臣先皇聖明卿數有規諫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
乃賜御食以賞之朝之公卿初見帝甚怒莫不爲運
寒心後見獲賞又加相賀以爲幸免獸口內史鄭譯
常以私事請託運不之許因此銜之及隋文帝爲丞
相譯爲長史遂左遷運爲廣州滄陽令運常願處一
諫官從容諷議而性訐直爲人所排抵遂不被任用
乃發憤錄夏殷以來諫爭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
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帝覽而嘉
焉

蘓綽　從兄亮　弟湛

綽字令綽武功人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筭術從兄
讓汾州刺史周帝餞於都門外臨別謂曰卿家子弟
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周文乃召爲行臺郎中
周文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
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卽爲量定惠達入呈周文稱善

謂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
才周文曰吾亦聞之久矣周文與公卿往昆明池觀
魚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蘓
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周文乃召綽問具以狀對周文
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
辯應對如流周文益嘉之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
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道臥而聽之綽
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周文乃起整衣
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
曰蘓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卽拜大行臺左丞參

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
及計帳戶籍之法周文方欲革易時政務弘彊國富
人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爲六條詔書奏
施行之其一先修心二敦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
五恤獄訟六均賦役周文嘗置諸坐右又令百司習
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
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以成俗周文欲革其弊
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自是
之後文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
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爲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政道

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周文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焉
或出游常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
行及還啓知而已綽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
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皆指
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卒於位時年四十九
亮字景順綽從兄也少通敏博學好屬文善章奏與
弟湛等皆著名西土一家舉二秀才亮初舉秀才至
洛陽過河內常景景深器之而謂人曰秦中才學可
以抗山東將此人乎亮少與綽俱知名然綽稍不逮
亮至於經畫進趨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蘇焉亮自大

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僉曰才至不怪
其速也　亮弟湛字景儁少有志行與亮俱著名
西土蕭寶夤西討以湛爲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及寶
夤將謀叛逆湛時臥疾於家寶夤乃令湛從毋弟天
水姜儉謂湛曰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爲身計不復
作魏臣也與卿死生榮辱方當共之故以相報湛聞
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闔門百口
即時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爲我白齊
王王本以窮而歸人賴朝廷假王羽翼遂得榮寵至
此既屬國步多虞不能竭誠報德豈可乘人間隙便

有問鼎之心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王之恩義未
洽于人破亡之期必不旋踵蘇湛終不能以積世忠
貞之基一旦爲王族滅也寶夤復令儉謂湛曰此是
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湛復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
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爲此計豈有辦哉湛不
忍見荊棘生王戶庭也願賜骸骨還舊里庶歸全地
下無愧先人寶夤素重之知必不爲己用遂聽還武
功寶夤後果敗孝莊帝即位徵拜尚書郎帝嘗謂之
曰聞卿答蕭寶夤甚有美辭可爲我說之湛頓首謝
日臣自惟言辭不如伍被遠矣然始終不易竊謂過

之但臣與寶貴周旋契闊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守節此臣之罪也孝莊大悅 緯子威 威子蕤入隋史

韋叔裕 即韋孝寬 子總 孝寬兄敻

敻子世康

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字行世為三輔著姓孝寬沈敏和正涉獵經史普泰中從荊州刺史源子恭鎮襄城時獨孤信為新野郡守同隸荊州與孝寬情好款密政術俱美荊部吏人號為連璧遷南兗州刺史東魏將段琛據宜陽遣其楊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恒手迹令

善學書者偽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遣令諜人遺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禽道恒及琛崤澠遂清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玉壁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禽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一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

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若有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忿

恚遂殂廢帝二年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頹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仍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旣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周文北巡命孝寬還鎭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遥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盆孝寬委以心膂令守一城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

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翦欲當其要路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卽畢旣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守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一日方集謀議之閒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孝寬天和五年齊人解宜陽之圍經

略汾北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明月率數十騎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明月云宜陽小城久勞戰爭今旣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結怨連禍况滄瀛大水千里無煙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尸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敝之人竊爲君不取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槲樹不扶自

豎令諜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鄴祖孝徵旣聞更潤色之明月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大定九年爲行軍元帥徇地淮南孝寬到淮南所在皆密送誠款然彼五門尤爲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卽經濟路絶孝寬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立果遣決堰已無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爲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齎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

行又使人至湘州求醫藥密以伺之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勒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殽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六月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為元帥東伐迥自出戰大破之迥窮迫自殺關中悉平十月凱還京師薨時年七十二孝寬在邊多載屢抗彊敵所有經畧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之餘每自披閱末年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又早喪父母事兄嫂甚謹

所得奉祿不入私房親族有孤遺者必加賑贍朝野以此稱焉　子總聰敏好學位京兆尹帝常戲總曰卿師尹帝鄉故當不以富貴威福鄉里邪總乃正色對曰陛下擢臣非分竊謂已鑒愚誠今奉嚴吉便似未照丹赤豈可久忝此職用疑聖慮請解印綬以避賢能帝大笑曰前言戲之耳　孝寬兄敻敻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被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遂謝疾去前後十九徵辟皆不應命屬周文帝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敻養高不仕遺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諭甚至而竟不能所居之宅枕帶林泉敻對翫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為居士焉至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敻亦為之盡歡接對忘倦明帝即位禮敬愈厚乃為詩以貽之曰六爻貞遯世三辰光少微穎陽讓逾遠滄洲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遙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敻荅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升號之曰逍遙公陳遣其尚書周弘正來聘素聞敻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造敻談讌盡日恨相遇之晚後請敻至賓館敻不時赴弘正乃

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為當時所欽挹如此武帝嘗與敻夜宴大賜之縑帛令侍臣數人負以送出敻唯取一匹示承恩旨而已帝以此益重之孝寬為延州總管敻至州與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敻敻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履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吾之操行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亦非吾志也於是乃乘舊馬以歸　敻子世康幼而沈敏有器度授絳州刺史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懷在州有止足之志與子弟書曰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

已四紀於茲丞登袞命頻涖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
知以不貪而爲寶處脂膏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爲時
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闇
更劇不見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
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意欲上聞乞遵禮教未訪
汝等故遣此及與言遠慕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
難遂乃止後因侍宴世康再拜陳讓願乞骸骨上曰
冀與公共理天下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筋力衰謝
猶屈公卧臨一隅於是出拜荊州總管時天下唯置
荊并楊益四大總管并楊益三州並親王臨統唯荊
州委於世康時論以爲美

北周纂卷之二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柳虯　弟檜　檜弟慶　慶子機　弘

虯字仲蟠河東解人也年十三便專精好學徧受五經略通大義兼涉子史雅好屬文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鎮洛陽于時舊京荒廢人物罕存唯有虯在陽城裴諏在頴川信等俱徵之以虯爲行臺郎中諏爲北府屬並掌文翰時人爲之語曰北

府裴諏南府柳虯時軍旅務殷虯勵精從事或通夜不寢季海常云柳郎判事我不復重看因使見周文被留爲丞相府記室虯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爲鑒誡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表崔杼之罪董狐明趙盾之愆是知執筆于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且著述之人密書縱能直筆人莫知之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

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令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
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事
遂施行蚪脫略人間不事小節弊衣蔬食未嘗改操
人或譏之蚪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饑孜孜營求
徒費思慮耳蚪弟檜　檜字季華性剛簡任氣少
文善騎射果于斷決從周文戰于河橋先登有功授
都督鎮鄀州時檜兄蚪爲祕書丞弟慶爲尚書左丞
檜嘗謂兄弟曰兄則職典簡牘褒貶人倫弟則管轄
羣司股肱朝廷可謂榮寵矣然而四方未靜車書不
一檜唯當蒙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恩耳頃之周文謂

檜曰卿昔在鄀州忠勇顯著今西境肅清無勞經略
九曲國之東鄙當勞君守之遂令檜鎮九曲有黃衆
寶謀反連結黨與將圍州城乃相謂曰嘗聞柳府君
勇悍有餘不可當今既在外方爲吾徒腹心之疾也
不如先擊之遂圍檜郡城卑下士衆寡弱又無守禦
之備連戰積十餘日力屈城陷遂爲賊所獲賊進圍
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誘城中檜乃大呼曰羣
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即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遂
害之弟慶　慶字更興幼聰敏有器量博涉羣書
不爲章句好飲酒閑于占對年十三因暴書父僧習

試令慶于襍賦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
三徧便誦之無所漏時僧習爲潁川郡守地接都畿
人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貴勢競來請託選用既定
僧習謂諸子曰權貴請託吾並不用其使欲還皆須
有荅汝等各以意爲吾作書慶乃具書草僧習讀嘆
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即依慶所草以報北
雍州獻白鹿羣臣欲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以來
文章華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未已
相公軌人柄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
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況

才子也尋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
寄人居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
並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之
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
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
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
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又有胡家被刦
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鄰近被囚者甚多慶以賊是烏
合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牓官門曰我等共刦
胡家徒侶混襍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

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牒居二日慶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牒下因此盡獲黨與慶之守正明察皆此類也每嘆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以待封儻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慶威儀端肅樞機明辯周文每發號令常使慶宣之天性抗直無所回避周文亦以此深委仗焉先是慶兄檜爲魏興郡守爲賊黃衆寶所害後衆寶歸朝朝廷待以優禮居數年檜次子雄亮白日手刃衆寶于長安城中晉公護聞而大怒執慶諸子姪皆囚之讓慶擅殺人對曰慶聞父母之讎不同天昆弟之讎不同國明公以孝臨

天下何乃責于此乎護逾怒慶辭色無屈竟以俱免

子機　　機字匡時性寬簡有雅望初機在周與族人文城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昂機並爲外職楊素時爲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言　　機弟弘字匡道少聰頴與楊素爲莫逆交建德初陳遣王偃人來聘武帝令弘勞之偃人謂弘曰來日至藍田正逢滋水暴漲所齎國信溺而從流今所進假之從吏請勒下流人見爲尋此物弘曰昔淳于之獻空籠前史稱以爲美足下假物而進詎是陳君命乎偃人慙不能對武帝聞而嘉之盡以偃人所進物賜弘仍令報聘占對敏絕見稱于時後卒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脩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爲士友所痛惜如此

達奚武　子震

武字成興代人也少倜儻好馳射齊神武趣沙苑周文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至幕下馬潛聽其軍號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情以告周文遂從破之七年詔武經略漢川自劒門以北悉平明年振旅還京師朝議欲以武爲柱國

武曰我作柱國不應在元子孝前固辭武微時奢侈好華飾及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從一兩人而已門外不施戟恒晝掩一扉或謂曰公位冠羣后何輕率若是武曰吾昔在布衣豈望富貴今日富貴不可頓忘疇昔且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可過事威容乎言者慙而退武之在同州時旱武帝敕武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祈禱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陰陽不可同于衆人在常祀所必須登峰展誠尋其聖奥岳既高峻人迹罕通武年逾六十唯將數人攀藤而上于是稽首祈請晚不得還即

于岳上藉草而宿夢一白衣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祗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霑洽武性貪吝其為大司寇也在庫有萬釘金帶當時寶之武因入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護以武勳重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深鄙焉

子震字猛略少驍勇走及奔馬周文嘗于渭北校獵時有兎過周文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躓因步走射之一發中兎顧馬纔起遂回身騰上周文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號為著翅人周文聞而笑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

蔡祐

祐字承先陳留人性聰敏有行周文在原州召為帳下親信侯莫陳悅害賀拔岳諸將迎周文周文將赴之夏州首望元進等陰有異計周文微知之召元進等入計事既而目祐祐即出外衣甲持刀直入叱元進而斬之并其黨伏誅一坐皆戰慄于是諸將盟同心誅悅周文以此重之謂祐曰吾今以爾為子爾其父視我從戰河橋祐下馬步鬭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之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為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圍之十餘重祐乃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此一矢耳豈虛發哉敵人可十步祐乃射之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稍刺殺之敵乃稍却祐乃徐引退是戰也西軍不利周文已還祐至弘農夜與周文會周文字之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周文驚不得寢枕祐股上乃安高仲密舉北豫來附周文率軍援之與齊神武遇于芒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敵齊人咸曰此是鐵猛獸也皆避之祐少與鄉人李穆布衣齊名常相謂曰大丈夫當建立功名以

取富貴安能久處貧賤言訖各大哭後皆如言及從征伐為士卒先軍還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周文每嘆之曰承先口不言勳孤當代其論敘性節儉所得祿秩皆散宗族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耿豪

豪鉅鹿人也本名令貴少麤獷有武藝好以氣陵人賀拔岳西征引為帳內岳被害歸周文以武勇見知豪亦自謂所事得主沙苑之戰豪殺傷甚多血染甲裳盡赤周文嘆曰令貴武猛所向無前觀其甲裳足以為驗不須更論級數也進爵為公從周文戰芒山

豪謂所部曰大丈夫除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矟直前直刺慎莫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殁俄然奮刀而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尔若不能殺賊又不爲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周文嘉之豪性兇悍言多不遜周文惜其驍勇每優容之豪亦自謂意氣冠羣終無所屈李穆蔡祐初與豪同時開府後並居豪之右豪不能平謂周文曰人間物議謂豪勝李穆蔡祐周文曰何以言之豪曰人言李穆蔡祐是丞相髆髀耿豪王勇丞相咽項以在上故爲

勝也豪之麤猛皆此類

高琳

琳字季珉其先高麗人也琳母嘗祓禊泗濱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是夜夢人衣冠有若仙者謂曰夫人向所將來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寶持必生令子母驚寤舉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因名琳河橋之役琳勇冠諸軍周文謂曰公即我之韓白也除正平郡守齊將東方老來寇琳擊之老中數創乃退謂其左右曰吾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武成二年討平文州氐師還帝宴羣公卿士仍賦詩言志琳詩末章云寄言竇車騎爲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帝大悅曰獯獫陸梁未時款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天和三年爲江陵副總管時陳將吳明徹來寇琳固守江陵三城以抗之晝夜拒戰凡經十旬明徹退走帝乃優詔追琳入朝親加勞問

李遷哲

遷哲字孝彥安康人也世爲山南豪族少脩立有識度慷慨善謀畫以戰功進爵安康郡公遷哲累葉雄豪爲鄉里所服性復華侈能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媵之

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閽人守護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讌盡生平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之

此亦何謝汾陽公裘世有此可稱福將

唐永 子瑾

永北海人身長八尺少耿介有將帥才讀班超傳慨然有萬里之志永善馭下士人競爲之用臨陣著帛展襦把角如意以指揮處分辭色自若在北地四年與賊數十戰未常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尔逢唐將永所營處至今猶稱唐公壘也子陵少習武藝頗閑吏職　陵弟瑾字附璘性溫恭有器量雅好儒

文身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偉年十七周文聞其名乃貽永書曰聞公有二子曰陵曰瑾陵從横多武略瑾雍容富文雅可並遣入朝孤欲委以文武之任于時魏室播遷庶務草剏朝章國典瑾並參之時燕公于謹勳高望重朝野所屬白周文言瑾學行兼脩願與之同姓結爲兄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周文歎異者久之更賜瑾姓萬紐于氏謹乃深相結納敦長幼之序瑾亦延羅子孫行弟姪之敬其爲朝望所宗如此轉吏部尚書銓綜衡流雅有人倫之鑒時六尚書皆一時之秀周文自謂得人號六俊然瑾尤見

器重于謹南伐江陵以瑾爲元帥府長史軍中謀略多出瑾焉江陵既平衣冠仕伍並沒爲僕隷瑾察其才行有片善者輒議免之賴瑾獲濟者甚衆時論多焉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周文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周文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檢閱之唯見墳籍而已乃歎曰孤知此人來二十許年明其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轉荊州長史入爲吏部中大夫歷御正納言内史中大夫曾未十旬遂遷四職搢紳咸以爲榮

賀若敦

敦洛陽人父統勇健不好文學爲頴川長史執刺史田迅以州降拜兖州刺史敦少有氣幹統之將執田迅也慮事不果沈吟者久之敦年十七進策賛成其謀統流涕從之遂定謀歸西時羣盜蜂起龜山賊張世顯潛來襲統敦挺身赴戰手斬七八人賊乃走統大悦謂左右僚屬曰我少從軍旅戰陣非一如此兒年時膽略未見其人非唯成我門戶亦當爲國名將明年從河内公獨孤信于洛陽被圍敦彎三石弓箭

不虛發信乃言于周文引至麾下授都督嘗從校獵甘泉宮時圍人不齊獸多越逸周文大怒人皆股戰圍内唯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敦棄馬步逐至山半便乃掣之而下周文大悦諸將因得免責武成元年入爲軍司馬陳將侯瑱圍逼湘州遏絶粮援乃令敦度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遂次湘州俄而秋水汎溢江路遂斷粮援既絶恐瑱等知其粮少乃于營内多爲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隨即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爲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

等無如之何初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頊軍敦患之乃偽為土人裝船伏甲士于中頊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遂禽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頊頊輒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于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頊軍詐云投附頊復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奔頊者猶畏敦之詐並不敢受相持歲餘頊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度江敦慮其詐或謂曰舍我百里當為汝去頊等遂留船

于是將兵去津路百里敦覘之非詐勒衆而還在軍病死者十五六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其名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為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晉公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刑呼子弼謂曰吾必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慎口　子弼入隋史

申徽　趙軌附

徽字世儀魏郡人也性審慎不妄交游入關見周文周文與語奇之薦之于賀拔岳周文臨夏州以徽為記室參軍周文察徽沉密有度量每事信委之時軍國草創幕府務殷四方書檄皆徽之辭也先是東陽王元榮為瓜州刺史其女婿劉彥隨焉及榮死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為刺史彥遂殺康而取其位屬四方多難朝廷不遑問罪因授彥刺史頻徵不奉詔又南通吐谷渾將圖叛逆周文難于動衆欲以權略致之乃以徽為河西大使密令圖彥徽輕以五十騎行既至止于賓館彥見徽單使不以為疑遂來至館徽先與瓜州豪右密謀執彥遂叱而縛之彥辭無罪徽數之曰君無尺寸之功濫居方岳之重恃遠背誕不恭

貢職戮辱使人輕忽詔命計君之咎實不容誅但受詔之日本令相送歸闕所恨不得即申明罰以謝邊遠耳于是宣詔慰勞吏人復云大軍續至城內無敢動者使還遷都官尚書徽性勤至凡所居官案牘無大小皆親自省覽以是事無稽滯吏不得為姦後雖歷公卿此志不懈出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于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于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于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就讀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時有趙軌

為齊州別駕其東鄰有桑甚落其家輒遣人悉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為戒後入朝父老將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輒受飲之

陸通

通字仲明吳郡人也父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為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為孝魚泉通少敦敏好學有志節幼從政在河西遂逢寇難

與政相失乃入關周文時在夏州引為帳內督頃之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時有傳岳軍府已亾散者周文憂之通以為不然居數日問至果如所策自是愈見親禮遂晝夜陪侍家人罕見其面通雖處機密愈自恭謹周文以此重之從解洛陽圍軍還屬趙青雀反于長安周文將討之以人馬疲敝不可速行又謂青雀等一時陸梁不足為慮乃云我到長安但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進曰青雀等既以大軍不利謂朝廷傾危同惡相求遂成反亂然其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且其詐言大軍敗績東寇將至若以輕騎往百姓謂為信然更沮兆庶之望大兵雖疲敝精銳猶多以明公之威率思歸之眾以順討逆何慮不平周文深納之因從平青雀錄前後功進爵為公通性柔謹雖久處列位常清慎自守所得祿賜盡與親故共之家無餘財常曰凡人患貧而不貴不患貴而不貧也建德元年轉大司馬其年薨

韓褒

褒字弘業潁川人少有志尚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怪問之對曰文字之間常奉訓誘至于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師因此奇之及長涉獵經史深沉有遠略屬

魏室喪亂避地夏州時周文帝為刺史素聞其名待以客禮及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諸將遣使迎周文周文問以去留之計褒曰此天授也何可疑乎周文納焉出為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褒密訪之並豪右所為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桀黠少年素為鄉里患者置為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于是諸被置者莫不惶懼皆首伏曰前盜發者並某等為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亾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乃取盜名簿

滅之因大牓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褒取名簿勘之一無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羣盜屏息累遷汾州刺史先是齊寇數入人廢耕業前後刺史莫能防扞褒至適會寇來乃不下屬縣人既不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于不覺以爲州先未集兵今還必不能追躡由是益懈不爲營壘褒先勒精銳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獲其衆故事獲生口者並送京師褒因是奏曰所獲賊衆不足爲多俘

而辱之但益其忿耳請一切放還以德報怨有詔許焉自此抄兵頓息褒歷事三帝以忠厚見知武帝深相敬重常以師道處之每入朝見必有詔令坐然始論玫事

杜杲

杲字子暉京兆人學涉經史有當世幹略其族父攢清貞有識鑒深器重之常曰吾家千里駒也初陳文帝弟安成王頊爲質于梁及江陵平頊隨例遷長安陳人請之周文帝許而未遣至是帝欲歸之命杲使焉陳文帝大悅即遣使報聘并賂黔中數州地仍請畫野分疆永敦鄰好以杲奉使稱旨進授都督更往分界陳于是歸魯山郡帝乃拜頊柱國大將軍詔杲送之還國陳文帝謂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是周朝之惠然不還魯山亦恐未能及此杲荅曰安成之在關中乃咸陽一布衣耳然是陳之介弟其價豈止一城本朝親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所以發德音者蓋爲此也若知止侔魯山固當不貪一鎮況魯山梁之舊地梁即本朝藩臣若以始末言之魯山自合歸國云以尋常之土易己骨肉之親使臣猶謂不可何以聞諸朝廷陳文帝慙恧久

之乃曰前言戲之耳自是接遇有加常禮及華皎來附詔令衛公直都督元定等援之定等並沒自是連兵不息東南擾動武帝授杲御正中大夫使陳論保境息人之意陳宣帝遣其黃門侍郎徐陵謂杲曰兩國通好彼朝受我叛人何也杲曰陳主昔在本朝非慕義而止主上授以柱國位極人臣子女玉帛備禮將送令主社稷孰謂非恩郝烈之徒邊人狂狡曾未報德而先納之今受華氏正是相報過自彼始豈在本朝陵曰彼納華皎志圖吞噬此受郝烈容之而已且華皎方州列將竊邑叛亡郝烈一百許戶脫身逃

寬大小有異豈得同年而語乎杲曰大小雖殊受降一也若論先後本朝無失陵曰周朝送主上還國旣以爲恩衛公共元定度江孰云非怨計恩與怨亦足相埒杲曰元定等軍敗身囚其怨已滅陳主負扆馮玉其恩猶在且怨由彼國恩起本朝以怨酬恩未之聞也陵笑而不荅建德初仍使于陳宣帝謂杲曰長湖公軍人等雖築館處之然恐不能無北風之戀王褒庾信之徒旣羈旅關中亦當有南枝之思耳杲揣陳宣意欲以元定軍將士易王褒等乃荅之曰長湖總戎失律臨難苟免旣不死節安用此爲且猶牛之

一毛何能損益本朝之議初未及此陳宣帝乃止及杲還至石頭又遣謂之曰若欲合從共圖齊氏能以樊鄧見與方可表信杲荅曰合從圖齊豈唯弊邑之利必須城鎮宜待得之于齊先索漢南使臣不敢聞命

孟信

信字脩仁廣川人也家世貧寒頗傳學業信常曰窮則變變則通吾家世傳儒學而未有通官當由儒非世務也遂感激弃書從軍武帝入關封東州子趙平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山中老人曾以犢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慇懃勞問乃自出酒以鐵鐺溫之素木盤盛蕪菁菹唯此而已又以一鐺借老人但執一盃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爲卿受一犢髀耳酒旣自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悅再拜擘犢進之酒盡方別及去官居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在所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買牛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

請不得乃罷買牛者周文帝帳下人周文深嘆異焉

劉璠 從子行本

璠字寶義沛人也璠九歲而孤居喪合禮少好讀書兼善文筆十七爲上黃侯蕭曄所器重范陽張綰梁之外戚才高口辯見推于世以曄懿貴亦假借之璠年少未仕而負才使氣不爲屈綰嘗于新渝侯宅因酒後詬京兆杜杲曰寒士不遜璠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璠本意在綰而曄以爲屬已辭色不平璠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也遂拂衣而去曄謝之乃止後隨曄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嘗忽一日

舉身楕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即號泣戒道絕
而又蘇當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及䘮終于毗陵故
吏多分散璠獨奉䘮還都墳成乃退梁簡文時在
東宮遇䘮素重諸不送者多被劾責唯璠獨被優賞
宜豐侯蕭脩出爲北徐州刺史即請爲記室恭軍屬
侯景度江梁室大亂脩以璠有才畧甚親委之時冦
難繁興未有所定璠乃喟然賦詩以見志其末章曰
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虛薄無時用徒然慕昔風
元帝承制後以璠爲脩平北府司馬及武陵王紀稱
制于蜀以璠爲中書侍郎遣召璠使者八反乃至蜀

使工畫陳平度河歸漢圖以遺之璠苦求還中記室
韋登私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留將致大禍脫使
盜遁于葭萌則卿殆矣孰若共構大夏使身名俱美
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于我邪我與府侯分義已定
豈以寵辱夷險易其心乎丈夫立志當死生以之耳
殿下方布大義于天下終不逆志于一人紀知不爲
巳用乃厚贈而遣之臨別紀又解其佩刀贈璠曰想
見物思人璠曰敢不奉揚威靈剋翦奸宄紀于是遣
使拜脩爲益州刺史以璠爲府長史屬達奚武軍巳
至南鄭璠不得入城遂降武周文帝素聞其名先戒
武曰勿使劉璠死故武先令璠赴闕周文見之如舊
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徽曰昔人
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漢得劉璠也周文既納
蕭脩降又許其反國脩至長安累月未之遣也璠因
侍宴周文曰我于古誰比曰常以公命世英王湯武
莫逮今日所見曾是齊桓晉文之不若周文曰我不
得比湯武望與伊周爲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
桓存三亾國晉文不失信于伐原語未終周文撫掌
曰我解爾意欲激我耳即命遣脩　行本璠兄子
也與璠歸周寓居新豐每以諷讀爲事精力忘疲雖

衣食之絕晏如也剛烈有不可奪之志武帝親總萬
機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
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
筆于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可得帝驚
視問之行本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
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
行所職隋文帝踐祚拜諫議大夫上嘗怒一郎于殿
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顧行本
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
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于理安得輕臣

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致殞于地而退上斂容謝之遂原所笞者拜太子左庶子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為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嬖昵房幃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為太子所昵嘗于閤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于外行本時在閤下聞之待其出數之汝何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推之太子為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于庶子位欲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作

弄臣太子慙而止

柳遐　子靖　莊

遐字子昇河東解人宋太尉元景從孫也遐幼而爽邁神彩嶷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謂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梁西昌侯藻鎮雍州遐時年十二以百姓禮脩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藻羨之試遣左右踐遐衣裾欲觀其舉措遐徐步稍前曾不顧眄陳郡謝舉時為僕射引遐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于此矣岳陽王蕭詧于襄陽承制授遐吏部郎及詧踐帝位于江陵以襄陽來歸辭詧曰陛下中興鼎業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並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栢嘗誡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若陪隨鑾蹕進則無益塵露退則有虧先旨詧重違其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自娛及詧

殂遐舉哀行舊臣之服保定中又徵受霍州刺史遐導人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異示恥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為過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子靖莊最知名　靖字思休少方雅博覽墳籍歷河南德廣二郡守所居皆有政術吏人畏而愛之然性愛閑素其于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鄉便有終焉之志隋文帝踐極特詔徵之以疾固辭優游不仕閉門自守所對唯琴書而已足不歷園庭殆將十載子弟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于是長幼相率拜謝于庭靖然後見之勗以禮法鄉

儉代人也

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德廣知也。時論方之王烈。

莊字思敬少有器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于江左時爲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歎曰襄陽水鏡復在于茲文帝踐祚除給事黃門侍郎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不稱善蘇威爲納言重莊器識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柳莊

以下原入魏史及附各祖父傳查係周人載周書中今改入周史

長孫儉　魏長孫嵩五世孫原附嵩傳

儉本名慶明方正有操行神彩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游造門亦不與相見荆襄初附周文表授儉荆州刺史所部鄭縣令泉璨爲百姓所訟推按獲實儉即大集僚屬遂于聽事前引己過肉袒自罰捨璨不問于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璽書勞之周文與儉書曰近聞公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羣下聞之嘉嘆良久儉清正率下兼懷仁恕徵授行臺尚書常與羣公侍坐及退周文謂左右曰此人閑雅孤每與語常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周文謂儉曰名實須相稱尚書志安

謹代人也

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時梁岳陽王蕭詧內附初遣使入朝至荆州儉于聽事列軍儀具戎服以賓主禮見使容貌魁偉音聲如鐘大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荅問客惶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宴于別齋因敘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嘗詣闕奏事時大雪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惰容其謹慤若此

于謹　子翼　魏于栗磾六世孫原附磾傳

謹字思敬深沉有識量略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未有仕進志或有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

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太宰元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材也從軍北伐蠕蠕逃出塞謹追之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乃散其騎使匿叢薄間賊進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騧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爭逐之乃率餘軍擊其追騎賊走因得入塞廣陽王元深引謹爲長流參軍侍中元晏宣言于靈太后曰廣陽坐圖非望于謹智略過人爲其謀主恐非陛下純臣靈太后詔于尚書省門外立牓募獲謹者許以重賞謹聞之詣闕披露腹心廣陽許之謹遂到牓

下日吾知此人衆共詰之謹曰我即是也有司以聞靈后見之大怒謹備述廣陽忠款靈后遂捨之後從尒朱天光與齊神武戰于韓陵山天光敗謹遂入關周文赴平凉謹言于周文曰關中秦漢舊都古稱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迫羣兇請都關右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千載一時也周文大悅初梁元帝于江陵嗣位密與齊交通將謀侵軼其兄子岳陽王詧時為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詧遂結隙據襄陽來附乃命謹出討周文餞于青泥谷長孫儉曰為蕭繹計將如何謹曰耀兵

漢沔席卷度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退保子城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于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裁繹出何策謹曰必用下儉曰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有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人難以慮始皆戀邑居既惡遷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梁人堅木柵于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殺之立蕭詧為梁主振旅而旋周文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賞謹奴婢一千口及梁寶物并金石絲竹樂一部　子翼字文若美風儀有識度謹平江陵所賜得軍實分給諸子翼一無所取唯簡賞口內名望子弟有士風者別待遇之出為渭州刺史翼兄寔先涖此州頗有惠政翼又推誠布信事存寬簡夷夏感悅比之大小馮君焉

儁上谷人也

寇儁　魏寇讚之孫原附讚傳

儁字祖儁性寬雅幼有識量不以財利為心家人曾賣物與人而利得絹一疋儁于後知之乃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初華州人史底與司徒穆椿

訟田長史以椿勢貴皆言椿直欲以田給椿儁曰史底窮人穆公橫奪其地若欲損不足以給有餘見使雷同未敢聞命遂以地還史底孝莊帝後知之嘉儁守正不撓武成初儁年齒雖高志識未衰明帝尚儒重德特欽賞之思與相見儁不得已乃入朝常與同席而坐顧訪洛陽故事儁身長八尺鬚鬢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帝與之談論不覺屢為之前膝及儁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尚乞言之事所望于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令于帝前乘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何止

見重于今亦將傳之萬古時人咸以爲榮儁少爲司
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儁結友儁每造光常清
談移日小宗伯盧辨以儁業行俱崇待以師友之禮
每有閑暇輒詣儁讌語彌日恒謂人曰不見西安君
煩憂不遣其爲通人所敬重如此

端河東汾陰人

薛端　魏薛辯五世孫原附辯傳

端字仁直本名沙陁性強直每有奏請不避權貴周
文嘉之故賜名端欲令名質相副軍東討桓國李弼
爲別道元帥妙簡英寮數日不定周文謂弼曰爲公
思得一長史無過薛端弼對曰真才也乃遣之梁王

蕭詧曾獻馬瑙鍾周文帝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摴蒲
頭得盧者便與鍾已經數人不得頃至端乃執摴蒲
頭而言曰非爲此鍾可貴但思露其誠耳便擲之五
子皆黑文帝大悅即以賜之魏帝廢近臣有勸文帝
踐極文帝召端告之端以爲三方未一遽正名號示
天下以不廣請待龕翦僭僞然後俯順樂推文帝撫
端背曰成我者卿也卿心既與我同身豈與我異遂
脫所著冠帶袍袴並以賜之賜姓宇文氏

薛憕　原魏史今改入周

憕字景猷汾陰人憕早喪父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有
暇則覽文籍踈宕不拘時人未之奇也江表取人多
以世族憕世無貴仕解褐不過侍郎既羈旅不被擢
用常歎曰豈能五十年戴幘死一校尉低頭傾首俯
仰而向人也常鬱鬱不得志每在人間輒陵架勝達
負才使氣未嘗趨世祿之門左中郎將京兆韋潛度
謂曰君門地非下身材不劣何不螌裾數參吏部憕
曰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寮古人以爲歎息竊所未
能也潛度告人曰此年少實慷慨但不遭時耳及齊
神武起兵憕乃東游陳梁間謂族人孝通曰高歡阻
兵陵上喪亂方始關中形勝之地必有霸王據之乃

與孝通俱游長安侯莫陳悅聞之召爲行臺郎及悅
害賀拔岳軍人咸相慶慰憕獨謂所親曰悅才略本
寡輒害良將敗亾之事其則不遠吾屬今即爲人所
虜何慶之有乎長高以憕言爲然並有憂色尋而周
文平悅引憕爲記室參軍大統四年宣光清徽殿初
成憕爲之頌文帝又造二欹器一爲二仙人共持一
鉢同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金缾
以臨器上傾水灌山而注乎器烟氣通發山中謂之
仙人欹器一爲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
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于蓮而盈乎器爲鳧鴈以飾

俠河東解人

之謂之水芝欹器二盤各處一牀鉢圓而牀方中有人三才之象也皆置清𥂁殿前形似觥而方滿而平溢則傾慳各爲頌

裴俠　原魏史今改入周

俠字嵩和河東人年七歲猶不能言後于洛城見羣烏蔽天從西來舉手指而言遂志識聰慧有異常童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葬于桑東封公侯俠懼以告其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魏孝武與齊神

武有隙徵兵俠率所部赴洛陽武衛將軍王思政謂曰當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俠曰宇文泰爲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撫之恐是據于蒺藜也思政曰奈何俠曰圖歡有立志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于帝及帝西遷俠將行而妻子猶在東郡滎陽鄭偉謂俠曰天下方亂未知烏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焉俠曰既食人祿寧以妻子易圖也遂從入關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

兄之推博覧書籍無不該洽撰家訓二十篇行于世

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爲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以入私並收庸爲市官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之最今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周文仍厚賜俠朝野服焉號爲獨立使君俠嘗遇疾沈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便即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耶所苦因此而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聲疾病遂愈

此豈非天祐其勤恪也又司空許國公宇文貴來候俠疾所居第屋不免霜露貴等還言之于帝帝矜其貧苦乃爲起宅并賜良田十頃奴隸耕耒糧粟莫不備足搢紳咸以爲榮

文苑傳

顏之儀

之儀字子升琅邪人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好爲詞賦嘗獻梁元帝荊州頌辭致雅贍帝手勑曰枚乘二葉俱得游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周明帝

以爲麟趾學士宣帝崩劉昉等矯遺詔以隋文帝爲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幼冲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内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于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于是文帝大怒命引出將戮之以其人望乃止

孝行傳

張元

元字孝始河北人性謙謹有孝行年六歲其祖以其夏中熱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謂其貪戲乃以杖擊其頭曰汝何爲不肯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爲覆其褻元不能褻露其體于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南隣有二杏樹杏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主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即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將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鎞療其祖目于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

藝術傳

李順興 強練附

順興杜陵人年十餘乍愚乍智時莫識之其言未來事時有中者盛冬单布衣跣行冰上及入洗浴略不患寒嘗爲齋方食器用不周順興言昆明池中有大荷葉可取盛餠食其所居去池十數里日不移影順興負荷葉而歸脚猶泥舉坐驚異號爲李練好飲酒但不至醉貴賤並敬之得人所施輒散乞貧人蕭寶寅反召順興問曰朕王可幾年對曰爲天子自有百年者十年者一年者百日者事由可知及寶寅敗裁百日也有侯終德者寶寅之黨寶寅敗後收集反者順興稱其必敗德乃棒殺順興置城隍中頃之起活

如初周文嘗至温泉順興乞温泉東間驪山下二畝地周文曰李練用此何爲對曰有用未幾至温湯遇患卒于其地初大統十三年順興謂周文曰可于沙苑北作一老君像面向北作笑狀周文曰何爲荅曰令笑破蠕蠕時甚惑未解其意及蠕蠕國滅周文憶語遂作順興像于老君側

強練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字先是李順興語默不恒好言未然之事當時號爲李練世人以强類之故亦呼爲練焉容貌長壯有異于人神情敞悦莫之能測意欲有所說逢人輒言若值其不欲言縱苦加祈請不相酬荅初聞

其言略不可解事過後徃徃有驗大象末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遺之練張囊受之隨即漏之于地人或問之練曰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于龍首山城遂空廢後莫知其所終

庚季才

季才字叔弃新野人幼頴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易好占玄象周文帝一見深加優禮初荆州覆亾衣冠士人多没爲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文問何能若此季才曰郢都覆敗君信有罪搢紳何咎皆爲賤隷誠竊哀之故贖購耳周文乃悟曰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後宇文護執政問以天道徵祥對曰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護沉吟久之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自是漸踈及護夷滅閱其書記有假托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誅唯得季才兩紙盛言緯候宜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季才甚得人臣之禮隋文帝爲丞相嘗夜召問天時人事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悉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得爲箕頴事乎帝黙然久之曰吾今譬騎虎

誠不得下矣因賜以綵帛曰愧公此意大定元年正月季才上言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閣見國城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初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爲得天數今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皇元年帝將遷都

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季才且奏臣仰觀玄象俯
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
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爲遷徙計帝愕然謂熲
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

北周纂卷之二終

北隋纂卷之一

明海虞錢[illegible]汝賢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帝紀

高祖文帝

帝姓楊氏諱堅本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十四世孫也皇考忠美鬚髯狀貌瓌偉武藝絕倫識量深重有將率之略歸周文帝召居帳下嘗從周文狩于龍門皇考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周文壯之北臺謂猛獸爲揜于因以字之以功歷雲洛二州刺史除大都督賜姓普六茹氏進封隋國公皇妣曰呂氏以周大統七年六月生帝于馮翊波若寺有紫氣充庭時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于俗間處之乃將帝舍于別館躬自撫養皇妣抱帝忽見頭上出角徧體起鱗墜帝于地尼自外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帝龍頷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字長上短下沉深嚴重初入太學雖至親昵不敢狎也周文帝見之歎曰此兒風骨非世間人明帝即位遣善相者來和視帝和詭對曰不過柱國既而私謂帝曰公當爲天下君必

來和京兆人好相術多[illegible][illegible]徵

時諸和曰公當王有四海及受禪和自陳曰昔陛下在周臣當時即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

大誅殺而後定後襲爵隋國公周武既爲皇太子聘帝長女爲妃益加禮重齊王憲言于周武曰普六茹堅相貌臣毎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周武曰此止可爲將耳内史王軌驟諫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有反相周武不悦曰必天命將若之何帝甚懼深自晦匿後從周武平齊除定州總管先是州城門久閉不行齊人白文宣時或請開之文宣不許曰當有聖人啟之及帝至而開之莫不驚異周宣帝即位以后父徵拜上柱國大司馬帝位望益隆周宣頗以爲忌時周宣四幸女並爲皇后爭寵相

毁周宣每謂后曰必族滅尒家因召帝命左右曰若色動即殺之帝容色自若遂免大象二年周宣不念時靜帝幼冲上大夫鄭譯御正大夫劉昉以帝皇后之父衆望所集遂矯詔引帝入侍疾因受遺輔政以正陽宮爲丞相府以鄭譯爲長史劉昉爲司馬具置寮佐周宣時刑政峻酷者悉更以寛大之制天下歸心矣十二月甲子進爵爲王大定元年詔依唐虞漢魏故事禪位于隋開皇元年春即皇帝位三年冬陳人來聘陳王知帝貌異世人使副使袁彦圖像而去八年春大舉伐陳九年春師入建鄴獲陳王叔寶陳

陳後主見像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

國平擢陳之文武衆才而用之宮奴數千可歸者歸之其餘盡以分賜將士設亾陳女樂謂公卿等曰此聲似啼朕聞之甚不喜故與公等一聽亾國之音俱爲永鑒焉仁壽四年夏上不豫與百寮辭訣上握手歔欷丁未崩帝性嚴重有威容外質木而内明敏有大略初得政之始羣情不附諸子幼弱内有六王之謀外致三方之亂握強兵居重鎮者皆周之舊臣上推以赤心各盡其用不踰期月剋定三邊未及十年平一四海薄賦歛輕刑罰内脩制度外撫戎夷每旦聽朝日仄忘倦居處服翫務存節儉令行禁止上下

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不衣綾綺而無金玉之飾常服率多布帛裝帶不過以銅鐵骨角而已雖嗇于財至于賞賜有功亦無所愛惜毎乗輿四出路逢上表者駐馬親自臨問或潛遣行人采聽風俗吏政得失人間疾苦無不留意嘗遇關中饑遣左右視百姓所食有得豆屑雜糠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爲之損膳而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期及東封太山關中戸口就食洛陽者道路相屬帝敕斥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厠于仗衛之間偶逢扶老携幼者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嶮之處見負擔者遽

令左右扶助之其有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令使者就家勞問自强不息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帑藏充實雖未能致臻于至道亦足稱近代之良主然雅性沈猜素無學術好爲小數言神燭聖杖堪能療病不達大體故忠臣義士莫得盡心竭辭其草創元勳及有功諸將誅夷獲罪罕有存者又不悅詩書楊素由之希旨遂奏除學校唯婦言是用廢黜諸子逮于暮年持法尤峻喜怒失常果于殺戮嘗令左右送西域朝貢使出關其人所經之處受收宰小物饋鸚鵡麖皮馬鞭之屬聞而大怒又詣武庫見署中蕪穢不理于是執武庫令及諸受遺者出開遠門外親自臨決死者數十人又往往潛令賂遺令史府史受者必死無所寬貸議者以此少之

煬帝

帝諱廣一名英小字阿麼高祖文帝第二子也母曰文獻獨孤皇后上美姿儀少敏慧高祖及后于諸子中特所鍾愛開皇元年立爲晉王好學善屬文沈深嚴重朝野屬望高祖密令善相者來和徧視諸子和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既而高祖幸上所居第見樂器絃多斷絶又有塵埃若不用者以爲不好聲妓之翫上尤自矯飾當時稱爲仁孝嘗觀獵遇雨左右進油衣上曰士卒皆霑濕我獨衣此乎乃令持去伐陳以上爲行軍元帥及陳平執陳湘州刺史施文慶等以其邪佞有害于民斬之石闕下以謝三吳于是封府庫資財無所取天下稱賢及太子勇廢立上爲皇太子是月當受冊高祖曰吾以大興公成帝業令上出舍大興其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壓死者百餘口高祖崩即皇帝位大業元年八月壬寅上御龍舟幸江都文武官五品以上給樓船九品已上給黃蔑舳艫相接二百餘里二年春三月車駕發江都備千乘萬騎入于東京四年九月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至者萬餘人六年春角觝大戲于端門街天下奇伎異藝畢集終月而罷帝數微服往觀之三月幸江都宮七年上自江都御龍舟入通濟渠遂幸于涿郡八年春詔伐高麗左右各十二軍總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癸未第一軍發終四十日引軍乃盡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癸巳上御師大軍爲賊所拒不果濟高麗各固城守攻之不下癸卯班師詔江淮南諸郡閱視民間童女姿質端麗者每歲貢之十二

年夏上于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而放之光遍巖谷秋七月幸江都宮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于建國門表諫不宜巡幸上大怒先解其頤乃斬之車駕次汜水奉信郎王愛仁以盜賊日盛諫上請還西京上怒斬之而行十三年五月甲子唐公起義師于太原十一月景辰唐公入京師遥尊帝為太上皇立代王侑為帝改元義寧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以驍果作亂入犯宮闈上崩于温室時年五十初上自以藩王次不當立每矯情飾行以釣虛名陰有奪宗之計時高祖雅重文獻皇后而性

忌妾媵皇太子勇内多嬖幸以此失愛帝後庭有子皆不育之示無私寵取媚于后大臣用事者傾心與交中使至第無貴賤皆曲承顏色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又嘗私入宮掖密謀于文獻后楊素等因機搆煽遂成廢立自高祖大漸暨諒闇之中烝淫無度山陵始就即事巡遊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馬全盛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乃盛理宮室窮極侈靡召募行人分使絶域諸蕃至者厚加禮賜有不恭命以兵擊之盛興屯田于玉門柳城之外課天下富室分道市武馬疋直十餘萬凍餒者十家而九性

多詭譎所幸之處不欲人知每幸之所輒數道置頓四海珍羞殊味水陸必備焉求市者無遠不至郡縣官人競為獻食豐厚者進擢疎儉者獲罪姦吏侵漁内外虛竭頭會箕斂人不聊生于時軍國多務日不暇給帝方驕怠惡聞政事寃屈不理奏請罕決又猜忌臣下無所專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搆其罪而族滅之高熲賀若弼先皇心膂參謀帷幄張衡李金才藩邸耆舊績著經綸惡其直道忌其正義求其無形之罪加以丹頸之誅其横受夷戮者不可勝紀東西行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費不給逆收數年之賦所至

唯與後宮流連沉湎惟日不足招迎姥媪朝夕共肆醜言又引少年令與宮人穢亂不軌不遜以為娛樂區宇之内盜賊蜂起劫掠從官屠陷城邑近臣互相擁蔽皆隱賊數不以實對或有言賊多者輒大被詰責各求苟免上下相蒙每出師徒敗亾相繼戰士盡力不加賞賜百姓無辜咸受屠戮烝庶積怨天下土崩至于就禽而猶未之悟也

恭帝

帝諱侑元德太子子也煬帝親征遼東令于京師總留事義兵入長安尊煬帝為太上皇奉帝纂業義寧

元年十一月即皇帝位以唐公爲假黄鉞大都督内外諸軍事二年五月遜位于唐武德二年夏五月崩時年十五

后妃傳

文獻后

后獨孤氏周大司馬信之女也信見文帝有奇表故以后妻焉時年十四帝與后相得誓無異生之子后姊爲周明帝后長女爲周宣帝后貴戚之盛莫與爲比而后每謙卑自守及周宣帝崩隋文居禁中總百揆后使李圓通謂文帝曰騎獸之勢必不得下勉之

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直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寮聞而畢賀帝每臨朝后輒與上方輦而進至閤乃止使宮官伺帝政有所失隨則匡諫多所弘益候帝退朝而同反宴寢相顧欣然后早失二親常懷感慕見公卿有父母者每爲致禮焉有司奏曰周禮百官之妻命于皇后憲章在昔請依古制后曰以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可開其源也不許后姑子都督崔長仁犯法當斬文帝以后故免之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異母弟陁以猫鬼巫蠱呪詛于后坐當死后三日不食爲之請命曰陁若蠹政害民者不敢言今坐爲妾身請其命陁于是減死一等后雅性儉約上以后不好華麗時齊七寶車及鏡臺絶巧麗使毁車而以鏡臺賜后后雅好讀書識達今古凡言事皆與上意合宫中稱爲二聖性尤妬忌後宫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在宫中帝于仁壽宫見而悦之因得幸后伺帝聽朝陰殺之上大怒單騎從苑中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三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扣馬諫帝太息曰吾貴爲天子不得自由高熲曰陛下豈以一婦

人而輕天下帝意少解駐馬良久夜方還宫后候上于閤内及帝至流涕拜謝后自此意頗折初后以高熲是父之家客甚相親禮至是聞熲謂己爲一婦人因以銜恨又以熲夫人死其妾生男益不善之漸加譖毁時皇太子多内寵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之由是諷帝黜高熲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之謀也后崩其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俱有寵帝頗惑之由是發疾及危篤謂侍者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

宣華夫人

夫人陳氏陳宣帝女也性聰慧姿貌無雙及陳滅配掖庭後選入宮爲嬪時獨孤后性妬後宮罕得進御唯陳氏有寵煬帝之在藩也陰有奪宗之計規爲內助每致禮焉進金蛇金駞等物以取媚于陳氏皇太子廢立之際頗有力焉及文獻后崩進位爲貴人專房擅寵主斷內事六宮莫與爲比帝寢疾于仁壽宮夫人與皇太子同侍疾平旦更衣爲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于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之夫人泣以實對帝恚曰畜生何堪付大事獨孤誠誤我意謂獻皇后也因呼兵部尚書柳述曰呼我兒述呼太子

帝曰勇也述爲敕書訖示左僕射楊素素以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寢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就別室俄聞上崩而未發喪也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皆色動股慄晡後太子遣使者齎金合帖紙于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惶懼以爲鴆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宮人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

煬帝愍后

后蕭氏梁明帝巋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不舉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岌收養之未幾岌夫妻俱死轉養舅張軻家軻甚貧窶后躬親勞苦煬帝爲晉王文帝爲選妃于梁卜諸女皆不吉巋乃迎后于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遂冊爲妃后性婉順有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占候文帝大善之煬帝甚寵敬焉帝每游幸未嘗不隨從時后見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措言因爲述志賦以自寄焉及帝幸江都臣下離貳有宮人白后曰外聞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于帝帝大怒曰非汝宜言乃斬之後宮人復白后曰宿衛者往往偶語謀反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勢

已去然無可救也何用言徒令帝憂煩耳自是無復言者及宇文化及之亂隨軍至聊城化及敗没于竇建德建德妻曹氏妬悍煬帝妃嬪美人並使出家并后置于武强縣是時突厥方盛其可賀敦卽隋義城公主也遣使迎后建德不敢留遂攜其孫正道及諸女入于虜庭

宗室傳

房陵王勇

勇小名睍地伐文帝受禪立爲皇太子軍國政事皆令勇參决帝以山東人多流冗遣使案檢又欲徙人

北實邊塞勇上書諫以爲戀土懷舊人之本情波迸
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闇時昏周平東夏繼以
威虐人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爲羈旅若假
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犯邊
今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上覽而嘉之是後
時政不便多所損益帝每納之帝常從容謂羣臣曰
前世皇王溺于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傍無姬侍五
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
爭爲亡國之道邪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
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勇嘗文飾蜀鎧帝見而不悅

恐致奢侈之漸因誡之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張樂
受賀帝知之問朝臣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東
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于東宮是賀不得
言朝帝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
有司徵召一朝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如
此殊乖禮制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勇多內寵昭
訓雲氏嬖幸禮疋于嫡而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
日而薨獻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頗求勇罪過晉王
廣知之彌自矯飾姬妾但備員數唯與蕭妃居處皇
后由是薄勇愈稱晉王德行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

皆爲儉素接朝臣禮極卑聲名籍甚冠于諸王臨還
楊州入內辭皇后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皇后亦相
對歔欷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
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于
投杼鴆毒遇于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履危亡皇后
忿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伊索得元家女望隆
基業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
婦忽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夭逝事已如是我亦不
能窮治何因復于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
當魚肉汝乎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自

勝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深交
楊約令喻旨于越國公素具言皇后此語素瞿然曰
必如所言吾又何爲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
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皇后皇后泣曰公言是
也素既知意因盛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遺素金始有
廢立之意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帝知其不安
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
待之故亦不進以怒勇勇銜之形于言色素還言勇
怨望恐有他變帝甚疑之遂疎忌勇晉王又令段達
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于是

內外諠誸過失日聞帝日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相勸我廢我以布素時生復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初長寧（長寧即勇長子儼）誕育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褱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亂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卽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祏我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事天子無貳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旻辭直事强聲色俱厲帝不荅時姬威又表告太子非法帝使威盡言咸對曰皇太子令師姥卜

吉凶語臣曰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足矣帝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于此于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鍛鍊以成其獄勇由是遂敗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旻身備宿衛常曲事于勇情有附託在仁壽宫裴弘將勇書于朝堂與旻題封云勿令人見帝曰朕有纖小事東宮必知疾于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邪遣武士執旻及弘付法太史令袁充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矣羣臣無敢言者于是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于東面諸親立于西面引勇及諸子列于殿庭命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並爲庶人勇再拜曰臣合尸之都市爲將來鑒誡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憫嘿立晉王廣爲皇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于東宮時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面申冤屈皇太子遏不得聞勇于是升樹叫聞于帝冀得引見楊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亂爲癲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帝遇疾于仁壽宫皇太子入侍醫姦亂事聞于帝帝抵牀曰枉廢我兒遣追勇未及發使而崩勇有十男雲昭訓

生長寧王儼初儼誕帝聞之曰此乃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雲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時人以爲敏對六歲封長寧郡王勇敗亦坐廢上表求宿衛辭情哀切帝覽之惻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于螫手不宜留意煬帝踐祚儼常從行遇鴆卒諸弟分徙嶺外皆敕殺之

秦王俊

俊字阿祇仁恕慈愛初頗有令問帝聞而大悅後漸奢侈違犯制度盛脩宮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爲妃作七寶冪籬重不

可戴以馬負之而行徵役無已又爲水殿香塗粉壁
玉砌金堦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
飾之美每以賓客伎女絃歌于上俊頗好內妃崔氏
性妬甚不平之遂于瓜中進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
師以俊奢縱免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
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廨舍而已臣謂可容帝
曰法不可違昇固諫帝忿然作色昇乃止楊素復進
諫以秦王過不應至此帝曰我是五兒之父非兆人
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爲人尚
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二

十年六月薨于秦邸帝哭之數聲而已曰晉王前送
一鹿我令作脯擬賜秦王今亾可置靈坐之前心已
許之不可虧信帝及后往視見大蜘蛛大蛛螋從枕
頭出求之不見窮之知妃所爲也王府僚佐請立碑
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
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妃崔氏以毒王故下詔廢絕
賜死于其家子浩後爲化及所害

庶人秀

秀有膽氣容貌瓌瑋美鬚髯多武藝甚爲朝臣所憚
帝每謂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
必反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譬如猛獸然
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損食耳及太子勇廢秀甚不
平皇太子恐秀終爲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狀而譖
之乃廢爲庶人幽之內侍省不得與妻子相見煬帝
即位禁錮如初宇文化及之弒逆也欲立秀爲帝羣
議不許于是害之并其諸子

元德太子昭　子侗附

昭煬帝長子也初文帝以開皇三年四月夢神自天
而降云是天神寤召納言蘇威以告之及聞蕭妃在
并州有娠迎置大興宮之客省明年正月生昭養于

宮中三歲時于玄武門弄石獅子文帝與獻后至其
所文帝適患腰痛舉手憑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
文帝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奇之文帝嘗
謂曰當爲爾娶婦應聲而泣文帝問其故對曰漢王
未昏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違離
是以啼耳上嘆其有至性特鍾愛焉大業元年立爲
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性謙冲言色恂恂未嘗忿
怒其有深可嫌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帷
席極于儉素臣吏有老父母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
有惠賜其仁愛如此未幾而薨時年二十三先是太

史奏言楚分有喪于是改封越公楊素于楚及昭薨日而素亦薨蓋隋楚同分也昭子倜　倜字仁謹美姿容性寬厚大業三年立爲越王宇文化及之弑逆衆議尊立倜乃招懷李密拜密爲太尉尚書令魏國公令拒化及密大悅北面拜伏臣禮甚恭遂東拒化及未幾王世充破密衆望歸之遂自爲鄭王倜不得已遜位于世充被幽于含凉殿世充遣其姪行本齎鴆詣倜曰願皇帝飲此酒倜知不免請與母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咒曰從今以去願不生帝王尊貴家及仰藥不能時絶更以帛縊之

齊王暕

暕字世朏小字阿孩煬帝次子美容儀踈眉目少爲文帝所愛煬帝即位進封齊王後頗驕恣昵近小人所行多不法帝不悅陰挾左道爲厭勝事帝大怒時趙王杲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也暕自是恩寵日衰雖爲京尹不復關于時政宇文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之顧蕭后曰得非阿孩也其見踈忌如此化及復令人捕暕時尚臥未起賊進暕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暕猶謂帝令捕之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暕竟不知殺者爲誰

趙王杲

杲小字季子煬帝第三男也年七歲聰令美容儀帝有所製詞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嘗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蕭后嘗灸杲先請試炷后不許之杲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蒙嘗之今灸願聽嘗炷悲咽不已后爲停灸由是尤鍾愛後遇化及反杲在帝側號慟不已裴虔通使斬之帝前血濺御服時年十二

諸臣傳

高熲

熲字昭玄自言渤海蓨人也父賓仕東魏大統六年避讒棄官奔西魏獨孤信引賓爲僚佐賜姓獨孤氏熲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文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爲記室隋文帝得政素知熲強明又習兵事多計略意欲引之入府遣邗公楊惠諭意熲承旨忻然曰願受驅馳縱公事不成亦不辭滅族于是爲府司錄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並以奢縱被踈帝彌屬意于熲委以心膂尉遲迥起兵也

帝令韋孝寬伐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熲遂自請行
深合上旨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兼歔
欷就路至軍焚橋而戰大破之軍還侍宴于臥內帝
撤御帷以賜之任寄益隆及帝受禪進封渤海郡公
朝臣莫與爲比帝每呼爲獨孤而不名也熲佯避權
勢上表遜位讓于蘇威帝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
帝曰蘇威高蹈前朝熲能舉善吾聞進賢受上賞寧
可令去官于是令熲復位熲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
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
後人其見重如此帝嘗問熲以取陳之策熲曰江北

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
微徵士馬聲言掩襲賊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
彼更聚兵我更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
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
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
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而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
力俱盡帝用其策由是陳人益敝九年晉王廣大舉
伐陳以熲爲元帥長史三軍皆取斷于熲及陳平晉
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熲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
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還帝

勞之曰公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
青蠅所間也是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
後短熲于帝帝怒皆被疏黜因謂熲曰獨孤公猶鏡
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親禮逾密帝幸并州留熲居
守其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不絕帝親幸其第
賜錢百萬絹萬疋復賜以千里馬嘗從容命熲與賀
若弼言及平陳事熲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于蔣山
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猛將論功帝大笑時論
嘉其有讓時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立志謂熲曰晉
王妃有神告之言王必有天下熲跪曰長幼有序不

諒漢王名也

可廢遂止獨孤皇后知熲不可奪陰欲去之初熲夫
人卒后言于帝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以
不爲之娶帝以后言告熲熲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
朝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于納室
非臣所願帝乃止至是熲愛妾產男帝聞極歡后甚
不悅曰陛下當復信熲邪始陛下欲爲熲娶熲心存
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帝由是疎熲以熲爲元
帥長史從漢王征遼東帝以漢王年少專委軍于熲
熲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意諒所言多不用
因甚銜之及還諒泣言于后曰免熲殺幸矣帝聞彌

不平俄而王積以罪誅當推覈之際乃有禁中事云于頻處得之帝欲成頻罪聞此大驚頻竟坐免以公就第未幾帝幸秦王俊第召頻侍宴頻歔欷悲不自勝獨孤皇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帝謂曰朕不負公公自負朕也因謂侍臣曰我于高頻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頻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頃之頻國令上頻陰事稱其子表仁謂頻曰昔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安知非福于是帝大怒囚頻于內史省而鞫之有司請斬之帝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

積如更誅頻天下謂我何于是除頻名初頻爲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斫頭耳爾其慎之頻由是常恐禍變及此頻歡然無恨色以爲得免禍煬帝即位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頻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時帝遇啟人可汗恩禮過厚頻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患有人奏之帝以爲訕謗朝政誅之頻有文武大略明達政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等皆頻所薦各盡其用爲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時致升平頻之力也論者以爲眞宰相及誅天下無不傷惜

牛弘

弘字里仁安定人也弘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開皇初授祕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脩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

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于斯爲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于前及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

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石憑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度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荆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

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闕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于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猶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

致觀閣斯集上納之于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疋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公弘請依古制脩立明堂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詔定雅樂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帝凱樂并議樂事上甚善其議時楊素恃才矜貴陵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曰大將出征故來敘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

今日之事決在于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在吏部先德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緩滯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任委隋之選舉于斯爲最時論服弘識度之遠煬帝嘗召弘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親重如此六年從幸江都卒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于言而敏于行上嘗令宣敕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上曰

此下俱照隋書纂入

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代委遇彌隆性寬厚篤志于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巳弟弼好酒而酗常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荅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顔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

李德林

德林字公輔博陵人也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嘆遍告朝士云若假

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絶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詞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温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巳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温子年十六遭父艱博陵豪族有崔諶者僕射之兄因休假還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德林赴吊相去十餘里從者數十騎稍稍减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任城王湝爲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游殆均師友嘗語德林云竊聞蔽賢蒙戮久令君沈滯吾獨得潤才朝廷縱不見尤亦懼明靈所譴于是舉秀才入鄴王因遺尚書令楊遵彦書云燕趙故多奇士此言誠不爲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其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雕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之世俊乂盈朝然脩大厦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遵彦即命德林製尚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卬卬云巳大見其文章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人制作乃涓澮之流耳卬仍命其子乂與德林周旋戒之

曰汝每事宜師此人以爲模楷齊王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館令與黄門侍郎顔之推二人多判文林館事及周武帝克齊遣使就宅宣旨云平齊之利唯在于爾宜即入相見仍遣從駕至長安授内史上士自此以後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武帝嘗于雲陽宮作鮮卑語謂羣臣云我當日唯聞李德林名及見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是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荅曰臣聞明王聖主得麒麟鳳凰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

高祖即隋文

林來受驅策亦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木用無所不堪勝於麒麟鳳凰遠矣武帝笑曰誠如公言宣帝大漸屬高祖初受顧命令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非羣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聞之大喜乃答云德林雖庸懦微誠亦有所在若曲相提奬必望以死奉公高祖大悅即以德林為丞相府屬未幾而三方搆亂指授兵畧皆與之參詳軍書羽檄朝夕塡委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鄖公韋孝寬為東道元帥師次永橋為沁水泛長兵

未得度長史李詢上密啓云諸大將皆受尉遲迥饟金軍中慅慅人情大異高祖得詢啓深以為憂議欲代之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臣未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得使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前所遣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即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須禁錮然則鄖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括以之敗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畧為諸將舊來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志必不敢動丞相大悟曰若公不發此言幾

敗大事即令高熲馳驛往軍所為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凡厥謀謨多此類也高祖登祚之日虞慶則勸高祖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亦依違從之唯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讀書人不足平章此事於是遂盡誅之自是品位不加唯依班列進爵為子德林既少有才名重以貴顯凡製文章動行於世或有不知者謂為古人焉德林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八年車駕幸鄴德林以疾不從勅書追之書後御筆註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時高熲因使入京上語熲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畧高祖

以之付晉王廣後從駕還在塗中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裝嚴公及陳平授柱國郡公晉王廣已宣勅訖有人說高熲曰天子畫策晉王及諸將戮力之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熲入言之高祖乃止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總目送之曰此即河朔之英靈也器量沈深時人未能測唯任城王湝趙彥深魏收陸卬大相欽重延譽之言無所不及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官以

後即與機密愼重嘗云古人不言溫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名之徒更相譖毀所以運屬與王功參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徙級所撰文集行於世有子曰百藥。

元胄

胄洛陽人魏昭成帝之六代孫也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色隋文帝初被召入將受顧託先呼胄委以腹心恒宿卧內及爲丞相每典軍在禁中周趙王招謀害帝帝不之知乃將酒肴詣其宅趙王引帝入寢室左右不得從唯楊弘與胄兄弟坐於戶

側趙王令其二子進瓜因將刺帝及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瓜連啗帝將爲不利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呵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抽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胄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僞吐將入後閤胄恐其爲變扶令上座如此者再三趙王稱喉乾命胄就廚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逌後至帝降階迎之胄耳語勸帝速去帝猶不悟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爲胄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

與嬀州
獎將軍
同

不辭死死何益耶。復入坐胄聞屋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帝下牀趨而去趙王將追帝胄以身蔽戶王不得出帝及門胄自後而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誅趙王賞賜不可勝計帝受禪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胄功也親顧益隆嘗正月十五日帝與近臣登高時胄下直馳詔召之及見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晉王廣每致禮焉煬帝即位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丘和亦以罪廢胄與和有舊因數從之游酒酣謂和曰上官政誠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

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胄竟坐死

史萬歲

萬歲京兆杜陵人少英武善騎射驍捷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值周齊戰於芒山萬歲時從父入軍旗鼓正相望萬歲令左右趣治裝急去俄而周師大敗其父由是奇之武帝時釋褐侍伯上士及平齊之役其父戰沒萬歲以忠臣子襲封太平縣公尉迥之亂也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鴈飛來萬歲謂士彥請射行中第三者射之應弦而落三

此照隋
書纂入

軍莫不悅服及與迴軍相遇無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謂左右曰事急矣於是馳馬奮發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乃振及迴平以功拜上大將軍介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頗相關涉坐除名配燉煌爲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輒大尅獲突厥莫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騎射笑曰小人定可萬歲因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讋北夷竇榮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自效榮定素聞其名見而

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去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沒萬歲以水陸阻絕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歎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爨翫來降既而復叛遂以萬

歲爲行軍總管率衆擊之入自蜻蛉川經弄東次小勃弄大勃弄至於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遣使馳奏請將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翫而還蜀明年爨翫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金縱賊致生邊患無大臣節上令窮治其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曰受金放賊重

勞士馬朕念將士暴露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卿豈社稷臣也萬歲曰臣留爨翫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臣還至瀘水詔書方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上以萬歲心有欺隱大怒顧有司曰將斬之萬歲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熲進曰史萬歲雄畧過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尤善撫御士樂爲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歲餘復官爵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萬歲出馬邑道萬歲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爲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曰得非燉

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之懼而引去萬歲馳
追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積數百
里虜逭逃而還楊素害其功因譖萬歲云突厥本降
初不爲冦來於塞上畜牧耳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
陳狀上未之悟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
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
上方怒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上怒上謂爲信然
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稱寃者數百人萬歲謂
之曰吾今日爲汝極言於上事當决矣既見上言將
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於上上大怒令左

右撲殺之既而悔追之不及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
識莫不寃惜之

劉昉

昉博陵人也輕狡有姦數周宣帝嗣位以技佞見狎
出入宮掖寵冠一時及帝不悆入卧内屬以後事帝
失音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冲又素奇隋文帝時文
帝以后父故有重名於天下昉遂與鄭譯謀引帝輔
政帝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爲當速爲之如不爲昉
自爲也帝乃從之及帝爲丞相以昉爲司馬時宣帝
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帝同帳而坐昉飾美妓進贊

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
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
待時寧後入爲天子此萬全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性
識庸下以爲信然遂從之文帝以昉有定策功拜上
大將軍封黄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爲心膂前後賞
賜鉅萬朝野傾矚稱爲黄沛時人語曰劉昉牽前鄭
譯推後昉自恃功有驕色然性麤疎溺於財利富商
大賈朝夕盈門于時尉遲迥起兵帝令韋孝寬討之
帝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
大軍公兩人誰行昉辭未嘗爲將譯以孝毋爲請帝

不懌而高熲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昉逸遊縱
酒不以職司爲意相府事多所遺落帝深銜之以高
熲代爲司馬是後益見疎忌及受禪進柱國閑居無
事不復任使昉自以佐命元功中被疎遠甚不自安
後遇京師饑上命禁酒昉使妾賃屋當壚酤酒治書
侍御史梁毗劾奏之有詔不問昉鬱鬱不得志時上
柱國梁士彦宇文忻俱失職怨望昉並與之交數相
往來士彦妻有美色昉與私通士彦不之知也情好
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彦爲帝後事泄帝窮問之
昉自知不免黙無所對詔誅之臨刑至朝堂宇文忻

見高熲向之叩頭求哀昉勃然謂忻曰事形如此何叩頭之有於是伏誅籍沒其家

裴蘊

蘊河東聞喜人也明辯有吏幹仕陳奉表於隋文帝請為內應及陳平上悉閱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蘊以夙有向化心超授儀同僕射高熲不悟上旨諫曰蘊無功於國寵踰倫輩臣未見其可又加上儀同熲復諫上曰可加開府熲乃不敢復言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煬帝徵為太常少卿初文帝不好聲技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儛之色皆罷

遣從百姓至是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已下至於凡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時猶承文帝和平後禁網疏闊戶口多漏蘊歷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民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蘊一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理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擢授御史大夫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禀承進止然後決斷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乃峻法理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誹私議深為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

我童稚共高熲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罔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蘊又欲重己權勢奏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黠共為朋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興師動眾京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遍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及司馬德戡難作遂見害子愔亦同日死

元巖

巖字君山洛陽人好讀書不守章句剛鯁有器局以

王韶字子相為晉王行臺右僕射王甚憚之每諮詢不敢違法度詔常奉使撿行長城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既還自鎮而諫王謝而罷之

名節自許少與渤海高熲太原王韶同志友善周宣帝嗣位為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閤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丸軌巖不肯署詔帝曰汝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遂廢於家隋文帝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平

昌郡公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廷爭面折無所廻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帝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王室以為磐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並幼選貞良有重望為之寮佐時巖與王韶為行臺僕射帝謂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亦如曹參相齊之意及巖到官法令明肅吏人稱焉蜀王好奢嘗欲取獠口為閹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為藥巖皆不奉教排閤切諫王輒謝而止卒於官上悼惜久之後蜀王為非法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

龐晃

晃字元顯榆林人也少以良家子召補州都督周文帝署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衛王直出領襄州晃以本官從隋文帝出為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令晃詣文帝晃知帝非常人深自結納及帝去官歸京師晃迎見於襄邑帝甚歡與晃同飯晃因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願不忘帝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帝令晃射之曰中則有賞富貴之日持以為驗文帝受禪與晃言及之晃再

拜曰陛下君臨寓內猶憶曩昔之言上笑曰公此言何得忘也晃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途用事勢傾朝廷晃每凌侮之嘗於軍中卧見雄不起雄甚銜之復與高熲有隙二人屢譖晃由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進

李安

安字玄德隴西人也美姿容善騎射隋文帝作相引之左右復拜安弟哲為儀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王謀害帝誘哲為內應哲謂安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

相父也其可背乎遂陰白之及趙王等伏誅將加官賞安頓首曰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帝爲之改容曰我爲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帝亦爲安隱其事而不言兄弟俱典禁衛恩信甚重帝嘗言及作相時事因愍安兄弟滅親奉國乃下詔拜安哲俱爲柱國安謂親族曰雖家獲全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歔欷悲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甚而卒

來護兒　子整

護兒字崇善江都人幼而卓詭初讀詩至擊鼓其鏜

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因捨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爲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專事筆硯也羣輩驚其言而壯其志及長雄略秀出志氣英遠涉獵書史不爲章句學始侯景之亂護兒世父爲鄉人陶武子所害母吳氏每流涕爲護兒言之武子宗數百家厚自封植護兒每思復怨因其有婚禮乃結客數人直入其家引武子斬之賓客皆慴不敢動乃以其頭祭伯父墓因潛伏歲餘會周師定淮南乃歸鄉里所住白土村地居疆埸數見軍旅護兒常慨然有立功名之志高智慧據江南反隨楊素討之

賊據浙江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護兒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以爲然護兒乃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張天賊顧火而懼素因是動一鼓破之智慧將逃於海護兒追至閩中餘黨皆平仁壽初遷瀛州刺史以善政聞頻見勞勉煬帝嗣位被追入朝百姓攀戀累日不得出境詣闕上書致請者前後數百人帝謂曰昔國步未康卿爲名將今天下

無事又爲良二千石可謂兼美矣大業六年車駕幸江都謂護兒曰衣錦晝遊古人所重卿今是也乃賜物二千段幷牛酒令謁先人墓宴鄉里父老仍令三品已上並集其宅酣飲盡日朝野榮之遼東之役護兒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浿水去平壤六十里高麗主高元掃境內兵以拒之列陣數十里諸將咸懼護兒笑謂副將周法尚及軍吏曰吾本謂其堅城清野以待王師今來送死當殄之而朝食高元弟建驍勇絕倫率敢死數百人來致師護兒馳斬其首乃縱兵追奔直至城下俘斬不可勝計因破其郛營於城外

以待諸軍高麗晝閉城門不敢出會宇文述等衆軍皆敗乃旋軍十一年又率師度海破高麗高元震懼請降帝許之詔護兒旋軍護兒集衆軍謂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困敝野無青草以我衆戰不日剋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僞主獻捷而歸也於是拜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之以爲不可護兒曰賊勢破矣吾在閫外事合專決寧征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奏聞諸將懼乃同勸還師方始奉詔十二年駕幸江都護兒諫曰

自皇家受命將四十年薄賦輕徭戶口滋殖陛下以高麗逆命稍興軍旅百姓無知易爲咨怨在外羣盜往往聚結車駕遊幸深恐非宜伏願駐駕洛陽與時休息出師命將掃清羣醜上禀聖筭指日剋除陛下今幸江都是臣衣錦之地臣荷恩深重不敢專爲身謀帝聞之厲色而起數日不得見後怒解方被引入謂曰公意乃爾朕復何望護兒因不敢言及宇文化及構逆深忌之是日旦將朝見執護兒曰陛下今何在左右曰今被執矣護兒歎曰吾備位大臣荷國重任不能肅清凶逆遂令王室至此抱恨泉壤知復何

言乃遇害　子整尤驍勇善撫御討擊羣盜所向皆捷諸賊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千萬衆只怕榮公第六郎至是並遇禍

父護兒封榮國公

樊子蓋

子蓋字華宗廬江人也大業五年車駕西廵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於是賜之口味百餘斛進右光祿大夫子蓋曰願奉丹陛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是歲朝於江都宮帝

謂曰富貴不還故鄉眞衣錦夜行耳因敕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九年駕復幸遼東命子蓋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逆逼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輙摧破玄感乃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萬人追詣行在所帝勞之以比蕭何寇恂謂曰朕遣越王留守東都示以皇枝磐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凡所施行無勞形迹今爲公别造玉麟符以代銅獸十年駕還東都帝謂子蓋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折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進爵爲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爲立名無此郡國也後與

驀威宇文述陪宴積翠池帝親以金盃屬子蓋酒曰良筭嘉謀俟公後動即以此盃賜公用爲永年之瑞十一年從駕至鴈門爲突厥所圍帝欲潰圍出子蓋諫因垂泣願暫停遼東之役以慰衆望帝從之後援兵至虜乃去卒於東京上悲傷者久之顧黃門侍郎裴矩曰子蓋臨終何語矩曰子蓋病篤深恨鴈門之耻帝聞之歎息子蓋無他權略在軍持重未嘗負敗莅官明察下莫敢欺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爲之厲云

周羅睺

羅睺字公布九江人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彥誡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睺終不改仕陳爲句容令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爲流矢中左目齊師之圍明徹於宿預也諸軍相顧莫有鬬心羅睺躍馬突進莫不披靡太僕卿蕭摩訶副之斬首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城摩訶臨陣墮馬羅睺進救之於重圍之內勇冠三軍明徹之敗羅睺全衆而歸後以軍功進爵爲侯時叅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都官尚書孔範曰周羅睺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及隋伐陳羅睺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及陳王被禽上江猶不下晉王廣遣陳王手書命之羅睺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後乃降文帝慰喻之許以富貴羅睺垂泣對曰本朝淪亡臣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全爲幸富貴榮祿非臣所望帝甚器之賀若弼謂曰聞公郢漢捉兵即知楊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睺答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先是陳裨將羊翔歸降使爲鄉導位至開府班在羅睺上韓擒於朝堂

戲之曰不知機變位在羊翔下羅睺荅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非人臣之論擒有媿色煬帝即位副楊素討平漢王諒進授上大將軍及陳主卒羅睺請一臨哭帝許之衰絰送至墓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之世論稱其有禮時諒餘黨據絳州未下詔羅睺行晉絳州諸軍事進兵圍之中流矢卒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繞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首祝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即除殄無爲戀恨是時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七月子仲隱夢羅睺曰我明日

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劒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

周法尚

法尚字德邁汝南人也少果勁有風槩好讀兵書仕陳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宣帝發兵欲取法尚其下將吏皆勸之歸北法尚猶豫未決長史殷文則曰樂毅所以辭燕良由不獲已事勢如此請早裁之法尚遂歸于周宣帝甚優寵之隋文帝受禪拜巴州刺史煬帝嗣位轉定襄太守時帝幸榆林法尚朝於行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

旌旗千里令御營之外請分為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間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以為如何法尚曰結為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為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守臣謂牢固萬全之策也帝曰善明年復臨滄海在軍疾甚謂長史崔君肅曰吾再遊滄海未能利涉時不我與將辭人世立志不果命也如何言畢而終

衛玄

玄字文昇洛陽人煬帝幸遼東玄留守京師會楊玄感圍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夷其塋域示士卒必以死既出潼關議者恐崤函有伏兵請於陜縣沿流東下直趨河陽以攻其背玄曰此計非豎子所及也乃鼓行而進既度函谷卒如所量乃遣武賁郎將張峻為疑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趨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屯軍金谷於

軍中掃地而祭文帝曰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冰碎如或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激揚三軍莫不涕咽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太半玄苦戰賊稍却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車駕至高陽徵詣行在所帝勞之曰社稷臣也使朕得無西顧之憂還鎮京師帝謂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臥恒宜自牢也與樊子蓋俱賜以玉麟符以代銅獸十一年詔玄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饑饉玄竟不能救恤而官方壞亂貨賄公行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

事城陷歸于家義寧中卒

李諤

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博學解屬文隋文帝受禪遷侍書御史上謂羣臣曰朕昔爲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内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諤見禮教彫弊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乃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人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爲孝如聞大臣之内有父祖之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引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此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

豈容遽褫衰絰强傳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况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聘以得爲限無廉恥之心棄友朋之義上覽而嘉之諤又以時文體尚輕薄流宕忘返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人也五教六行爲訓人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彫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及大隋

受命聖道聿興屏黜浮詞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録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推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道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明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

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荏綱者多請勑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謇之譽而潛有匡正之志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汗雜非敦本之義遂奏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在所州縣録附市籍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以時日時逢冬寒莫敢陳訴諤因別使見其如此以農工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槩即附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徒爲勞擾於事非宜遂專

決之並令依舊使還詰闕然後奏聞文帝善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

北隋纂卷之一終

北隋纂卷之二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高構

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隋文帝受禪累遷戶部侍郎時内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爲能召入内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徧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也賜米百石由是知名馮翊武鄉女子焦氏既瘂

又聾嫁之不售嘗樵采于野爲人所犯而有孕遂生一男年六歲莫知其姓于是申省構判曰母不能言窮究理絕案風俗通姓有九種或氏于爵或氏所居此兒生在武鄉可以武爲姓時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内懷方雅特爲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爲文章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

嘗不差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所舉薦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

滎毗 兄建緒

毗字子諶北平人少剛鯁有局量涉獵羣言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史楊素薦毗爲華州長史世號爲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荅曰奉法一心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　兄建緒性甚亮直仕周爲下大夫與文帝有舊及爲丞相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

帝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耳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于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帝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

梁毗

毗字景和安定人開皇初以鯁正拜書侍御史名爲稱職直道而行無所回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爲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儁由是遞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還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之于是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謂曰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于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徵爲散騎常侍毗見左僕射楊素貴重擅權百寮震懾恐爲國患因上封事曰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姦圖四海稍虞必爲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于積年桓玄基之于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

後素子玄感果反

其心未必伊尹也帝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蜀王罪廢之日百寮無不震悚唯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毗發言謇謇有誠亮之節帝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慴伏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彧及尚書左丞李綱而已後上不復專委于素蓋由察毗之言

柳彧

彧字幼文河東人隋文帝受禪歷尚書郎時制三品

巳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熲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槊巳列門外尊有厭屈之意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內閤又施事竟不行熲聞而歎伏後遷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爲百寮敬憚上嘉其婞直謂曰大丈夫當立名于世無容容而巳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共治百姓須在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備知情僞與二十八將披荊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

鳴漏盡前在趙州闇于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臨人莅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上善之干子竟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從父妹或劾之曰君明忽劬勞之痛惑讌爾之親冒此苴衰命彼褕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亾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文贅務神州名位通顯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

俗二家竟坐得罪隋承喪亂之後風俗頹壞或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勤于聽受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人君出令誡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爲天下以乂所謂勞于求賢逸于任使比見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政道無憚疲勞至乃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荅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分夜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上覽而嘉之以其家貧敕有司與之築宅因曰柳或正直之士國之龜寶也其見重如此右僕射楊素當

塗顯貴百寮慴憚無敢忤者嘗以少譴敕送南臺素恃貴坐或牀或從外來見素如此于階下端笏整容曰奉敕推公罪素遽下或據案坐立素于庭前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或時方爲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或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戲遞相誇競至于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之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爲女服倡優襍伎詭狀異形外內共觀曾不相避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襍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

盜賊由斯而起非益于化實損于人請頒天下並即禁斷詔可其奏是歲持節廵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汙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至晉陽遇漢王諒作亂遣使馳召彧入城而諒反形已露彧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彧心懷兩端以候事變迹雖不反心實同逆坐徙敦煌素卒乃自申理有詔徵還卒于道

趙綽

綽字士倬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文帝受禪歷尚書

都官侍郎每有奏讞正色侃然漸見禮重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曰若更有聞見宜數言之遷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待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為朕特放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俗云利官上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熲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免之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上悉令斬之綽諫曰此人當坐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書侍御史柳彧復上

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閤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以萬計時河東薛胄為大理卿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上每謂綽曰朕于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

麥鐵杖　子孟才　沈光附

鐵杖始興人也貧賤少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疎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為事不脩生業陳大建中結聚為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頠俘之以獻沒為官戶配執御繖每罷朝後行百餘里

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且還及牙時仍又執緻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弗之信後南徐州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矣于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齎敕而往明旦反奏事帝曰信然為盜明矣惜其勇捷誡而釋之陳亾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浮渡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為賊所禽縛送高智慧行至虔亭衛者甜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飡鐵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後

敘戰勲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放還鄉里煬帝卽位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羣盜屏迹後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曰麥豆不殊何相怪威赧然無以應時人以為敏捷帝待之愈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為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頞瓜蒂歕鼻療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遼呼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尒當富貴

時有權武少果勁勇力絶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于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

唯誠與孝尒其勉之遂與賊戰死　子孟才果烈有父風帝以其死節將子恩錫殊厚拜武賁郎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讎志與武牙郎將錢傑素交友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弑逆社稷淪亾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乃流涕扼腕相與謀于顯福宮邀擊宇文化及事泄與其黨沈光俱為化及所害忠義之士哀焉　沈光字總持吳興人少驍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略綜書記微有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貧父兄並以傭書為事光獨跅弛交通輕俠為京師惡少年所附人多贍遺

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絶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相為上繩諸僧驚喜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為肉飛仙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伐遼東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霸上百餘騎光酹酒誓曰是行若不建功立名當死于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敵殺傷十數人賊

競擊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而異之馳召與語大悅賞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賜之同輩莫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潛構義勇將爲帝復讎先是帝寵昵官奴名爲給使宇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使總統營于禁內時麥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又俛首事讎受其驅率何用生爲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泣下霑衿曰是所望于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並荷先帝恩今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讎如鷹鸇之逐鳥雀期以

營將發時晨起襲化及光語泄陳謙告其事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也及沈光者並勇決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出營外留遣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內諠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兵至四面圍合光大呼潰圍給使齊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復遣騎翼而射之光身無介冑遇害時年二十八麾下百人皆鬬死一無降者壯士聞之莫不爲之隕涕

宇文述　雲定興　述子化及

述字伯通代郡人也少驍銳便弓馬年十一時有相者謂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開皇初平陳之役以功授子化及爲開府時晉王廣鎮楊州甚善于述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于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大王才能蓋世數經將領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國家大事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移素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共圖廢立晉王大悅多賫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共博戲每陽不勝輸所將金寶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賜述令與公爲歡約大驚曰何爲者述因爲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于素亦從之于是晉王與述情好益

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前後賞賜不可勝計煬帝嗣位後改封許國公敕述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頒賜中使相望于道述善于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衛咸取則焉又有巧思凡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宮掖由是帝彌悅焉言無不從勢傾朝廷性貪鄙知人有珍奇物必求取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弟皆接以恩意呼之爲兒由是競加餽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

綺者甚衆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及征高
麗述爲扶餘道將軍臨發帝謂曰禮七十者行役以
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
時耳至軍壘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兮即其故事述與
九軍至鴨淥水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
山爲營賊擊後軍于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初
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
百人帝怒除其名述于江都遇疾及疾篤帝令中使
相望于第謂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一能降臨帝遣
司宮魏氏謂曰公危篤朕憚相煩動必有言可陳也

述流涕曰臣子化及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
夙蒙天恩亦堪驅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留願早除
之望不破門戶魏氏返命隱其言因詭對曰述唯憶
陛下耳帝泫然曰述憶我邪將親臨之百寮諫乃止
　雲定興者附會于述數共交游定興每時節必
有賂遺并以音樂干述述素好著奇炫燿時人定興
爲製馬韉于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
率倣學之謂爲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
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袚頭巾令深袙耳人又學
之名爲許公袙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

述封許
國公
袙音墨

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
薦之因敕少府工匠並取其節度其年大閱帝稱甲
仗爲佳述奏並雲定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　化
及述長子也性兇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騖道
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
主由此益驕處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淩轢見人子
女狗馬珍玩必請託求之常與屠販者游以規其利
煬帝即位益恃舊恩貪冒尤甚煬帝幸榆林化及與
弟智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還京師
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辮髮詔以主故之乃釋時李

密據洛口帝懼留淮左不敢還都從駕驍果多關中
人久客羈旅見帝無西還意謀欲叛歸時武賁郎將
司馬德戡總領驍果屯于東城風聞兵士欲叛因謀
搆逆共所善直閤裴虔通互相扇惑時李質在禁令
驍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趙行樞先交智及以
告智及智及素狂悖聞之喜即共見德戡期以三月
十五日舉兵同叛劫十二衛武馬虜掠居人財物西
歸智及曰不然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因行大事此
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請以化及爲主約定方告
化及化及性駑怯初聞之大懼色動流汗久之乃定

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告衆人恐心未一更請詐以脅驍果謂直長許弘仁曰君是良醫國家所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偏告所識者言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羣情必駭因而舉事無不諧矣其月五日弘仁宣布此言驍果遞相告謀反逾急德戡等知計行遂以十日總召故人諭以所爲衆皆伏曰唯將軍命其夜奉義主閉城門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德戡于東城門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僞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諠囂耳

中外隔絶帝以爲然德戡授虔通兵以換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宿衞者皆走虔通進兵排左閤馳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房指云在西閤從往執帝帝謂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卽爲汝歸虔通自勒兵守之至旦孟景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謁之但低頭據案荅曰罪過時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

爲丞相令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羣賊因復將入遣令狐行達弑帝于宮中又執朝臣不同己者數十人及諸王外戚無少長皆害之唯留秦孝王子浩立以爲帝十餘日奪江都人舟檝從水路西歸化及于是入據六宮其自奉一如煬帝故事每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默然不對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復奪人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德戡失望竊謂行樞曰君大謬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事將必敗若何行樞曰廢之何難因共謀以後軍萬餘兵襲殺化

及立德戡爲主弘仁知之密告化及德戡不知事露出營參謁因命執之并其黨與化及責之曰與共戮力共定海內出于萬死今始事成願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爲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毒害立足下而又甚之逼于物情不獲已也化及不對命送至幕下縊而殺之盡收德戡支黨殺之元文都推越王侗爲主拜李密爲太尉令擊化及化及數戰不利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衆二萬北走魏縣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飲奏女樂醉

後尨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爲計強來立我今所向無成負弑王之名天下之所不納滅族豈非由汝乎抱其兩子而泣兄弟數相鬪鬩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爲恒自知必敗乃歎曰人生故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于是鴆殺浩僭皇帝位于魏縣國號許實建德悉衆攻之禽化及悉虜其衆以檻車載化及至大陸縣城下數其弑逆并二子皆斬之智及幼頑凶逑將死抗表言其兇悖必且破家江都弑逆事皆智及之謀也實建德獲而斬之并其黨十餘人皆暴屍梟首

王世充

世充字行滿本胡人也祖支頹耨徙居新豐頹耨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瓊粲遂納之以爲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粲愛而養焉因姓王氏世充捲髮豺聲沈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爲人言也煬帝世累遷至都郡丞時帝數幸江都世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以郡丞領江都宮監乃彫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于帝由是益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世充內懷徼倖卑身禮士陰結豪俊多收衆心及楊玄感反帝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剋世充募江都萬餘人擊頻破之每有剋捷必歸功于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取由此人爭爲用功最居多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略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破之然性多矯僞詐爲善能自勤苦以求聲譽十一年突厥圍帝于鴈門闗世充盡發江都人往赴難然在軍中垢面悲泣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坐帝聞之以爲愛己益信任之後還江都自執盃酒以賜之時世充又知帝好內乃言江淮良家多有美女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愈喜因密令世充閱觀諸女

資質端麗合法相者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聘納之所用不可勝計帳上所司云敕別用不顯其實有合意者則厚賞世充或不中者又以賚之後令以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于淮泗中沈船溺殺之者前後千數或有發露世充爲秘之是後益見親昵宇文化及弑帝于江都世充與太府卿元文都奉越王侗爲主侗拜李密爲太尉密遂稱臣復以兵拒化及于黎陽遣使獻捷衆皆悅世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覩其勢必爲李密所禽且吾軍人馬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

爲之下吾屬無類矣出此言以激怒其衆文都知而大懼將因世充入內伏甲而殺之期有日矣將軍段達以謀告之世充夜勒兵圍宮城遂攻門而入時宮門尚閉世充遣人扣門言于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于密段達知而以告臣臣非敢反誅反者耳侗命開門以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明日入謁頓首流涕而言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爲此不敢背國侗與之盟拜爲尚書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未幾李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勸世充欲乘其獘而擊之恐人心不一乃假託鬼

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于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惑之衆皆請戰世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千餘疋營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于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旣而宵濟人馬奔馳比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而下馳壓密營營中亂無能拒者卽入縱火密軍大驚而潰密以數千騎遁逸世充收其衆而還東盡于海南

北魏王曾纂閉房記

晟代人也

至于江悉來歸附世充尋自稱鄭王明年自稱相國受九錫備法物是後不朝侗矣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世充昵之法嗣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大夫持一干以驅羊法嗣曰楊隋姓干一者王字也王居楊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則相國名矣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爲天子也世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卽以法嗣爲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襍鳥書帛係其頸自言符命而散之于空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拜官爵旣而廢侗陰殺之

僭卽皇帝位國號鄭唐太宗帥師圍之世充將潰圍而出諸將莫有應之者于是出降至長安爲讎家所殺

原入魏史及各附祖父傳查係隋人載隋書中改入隋史

長孫晟

魏長孫道生玄孫原附道生傳

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趫捷過人年十八仕周爲司衛上士初未知名唯隋文帝一見深異焉謂曰長孫武藝逸羣又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邪及突厥攝圖請婚周以趙王招女妻之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送于金公

王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之獨愛晟每共游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鵰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鵰相攫遂一發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爲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賀敦因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文帝大懼晟先知攝圖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

征易可離間因上書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遣晟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爲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不敬婦公攝圖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乃拜受詔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及其子雍閭爲可汗八年處羅侯死晟奏曰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承款于今兩世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

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爲邊捍上曰善染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打同城詔發六總管分道出塞討之雍閭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大長城下染干敗績其兄弟子姪盡見殺而部落亾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吾乎晟知懷貳乃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城上烽然何也晟紿之曰城高地逈必遥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

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晟又奏染干部落歸者既衆雖在長城內猶被雍閭抄略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必自安上並從之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亾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遣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

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
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
哉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行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
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
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
爲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賊衆多降
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于磧口事
畢入朝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
經突厥中恐染干驚懼先遣晟往喩旨稱述帝意染
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數十酋長咸萃晟見牙中草

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
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國
家法天子行幸所在諸侯並躬親洒掃耘除御路以
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
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
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
人及諸部落爭放効之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
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餘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
帝聞益喜焉五年卒帝悼惜之後突厥圍鴈門帝歎
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

李士謙 魏李孝伯從孫 原附孝伯傳

謙字子約趙郡人也事母以孝聞母曾嘔吐
疑中毒因跪嘗之伯父瑒深所嗟尚曰吾家顏子也
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親賓至輒陳罇俎對之危
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會極
宴無不沈醉諠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
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
黍稷古人所尚寧可違乎少長肅然無敢弛惰退而
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
責曰何乃爲人疎頓至於此後出粟萬石以貸鄉人

屬年穀不登責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
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責家爲設酒食對
之燔契曰責了矣幸勿爲念也各令罷去他年飢多
有死者士謙罄家資爲之糜粥賴以全活者萬計收
埋骸骨所見無遺趙郡農人德之撫其子孫曰此李
參軍遺惠也凶年散穀至萬餘石合諸藥以救疾癘
如此積三十年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
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
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譚玄理嘗有客坐不信佛家
應報義士謙喩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

耶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巳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巳知其然矣至君鯀爲黄熊杜宇爲鶗鴂褒君爲龍牛哀爲猛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猨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黄母爲黿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邪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譚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隋開皇八年終於家趙

州士女老幼聞之莫不痛哭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及夫終所有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歿安可奪其志哉案趙郡李氏出自趙將武安君牧當楚漢之際廣武君左車則其先也左車十四世孫恢有子四人並仕晉平字伯括機字仲括隱字叔括保字季括兄弟皆以儒素著名時人謂之四括機孫四人晃字仲黄棻字季黄勁字少黄叡字幼黄並以友弟著美爲當世所宗時人謂之四黄

王劭 魏王慧龍五世孫附慧龍傳

晉陽人

劭字君懋少沈默好讀書仕齊累遷太子舍人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閱不能得問劭劭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爲時人所許稱其博物齊滅入周不得調隋文帝受禪授著作佐郎劭又言上有龍顔戴干之表指示羣臣賜物數百段拜著作郎上表言符命上覽之大悅時蜀王秀以罪廢上謂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劭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黄帝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

夏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其言後上夢欲上高山而不得崔彭捧脚李盛扶肘乃得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尒俱劭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人扶侍實爲長壽之徵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年上崩未幾崔彭亦卒劭自志學暨于暮齒篤好經史遺略世事用思既專心頗恍忽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厨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鄭譯 魏鄭義孫原附義傳

譯滎陽開封人

譯字正義幼聰敏涉獵羣書工騎射尤善音樂有名于世年十餘歲嘗詣府司錄李長宗長宗于衆中戲之譯斂容謂曰明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翫狎無乃喪德也長宗甚異之隋文帝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隋文相表有奇傾心相結及隋文爲大冢宰譯出入臥內言無不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贓貨狼籍隋文陰疎之然以其有定冊功不忍廢放陰敕官屬不得白事于譯譯自以被疎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蠱左道帝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

別居爲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云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于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于朝入地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同居未幾詔譯參撰律令見于醴泉宮賜宴甚歡因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艱關危難興言及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帝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熲戲謂譯曰筆乾荅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未幾詔譯參議樂事譯以周代七聲廢缺自大隋受命禮樂宜新更

脩七史之義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奏之帝嘉美焉勞譯曰律令則公定之音樂則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

道衡河東汾陰人道衡父孝通魏名臣追贈鄭州故三郡公

薛道衡　魏薛辯五世孫原附辯傳

道衡字玄卿專精好學年十歲講左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亾矣河東裴讞目之曰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遇其人今復遇薛君矣武平初陳使傅縡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縡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所

謂以蚓投魚耳隋文受禪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道衡因奏曰陛下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藩帝曰朕且含養置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江東雅好篇什陳王尤愛彫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八年王師臨江高熲夜坐幕中謂曰今段定克江東以不君試言之道衡荅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亾自古興滅皆有此道主上

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彫牆酣酒荒色其必
克二也爲國之體在于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
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非
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
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
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
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頻
忻然曰君言成敗理甚分明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
略乃耳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
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

子諸王爭與交好高頻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
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上不
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一旦見
出不勝悲戀言之哽咽帝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
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于
是慰勉遣之煬帝嗣位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
將至當以祕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
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
義也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與相
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

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頻不
死令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頻乎付執法者
推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解奏日冀帝赦之
敕家人具饌以備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
不意未能引訣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且末時
年七十天下冤之

矩河東聞喜人

裴矩　魏裴佗孫原附佗傳

矩字弘大繈褓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
父讓之謂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
世之務矩由是始留情世事隋文帝爲定州總管補

記室甚親敬之受禪遷給事郎奉詔巡撫嶺南未行
而高智慧等作亂吳越道閉上難遣矩行矩請速進
上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賊立九柵屯大庾嶺
兵爲聲援矩進擊破之拔廣州及還上大悅命升殿
勞苦之謂高頻楊素曰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
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海有臣若此
朕亦何憂煬帝即位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
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胡至者矩
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
之帝大悅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

矩導帝
侈心一
至于此

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
西域西夷經略咸以委之復令往張掖引致西蕃至
者十餘國大業三年帝將巡河右復遣矩使說諸蕃
啗以厚利導之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西蕃胡
二十七國謁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
歌舞喧譟復令張掖武威士女盛飾縱觀塡咽周亘
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破吐谷渾拓
地數千里並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懾
懾朝貢相續帝謂矩有綏懷略進位銀青光祿大夫
其年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

大戲徵四方奇伎異藝陳于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
者以十萬數勒百官及百姓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
焉皆被服鮮麗終月而罷又令交市店肆皆設幃帳
盛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人貿易所至處悉令邀延
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嘆謂中國爲神仙帝稱矩至
誠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筭朕
未發矩輒以聞自非奉國孰能若是從帝巡塞北幸
啟人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啟人不敢隱引之
見帝矩因奏曰高麗地本孤竹國周代以之封箕子
漢世分爲三郡晉世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列爲外域

素弘農
人楊播

故先帝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
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爲蠻貊之鄉乎今
其使朝于突厥親見啟人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
暢慮後服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
曰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
者當率突厥卽日誅之帝納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
遼之策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文武多以賄聞唯矩
守常無贓穢之響以是爲世所稱尋從幸江都宮時
從駕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車駕留
此已經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

久安臣請聽兵士于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
奇計也矩召江都境內寡婦及未嫁女皆集宮監召
諸將帥及兵等恣其所取因聽自首先有姦通婦女
及尼女官等並卽配之由是驍果等悅咸相謂曰裴
公之惠也宇文化及反以矩爲侍內隨化及至河北
化及僭帝號以矩爲尚書右僕射及宇文氏敗爲竇
建德所獲以矩隋代舊臣遇之甚厚建德起自羣盜
未有節文矩爲之制定朝儀旬月之間憲章頗擬于
王者建德大悅及建德敗遂歸于唐

楊素 魏楊敷子 原刪敷傳 子玄感 素弟約

同族

時有侍御史柳調事素嘗于朝堂見之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斂版正色曰調信無取公不當以為侍御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

素字處道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
惟從祖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逸羣絕倫非常
之器非汝曹所逮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
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書頗留意風角美鬚髯
有英傑之表周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
未蒙朝命上表申理至于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
素又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悟其言贈敷
刺史謚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漸見禮遇常令草
詔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謂曰善相自勉勿憂
不富貴素應聲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

貴及齊平加上開府隋受禪加上柱國拜御史大夫
其妻鄭氏性妬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
為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
進取陳計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
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稍竿並高百五十尺容戰士
八百人旗幟加于上次曰黃龍置兵百餘人及大舉
伐陳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
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
平進爵郢國公賜陳主妹女伎十四人素言于上曰
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郢臣不願與同

于是改封越國公代蘇威為尚書右僕射與高熲專
掌朝政素性踈而辯高下在心朝貴之內頗推高熲
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臣多被
陵轢其才藝風調優于高熲至于推誠體國處物平
當有宰相識度不如熲遠矣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
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所寬貸
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
數十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
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而還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
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心由是戰

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
者微功必錄至于他將雖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
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為晉王廣長史王卑躬交
素及為太子素之謀也時素貴寵日隆其弟約紀及
族父异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勞位柱國刺史家
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
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隸並江南士人
因高智慧沒為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其盛近古未
聞朝臣有違忤者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
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惟兵部尚書

梛述以帝壻之重數于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言素作威作福上漸踈忌之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頴拔風韻秀上爲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若是乎素雖有建立策然特爲帝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楚分野有大喪因改封素于楚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愼每語弟約曰我豈更須活邪素營求產業東西京居宅侈麗爰及諸方都會之處邸店水磑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

此鄙之子玄感　玄感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唯素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美鬚髯儀貌雄俊好讀書便騎射弱冠以父軍功位柱國與其父俱爲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後文帝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展獲私敬性雖驕倨而愛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後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內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征吐谷渾還時從官狠狽玄感欲襲擊行宮其叔愼曰士心尚一國未有釁不可圖也玄感乃止時帝征遼東令玄感遂度河衆至十餘萬

進逼東都城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喑嗚叱咤所當莫不震慴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由是戰無不捷後追兵遂至大敗之玄感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上洛至葭蘆戍窘迫獨與弟積善步行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殺之因自刺不死爲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公卿請改玄感姓爲梟氏詔可之　素母弟約字惠伯童兒時嘗登樹墜地爲杻傷由是竟爲宦者性如沈靜內多譎詐好學彊記素友愛之凡有所爲先籌于約而行時皇太子無寵晉

此字文述計又云張衡

王廣規奪宗以素幸于上而雅信約乃用張衡計以金寶賂約因通王意說之曰公兄弟功名蓋世用事有年朝臣爲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宮以所欲不行每切齒于執政公雖自結于人主而欲危公者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于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鎮銘于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以白素素本凶險聞之大喜乃撫掌曰吾智慧殊不及此賴汝起余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

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晉王傾身禮士聲名日盛躬履節儉有主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

原入周史及附各祖父傳查係隋人載隋書中改入隋史

宇文貴　子忻　忻弟愷

文貴字永貴夏州人也父莫干以貴勳贈安平郡公母初孕貴夢老人抱一子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貴少從師受學嘗輟書歎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爲博

士也貴善騎射有將帥才周文帝又以宗室甚親委之嘗在天游園以金巵置侯上令公卿射中者即賜之貴一發而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正當爾耳　子忻字仲樂幼而敏慧爲童兒時與羣輩戲輒爲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者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爲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尚使與僕並時不令豎子獨擅高名從周武帝攻拔晉州齊後主親總兵六軍憚之欲旋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往而不剋若齊人更得令主君臣協力未易平也帝從之乃

戰遂大剋及帝攻陷并州先勝後敗帝爲賊所窘挺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忻勃然曰破城士卒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今破竹形成奈何棄之而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拔晉陽齊平進位大將軍隋文帝龍潛時與忻情好甚協及爲丞相恩顧彌隆尉遲迥作亂忻以奇兵破之直趨城下迥背城結陣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庶觀戰者數萬人忻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于是射觀者走之轉相騰籍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齊力急擊之迥軍大敗及平鄴以功遷上柱國文帝謂曰尉遲迥傾

山東之衆運百萬之師公舉無遺策戰無全陣誠天下英傑也進封英國公自是每參帷幄出入臥內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忻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如此上嘗欲令忻擊突厥高熲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既佐命功臣甚有威名上由是微忌之以譴去官與梁士彥昵狎數相往來士彥時亦怨望陰圖不軌忻謂士彥曰帝王豈有常乎相扶即是公于蒲州起事我必從征兩陣相當然後連結天下可圖也謀泄伏誅忻弟愷　愷字安樂諸

兄並以弓馬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解文多伎藝爲名公子及遷都上以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監高熲雖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于愷煬帝卽位遷都洛陽以愷爲營東都副監愷揣帝心在宏侈于是東都制度窮極壯麗帝大悅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爲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帝彌悅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是時將復古制明堂議者皆不能決愷博考羣籍爲明堂圖樣奏之又

以張衡渾象用三分爲一度裴秀輿地以一寸爲千里臣之此圖以一分爲一尺推而演之干時議者或以綺井爲重屋或以圓楣爲隆棟將爲臆說事不經見今錄其疑難爲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爲議凡千餘言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

威武功人

蘇威 周蘇綽子 原附綽傳 子夔

威字無畏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興公主妻焉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己逃入山爲叔父所逼卒不獲免然每居山寺以諷讀爲娛有從父妹適河南元雄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周遂遣之威以夷人昧利遂標賣田宅罄資產贖雄論者義之隋文帝爲丞相高熲屢言其賢召入臥內與語大悅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高熲請追之帝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初威父綽在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法頗稱爲重旣而歎曰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熲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爲幔鉤因盛陳節儉之美諭帝爲改容雕飾

舊物悉命除毀帝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閤進諫不納帝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前不去帝避之而不出威又遮止帝帝拂衣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于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因謂朝臣曰蘇威不遇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商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如此隋承戰爭之後憲章踳駁帝令朝臣釐改舊法爲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爲能威子夔以公子盛名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時議樂夔與博士

何妥各有所持于是夔妥各爲一議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所屈遂奏威與盧愷薛道衡等爲朋黨上令推按之事皆驗乃以宋書謝晦傳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懼免冠頓首帝曰謝已晚矣于是免威俄而復位帝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作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煬帝嗣位將大起長城之役威諫止之爲納言與大將軍宇文述黄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内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爲五貴楊

玄感之反帝引威于帳中懼見于色謂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爲患邪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者乃所謂聰明玄感䟽蕩非聰明者必無慮但恐浸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已百姓思亂以此微欲諷帝帝竟不悟車駕次太原威以盜賊不止勸帝還京師深根固本爲社稷計帝初從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匡正甚患之屬帝問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爲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殿柱帝呼問之威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陽泥

水帝不悅而罷屬五月五日百寮上饋多以珍玩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于是除名其年從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虞世基奏言昏耄羸疾帝乃止宇文化及弒逆以威爲光祿大夫化及敗歸于李密密敗歸王世充僭置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太宗平世充坐于東都閶闔門内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上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弒國亡見李密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尋入長安至朝堂請見高祖又不

許終于家時年八十二威行已清儉然每至公議惡人異已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所修格令章程並行于當世頗傷煩碎論者以爲非簡久之法及大業末年尤多征役至于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故出師攻討多不剋捷由是遂致敗亂爲物議所譏

子夔　夔字伯尼聰敏有口辯然性輕險無行八歲誦詩兼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射賭得駿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議論詞致可觀見者皆稱善及長博覽羣言尤以鍾律自命初不名夔父威由是改之頗爲有識所哂楊素見而奇之

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鄭譯何妥議樂
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晉王昭時
為雍州牧舉夔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帝望夔
謂侍臣曰唯此一人稱吾所舉于是拜晉王友煬帝
嗣位方勤遠略蠻夷來朝帝謂宇文述虞世基曰四
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
美儀容可接賓客者為之乎咸以夔對即日拜鴻臚
少卿

韓雄　原周史今改入隋　子禽　即擒虎

雄字木蘭河南人也少敢勇膂力絕人工騎射有將

率材略大統初遂與其屬六十餘人于洛西舉兵數
日間衆至千人每抄掠東魏所向剋獲東魏洛州刺
史韓賢以狀聞鄴乃遣其軍司慕容紹宗與賢合勢
討雄戰數十合雄衆略盡兒及妻子皆為賢所獲將
以為戮乃遣人告雄皆免之雄乃詣賢軍即隨賢還
洛潛引賢黨謀欲襲之事洩遁免謁周文于弘農遣
還鄉里更圖進取除東徐州刺史東魏雍州刺史郭
叔略接境頗為邊患雄密圖之輕將十騎夜入其境
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於略城服東魏人衣服詐若
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

中遂斬略首雄久在邊具知敵人虛實每率衆深入
不避艱難前後經四十五戰雖時有勝負而雄志氣
益壯東魏深憚之子禽

禽字子通少慷慨以膽
略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周文見而異之令與諸
子遊集隋文帝作相遷和州刺史陳將任蠻奴等頻
寇江北前後入界禽屢挫其鋒陳人奪氣開皇初文
帝潛有吞江南志拜禽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
為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禽為先鋒禽令五百人
宵濟襲采石守者皆醉遂取之攻姑孰半日而拔次
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

任蠻奴為賀若弼所敗棄軍降禽禽以精騎直入朱
雀門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時若弼亦有功乃下詔
於禽弼曰申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使東南之
人俱出湯火數百年賊旬日廓清專是公之功也高
名塞於宇宙盛業光於天壤逖聽前古罕聞其匹班
師凱入誠知非遠相思之甚寸陰若歲及至京弼與
禽爭功於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禽其
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禽略不交陣豈臣之比禽
曰本奉明旨令與弼同取偽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
戰致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

洛陽人

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爲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勳後突厥來朝上謂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禽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禽厲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其威容如此無何其鄰母見禽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禽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何王曰閻羅王禽子弟欲撻之禽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亦足矣因寢疾卒

賀弼　周賀若敦子原附若敦傳

弼字輔伯少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隋文帝受禪陰有平江南志訪可任者高熲薦弼有文武才幹於是拜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事弼忻然以爲己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騏驎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弼爲行軍總管將度江酹酒呪曰弼親承廟畧遠振國威若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恨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及此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覺軍令嚴肅秋毫不犯陳將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相繼遞進弼軍屢却弼揣知其驕士卒且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禽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而禮之從北掖門入時韓禽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再拜弼謂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弼恚恨不獲叔寶於是與禽相詢挺刃而出上聞

弼有功大悅下詔褒揚之迎勞曰尅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女樂二部又賜陳叔寶妹爲妾平陳後六年弼撰其書策上之謂爲御授平陳七策上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婢妾曳綺羅者數百時人榮之弼自謂功名出朝廷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爲右僕射弼仍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載下弼獄上謂曰我以高熲楊素爲宰相汝每昌言此二人唯堪噉飯耳是何意也弼曰熲臣之故人素臣之男子臣

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侍至尊威靈將八千兵度江卽禽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何用追論弼曰平陳之日諸公議不許臣行推心爲國已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旣而上低佪者數日惜其功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明年春弼又有罪在禁所詠詩自若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爲惡乃與行俱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後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發

中的上曰非弼無能當此乃命弼弼再拜呪曰臣若赤誠奉國當一發破的如不然發不中也弼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嘗謂曰楊素韓禽史萬歲三人俱良將也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禽是鬬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及煬帝嗣位尤被疎忌大業三年從駕北巡至榆林時爲大帳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啟人可汗饗之弼以爲大侈與高熲宇文㢸等私議得失爲人所告竟坐誅

儒林傳

辛彥之

彥之隴西人也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文見而器之時國家草創朝貴多出武人脩定儀注唯彥之而已周宣帝立五皇后彥之切諫由是忤旨免官隋文帝受禪歷禮部尚書與秘書監牛弘撰新禮帝嘗令彥之與沈重論議重不能抗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帝大悅後除隋州刺史時州牧多貢珍玩惟彥之所貢並供祭之類上謂朝臣曰人

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彥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

何妥

妥字栖鳳西城人妥少機警八歲游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河水之河妥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爲新故之故衆咸異之十七以伎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爲誦書左右

時蘭陵蕭脊亦有儁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儁白楊何妥青楊蕭脊其見美如此江陵平入周仕爲太學博士宣帝初立五后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駁曰帝嚳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文帝受禪除國子博士妥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經國何用多爲上亦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又

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親重之妥因奏威不可信任又威定考文學妥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妥不慮無博士妥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於是與威有隙妥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尋爲國子祭酒卒官

房暉遠

暉遠字崇儒眞定人也隋文帝受禪遷擢爲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己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爲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爲不能測也文帝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卽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帝大悅

劉炫 劉焯附

炫字光伯河間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强記默識莫與爲儔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隋開皇中炫自陳於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

所陳不謬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録上送官取賞而去後人有訟之經赦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爲務於時國家殷盛皆以遼東爲意炫以爲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尅炫言方驗煬帝卽位牛弘問炫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勘覆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

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弘善其言時盜賊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斷絶鬱鬱不得志乃自爲贊曰余從綰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爲慈親所恕捶撻未嘗加從學爲明師所矜榎楚弗之及暨乎敦敘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已幽情寡適心事多違內省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厠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沉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慙恧實多啟手啟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宸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騄比翼鵷鴻整紬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羣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翫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事爲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羣言之蕪穢馳騁墳典釐改僻謬修撰始畢事業適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茲

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絶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未幾賊爲官軍所破炫饑餓無所依復投縣官縣官意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遂閉門不納時夜氷寒因凍餒而死

焯字士元信都人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沉深弱不好弄少與河南劉炫結盟爲友以儒學知名開皇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妒恨遂爲飛章所謗除名於是優游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爲二劉焉天下

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為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

文苑傳

虞世基　子熙　柳䛒

世基字懋世餘姚人也幼恬靜喜慍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孔奐見而嘆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傳徐陵聞其名一見而奇之顧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陳滅入隋為通直郎

煬帝即位顧遇彌隆秘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帝幸江都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答云卿是書生定猶恇怯于是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正雖居近侍惟諂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聞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夜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數萬圍逼京都賊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欷嗚咽帝為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得至帝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羣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奏世基貌沈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為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意奢靡彫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立未嘗有所贍由是為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宇文化及之弒逆也世基乃見害長子肅　肅弟熙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伋知

而告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渡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刑人先世基殺之

柳

䛒字顧言仁壽初引為東宮學士甚見親重每召入臥內與之宴謔煬帝嗣位退朝後便命入問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比友朋常猶恨不能夜召乃命匠刻木為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䛒帝每月下對飲酒輒令宮人置于座相與酬酢而為歡笑從幸揚州卒

許善心

善心字務本高陽人九歲而孤爲毋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多聞默識爲當世所稱聘隋遇文帝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縶賓館及陳亡上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於西階下藉草東向經三日敕書唁焉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惟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誠臣也初善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沒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宇文化及弑逆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

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叔而低徊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返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大負氣命捉來遂害之毋范氏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隋文帝知之敕尚食每獻時新常遺分賜嘗詔范入內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氏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李文博

文博博陵人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所留心每讀書至安危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翫爲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在聽事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政教善事即抄撰記録如選用疎謬即委之臧否道衡每得其語莫不忻然從之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乏絶而清操愈厲不妄通賓客恒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焉在洛下曾詣房玄齡相送出衢路玄齡謂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既得爲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爲多少文博遂奮臂厲聲曰夫清其流者必潔其

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政源混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率直疾惡不知忌諱皆如此類時朝政浸壞人多贓賄唯文博不改其操論者以此貴之遭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博在内省校書虞世基子亦在其內盛飾容服而未有所知文博因從容問之年紀答云十八文博乃謂曰昔賈誼當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欲何爲者又秦孝王妃生男文帝大嘉頒賜羣官各有差文博家道屢空人謂其悦賞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于羣官何事乃妄受賞也開皇中又有魏郡侯白字君素好學

有捷才性猾稽好為俳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處觀者如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為牛羊下來邪文帝聞其名召與語悅之每將擢用輒曰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

劉臻

臻字宣摯沛國相人也隋文帝受禪進位儀同三司高熲之伐陳也以臻隨軍主文翰性恍惚耽經史忽至于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為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

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因荅曰知于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邪其子荅曰此是大人家于是顧眄久之乃悟叱從者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啗蜆以音同父諱呼為扁螺其疎放多此類也精于兩漢書時人稱為漢聖

孝行傳

王頒

頒字景彦太原人也父僧辯南史有傳頒少倜儻有文武幹局其父為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隋開皇初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見言畢歔欷上為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頒自請行率兵數百人從韓擒虎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鬭悲感嗚咽夜中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為孝感及陳滅頒密召父在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曰郎君讎恥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不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壟斲櫬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頒頓顙陳謝額盡流血荅曰其為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

諸人請具鍬鍤于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皆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頒遂焚骨取灰投水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晉王表其狀文帝曰朕以義平陳王頒所為亦孝義之道何忍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頒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恥本心狗私非是為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帝從之

節義傳

堯君素

君素魏郡人煬帝為晉王時君素為左右帝嗣位累遷鷹揚郎將大業末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師

此下恐隋書纂人

于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膽略署領河東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霑襟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降以取富貴君素荅曰公當爪牙之寄爲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隆替懸之于公柰何不思報効以至于此縱不能遠慙主上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爲木鵝置表于頸具論事勢

浮之黃河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密遣行人勞之時監門直閤龐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爲陳利害朝廷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至城下謂曰隋室已亡何苦取禍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濟每言及隋國未嘗不歔欷常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至于大義不得不死必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後頗得江都傾覆消息又糧盡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于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

朝廷即唐也

餘君素爲左右所害

循吏傳

梁彥光

彥光字脩芝安定人父顯周荊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悴不知所爲忽于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爲至孝所感會隋文帝受禪以爲岐州刺史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于州境上嘉其能下詔褒美賜粟五百斛物三百

段御傘一枚以勵清正後轉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安奏課連最爲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爲之作歌稱其不能理政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帽餳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爲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復爲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

Z121.7
9:2(16)
ZW 21101000023327

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謡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彦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爭訟隋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于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于是人皆克勵風俗大改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彦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彦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厲行卒為善士吏人感悦略無爭訟卒官

隱逸傳

徐則

則東海郯人也幼沉靜寡嗜欲受業于周弘正善三玄精于論議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為賓乎遂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者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又入天台山因絕粒養性所資唯松水而已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為之刊山立頌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聞其名手書召之曰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聞曉義理頗味法門悦性沖玄恬神虚白飧餌松朮棲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風雲游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嶽猶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虚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悆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己佇望披雲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于是

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